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一六冊目次

官箴一卷（宋）呂本中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〇〇一
牧民忠告二卷經進風憲忠告一卷廟堂忠告一卷（元）張養浩撰　元刻本　〇〇六
御製人臣儆心錄一卷（清）世祖福臨撰　清順治刻本　〇四七
杜氏通典二百卷（一）（唐）杜佑撰　明嘉靖十八年王德溢吳鵬刻本　〇六七

官箴一卷

（宋）呂本中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官箴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此乃其所著居官格言，凡三十三則。宋史本中列傳備列其著作之目，不載是書。然藝文志雜家類中乃著錄一卷。此本載左圭百川學海中，後有寶祐丁亥永嘉陳昉跋，蓋即昉所刊行。或當日偶然題記，如歐陽修試筆之類，本非有意於著書。後人得其手稾，傳寫鋟刻，始加標目，故本傳不載歟。本中以工詩名家，然所作童蒙訓於修己治人之道具有條理，蓋亦頗留心經世者，故此書多閱歷有得之言，可以見諸實事。書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爲當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曰：

上嘗

御書清慎勤三大字，刻石

賜內外諸臣。案此三字，呂本中官箴中語也。是數百年後，尚蒙

聖天子採擇其說，

訓示百官，則所言中理可知矣。至其論不欺之道，明白深切，亦足以資儆戒。雖篇帙無多，而詞簡義精，固有官者之龜鑑也。

官箴

紫微舍人呂　本中　居仁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遠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辟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惠穆秤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

黃兌剛中嘗爲予言頃爲縣尉每遇檢尸雖盛暑亦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置廳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臣所宜詳知也

當官旣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愼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前輩常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窯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窯中所出煙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書當官者詳讀公案
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
尤宜疏絶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
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
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
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
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
能中傷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
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
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
急而以方便爲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
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如此則
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
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
將及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
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爲廉潔蓋嘗市縑帛欲製造衣

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
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榮陽公爲單州凡每月所
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關沼止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
賞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
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
得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
以求知也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爲心鮮不濟矣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常以文法難任
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
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使子孫昌熾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己而得之
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
術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
之理杖背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
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
峻殆似絶滅人理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
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
凡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誘人欲寘於死地是也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

閤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剌譏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尓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已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説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點磨它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故人龔節亨彦承嘗爲予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錢物處即此職事可爲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爲蓋言有乞丐錢物處人多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私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租税不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公曰賢問是也不要令人户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絶早入場等人户則自無人户稽留之弊

官箴終

昉顓蒙之資叅曆吏事麼書馳騖無所津梁既得此書稍知自勉敬鋟于梓與有志者同之寳慶丁亥歲三月既望永嘉陳昉謹書

牧民忠告二卷經進風憲忠告一卷
廟堂忠告一卷

（元）張養浩撰

元刻本

史116-006

三事忠告四卷、桂林府同知李文鳳刊本

元張養浩撰。養浩字希孟、號雲莊、濟南人。官至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天歷中、拜陝西行臺中丞。卒謚文忠。事蹟具元史本傳。養浩爲縣令時、著牧民忠告二卷、凡十綱、七十二子目。爲御史時、著風憲忠告一卷、凡十篇。入中書時、著廟堂忠告一卷、亦十篇。其言皆切實近理、而不涉於迂闊。蓋養浩留心實政、舉所閱歷者著之。非講學家務爲高論、可坐言而不可起行者也。明張綸林泉隨筆曰、張文忠公三事忠告、誠有位者之良規。觀其在守令則有守令之式。居臺憲則有臺憲之箴。爲宰相則有宰相之謨。醇深明粹、眞有德者之言也。考其爲人能竭忠徇國、正大光明、無一行不踐其言云云。其推挹可謂至矣。三書非一時所著、本各自爲編。明洪武二十二年、廣西按察司僉事揚州黄士宏合爲一卷刻之、總題曰爲政忠告、陳璉爲序。案此本序文中稱爲政忠告、而其標題亦稱三事忠告、殆重刻所追改。宣德六年、河南府知府李驥重刻、改名三事忠告。考書稱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詩稱三事大夫皆在王左右之尊階。施於廟堂忠告、猶爲近之。御史縣尹、不在是列。如曰以三職所治爲三事、則自我作古、轉不及爲政之名爲該括一切矣。蓋明人書帕之本、好立新名、而不計其合於古義否也。相沿已數百年、不可復正。今姑以通行之名著錄、而附訂其乖舛如右。

據碧琳齋刊本補

牧民忠告序

牧民忠告者濟國張文忠所著書也公以道德政事名於天下其為學則卓乎有所見而不雜於權術其操行則確乎有所守而不奪於勢利凡見諸論議文字之間施諸動靜云為之際蓋無一不本於仁義孝弟之心也故自為縣令為御史為參議中書為中丞西臺皆即其所行著之簡策有曰風憲忠告曰廟

堂忠告而牧民忠告則為令時著也聞嘗盡得而讀之廢書而歎曰是何忠厚之至哉因記弱冠時先子文靖府君語師泰曰我昔在朝當皇慶延祐閒人物㝡盛一時相知固不少然求其志同道同者莫清河元復初濟南張希孟若也二人嘗聯鑣過我慷慨論議曰吾不忍舍去且相顧曰世豈復有相得如吾三人孰先死則後死者當銘諸使子孫世世無相忘也後三十年師泰承乏閩海憲使而公之子惟速亦僉司事閒語其故則相對悽愴不已遂請此書刻諸學宮以規夫牧民者嗚呼數年以來州郡多故黎民瘡痍每思一賢守令以安靖吾民而不可得乃知忠告之有補於世教也深矣使天下之為守令者家藏一書遵而行之雖單父武城之化不外是矣奚漢循吏之足論哉至正十五年秋九月

後學宣城貢師泰序

牧民忠告目錄卷上

拜命 凡六條
省己 克性之偏
戒貪 民職不宜泛授
心誠愛民智無不及
法律爲師

上任 凡六條
事不預知難以應卒
受謁 治官如治家
瘴說 禁家人侵漁
告廟

聽訟 凡十條
察情 弭訟 勿聽讒
親族之訟宜緩 別強弱
待問者勿停留 會問
妖言 民病如己病
移聽

御下 凡五條
御吏 約束 待徒隸
省事 威嚴

宣化 凡十條
先勞 申舊制 明綱常
勉學 勸農 服遠
恤鰥寡 戢強 示勸
毀淫祠

○卷下

慎獄 凡十條
存恕 獄詰其初
詳讞 視冤 囚粮
[illegible]瞀 按視 哀矜
非縱囚 自責

救荒 凡九條

捕蝗　多方救賑
預備　均賦　祈禱
不可姑妾流民　救焚
尚德　上災異

事長　凡六條
各守涯分　寧人負我
處患難　分謗　以禮下人
不可以律己之律律人

受代　凡六條
郊迎新代　克終
不競　不可自薦
告以舊政　完歸

居閑　凡六條
輕去就　致政　進退皆有為
樂處命　求進於己　風節

牧民忠告目錄終

牧民忠告　卷上

齊東野人張養浩

拜命第一　凡六條

省己

命下之日則拊心自省有何勳閥行能膺茲異數苟要其廩祿假其威權惟濟己私靡思報國天監伊邇將不汝容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僣人爵而曠其事已則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

克性之偏

夫及物之心人孰不有第材質強劣有所不同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為事無不集者矣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略克之以詳煩苛克之以大體苟不度所任一循己之偏而勵之鮮有不敗者矣古人佩弦佩韋亦皆此意今人往往讀書無益茲

官不才者皆由狃於習而不知痛自克治故也

戒貪

普天率土生人無窮也然受國寵靈而為民司牧者能幾何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一廉之心是自不愛也寧不為世所誚耶況一身之微所享能幾戚心溪壑適以自賊一或罪及上孤國恩中貽親辱下使鄉鄰朋友蒙詬包羞雖任累千金不足以償一夕縲絏之苦與其戚於已敗曷若嚴於未然嗟爾有官所宜深戒

民職不宜泛授

今選官者大率重內而輕外殊不知漢宣帝所以富民唐太宗所以家給人足皆由重牧民之長故也嗚呼牧民之長其重若此乃泛焉而選情焉而授奚為不是慮也哉

心誠愛民智無不及

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常先意得其所欲焉其理無他誠然而已矣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不及吏之於民與是奚異哉誠有子民之心則不患其才智之不及矣

法律為師

吏人盡以法律為師也魏相所以望隆當世者漢家典故無所不悉也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備考詳觀一旦入官庶不為俗吏所迂也

上任第二 凡六條

事不預知難以應卒

比入其境民瘼輕重吏弊深淺前官良否强宗有無控訴之人多與寡皆須盡心詢訪也至則遠居廨舍召掌之者語其詳疏其槩先

得其情下車之日參考以斷若素無所備卒
然至部聽訟之際百姓聚觀一語乖張則必
貽笑闔境況民心易動尤在厥初初焉無以
厭服其心後雖有為亦將奚信不然受其訟
而曩日理之亦可殆不宜輕率應荅使士民
失望也

受謁

諸執事參謁不可默然無一言第曰荷蒙國

恩誥茲重寄芒背汗顏期與諸君滌慮洗心
以宣大化也汝或余違國有常憲非所敢私
諸君其慎之

治官如治家

治官如治家古人嘗有是訓矣蓋一家之事
無緩急巨細皆所當知有所不知則有所不
治也況牧民之長百責所叢若庫序若傳置
若倉廩若囹圄若溝洫若橋障凡所司者甚

衆也相時度力修者葺之汙者潔之壅者疏
之缺者補之備所無有者經營之若曰彼之
不修何預我事瞬夕代去自若奚為此念一
萌則庶務皆廢矣前輩謂公家之務一毫不
盡其心即為苟祿獲罪於天

瘴說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
瘴之為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

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
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
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揀姬
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無間
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
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海而神觀愈強是
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
乎仕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故余具

史116 012

載其言以爲援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禁家人侵漁

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給其勢必當取於人或營利以侵民或因訟而納賄或名假貸或託姻屬宴饋徵逐通室無禁以致動相掣肘威無所施己雖日昌民則日瘁己雖日權民則日怨由是而坐敗辱者蓋駢首驪踵也嗚呼使爲

妻妾而爲之則妻妾不能我救也使爲子孫而爲之則子孫不能我救也使爲朋友而爲之則朋友不能我救也妻妾子孫朋友皆不能我救也曷若廉勤乃職而自爲之爲愈也哉蓋自爲雖闔門恒淡泊而安榮及子孫爲人雖讙然如可樂而禍患生几席也二者之間非真知深悟者未易與言有官君子其審擇焉

告廟

故事牧民官既上必告境内所當祀之神宜以不賄自爲誓庶堅其遷善之心焉爾後雖欲轉移亦必有所畏而不敢

聽訟第三 凡十條

察情

人不能獨處必資衆以遂其生衆以相資此訟之所從起也故聖人作易以訟繼師其示

警固深矣夫善聽訟者必先察其情欲察其情必先審其辭其情直其辭直其情曲其辭曲政使強直其辭而其情則必自相矛盾從而詰之誠僞見矣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固不外乎此然聖人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聽訟者折衷於已然尚公其心人皆可能也無訟者救過於未然非以德化民何由及此嗚呼凡牧民者其勿恃能聽

訟爲德也

弭訟

起訟有原書訟牒者是也蓋蠹蟲之張開於刑憲書訟者誠能開之以枉直而曉之以利害辯有不愧服兩釋而退者惟其心利於所獲含糊其是非陽解而陰嗾左縱而右擒舞智弄民不厭不已所以啟令吏按情僞混殽莫之能信者蓋職乎此也大抵一方之訟宜

擇一二老成鍊事者使書之月比而季考酌其功過而加賞罰焉若夫毆詈假質凡不切之訟聽其從宜諭遣之諭之而不伏乃逹于官終無悛心律以三尺如此則訟源可清而民間澆薄之俗庶幾乎復歸於厚矣

勿聽讒

健訟者理或不勝則往往誣其敵背謗官長也聽之者當平心易氣置謗言於事外惟覈

其實而遣之庶不墮奸民計中矣

親族之訟宜緩

親族相訟宜徐而不宜亟宜寬而不宜猛徐則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第下其里中開諭之斯得體矣

別強弱

世俗之情強者欺弱富者吞貧衆者暴寡在官者多淩無勢之人聽訟之際不可不察

待問者勿停留

昔嘗使外所過州縣待問者雲集乎門每病焉乃命一能吏譯其所告而日省之而日遣之不浹旬則訟庭閴然矣

會問

訟有相約而問者不可乘一時之忿擅加搒掠也若釋道若兵卒諸不隸所部者是已

妖言

民有妖言惑衆者則當假以別罪而罪之如
有妄書取而火之則敞迹滅矣勿使蔓為大
獄延禍無辜

民病如己病

民之有訟如己有訟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
在縲紲如己在縲紲民陥水火如己陥水火
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雖欲因仍可得乎

移聽

近年司憲受詞訟往往檄州郡官代聽之代
聽者不可承望風旨邀寵一時使人茹枉受
刑而廢恤陰理

御下第四九五條

御吏

吏佐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勢最親惟其
親故久而必至無所畏惟其不可缺故久而
必至為姦此當今之通病也欲其有所畏則
莫若自嚴欲其不為姦則莫若詳視其案也
所謂自嚴者非厲聲色也絶其饋遺而已矣
所謂詳視其案者非吹毛求疵也理其綱領
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有巨細皆資案牘以
行焉少不經心則姦偽隨出大抵使不忍欺
為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感
人者非聖人不能故前輩謂不忍欺在德不
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於斯三者度己所能

而處之庶不為彼所侮矣

約束

諸吏曹勿使縱游民間納交富室以汨官事
以來訟端以啓倖門也暇則召集講經[illegible]
多方礱磨之則自然不横矣

待徒隷

皂卒徒隷非公故勿與語非公遣勿使與民
相往來若輩小人威以涖之猶恐為患一或

解嚴必百無忌憚矣

省事

為治之道其要莫如省心心省則事省事省則民安民安則吏無所資一或紛然上下胥擾其擾也然事亦有必不能省者則又在夫措畫隄防之術何如耳古人謂多筭勝少筭少筭勝無筭不特用兵為然一役之修一宴之設一獄之興誠能思慮周詳繁略畢舉則

民之受賜不淺矣某嘗為縣胥吏輩春則追農以報農桑夏則擾尉以練卒伍秋則會社以撿義粮冬則賦芻以飼尚馬其他若逃兵亡戶逃盜及積年逋稅之民動集百餘不賄不釋某見其然常搏牘不為署暇則將一二謹厚吏親詣其地而按之可擬者擬可行者行由是一切惟以信牘集事吏人失志百姓獲安至今旁郡以為例

威嚴

小而為一邑大而為天下賞罰明則不煩聲色而威令自行人徒知治民之難而不知治吏為尤難蓋吏與官比詭詐易生民遠於官不能知理法誤然而犯宜若可矜吏則日處法律中非不知也小過不懲必為大患無所忌憚矣嘗聞治民如治目撥觸之則益昏治吏如治齒牙剔漱之則益利傳曰威克厥愛

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法此而行斷不至於難治矣

宣化第五 九十條

先勞

古之為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為政者身享其安而貽百姓以勞已勞則民逸已逸則民勞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勞而使闔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爾乎昔

子路問政而聖人告以先之勞之無倦嗚呼此真萬世為政之格言也歟

申舊制

朝廷德澤牧民者多屯而不能宣布我朝自世祖皇帝迨今數十百年列聖相承何善不施何弊不治凡所以保國順民者討論纂遺所謂文武之道布在方冊但有司寖廢而不為申明遂為墜典苟能揭

而行之則不待他求而治道備矣

明綱常

欲先教化去其斁教悖化者則善類興矣近年子叛其父妻離其夫婦姑勃蹊兄弟侮鬩奴不受主命冠屨倒置者比比皆然凡若此者不以其來告當風鄉長恒糾其尤甚者諭衆而嚴決之則自懍然改行矣

勉學

學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為務是不知天秩民彝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暇則率僚寀以觀講習或生徒有未濟廩餼有未充祭物有未完教養有未至激勸有未周皆敦篤以成之久則弦誦之聲作而禮義之俗可興矣

勸農

農之勤惰一歲之苦樂係焉其所當為有不

待勸焉者時因行治視其輟工廢業者切責之遠近聞之必知自勵也常見世之勸農者先期以告鳩酒食候郊原將迎奔走絡繹無寧者數日騷然也至則胥吏童卒雜然而生威賂遺徵取下及雞豚名為勸之其實擾之名為優之其實勞之嗟夫勸農之道無他也勿奪其時而已矣繁文末節當為略之

服遠

史116-017

或問遠方獠民巢居溪洞猛不能馴寬不能懷暑則人怒則獸欲宜朝廷德澤若之何而可余曰物之凶很無虎狼若也然使之左右前後惟吾之聽者得其制之術也夫克剛莫若柔治繁莫如簡且彼之所以反側不恒者亦必有由矣或貪其財或蹙其境或俘其子女或蔑其官屬以致蟻結蜂屯肆其酷毒苟安之而不擾外之而無所事雖欲忿然無

自而發政使或尓但嚴守己界恬不與校久而彼自馴伏矣況彼兵一動守土者非有上命坐視而不敢前比許追襲則已雖免逃而會鳥散矣由是而論安靜不競者爲上恬無所求者次之邀功生事妄開邊釁斯爲下矣官於遠方者尚監于茲

恤鰥寡

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聖人所深憫其聚居之所暇則親蒞之或遣人省視若衣粮若藥餌吏不時給者糾治之

戢強

或謂民有豪強則不能致治是殆爲貪邪之吏而發也夫豪強之所以敢橫者由牧民者有以縱之也何也與之交私故也苟絕其私可不動聲色而使其膽落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信哉

示勸

諸民有旌表及學行具衆者時加存恤爲勸必多

毀淫祠

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

牧民忠告 卷上

齊東野人張　養浩

愼獄第六 凡十條

存恕

人之良孰願爲盜也由長民者失於教養凍餒之極遂至於此要非其得已也嘗潛体其然使父飢母寒妻子慍見徵負旁午疹瘵交攻萬死一生朝不逮暮於斯時也見利而不回者能幾何人其或因而攘竊不原其情輒置諸理嬰笞關木彼固無辭然百需叢身孰明其不獲已哉古人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嗚呼人能以是論囚雖欲惨酷亦必有所不忍矣

獄詰其初

獄問初情人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問者不暇鍛鍊其情必直而易見威以臨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其勞將有百倍厥初者故片言折獄聖人惟與乎子路其難可知矣

詳讞

在獄之囚吏案雖成猶當詳讞也若酷吏鍛鍊而成者雖讞之囚不敢異辭焉須盡辟吏卒和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或令忠厚獄卒款曲以其情問之如得其冤立爲辨白不可徒拘閡吏文也噫姦吏舞文何所不至哉

視屍

故事承檢屍之牒則劃時而行重人命也其或行焉而後時焉而不親莅親焉而不精詳罪皆不輕也其檢之之式又當徧著筮仕者不可以不知

因糧

天地之德曰好生

聖元體之以有天下諸在縲絏無家者皆給之粮惟縣獄不給也意者縣非待報之官府故令畧詰其然而上之州比見爲州者往往爲吏之所欺吹求不受以致瘐死於縣獄夫罪不至死而以已私繆殺之不仁甚矣爲州若府者尚深戒之

廵警

詰盜非難而警盜爲難警盜非難而使民不

爲盜尤難蓋天下之事先其幾爲之則有餘後其幾爲之則艱苦而無益夫盜之發也恒出不虞知者防於未然其防之之術則在廣耳目嚴廵邏戒飮博幾游聚或旬或月即命尉行境以恐懼之夫盜猶鼠也尉猶捕鼠之狸也動於出鼠必伏而不動狸怠出則鼠必興矣彼爲尉者與其勞於已然孰若警於未發之爲愈若夫使民不爲盜則又在於勸本

以致富勸斯富富斯禮義生禮義生雖驅之使爲亦必不肯爲之矣故管子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諒哉

按視

獄庭時當一至也不惟有以安衆囚之心亦使司獄卒吏輩知所警畏而無飮博喧嘩逸而反獄者是亦先事防之之微意也倉庫同

哀矜

士友段伯英嘗尹鉅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

爲泣下或以爲過余聞之私自語曰人必有是心然後可以語王政且獨不聞古人亦有禁人於獄而不家寢者乎要皆良心之所發非過也

非縱囚

古人縱囚省親如期還獄者甚多要不可以爲法也夫法者天子之所有而民或犯之是

犯天子之法也而彼乃與期而縱之是不幾於弄天子之法以掠美市恩於下者乎然出於朝廷則可出於一己之私則不可

自責

教民不至則犯禁者多養民無術則病飢者衆爲守與牧而使其至此獨歸咎於民難矣哉

救荒第七凡九條

捕蝗

故事蝗生境內必馳聞於上少淹須刻所生不輕然長民者亦須相其小大多寡爲害輕重若遽然以聞並其上若群集族赴供張徵索一境騷然其害反甚於蝗者其或勢熾難釋則當亟率衆力以圖之不必因細虞以來大難於民也故凡居官必先敢於負荷而後可以有爲

多方救賑

天所畀人富與貴者非欲其自裕盡將使推所有以濟人之不及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斯不負天畀之富矣直者舉之枉者錯之斯不負天畀之貴矣然富貴而能若是者其惠在人而善則在己名爲惠人實自惠也故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夭札之變視其輕重必有術以處之或私帑之分或公廩

之發或託之工役或假以山澤或已負蠲征募糴勸糶或聽民收其遺稚或命醫療其疫疾凡可以拯其生者靡微不至蓋古人視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難而父母坐視不救之理也嗚呼凡牧民者其以古之人爲法庶無彼我之間哉

預備

災異之生常出於人之所不意誠素有其備

史116-021

雖甚災不足爲憂也今州郡多無委積雖有之而在上者封錮甚嚴不測有饑荒無所措手此豈今牧民者之通患也然今所謂祗應之錢者山州僻縣未嘗有之而使客往還率無耗廢而過者意必有以規畫也至於備荒之儲獨未有及焉者豈以治平之時何遽有此所以因仍歲月垂滿而去不復爲民遠慮耶嘗聞近代爲縣者數民種莖菁掘其根以

爲餅大者三四斤乾而儲之後值凶年蒸以食飢民味甘且美賴以全活者甚衆夫古人慮民之遠也如此其肯苟且卒代而不爲民預備哉

均賦

故事民之稅賦三年則第其貧富而均平之或好名未及而先爲或避謗踰期而不爲皆非也如期行之民受賜不淺矣

祈禱

凡有祈禱不必勞衆齋居三日以思己愆民有冤歟己有贓歟政事有未善歟報國之心有未誠歟無則如儀行事有則必後追改而後禱焉夫動天地感鬼神非至誠不可纖毫之慝未除則彼此邈然矣

不可奴妾流民

嘗見一縣官於凶年市所部民子女殆數十

餘人美且壯者皆奴妾之餘將賂時要以希恩寵也僕聞而鞫之曰使其困饑吾治也得罪矣又不能救而反奴妾之不大獲罪於法耶故感而書之以戒後來者

救焚

民或失火則伐鼓集衆親涖以救之惻隱之心人所共有誠能鼓舞以作其氣雖仇人亦將焦頭爛額而相趨患難矣

尚德

反風滅火虎渡河蝗不入境全境之水田流此在長民者之德何如爾殆不可皆謂之偶然也

上災異

災異之事則不可不聞祥瑞雖不上可也

事長第八 凡五條

各守涯分

尊卑之分定則家無逆子國無叛臣夫國之所以亡家之所以敗皆由卑不有尊而尊不能制卑之所致也考諸歷代厥監甚明今夫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其設官也有長焉有貳焉有幕屬焉有胥吏焉各安其分而事其事天下安有不治者哉惟其小智自私乖同寅之義無協恭之誠衷既不和則所見必有不同者或長官不知待佐貳之禮也或佐貳闇於事長官之道也少見辭色則彼此胥失矣若夫事例應爾而所見或不同居下者當誠其意婉其辭卑其容体以開其上若由未允則俟其退而語之家人非木石無不回之理其或居下者有所不可爲長者亦當如是曉之也稍有所挾雖面強從退而必有不堪者日引月深終於淺露人見其乖忤也讒譖之言乘之而入久則訟必興而政事隳矣爲一

時之忿使同僚之心離闔境之民不得治則其人之褊淺可知矣古人有言必有忍乃其有濟又曰欲成大事必須少忍又曰忍爲衆妙之門旨哉

寧人負我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己出此待人之道也能行斯二者於道其庶幾乎

處患難

凡在官者當知榮與辱相倚伏得與失相勝負成與敗相循環古今未有榮而無辱得而無失成而無敗之理也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處之不以道則纖毫之寵必摇而墮之辱必到矣故君子於外物重輕皆所不恤顧其在我者何如爾使其有可辱雖不加譴而君子恒以爲不足使其

無可辱雖置之死地而君子恒以爲有餘歷觀自昔大聖大賢不幸構禍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矣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安順境而逆境則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餘爲難矣嗚呼善觀人者其於此焉察之

分謗

是非毁譽自古爲政所不能無者是則歸非則歸已聞譽則歸人聞毁則歸已無長無貳處之皆當如是也前輩云貟欲已出怨將誰歸嗚呼此真慱大君子之言也

以禮下人

夫能下人者其志必高其所至必遠昔某郡有新守褊鷙大不禮其下常令掾屬羅拜於庭下有一賢掾初以疾在告疾愈當庭參是日偶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掾

拜焉掾恬然不動容興伏惟謹識者知其他日必爲宰相也後果然

不可以律已之律律人

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爲包容大抵律已當嚴待人當恕必欲人人同已天下必無是理也

受代第九

郊迎新代

闗代者來則避所居而郊迎之不可以其代
已也而疾之而薄之而不以舊政告之也大
抵天下之善在彼猶在此勸人爲善即已之
爲善也詎可惟訐已爲善而不顧他人爲善
哉

克終

爲政者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也初焉則銳
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愼終如始

故君子稱焉

不競

嘗見世之交代者多有所爭要皆積官不廣
之所致或據其居而不能或專其田而不分
或匿其公物不盡以相授使新者懷不平而
無所訴甚非士君子善後之道也夫利之與
義勢不並處義親則利疏利近則義遠況爲
民師帥而專務於利其聚怨納侮視市井小
人不若也故君子之從政也寧公而貧不私
而富寧讓而損己不競而損人

不可自衒

代之未至也風民立石以頌德結綺門以祖
行觴餞帛以佐路費建生祠以圖不朽之名
皆非士君子之事也蓋爲善不求人知者爲
上知而不自有其善者次之吸吸焉自媒自
衒惟崇虛譽者風斯在下矣

告以舊政

近代東原吳曼慶爲其所寓長既代諄諄新
上者曰某事有少許未完某獄已具而未決
某按有如是可疑某人有許能可用一部之
政毫分縷析惟恐其不知知之惟恐其不盡
嗚呼今之仕者方其在職尚不肯用心況已
代去而敢責其如是哉

完歸

其在政也民被德澤訟清盜息豪強俏沮同僚悅服則去之之日雖轄車羸馬行橐蕭然其樂有不翅萬金獲而千駟受者前輩由外官而至執政者論濟人之功皆自以為不及為縣遠甚嗚呼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縣而不屑為也

閑居第十 凡五條

輕去就

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責有其責斯有其憂任一縣之責者則憂一縣任一州之責者則憂一州任一路之責天下之責者則以一路與天下為憂也蓋任重則責重責重則憂深古之人所以三揖而進一揖而退者有以也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固未嘗不憂其責而以位為樂也若以位為樂者苟其位者也嗚呼大聖大賢宜不難於其所任猶且不自暇逸如此吾才遠不逮聖賢顧可樂其位而重其去也哉

致政

古人以休官致政為釋重負而脫羈囚切嘗思之誠有是理方其仕也嚴出入而慎起居一嚬一笑亦不敢以輕假人蓋一身而為衆師表少踰規矩謗議四聞譬之特行於高屋之上自頂至踵在下者無不見之也一朝代

至完身而去詎止如釋重負脫羈囚而已哉嘗見仕而休居者往往不喜或命子姪或託朋友市好搆訟廉政不及小有所違則曰去官同見任使新上者法格令弛拒納惟咎甚而撓沮排觝為狀百端細民無知亦從而靡設使己政之初人以是蒋擾當若何推心體之必自知其可惡矣

進退皆有為

進則安居以行其志退則安居以脩其所未能則是進亦有爲退亦有爲也近世士大夫惟扭於進退則惛然無所猷爲甚而茹愧懷慙孌縮不敢一出户夫軒冕古人以爲儻來之物也其有也何所加其無也何所損不思良貴在我惟假於物以爲重輕焉則其人品之卑下不待論而可知矣

以義處命

世俗以窮達進退皆本夫命謂命之窮者雖竭蹶求進而亦窮命之達者雖遠逝深藏而亦不能退此星翁術士之常談非君子所尚也君子則以義處命而不倚命以害義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吾不謂命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吾豈謂命哉彼淪胥富貴利達之境而不能出者則往往託命以自誣宜乎援武禍機而卒不能悟悲夫

求進於己

士當求進於己而不可求進於人也所謂求進於己者道業學術之精是已所謂求進於人者富貴利達之榮是已蓋富貴利達在天而不可求道業學術在我而不可不求也況古之人不以富貴利達爲心也其所以從仕者宜假此以行道也道不行而富貴利達者古人以爲恥而不以爲榮嗚呼非識有致君澤民之心者其孰能與於此

風節

名節之於人不金帛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節猶女不貞則何暴不從何炎不附雖有他美亦不足贖也故前輩謂爵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或失有時而再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矣嗚呼士而居閑者能以此言銘其心庶不易所守而趨勢要哉

卷下

風憲忠告序

曩聞崇安令鄧從吉甫能以忠信使民民亦樂其治予過崇安會從吉問所治何先即出書一卷曰某不敏粗効一官者此書之力也予閱其書則相國張文忠公為縣令時所著采比古人嘉言善行自正心脩身以至事上惠下擿姦決疑卹隱治賦凡可為郡縣楷式者無不曲盡其宜且簡而易行約而易守名之曰牧民忠告及余客京師嘗於臺臣之家見所謂風憲忠告者言風紀要務凡十章亦公為御史時所著也今年余謁閩海監憲莊公出風憲忠告將鋟梓以廣其傳俾余序之余得重觀是書則歎曰文忠真仁人也仁者恥獨善於己己

為令長得牧民之道欲使天下牧民之吏人人盡其道已為憲臣能振紀綱慎舉刺言人所難言欲使天下為憲臣者人人皆然公其心於天下而不私其身雖令尹子文之忠不及此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是書可謂仁人之言矣時文忠公之子引来僉閩憲克濟世德云至正乙未秋林泉生序

風憲忠告目錄

自律第一　示教第二
詢訪第三　按行第四
審錄第五　薦舉第六
糾彈第七　奏對第八
臨難第九　全節第十

右風憲忠告第錄如上先臣養浩所著也伏惟

世祖皇帝建御史臺將以舉賢良糾姦慝察奇衺兼古諫官之職復置肅政廉訪司于外

朝廷倚之而益尊視古之風憲尤重矣故先臣此書或可為執法者之助

今上皇帝作新庶政思致太平謹繕寫上進

至正元年十一月　日前承直郎

秘書監秘書郎臣張引昧死上

經進風憲忠告

資善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臣張養浩著

自律第一

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嚴也然有官守者則當嚴於士焉有言責者又當嚴於有官守者焉蓋執法之臣將以糾姦繩惡以肅中外以正紀綱自律不嚴何以服衆夫所謂嚴如處子之居室一行一住一語一嘿必語禮法厥

德乃全跬步有違則人人得而訾之苟挾權怙勢惟殖己私或巧覬子錢或盜行鹽帖或荒躭麴蘖或私用親屬或田獵不時或宴遊無度或潛托有司之事或妄興不急之工或曠官業而弗居或縱家人而不撿於斯數者而有一焉皆足為風憲之累近年南北富民多起宅以居勢要回濟己私既有官舍則不必居於彼矣夫　朝廷以中臺為肅政御史

為監察以憲司為廉訪者政欲預姦貪戢侵擾開誠布公俾所屬知所法也今而若是牧民之吏將焉法哉且他人有犯輕則吾得而言之又重吾得聞於 上而儆之己之所犯其孰得而裁哉恃人不敢發曰甚一日將如臺察何將如天理何故余備載其然俾為憲司者有則改之無則益知所以自重

示教第二

甚矣人之不可無教也生知如聖人猶胥教誨胥訓告况不能聖人萬一者可忽焉而不務哉大抵常人之情苟非其所憚雖耳提面命則亦不足發其良心何則非所素服素畏故也今夫庶司之職為衆所畏服者莫如風憲誠因監治於彼或始上之日會所屬而勗之曰彼之官重者廷授次者省授又次則吏部授大小雖殊無非國家臣子為人臣子姦汙不法入孰汝容夫納賄營私所得甚少所喪甚多輿其事敗治汝曷若先事而教之為愈哉吾之此言雖曰薄汝實厚汝也雖若毒汝實恩汝也苟能如是諭之吾知退而必有率德改行易凶惡為善良者矣且刑罰不足致治教之而使不犯為治之道莫尚焉聖人謂不教而殺謂之虐又聞治於未然者易治於已然者難近年劉伯宣為浙西憲使䟽真

西山守令四箴播告所屬且曰近年執憲者惟知威人以刑而不知誨人以善嗚呼劉公此言可謂仁人君子深得風憲之體者矣

詢訪第三

今為政者往往以先入之言為主非彼狃徇一偏蓋由不通上下之情故也故通其情莫如悉心詢訪小而一縣一州大而一郡一國吏孰貪邪官孰廉正何事病衆何政利民豪

橫有無風俗厚薄旣得其凡他日詳加綜覈復驗以事其孰得而隱哉苟廉矣卽優之禮貌之薦擧之則善者勸矣苟貪矣雖極品之貴卽蔑之峻拒之糾劾之則爲惡者懲矣推而至於待士遇吏亦莫不然大抵一道之任猶一家之務焉善爲家者其子弟族屬下逮奴隷其情性良否皆所當知一或不及則將甘爲所弄而不悟久必致是非顚倒以佞爲

忠以貪爲廉以無能爲有能政令不行而紀綱替矣前輩有云爲宰相不難一心正兩眼明足矣烏呼彼長風憲者其責任之重亦豈下夫宰相哉若之何不以前輩之言爲法

按行第四

將家云多筭勝少筭少筭勝無筭不特用兵爲然雖涖官臨政亦莫不爾夫廉司所涖之處一方官吏皆惕然不自安其所不安者由

彼爲惡日久恐人有以發而訟之一旦故也彼旣內隱其惡則必多方以求司官所親之人而解之夫司官所親者曰書吏焉曰奏差焉曰總領焉曰祗候焉夫爲人彌縫私罪則何求不得何請不隨爲司官者苟不深防預備嚴爲禁切萬一連己悔將何及若乃司官廉正猶或庶幾其或彼此胥貪弊將焉救於是乎有箕斂者有捆載者有篋笥充者有囊

槖盈者微至土地所宜靡不摟刮昔端州出佳硯包孝肅公出判於彼及其代也徒手而歸李及知杭州絲餽屢謁不逮門由市白樂天文集終身以爲慊古人持身之廉如此況在風憲其所行州郡敢假分毫之物以自溷哉大抵憲長得人則司官得人司官得人則書吏不敢恣抑聞各道公議司官書吏奏差同堂而坐喧譁咲謔上下不分所以致彼

史116-031

操縱自如百無忌憚謗謂廉訪司書吏之權
跡此觀之信匪虛語誠能設法以禁之戚戚
以臨之小有所犯即隨以鞭扑如此庶使精
銳消沮威福不張於外矣凡初入風憲者不
可不知

審録第五

書曰庶獄庶慎又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易
謂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嗚呼于以見聖
人好生之心與天地等矣夫飢寒切身自非
深知義理之人不敢保其心之無他况蚩蚩
之氓為守牧者教養之不至窮而為盜是豈
得已哉古人有以灼其然故為制也恒寬而
不亟促恒哀矜而不忿疾均之為盜也而有
長幼疎戚之分均之為姦也而有夫亡夫在
之殊有疾則醫藥之疾革則釋梏入人而侍
之夫彼冥迷凶險之徒既嚴於理矣何足綴

意而古人為制如此者則其仁恕忠厚之情
可見矣昔歐陽公父治死囚之獄求其生而
不得則掩卷而嘆其言曰夫常求其生猶失
之死况世常求其死哉后之殘忍者一切不
務而惟威刑之尚謂其無茹寃而死者吾不
信也夫莅官之法無他曰威心善而已矣曰
威則欲其事集心善則不欲輕易害物况久
繫之囚尤當示以慈祥召之稍前易其舊所
隸卒吏温以善色使自陳顛末情無所疑然
後参之以按者據按以求其情鮮有不誤人
者蓋州縣無良吏所以不敢信其已具之文
毫釐或差生死攸繫故聖人謂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又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論囚之
道盡於此矣君子其慎諸

薦舉第六

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舉天下之賢蓋

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兼收博采治理可望焉故前輩謂報國莫如薦賢真知要之言哉今夫富者之於家有田焉必求良農使之耕有貨焉必求能商使之賈有牛羊焉必求善豢者使之牧何則蓋彼拳拳於治家故不得不求其人也況受天下之寄任天下之責者乃不知求天下才共治之豈其智之不若彼富者哉由其為

國之心未嘗如其為家之心之切故也於此有人焉廉而且幹雖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論之下亦不得而掩焉苟非其人雖骨肉之親公論之下亦不得而私焉世常謂風憲非親不保非仇不彈又有身為憲佐風御史薦己就陞者嗚呼委以黜陟百官之權授以儀表百司之職乃不思報効惟假之以行己私人則受其欺矣天地鬼神其受欺乎大抵求而

後舉不若不求而舉之為公識而後薦不若采之輿議之為博夫己不求賢必使人之求己者皆非也蓋求則不必舉舉則不必識矣故古人有聞而舉者有見而舉者有舉仇者有舉親者有集為簿者有拜其剡者有書之夾袋者雖其舉不一要極於公當無私而已於戲誠如是則為相為風憲者安有臨事乏才之嘆

糾彈第七

夫臺憲之職無內外遠近之分凡有所知皆得盡言以聞於上雖在外苟知居中非人糾而言之可也雖在內苟知外官者不法糾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惟務盡公無私斯得之矣夫人之仕也有貴近焉有疎遠焉貴近者不少貸則位卑而罪微者不待劾而艾矣故前輩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亦此義也切嘗謂

薦舉之體則宜先小官糾彈之體則宜先貴官然又當審其素行爲君子爲小人如誠小人雖有所長亦不必舉何則其平日不善者多也況刑憲本以待小人君子之過苟不至甚殆不宜輕易加之使數十年作養之功掃地於一旦也蓋人才難得全才爲尤難得昔趙清獻公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嘗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其言曰

小人雖有小過當力排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則當爲國家保持愛護以全其德於戲趙公之言可謂深識遠慮真知大體之論矣故余表而出之以爲當路者楷式

奏對第八

中外之官莫難於風憲莫危於風憲曷謂難人所趨者不敢趨人所樂者不敢樂人所私者不敢私所謂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非難而何曷謂危入焉與　天子爭是非出焉與大臣辨可否至於發人之姦敗人之爵奪人之官甚則罪人於死地一或不察反以爲辜則終身無所於訴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所謂危且難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誠置死生禍福於度外庶上不負國下不負所學其或奏對於殿廷之上平心易氣惟事之陳理誠直雖從容宛轉而亦直

理誠屈雖抗厲激切而亦屈夫悻悻其辭色非惟有失事上之体而於己於事悉無所益古之攀闌斷鞅曳裾軔輪者皆勢危事迫不得已而爲之苟事不至是殆不可執以爲法前輩謂忼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体此而行則庶有不逆者矣

臨難第九

夫人臣而當國家言責之任刑辱之事不敢

必其無有要在順處靜伺以理勝之而已若乃求哀乞憐惴讋无所已先撓矣何以自明夫盡己之職為國為民而得罪君子不以為辱而以為榮雖縲紲之刑楚之斧鉞之庸何愧我歷觀自古處禍患而不亂者三代而下如子路之結纓冝僚之正色王景文之与客弈碁劉禕之自書謝表魏元忠之聞赦不動是皆有以真知義命所在非區區人力所得

而移也然士君子平昔所養其情与偽於焉可以見之李斯臨刑父子相泣楊子雲被收投閣幾死王坦之與謝安齊名桓溫來朝倒執手板崔浩自比子房為辨史事聲嘶股栗便溺不能隱此可見彼惟事名耳而於聖賢性命之學實未嘗淂諸心也善乎韓文公之言曰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故君子之學以明理自信為貴

全節第十

人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暑之必寒古今常理不足深訝第為子死於孝為臣死於忠則其為死也大身雖沒而名不沒焉太史公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非其義則不死所

謂重於泰山者如其義則一切無所顧所謂輕於鴻毛也嗚呼夫人以眇焉之身倏焉之年使之高華簪而星日揭者非節義能尔耶况人之貴賤壽夭天所素定而謂附此人則得官違此人則失官言事則身危不言則身无所患此世俗無知者所見士君子豈以是為取舍哉然正直〻有時而被禍者君子以為不幸奸邪〻有時而蒙福者君子以為幸

一以為幸一以為不幸則其是非榮辱不待
別而可知矣故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臣子之
盛德不蕩於富貴不戚於貧賤不搖於威武
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淟涊枉己徇人
者所謂無閑得喪徒缺雅道政使獲榮寵於
一時迨夫勢移事易其前日之榮電滅風休
漠無蹤跡其玷在人耳目者奸佞之名千古
猶一日其為辱也庸有既乎嗚呼寧為此而
死不為彼而生以是處心庶無愧於古人矣

廟堂忠告目録

脩身第一　用賢第二
重民第三　遠慮第四
調變第五　任怨第六
分謗第七　應變第八
獻納第九　退休第十

右廟堂忠告第録如上先臣養浩之所
著也惟
聖天子臨御萬方
明良相逢天下之人思見太平之徵
則先臣此書可以出矣嗚呼古人居
廟堂之上者有若皐夔稷契伊傅周
召其事功猶可稽諸簡策誠能因此
書遡而求之則道揆法守於是乎在
矣至正元年十一月　前承直郎
秘書監秘書郎臣張引昧死上

廟堂忠告

資善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臣張養浩著

脩身第一

前輩謂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所榮是不知榮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脩者則能保其榮不善自脩者適足速其辱所謂善自脩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事恭

慎以率百僚如是則令名隨焉輿論歸焉鬼神福焉雖欲辭其榮不可得也所謂不善自脩者何徇私忘公貪無紀極不式覆車靡恐報國如是則惡名隨焉衆毀歸焉鬼神禍焉雖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於戲身為宰相何善不可行何功不可立顧廼為區區之利蠱惑而

妄行豈不深可惜哉且自古居相位者未聞死於凍餓而死於財於酒於色於逸樂者無代無之昔諸葛孔明為丞相二十年無尺寸之增於家未嘗憂其貧竟以勞於王事而卒至今其名之榮嘗若世享萬鍾而不絕者唐元載為相惟利是嗜及其敗也籍沒其家胡椒八

百斛 其名之穢常若蒙不潔而播臭無窮者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為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古人謂利令人智昏茲明驗矣嗚呼凡為相者能以諸葛孔明為法唐之元載為戒

雖台鼎終身又何悔吝之有

用賢第二

天子之職莫重擇相宰相之職莫重用賢然則何以知其賢詢諸人則知之察其行則知之觀所舉則知之夫為室而不衆工之資梓人雖巧室不能成矣為國家而不衆賢之集相臣雖才國不治矣彼為

相者誠能開誠布公廓為無我已有不能舉能者而用之已有不知舉知者而用之已有不敢言舉敢言者而用之如是則彼之所能皆我有矣必欲一身而兼衆人之事雖大聖大賢有所不能夫粹白之狐舉世無所有也然而有粹白之裘者善取於衆而已矣況大臣初

不貴乎事無不知第公正其心無所媢疾則智者效謀勇者效力呫呫以為才捷〻以為辯自衒自伐則賢者必不樂為之用大抵人君自伐則臣職有所不行相臣自伐則百執事之職有所不行為人上者操約以馭繁居靜以制動以無心而應天下之心則所令者從所

庸者勸苟知其賢而任之既任而疑之而務勝之顧與不知不用自任其才也奚異若然則體統失而諂佞之小人至矣與小人處則天下之事不論可知乎

重民第三

蓋聞古之王者接版則拜切意萬乘之尊為其民耶抑若是嘗疑焉

而不取既而思之國之所以昌四
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廟
社稷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
爾也夫天以億兆之命託之君君
以億兆之命託之相是知相也者
為君乂民者也君也者為天為祖
宗保民者也天以是託我祖宗以
是託我敢不敬與敢不慎與苟受

其託而不能使之遂生安業乃從
而擾之害之犬彘之草菅之則是
逆天而違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國
也而可乎彼為民者固不敢与校
然於天之心於祖宗之心其能無
所慼歟嘗謂愛民者無過於天無
過於祖宗天生之難祖宗得之為
尤難王者知其如是凜凜為未嘗

不以民生為重聞其害則除之覩
其利則舉之牧守非其人則易置
之今夫鷹師圉人所掌者不過人
主服御之一物而人尚以內侍重
之刺史縣令乃為祖宗為國家牧
養斯民者反視為不切而漫畀之
是愛民不如鷹犬重內侍不如受
祖宗國家一方生靈之寄者豈不

顛倒失體哉大抵下之所以為惟
上是視在上者誠有重民之心而
天下不治者古今無有也

遠慮第四

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將然
者衆人也曰其已然而將然未然
逆而知之非深識遠慮者不能室
已焚而徙薪舟已溺而市壺疾已

成而求艾雖殫力為之無及矣今夫陰慾之提有容蟻之穴宜若無所損然周於識者必塞而竇之慮其久而必底於訌潰故也天下之事皆能如是慮之尚何後患之有哉大抵自古國家之所以不治臣子之所以不軌固非一朝一夕之積良由今日以某事為小過而不

諫明日以某人為小罪而不懲日引月深不自知其禍亂之成也故臣之於君獻可替否而不敢萌一毫姑息之心始以為無傷卒至大可傷始以為不足慮卒至深可慮惟君子為能見微知著思患而預防之於飲宴則防流連於田獵則防荒縱於營繕則防踰制於貨財則防損民於爵賞則防僭及於刑法則防濫殺於君子則防踈遠於小人則防玩狎於聽覽則防容奸於征伐則防瀆武夫君之於臣亦有所當遠慮者雖愛而不錫以過分之賞雖舊而不授以非據之官雖親而不交以褻瀆之談蓋尊卑之分嚴則上下之體定上下之體

定則禍亂無自而生天下之事可次第而治矣

調變第五

人皆曰變理陰陽為宰相事然舉世第能道其辭迄不知陰陽何術可以變理按書周官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蓋周之三公即今宰輔而漢丞相平亦曰宰相上佐天

子理陰陽順四時厥後又有災異免三公之制世俗所云蓋本諸此切當即是以恐宰相所以調燮者非能旱為而使之雨雨焉而使之暘要不越盡人事以來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之與人若判然而實相表裏蓋政事順則民心順民心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之氣順則陰陽從而序矣若迺怙勢立威挾權縱欲惡人異己諂佞是親於所言者不言於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務從命如此欲望民心順陰陽之氣和難矣大抵天道之災祥視民心之苦樂民心之苦樂視政事之失得政事之失得視宰相之賢與不賢昔丙吉舍死人問牛喘

自以為得體殊不知天道逆順當於政事觀之固不在區區一牛之喘與否也晉庾冰為相或謂天文錯度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冰之此言可謂簡明切要深得宰相之體者矣苟政事脩整雖陰陽之和不應乃天道之變也又何慊焉苟政事龐為棼焉而不理雖禎祥集而風雨時若顧敢以為治乎嗚呼凡為相者誠能以是求之則天人之理瞭然矣

任怨第六

夫為人臣惟欲收名而不敢任怨此不忠之尤者也居廟堂之上凡有所為惟當揆之以義義苟不失

悠悠之言奚恤哉今夫兩軍之交兵刃叢前而心誠報國者尚冒之而不顧夫臨政之與臨敵其安危利害相距霄壤此猶顧惜抑不知於萬死一生之際為何如昔范文正公意諸路監司非人視選簿有不可者輒筆勾之或謂一筆退一人則是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其如一路何嗚呼如是處心斯不負宰相之職矣大抵天下之事有易有難有利有害難而有害者人多辭避利而易行者人多忻然以為殊不知官有長佐之分體有勞逸之殊長者逸而佐者勞此天地之大義也以朝廷言之君上逸而臣下勞以一家言之父母逸而子弟

勞以一身言之頭目逸而手足勞嗚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遺君父以憂措其長於衆怨之地矣近代為執政者往往姑息好名一疾言厲色不敢加於人事或犯報激使居己之右者蒙之嗚呼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勞為國家而使君長任其怨尚得為忠孝乎哉況有罪不責有善不旌雖三代不能為治故刑罰不患於用直患乎用之而不公昔威公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諸葛孔明廢廖立而立聞亮死輒泣下為宰相誠能公其心如是則天下幾有不服者矣

分謗第七

夫共署聯事一人努力而前則餘

者皆當輔相以成其志苟彼前我却彼行我止動為而不相隨語為而不相應則事功之成者能幾此古人所以有推車同舟之喻也其或共舟以濟而一人溺焉則凡在舟者無論踈戚所宜并力以救之此賢不肖之所共知也况同為臣子同受天下國家之寄者可坐視

一人被禍而不恤哉使其為一己之私自貽伊戚固無足恤其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公家之務一以大公至正處之彼非為己為家而得罪則凡同官者安得不挺身而前与之共難也哉大抵一人不幸而得罪為長者必曰此我之罪為貳者亦曰此我之罪使闔堂之人

皆爭引為己罪則彼獲罪者雖不能釋亦必不至於重論矣古之敢於諫爭者其遇不見聽納至謂與其殺此人不若殺臣尚為如此求解其肯坐視同官寃抑而不省哉嗚呼使分謗引咎之事為宰相者誠能力行於今將見士大夫之名節愈厲民間之薄俗可敦而國家

他日亦不患其無仗義死節之士矣一事之行所繫如此孰謂任怨分謗為宰相細行哉

應變第八

事機之發有常有變常者中人處之而有餘變者雖上智亦有所不足樽俎之下卒然而報兵遽然而聞寇則當詳其虛實度其逆順殆

不可一開其言輙倉皇上變徵裝百出未見敵而先自撓也且事固有聲虗以釣實乘間以抅利傳徵為巨以無形為有形疑似之間不可不察若夫國有大奸境有大敵彼既非常而吾則以非常之計備之若乃泥文守經終見動輙有礙而事亦無所濟矣故古人遇此權以濟才隨宜應變如丸轉於盤而不出於盤如水委曲赴海而不悖於海王商聞大水之言君臣皆驚而商獨必其無事桓溫將移晉祚聲誅王謝而謝安雍容談笑以折其鋒回紇吐蕃合兵涇陽郭子儀單騎以往喻盖宰相者非常之任也居非常之任獨不能為非常之

事可乎故前輩謂鎮定大事非至公至誠不能或死或生舉置度外嗚呼世常以大臣國家柱石者其謂玆與

獻納第九

人臣之納言於君也事未然而言之則十從八九無事則游畋般樂日相親比一旦有所不可乃左遮右挽極其力以救之殆未見其濟者政使或允亦必出於勉强而非其本心若夫善於納言者則不然或曰進見或因講讀或曰燕居先事陳說如是則國安如是則國危如是則為聖君如是則為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會表裏覺然乃可陳善而無扞格

之患昔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事君職當如此古人甚至有難於自言者往往有名耆年宿德置諸左右使人君有所畏憚而不敢恣則其為慮亦深遠矣雖然臣之於君也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凡所白於上者不可洩於外而伐諸

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其若是者非欲遠嫌避既大臣之體所當然也坤之六二含章可貞蓋亦此意嘗見近代執政有所建白嘐嘐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至讒諸乘之中遂見棄易大傳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諒哉

退休第十

博施兼善士君子通顯也然有志而無才則不能有守而無位則不能有位而不見知於上則不能見知矣而小人間之則不能嗚呼此士夫所以出而用世之難也上焉恥其君不及堯舜下焉思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諸溝中世俗所樂若聲色若宮室若珍異車服

之奉一皆無有其所有者自頂至踵天下國家之憂而已為君上者誠能亮其如是之懷凡有所言優容喜納猶或庶幾其或疑其奪權違己賣直售名將見舉動皆愆而身死無所矣所以自古忠直為國者阿容佞詐惟己之為者多此無他蓋由為己則有福而無既為國

右張文忠三事忠告其言明且清倘能體而行之雖一命之士於物必有所濟也牧民忠告近有刻為單行本者風憲廟堂二局則自元以來未有重刻本也餘葉模楚而[illegible]新[illegible]光意國當有神物護持乎辛卯五月望莆田郭[illegible]記

原闕

御製人臣儆心録一卷

(清)世祖福臨撰

清順治刻本

御製人臣儆心錄一卷

順治十二年

世祖章皇帝御撰凡八篇一曰植黨二曰好名三曰營私四曰徇利五曰驕志六曰作僞七曰附勢八曰曠官前有

御製序蓋因勳臣譚泰石漢大學士陳名夏等先後以罪怙伏法因推論古今來姦臣惡逆

訓誡羣臣俾其知炯鑑也夫一氣流行化生萬品錯雜並育莠稗同滋實理數之不得不然故有君子必有小人雖唐虞盛時四凶亦厠名於朝列無論秦漢以下也不幸而遇昏亂之世則匪人得志其禍遂中於國家前明諸權倖是也幸而遇綱紀修明之時則朝陽所照物無匿形雖百計彌縫終歸敗露則陳名夏諸人是也在我

世祖章皇帝聖裁果斷

睿鑒英明足以駕馭羣材照臨萬象雷霆一震鬼蜮潛蹤雖有僉壬諒不敢復蹈覆轍而

聖人慮周先事杜漸防微恐小人惟利是營多昏其智於陳名夏等不以爲殷鑒已稔自取誅夷反以爲操術未工別圖掩蓋因

特頒寶翰普示班聯曲推其未發之謀明繪其欲施之策俾其知所聚黨而私議者已畢在

洞照之中如九金鑄鼎先圖魑魅之形儻遂不若皆可以指而目之名而呼之山鬼之伎倆自窮而無所逞也

國家重熙累洽百有餘年

列聖相承並

乾剛獨斷從無如前代姦臣得以盜竊魁柄者豈非

祖宗貽謀有以垂萬年之

家法哉

御製人臣儆心錄序

朕惟人臣立身制行本諸心
心正則為忠為直為良不
正則為姦為慝羣惡歸焉是故
心者萬事之本美惡之所由出
也顧事有殊塗心惟一致一於
國則忘其家一於君則忘其身

如此者不特名顯身榮邦家亦
允賴之矣若夫姦邪之流樹黨
營私怙權亂政卒至身名俱喪
為國厲階蓋緣居恆無正心之
功一當勢利遂昏迷悖亂狂肆
驕矜上昧王章下乖臣誼或作
威而聯羽翼或比匪而效奔趨

如譚泰石漢以累世舊臣久叨
恩遇不思圖報逞臆橫行跋扈
自恣目無綱紀陳名夏則一介
豎儒驟蒙顯拔倚任深重賜賚
優隆而乃背德植交蔑法罔上
此皆自作罪孽以致隕厥身家

朕歷稽往古宵人誤國代代有
之覩諸近事復炯鑒昭然足為
永戒恐後之為臣者或仍蹈覆
轍負主恩而渝素志至於身罹
刑憲悔悼無由故推原情狀而
論列之錄成一編以為人臣儆
心之訓云
順治乙未季春望日序

御製人臣儆心錄
論目
植黨
好名
營私
徇利
驕志

作僞
附勢
曠官

御製人臣儆心錄

植黨論

自古國家太平之治率由大小臣工協力和衷以康庶績乃能久安長泰流譽靡窮顧為臣之道其類不一大約不植黨與不愛虛名不營己私不貪賄利敬以飭躬誠以事上耿介自立勤慎蒞官其至要者矣若此則品行以端學術以正而功業以成稱曰純臣庶幾無愧彼邪臣則不然其作慝也多端而要莫大乎植黨當其始進每以小忠小信矯飾身名乘人主鋭意圖治

之時巧售其術以邀知遇人主推誠以任待之不疑倖據要津事權在握於是假王朝之刑賞逞一己之威靈廣樹私朋以為羽翼陽託舉直錯枉之名陰行黨同伐異之計附己者譽而援之擠於通顯逆己者毀而攻之陷於罪戾其意將使謇諤之士盡去朝端凡析圭擔爵之人必皆出其門而後已浸淫日久而匪類漸滋國事漸壞流禍可勝道哉或曰植黨之禍既如此矣將踽踽涼涼獨立無耦而後可乎古人之言達道終及朋友之

交則又何也曰不然亦各權其重耳夫人平居里閈則重友誼比肩事主則重臣節重臣節即不得復論交情是以君子之事君也不苟為同不求為異其心祇知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已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亦何植黨之有如虞廷二十二人或都或俞或吁或讓其時師師濟濟庶尹允諧夫豈無朋而後世不得目之為黨若唐之李逢吉秉政擅權引用張文新李訓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治張權輿程昔範之徒分布要

劇勢震朝野傾陷正直李宗閔惡李德裕則引用牛僧孺等以排擯之而德裕亦與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致使其君興歎於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而唐祚因之以不振矣宋之章惇罔上行私引用蔡卞林希張商英黃履來之邵周秩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奸報復仇怨而蔡京蔡攸至於父子為敵各立門户宋亦以衰嗟乎以終身之心力不用之致君澤民而用之呼朋樹黨不用之服官行政而用之怙姦嫉賢究乃毒

醲一時穢流萬世勢權有盡唾笑無窮夫何益哉彼有國者亦奚利有此臣哉此植黨之風人臣所當深戒者也

好名論

凡為臣者宜崇實效不宜務虛名務名者其行必驕其意必浮

苟取一時之聲稱而其言與事之當否弗顧也推原厥心以為吾發之於言舉之於事但可以見吾志成吾名足矣至於必可見之施行必可垂諸永久者則皆貽之君上而彼不與夫使人人盡懷好名之心則國家之實

事又將誰倚為戚為休不相關切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動其心豈非不忠之大者哉或曰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亦人所宜尚也苟盡不好名將敗德踰閑罔知所忌不更可懼乎曰不然夫敗德踰

閑之徒乃不可一日容於世者也烏足道哉所謂不好名者令其專力於實以期有濟於國耳使實至而名從之則名非浮名詎不甚美惟一意於好名而不顧其實則雖言若近正事若近理皆斷不可行斷不可久者矣

是故以好名之心事主則輔佐必不誠名為將順而實則陰飾依阿名曰勵勤而實則外沽伉直以好名之心用人則舉錯必不當所奬進者炫燿浮華之輩而擯抑者湻樸厚重之儒以好名之心進言則建白必不純或

附於雷同而非本肺腑或出於矯激而自命孤高以好名之心治民則愛養必不篤興一利或名美而實背除一害或名去而實存以好名之心飭行則踐履必不端或糲食敝服以鳴其廉或厚貌深情以文其度彼將以

欺世盜聲匿情干譽而一朝敗露伎倆畢窮上必見棄於君下必見絶於友如王衍殷浩之流其明鑒也不特此也充好名之弊必黨比矜爭貽害深遠如東漢李膺荀昱等徒以善善惡惡更相標榜立顧廚俊及之名至

隕其軀無裨於世此其人皆賢者而好名之弊尚至於斯況夫不崇實效純務虛名上則誤君外則誤世內則誤身者乎於戲可戒也已

營私論

天地以無私成其至公人君奉

之以馭天下故喜怒無毗刑賞必當況為人臣者而可懷私心以自遂乎夫私每起於一念之微而害必及於天下之大不可以不戒也何也人惟無私則其識明其守堅其道平其衷坦何德不成何功不立苟一有私則雖有過人之才為私所撓而皆不能以自見其遇事也明知為當行者或以不便於己而已之及不當行者則又明知其故第以有便於己而必行因之意慮昏懵是非淆亂外拂乎輿論而中常懷夫瞻顧之思欲望其進

正人陳正言建正業豈可得哉是故營私之人深藏厥心乘間而發往往假正大之論議濟其陰險之謀以幾倖於人之墮其術中而不覺甚則以彼私心措諸行事跡其外亦似正人君子之所為而曖昧之衷常不可以質鬼神而告天地於是後國家之正務而先便身圖慮不及於四方而常急為子孫之計至或有所汲引則不問其人之賢與愚才之能與否而惟私是視所愛且譽者必其比昵者也不則有恩於彼者也不則欲招致之

以為腹心者也所憎且毀者必
其疎遠者也不則有怨於彼者
也不則勳名才望出於己右而
思所以排擠之者也夫惟出於
私心故愛憎毀譽乖謬若此如
唐之李林甫忌張九齡李適之
盧絢則百計陰陷去之而後快

喜王鉷吉温羅希奭則引置要
地以排抑正人嗟乎林甫秉國
之鈞不可謂不尊十有九年不
可謂不久賜以貢物不可謂不
渥而乃恣意行私忍負君恩而
不顧尚得謂之有人心哉私之
不可不去也如斯矣然則去私

當奈何曰化乃褊心祛乃忌心
正乃偏心上惟効忠於主下惟
加意於民遠則畏後世之公評
近則愛一身之名節然後仰不
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足以酬君
恩而有益於天下為人臣者其
慎思之

徇利論

利之禍人甚矣哉古來人臣之
敗名喪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
如張禹之內殖貨財元載之外
通賕賂王戎之執籌會計石崇
之聚賄爭豪或被僇於當時或
貽譏於後世故書儆殉貨詩刺

貪人嗇褻致論於錢神崔烈見
嘲於銅臭利之當戒自昔然矣
或曰利何以禍人至此哉曰利
也者義之反而害之隣也徇利
之徒其處心積慮昕夕圖維者
惟利而已大則縱其谿壑之欲
而細不遺夫錙銖念一注於豐

腴而遂不復有及人之惠豈更
能卑躬約己以名義為重哉是
故嗜慾勝則神智昏昧久大之
圖而計不出乎眉睫其始也亦
未嘗無砥礪之志而一爲利奪
即頓喪其所守不惜寡廉鮮恥
以求之或機械巧設欺世以遂

其侵漁或殘虐橫加戕物以行
其饕餮不知罔利既久叢怨必
深既衆論之所難容必王章之
所不貸即令偶逃國憲坐擁家
貲而天道忌盈多藏貫禍詎得
長享富厚哉嗟嗟既已委身爲
臣矣試思朝廷之所以任己者

何其重百姓之所以望己者何
其殷與夫生平之所以自許者
何其遠且大而孳孳焉惟利是
逐尚堪靦顏立於人世耶度其
心不過圖一己之逸豫耳博一
時之聲勢耳貽後人之饒裕耳
夫逸豫之樂孰與禮義之高聲

勢之浮榮孰與事功之不朽貽
以饒裕孰若貽以清白之爲安
且蹈危履險貪得無厭凶於而
身害於而家又何如知止知足
不辱不殆以潔其身而保其家
也故漢臣董仲舒有言皇皇求
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柰何居大夫之位
而爲庶人行哉且大臣不廉無
以率下則小臣必污小臣不廉
無以治民則風俗必壞層累而
下誅求匆已害必加於百姓而
患仍中於邦家欲冀太平之理

不可得矣夫利之爲名人莫不
知避今試詬一人曰汝徇利彼
必艴然不受也及其見利又往
往口鄙而心羨之或心知其非
蔽於欲而躬蹈之曰吾姑取焉
未必遽至於害也又奚怪乎清
文濁質者之比比哉故反覆乎

徇利之害令貪利者靜思而力
改之耳

驕志論

今夫萬乘之君至尊也百官兆
民罔不從令苟惟所欲爲孰能
沮之然且兢兢焉仰畏天監俯
顧民岩凡行政用人必式協輿

情而不之咈乃為人臣子反逞
其驕志可乎哉是以人臣之行
莫善於敬莫不善於驕蓋驕則
自盈自盈則惰慢之氣存於中
傲肆之形見於色雖有善焉莫
之能益矣或曰驕之類可得聞
歟曰驕之為類多矣而大者有

三有恃夫勳勞者有矜夫才學
者有挾夫權勢者夫策勳立業
亦人臣分內事耳在上者酬庸
念舊或改容而禮貌之在下者
必不宜自恃勳勞遂可怠其臣
節至若才能學問靡有盡期謙
則日底於有餘驕則日底於不

足人臣幸以才學見用於時政
宜虛己受人集思廣益庶幾足
以答知遇而展經綸乃矜之而
驕則雖有異材其亦不足觀也
已若夫大權重勢維辟所以宰
制天下者人臣靖共守法佐主
分猷當以慶賞刑威還之朝廷

而已不擅乃挾之而驕則何道
也凡此者莫不始於自盈而其
流弊遂不可殫述或曰其流弊
奈何曰恃勳勞者苟有侈然自
詡之心則恣意而行鮮所顧忌
節制之則觖望之念生優而容
之即又漸滋其跋扈夫德不勝

驕則功不勝罪人主縱欲矜其舊勳而貰之詎可得哉矜才學而驕者謂天下之莫己若也於是發論必以為嘉謨創法必以為成憲詖之則以為賢而拂之即以為不肖夫天下之大豈無智能足以藉資者而自彼視之皆無足取終至佞人日親正士日踈豈第無益於身抑將貽誤於國矣恃權勢而驕者多因人主謂其足用不免專望而優待之望之也專彼則曰非我莫勝也待之也優乃又倚一人之重之而習為倨傲至於頤指當世

凌轢百僚彼且不知為驕也曰應也獨不念人主專望優待之意謂何而忍負之耶是故以韓信之勳勞驕焉而竟至怨望以王安石之才學驕焉而竟至執拗以竇憲之權勢驕焉而竟至凌肆驕之流弊如此故曰人之行莫善於敬莫不善於驕也或曰敬之善奈何曰唯敬則不恃不敢恃勳勞而方懼無以盡吾力不特不敢矜才學而方懼無以副厥職不特不敢挾權勢而方懼無以免於過夫如是則何驕之有哉

史116-060

作偽論

人君之於臣也猶父之於子子無不可告於父之隱臣無不可達於君之情比而觀之其道一也故臣之事君一切智術皆無所施而惟以區區之衷可相得而囷閭者無他曰誠而已矣不

誠則偽偽則計謀日益拙恩日益勞而所以事君之道日益乖是故一誠有餘百偽不足人亦何事舍可恃之誠而作無益之偽乎原作偽之心亦各有其故矣或有身居樞要而中懷欺蔽欲以智巧惑主上之聰明遂乃

反覆眩真以默逞夫私臆者或有素承優渥而心懼衰替思以迎合永固其恩寵遂乃顛倒是非而有所弗顧者或有性本柔靡而希旨取容或有懾於威嚴而萎薾不振冀以獲上之歡心遂伺意屢遷不復自持其真見

者或有外通請謁而苞苴是徇或有內庇知交而至為掩飾情殷私室念薄公家雖至身蹈欺蒙而不遑自恤者或有躁競之流苟於進取乃緣飾廉隅以倖遂夫詭獲者或有忌刻之徒慮夫人之勝己乃顯與而陰誣至

於險巇之形生於俄頃者此其所行不同而為偽之心則一乃如之人無一可者小則挾術以文姦如王成之為增戶口以邀求上考張湯之懷詐面謾以致位三公大則藏欺以誤國如盧杞之陰深險賊以脅衆樹威丁謂之憸狡過人以嫉賢誑主有臣如此誠國家之大蠹哉大抵人臣之所望於君動曰君其信我勿疑耳夫上之於下孰不欲以至誠相接哉使人臣各秉誠以事其君亦何嫌何疑而不視為手足腹心也者夫惟因偽而

後疑因疑而不信則皆作偽者之自取也故曰一誠有餘百偽不足嗟乎偽亦奚利於人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以其有是至誠之心也今且去誠而崇偽其於禽獸又奚擇乎故不誠則偽不偽則誠纖介之差謬乃千里危乎微乎在人臣深辨之耳

附勢論

夫人性不同或為剛克或為柔克而其能確乎立於天地之間而不可拔者則在有定識與定力有定識則其察乎古今者明

而辨乎人己者晰有定力則榮辱不能撓其外而利害不能動其衷故夫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皆有定識定力者也此其人豈復有附勢之事哉若夫附勢者往往内無所主而隨時事為去來外多所依而因世俗為俯仰平居既無不易之守遇事又鮮獨斷之才於是畏權門之赫弈羨仕路之紛華二者交戰於胷而不能以自立有為名高也者而亦與之為名高有為厚利也者而亦與之為厚利

有為權謀也者而亦與之為權謀唯諾其言脂韋其色則諂媚之形也譎詐多方變遷不測則閃爍之衷也先意以迎瞰時而發則機巧之術也是故當勢臣之盛也倚為與援趨承恐後密効其策顯樹其威及夫衰也則去枯集菀曾不崇朝甚且回面訾議隨聲而攻擊之以彌縫其故跡如林特劉承珪等之附王欽若而助之姦邪呂惠卿陳升之之附王安石而慫為翻覆豈非小人之尤者哉盍亦反而思之既一日為臣雖以主上之嚴

戚或有失焉猶當直諫不阿補
闕而効之忠不敢自安於緘默
彼勢臣亦臣耳果何怯於彼何
益於己而葸葸曲謹營營趨赴
如是哉苟人臣見勢而皆依附
之則雖畢智盡能國家曾不得
其一日之用如唐之韓泰韓曄

柳宗元劉禹錫附王叔文唱和
謀議互相推奬中豈無一二智
能之士而一失其身為萬世詬
良可鑒哉夫惟其無定識定力
故至於此或曰識與力何以定
之曰在明大義在重大倫在植
大本在行大道而已使己之所

明者聖賢之訓而誠正之學也
則孰得而亂之所重者君國之
猷而臣子之經也則孰得而淆
之所植者直方之性而正大之
情也則孰得而撓之所行者忠
孝之事而貞良之誼也則孰得
而誘之誠如是也亦奚畏且羨

於勢而附之為

曠官論

人君執八柄以馭其臣人臣持
一心以事其主此千古不易之
常經也是故得百庸臣不如得
一能臣得百能臣不如得一盡
心之臣蓋才有長短所命於天

不可强而同也至於循分效忠
之心無人不可以自靖審若是
斯庶官無曠庶績咸熙矣夫君
之有庶官也猶天然天有四時
以成歲功人君有庶官以舉百
職時失序則有愆伏之患官失
職豈能免廢墮之憂哉乃自古

來曠厥官者往往而有怠弛之
人玩愒歲月徒取膴仕厚祿以
為光寵遂躭於逸豫不復策勵
以樹立勳名此便己而曠官者
也庸鄙之人碌碌取充位以為
莫非王臣我何獨勞為於是褒
國事於因循而泄泄然曾無所

表見於世此諉衆而曠官者也
邪曲之人遐棄正業若不相涉
然乃持智計以徇私則弗遺餘
力逮王事埤我惟苟焉塞責不
恤其他此背公而曠官者也恣
傲之人雖材足有為而高自矜
詡愜其意則殫力任之而不辭

少拂抑焉即倦懈心生而故為
不克勝任之狀此肆志而曠官
者也若人者以之治事則多敗
事以之圖功則鮮成功猶儼然
號為人臣不大可恥耶甚則有
放蕩之人矯語清高以禮法為
拘牽視簿書為鄙俗乃遺落一

切而宅其心於世事之表以縱情自娛如晉之王澄阮咸王尼胡毋輔之等浮誕相矜廢弛職業至於頹風敗俗名教蕩然不更可歎息痛恨也哉昔魯公父文伯之母猶知勉其子以考職序業而稱書說禮之徒反昧此

義是何其智出婦人下也蓋秩無論崇卑事無論大小職無論重輕惟克既厥心始為有利於國之臣子不然糜祿素餐尸位溺職猶欲長保身名不即罷戾其可得哉夫君之馭臣爵之祿之予之置之生之凡以教忠奬

善勵天下人臣之心耳至人臣自昧厥心因以負上之心然後必不得已而有奪之廢之誅之之事夫豈在上之初念哉於戲治亂之理在庶官敬怠之幾在一心為人臣者柰何不察

御製人臣儆心錄終

杜氏通典二百卷（一）

（唐）杜佑撰

明嘉靖十八年王德溢吳鵬刻本

通典二百卷（內府藏本）

唐杜佑撰。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以蔭補濟南參軍事。歷官至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太保致仕、謚安簡。事蹟具唐書本傳。先是劉秩倣周官之法、摭拾百家、分門詮次、作政典三十五卷。佑以爲未備、因廣其所闕、參益新禮、勒爲此書。凡分八門。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兵刑、曰州郡、曰邊防。每門又各分子目。自序謂既富而教、故先食貨。行教化在設官、任官在審才、審才在精選舉、故選舉職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興禮樂、故次禮次樂。教化墮則用刑罰、故次兵次刑。設州郡分領、故次州郡、而終之以邊防。所載上溯黃虞、訖於唐之天寶。肅代以後、間有沿革、亦附載註中。其中如食貨門之賦稅、載周官貢賦而太宰所掌九貢之法失載。載北齊租調之法、河清三年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而露田之數失載。錢幣不載陳永定元年制四柱錢法、榷酤不載後周榷酒坊法。選舉門不載齊明帝時制士人品第有九品之科、小人之官復有五等法。考績不載宋齊間治民之官以三年六年爲小滿遷換法。職官門如周禮地官有舍人上士二人、掌平宮中之政、乃云中書舍人魏置。又隋書大業時改內史監爲內書監、乃僅云改內史侍郎爲內書侍郎。又集賢殿書院載梁有文德殿藏書、不知宋已有總明觀藏書之所。似此之類、未免間有挂漏。兵門所列諸子目、如分引退取之引退佯敗取之爲二門、分出其不意擊其不備攻其不整爲三門、未免稍涉繁冗。而火獸火鳥之類、尤近於戲劇。州郡門分九州以敘沿革、而信都郡冀州當屬兗而誤屬冀。又極詆水經及酈道元水經注爲僻書詭誕不經、未免過當。邊防門所載多數萬里外重譯乃通之國、亦有僅傳其名不通朝貢者。既不臨邊、亦無事於防、題曰邊防、名實亦舛。然其博取五經羣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玆編其淵海矣。至其各門徵引尚書周官諸條、多存舊詁。如食貨門引尚書下土墳壚注、謂壚疏也、與孔疏所引說文黑剛土也互異。又瑤琨篠簜注、篠竹箭、簜大竹、亦傳疏所未備。職官門引周官

太宰之屬有司會、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註云、逆謂受也、受而鉤考之可知得失多少。賈公彥疏頗爲明晰、似此之類、尤頗有補於經訓、宋鄭樵作通志、與馬端臨作文獻通考、悉以是書爲藍本。然鄭多泛雜無歸、馬或詳略失當、均不及是書之精核也。

刻杜氏通典序

夫學何爲者也夫學以經世者也而理身爲本故古之學者合而一今之學者岐而二而文藝之學不與焉三代以上道法無二明刑弼治即九德之皐陶師師升而乃一德之伊尹故洪範九疇統於皇極周官六典先以關睢故曰古之學者合而一自夫六籍散闕道學不明相國宗功止於刀筆之吏心齋自况終爲寂寞之儒故新法傚周官徒使民受其弊空言講大學不知國爾於奚故曰今之學者岐而二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在識後先未嘗偏廢雖然世降風殊獻煩言約守身之儒或有

經世之學無聞治理日曠生民何賴則後傑之士有憂焉予觀刻通典者之志其在斯歟通典作於唐杜岐公上自軒轅下迄天寶禮樂刑政識其大者事非經國皆所不錄貫穿經史類列始終要在可行匪資多識故名曰典岐公之學蓋主於經世者也厥後有鄭氏通志馬氏文獻通考雖益加詳實爲寡要曰志曰考是在博聞非其倫矣惜乎二書既興斯典漸廢板鏤不傳僅存士大夫抄本流布弗廣學者無因而睹焉嘉靖戊戌侍御連江王君十竹來按吾廣首謀于按學秀水吳君默泉訪求善本爰加精校乃請于提督都憲候官蔡公半洲嘉樂贊成遂付之梓匪惠吾廣將傳四方俾斯典久晦而復彰覽者稽言而知學是豈人爲蓋天會也予考岐公嘗節度嶺南有討平朱厓之功近者半洲十竹協忠殫謀綏定交趾厥功允偉斯人斯志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歟

嘉靖十八年己亥夏四月之吉

賜進士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國史總裁官西樵病叟方獻夫撰

史116 070

杜氏通典序

唐左補闕李翰撰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群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役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及其道則其人可詠而學者以多閱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塞胸滿腹澒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末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馳騁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群文上自黃帝至于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

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于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曆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貴遠昧微而睹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爲長太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爲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爲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

通典序

唐京兆杜佑君卿撰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設職官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十二卷選舉次之六卷職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禮又次之百卷樂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邊防末之十六卷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止於天寶之末其有要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

杜氏本傳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傑為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為和親判官信安郡王褘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檀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挈莫門於積畜築城而還授二子官賜輦屢與府碎虜希望居數歲紛菜金帛慰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答曰以貨滿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界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為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

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
改度支兼和糴使于是軍興餽漕佑得判決以戶
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挐戰民困賦無所
出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
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
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
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
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
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
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
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
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
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
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則四
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
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
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
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軍府事猶今節度判
官也官名職務正還功不同耳詎有事實哉誠
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
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

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
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
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
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
二出賦者已并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
以天下尚有跋扈不服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
託爲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其才者薦用不才
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
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大元時吳蜀鼎立開皇
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
今田悅輩繫刑暴賦惟軍是恤遇士人如奴虜
無范雎業泰貫李強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
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
戶置尉當能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
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
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
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
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
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
耶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前
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
節度使佑爲開天衢疏析壓閈以息火災生運

黎氏二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
出為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
張建封卒亂軍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
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
討定之佑具舫艦遣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
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閉境不敢進乃詔愔為
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初佑決雷陂以
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
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宮
僔李亞鄭元均爭權亂政帝為佑斥去之十九
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

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為
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
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
不可專耶乃出諫為河中少尹叔文欲攝東宮輔
佑為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為李巽
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還兼度支鹽鐵於
巽始度支香用度多署吏惟擇有司繁而不綱佑
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染練還少府職務簡
修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為亂諸
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為無良邊臣有為而叛即上
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為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

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
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
綏靜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
聲教豈疲內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
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
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法恐後奉使者為國家
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
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
授郎將而已由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
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
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

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
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為邊境此
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
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
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
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
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
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仍
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
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太傅謚曰安簡
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侔

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千五百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
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
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
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
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苑鑿山股泉
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奏朝請貴盛爲一時冠
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皦察較斡富賦相民利病
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云

名宦傳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以忤盧杞遷嶺南節度
使開大衢疏析廛閈以息火災朱崖黎氏三世保
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
右見嶺南志

通典本傳

杜氏通典卷第一

唐岐國公尚書右丞前嶺南節度使京兆杜佑君卿纂
明文林郎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建安王德溢楷中校
奉議大夫廣東按察提督學校僉事秀水吳鵬萬里同校

食貨

一田制上　二田制下水利田屯田　三鄉黨土斷版籍並附
四賦稅上　五賦稅中　六賦稅下
七歷代盛衰戶口丁中　八錢幣上　九錢幣下
十漕運鹽鐵　十一鬻爵榷酤算緡雜稅平準均輸　十二輕重

食貨一

田制上　周　秦　漢　後漢　晉　宋

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
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
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
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井邑
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
孝公用商鞅計乃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
兼并踰僭興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爲隱覈在乎
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
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
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
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

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已是專地也欲無流竄不亦難乎

前法制簡畧不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其分別疆理所在具州郡編)兾州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中中(第五)兖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三)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泉地溼)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閒定墾者冊不存無以詳焉○周文王在岐(今扶風郡岐山縣)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

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鄭玄曰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眾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于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

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字因取名焉謂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九賦及軍役也)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

之（以知其所宜之事授農牧衡虞使職之）所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
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
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
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彊
地（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園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者致仕之家所受之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職貢取正於是耳）民
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

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
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與別）
（家佃以均爲率）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
受田如比（比例也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口田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
陵淳鹵之地（淳盡也澤鹵之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爲差（磽確
瘠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
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勉勵之令任事）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
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

貧（三晉韓趙魏三卿今河東道之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
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
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
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
強天下無敵○漢孝文帝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
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
背本而趨末游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本農桑也末工
商也古人已棄農而趨工商矣其食耒耜者又甚衆也殘謂傷害）漢之爲漢幾四十
年矣（幾近）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言年而無儲積）多即不幸有
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
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今敺人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
轉而緣南畝（言皆趨農作）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感
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夫度田非益寡
而計民未加益（民謂計量）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
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
農者蕃（蕃多也）爲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靡讀曰糜）六畜之
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竹仲反）其與丞
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
遠思無有所隱也鼂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
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食讀曰飼）爲開其資財之
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

史116-077

瘠者，（瘠謂人饑相棄捐也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再加以逐末，心愈熾矣。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苟無風寒不求靡麗）饑之於食，不待甘旨；（旨美也）饑寒至身，不顧廉恥。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本值千金者賣得五百）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

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問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地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草稠曰薦，深草曰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

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宿麥謂苗經冬）仲舒又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甽，（甽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併兩耜而耕）廣尺深

天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
中（播布也種謂穀子）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耨鉏也）因隤其土
以附苗根（隤謂下之音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音擬）
（小雅甫田之詩儗儗盛貌耔音子）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
耨輒附根比（必寐反）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
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
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畮於古為十二頃古
百步為畮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畮古千二百畮則得今五頃也）用耦犂二牛三人一
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甽者音莫幹反）善者倍
之（善為甽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
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

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
（為法意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趨讀曰趨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
令光教過以人輓犂（輓音晚引也史失光姓）過奏光以為丞教
民相與庸輓犂（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
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
其宮壖（而緣反）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壖餘地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
也諸緣河壖地廟垣壖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閒而無事因令於壖地為田）課得穀皆多
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
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
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
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孝

宣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
假公田貸種食（種五穀種）孝元初元年以三輔太常郡
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
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
百姓勠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
今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召證按興不急之事以妨
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
之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
幷者類此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夫洪範八
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
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

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
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
乃亦有秋其勗之哉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
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
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
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
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
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
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
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
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

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
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
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須待也）遂寢
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
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
蓋紀漢盛時之數（按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
四十六步有奇）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富
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壞
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
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
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

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
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於是農
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
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
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
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
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
人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
能行也莽知人怨乃以許賣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
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纔一二光武建武十
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

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順帝建
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
五十六畝九十四步（按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九每戶合得田七
十畝有奇）荀悅論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田租且
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
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太半官
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
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
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
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哀帝時
乃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

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眾之時
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田
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
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
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
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
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
紀綱大略其致一也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
地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變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
差貧者無所企慕始暴秦隳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
紀綱而乃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

侯寡婦清以攻丹殖業禮以國賓於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戶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踦嶇無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孥為之服役故富者席餘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踧歷代為虜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故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兖冀（後漢青州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高密平原等郡地徐州今東海琅琊彭城臨淮廣陵等郡地兖州今陳留靈昌濮陽東平濟陽濟陰魯等郡地冀州今魏郡鄴郡鉅鹿清河常山趙郡博陵信都景城等郡地）人

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涼州今安定彭原之北天水隴西並其地幽州今上谷范陽之北東至遼東並其地）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為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群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隴西今隴西天水金城會寧安鄉等郡地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涼靈武五原等郡地西河今銀川新秦州河昌化等郡地上郡今延安咸寧洛交中部等郡地會稽今浙江東晉陵郡以東直至信安永嘉郡地）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

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非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巡幸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

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量給官品以為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具賦稅上篇）○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熂（許氣反）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

山澤強盜律論贓一貫以下皆棄市爾以壬辰之制
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
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
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熂爈（反）（力居）種竹木薪果
為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七由反）（即移反）恒加工修作
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
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
頃五十畝第九品與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
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
得有犯禁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咸
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

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鄮（莫侯反）鄞三縣墾開湖田
（餘姚今會稽郡縣鄞則今餘姚郡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
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
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
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
未易遂廢之疇方剪荊棘率課窮之其事彌難貲徙
粗立徐行無曉帝違衆議從之並成良業後魏明帝
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
者就食山東勅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
勤勤則不匱凡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縗教行

三農生殖九穀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滋息
太武帝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
牛家以人牛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
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於
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
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
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
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太半今東作既興人
須肄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
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
利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人畫野經國大式邑地

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
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
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人或
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
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
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
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
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
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
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
其經界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

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
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
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
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
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
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
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
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役則還
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
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
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

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
畝依法課蒔榆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
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
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
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
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
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
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癃
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
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
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

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
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
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
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
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
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
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
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
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
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
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

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
地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
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

杜氏通典卷第二　終

食貨二 田制下 水利田 屯田

田制下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大魏晉年代久遠次移分析或未易知以此要有辭釋近代制置今多因舊覽不暇繁叙他皆類此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或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

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人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蹔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賣買遷鄴之始濫職衆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曾遙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比武平已後橫賜諸貴及外戚佞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之人不得一壟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匿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剩長買匿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由即便逃走帖賣者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賣買亦無重責貧戶因王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藏走亦有懶惰之人雖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遊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蹔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

走雖有還名終不肯往正由縣聽其賣帖園田故也
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
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請以富家牛
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宋世良傳】○後周文帝
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
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
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
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
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
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
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

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
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
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隋開皇中戶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墾之數每戶合墾田二頃餘也】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
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
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方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鄕每
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
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戶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之非實】○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
廣百步長一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自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爲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其令文耳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在纂錄不可悉載但取其朝夕要切與易】

【補詳始也事不成】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
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
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
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疾廢疾
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
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
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倍給】
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
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
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
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

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五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
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
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
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
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
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
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
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勝進
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
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
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

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即解免不盡者隨所降品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賸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

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所在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所領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田之處疋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　不追減

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并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府州縣兼折衝府鎮戍關津岳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

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纔有百餘萬頃）

水利田（秦　漢　後漢　魏　東晉　宋　後魏　大唐）

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

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為賊所頭之）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木實曰果草實曰蓏所食之菜畦區也）殖於疆場至曾孫襄王以史起為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郎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舄鹵斥鹵也）（鹵鹹鹵也謂鹹鹵之地言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渠）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步浪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

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閼讀與淤同）○秦平天下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部朋反）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湔（音箭）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巡行表記之）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

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既分陰蒲坂下（皮氏今龍門縣地屬絳郡汾陰今寶鼎縣地蒲坂今河東縣地並屬河東郡）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府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即今馮翊縣）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重泉今在馮翊郡界今有莊熊羆之所穿渠）郎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音澄）引洛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即今郡之澄城縣商顏今馮翊縣界）岸善崩（洛水岸）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

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下流曰頹）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閒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澤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鄭國之溉灌者仰謂上向）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

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約令郡為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平徭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俱得水之利）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此時無公爵蓋相呼尊老之稱也）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谷口今雲陽縣冶谷是）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也）舉鍤為雲決渠為雨（鍤鍬也）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水停於泥可以當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為堤傍開

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玉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其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今壽春郡安豐縣界）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一十里灌田九千餘頃至今人獲其利○晉武帝咸寧元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當陽侯杜元凱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并

損下田所在渟汙高地皆多磽埆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夏秋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為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為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氾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及荊河州東界（兗州東界今濟陽濟陰東平魯郡之間荊河州東界今汝南汝陰譙郡之間也）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日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於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杜君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戶口日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

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不可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荊河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瓮溢大為災害臣以為宜發明詔勑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堰溝渠當有所補塞者比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為部分列上須冬間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而論特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

○東晉張闓（音開）為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

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今丹陽郡丹陽縣界）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乃徵入拜大司農。○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荆河刺史，鎮壽陽（今壽春郡）。于時土境荒毁，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淠（匹詣反）水入陂（淠水名，在汝南），伐木開榛，水得通注，由是遂豐稔。○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今靈武郡。富平，今迴樂縣）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跡。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

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侵射，往往崩頹。渠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得，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

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毁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飢餒。延儁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大唐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費水，渠流梗澀，止溉一萬許頃。請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堪為水

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溉灌，濟沃災旱，應大利於人。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眾，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為碾磑（碾，足展反。磑，五對反）用水，洩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至大曆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屯田（漢　魏　晉　東晉　齊　後魏　北齊　[illegible]　隋　大唐）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徒釣反）故吏將（子亮反）屯田張掖郡。（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為職官者。令其部率習戰射士於張掖為屯也。）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屯田兵以待其弊

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浩音誥亹音門今廣武郡地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二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理湟（音皇）陿（音狹）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疋也）爲田者遊兵以充入京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其萬人留田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魏武帝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

於許下（今潁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及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將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芳鄙反）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

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秥之始至也軍
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
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邵信臣遺跡邵信
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為荊州所統激用滍音蚩淯音育諸水
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
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
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寔為險固
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
夏水楊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也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
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

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
佃即以為廩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
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
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
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
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
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
賦役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
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屯田于
東陽之石鼈亦在今臨淮郡界公私利之。齊高帝勑垣崇
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如刁營田自然能平殄虜寇

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
宜勉之。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
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
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
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幷征
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食足矣帝覽而
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也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
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
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
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

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
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
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
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
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
城以北大興屯田。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
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
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
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
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
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

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揀所收斛斗等級爲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準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準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古謝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杜氏通典卷第二

杜氏通典卷第三

食貨三

鄉黨（土斷 版籍 并附）周 北齊 宋 隋 大唐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凌之路塞親則鬬訟之心弭既收之於邑故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夫始分之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玄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人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作管反）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

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
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
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鄭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
耳遂之軍法追胥其徒役如六鄉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
行禮而視化焉夫均其田疇則生產平統之於鄉閭則其事易家於鄉遂則其戶可詳五人則
爲伍則人之衆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國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後王室中
衰井田廢壞不足以紀人之衆寡宣王是以料人于太原由茲遺失之齊桓公用管仲
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
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
無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
備追之憂故王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

國郊內則以五家爲軌軌十爲里里四爲連連十爲
鄉鄉五爲師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師郊外則三十家
爲邑邑十爲卒卒十爲鄉鄉三爲縣縣十爲屬屬有
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以寓軍政焉而齊
遂霸劉徐偉長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
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先王周
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
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
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
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
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illegible]

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
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
重之也如是今之爲政者未之知恤已也譬猶無田
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
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
鄰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
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
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偽端並
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
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
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

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東晉
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孝武時范
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
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隴墳柏皆
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
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
有桑梓之懷丁役之處斯誠并兼之所執而非通理
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
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適燕見褒
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
今而獨不可帝善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緣人

后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禮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
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
富強兼并於是爲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
關中即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擾
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算人
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綏理猶
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爲深庚
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
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不
修王化所以未純人瘼所以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
理夫人情滞常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爲桑梓者

誠以生爲敬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
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
跨黃河撫九江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
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
州人居晉陵者不在斷限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
宋孝武大明中王玄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今襄陽漢東等郡地也○齊高帝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
國之理端自頃氓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
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版停私而云
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
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
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
何科算能革斯弊也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
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
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
崇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時屬休明服道
修身故耳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
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
得知方却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姦姦彌深而却彌
多賂逾厚而答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
等九郡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
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郡倍

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人情法既
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
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切令明洗然後上州
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
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勳者衆其
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庾
亮就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
錄物之懷思無代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有改
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
髮便謂爲道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
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競反爲理

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納
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
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
咨帝乃詔曰既往之愆不足追究自宋昇明以前皆
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加
其罰○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黃籍不
上尚書令沈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
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于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
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嘉中以來以
為宜檢之日即事所須故也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
人曹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

經懷狗牽鼠齧雨濕沾爛解散于地又無扃縢此籍
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　　嘉二十
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姦偽互起
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
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
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爵隨意高
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
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
在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
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
不與長曆相應如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

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為眼力詳
求巧偽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
人分為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却同堂從
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而
不却不須却而却所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
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牣府既難領理交興人怨於
是悉聽復注並停洗却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
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
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偽景平以前既
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尚多宜
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

為晉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切心留意則還復散失
矣不識背衛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
曾莫非巧偽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為益實
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
入籍既重寶不可專委群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
直都應共監視檢籍皆於郎都目前並加掌置私寫
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為巧偽
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門致令公私闕之
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為左人郎左
人尚書專共校勘所貴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元初
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

條其巧拙下所在糾罰帝以爲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承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簿狀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爲八十卷東南諸族則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後魏初不立三長

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矣孝文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以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曰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其黨長取鄉人强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取役征戍餘若人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

使於事爲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北齊令人居十家爲鄰比五十家爲閭百家爲族黨一黨之內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十有四人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

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時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曰昔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秦氏失馭競起爲亂及漢高徙諸大姓齊田楚景之輩以實關中蓋所以强本弱末之計也文宣之代政令嚴猛羊畢諸豪頗被徙逐至若瀛冀諸劉淸河張宋幷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亦宗近將萬室烟火連接比屋而居獻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應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幾爲大患有同劉元海石勒之衆也凡種類不同心意亦異若遇間隙先爲亂階時宋世良獻書以爲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齊代腹心請令散

配郡國無士族之處給地爲人一則令其就汶士宦
全其門戶二則分其氣勢使無異圖文宣不納數年
之後乃濫殺諸元與其酷暴誅夷未若防其萌漸分
隷諸郡○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爲保保五爲閭
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正比族
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
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
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吏部
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
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
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卽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

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勑內外群官就東宮
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
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令纔出其可
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
諸道巡省使還竝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
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賂乃廢之○大唐令諸戶以
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每里置正
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
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
門管鑰督察姦非竝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
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

如滿十家者隷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爲九
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
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儀鳳二年二月勑自今以後省黃籍及州縣籍也）
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幹者
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
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竝通取十八以上中男
殘疾等充

杜氏通典卷第三 終

杜氏通典卷第四

食貨四

賦稅上 陶唐 虞 夏 殷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古之有天下者未嘗直取之於人其所以制賦稅者
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入稅以供郊廟社稷
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賜予
也言人君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耳其工商雖
有技巧之作行販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本蓋欲抑
損之義也古者宅不毛有里布地不耕有屋粟人無
職事出夫家之征言宅不毛者出一里二十五家之
布田不耕者出三家之稅粟人雖有閒無職事猶出

夫稅家稅夫稅者謂田畝之稅家稅者謂出士徒車
輦給徭役也蓋皆罰其惰務令歸農是故歷代至今
猶計田取租稅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是故歷
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日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為名既
免其役日收庸絹三尺其當六丈更調二丈則每丁
當兩丁矣夫調者猶存古井田調發兵車名耳此
豈有斂人之財者乎什一者天下之正中多乎則大
桀小桀寡乎則大貊小貊故什一行而頌聲作二不
足而碩鼠興古之聖王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何必積
於人無藏府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故鉅橋盈而
殷喪成皐溢而秦亡記曰人散則財聚財散則人聚

此之謂也漢武攘四夷平百越邊用益廣杼軸其空
於是置平糴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開鬻爵設榷酤
收算緡納雜稅更造錢幣蓄貨長財雖經費獲濟而
下無聊矣夫文繁則質衰末盈則本虧反散淳朴之
風導成貪功之行是以惡其啓端也賢良文學辨論
甚詳然處昇平之代是古則理高居多務之時非今
則事闕一減一否故粲存焉陶唐制冀州厥賦惟上
上錯孔安國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兗州厥賦貞
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州相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
之篚而貢青州厥賦中上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細錯
雜非一種岱畎絲枲鉛松怪石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皆貢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弦徐州厥賦中中第五厥
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
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泗水涯水中見石可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
明二物揚州厥賦下上上錯賦第七雜出第六厥貢惟金三
品金銀銅瑤琨篠簜瑤琨皆美玉篠竹箭簜大竹齒革羽毛惟木齒象
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厥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厥包橘柚錫
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荊州厥賦上下第三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幹柘也柏葉松身礪砥砮
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包匭菁茅匭匣也

（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厥篚玄纁璣組（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組綬類）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豫州厥賦錯上中（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纊細綿）錫貢磬錯（治玉石曰錯治磬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也）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雍州厥賦中下（第六）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爲天子服治田）百里賦納總（禾藁曰總供飼國馬）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藁也服藁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粗者多）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百里采（供王事不主）二百里

男邦（男任也）三百里諸侯（同爲王者斥候）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者之政教）三百里揆文教（度王者文物而行之）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也）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束以文教）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簡略）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堯命禹理水因別九州遂定貢賦虞舜之化及夏禹革命不聞改作蓋因也）○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爲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爲屬公田藉而不稅（稅猶取也）七十而助（助者藉也借力理公田也）是以其來也寡其供也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巨橋周武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方

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事貢亦枲）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任上材以飾事）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絺纊也）又外曰衛畿其貢財物（龜貝之具）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絲枲）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蕃畿（蕃限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各相去五百里爲限其來朝之歲具儲朝覲滿也）此荒服也（具職官封建篇）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司徒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伍皆征之其捨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鄭玄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捨者謂有復除捨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

關內侯皆復也復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役之簿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征稅也言征者以供國政也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也）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自廛里至遠郊也常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

土以飭財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古草木謂其果蓏之屬)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縗(賞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衣帛也不縗喪不得衣縗也皆所以恥不勸)又因其比隣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爲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井田租也什一謂什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

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武備以供車馬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織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據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古者曷爲什一而藉(據數非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是故聖人制

井田之法而田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也)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據[illegible]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

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什取一時什取二)又問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豈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

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
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尊賢使能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則天下之
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出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
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關譏察異服與語耳不征稅也周禮曰關市之賦司關門之征猶譏王制不譏還汝任以內也文王亦不征也耕者助而不
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從公家理公田不借稅賦君履畝之頒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
願為之氓矣氓民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未代鈔足賦之重故孟子欲使反古寬市之夫里布則人皆樂為之白圭問

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
也萬室之國而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夫貊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孫武曰
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爭能盡其利
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實役
其民用之力故其稅輕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
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
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

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
所附○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
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人之役
盡專於己租稅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
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
徹皆什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
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
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之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
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
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
愁怨遂致潰叛○漢高祖救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

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
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
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
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illegible]以自供[illegible]
之倉府庫也經常也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
辱之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
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illegible]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十五稅
[illegible]六年令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
算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
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人算為謫之也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
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之人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鼂錯上說今

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二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其特亦以倉廩實官之故也孝景帝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舊法二十三此二十更為異制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

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貴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主也故貧常衣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二算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在軍筭之賦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顏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元鳳二年三輔太

常郡得以叔粟當賦大常主諸陵別治與縣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所在郡也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少穀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

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僱人也王莽篡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音皮癃老病者皆負出口算也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佃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加奪其稅役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樹藝謂種不蔬殖也民人浮游無事出夫

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完作縣官衣食之既又分裂
州郡改職作官邊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
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
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愁怨○後漢光武建武中田
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也明帝即位
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
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
之用從之○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
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晉武帝平吳之
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
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

分之一夷人輸賨在公反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不課
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人二
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
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筭田
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
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田
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
又增稅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柳城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日魏晉雖道消之代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將官牛田者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況乎雖賦丁畝穀三斛女子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門閭不閉無相侵盜矣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
十六便課米十六斛五十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
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
或是單迥便自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
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
有深益詔善之也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
輸布四疋

杜氏通典卷第四終

食貨五

賦稅中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隋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貪險崎嶇以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榜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侮折守宰瞻郭覩境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明所督揖撼置若疾衝都邑深村遠里俄刻十催或尺布之逋曲以當疋百錢餘稅且增為千逝云質作上方寄繫東冶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意贓賄無人敢言

貧薄懼悒即生逃竄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恒典人無怨咨子良又啓曰今所在穀價雖和室家飢嗛苦簟又緣纏錢賤駢門裸質而守宰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政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敗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錢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廓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

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違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又啓曰諸賦稅所應納錢不限大小但令所在兼折布帛若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盡令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剏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疋直六百官受則疋准五百所以每欲優人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餘其四人所送者猶依舊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吁庶空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貧不殷國用不阜也

迨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序習以為常因而弗變順之則固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豈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送迎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覈務在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為恒制帝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為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

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
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
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
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
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
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唯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
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
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
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
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
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

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
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
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
鈒（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
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
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
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
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
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
尺（今謂即時）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
月別唯得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

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會王畿理在建康徐州會重鎮理在京口并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各并外官刺史最輕者府參軍品官第六也）丹陽郡吳郡會稽等
郡並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即今郡并外郡最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涼晉康今郡并外郡最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更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為劣則與品秩高下不倫當是其時更以清濁為差耳本史既略不詳焉）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
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
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準其所部文
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
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

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
婿外祿者不給（後魏）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
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紬繭羅縠者甚眾於是雜營
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
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舊令每調一夫一婦帛
一匹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
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
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半
以此為降大率十匹中五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
三匹為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
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

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疋六十尺為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準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縣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十五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户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為官私之祿復滿調外帛增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荊河淮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孝明帝時張普惠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令軌復高祖之舊但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修輕重之說不憚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怨嗟聞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

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利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量度綿布疋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銖之贍未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人樂其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稱以亂視聽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者也今若必復綿麻請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年俸所出以市綿麻亦應小有所贏以供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人惜法如此則高祖世宗之跡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昭布於無窮孰不幸甚此先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糵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眾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二分減一計歲

終省內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
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
借貸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
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
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鎮帝天平
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
十尺爲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
至九錢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役矣齊神
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
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
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齊文襄乃命行

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
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
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
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
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
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脩創宮殿所
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
調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
劾之帝以爲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
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
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

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商齊以有官者令驛使門僕
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
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
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
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
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
水旱墾租皆以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
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
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
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
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

騰踴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指饑饉尤甚
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祿料
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
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後周
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
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
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
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
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
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
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

過家一人百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一疋加綿三兩布一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

隷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旣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代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五月又以

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二年江南又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予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十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

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內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卽位戶口益多庫藏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討高麗飛芻輓粟水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五卷終

杜氏通典卷第六

食貨六

賦稅下 大唐

大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
以明等級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
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
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
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
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
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
四分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

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至九年
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爲九等貞觀二
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
升其粟麥稉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
徽五年二月勑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
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武太
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
稅戶（至大曆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于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并寄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加稅諸道將士求比斷之類也上上戶四千文等料也百至下中七百下下戶至於五百）開元八年二月制曰頃者以庸調無憑好
惡須准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
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
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爲疋者理甚
不然闊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
時已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
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者奏聞二十二
年五月勑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
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幕士并諸色同類
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以上任此免役
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
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並
隨鄉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絁者

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爲疋布爲端綿爲屯
麻爲綟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
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
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准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爲疋布五丈爲端綿六兩爲屯絲五兩爲絢麻三斤爲綟）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絁布
參半（絁絹各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又勑關內諸州庸調資課
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
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
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元
年正月赦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爲規避
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

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孝者免差科。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據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量度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

私用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是軍國所須，庫藏見無者，錄狀奏聞，不得便即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內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其運腳出庸調之家，任和雇送達。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准州土收穫早晚，斟量路程險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穫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若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冬月水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運送，五月三十日內納完。）其輸本州者，十二月三十日內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

拘此限。即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並却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月日據徵。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得更移。諸沒落外蕃

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戶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役日少者，見役日折免。）通正役並不得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十日庸也。）天寶三年制：每歲庸調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單貧交不存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白直課錢，但計數多少，同科錢加稅充用，即應差丁充日直並停。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

萬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大約高等少下等多今一例爲八等以下戶計之其八等戶所稅四百五十二九等戶則二百二十二今通以二百五十爲率自七載至十四載六七年閒與此大數或多少加減不同所言以約他皆類此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西漢每戶所墾田不過七十畝今亦準此約計數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疋每丁計兩疋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每丁三兩六兩爲屯則兩丁合成一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每丁兩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萬餘端每丁兩端一丈五尺十丁則二十三端也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大約八等以下戶計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則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爲率二百

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諸色資課及勾剝所獲不在其中據天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屯疋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計稅錢地稅庸調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餘萬端疋屯其資課及勾剝等當合得四百七十餘萬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兩京庫三百萬迴充米豆供尚食及諸司官廚等料并入京倉四百萬江淮迴造米轉入京充官祿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軍糧及貯備當州倉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千三百萬入西京一百萬入東京千三百萬諸道兵賜及和糴并遠小州便充官料郵驛等費錢則二百餘萬貫百四十萬諸道州官課料及市驛馬六十餘萬添充諸軍州和糴軍糧自開元中及于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其費

糴米粟則三百四十萬疋段朔方河西各八十萬隴右百萬伊西北庭八萬安西十二萬河東節度及羣牧使各四十萬給衣則五百二十萬朔方百二十萬隴右百五十萬河西百萬伊西北庭四十萬安西五十萬河東節度四十萬郡牧五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八十萬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七十萬大凡二千二百六十萬開元以前每歲邊夷戎所用不過二百萬貫自後經費日廣以至於此而錫賚之費此不與焉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迴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尚書省度支總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至德乾元之際置度支使永泰之後度支罷使置轉運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於內建中初又罷轉運使復歸度支分命黜陟使往諸道收戶口及錢穀名數每歲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外費天下諸郡每

年常貢按令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準絹爲價多不得過五十疋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恒在於斯矣其有加於此數者蓋修令後續配亦折租賦不別徵科

京兆府貢葵草席酸棗仁地骨白皮

華陰郡貢鷂子十聯烏鷂五聯茯苓三十八斤細辛四斤伏神三十八斤今華州

馮翊郡貢白蒙皺紋皮三十一領今同州

扶風郡貢龍鬚席十領今岐州

新平郡貢剪刀十具蛇膽十斤蓽豆五白人筋二十具今邠州

安定郡貢龍鬚席十領今涇州

彭原郡貢五色龍鬚席十領茺蔚菴閭子亭長假蘇荊芥今寧州

汧陽郡貢龍鬚席六領今隴州

中部郡貢龍鬚席六領今坊州

洛交郡貢龍鬚席六領 今鄜州
朔方郡貢白氈十領 今夏州
安化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慶州
靈武郡貢鹿角膠 白鵰翎 今靈州 代赭 花蓯蓉
榆林郡貢青鹿角兩具 徐長卿十斤 赤芍藥十斤 今勝州
延安郡貢麝香三十顆 今延州
咸寧郡貢麝香十顆 今丹州
銀川郡貢女稽布五端 今銀州
平涼郡貢九尺白氈十領 今原州
九原郡貢野馬胯皮二十一片 白麥 印鹽 今豐州
會寧郡貢駝毛褐兩段 今會州

五原郡貢鹽山四十顆 今鹽州
新秦郡貢青地鹿角一具 麝角三十具 今麟州
單于都護府貢野馬胯皮十一片
安北都護府貢野馬胯皮二十一片
太原府貢銅鏡兩面 甘草三十斤 礬石三十斤 龍骨三十斤 蒲萄 粉屑 柏子仁
上黨郡貢人參三百小兩 墨二挺 今潞州
河東郡貢紋絹四匹 龍骨二十斤 棗八千 鳳棲梨三千五百顆 今蒲州
絳郡貢梁米二十石 墨千四百七十挺 白縠五百疋 梨三千顆 今絳州
平陽郡貢蠟燭二十斤 今晉州
西河郡貢龍鬚席十領 石膏五十斤 消石五十斤 今汾州
弘農郡貢麝香十顆 今虢州

高平郡貢白石英五十小兩 人參三十兩 今澤州
大寧郡貢胡女布五端 今隰州
昌化郡貢胡女布五端 今石州
文城郡貢蠟二百斤 今慈州
陽城郡貢龍鬚席六領 今沁州
定襄郡貢豹尾十枚 今忻州
樂平郡貢人參三十兩 今儀州
雁門郡貢白鵰翎五具 熊鞹一十兩 麝香二十兩 今代州
樓煩郡貢麝香十顆 今嵐州
安邊郡貢松子一石 今蔚州
馬邑郡貢白鵰翎五具 今朔州

河南府貢瓷器十五事
陝郡貢柏子仁 瓜蔞根各三十斤 今陝州
陳留郡貢絹二十疋 今汴州
滎陽郡貢絹二十疋 麻黃二十斤 今鄭州
臨汝郡貢絁二十疋 今汝州
睢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宋州
靈昌郡貢綾二十疋 並方文 今滑州
潁川郡貢絁十疋 藥心席六領 今許州
譙郡貢絹二十疋 今亳州
濮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濮州
濟陰郡貢菟絲子二十斤 絹二十疋 今曹州

北海郡貢紫[illegible]石 仙紋綾十疋 今青州

淮陽郡貢絹十疋 今陳州

汝南郡貢雙距綾十疋 今豫州

東平郡貢絹二十疋 今鄆州

臨淄郡貢絲葛十五疋 今齊州

淄川郡貢防風五十斤 理石五十斤 今淄州

魯郡貢花綾十疋 紫石英二十五兩 今兗州

彭城郡貢絹二十疋 今徐州

臨淮郡貢絹二十疋 貲布十疋 今泗州

汝陰郡貢絁二十疋 今潁州

東海郡貢楚布十疋 今海州

濟陽郡貢阿膠二百小斤 鹿角膠三十小斤 今濟州

琅琊郡貢紫石英二十兩 今沂州

高密郡貢賁布十端 牛黃一斤 海蛤二十斤 今密州

東牟郡貢牛黃百二十八銖 水葱席六領 今牟州

范陽郡貢綾二十疋 今幽州

河內郡貢平紬十疋 今懷州

魏郡貢白綿紬八疋 白平紬八疋 今魏州

汲郡貢綿三百兩 今衛州

鄴郡貢紗十疋 胡粉百[illegible] 鳳翮席六領 今相州

廣平郡貢平紬十疋 今洺州

清河郡貢氈十領 今貝州

信都郡貢絹二十疋 綿二十屯 今冀州

平原郡貢絹三十疋 今德州

饒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深州

河間郡貢絹三十疋 今瀛州

東萊郡貢牛黃百二十二兩 今萊州

景城郡貢細[illegible]四領 細柳箱八十合 鸛翮[illegible]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三百五十挺 今滄州

常山郡貢梨大[illegible]顆 羅二十疋 今恒州

博陵郡貢細綾千一百七十疋 兩窠細綾十五疋 瑞綾二百五十五疋 大獨窠綾二十五疋 獨窠綾十疋 今定州

趙郡貢絹五十疋 今趙州

鉅鹿郡貢絲布十疋 今邢州

博平郡貢絁十疋 今博州

文安郡貢綿十疋 今莫州

上谷郡貢墨二百挺 今易州

樂安郡貢絹十疋 今棣州

北平郡貢蔓荊子四斤 今平州

密雲郡貢人參五斤 今檀州

嬀川郡貢麝香十顆 今嬀州

漁陽郡貢鹿角膠十斤 今薊州

柳城郡貢麝香十顆 今營州

歸德郡貢豺尾三枚 今燕州

安東都護府貢人參五斤

武威郡貢野馬皮五張　白小麥十石今涼州
天水郡貢龍鬚席六領　芎藭四十斤今秦州
安西都護府貢碙砂五十斤緋氈五領
北庭都護府貢陰牙角五隻　速霍角十隻阿魏截根二十斤
交河郡貢氎布十端今西州
晉昌郡貢草豉子　野馬皮　黃礬絳礬　胡桐淚　今瓜州
西平郡貢牸牛角十隻今鄯州
隴西郡貢麝香十顆　秦艽今渭州
燉煌郡貢棊子三十具　石膏今沙州
酒泉郡貢肉蓯蓉二十斤　柏脈二十斤野馬皮兩張　今肅州
金城郡貢麝香十顆今蘭州　[illegible][illegible]鼠六頭

安鄉郡貢麝香二十顆今河州
同谷郡貢蠟燭一[illegible]今成州
和政郡貢龍鬚席六領並青黃色今岷州
武都郡貢蠟燭十條　蜜蠟羚羊角今武州
臨洮郡貢麝香十顆今洮州
懷道郡貢麩金十兩今宕州　散金十兩
寧塞郡貢麩金六兩　大黃戎鹽今廓州
合川郡貢麝香二十顆今疊州
張掖郡貢野馬皮十張　枸杞子六斗葉一十斤　今甘州
伊吾郡貢陰牙角五隻　胡桐淚二十五斤今伊州
廣陵郡貢蕃客錦袍十領　錦被五十張　半臂[illegible]百段　新加錦袍二百領　青銅鏡十面

[illegible]錦[illegible]領　獨窠細綾十疋　[illegible]
汁　鍛[illegible]一斤　菟絲子一斤　[illegible]
五斤　空青三兩　造水牛皮甲千領并
今揚州

安陸郡貢青紵十五疋今安州
弋陽郡貢葛十疋　生石斛六十斤今光州
義陽郡貢葛十疋今申州
廬江郡貢絲布十疋　石斛六十斤今廬州
蘄春郡貢白紵布十五端　烏蛇脯今蘄州
同安郡貢蠟五十斤　石斛六十今舒州
歷陽郡貢麻布十疋今和州
鍾離郡貢絲布十疋今濠州
壽春郡貢絲布十疋　生石斛五十斤今壽州

齊安郡貢紫[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蟲二斤今黃州
淮陰郡貢貲布七疋今楚州
漢陽郡貢紵布十疋今沔州
江陵郡貢白方紋綾二十疋　橘皮九十斤貝母十斤　梔子五斤　覆盆子三斤烏梅肉十斤　石龍芮一斤今荊州
永陽郡貢紵布十五疋今滁州
襄陽郡貢五盛碎石文庫路真二十具　十盛花庫路真二具今襄州
南陽郡貢絲布十疋今鄧州
淮安郡貢絹布十疋今唐州
上洛郡貢麝香三十顆今商州
安康郡貢麩金五兩　乾漆六斤　杜仲二十斤枳殼十斤　黃蘗六斤　枳實六斤

枳殼十四斤　茶芽一斤　椒子一石　雷丸五兩　今金州
武當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均州
房陵郡貢麝香二十顆　鍾乳　石膏　蒼礬石　今房州
漢東郡貢綾十疋　葛五疋　覆盆子　今隋州
南浦郡貢金五兩　今萬州
澧陽郡貢柑子四百顆　橘子七百顆　龜子綾十疋　五入簟四領　[illegible]一斤　蜀漆一斤　今澧州
雲安郡貢蠟百斤　今夔州
竟陵郡貢白紵布一端　今復州
武陵郡貢紵練布十端　今朗州
夷陵郡貢茶二百五十斤　柑子二千顆　五加皮二斤　蠟百斤　杜若二斤　芒硝四十斤　碧仁二斤　今峽州

南賓郡貢蘇薰席四領　綿紬五疋　今忠州
富水郡貢白紵布十端　今郢州
巴東郡貢蠟二十斤　今歸州
漢中郡貢紅花百斤　臙脂一斤　今梁州
通川郡貢綿紬三疋　蜂香五斤　藥子二百顆　今通州
順政郡貢蠟六十斤　今興州
巴川郡貢杜仲皮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合州
青化郡貢綿紬十疋　今巴州
洋川郡貢白揚十疋　今洋州
河池郡貢蠟[illegible]斤　今鳳州

益昌郡貢絲布十疋　今利州
咸安郡貢綿紬十疋　今蓬州
盛山郡貢蠟四十斤　車前子一斤　今開州
始寧郡貢綿紬十疋　今壁州
南平郡貢葛五疋　今渝州
符陽郡貢蠟五十斤　藥子二百顆　今集州
潾山郡貢綿紬十疋　買子木十斤子一升　今渠州
丹陽郡貢方文綾七疋　水紋綾八疋　今潤州
晉陵郡貢細紵布十疋　今常州
吳郡貢細葛十疋　白石脂三十斤　蛇床子仁三升　鯔魚皮三十頭　鮫魚鮨五十頭　[illegible]七斤　肚魚四十瓶　春子五升　[illegible]三百段　今蘇州

餘杭郡貢白編綾十疋　橘子二千顆　蜜薑十石　今杭州
會稽郡貢朱砂十兩　吳綾二疋　交梭十疋　經調子十石　今越州
餘姚郡貢附子石　今明州
東陽郡貢紙六千張　綿六百兩　葛粉二十石　今婺州
新定郡貢交梭二十疋　竹簟一合　今睦州
信安郡貢綿百屯　紙六千張　今衢州
吳興郡貢紵布三十端　今湖州
臨海郡貢鮫魚皮百張　乾薑百斤　乳柑六斤　金漆五升三合　今台州
永嘉郡貢鮫魚皮三十張　今溫州
新安郡貢紵布十五端　竹簟一合　今歙州
長樂郡貢蕉二一疋　海蛤一斤　今福州

清源郡貢綿二百兩今泉州
建安郡貢蕉二十疋 練一疋今建州
臨汀郡貢蠟燭二十條今汀州
漳浦郡貢鮫魚皮二十張 甲香五斤今漳州
潮陽郡貢蕉十疋 蚺蛇膽十枚 鮫魚皮十張 甲香五斤 石井 砂石 水馬今潮州
宣城郡貢白紵布十疋今宣州
豫章郡貢葛十五疋 竹子六千枚今洪州
鄱陽郡貢麩金十兩 簟一合今饒州
長沙郡貢葛十五疋今潭州
南康郡貢竹布十疋今虔州
零陵郡貢葛十疋 石燕二百枚今永州

臨川郡貢葛布十疋 竹簟[illegible]今撫州
桂陽郡貢白紵布十疋今郴州
廬陵郡貢白紵布二十端 陟釐十斤今吉州
潯陽郡貢葛十疋 生石斛十斤今江州
江華郡貢零陵香百斤 白布十端今道州
衡陽郡貢麩金十四兩今衡州
江夏郡貢銀五十兩今鄂州
宜春郡貢白紵布十疋今袁州
巴陵郡貢白紵布十疋今岳州
邵陽郡貢銀二十兩今邵州
蜀郡貢單絲羅二十疋 高紵衫段二十疋今益州

唐安郡貢羅二十疋今蜀州
濛陽郡貢交梭二十疋今彭州
德陽郡貢綢布十疋 紵布十疋今漢州
通義郡貢麩金八兩 柑子不限多少今眉州
梓桐郡貢綾十六疋今梓州
巴西郡貢雙紃二十疋今綿州
普安郡貢絲布十疋 蘇薰席六領今劍州
閬中郡貢重蓮綾二十疋今閬州
資陽郡貢麩金七兩 柑子不限多少今資州
臨邛郡貢絲布十疋今邛州
通化郡貢麝香六十顆 麝香十枚 麝香十枚今茂州
交川郡貢麝香三十顆 當歸七斤 羌活五斤 野狐尾五枚今松州

越巂郡貢絲布十疋 進刀子靶六十枚今巂州
南溪郡貢葛十疋 六月進荔枝煎今戎州
遂寧郡貢樗蒲綾十五疋 乾天門冬百一十斤今遂州
南充郡貢絲布十疋今果州
仁壽郡貢細葛五疋今陵州
犍為郡貢麩金十兩今嘉州
盧山郡貢金 落雁木今雅州
瀘川郡貢葛十疋今瀘州
陽安郡貢綿紬十疋 利子不限多少今簡州
安岳郡貢葛十疋 天門冬煎四升今普州
洪源郡貢蜀椒一石今當州

陰平郡（今文州）貢麝香二十顆、白蜜一石
同昌郡（今扶州）貢麝香十顆
油江郡（今龍州）貢麩金六兩、羚羊角六具
臨翼郡（今翼州）貢麝香十顆、犛牛尾五斤、當歸十斤
歸城郡（今悉州）貢麝香六顆、犛牛尾五斤、當歸八斤
靜川郡（今靜州）貢麝香六顆、犛牛尾五斤、當歸十斤、羌活十斤
恭化郡（今恭州）貢麝香二十顆、犛牛尾十斤、當歸十斤
維川郡（今維州）貢麝香二十顆、犛牛尾十斤
和義郡（今榮州）貢斑布六疋
雲山郡（今奉州）貢麝香十顆、犛牛尾十斤
蓬山郡（今柘州）貢麝香十顆、當歸十斤、羌活十斤

黔中郡（今黔州）貢朱砂十斤
盧溪郡（今辰州）貢光明砂四斤
靈溪郡（今溪州）貢朱砂十斤、茶芽一百斤
潭陽郡（今巫州）貢犀角八兩
盧陽郡（今錦州）貢光明砂一斤
清江郡（今施州）貢黃連十斤、蠟十斤、藥子二百顆
涪陵郡（今涪州）貢連頭獠布十疋
寧夷郡（今思州）貢蠟五十斤
義泉郡（今夷州）貢蠟燭十條
龍溪郡（今業州）貢蠟二十斤
南川郡（今南州）貢布五端

南海郡貢生沉香七十斤、甲香二十斤、石斛二十斤、鼊皮三十斤、蚺蛇膽五枚、詹糖香二十五斤、藤簟二合、竹簟五領（今廣州）
始安郡（今桂州）貢銀百兩
安南都護府貢蕉十端、檳榔二千顆、魚皮二十斤、蚺蛇膽二十枚、翠毛二百合
普寧郡（今容州）貢朱砂二十斤、水銀二十斤
始興郡貢鍾乳二十斤、水銀二十斤、竹子布十五疋、石斛二十斤（今韶州）
臨賀郡（今賀州）貢銀二十兩
連山郡（今連州）貢紵布十疋、鍾乳十兩
高要郡（今端州）貢銀二十兩
平樂郡（今昭州）貢銀二十兩
新興郡（今新州）貢銀五十兩、蕉五疋

南潘郡（今潘州）貢銀二十兩
陵水郡（今辯州）貢銀二十兩
高涼郡（今高州）貢銀二十兩、蚺蛇膽一枚
海康郡（今雷州）貢絲四疋
臨江郡（今龔州）貢銀二十兩
潯江郡（今潯州）貢銀二十兩
蒙山郡（今蒙州）貢麩金十兩
開江郡（今富州）貢斑布五端
修德郡（今嚴州）貢銀二十兩
臨封郡（今封州）貢銀二十兩、石斛十小斤
南陵郡（今春州）貢銀二十兩、石斛十小斤

招義郡今羅州貢銀二十兩
日南郡今驩州貢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沉香二十斤金薄黃屑四石
定川郡今牢州貢銀二十兩
懷德郡今竇州貢銀二十兩
寧浦郡今橫州貢銀二十兩
象郡今象州貢銀二十兩
開陽郡今龍州貢石斛十斤 第二丁明
感義郡今藤州貢銀二十兩
平琴郡今平琴州貢銀二十兩
合浦郡今廉州貢銀二十兩
連城郡今義州貢銀二十兩

玉山郡貢玳瑁一具鼊皮六十斤翠毛三百合甲香一斤今陸州
寧仁郡今黨州貢銀五十兩
懷澤郡今貴州貢銀二十兩
龍城郡今柳州貢銀二十兩
同陵郡今勤州貢石斛二十斤銀二十兩
海豐郡貢五色藤鏡匣一具蚺蛇膽三枚甲煎二兩鮫魚皮二笭箵一今循州
晉康郡今康州貢銀二十兩
恩平郡今恩州貢銀二十兩
朱崖郡今崖州貢銀二十兩真珠一斤玳瑁一具
萬安郡今萬安州貢銀二十兩
延德郡今振州貢[illegible]

杜氏通典六卷終

杜氏通典卷第七

食貨七 歷代盛衰戶口 丁中

歷代盛衰戶口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三皇以前尚矣厤可得而詳也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故君臣歌德含氣之類各得其宜禹平水土爲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續有二窮孔甲之亂曁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

其後紂作淫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巨橋人庶苦而無憀天下去之○武王致商之罪同有敵于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乃據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穆王荒耄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于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并尚有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更相

征伐奔丈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于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殘人詐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衛雖得存不絕如綫（音線）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踰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沒相踵於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

不過三十餘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孝文偃武脩文與人休息嘗欲作露臺召工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恐羞之乃止孝景承平賦役減省三十而稅一人人自愛每有詔命須下鄉閭垂白戴老扶疾策杖以聽之思一見太平至武帝元狩中六十餘年人衆大增太倉之粟紅腐而不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校孝武帝乘其資稸乃厲兵馬以攘戎狄廓地遐廣征伐不休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哀痛之詔封丞相富民侯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益（元帝時貢禹上書曰古者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不過百餘匹故時齊王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王服官作工各數千人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疋百姓重困請從省儉帝多采納之）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纔二三○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于孝和人戶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九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靈帝遭黃巾為寇獻帝遇董卓構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

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劉備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孫權赤烏五年有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二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

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
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
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口七百六
十七萬一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二主斯以勤矣後趙石勒據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
在鄴故事魏王部曹公以河內魏汲等十一郡并前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前秦苻堅滅前
燕慕容暐入鄴閱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十九百九十八萬七十九百三十五
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平燕克蜀之後僞代之盛也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
諸路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宋武帝北取南燕
平廣固南燕慕容超廣固即今北海郡西滅後秦平關洛後秦姚弘長河
以南盡爲宋有帝素節儉有司嘗奏東西堂施局脚
牀用銀塗釘帝以爲費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公主出

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之貴文帝勵精聽
人江左數代帝王莫及所以稱元嘉之理比前漢之
文景焉既而國富兵强吏務經略元嘉二十七年後
魏主太武帝以數十萬衆南伐河上屯戍相次覆敗
魏師至瓜步而還宋之財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孝
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
八萬五千五百一○齊氏六王年代短促其戶口未
詳○梁武之初亦稱爲理及精華耗竭貪地邀功侯
景逆亂竟以幽斃元帝慘虐骨肉相殘纔及三年便
至覆滅增籍亦同灰燼戶口不能詳究○陳武帝荊
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內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

隱時稱令主閱其本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
遠事經略吳明徹全軍隻輪不返銳卒利器從此殲
焉至後主滅亡之時隋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
○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
儒明帝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
倍而餘矣按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後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萬
二千八百六十三今云倍而餘者是其盛時則戶有至五百餘萬矣及爾朱之亂政移
臣下或廢或立甚於弈碁遂分爲東西二國皆權臣
擅命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又多散棄今按
僞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其時以戰爭不息唯
河北二十數大郡多千戶以下復通新隋之郡小者戶纔二十口百而已北齊承魏末喪

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
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間亦稱爲
理故其時以爲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及武成後主俱
是僻王至崇國諱改之化一年爲周師所滅有戶三百三
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後
周閔明二帝拱默而已但以弑崩武帝誅戮權臣謂宇
文護方覽庶政躬儉節用考覈名實五六年內平蕩燕
齊滅高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三百五
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隋文帝始以外戚
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儉資費
至於六宮之內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敝隨令補用

非燕享所食不過一肉有司嘗進乾薑用布袋盛帝以為費大加譴責後進香藥復以氈袋盛因笞所司以為後誡其時宇內稱理倉庫盈溢至開皇九年平陳帝親於朱雀門勞師行賞自門外列布帛之積閲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而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後周靜帝末授隋禪有戶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八百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及是纔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萬七千九百三十二承其全實遂恣荒淫登極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

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太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饋運者倍之又逆征數年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身喪國滅實自取之蓋資我唐之速有天下也○大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疋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既多謂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

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七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永徽去大業末三十六年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初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直兩錢麟德二年米每斗直五文咸亨元年京師大雨饑荒米每斗四百錢加以疾

疫死者甚衆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縱造罔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工虛費府庫空竭矣睿宗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臣竊聞永淳之初尹元貞任陝州硤石縣令界內婦人脩路御史彈免之頃年婦人役脩平道路蓋其常也調露之際劉憲任懷州河內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索闕者于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為見幾後人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刻剝為公雖以和市為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民足官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

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撿者補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往年選司從容安閑而以禮數見待頃年選司無復襃衿接引但如仇適估酒耳往年校官交替者必儲蓄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喧競爲隙互執省符紛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自其勇爭以自效頃年差點勸遣逃亡相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弊也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奏曰臣聞毛詩云秉彼蟊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蜮以及蟊賊此並除蝗之義也及蝗既解飛夜必投火臣請切勑所在夜中設火火邊掘大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使分道驅除瘞埋朝臣多言不可玄宗以問崇崇對曰常人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合道而適權者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遂使苗稼總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相噉毛尾今山東蝗蟲所在充滿倘不救其收穫百姓豈免流離事繫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若驅逐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玄宗許之黃門監盧懷愼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籍籍咸以爲殺蟲太多有傷和氣猶可停罷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斷蛇其福乃降趙宣子至賢也恨用其犬孔宣父將聖也

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既救人殺蟲天道固應助順若因此致禍崇請以身當之懷愼更不能答崇令埋瘞之累月方盡其后漸豐熟八年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僞濫朝廷深以爲患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陳便宜奏請檢察僞濫兼逃戶及籍外賸田於是令融充使推勾獲僞勳及諸色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遂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慕容琦丁木張均宋甬王宋詢韋倉薛偏膏黃黔王誘徐楚璧徐鍔裴寬岑希逸逵仲寅景班倩部[illegible]倩元將共置亘汪毛壽丁需衛王忠翼同千里梁盧洽庫狄履溫賈晉李登盛廙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於斯爲盛其後多至顯秩所在檢責田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時陽翟縣尉皇甫憬左拾遺楊相如並上疏陳煩擾不便寬等皆當時才彥使還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憬遂貶爲衢州盈川尉融拜御史中丞融又上言天下所檢責客戶除兩州計會歸本貫以外便令所在編附年限向滿須準居人更令所有優矜即此輩徵俸若徵課稅即目擊未堪又料天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且請從寬鄉有賸田州作法竊計有賸田者減三四十州取其賸田通融支給其賸地者三分請取一分以下其浮戶請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以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并爲造一兩口室宇開巷陌立閭伍

種桑棗蒔園蔬使緩急相助親隣不失丁別量給五十畝以上為私田任其自營種率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為公田共令營種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計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一頃不啻得之計平收一年不減百石便納隨近州縣除役功三十六日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安堵有餘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更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別二十價然後支用計一丁年還出兩丁以上亦與正課不殊則官收其役不為矜縱人緩其稅又得安舒倉廩日殷長久為便其狹鄉無膳地客多者雖此法未該准式許移窄就寬不必要須留

住若寬鄉安置得所人皆悅慕則三兩年後皆可改圖棄地盡作公田狹鄉總移寬處倉儲既益水旱無憂矣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穀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麫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二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寶元年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

萬一千二百七十二自十三載以後安祿山為范陽節度多有進奉駝馬生口不曠旬月郡縣供熟食酒肉草料楊國忠任用之後則與蠻王閤羅鳳結釁發關輔河南京兆人討之去者萬不一全連枷赴役郡縣供食於是當路店肆多藏閉以懼擾亂驢馬車牛悉被虜奪不酬其直數年間因漸減耗十三載京城秋霖米價騰貴出太倉米分為十場出糶其所在川谷泛溢京城坊市墻宇崩壞向盡東京瀍洛交溢隄壞飄損十九坊居人邑屋二十遣京城諸坊人家於門前作泥人長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十月方霽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

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此國家之極盛也按後漢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壽三年凡百二十年有戶千六十七萬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平陳凡十四年然後車書混一甲兵方息至大業二年凡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戚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三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統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漏隱之甚也肅宗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縣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二千一百三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九課戶損三百五十九萬六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課口損五千七十一萬三百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

十二戶至大曆中唯有百二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土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

丁中 漢 晉 宋 北齊 隋 大唐

漢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傅音附傅著也著名籍給公家徭役）○晉武帝平吳後有司奏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宋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強弱不皆稱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劇況値苛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實亦由茲今皇化維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帝從之○北齊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以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頴奏以人間課稅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

月五口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大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神龍元年韋皇后求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從之韋庶人誅後復舊玄宗天寶三載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為之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無課口者為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為不課戶無夫者為寡妻妾餘准舊令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內中男者並聽諸以子孫繼絕應析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即所繼處有母在雖小亦聽析出諸戶欲析出口為戶及首附口為戶者非成丁皆不合析應分者不用此令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貌形狀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于實九年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載亦有團貌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者任追團貌廣德元年制天下百姓二十五成丁五十五老論曰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政康家
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
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
則多養贏而國貧矣
管子曰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者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
其賦役則至浮浪以大賈蓄家之所役屬自收其利也
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
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
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
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財豐俗阜寔
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
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

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
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
自平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
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
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熲睹流冗
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
客被強家收太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
浮客謂避公稅依強豪作佃家也昔漢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漢家或百而稅一可謂至輕矣而豪強占田踰多浮客輸太半之賦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於豪人也不正其本適足以資富強矣高熲設輕稅之法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之盛寔由於斯
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
氏資儲遍於天下人俗康阜熲之力焉功規蕭葛道

亞伊呂近代以來未之有也
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錫賚勳庸並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
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
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
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
三百餘萬
自貞觀以後加五百九十萬其時天下戶都有八百九十餘萬也漢武黷兵人戶減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後至平帝元始二年纔七十餘載有戶千二百二十餘萬大唐百三十餘年中雖時起兵戎都不至減耗而浮浪日衆版圖不收若比量漢時實合有加數約計天下人戶少猶可有千三四百萬矣
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
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
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

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風流相尚奔
競相驅職事委於郡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
建中初天下編甿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
收入公稅增倍而餘
諸道加出百八十萬共得三百二十萬
遂令賦有
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甿皆被
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
舊制百姓供公上計丁定庸調及租其稅戶雖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興以後經費不充於是徵斂多名且無恒數貪吏橫恣因緣為姦法令莫得檢制烝庶不知告訴其丁狡猾者即多規避或假名入仕或託跡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附豪族兼諸色役萬端蠲除鈍劣者即被徵輸困竭日甚建中新令並入兩稅恒額既立加益無由浮浪悉收規避無所
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
多故兵革荐興浮冗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亦以

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衆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徵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諸計道簿帳所收可有二百餘萬戶按歷代戶口多不過五少不過三約計天下除有兵馬多處食鹽是知見在之數若將晉隋舊典制置可得五百萬矣以五百萬戶共出二百五十萬丁執自然各減半矣）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杜氏通典卷七終

杜氏通典卷第八

食貨八

錢幣上（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貨幣之興遠矣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金為幣）周太公立九府圜法周景以母子相權秦用黃金銅錢為上下二幣漢興以為八銖或為莢錢或作白金或作赤仄八銖五分迭廢迭用王莽又設錯刀金銀龜貝凡數十品公孫述始作鐵錢魏文帝穀帛相貿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晉過江後則有鵝眼綖環之別沈郎綖解紐文有風飄水浮之異名自繁雜不能遍舉約微損益可略而言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珠玉厥貨等為用則又苦於荷擔斷裂唯錢但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為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歷代錢貨五銖為中一品獨行實務其要今錢雖微重於古之五銖大小斤兩便於時矣太公既立之於周退行之於齊曰知開塞之術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謂政之大端矣又管仲曰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溫飽也捨之非有切於饑寒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奪貧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

用此道也夫生殖衆則國富而人安農桑寡則人貧而國危使物之重輕由令之緩急權制之術實在乎錢鍵其多門利出一孔摧抑浮浪歸趣農桑可致時雍躋仁壽豈止於富國强兵者哉其輕重篇其後言事者或惜銅愛工改作小錢或重號其價以求贏利是皆昧經通之遠言令盜鑄滋甚棄南畝日多雖禁以嚴刑死罪日報不能止也昔賢有云銅不布下乃權歸於上誠爲篤論固有國之切務救弊之良算也況今人疲賦重康俗濟用莫先於斯矣自昔言貨幣者[illegible]予圖史[illegible]宜不違其要推漢賈生兩朝劉錄事秩顏詳其言

神農列廛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爲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

○周制以商通貨以賈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圓而內孔方輕重以銖黃金以斤爲名錢以銖爲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流行如泉布於布布於民間束於帛束聚也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錢者金幣之名先曰泉後曰錢大於舊錢其價重也班固以爲文曰寶貨唐注國語云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未詳孰是故兩存之大夫單旗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戾惡氣也戾至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是離民也且絶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爲潢洿也原謂水泉之本潢音黃洿音烏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爲好外郭爲肉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單穆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利

管子曰人君鑄錢立幣人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以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千百十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有自足君上之人能均調其事則家富藏財積尊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分其利而調人事也則君雖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惡能以爲理乎言人君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錢無限猶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又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饘饘糜也章延反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illegible]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金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絶壤斷舟車不能通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

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為相市令言于相曰市亂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姓乃安也荀卿曰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焉然而中國得而賦之東海則有紫蛤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財貨流通無不盡致其用四海之內若一家也凡理亡者使有利者使

阜害者使亡廢者使興王之所貴者六聖人能制議百姓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獻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秦一中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二十兩為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鎰為金之名數）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錢重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黃金一斤（復周之制更以斤為名）高后二年行八銖（秦錢文曰半兩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榆莢人患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六年行五

銖錢（徑五分謂莢錢）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他功者其罪黥（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微謂精妙也其術精妙工人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操若也）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報論也）夫懸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下報累也）（貸下報論之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賴利也）（也特）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

（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法錢不立（依法之錢也）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呵責怒也）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鎔形容也謂作錢模也）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為多）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則人鑄錢者大抵必雜以鉛鐵黥罪日繁一禍也偽錢無止錢用不

仁人念相疑二禍也采銅者棄其田疇鑄者損其農事五穀不為多則鄰於飢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類為災故人鑄錢不可不禁四禍也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則盜鑄者起則死罪又從積矣是禍五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矣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少則重錢多則輕）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古者以銅為兵也秦銷鋒鏑鑄金人十二是也）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奇殘餘羨饒也）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末謂工商之業也）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末衆[illegible]農人微本[illegible]所）（實制別有餘則招胡人多來歸附故言吾棄財也事財謂可棄之財逐競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埒等也所鑄文字與四銖同微重）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文字稱兩同四銖）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孝武帝有事於四夷又徙貧民七十萬口於新秦中用度廣出御府錢以贍不足而冶鑄或累萬金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

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鑄錢有多故錢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少）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文為半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鋊（民盜磨錢質而鋊鋊銅屑也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磨錢取屑是也鋊音浴）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一作藻繢繪五采而）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管子曰桓公朝周請天子號令諸侯以石璧貢獻）（亦鹿皮織組為幣之義也詳具輕重篇）又造銀錫為白金（雜鑄銀錫以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或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重六兩龜重四兩）下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橢而長也）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刻周為郭文皆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抵歸也大歸猶大凡也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也）

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爲利者劾之時張湯用事初帝既與湯造白鹿皮幣以問大司農顏異異對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會有人告異以他事議下湯理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見令不入言而腹誹遂誅於是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以赤銅爲其郭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側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爲之宣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銖謂計其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

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始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錢今並見在形質及文與漢書相合無差錯也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眞以爲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幺小也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

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依長一分相重一
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
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布亦錢）凡寶貨
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鏈錫（許慎云鏈銅屬也然則以鏈雜銅而鑄錢也鏈音連）及
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放依）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
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
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
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
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
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

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
行龜貝布屬遂廢莽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
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
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
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
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
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
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
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
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
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

妻子沒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比頻末反）
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眾及五
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鍾官主鑄錢官）
愁苦死者十六七漢前後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
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
貨幣不行（皇甫謐高士傳曰郭泰過史弼送迎輙再屑撰泰一傳時而去弼門人怪而問之弼曰鐵錢也故以二當一耳）時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
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
當復并天下○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自莽亂後貨
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
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

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貴縣官經用不足
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
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
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和帝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
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
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
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
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
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
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殷

財阜要在止役禁奢，則可如不勞而足。陛下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帝竟不鑄錢。及靈帝作五銖錢，而有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竊言之曰：「豈非京師破壞，此四出散於四方乎？」及董卓焚宮室，乃劫遷獻帝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而已。○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買。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蜀先主劉備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稱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吳孫權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文曰大泉當千，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帝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于自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代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于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計度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溢，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于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怨

試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也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捨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代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藏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取䣊郤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代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人也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沈約曰人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人天是以九棘播于農皇十朋興于上代言論人大言書當陳筭奉生贍己有形氣二一夫躬耕則餘饔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訛變姦弊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也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稌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飢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渴於湯代其爲亂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遊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事興替或革盛朽貫而高廢未充或家有藏鎔所良時罕闕若事改一朝廢而貫用交易所寄朝夕無行雖致于要術行非可卒行充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隸聚表益何於米久況明易禁閭法鞭鑄朝遷立制重統水博於後此至猶仁蓋

則居代但玄知其始而不變其終棄之規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開塞有一往之蔽可然乎前京依執太府參軍東輔古於執同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中用兩荒察遂不用錢裂尺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披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難亂北方今安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執納之立制惟布用錢錢遂大行人顧其利

杜氏通典卷第八終

杜氏通典卷第九

食貨九

錢幣下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署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甚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之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在交易豈假多數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也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議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夫錢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于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致銷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人巧雖密要有蹤跡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擒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息矣中領軍沈演之以為龜貝行于上古泉刀興自周代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人者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廣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今封略開廣

聲教遐暨金鏹布洽寡盜遂用彌廣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雖重禁姦巧方密肆力之畦從勤不足以供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其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私銅以充官鑄范泰又陳曰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而行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良由階根未固意存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賒欲速之情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利百姓不資盜鑄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薄人貧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將大乏匱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為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人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

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
長坐死免者相繫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
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
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曰議者將謂官藏空虛宜
速改變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災弊賑國舒人愚
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
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
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不可一也
今鎔鑄獲利不見有頓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
待彌年又不可二也人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
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人困窮又不可三

也況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
上不聽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
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
無輪郭不磨鑢者謂之耒子尤薄輕者謂之荇葉
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
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
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水破碎市井不復
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太
始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
廢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
請孔覬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

貴延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
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弊盜
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
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
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
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
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爲開置錢
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以
實國用有儲乃量俸祿薄賦稅則家給人足頃盜鑄
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磨澤淄染始皆類
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久不習淄染不復行矣所

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
反復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
官錢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
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
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
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爲錢貨轉少宜更廣鑄
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上崩乃
止武帝時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頃錢貴物賤殆欲兼
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艱劬斛直數十機杼勤
苦匹纔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
期僮卹所上咸是見直東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

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無所總其實繁益致無聊○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荊州今巳東夷陵雲安郡地郢州今江夏齊安竟陵漢陽富水郡地江州今尋陽鄱陽章郡廬陵臨川郡地湘州今湘川之地梁州今漢川之地益州今蜀川之地交廣今嶺南道之地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四銖三參二黍其百文則重一斤二兩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錢徑一寸文曰五銖重如新鑄五銖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者其五銖徑一寸一分重八銖文曰五銖二吳屬縣行之女錢徑一寸重五銖無輪郭郡縣皆通用太平百錢二種並徑一寸重四銖源流本一

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並曰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徑六分重一銖半文曰定平一稚錢五銖徑一分半重四銖文曰五銖源出於五銖但狹小東境謂之稚錢五朱錢徑七分半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錢但稍遷異以銖爲朱耳三吳行之差少於餘錢又有對文錢其源未聞丗貨錢徑一寸重四銖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錢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即生男也丗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丘

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錢兼以粟帛爲貨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

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後魏初至太和錢貨無所用也孝文帝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准絹給錢疋爲錢二百在所遣錢工備爐冶人有欲鑄聽就鑄之銅必精鍊無所和雜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京師及諸州鎮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鑄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隔延昌三年有司奏長安驪山今昭應縣是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恒州時恒州今代郡安邊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馬邑郡界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

諭上品詔並罷銀官常令採鑄又漢中（今郡）舊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金年終輸之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昔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於是圜貨始行定銖兩之楷齊桓循用以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徧於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逮乎孝武乃造五銖其中毀鑄隨時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心剏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竊謂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徐今彭城郡揚今壽春郡地）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京鄴之邦若則礙於兗徐之域（兗州今魯郡東平郡地徐今彭城郡地）致使貧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聽行至來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行使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

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歷代變易無常且錢之為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并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有事且可依舊澄又奏謹詳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猶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代匠均同圜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秦以鎰相參差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今謹重參量以為太和五銖乃大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寧可專貨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為用貫鏹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代之宜便利於此請並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環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重常

憲既欲均齊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絕以嚴法無以肅
茲違犯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
易錢略不入於市二年冬尚書崔亮奏弘農郡銅青
谷有銅礦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礦一斗得
銅五兩鸞帳山礦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今王
屋縣）礦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
是往昔銅官舊跡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
有冶利並許開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人多私鑄
錢稍小薄價用彌賤建初重制盜鑄之禁開糾賞之
格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
幾直一千秘書郎楊侃奏曰昔馬援在隴西嘗上書

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入為武賁中郎親
對光武釋其趣向帝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
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
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為理不殊求取臣前表
經御披析偏乃隨宜剖說帝從之乃鑄五銖錢御史
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
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掛網非一
在今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
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
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
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

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
四銖至孝武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
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
則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
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應
自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
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永安二年秋詔更鑄文曰永
安五銖錢官自立鑪亦聽人就鑄起自九月至三年
正月而止官欲知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
賣之絹疋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
鑄彌衆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時

鑄錢都督長史高謙之（高恭之兄字道讓）上表求鑄三銖錢
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
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
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莢錢至孝
文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
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
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
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
錢一當五百權赤烏五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
小莫不隨時而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沒人物凋
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

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古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偽競起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准此為數

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私人所用之稱皆準市稱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入市之錢不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鑞並不聽用若輒以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錢若便禁斷恐人交之絕畿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為限群官參議咸以為時穀頗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文宣受東魏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而製造甚精其錢未行而私鑄已興一二年間即有濫惡雖殺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長銅價由此利薄私鑄少止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

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荊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頭幕為騎是也烏弋山離國之錢與賓國同文為人頭幕為騎馬加金銀飾其及安息亦以銀為錢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即更鑄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以布

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為戶齊平以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靜帝大象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後魏食貨志云齊文襄令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則一千錢重十二斤以上而齊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則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以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常平所在勿

用以其貿易不止四年詔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不能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鑢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仿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準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又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請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

錢又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檢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以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鍱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大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歐陽詢爲文書含八分及隸體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則今錢爲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天下惡錢轉多所在官爲市取五文惡錢酬一

好錢其年又改以好錢一文易惡錢二文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寶錢其開元錢十周年以後廢二年詔開元錢依舊施行乾封錢貯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爲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永淳元年五月敕私鑄錢造意人及勾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決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長老疾不坐者則罪歸以次家長其鑄錢處鄰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決六十若有糺告者

即以所鑄錢毀破并銅物等賞糺人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酬賞武太后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初非鐵錫蕩穿穴者並許令用其熟銅排斗沙澀厚大者皆不許簡擇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衆江淮之南盜鑄尤甚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鼓鑄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甚濫惡其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以錢模夾之斯須盈千便齎用之開元五年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詔又切禁斷天下惡錢不堪行用者並銷破覆鑄出是四民擾駭穀帛踴貴二月又敕古者聚斂方之

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和義若真偽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論此後深恐貧窶日困姦豪歲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十一年制曰古者作錢以通有無之鄉以平小大之價以全服用之物以濟單貧之資錢之所利人之所急然絲布財穀四民爲本若本賤末貴則人棄賤而務貴故有盜鑄者冒嚴刑而不悔藏鏹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幣帛頗輕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貽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大倉藏朽貫

於泉府儲蓄既殫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虛國用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戎疆下增賦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揚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西京之盛錢貨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罹殘弊于饑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且銅者餒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於器用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今所在加鑄禁私採使申明格文禁斷私

貨銅錫仍禁造銅器所在採銅錫官爲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闌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貨兼用違法者准法罪之二十二年三月敕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故古之爲錢以通貨幣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古往今來代革時異亦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中書侍郎張九齡奏請不斷鑄錢上令百官詳議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

少尹蕭炅等皆曰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啟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今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

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眾去南畝者眾則草不墾草不墾則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其不可五也今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由人鑄日滋於

前而鑪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錢用不贍者由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眾夫銅之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不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群官皆建議以爲不便事既不行但勅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初年兩京用錢稍好米粟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錢加價迴博令好

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南每一錢貨得私鑄惡錢五文假託公錢將入京師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二月勅泉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從宜如聞京城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行久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不堪久行用者官爲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敢違犯者一事以上並作條件處分是時京

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勅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並依舊行用久之乃定乾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給用猶費奏鑄乾元重寶錢每貫十斤一文當開元通寶錢一十文又鑄重稜錢每貫重二十斤一文當開元五十文皆鑄錢使第五琦所奏也姦猾之人多用破錢私鑄新錢雖獲深利隨遭重刑公私不便尋總停廢還用開元通寶錢人間無復有乾元重稜二錢者並蓋鑄爲器物矣按天寶中諸州凡置九十九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揚潤宣鄂蔚各十鑪益鄧郴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鑪約用銅

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鑞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約每貫錢用銅鑞錫價約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鑪計鑄錢三千三百貫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貫文

杜氏通典卷第九 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

食貨十 漕運 鹽鐵

漕運 秦 漢 魏 晉 後魏 隋 大唐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糶之處受害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則物重而粗者爲近賦物輕而精者爲遠賦若數千百里遠運其費百倍秦欲攻匈奴糧運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稾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車船也音晚起於黃腄直瑞反又音誰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腄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瑯琊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黃即今黃縣腄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縣瑯琊今高密郡瑯琊郡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漢興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師之官府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鐫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

者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能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為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坂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壖而緣反謂緣河邊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語在田制上篇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入于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

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京兆扶風馮翊郡也弘農陝郡地河東今河東郡平陽郡地上黨今高平上黨樂平平陽縣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以至於今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篇蜀相諸葛孔明出軍至祁山今扶風縣始以木牛運其後又出斜谷以流馬運案亮集督軍羅力事勤為元胡忠推意作一腳木牛其法方腹曲股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往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決口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

去頭四寸從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頭四寸從中二
寸前腳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
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
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
後杠孔去腳孔分墨一寸二分後杠孔分墨四寸五
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
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
分廣一尺六寸枚板更米二斛二寸從上杠孔去勅
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小孔
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入孔可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
寸五分形制如象軸長四十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
二腳杠長一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杠同
前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
漕𨻶有此議竟未成功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
運堨烏割反壅也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
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
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郡揚州今壽春郡仍代經略江淮
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
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
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
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
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
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顧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
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
顧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私
人顧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
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顧絹三疋市材造船不勞採斫

計船一艘舉十二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顧作
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勝絹七
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
載私人顧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
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
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顧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
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勝布千
一百疋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
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
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
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潘陂其陸路從

潘陂至倉門調一車顧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
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
說雖跡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
長者若以門兵造舟便為闕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
取雇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
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
付之十車之中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
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倍徵河中缺
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
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
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其陳便利無

容輙抑若効兒比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後貲所
損今始開剏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
須知贏朒省御史交校其虛實較有稍越別更量裁
尚書崔休按欽所表實宜比部郎中之計備盡公理
但舟檝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
人乃遠通褒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
饒況乃漕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
巨益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
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
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檝
若船所有缺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
未通流宜遣檢行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
如此則發召匪多爲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詔
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後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
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郡安定今安定郡統萬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
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
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
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
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
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
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

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牽
屯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名笄頭山語訛亦曰汧屯山即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
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
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
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
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
於車運十倍有餘不廢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
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人力既不廢牛又不廢田甚善
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
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
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邠州今郡汜縣餘並今郡）置募運米丁（衛州今汲郡）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
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陝州今陝郡華州今華陰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
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
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
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
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今西京城也）
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
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
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
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
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今范陽郡涿竹角反）自

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
海鄯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爲吐蕃所據）
（且子餘反）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
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
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
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大唐咸亨三年於岐州
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京故
城（栰音伐京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開元十八年玄
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
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
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

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
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
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
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
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
鬧船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
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
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
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
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
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柏崖

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
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
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
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
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
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
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
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
水害稼穀價踊貴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
勤庶務小有飢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
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

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
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
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
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
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
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
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
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爲憂人而行豈是
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
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
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腳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

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腳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腳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顧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

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敕鄭州刺史兼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

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至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而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塡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illegible]滻二水會于[illegible][illegible]保甸豐大雨皆緣以大曆之後[illegible]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illegible]於河南路運至陝郡太原倉又運至永豐倉及京大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為陸運使從

含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場相去每長四十里每歲冬初起運八十萬石後至一百萬石每遞用車八百乘分為前後交兩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年運二百五十萬石每遞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畢天寶九年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遞重恐傷牛於是以遞場為交場兩遞簡擇近水處為宿場分官押之兼防其盜竊大曆後每歲四十萬石入關

鹽鐵

管子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王音于況反謹正鹽筴正稅也音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大數鹽百升而釜合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分強半強

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強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強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鍾七百六十八升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與其人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策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筭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立其稅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稅於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入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千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

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吾子謂小男小女也[illegible]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少男少女者[illegible]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illegible]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illegible]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招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強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強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illegible]重其加[illegible]多然則舉臂勝[illegible]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讎與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讎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illegible]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利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illegible]我用也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菹居反煮水為

鹽煮海水正音征而積之十月始正至于三月[illegible]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煮鹽北海之眾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不令人以農事為[illegible]有妨[illegible]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故為此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饋而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人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牢價直也人言牢盆煮鹽盆也願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

貨（若人執倉庫之管籥）以致富羨（羨饒也）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沮才諫反）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釱音徒計反）（鉗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之（舉皆也謂天下皆行之）作官府（[illegible]）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鐵器苦惡（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賈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又董仲舒說上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

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難詰難者以言詰之）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況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

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畜下藏於人遠浮利務民之義利立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以容其虛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蕭牆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偷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鐵器者農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讎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

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土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

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于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七叫反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搆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關內鐵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荊州今襄陽南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音冀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還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稅從之○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

後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恡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煑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盬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盬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大唐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煑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農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寬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

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收興利貨於人則不及數年所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玄宗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

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准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縣等十州鹽井總九千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為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

竈戶自兵興上元以後天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榷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

杜氏通典卷第十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一

食貨十一 鬻爵 榷酤 算緡 雜稅 平準 均輸附

鬻爵 漢 後漢 晉 唐

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

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謂入粟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書中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也顏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四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違或有茂陵書說之不盡乎）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爲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於爲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大等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

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患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人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曰大人不當爲三公論者嫌其銅臭則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錢不

卑至自殺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縕袍以示之○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碩賞散侯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三千碩散男職人輸七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碩加一大階諸沙

門有輸粟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大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淸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稍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敕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勳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

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勳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無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敕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爲此制尋即停罷）

榷酤（漢 陳 隋 大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木之榷彴音酌）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酤賣酒升四錢孝元時貢禹之上言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斡謂主領之音管）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

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
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音訝也御迎也)論語
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
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
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
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讎五十釀為準
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
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以其一為
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
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截酢漿也截才代反)給公器薪樵之費
而人愈怨○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

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
之○大唐廣德二年十二月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
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
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
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筭緡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漢孝武元狩四年初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
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
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
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筭也詩云維絲伊緡軺小車)諸賈人末作貰
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貰賒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

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筭一(率計有二千錢則出一筭也)諸作有租及
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之也)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
騎士軺車一筭(此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筭也)商賈人軺車二筭(商賈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二筭重其賦也)船五丈以
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悉盡也)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也)天子既下
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
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義從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人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數頃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理甚緡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從輕而出)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言分曹而出為使也)
往往即理郡國緡錢(就而理之也)得民財物以
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
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衣
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
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
可居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
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
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自耕之也此謂沒入者也)其沒入
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雜置官分掌)
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

功并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米
復告緡錢自過江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
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
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
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
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鬻爵之類）

雜稅（漢 後漢 宋 齊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
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
初算商車（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也）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
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

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之[illegible]租及六畜）
宣帝時以耿壽昌奏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
大夫蕭望之奏曰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也）家在東萊
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常自
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
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
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
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
區謁舍（區謂[illegible]謁舍若今客館）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
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末年盜賊群
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豬突豨勇一切

凡是人皆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宦者常侍
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稅田十錢以治宮室（[illegible]）因焉○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師伐旅大起用度不充王
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
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十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
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
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
州刺史（會稽郡也）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
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

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illegible]）
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
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
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
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
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被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
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
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
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
炭魚薪之類小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
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

之○後魏明帝時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說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為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大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掟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

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敕江淮堰埭商旅牽船過處准斛斗納錢謂之埭程大曆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手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illegible]畝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文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

平準 均輸附 周 漢 後漢

周制司市掌市之理教政刑量度禁令鄭玄曰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衆云靡謂侈靡以商賈阜貨而行布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以量度成賈而徵價徵召也價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音千隨反以賈人禁偽而除詐賈人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人為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同共也同者謂人貨之不售則為斂而買之人無貨則除而與之祇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仄日昳也市者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百族謂百姓也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城市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也凡理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人謂物實厚者也害害於人謂物行苦者也有使阜起其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後靡細好使富人好奢微之而已鄭衆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

貨賄者王之司市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泉矣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人乏困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錢以饒人凡市偽飾之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鄭玄曰王制云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幅之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粥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未聞焉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恆賈恆常也謂若時[illegible]米[illegible]久雨而有疫病者也貴貴之因災害陳人使之道困故令有常賈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illegible]物也○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吏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有平準令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

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以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
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諸器皆仰
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
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牟取也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
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
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
以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

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時霍光輔政令郡
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大夫問以人疾苦文
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
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
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愨
愨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
夫曰匈奴背叛數為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
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俘乃修障塞飾
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以
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

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
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足於財者商工不
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
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河之漆絲絺紵養生
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檝
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
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
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
得失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
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道
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

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
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況上為之利乎傳曰諸侯好
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
孔為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
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
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
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
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
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
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
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

貴某見准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
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
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
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
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
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
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
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
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
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
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

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
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戰士或不
得祿令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
饑人以賑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
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賢聖理家非
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
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易本以虛易實今山
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司馬遷
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穀纑紵屬可以為布旄則之屬纑音盧）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柟梓薑桂金錫連（連音
鉛之未鍊者）丹沙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

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
較也皆中國人之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
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
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
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
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人出
之豈非道之符（符猶合於道也）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
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
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
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鮮少也）則富家貧富之道莫
之奪予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也越王句踐用范蠡計

然（計然范蠡師姓文字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
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
旱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六歲一穰六歲一
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
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
糶齊物關市不乏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
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
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
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
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率歲倍欲長錢
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

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理生
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
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
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酆武王
都鎬故其人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及秦
文繆居雍隙（音郄地居隴蜀之關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
多賈獻孝徙櫟邑（在馮翊）北卻戎翟東通三晉武昭理
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
衆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也
饒卮薑丹沙石銅鐵（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
（滇音顛）僰僮西近邛笮（笮才各反）笮馬旄牛然西塞棧道千

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
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
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堯都平陽）殷人都
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
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
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楊及平陽在趙之西）陳西
賈秦翟北賈種代石北（石北縣在常北）地邊胡數被寇人矜
懻忮（懻音冀忮音之豉反今名强直爲懻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
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人

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已患其僄（匹妙
反）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趙之風也諺曰百
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
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
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
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
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
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匹）牛千蹄角（百六十七頭馬貴而牛賤）
（以此爲率）千足羊（二百五十頭）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以魚
陂所以爲）山居千章之萩（萩木所以爲楸也音秋）安邑千樹棗燕秦

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南河濟之間千
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
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若千畝卮
茜（音倩其花染繒赤黃色）千畦薑韭（千畦二十五畝畦猶隴也）此其人皆與
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
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
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其據反合錢飲酒曰醵）飲食被服
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
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理生不危身
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
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人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
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
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瓨長頸罌也)漿千甔(甔音都甘反)屠牛
羊彘千皮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
曰洪洞方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也)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軺馬車
也)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髹漆也音休)銅器千鈞(三十
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石百二十斤素木素器)馬蹄躈千
(躈音口)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
(躈音叫顏曰以別為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
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荅音合荅布白疊也)漆千斗糱

○通鑑卷十二　十七

麴鹽豉千荅(荅瓦器受斗六升合為荅)鮐鮆千斤
(鮐音台鮆自此反)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
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菜千種子貸金
錢千貫節駔會(駔音祖駔會物貴賤也謂儈也會亦儈也)
(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
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吳楚七國
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
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
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
則無鹽氏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
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也)

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
犯姦而富也盡椎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
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
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不可勝
數夫纖嗇筋力理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
田農拙業也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
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稽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
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雍一作翁)賣漿
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理刀劍名)而郅氏鼎食
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馬醫淺方也而張里擊鍾
此皆誠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

○通鑑卷十二　十八

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
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王莽纂位
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
者官為收取之無欲得者官出與之)而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非者
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
(與紀之無息是謂二丁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貸其國錢者一月之稅輸若受國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月之月出息五百也貸音土得反)
樂語有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時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人也)
傳記各有斡者(斡音管也)今開賒貸張
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

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郡今廣平郡臨淄故齊郡今北海郡宛今南陽郡雒陽成都所治）令（五都也）市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龜有靈故言登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所采取其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之贍反）諸司市常以四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撿其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卬物價起也卬音五剛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

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未食之費已用者）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督臨淄姓偉等（姓姓偉名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簿簿籍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殽之將（為食殽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仰音牛向反）鐵布銅冶通

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illegible]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者

杜氏通典卷第十一　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二

食貨十二

輕重 平糴常平義倉 周 戰國 秦 漢 後漢 晉 宋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解在錢幣篇 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謂賈人之多蓄積也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給，足也。以十取百 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也 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 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官為斂糴；民重之之時，官為散之 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六斛四斗為鍾。繈，錢貫 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供奉 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侮之 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羨，餘也。羊見反 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調焉。穀賤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周易損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沙門一行注曰：十朋者，國之守龜，象權柄之臣，能執承順之道以奉其君，盡之為物，則主人之重寶，為國之本。損之以奉上則國以之存，損而益下則人以之存。言於法則潤盈虛輕重中和之要，若伊尹、太公、管仲之所執，大盈者上達神之情，下乃不言而信於人也。斯故往者用之為備，則一行得知其道矣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要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 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 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 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 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多禽獸皮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名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岸之人求其禽獸之皮 公曰：何謂也？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謂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 皆以雙虎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 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 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幨謂之幨，音昌詹反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 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常用此數 管子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富者能奪抑其利，貧者能贍恤其乏，乃可為君 國有十年之蓄，用之蓄積常餘十年 而人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操有餘

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食者人之司命言人君唯以食能制其事所以人無不繫於號令且君引錣錣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委委積則足矣然而人有饑餓不食音嗣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凡人計口受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富豪之家收藏其穀故也然則人君不能散積聚均羨餘也不足則君雖強本趨耕本謂務農趨讀為促乃使人下相役耳惡音烏能以為理人君不能散豪富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雖務農事督促耕殖徒以益令豪富驅役細人終不能治理所謂須有節度於其間兼輕重之術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窮也丘勿反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

其然故塞人之羨羨利也弋戰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予音與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語制為大理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什倍人之功以取十愚有不賡賡猶償也指與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也夫人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不行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謂塞利途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無曰使之使不得不使無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使其不知其所以然若桔橰之粟貴糴則設重泉戍之類是也故善為

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常以數備之若服魯梁綈之勢是也桓公問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人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泰猶當也令之所止令之所發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也此物之高下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素為四備以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泰夏人之且所用者泰秋人之且所用者泰冬人之且所用者皆以稟之矣稟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穰糧食必取贍焉故豪人大賈不得控其利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郎筐乘為所謂策乘馬者謹擔實也選者以幣為選而濟重財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穀貲在上

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年券常務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貲價也言應合受公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物向有其數若今官書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其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準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籌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推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此篇經秦焚書潛蓄人間自漢興鼂賈發收諸子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編齋簡寡或傳說寫謬年代綿遠詳正莫由今且梗概粗知固難得搜擇其文字凡閱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況機權之術千變萬化若一二模楷則同刻舟膠柱

(耳他皆類此)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對曰昔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殺紂發鉅橋之粟欲使糴貴立重泉之戍)(戍名)令曰人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人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鉅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鉅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籍衣於人以鉅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衡平也)終身無籍於人桓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強者謂之爭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窮之數)皆見於此矣君按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按困窮而不得挹損焉(挹損謂減其數)君止幣之輕重以決其數(富也謂其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謂日無券契則貧曰陵使百姓皆糶粟於君)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潦人饑齊東豐庸而糶賤(豐庸謂用也所用之豐)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鏂爲釜)百泉則鏂二十也(十斗八合曰鏂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

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准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智用無窮以相因而發非一匠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而發非常道故別篇云偏附而不盡也)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歸於諸侯寡人欲爲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使王人刻石爲璧)(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提也踰之以璧仍存問之)行令半年萬民舍其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謂桓公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闕穿地也求物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令過之平盤之中(…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提起也發也)(…)賜若服中大夫(大夫齊爵也中大夫次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以爲龜假言此龜東海神之子也)託舍於若賜之以終身(…身也而若)勞若以百金(…也)勞賜之龜爲無貲之寶(…)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所謂丁氏(丁氏齊之富人)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皆同)於子以假子之邑粟(邑粟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籍…也)(…)孤竹之役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中當也…)桓公曰

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重也所欲其事密而人不知之乃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亦百刻其留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中丁仲反）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有也蓋不得獨言石璧事以彤弓者貴其職）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輸音式朱反）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

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諸侯藏千鍾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列大夫中大夫也）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委於偽反）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峥丘之戰（峥丘地名未聞一見卿葬丘）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合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復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曰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以陳其事也）令表稱貸之家（表旌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方所以尊重之）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齎石璧而與以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

峥丘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萌與氓同）使有以給子之急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謂冊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約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蜂螫也（蜂古蜂字螫音尺亦反亡公曰魯梁一個字爲齊患也）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陵奚反綈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人從而服之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即爲服於太山之陽（魯梁二國在太山之南故爲服於此）十日而服之（近其情也欲人速知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人財賦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人爲綈十三月魯梁國中之人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紲繑而踵（相隨謂車轂相擊也）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謂車轂相擊騎東西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後十月魯梁人饑餒相及（相及相繼）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十百謂斗千錢）齊糴十錢（穀十錢後十）周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予（予與同）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見音現）而不見奪之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合通也）租籍者所以強求（強其兩反籍在亦反租音祖）租稅者所慮而請

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猶求也）五霸之君去（丘呂反）其所以強求
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春賦以斂繒帛
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收其穀實也）是故人君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則與之則豪富商人不得擅其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
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
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者人之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籤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
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音許救反是使人不竸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

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爲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
者徧行而不盡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
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
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
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
子有四十之籍（六十爲大男五十爲大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錢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是人君
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使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
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籍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不遂其說也）齊之北澤燒火（燒火日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曰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
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桓公問管子曰此何故
也對曰萬乘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
春有以事耜夏有以決芸（耜耒也芸耘也）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
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
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墝
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
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委積之幣）

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言減三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
邑皆籍粟入若干（謂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其穀之價而收藏之）
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釋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舍一中熟糴二舍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準耳）泰
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
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
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人自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之重穀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
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
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

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使不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
穀不散也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
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
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
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
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
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
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
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

閭嘗新春秋之祀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
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
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
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
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
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計人終歲長四百碩官糴三百碩此為糴
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也終歲長三百碩官糴二百碩此
為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碩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碩云
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碩之一分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碩今小饑
收百碩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碩收二分之一也大饑三十碩收五之一
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饑之率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

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
之所斂斂糴也發出糶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
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
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漢宣
帝時歲數豐穰穀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
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
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
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
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

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
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
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
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
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
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
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
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
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
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
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

采行旅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鐵人郎以貨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人賴之矣○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今江寧郡也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糴南荊河州二百萬南荊河州理壽春今壽春郡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江州理尋陽今郡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荊州理南郡今江陵郡郢州三百萬郢州理江夏今郡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湘州理長沙今郡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汝南今義陽郡西荊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荊河州理歷陽今郡南兗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理廣陵今郡雍州五百萬雍州理襄陽今郡市絹綿布米使台傳并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秘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勸農積穀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今彭城郡揚今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

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後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大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勑諸州斗秤京太府
校貞觀初尚書左丞戴冑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
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
戶口凋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
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
輸粟名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
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
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
熟准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
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
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先作儲貯官爲舉掌

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
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
墾田畝納二勝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
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
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
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碩餘各
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
閒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
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
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佃畝別稅粟二勝以
爲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碩

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
斗五勝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碩折納糙米
一碩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
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碩
關內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十四萬八千一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碩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五百八十二萬三千四百七石　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二萬三千一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碩
關內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二十六石
河東道三百五十八萬九千一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劍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萬三千百八十二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碩
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三十萬三十四石　劍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一百八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關內道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千七十八石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劍南道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一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闕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其數具賦稅下篇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劃剝為務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饑兇寇未除悻兵兩京無蓄藏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稽准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是雖神算睿謀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遷人心所係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

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治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畧韞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至騰踴更仍貴糴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有安業不可得矣故晁錯曰欲民務農在

於貿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渫調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重輕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爲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富教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廢於藝殖寧免賦闕而用之人流而國危者哉

杜氏通典卷第十二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三

唐岐國公尚書右丞前領內館學使京兆杜佑君卿纂
明文林郎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進士王德溢懋中校
參議大夫廣東提督學校僉事秀水吳鵬萬高校

選舉序

自昔羲后因以物命官事簡人淳唯以道化上無求欲於下下無干進於上百姓自足海內乂安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名而尚行推擇之典無所聞焉爰洎唐虞之官人也俾乂水土緝熙帝載敷五教正五刑播百穀典三禮咨于四嶽明揚側陋詢事考言故舉無失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流四凶族不仁

者遠斯則選賢任能之大略也三王之代朴散俗澆難以道馭務勤其教立庠塾於鄉閭建黌學於都邑訓公卿大夫之子弟設俊造之目而勗勉成之自幼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故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可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況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一　歷代制上　二　歷代制中　三　歷代制下

四雜議論上　五雜議論中　六雜議論下

選舉一

歷代制上　周　秦　漢　後漢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並具學校篇中）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脩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書其貳副寫其副本）在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辯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為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并天下○漢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

漢猶為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勉天下各令敦行務本）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至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貲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筭十以上乃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憐之減至四筭得官（不得為吏貲萬錢筭百二十也筭十萬時侯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為吏廉士無貲藏至四筭乃得官也）武帝建元始初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申商韓刑名之學蘇張縱揣之說也不用）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言小吏有為姦欺者于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於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也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

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使之以官以使其材也）。無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錄謂存錄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絜廉隅）。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絜，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徵吏人有明當代之

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元朔元年，又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為本始），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言闔郡也），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究竟也言其壅遏不得聞於天子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適德其人也），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

九錫（九錫者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懸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錫與但數少耳然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為九命春秋說有之九錫備物伯者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適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賜尚書太傅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為其不求士報國也）；不察廉，為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郡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閒待詔，或郡國貢進、公車徵起，悉在焉。

光祿勳役於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至千里（踶蹋也奔踶者乘之則奔立則踶人踶徒計反），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累力瑞反）。夫泛駕之馬（泛覆也音芳勇反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跅弛之士（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拓弛音式爾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茂材異等者超等軼群不與凡同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絕遠之國）。」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天下之學靡然鄉風。時太常孔臧等曰：「請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人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

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時外事四夷內興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爲此官今不居官則爲之故）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爲郎也）率多驕驁（驁與敖同）不通古今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

此伎權所爲作也（伐閱積功名寔不必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吏秩六百石者不得舉爲廉吏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知其人賢否也）又詔列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獻丞主官獻食）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如淳諡繆者後也）其爲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爲盛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遂詔房作考功課之法（具考詳備）成帝建始四

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學郡國二千石盖選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爲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武帝時太常學子弟課舉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爲文學掌故）〇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爲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

公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大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不得察舉孝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漢曰秀才）（後漢避光武諱改曰茂才舊曰秀才）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歲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利周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科入奏四科補令）

矣凡所舉事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
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并正舉者罪舊制大郡
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
亦舉二人和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司徒丁鴻司
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
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
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
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
從之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
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雖校當時司唯口一歲所貢不過百餘）
人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

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
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
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永嘉
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
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
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駮之曰選舉因才無
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產之政非必章奏甘
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
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
舉之制莫不沿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剗戾舊章竟
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

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
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詣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曰家法）文吏課牋奏副
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
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不拘年齒帝從之於
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
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
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
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
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
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

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
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
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
學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到今二
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
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
本而求末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災是
天意不安於此法故也後黃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
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
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范曄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

孝廉秀才斯皆詭偽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諫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策署既廣自是窮騖名辯投以流議推門資上請謁榮與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有不密閣以因上識時宜石黃瓊胡廣張衡位是受之徒說尚書天下不敢羅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雖沉滯尚互相繆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蓋典畢委任二府二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名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之衆刺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桓帝建

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已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補吏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網益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闕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

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計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為古文篆隸三體立於太學門謂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璞閔疾惛昔景教舉上保之兵督翻敢軟日生事要敦長沒如禮如禮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官見設門徒三千六百人以不怠莫與交通侵末關覆身事金升奠經任博士上下六者屬不宜與其妖邪居所蘊通工侯賣賜以四光經既日以上頗與推至以巳延天下之士保以半工光禁典籍問邪經典文所從來延修聽問是流俗失道以為雜典者士言奴神為以何書常學孝經不群為寫常舉以為先作情累同以物議聽之不成是之士名皆推舉為主數文生舉帝事王篇之謂名上聲雜生臨二官獻邦宮會朝相以不能之故我中嘉等侍天下如欲聖士者不可以法才之事以人一斷不賢學所以國因所以人本故之後戚正得以世為之期於夫士之為不人為其然如奇天下王官為以為自下成士予人能之典有推不止書禮之物人不能

訕告黨士以交結誹謗圖爲不軌靈帝震怒遂令逮
捕之於是遂有黨錮之獄始自周福房植成於李膺
張儉名士死獄中者百餘人其支黨同緣或詞涉而
誅徙禁塞者六七百人欲在以疾諸生之盛其如退
善人衰敗亦莫如是者仲尼有言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是以君子之道貴闇然而日章故大歸焉
褒悲其昭昭也豈乎
中庸子龍其御吝歟

杜氏通典卷第十三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四

選舉二

歷代制中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魏文帝爲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初曹公時魏府初建以毛玠崔琰爲東曹掾典銓衡人物選用先尚勤儉於是天下之士皆砥礪名節務從約儉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不謂之廉絜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飡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僞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所深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僞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卲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課篇）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玄言曰夫官才用人

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考行孝乎閭巷優劣任之鄕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亦渙然別矣察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鄕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長所第中正所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其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

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衆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官王謬不能改淸俟於位賢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於本土欲徵源流遽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計其猥本陳壽魏志言之大畧故詳辨之也蜀先主既漢諸葛孔明秉政總悉舉審量材授任不計資敘犍爲郡守李嚴以楊洪爲功曹嚴未去郡而洪已爲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爲廣漢郡守後李嚴廖立皆得罪於亮或廢或徙聞亮卒垂泣發疾以至於此也○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

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文議考課課畢續編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以為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崇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奏曰臣聞先王分士

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選才優劣以授之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遊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遊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

之名臣耕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食足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而廢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百工商賈有長亦歸之農務

農若此何有不贍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濤為吏部尚書十有餘年每官缺輒啓擬數人日行中彭權遷當選代交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虔朝廷從以為政左右衛將軍王濟才尚侯茂後來之冠此一人成酌罰之秀宜忘倘惜齊貴之驕騎將軍前償習辟以敗其與佑術終不戒濟博上答酒使紀強上有學義小樹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已忘純能其事宜當小則判定其制不當宜爾有當聖賁若不又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六行收老者大將軍雜不整正須防力戒馬開擠正得體者征北大將軍雖貞正都一中書監品陵練事物三人皆人彦不審有可參衆若不皆適帝意所欲然後顯奏而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

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服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又王戎元康中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年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周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依堯舜典謨而驅扇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于時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

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憎隨心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為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仇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何其私推貴異之器使

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嬰疲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脩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採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為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本設

狀者求人才而論功致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

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時始平王文學李重復上疏曰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檢防轉碎徵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晉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駮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義日崇矣及劉頌為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其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也選郎吳郎暨豔性峭厲好清議為尚書以郎署混濁多非其人豔欲激濁揚清別其六七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之營府於是怨聲[illegible]豔用私情愛[illegible]公法[illegible]○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

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遂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大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于吏部敘才銓用凡舉得人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郡議制初廢帝營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錄

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黃門以下悉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按宋黃門郎五品也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時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曰今為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七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枚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使更求其言行攻其事業必不

通典卷十四　八

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停史署終身不得為吏並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所攻之端學習之不倦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難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照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詳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志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之於朝三公參其得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觀其才鮮有敗事者皆易是而所失

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止也已擧致懷挾填伎寺臺求者干進以務必得加之以諂瀆吏曹牧閭閻而選舉不建訪探於郵邑父譏其子曰不恭何獲凡勵其弟曰努力窺覦於綿麻恥之風謹愿之拙官邪國敗而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而台政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周漢朝三蕃四其病愈甚也〇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衆曾史發貝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

〇通典卷十四　九

取以官婚冑籍為先後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漬以成俗至和帝時梁武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項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者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閒中間立格甲族

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乃施行○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貢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做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惟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經為挽

郎得未壯而仕諸郡迎主簿西曹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不有高才異行殊勳別降恩旨敘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十數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勑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録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板脩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勑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

授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頹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踰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是有其序○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晩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敘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為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宰治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伯趙郡人父曾理鄭氏禮左氏春秋為郡功曹不

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吏耳比人向事之人亦有云云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也又云部吏之家是人之所慶比人至於銓授假人則為所拔以此者已責矣由令是以此選爲時所以此者皆材之稱職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緞至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具考績編緝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勳有轉數冗散無事澄品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又奏伯子男為吏部郎中各有定價爵資吏官皆有定價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選舉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當頗謂得人及

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恭淺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叙頹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見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初孝明嗣位幼沖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言道路乃縣牓於衢會期屠害彝父子不以爲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罵求彝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投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懾震莫敢討遏遂聚火就焚其第拽彝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

叩頭流血爲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爲煨燼仲瑀被創以免彝經信宿而死既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寬焉識者驚駭靈太后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爲吏部尚書乃奏爲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滯者皆稱其能時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乃置中正諦觀其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

言乃有深致吾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中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鑑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若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今君子知其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爲尚書右丞轉吏

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敘用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其理之委託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遣違謬聚斂盈門囚執滿道著勸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

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
下同心枉屈可伸強暴自息書奏會惠帝崩及孝莊帝
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
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
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
六年乃敘任○北齊選舉多循後魏之制凡州縣皆
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
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
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
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象
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往年

勞之制務求才實自是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
數四文襄年少高朗所弊也疎達無拘滯沈密謹厚所
傷者細揚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
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銓衡之美一
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
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
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或
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
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
具通濟操履貞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
待兼資方充未限舉薦之文須論事實隨能量用公

陳所堪不得尚談謗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
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
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
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在事立功
稗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
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權施作鎮
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
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
軍以降州官州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為
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
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

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
限昔三代以前天子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
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
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
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
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
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
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
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
太守自補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
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

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知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明經行脩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

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以多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有司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煉平若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之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初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諸怨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禮部員外郎光既齊曰昇平之法之難行久矣夫天産萬類美寡而惡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雖肖之徒有所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興求以示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隱而潛移之周難明斥其惡而強辯也盤覺張辭皆以不及是而欲甚夫其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何以語爲故推武當親試而致舉盧薛陸簡文師身塗時雖不其然乎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敘授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事

王氏通典卷第十四終

選舉三（歷代制下 考績）

歷代制下（大唐）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具學校篇）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耆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謂才堪利用，蔽而不舉者也）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以進士、明經雖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

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識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劉承慶上疏奏，四方珍貢列為庭實，而舉人不預，甚非尊賢之意，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于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與明經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於垛，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寸，外規廣六尺，每規內兩邊各廣三尺，餘四規懸高以[illegible]）列坐引射，名曰長垛。（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錢）又穿土為埒，其長與垛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illegible]子長五寸，鏃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頂，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馬槍。（[illegible]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五寸，二分）皆以儇好不失為上，兼有步射、穿劄、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餘從有[illegible]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illegible]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天寶六年正月制，文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其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克捷，亦宜告廟）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

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
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
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
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
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
以此開勸節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
玄宗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
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
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遂為永制）
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
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

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
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
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
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
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
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姚奕奏）玄宗方弘道化
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置道學生徒
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
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
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
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後舉人積多故

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聯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牆面焉）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
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明經所
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
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
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
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爾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
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
全通為甲第通四以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
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

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學試說文
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算
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
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
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眾科有能兼學則加超獎不
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
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
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
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期命舉人謁于先師
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集
群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荐棘

匿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庭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寖以成風至于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治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其奇謀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驁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為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匿嘲為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請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勑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貞元二年六月勑自今以後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

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勑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擇精通經術三五人閑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為上等特加超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為次第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為常式九年五月勑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為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二道以上為次第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為常式其選授之法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其職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冊訖皆拜廟冊用竹簡書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勑授凡制勑授及冊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于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供奉官若起居補闕拾

之類雖是六品以下官而皆勅不由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授凡吏部兵部文武
選吏各分為三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文選舊
制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九品選景雲初
宋璟為吏部尚書始通其品員而分典之遂以為常
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先時五月頒格於郡縣示人材限而集之初省拔秋
於本部或故任所述能免之由而上尚書省限十月至省乃考數狀統部縣鄉里名籍文訊官名內外族
姻年為形狀優方謀最遠須保識訟具為以同流者五五為態以京官五人為保一人身識者列名盜數
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之後應選者有知人之許自而討得三人以上者保
〻擬之其式之日孫易役林識於防擬如書部舉人之以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
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
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

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
中書門下聽制勅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
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
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
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
以類相從撰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
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
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
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
人至于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
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

有驍勇才藝及可為統領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
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
求為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
官已受成皆殿庭謝退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
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
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
以下四考為滿武德初因隋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則停至貞觀三年劉林甫為吏部
侍郎以選限既促多不究番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為吏部尚書以
定部四時選為累與休暇選請取所由文所十月一日起省白三月三十日畢自高宗麟德
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眾選人漸多總章
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

注之法又定州縣資高下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
能革焉至玄宗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為侍中以選人
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
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
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
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荷
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亮停
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權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
有司但守文奉式循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
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
能否此所以為判也收顯變例貴門侍郎劃判直上咹山人行罪亨勞出作其川

（判下斷答惡罰同注此則試判之所起也）其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敘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其折衝府亦有差等按格令內外官萬八千八十五員而合入官者

自諸館學生已降凡十二萬餘員（弘文崇文館學生五十員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筭凡二千二百一十員州縣學生六萬七百一十員兩京崇玄館學生二百員諸州學不問太史曆生三十六員天文生百五十員太醫藥針咒諸生二百一十一員太卜卜筮生三十員千牛備身八十員備身二百五十六員進馬十一員齋郎八百六十二員諸三衛監門長直三萬九千四百八十二員諸屯主副千九百八十四員諸折衝府錄事府史千七百八十二員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員執仗執乘每府六十四員親事帳內一萬員集賢院御書手一百員翰林藥童數百員諸臺省寺監軍衛坊府之胥吏及上州市令錄事省司漸校者約六千餘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挽郎輦腳軍功使勞徵辟奏薦神童陪位諸以親蔭并藝術百司雜直或恩賜出身受職不為常員者不可悉數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

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五千人特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弊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為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夫古今致理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偏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

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宜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且長澆競也不可復寢是時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餘年雖已為弊矣而未甚勞流故公卿輔弼或有未之覺者（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錄時稱允愜十八年復知選上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更因循至于永徽中官紀已紊迨麟德之後不勝其弊及武太后臨朝務悅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收之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詠又以鄭玄挺（自唐以來掌選之失無如玄挺者時憲司濁狹選人因目為鄭鴉作鄭鴉詩以謗之）許子儒為侍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其後

門人仕者猥衆不可禁止有僞立符告者有承
名者有遠人無親而買保者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
者如此僞濫不可悉數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
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
也有司不能詳求故實刻華其辭神功元年制自今以後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官不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太樂鼓吹署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署令有從勲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勲兩轉而乃繁設等級遞立
選防苟以抑之及神龍以來復置員外官二千餘人
兼超授閑官爲員外官者又千餘人時李嶠爲吏部引用權勢以取聲名故爾其員外官悉恩待共正官分競至相毆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之上疏請悟班禁稍減除授

侍中宮用事恩澤橫出除官有不由宰司特勑斜封
便拜於是內外盈溢居無廨署時人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時以鄭愔爲吏部侍郎大
納貨賄留人過多無闕注擬逆用三年闕員於是綱
紀大紊及先天以後宋璟爲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
郎方革前弊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而非才實者並
罷選當時選者十不收一由是吏曹之職復理矣自
有唐以來居吏部者唯馬載裴行儉崔玄暐韋嗣立
最爲稱職開元十三年玄宗又以吏部選試不公乃
置十銓試人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林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丘各掌其一

右庶子吳兢上表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實百王準的伏見勑旨令宰執等十人分掌吏部銓選及試判將事遽召入禁中以決定雖有吏部尚書及侍郎皆不得參其事議者皆以陛下出交前旨不信於有司也然則經邦綿俗之規必在推誠訪管感物抑又聞用人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故漢光武推赤心於人服良有以哉昔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矯曰此見臣之職分陛下非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就退陛下宜即還宮帝慙而返又陳平丙吉者漢家之宰相也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路死之人故古自天子至於卿士守其職分各不可輒有侵越也見我萬衆之君卓絕千古之上豈得下行選事頃取朝對此乎況是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銓分選復以三銓爲定也明年復故十二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嶠奏口狀見告身印與文同行用參雜難以請分請復同勲與部印文身兩字從之
至天寶八載六月勑旨授官宜立攢符下諸
郡府十一載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以帥府爲相權招
物議取悅人心乃以選人非超絕皆留及等當放
之外其餘常選從注深冬留或歲滯者咸荷
焉其明年三銓注唱皆自專於尚書都堂與左相和
偶唱注二旬而畢不復經門下省審侍郎不得參其
議其內常參官八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拜
停使郎官御史丁憂廢者若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
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舉薦至五年六月勑在外者
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
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
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
安萬年縣令著作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祕書太常丞

子洗馬等每年一度薦。開元八年正月敕：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御史臺官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十一月敕：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成者宜令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跡，定為三等，并舉主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周 漢 魏 晉 後漢 大唐）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武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稱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功課吏法（其約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也）。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同，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初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

法。○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明，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君務伯（恕名）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一體相須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君元凱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

擬議於心不拘於數縱以言及至末代不務正本而求於末
不信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
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
奏事不制考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
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
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
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
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
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采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
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
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

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
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
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
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
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
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
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
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百職
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賜車馬器服以申勸
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
考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

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別絲髮之美其中等守本事大
通但為一品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三周未嘗進一
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
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
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尚書令僕
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暴衆遣闕諸如此黜官
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
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
者三年陞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
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
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

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剌使乃於
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業未
必悉賢而考陟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
不等之苦復非正始之格況後任事上中者三年陞
一階況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
通經今以況前六年陞一階檢無僭犯皆年成級以
此推之明以況代考也徐州刺史甫寶賞又論曰方
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
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
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
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

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貲勞劇任而□□□之路□□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若易何內外之相忘今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寮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同寮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

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概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大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于鎮防並據職事目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為下下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丁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其有破以者符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損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謂不及課者皆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勸課

以致減損者（謂□□□分之外□□荒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亦聽累加開元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考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所謂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內比校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晉公三載考
績校其功也子産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況
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
二年少者三五月據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
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覘爭求冒進不顧廉耻亦何暇
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爲此
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遠
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
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
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
錫以車裘或就加秩祿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

公卿有闕則擢以勤能政績無聞抵犯貪冒者放歸
田里以明賞罰[illegible]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
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
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理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
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
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
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及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
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
情敦厖未淳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
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
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今長今日既上明日

郤回有紀名義者即坐之不亦速歟開元二十五年
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
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
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
輩扭有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
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
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杜氏通典卷第十五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六

選舉四　雜議論上

齊景公問晏子任人對曰地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不能給求焉無厭天地不能贍也○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匡正也正其失)丞相王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歟(賢才難得)故繼代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祖之賢耳)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天子命卿)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

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拜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消孝王得罪也)張敞為京兆尹(免)亡命數十人宣帝徵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代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者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無大小盡皆舉劾於所察之條)吏或居官數

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其下)下材懷危內顧(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下令理之)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素奪先奪之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之)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吏(良善也良吏善理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留中或歷赦令一切消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獄或死獄中章文

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所以丁寧告者也)唯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不求備於一人)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闊略其小罪)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後漢光

[illegible]

而吏事寢疎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當慮上
議大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
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
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
閥閱然要其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矣帝深納之張衡上疏曰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
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
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
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

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
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
訓風喩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
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
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
義已加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古者會議諸儒於
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
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
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遠者也○魏文帝時詔
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
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

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趣廉遜道缺
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者聖王之化
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
不皆欲已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
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
立矣百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
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上相讓於
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
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爲天下所推則天下士也
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
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賢人相讓於朝大才

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
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孔子曰能以
禮讓爲國乎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
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縣在職之吏
臨見授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矣推讓
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也議
者僉然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
爲大官者山澤小人官吏亦復云朝廷之上雖大官
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言皆失之矣非
獨時之賢者不肯讓一人有能衆之稱毀必隨之
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

名行於此也賢愚雜糅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
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
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
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
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之人有得失
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
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
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者
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
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
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

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賢加之高狀相似
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所不能甚患其罪亦無由上
聞聽察之路塞令其爾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於
有勢之門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不興之
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
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
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
者多矣惡賢能塞其路因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爭毀
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
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
而微案之無不盡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

罪若知而縱之是成且棄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
皆理之則臣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
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稍以承攻此俗
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
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耶
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
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
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
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于熊羆使伯夷典
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
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代作則季代所

用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
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
章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
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
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先
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
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
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先選之矣必詳於停缺
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此為令諸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
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

於任生者比焉令百郡守共選一郡守也夫以衆官
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
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
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
難得而讓也夫貴讓則賢智明出能否之美歷歷相
次不可得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多矣雖賢
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
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己
則無由進矣遊外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
禁而自止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議而天下自化
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〇晉始平王文學李重

文以為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內官重使風俗大弊
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官
垂制所以體國經野自帝王以下代有增損舜命九
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以丞相任九卿雖
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
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理唯
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謂得為理大體
所以比二代也及于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令僕
出為郡守便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
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國讓胡質等居
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法

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代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
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
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理之大弊也夫階級
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虞書
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群吏之理而行其
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真秩魏初用輕資以先試守臣
以為宜大幷群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
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
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
自定務求諸己也帝雖善之竟不能行〇齊左僕射
王儉請解領選詔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

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徵賢一人
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絕詹所以見遺於草
澤也彥回曰誠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為改也〇
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
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
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
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代資用相
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
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
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
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

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階來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選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恭布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

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語曰書云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軾閭擁篲無絕於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于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厠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

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勸德興化之道也○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朗捷省讀書奏號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讌集輙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托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又論曰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爲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響之徒棄指歸而無執賦歌詩頌百揆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

分其五言爲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爲經史文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曹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可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綵而斯豈近之乎蕭子顯曰自宋以來謝靈運顏延年以文章彰於代謝莊袁淑又以才藻係之朝廷之士及閭閻衣冠莫不仰其風流競爲詩

墨之事五經文句無復通其義者○後魏孝文帝時蕭祐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理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帝善之歸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胤

自墜於皂隸矣或云代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代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才長短者何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孝明帝時清河王懌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准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秘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文無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以降亦多乖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秘著本為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皆仰失先旨有違明令非所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

也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鑒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胄品藻高卑四海畫一專尸衡石任實不輕故自置中正以來皆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茲選皆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為勅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辛雄為吏部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雄乃上書曰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

簡賢否便是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舉取廉平清直素行有聞并學通今古曉達理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近遠年勳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先在四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任久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矣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徐肉引見後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賢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比阿曲

端詔下公卿議之亦寢矣○後周樂遜上疏論選舉曰選曹賞錄勳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卽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此外付選曹銓叙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代以榮祿爲重脩身履行以纂聲名然進時既難失時爲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公勤見知品物稱悅○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

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角未窺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

厠纓冕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杜氏通典卷第十六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七

選舉五

雜議論中

大唐貞觀八年三月詔進士讀一部經史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倣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其年馬周上書曰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升必先試以臨人或

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壯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才堪宰莅以德行見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高宗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弊陳奏其一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是傷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有三十餘人六年一千廿八人顯慶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不簡雜色人即注官是傷濫（雜色解文二衛內外行署內番官親事帳內品子任雜掌伎術直司書手兵部品子兵部散官勳官經學記室及功曹參軍檢校官屯副驛長校尉牧長）時務等此雜色人三分不居其一經明行修之士猶

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可推求德行即知天下共理百姓之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爲國以來四十餘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且官人非材者本因用人之源濫濫源之所起復由入流人失於簡擇令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信難成斗筲之材傷於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請令曹司試判訖簡為四等奏聞（量有材用報有才行者爲第一等身品強壯及第入上弁兵部所送人不居第一等又唯例給送兵部者爲第二等餘量簡爲第上第四等）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勳並准例處分其行署等私犯

下第公坐下下雖經赦降情狀可責者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其入流不濫官皆得人非材不取不至冗雜且令胥徒之輩知有銓選苟復素非廉謹必將漸自飾勵其二曰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聞擇人多而官員少今之選者亦擇人但擇之無准約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豈得不膦謹准約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數今內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人之賦命自有脩促弱冠而從宦懸車而致仕五十年食祿者罕見其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亦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

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畧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
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
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
此便足有賸人不慮其少今年當入流者遂至一千
四百餘人應須五百數外常賸一倍以上又比來放
還者見停亦千餘人更俟年別新加實非捜揚之法
其三曰雜色入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
分之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其四曰
儒爲敎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敎不興風俗將替今庠
序徧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之方理實爲備而獎
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以來于今八載在官者以

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音超升
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爲獎進之道未周其
五曰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
秀才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
使方稱多士遂闕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
綸言更審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之
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實爲朝廷惜之其六曰唐虞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
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
在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豈無去就百姓見官
人遷代懷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百姓責其移風
易俗必無得理四考依選法之就任所加階至之考
滿然後聽選嶺南及瘴癘之所四考不得替者若計至五品及京官中上以上私犯不在此限例上以下考者四品考滿依舊中下公性下置替得替人依式聽選用之還淳反朴雖未
敢期送故迎新實減其勞擾其七曰尚書省二十四
司及門下中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
刀筆之人欲參用經學時務之流皆以儒煩爲耻前
後相承遂成故事但禁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
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之人恐未盡銓衡之理請降
進止稍淸其選奉勑付所司集群官詳議議者多難
於改作事竟不行三年七月上謂宰臣曰四海之廣
唯在得賢卿等用人多作形迹讓避親知不得盡意

甚爲不取昔祁奚舉子古人以爲美談卿使卿等兒
姪有才亦須依例進奉乾封八年八月上例侍臣責
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非
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
之廣豈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
爲朋黨沉滯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
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
能是用讒毀不入誰不竭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
所能致也上深然之上元元年劉嶢上疏曰國家以
禮部爲考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
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

皆可以約法立名故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誠法
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諷萬
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
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
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
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採詩以觀風俗詠卷
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
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
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為先才藝為末必敦德勵行
以佇甲科豐舒俊才沒而不齒陳寔長者拔而用之

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
者歟武太后臨朝垂拱中納言魏玄同以為吏部選舉
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曰昔之列國今之郡縣士無常
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大臣乃命於王朝
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
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
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
遞相因循以迄于今以刀筆求才以簿書察行法之
弊久矣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
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古
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者、爾至要何以言

之夫尺丈之量所及不末鍾庾之器所積不多非其
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
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
水鑑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況比
居此任時有非人而徇於勢利者豈使賄貨交易同
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丘陵使百行九流折之
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且前古以
來亂多理少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
創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稀少天祚大聖享國永
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為有道恥賤得時無忌
諸色入流年以千計群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

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
淄澠混淆玉石不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既即事為
弊致後來滋甚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
乎可睹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
可專於一職故穆王以伯冏為大僕正命之曰慎簡
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
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
則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
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群司而統之
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晉區區宋
朝尚為搜擇動所歎而況於當今乎及大從攻燕自

不可以無學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
政不聞以政入學今國家子弟年十五求官或齠齔之
年已腰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
千牛輦腳之徒課試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
蔭自高夫象賢繼及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教諸學
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少則受業長而
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
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其一流良足惜也
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
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才之義也臣竊見制書每令
三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明側席旁求之

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
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
人篤論伊臯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
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賢才莫宜擇其
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
舉人之濫不可得也武太后不納天授二年右補
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
流弊皆背本而趨末矯飾行以請託奔馳為務上疏
曰自七國以來雖以縱橫而漢興求士猶徵百行
是以禮讓之士砥才毓德既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
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

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梁陳之間特好
賦故其俗以詩酒爲重未嘗以修身爲務降及隋室
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奏於文帝曰昔魏之三祖更
好文詞忽君人大道好雕蟲小藝連編累牘盈箱積
案獨有月露風雲之狀而已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
茲擢人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其言乃下制禁
文筆之爲浮詞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詞
不實詣罪於是風俗改厲政化大行及煬帝文變前
法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相倣効皆以浮虛爲貴有
唐纂曆漸革前弊陛下君臨樹本崇化而今之舉人
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

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適下試令搜
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
頂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爲覓舉夫覓者自
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察其度材則人品可見矣
故選曹授職諠然於禮闈州郡貢士爭訟於陛闥謗
議紛紜浸成風俗今夫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
已雖跡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偏貫邀動盜級假
其斯賂即爲無犯鄉閭豈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
能制敵只驗彎弧文擅清奇則登甲科藻或小減則
爲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安仁
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

君以射策爲官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協於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槩而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使濫名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庸謬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臨難決疑乃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又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也蜀兵於渭南司馬宣王持劒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乎又按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任故也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

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冒爲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會競之路塞矣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試令守以觀能否參檢行事以覈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長矣聖曆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蒞事有聲太后謂仁傑曰祁奚內舉果得人也長安二年武太后下求賢令狄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乃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太后曰已遷之矣對曰臣

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又遷秋官侍郎四年夏官尚書靈武大總管姚元之將赴鎮太后令舉堪爲宰相者元之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沉厚有餘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遂爲相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書曰夫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此其尤親於人者也是以親人之任宜得賢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非其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守之間以爲斥逐之地因勢附會遂忝高

班比其勢輕亦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其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蓋氓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邑每爲非才者所擾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互有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怪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甚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是人情進取豈忘之於私但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於京職而不在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

日夜營營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而國家之利方賴
智能之人此輩旣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
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者今未有革之以
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以爲欲理之本莫若刺史縣
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
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
歷縣令雖有善政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雖遠處都
督刺史至於縣令遍次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十年頻
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
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天下
不可爲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遊閑而

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脩素行不圖僥倖今天
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爲不正其本
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
吏辨析毫釐節制擒擾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
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
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
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
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
也唯據其合與不合而多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
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以
之以職事尚書侍郎旣以賢而授委豈復不能知人

之難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愼而十得五其道可行
今則執以格條責於謹守幸其必能自覺者每選
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一人不拔據資配
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
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故臣以爲選部之弊在於不
變法變法甚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假如今之銓衡欲
自爲意亦限行之以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
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內應
合選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
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
愼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

請人干冒纔有不任選者謬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
臺不至蒞誚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
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淪濫至此而欲仍舊
致理難於敗制秖益法令煩碎賢愚混雜就中以一
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
代之闕政有識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
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稱相亂聽受不明專
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
而不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
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而
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

立名節不脩善士則守志而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其故何哉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脩身獲利而利之所出衆所嚮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脩所趨多歸於私謁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於阿私其大者許以黨援再變而成朋黨斯蓋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不可謬于夫士必刻意脩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安可不察也十七年三月國子監祭酒楊瑒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三二十餘人臣恐三千衆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

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教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長以此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斯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論曰王者官人必視國之要杜諸戶一其門安平則尊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任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故商鞅患之說秦孝公曰利

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孝公以此能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淳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削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館門開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刑獎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利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係嚴熊鑿涇作渠以通漕運以東郭咸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買爵贖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諸官爭衡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剝斲故巧法慘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作杜周臧宣

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擊毅殺彰而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無所任用由是精通秀頎之士不遊於學遊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效尊重儒術不達其意而酌其文三公尚書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之道是以元成以降迄于東漢光武慷慨通方之士寡廉隅苟節之徒衆無何漢氏失馭姦雄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此族亦尚賢之術兼尊舍之道乎時聖人不出

皆官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風彌盛舍學問尚文章小仁義大放誕然莊周老聃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閱目百家三史罕聞於耳撮群抄以爲學總衆詩以爲資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才上下相蒙持此爲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于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原夫詩賦之義所以達下情所以諷君上上下情通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近之作者先文後理詞冶不雅既不關於諷刺更不足以見情蓋失其

本文何爲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勳賞功以才蒞職以才涖職其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官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職機甚擾士軍功懸騎也官之祿不及侵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餘保傅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使則皆牧守遷辟夫公卿者主相之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之事也然則主司之所遷者獨甸內之吏公卿所之

爵耳豈不寡哉所遷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故夫王朝一命凡弄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遺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能行者時皆共嗤其失而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又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於事並理是以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近之任官其遷之也路其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在若委游夏以政事責冉季以文學也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是以三代之制而家有代業國有代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云古之爲官代守其業朝夕思

之一朝失業死刑及焉是知業不代者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代擾龍籍氏代司典史氏庫氏代司出納制氏代司鑄鍾即其事也至後代以代卿執柄強私門卑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桓革代卿之失而不復代業之制隳亡策數其道浸微蓋爲此也故老子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不善用人者譬若使驥捕鼠令鷹守肉驥之捕鼠而終不可得而千里之功廢矣鷹之守肉死有餘罪而攫撮之功沒矣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

濟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乇可
不審擇其人乎（文書云夏后先擇木然後揀材曰）
家者先擇佐然後求人匠構室必以大材為棟樑
小材為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
也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昔三代建侯頒今專用
理道頗益請自漢以之還用人自洛舉之外其府
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
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
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
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
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

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
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
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獎成
後進斯亦難矣故上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
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徵問
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抄略比及就試偶中是
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
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以佐既省問
唯誦疏文從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
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
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

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
登科者甚眾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
通其路也此一級十此自後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
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
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啓昏窒明故士子舍學
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
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
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
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
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
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縻費實甚非唯妨闕生業

蓋亦驗其貧富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
之士在遠方徐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
至沒身便老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
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貫比四乃達京邑芻薪
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
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國中煩耗其弊
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
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總
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
老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
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聚於京師人既浩穰

文舞繁雜因此俞濫其事甚者故洽聞相傳云入試
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
甚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
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

舉人條例

一凡身入仕莫先於禮尚書明王道論語詮百行孝經
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兩經舉論語孝
經為之翼助諸試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口問
其策試日改問時務以求經術之人解能論綴以此
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特人云
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為虛無益於政今請

通典卷十七　十九

令其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
上為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
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內問之餘科准此其口
問諸書並不出一節取其心中精解者分明往來
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分通八以上
為第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名四經舉加左
氏春秋為五經舉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
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者名一經舉既立差等隨
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矣
一明法舉亦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任經業科
一學春秋者但斷入事且依經疏與三傳參其異同通

難此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并口問並
准前
一進士習業亦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并一史
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
箋表議論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其
理通其詞雅為上理通詞平為次餘為否其所試
策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
得失并時務共十節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詰
以名數為無益之能言詞不至鄙陋即為第
一其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者經
通玄經孟子荀卿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

通典卷十七　二十

茂才舉達觀之士既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
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徵問諸
書義理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
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略深正其詞典雅者
謂之秀才與經通史經或三禮或三家春秋兼通
三史以上即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
成敗得失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
能
一學究才術詢策問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
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皆問高理備不可同於進
士及所試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為第

一其史書史記爲一史漢書爲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爲一史三國志爲一史晉書爲一史李延壽南史爲一史北史爲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爲一史

一天文律曆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唯五經所論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策通者注第等訖試官本司官錄事參軍及長史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首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爲先後不得參差封題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送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進之退九月內盡到到即重試之其文策皆勘會書跡詞理與州試同即收之僞者送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准前例

〇通典卷十六　三五

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恥何以居官其簡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尚且與不試同請皆令習學者經論語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絕替代其合外州中解者依舉進例處分

一一經及第入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高授上縣尉之類用蔭比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二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春秋舉與四經同資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類其宏才請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已來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爲學所優並在五經舉人使授官其雜色出身人並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送入第三等及蔭高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

〇通典卷十七　三十

一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爲學必當數倍往時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爲大限

此外任收雜色

選人條例

一其前資官及新出身並請不限選數任集庶有才不滯官得其人

一不習經史無以立身不習法理無以効職舉人出

身以後當宜習法其判問請皆問以時事疑獄令
約律文斷決其有既依律文又約經義文理弘雅
超然出群為第一等其斷以法理參以經史無所
虧失粲然可觀為第二等判斷依法頗有文彩為
第三等頗約法式直書可否言雖不文其理無失
為第四等此外不收但如曹判及書題如此則可
不得拘以聲勢文律翻失其真故合於理者數句
亦收乖於理者詞多亦捨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
判羅此最無恥請牓示以懲之

一其授試官及員外等若悉不許選恐抱才者有屈
若並令集則僥倖者頗多酌事宜取其折中請

令所在審加勘責但無濫並任出身人例試判
送省授官日其九品八品官請同黃衣選人例授
官七品六品依前資解褐官例五品四品依前資
第二政官例其所好惡約之工拙也

一舊法四品五品官不復試判者以其歷任既久經
試固多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識不復為偽濫耳自
有兵難仕進多門僥倖超擢不同往日並請試判
待三五年舉選路清然後任依舊法其曾登科及
有清白狀并曾任臺省官并諸司長官刺史者已
經選擇並不試依常例處分

一每年天下京外選人今秋九月依舉人召集審勘

絕其姦濫試時長史親自監臨皆分相隔絕其
已授及替代者第四等以上封送省所依舉人例
處置吏部詳天下闕員訖即重考天下所送判審
定等第並從上等據本色人數收入具名下本道
觀察使追之限十月內到並重試之訖取州試判
類其書蹤及文體有偽濫者准法處分其合留者
依科目資緒隨穩便注擬

一其兩都選人不比外州請令省司自試隔年先試
一同外州東都選人判亦將就上都考定等第無
煩會人數明年依例追集重試之還以去秋所試
驗其書蹤及詞理則隔年計會替代事亦難為

一兵興以來士人多去鄉土既因避難所在寄居必
欲網羅才能隔年先試令歸本貫為弊更深其諸
道舉選人並請准所在寄住處投狀請試舉人
既不虞偽濫其選人但勘會符告并責重保知非
偽濫即准例處分

一宏詞拔萃以甄逸才進士明經以長學業並請依
常例每年其平選判入第二等亦任超資授官

一諸以權緒優勞准勑授官者如判劣惡者請授員
外官待稍習上繩試判合留即依資授正員官

一諸令授正員官今年未滿三十者請授無職事京
官及外州府參軍不得授職事官後論有司或請

方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詞身言書判今外州送判則身言闕矣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範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言謂詞說合理此皆才幹之四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觀理識於此既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即為知書判者斷决百事真為吏所切故觀其判則才可知矣此身言及書豈可同為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為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為後亦有說乎對曰敷納以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政非言無以知之其唐虞百

官咨俞無幾其下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敷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數數千人三銓藻鑑心目難溥謂喧競之不暇夕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業既優可以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闕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未脩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之既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選試未為通矣今銓衡之下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偽濫深於市井法固至此無知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苟居宅所在則鄰伍知之官司耳目易為釆聽古之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

學舉皆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詳易叅脩言行者必當敦固不能為此餘何足觀若有志性過人足存激勸及射為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備但舉而行之耳故無云焉有司復曰其有初官公清且有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見褒陞無乃闕於事實乎對曰苟能如此最為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但令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褒貶不得僭濫則善不蔽矣問曰試帖經者求之精熟今廢之有何理乎對曰夫人之為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今口問之令有講釋者不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為且務於帖則

於義不尊非演習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稚之事今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稚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亦取通六今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答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失在鹵莽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通今併為一有何理對曰夫事尚實則有功徇虛則益寡試策五通多者問目數五頭尾徇虛多矣豈如一策之內併問之乎

杜氏通典卷第十七

杜氏通典卷第十八

選舉六

雜議論下

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議曰計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
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代
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徵古
制以明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
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
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
而一其業也而近代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
多歧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

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
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免歸
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
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
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
是以言代胄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祿
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
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
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臺榭以
極其歡而農工賴膂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
昇仙不仕者如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
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徵斂也重養厚則上覬其欲
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趣上構姦
以入官非惟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利之資太
厚書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爲刺史守
令畏憚觀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祿而安
榮哉故法之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
蠕蠕然第能來一勞結一課獲入選敘則循資授職
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侵漁
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腯而偃仰
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巨害至死不

出故里諺以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
爲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斂如此重
則人孰不思其官以乾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
太薄既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
雖虛設府位散印綬于旁揖讓而進授之不敢受寬
其征徭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
之而莫至矣如此則窺求之志不禁而息多仕之門
不扃而閉若上不急其令下不省其徑而欲以法術
遮列禁人奸自此猶坻土以禦橫流也勢必不止夫
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敘有三科而已一曰德也才也
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

乎中令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昇秩其文具
矣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之間侍郎
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
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
況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
之不精法使然也先朝數人以下言之詳矣是以文
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雖文
武之道亦與時弛張五帝三王之所不相沿也是以
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
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于齊隋不勝其弊凡
所置署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爲與其率私不若

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
吏部此緣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
部之法蔽矣復宜稍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刓弊伏
以爲當今選舉人未上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
不可專於吏部謹按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
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
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
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
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按而不命其牧守
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
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冐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

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僞命之
徒非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
聲而廢通計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寬事詳而
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權
道復古美制則衆才咸得而天下幸甚或曰當開元
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
于理既濟以爲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
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
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則紊在開元天寶則
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慶賞不軼威刑必齊
由是而理匪關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

法則其理不啻久乎夫議事以制不以權當循其本
末計其遐邇革弊得時失之可言耶或曰帝王之都
必浩穰輻輳士物繁合然後稱若其大權散郡國遠
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之何又甚不然自古至隋數
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
師庶富百鄽九市行不得顧車不得旋侈溢之盛亦云
極矣豈待選舉之士爲其助哉又夫人有定土土無
賸人浮冗者多則地著者少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
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鳥聚雲合窮關中地力之產
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
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誰索乎且權分州郡所

作於舉則四方之人無所遊心而居尊者而祿不及
祿者未及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絕要樞于京情將懷
祿孰肯安堵必鬻田產竭家資籍糧貫道路交馳往
復是驅地著而安爲浮冗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四
方之實一都之繁孰與萬國之殷況王者當鎮其天
下豈鄙關之中校其衆寡哉或曰仕門又開入者已
衆若革其法則舊名常調不足以致身使中才之人
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歸乎既濟以爲人繁賢
愚業隨崇替皆庫之賢既可以入仕則士之不肖寧
愧乎出流從古以然非一代也故傳云三后之姓於
今爲庶今士流既廣不可強廢但鐵其舊門不使新

入峻其官途不使濫登十數年間新者不來而舊者
耗矣待其人少然後名官夫人之才分各有餘裕自
爲情欲所迫而峻當盡爲引之則長禁之則短任免
而已故凡士族皆稟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蓋以依
倚官緒無湮淪墊溺之虞致循常不脩名義寧立此
教使然也若唯善是舉人不才決棄前見爵祿後臨
塗泥人懷悚激孰不勝進則中品之人悉爲長材雖
曰慎選捨之何適

選舉雜議凡七條

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舉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
律內諸貢舉人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

也居州郡則廉使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茲懲
勸足爲致理有司循不脩厥職浸以訛謬使其陵頹
今但脩舊令與舊政則人服矣焉用改作答曰州郡
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
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脩且惟德無形惟
才不器得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今
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違矣使臣廉舉但
得其善惡之在者耳每道累歲才獲一人至如循常
諄諄忠駿愚鄙者或身其廉謹政爲人敵者或善爲
姦濫秘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嘗聞焉若銓不委
外任不責成不塞其源以導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

資授職糊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臨其人無益也非
改之不可

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奏則舉人
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
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
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
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板授召用至而授
職何嘗有貢亦不試練其退州官也一掾一尉或津
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
也

三或曰若使外州辟召必是牧守視故或權勢囑託

或曰吏部所補多非實才奈其濫何答曰誠有之也然其濫孰與吏部多請校其優劣且州郡牧守古稱共理政能有美惡之跡法令有殿最之科分憂責成誰敢濫舉設如年多人怠法久弊生天網恢疏容其奸謬舉親舉舊有囑有情十分其人五極其濫猶有一半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無一焉請試言之凡在銓衡唯徵書判至於補授祇校官資善書判者何必吏能美資歷者寧妨貪冒假使官資盡愜刀筆皆精此為吏曹至公之選則補授之際官材匪詳或性善緝人則職當主辦或才堪理劇則官授散員或時有相當亦幸中耳非吏部素得而知也有文無賴者計日

可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況其書判多是假手或他人替入或旁坐代為或臨事解衣或宿期定估才優者一兼四五自製者十不二三況造偽作姦冒名接腳又任其外令史受賂雖積謬而誰尤選人無資雖正名而猶剝又聞昔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於限者禮部明經等亦然必謂之合例斯非濫歟若等為濫此百而多者也

四或曰吏部有濫止出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若等為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今

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五或曰今人多情故長恐討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已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

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書授於選曹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

六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正多苟且不識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極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禀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事必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苟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為己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

調之人遠投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
携妻孥復往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
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誑為
苟

七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既
無常調久不得祿人皆嗟怨必相率去我入於他境
則如之何答曰善哉問乎夫辟舉法行則搜羅畢盡
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此祿之不及者皆下劣無任
之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弊之本實為士人太多
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上
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而百口者有養而十口者

九

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今
有才者既為我用忠劣者退歸他人有萬家歸之內
則二十萬人隨之食其黍粟衣其絲帛享其祿廩役
其人庶我收其賢彼得其愚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
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自
古興邦制敵之術莫出於是唯懼去我之不速也夫
何患焉

請改革選舉事條

內外文武官五品以上職事可 右請宰相總其進敘吏部兵
部得參議可否○吏部尚書侍郎右請掌議文官五品以上除拜
六品以下擬奏兼察其選用之不公者諸州長官及觀察使則使佐有才職可補

皆公任私者得察舉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郎中令史員外郎
判成待尚書署之而後行諸官長皆他例當彈奏郎中吏部所察故
云非選用濫失不得舉餘所掌準舊若官長選用濫失有聞而
吏部不舉請委御史臺彈之御史臺不舉即左右彈
之按六典御史有彈舉百官者即左右丞得彈奏○兵部尚書侍郎右請掌議
武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擬奏兼察舉選用之
不公者諸軍衛長官及節度都團練使舉用將校才職不稱皆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
失不得舉凡有所察舉及臺省糾彈如吏部之法餘所掌
準舊禮部每年貢舉人右並請停廢有別項經藝之
士請於國子監六學中銓擇國子學大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兵
部舉選右請停廢其皆省置折衝府分鎮天下所以嚴武太后昇平置武舉恐人之

十

折戰則武官武舉本末可做今內外邦畿皆有師衝將校所在至多試宜設法試除豈復張門請本
入已若此第又非號維六辨武官不以守學經習以絕矣不唯戰鬪而學字條隸規選狂往令請逐停
嘉補京官六品以下准歲台選司右請各委本司長官自
選用初補稱攝然後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奏成乃
下勑牒拜符告於本司是為正官考從奏成日計凡
攝官俸祿各給半府州佐官別駕少尹五府司今皆不在此例馬右
自長史以下至縣丞縣尉諸州長史司馬或雖是五品以下官亦同六品官法
請各委州府長官自選用不限土客其申報上攝之
制與京官六品以下同其邊遠羈縻等州請兼委本
道觀察使共銓擇補授上州省事市令中州參軍博
上下州判司錄事參軍不在此例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戍

官等右請本任刺史補授訖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給牒然後成官並不用聞奏其員數不得踰舊制雖吏部未報並全給俸祿若承省牒在任與正同去任不得稱其官職若州司以勞効未著而不申者請不限年月並聽之州縣右請准舊令州為三等（上中下）縣為五等（赤畿上中下）其餘緊望雄輔之名請廢（等級繁多則仕進淹滯使其偶暫非遠遷官非久交政亦苟且請職級以職使心見官僚可用則才無難）六品以下官資歷右並請以五周為滿（近代選官必以力遠歷習三以後皆經之兩國家因循為四近又歲計為二考今三四則太少六九則太多請限五周為折中）其選轉資歷請約循舊例（循舊制課遷轉資次也但以一常官歲滿即任召用並無選數）若才行理績有尤異者請聽超遷每長官代選其舊僚屬若有負犯及不稱職者請任便替若無負犯皆待考滿未滿者不得替諸道使管內之人及州縣官屬有政理尤異識略宏遠行業精修藝能超絕及懷才未達隱德丘園既堪充內官不稱州縣者（並申使部）將校偏裨有兵謀武藝或堪充宿衛或可為統帥者右請不限多少各令長官具才述行謀略舉送朝廷皆申上吏部兵部各設官署以處之審量才能銓第高下每官職有缺及別項任使則隨才擢用（如漢光祿勳領三署郎）稱舉者舉上加階進爵得賢後者遷其官（若自用存屬雖得賢不得賞）

禁約雜條

一諸使及諸司州府長官舉用僚屬請明書事跡德行才能請授其官兼職皆先申吏部兵部（若諸使奏官兼帶職掌名銜以職掌分其文武不計本官帶州縣職銜即申吏部軍職即申兵部）吏部兵部牒其詞而奏（奏詞云得某使牒某州府狀請）以元狀人入按每使每司每州各為一簿一所舉官吏在任日有行迹乖謬不如舉狀及犯罪至徒以上者請兼坐舉主（其所犯人依常法）（依本條分）一人奪祿一年（諸使無職者准三品官以料錢折納然後酌計）二人奪賜（無賜者既其色降賜緋者從綠降綠者從碧）三人奪階及爵（有爵無階有階無爵）（者加奪賜及勳）四人解見任職事官（已上並追告身）之五人與官（節度觀察使降為刺史刺史降為上佐上佐以邊州）六人除名（六人以上罪止除名）有犯贓罪至流以上者倍論之（倍謂一人從二人之法二人從四人之法三人從六人之法罪止三人）若舉用後續知過謬具狀申述及自按劾者請勿論（舉用失誤者此罪不審）一所舉官有因奸納賂而舉者有親故非才而舉者有容受囑託而舉者有所知不審而故舉者有犯一科請皆以罔上論不在官贖限囑託舉者兩俱為首規求者為從評曰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理故建庶官昔有唐虞皆訪於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稷契此蓋用人之大略也降及三代擇於鄉庠然後授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塾所推猶本乎行而郡國佐吏並自辟擢備嘗試効乃登王朝內官有僚屬者亦得徵求俊彥暨于東漢創置選職推擇之制尚習

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爲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蓋論閥閱罕考行能選曹之任蓋爲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內官之卿尹大夫咸吏部所署而辟召及鄉里之舉猶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理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矯有知循環教化所由興毀是繫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尚綺麗澆訛之弊極於有隋且三代以來寔爲可嗟唯稱漢室纘漢之盛莫若我唐肇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矣羣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

習尚文風教未淳慮由於此緬徵往昔詢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云等級太多宜在遠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所失之由何者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德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爲仕者又不可勝記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

常情進趣共慕榮達升高官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闕略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效寄委斯重刑賞亦崇今之剖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猶爲八九邑之後又不得有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皆禀地卑禮簡勢下仁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考功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爲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自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列皆由執政則執政

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因徵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牽湊輪材授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察然趨尚其流俱雜所以閱經號爲倒授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尊總其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文詞之末也又凡爲國之本資乎人氓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

綜核精選擇欲精選擇在覈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効甚速實爲大政可不務乎遂寧王氏曰士爲四民之首有關世教大矣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往嘗崇其賢用汰其濫文士正患其不多也今此論欲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吏員可省黎庶可安因噎廢食不思甚矣

杜氏通典卷第十八終

杜氏通典卷第十九

唐岐國公尚書右丞相領南節度使京兆杜佑君卿纂
明文林郎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建江王德溢懋中校
奉議大夫廣東提督學校僉事秀水吳鵬萬里同校

職官

官制總序

伏羲氏大昊以龍紀故爲龍師名官師長也龍紀其官長故爲龍師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張晏曰庖羲氏將興神龍負圖而至因以名師與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水名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首以受水瑞故水官名○神農氏以火紀故爲火師火名火德也故爲炎帝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官也神農有火星之瑞因以名爲師與官也○黃帝雲師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也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也○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鳥紀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爲曆正之官玄鳥氏司分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秋去鶬音晏丹鳥氏司閉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以上四鳥皆曆正之屬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鳲音尸鵴音菊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摯故爲司寇主賊盜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鵃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鶻音骨鵃音陟交反似山鵲而小至春多聲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

方曰鷷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止也止人使不淫放也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者也鳻音紛綸反唶音子夜反嘖音壯革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德不能致遠故始以民事命官此郯子對魯昭公之郯仲尼聞之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乃見於郯子而學之又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配食於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春官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木生句曲而有芒角其祀重也夏官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也其祀黎也秋官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也冬官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修及熙為中官土正曰后土土為群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祀社○

唐堯之代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秩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出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

方[illegible]一方見矣此舉幽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illegible]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分別仲叔各有所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illegible]內有百揆四岳[illegible]外有州牧侯伯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虞舜有天下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水有成功言可用之棄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布五常之教皋繇作士正五刑士理

垂作共工利器用[illegible]伯益作虞育草木鳥獸[illegible]伯夷秩宗典三禮[illegible]夔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illegible]龍作納言出納帝命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illegible]亦為六官以主天地四時也[illegible]○夏后[illegible]六卿

其官名次猶承虞制（禮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太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太史以下屬焉太士以神仕者）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眾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丱人也）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五官致貢曰享（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也）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公者也周禮九命作伯）千里之內為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周成王既黜殷命爰致太平官制為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周改殷人天官為冢宰六宗為春官宗伯司徒為地官司馬為夏官司寇為秋官司空為冬官）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

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六官之屬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冢大也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王）各有徒屬職於百事（其禪讓曰夫百王不同各不置官但所以改有少非禪讓之迹者變易必多以華人不視改官聽所以禪讓不改多者以禪讓道同人未為改故改者多非禪讓之世須變人情故必多改改官之禮此因人體所興之惡也）歲終天子齊戒受諫（所改當有）六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平其計要也）百官齊戒受質（受質報也）然後休老勞農（饗食之也）成歲事（計要也）制國用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變易○既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兼稱之）立百官之職不師古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初因循而不革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哀帝以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皆特進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當時官吏名皆改之語曰寶中郎署小吏下賢）○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建武六年詔曰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眾務洎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與吳蜀多依漢制○晉氏繼及大抵略同（公卿皆曰晉初公事者皆以署三年方得叙用其中多有好人令請遷無事臣以為法隨資敘減之所以足懲戒而不失其用部議之左又內文後臣曰諸官有病滿百日不差者請具體收歎從）

戎省員吏士職員凡七百人（時荀勖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勖論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設官分職委事責成量能授任思不出位皆切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監又表曰愚謂門下三省秘書著作可減半古九卿給事不專尚書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皆虛設省所諮問不關九卿之職）

爰及宋齊亦無改作（宋孝武時羣臣奏請以今欲理以父祖名作官者並宜改換之此太子中庶子及尚書郎中並是父祖所歷至於宋齊亦有不宜以此為嫌又曰昔二王鎮所領及...）

梁三分之一不給送官司有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蓋兩漢舊名尚書中書門下秘書集書省也）郡縣有三歲為滿之期（宋以三年為小滿）

梁武受終多遵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分配四時（...）

列中解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梁武帝置將軍二百四十號為二十四班）

陳遵梁制不失舊物（陳依梁制...）

初置官司分掌眾職然而其制...

○後魏昭武之創

創名稱乖殊皇始元年道武平并州始建臺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等官悉用文人天興中太史言天文錯亂當改王易政故官號多革（初道武欲法古純質...）

至孝文太和中王肅來奔為制官品百司位號皆准南朝改次職令以為永制（...）

又作考格以之黜陟（太和十八年詔曰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中又宣武帝行考陟之法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孝明以後授受多濫（...）

位號多類江東（...）○北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

○後周之初據關中猶依魏制及平江陵之後別立憲章酌周禮之文建六官之職其他官亦兼用秦漢（...）

○隋文帝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其於廟俗頗有損益凡官以四考而代（...）

驟流執務至煬帝初存稽古多復周官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如有德行功能
灼然顯著者擢之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
衛十六府殿內尚書門下內史祕書五省也謁者司隸御史三臺也少府長秋國子將作都水五監也左右翊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禦衛左右候衛十二衛也左右備身左右監門等凡十六府也或定舊名或是新置諸省及左右衛武候領軍監門府為內官其餘為外官于時天下繁富
四方無虞衣冠文物爲盛矣隋氏而漸爲不道百度方
亂號令日改官名月易頻繁散逸不能詳備○大唐
職員多因隋制雖小有變革而大較不異高祖制文官遺以母
去太繁者貞觀六年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
有三而已顯慶初制并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并太子三少傅中書令諸曹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軍輔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

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冊又制文武官五品以上者及疾病辭者並同致仕
例龍朔二年又改京司及百官之名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其餘官司悉改之咸亨元年復舊至于武太后革易
庶官或從宜創號改尚書省為文昌臺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御史臺為肅政臺及諸寺衛等名又置控鶴府官員或然用古典改六尚書為天地四時之官天授
二年凡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
試官蓋起此也試者未為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其官名稱試者其階與官並同者無所稱仍以其官為之其初未有也正授其月擢守十道存撫使舉人並州縣官各一人十道使一人授試舉人者凡四百六十一人授試官者共一百三十二人又授試鳳閣舍人試給事中試員外郎試監察御史試校書郎又以其年十一月又擢試官並以試官為之時人為之謡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試官自此始
于時擢人非次刑網方密

發歷整官司敗輪纜軌身神功元年制曰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轉官不得
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太樂鼓吹署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
不得過司膳寺諸署令又制其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不得任京清要等
官若累階應至三品者不得進階每一階酬勳兩轉如先有上柱國者聽其回授以上親一有異行奇才
別立殊效者不拘此例神龍初官復舊號凡武太后所改之官二年三月
又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國初舊有員外官至武太后遂加兼超授諸闕員外官為
昔亦千餘人中書令李嶠初自中書史至是乃拜吏部侍郎嶠志欲曲行私惠求名悅
眾至是嶠又自以秩位尊重居相任乃奏請大置員外官多引用勢家親
議者以為失序員外官其後但云自今以外官者多有庫由是
於今是遂有員外年以外蓍孝璋為尚書首奏至衛員外至末微時
置仍同正員自是員外官復有同正員者其加同正員者
員唯不給職田耳其祿俸賜與正官同單言員外者
則俸祿減正官之半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檢校者云
正官之下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檢署者之言敕攝非州府檢校者云
檢校某官判某官者皆是詔除而非正命知者
云知某官事皆是詔除而非正命遠平景龍官紀
大壞復有斜封無坐處之誚與焉景龍中有太平安
公主及皇后韋氏妹郕國夫人上官昭容上官氏母沛國夫人鄭氏等
昭容母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隴西夫人趙氏皆樹用親黨廣納貨
自由於內樂事墨敕斜封以授官或出
別門降墨敕斜封以授官時人號為斜封官
既出門多選除其冢宰相等數千員內外盈溢無廳事以
左右臺御史多者至數十人
故時人謂之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先天以來始懲其弊玄宗時吏部尚書宋璟
時有殿中侍御史崔湜大中子元崇先朝岑羲等是為吏部尚書
所授斜封官恩命已布而姚元崇宋璟等奏此並先帝之
明詔然陛下之遣路譔者以為天下然乃下制
敕恐有非常之慶上乃皆除之
敕授官先令停任宜並量材敘用
上號授言不可其斜封官得免罪戾已來御史
之內頻降音前敕令至冬喪分物又令
替又因停時何以正姦邪俾何以懲風俗
至開元

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爲格令此稱皆武德貞觀之舊制永徽初已詳定之至開元二十五年再刪定焉至二十八年又省文武六品以下官三百餘員及諸流外番官等

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繩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

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祕書省以

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脩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

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凡六省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爲九寺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爲五監以分

理羣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爲六軍十六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爲十六衛以嚴其禁禦一詹

事府二春坊左右春坊又有內坊掌閤內諸事三寺家令寺率更寺太僕寺十

率府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率凡十率府俾乂儲宮牧守督

護分臨畿服京府置牧諸府州置太守置都督都護設官以經之置使以

緯之按察採訪等使以理州郡考課守宰吏以督度支租庸轉運鹽鐵等使以總

貨財其餘細務因事置使者不可悉數其轉運以使無適所治廢置不常故不別列以備自六

品以下率由選曹居官者以五歲爲限於是百司具

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制焉一歲爲一考四考有替則爲滿若無替則五考

而罷六品以下吏部注擬謂之旨授五品以上則省內除制授自至德之後天下多難錄才錄勳制敕以時拜繁

於吏部於是兼試員外郎等官多有正員至並云攝以內外州縣職者不行常員外兼試等官各有定額並云試亦有身帶京官冗職負名清美以盜

占闕爲即如正員之例官以三考而代無替四考而罷由是官有常序焉

一要累官數官品○○○三公○○宰相○○三○一

二三老以下二大以上四三

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

司馬○大將軍○三師二公以下官屬

三宰相宰相并官屬門下省侍中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起

居補闕拾遺典儀城門郎符寶郎弘文館校書○中書省中書令侍郎

舍人通事舍人集賢學士史官主書

四尚書上尚書省總論尚書○錄尚書○尚書令○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歷代郎官

員外郎○歷代都事○主事代令史書令史○八座附行臺省附○

五尚書下吏部尚書侍郎郎中司封司勳考功郎中員外郎○

戶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度支金部倉部郎中員外郎○禮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

郎・員外郎○兵部尚書侍郎祠部主客膳部郎中員外郎

中部・員外郎○職方駕部庫部郎中員外郎

外郎刑部尚書侍郎郎中都官員外郎

比部司門郎中員外郎○工部尚書侍郎

部郎中員外郎屯田郎○虞部水部郎中

中　員外郎

六御史臺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主簿○

七諸卿上總論諸卿○太常卿丞主簿太祝奉禮郎協律郎太樂署鼓吹署太醫署

郎兩京郊社署太卜署廩犧署○汾祠署太公署

光祿卿丞主簿太官署珍羞署良醞署掌醢署○衛尉卿丞主簿

武庫署武器署守宮署○宗正卿崇玄署公車司馬令

諸陵署○太僕卿乘黃署典廐署典牧署車府署○主簿○諸牧監○

大理卿正丞主簿評事○司直監

八諸卿中鴻臚卿司儀署典客署主簿○司農卿丞上林署

太倉署鉤盾署溫泉湯監苑總監諸屯監○諸倉監○

監司竹監○京都苑總監○導官署○

尉等官○太府卿丞兩京諸市署左右藏署常平署

主簿○諸典農中郎將

署○秘書監 丞 秘書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佐郎 太史局令 丞○殿中監

丞 尚食局 尚藥局 尚衣局 尚舍局 尚乘局 尚輦局 奉御 直長

九 諸卿下

內侍省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謁者監 內侍伯 掖庭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少府監 少監 丞 主簿 中尚署 左尚署 右尚署 織染署 掌冶署 諸冶等 丞 甄官署 將作監 丞 主簿 左校署 右校署 中校署 丞 甄官署

署 東園 主章令 國子監 祭酒 司業 丞 主簿 國子博士 助教 太學博士 廣文博士 四門博士 律學博士 書學博士 算學博士 主簿

士 傳士 四門博士 軍器監 丞 甲坊署 弩坊署 都水使者 丞 舟楫署 河渠署 主簿

十 武官上

將軍總叙○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 附武

十一 武官下

大將軍 并官屬○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四征將軍 四鎮將軍○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軍師 祭酒 軍司 長史 司馬 主簿 參軍 功曹 記室 軍諮祭酒○三部司馬 附 雜號將軍○中郎將 校尉 都尉○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附

十二 東宮官

敘事○太子太師 太傅 太保○太子少師 少傅 少保○太子賓客○太子詹事 少詹事 司直○太子丞 主簿 六傅 司議郎 左右庶子 中允 中舍人 崇文館學士 左諭德 贊善 洗馬 通事舍人 文學 校書郎 正字 內直郎 典設郎 宮門郎 典膳郎 藥藏郎 太子家令 丞 主簿 食官署 典倉署 司藏署 太子率更令 丞 主簿 太子僕 丞 廄牧署 左右衛率府 左右司禦率府 左右清道率府 左右監門率府 左右內率府○以下官屬 太孫官屬 附

十三 王侯 總敘○歷代王侯封爵 公主并官屬 附

十四 州郡上

司隸校尉○州牧刺史○總論州佐 別駕 治中 主簿 從事 部郡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 部都督 總管 節度 團練 都統等使 附 都護

十五 州郡下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牧守 附○郡太守 總論郡佐 郡丞 別駕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司功 司倉 司戶 司兵 司法 司士 參軍 中正 經學博士 醫博士 五官掾 鄉官 總論縣佐 縣令 縣丞 縣尉 主簿 守佐 佐史 鄉官○市官 三司 五等爵 關將 成論

十六 散官

文散官 大夫以下 開府儀同三司○武散官 將軍以下○諸校尉 鎮軍將軍以下 附○輔國將軍 後軍將軍 內官 命婦 妃 嬪 附 邑號

十七 祿秩

祿秩 俸力 執衣 防閣 白直 邑士 仗身 庶僕 士力 親事 門夫

職田 公廨田 官祿 附

十八 秩品一 并命數○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後漢 魏

十九 秩品二 晉 宋 齊 梁 陳

二十 秩品三 并命數○後魏 北齊

二十一 秩品四 後周 隋

二十二 秩品五 大唐

職官一 要畧

官數 官品 設官沿革 封爵 三公 宰相 三老五更 祿秩

官數

唐六十員 尚書云建官惟百 鄭玄云唐虞官六十 唐官未聞 堯舜同道 或皆六十 所屬官而言 則唐官
夏一百二十員 尚書云夏商官倍 禮記云夏后氏百官二百二十 鄭玄曰 百二十 則夏二百 殷二百

四十員(明堂位二百鄭玄曰二百四十)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按禮記王制殷制同)漢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京帥時數兼諸府州郡胥史)後漢七千五百六十七員 晉六千八百三十六員 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員 齊二千一百三員 後魏七千七百六十四員 北齊二千三百二十二員(並內官)後周二千九百八十九員(並內官)隋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外郡縣官九千九百九十五)大唐一萬八千八百五員(內官二千六百二十一外郡縣官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

官品

周官九命 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 後漢自中二千石至十石凡十三等 魏秩次多因漢制更置九品(晉宋齊並因之)梁因之更置十八班班多爲貴 陳並因之 後魏置九品品各置從凡十八品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階凡三十階 北齊並因之 後周制九命每命分爲二以正爲上凡十八命 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凡三十階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內流內自此始焉(煬帝除上下階唯留正從各九品)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令始焉謂之視流內視流內自此始大唐自流內以上並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署薩寶及正祓謂之視流內又置勳品九品自謂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流外自此始(勳品自齊梁郎有之)

設官沿革(略舉崇者其當部之官長職品秩下者亦附此)

黃帝六相(堯有十六相)爲之輔相不必名官○少昊司徒(前漢嘗加大後漢又加大)大司馬(穿羽加大漢以後加大日大後周又加大)大司空(前漢加大改御史大夫爲之)(周人又加大人爲之後)大司寇(後周有司寇御後周又加大)○唐羲和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州牧○虞太師 太保 納言(隋及大唐嘗改侍中爲之)后稷 秋宗 士 共工 虞○夏九卿○商太宰(晉宋齊梁陳改太師爲之)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司士司土司木司水司華司器司貨太子太師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方伯○周太傅 少師 少保 冢宰(後周加大)宗伯(後周加大)內史(秦置內史治京師如諸郡)(字後周有內史中丞大夫隋改中書爲內史內史監令大唐亦嘗以中書爲內史)太僕正(爲太僕正爲卿大唐嘗爲司僕卿取卿又嘗爲司僕卿)大將軍(自戰國時始置)前後左右將軍 周末○秦太尉左右丞相 丞相(後周末加大)相國侍中(本丞相史隋改爲納言或爲侍內專嘗爲納言大唐嘗爲左相或又改爲黃門監)黃門侍郎(後周執言大夫大唐爲鸞臺侍郎侍郎又改爲門下侍郎)散騎常侍(魏又加通直員外)分爲左右 少府史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四人(漢置一人)(漢爲僕射四人分曹後人爲五曹至晉有六曹)尚書令僕射(漢置左右大唐)(政或爲左右丞相或大尚書或爲文昌左右丞相)尚書丞(二人至漢置四人後漢左右丞大唐)(曹爲左右屬臺)御史大夫(大唐嘗改爲大司憲或太后)(漢改曰太常後改曰奉常又改爲太常後漢常自後爲太常梁謂之卿大唐嘗爲奉常卿)奉常

○通典卷十九 一西

○通典卷十九 下五

司禮卿郎中令漢為光祿勳後漢嘗為郎中令魏為大祿勳梁除勳字謂之卿大唐嘗為司宰
卿又嘗為司膳十漢嘗為中大夫令至梁為卿又為光祿卿衛尉之卿至大唐嘗謂衛尉卿宗正
漢嘗改為宗伯至大唐嘗為司宗卿又嘗為司屬卿治粟內史漢改曰大農令又改曰大司農
後漢末為大農魏為司農至梁謂之卿後魏又加人大唐嘗為司稼卿主爵中尉漢以右扶
風之代廷尉二漢梁北齊為大理梁謂之卿徐代曰廷尉大唐嘗為詳刑卿又為大理卿典
客漢改為大鴻臚又嘗為大行至梁除大字謂之卿大唐嘗為同文卿又嘗為司賓卿又為鴻臚卿典
屬國少府至梁謂之卿大唐嘗為內府監亦嘗為尚方監又為少府監將作少府
漢改為大匠梁為大匠卿隋為將作大監又改為大匠大唐亦嘗為大匠又嘗為繕工監又嘗為營繕監
人為將臣監中尉漢武更名執金吾中書謁者令僕射主漢嘗以宦者為之
魏為中書監令專掌機務隋為內史監令亦改罷為內史又改為內書又為內史令大唐復為中書令嘗為
丞相又罷內史又為[illegible]令詹事大唐嘗改為端尹又嘗改為宮尹少詹事並為少尹中庶

子庶子晉改燕子為左右庶龍中字大唐嘗為左右中護太子家令大唐嘗為宮府
大夫率更令大唐嘗為司更大夫僕大唐嘗為御僕大夫內史理京師漢為左右又
置京兆尹左馮翊代之郡守漢時為太守後魏每郡置三太守隋置通守罷置二守隋之通守丞
佐貳太中二大夫大唐並為文散○漢尚書令至後漢為錄尚書事三
公曹尚書常侍曹尚書二千石客曹卿事後漢改為吏曹所事任選舉又為選
部魏為吏部宋齊置兩員大唐嘗政為司列太常伯又嘗為天官中書侍郎東曹嘗為通事
郎隋為內史又為內史侍郎大唐為內史侍郎又為中書侍郎又為紫微侍郎御史中丞
後魏曰中尉大唐改治書侍郎御史為之嘗為司憲大夫光祿大夫後魏者則加金章青綬至
魏晉則又加金章紫綬嘗置左右至隋為散官中散大夫大唐為文散太皇
太后卿長信少府太后以下府以至十陳內後魏無皇太后卿長信
少府皇后卿大長秋附有令大唐改為內侍中常侍大唐為內常侍都水

使者至宋嘗為水衡令梁同大舟卿隋嘗為票騎後都水監大唐嘗為司津監又嘗為水衡都尉驃騎漢
加大將軍為武散游擊大唐為武散衛車騎驍騎梁置驃騎左右伏波
騎材官輕車樓船橫海護軍至大唐為勳官度遼
貳師蒲類強弩戈船奮威建威積
射二十二將軍奉車駙馬三都尉至梁尚主者為之司
隸校尉督察三輔隋有司隸大夫刺史刺舉郡縣大唐京畿採訪使外其餘刺史至隋治人都
護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特進大唐為文散諸
加官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郎中為之○後漢賊曹尚書尚書侍郎
三十六人初稱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五歲稱大夫魏有尚書郎晉又有員郎
中省務置二十六侍郎後置員外郎一人後又六曹置侍郎有員外郎大唐改曹郎為郎中
各置侍郎後又置令大唐嘗為蘭臺武衛至隋置左右大唐為
秘書監史少監為侍郎又嘗為蘭臺

左右勝衛為輔國晉加大宋改為輔師大唐為武散四征四鎮四安
虎牙征虜捕虜橫野鷹揚討逆
討虜破虜等將軍四中郎將都督至晉加大將時河
偏將留守班同三司前漢文帝以宋周為衛將軍記三司未為官也儀
同三司魏有開府儀同三司晉又開府儀同三司後魏有儀同三司齊有開府儀同三司又有
儀同三司後周有開府儀同又有上開府儀同一人大將軍至隋為散官又有諸衛各置開府一人八座
○魏五兵尚書至後魏有七兵尚書隋曰兵部大唐嘗為司戎太常伯或為夏官或為武
部又為兵部度支尚書晉有戶部晉以後改為度支至隋為民部大唐嘗為度支又為戶部
祠部尚書至後魏有儀曹尚書後有禮部隋置禮部尚書大唐嘗為司禮太常伯或為
春官又為禮部殿中監魏晉有殿中監隋曰殿內監大唐嘗為中御府大監中衛晉分為左右衛
將軍隋改為左右翊衛大唐後為左右衛中領軍晉改為領軍隋改為左屯衛大唐嘗為左右

戎衛又嘗爲左右正鈐衛又爲左右領軍衛大將軍　游騎（大唐並爲武散階）平　鎮北　虎威　撫軍　凌江　寧朔等將軍　行臺○晉三公尚書掌刑獄起部尚書（有事則置無事則省）　國子祭酒（宋曰總明觀祭酒大唐嘗爲大司成又爲成均祭酒）　中軍　龍驤　寧遠（大唐爲武散）○宋殿中將軍○齊都官尚書（隋改爲刑部大唐嘗爲司刑太常伯又嘗爲憲部又爲刑部）○梁太府卿（大唐爲內府又嘗爲司府又御府）　雲麾　中武　壯武　明威　定遠（大唐並爲武散）　宇宙等大將軍始以太常等名卿分爲四時凡十二卿○後魏柱國（至大唐爲勳官）天柱二大將軍　諸少卿○後周軍器○隋左右武侯府大將軍（大唐爲金吾衛）左右監門府將軍（大唐改爲衛）大總管（大唐改爲都督）通守（太守）　折衝府　正

議　通議　朝議　朝請　朝散等大夫　左右驍衛府（大唐改爲驍衛）○大唐太子賓客（漢之四皓非官）左右千牛衛　左右屯營（改爲羽林）左右威衛（嘗改爲豹韜衛）　左右龍武將軍　平章事　知政事　知機務　同中書門下三品　平章軍國重事　節度使　採訪使　宣威（武散）　懷化　歸德等將軍（並武散以授歸義蕃官）

封爵

黃帝方制萬里爲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殷公侯伯三等（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周公居攝改制大其封（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秦爵二十等最高徹侯始得食縣其次關內侯食租稅於關內餘十八等大庶長以下則如其職○漢國王國侯亭侯三等（凡王皆裂地始漢初論功以戶數爲等分封列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後漢亦三等（皇子封王其郡爲國其列侯雖爲郡凡勳不過四縣）○魏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等（關內侯虛封自此始）○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等侯凡十五等（王大國二萬戶三軍兵五千次國一萬戶二軍兵三千下國五千戶一軍兵千五百其公之制如侯如不滿五千戶不置軍千人其伯子男並以丁各有差不置軍）○宋皆因晉制惟大小國皆三軍（中至凡孝建）官爵不得稱臣於其主得稱臣　○齊因之梁因前代（定制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不稱臣不稱臣以下羣官皆曰啟以丁表官如臣不書下官皆曰告日籍）

○陳有郡王嗣王藩王開國郡公開國縣公侯伯子男沐食侯鄉亭侯關中關外侯凡十一等○後魏有王開國郡公散公侯散侯伯散伯子散子男散男凡十一等（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後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隋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大唐國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郡公開國縣公開國侯伯子男凡九等（並無其土加實封者乃給租賦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至大曆三年實封者二百六十五家）

三公

夏商以前云天子無爵三公無官（伊尹曰三公調陰陽）○周以

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漢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公○後漢又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天地災變則皆策免自太尉徐防始蜀靈帝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自溫始也○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司徒為制○隋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大唐因之

宰相

黃帝置六相○堯有十六相○殷湯有左右相○周成王有左右相○秦悼武王始置左右丞相始皇又始置相國○漢置丞相曾置相國或左右丞相尋復舊成帝改御史大夫為司空與大司馬丞相是為三

公皆宰相也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亦為宰相○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宰相獻帝復置丞相○魏改丞相為司徒而文帝後尋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亦宰相也又置大丞相及相國○晉惠帝改丞相為司徒尋復舊俱為宰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變亦是相也○宋齊梁陳並相因習或為丞相或為相國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錄開權或管朝政或為侍中或給事中要受顧命皆為宰相然侍中職任機密之司不以他名亦為宰相其有侍中兼外官若未上及作皆兼內官若流演之其例不少則非宰相也任當時委任而已○後魏北齊亦置丞相俱為宰相尤重門下多以侍中輔政亦宰相也○後周人家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

左右丞相○隋有內史納言是真宰相柳述為兵部尚書參掌機密又楊素為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大唐侍中中書令為真宰相中間皆改為左右相他官參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其同中書門下三品自貞觀中以兵部尚書李勣始

三老五更

禮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後漢明帝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安帝以李充為三老靈帝以袁逢為三老○魏高貴鄉公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後魏孝文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後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

祿秩

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倍上士食七十二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食九人庶人在官謂未命為士者大國小國同○漢制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二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比六百石六十斛下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百石十六斛○後漢大將軍三公俸各三百五十斛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

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臘及立春更班賜有差○宋制州郡秩俸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有父母祖父母年登七十者並給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入後人○梁帝一品秩萬石二品三品爲中二千石四品五品秩爲二千石○後魏其祿每季一請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從一品七百疋二品六百疋從二品五百疋三品四百疋從三品三百疋四品二百四十疋從四品二百疋五品一百六十疋從五品一百二十疋六品一百疋從六品八十疋七品六十疋從七品四十疋八品三十六疋從八品三十二疋九品二十八疋從九品二十四疋執事官一品以下給公田各有差○後周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爲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爲四十石○隋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爲差至正四品是爲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每以五十石爲差至正六品是爲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爲差正從八品是爲五十石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爲九等之差二佐及郡守縣令京官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大唐定給祿之制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六千八百從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從二品米四百六十石正三品米四百石錢六千一百從三品米三百六十石正四品米三百石錢四千二百從四品米二百六十石正五品米二百石錢三千六百從五品米一百六十石正六品米一百石錢二千三百從六品米九十石正七品米八十石錢二千一百從七品米七十石正八品米六十七石錢一千六百從八品米六十二石正九品米五十七石錢一千三百從九品米五十二石從並同外官各降一等其幹力及防閤庶僕並別給內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並給職田京官諸司及郡縣又給公廨田並有差

杜氏通典卷第十九終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

職官二 三老次下 二大以上

三老五更 三公總叙（四輔 二大 附）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大將軍

三師三公以下官屬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者，三代所尊也。（三老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者舊也壽也詩云方叔元老書稱無遺壽耇之言則周所謂五者訓五品吏者更也予世長父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之更已也故一老五更皆取有道妻男女具者爲之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者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曰更當爲叟字之誤也）天子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三公設几，九卿正履，祝鯁在前，祝饐在後。（鯁音梗 饐音噎）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日，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遇大尊故也。○後漢明帝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榮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安帝以魯丕、李充爲三老。靈帝又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不噎也。）○魏高貴鄉公即位，幸太學，命王祥爲三老，（祥字休徵）鄭小同爲五更。祥南向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後魏孝文養老於明堂，以尉元爲三老，（元字苟仁，代人）游明根爲五更。（明根字志遠）帝再拜三老，肅拜（鄭衆云肅拜俯下手今時撎是也）

（音於志反即今之揖也）給三老上公之祿，五更元卿之祿。○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大傅燕國公謹（謹，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徹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用安。惟陛下念之。」（云云）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其餘歷代皆無。

三公總叙（四輔 二大 附）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大國之君故曰[illegible]曰倉頡作書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韓子曰背私[illegible]公稱足公三公者三光也）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故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天文三台，以三公法焉。（三台星名台作第一）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周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

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 則三太周之三公也故不以一職爲官名 [illegible] 又以三少爲孤卿與六卿爲九卿 [illegible] 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其任也 [illegible] 有舜之於 [illegible]

[illegible] 故周禮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illegible] 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illegible] 春秋九

命作伯尊公曰宰言於海內無不宰統焉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 韓詩外傳曰 [illegible] 不節風雨不時則責之司馬 [illegible] 道不和國多盜賊民怨其上則責之司徒 [illegible] 山陵崩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 ○漢初唯有太傅太尉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 [illegible] 王莽篇置四輔官 [illegible] 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司徒司空 [illegible] ○後漢唯有太傅一人 [illegible] 而無師保 [illegible] 太尉公主天 [illegible] 司徒公主人 [illegible] 司空公主地 [illegible] 而分部

九卿 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 [illegible] 蓋多以九卿爲之若天地災變則皆策免白太尉徐防始焉 後漢本制日食星流 [illegible] 漢制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 [illegible] 也 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輿爲下凡拜公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百官卿贊拜御史授印綬公三讓然後受至安帝非三府任尚書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變則策免公台靈帝臨朝始遣使者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自溫始也至獻帝建安十三年乃罷三公官魏初復置與後漢同

自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然皆無事不與朝政高柔上疏云今公輔之臣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初封司空崔林為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林字德儒東武之門淡折丞相已屬曹說所謂雜封三公其失同也黃初二年又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末年增置太保○晉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義陽王子初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時所謂八公同辰攀龍附翼者也遂以太傅太保為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蓋居者甚寡諸公品第一食俸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二百匹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田騶十

人立夏以後不給冰者食俸一年又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給朝中駕安車黑耳其太尉司徒司空自漢魏以後皆為三公及晉迄于江左相承不改上公三公之例不改前代三公策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廢而不行至晉拜石鑒字林伯為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始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十六國姚秦姚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宋皆有八公之官而不言為八公也宋志云三公黃閤前史無有其義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啟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不敢斥天子宜是漢舊制也韠音畢○齊時三公唯有太傅○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國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從公開府者亦置

官屬○陳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為贈官三公之制開黃閤廳事置鴟尾○後魏以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上公也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北齊皆有三師二大三公之官並置府其府三門當中門黃閤設內屏三師二大並佐史則同太尉府○後周置六卿之外又改三師官謂之三公並置三孤以貳之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司徒為地官大司馬為夏官司空為冬官如姬周之制無復太尉三師之號宣帝又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蜀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為大左輔隋國公楊堅為大後丞○隋置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但與天子坐而論道置太尉

司徒司空以為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北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攝行事者省府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矣煬帝即位廢三師官○大唐復置三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三公以經邦論道燮理陰陽祭祀則與隋制同並無其人則闕天寶以前凡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

太師

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為之○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周公並為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焉金印紫綬位

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初光為太師王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太后詔令太師無朝賜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坐用杖賜食十七特十七物者公具十七種物也靈壽木名也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為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初置三上公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晉書曰惠帝大安元年以齊王冏為太師當時撰述者之誤也秩增三司蜀李雄僭號時范長生自西山乘素輿詣成都雄拜長生為天地大師封西山侯○後魏北齊後周隋大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仲尼及長孫頎武彠竇毅韋玄貞張說裴光庭而已彠音憂縛反

太傅

太傅古官傅傅之德義也周成王時畢公為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綬初用王陵後省八年復置

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平帝以孔光為之○後漢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導無常職光武以卓茂為之薨省明帝又以鄧禹為之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進見東向又張禹字伯達遷太傅舍於宮中大官進食五日一歸府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章帝以虔熹三世在位為國元老乃以為太傅和帝即位幼弱以鄧彪有高名海內歸仁徵為太傅百官總己以聽之因能之異虞與為且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則省胡廣注曰猶古冢宰總己之義桓帝踐祚已加元服不復置傅但令太尉胡廣司徒趙戒領尚書事至靈帝復以陳蕃為太傅與府參錄尚書事陳書志欲安與閣塞以清本朝世亂謂勝用賢撫身胡廣代之撫默而已○魏初置太傅以鍾繇為之鍾繇字元常遷太傅有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稱朝見皆使乘車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晉

宋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介幘絳朝服佩山玄玉○梁後魏北齊後周及大唐皆有之

太保

太保古官殷太甲時伊尹為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為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為之○光武中興省○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鄭沖為之沖字文和位在三司上○晉武初踐祚以王祥為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官之職太保所以訓護人主道以德義者也汝南王亮為太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又衛瓘為太保以公就第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也章綬佩服冠秩與太傅同○梁後魏北齊後周隋及大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竇季諶一人而已

太宰

太宰殷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周武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治○秦漢魏並不置平帝加王莽號曰宰衡○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以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增掾屬十人蓋為太師之互名非周冢宰之任也何曾為太宰朝會乘輿入朝劍履上殿如蕭何田千秋鍾繇故事又安帝以太宰琊王德文不宜嬰拜事務以汙論道之事可安袞之服綬設羽葆鼓吹綟音戾綟綠也以綟為質綟紫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總因以為綬名○宋大明中用江夏王義恭為之冠綬服秩悉與太傅同至齊以為贈○梁初有之至陳又以為贈有事則權兼之○後魏初無至孝莊帝以太

尉上黨王天穆爲之贈置佐吏○北齊無聞○後周
文帝又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
邦治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國自隋而無

太尉

太尉秦官月令曰孟夏太尉贊傑儁自安下曰尉散武官咸以爲號上○漢因之
應劭漢官謂大尉爲周官非也鄭玄注月令亦曰秦官尚書中候云舜爲大尉束晳據非秦官以此追難
玄焉劉昭曰緯候乘書貴出詭出爻隱顯動揆設怪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瞻飭賦收富是據位以書
前職非虞之實事也太尉所職卿舜所掌遂以周掌追稱大尉乃中深之設假蓋非官之爲謬康成謝璽
自著中候哉及注體而志舜位豈其實哉此是不麻譏於中候疏正之於月令也廣微之諸末詳碩意
金印紫綬掌武事漢文三年省景帝三年復置其尊
與丞相等丞相衛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田蚡曰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竇嬰嬰爲

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蚡從之皆如其言蚡音扶粉切五年又省元
狩四年更名大司馬大司馬位在太尉○後漢建武二十七年
復舊名爲太尉公安帝初即位多與太傅同錄尚書事
府門無闕論云王莽以大司馬篡盈神器故殺其闕掌四方兵事功課
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常亞獻大
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
而論之國有過事與二公通諫諍之靈帝末以劉虞
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自此則大司馬與太尉始並
置矣劉寵字祖榮遷太尉以日食免又初第五倫爲會稽太守署鄭弘爲督郵舉孝廉及弘爲太尉
而倫爲司空位在下每朝見弘自卑帝知其故遂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又陳蕃拜
太尉臨朝歎曰黃憲若在不敢先佩印綬後坐辟召非其人策罷魏亦有之王祥字休徵爲
太尉晉文王進爵爲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今可相率而拜祥曰相國勢
位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
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何曾荀顗遂拜祥獨長揖文王謂祥曰今
日然後知君子見顧之重○晉太尉進賢三梁冠介幘絳朝服金
章紫綬佩山玄玉若郊廟冕服七旒玄衣纁裳七章
○宋制式冠山玄玉○齊制九旒○後魏初與大將
軍不並制正光之後亦皆置焉歷代唯後周無其餘
皆有悉爲三公

司徒

司徒古官少皞祝鳩氏爲司徒司主也徒衆也堯時舜爲司
徒○舜攝帝位命卨爲司徒○卨玄孫之子曰微亦

爲夏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毛詩緇衣美鄭武公也父
子并周司徒善於其職○秦置丞相省司徒○漢初因之至哀
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後漢大司徒主徒
衆教以禮義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蔡質漢儀曰司徒府
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東京本
欲依之迫於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建武二十七年
去大爲司徒公鄧禹爲大司徒封侯年二十四靈帝賣官是時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
徒其拜日天子亦臨軒時人謂烈爲銅臭建安末爲相國魏晉初元年改
爲司徒華歆字子魚爲司徒家無擔石之儲詔曰司徒國之俊老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
謂也詔賜歆及妻男等衣服○晉司徒與丞相通職更置迭廢未
嘗並立至永嘉元年始兩置焉王衍爲司徒東海王越爲丞相始兩置也

東晉爲司徒併理尚機務濟邦教又王戎字濬沖爲司徒高選長史兩曹掾委任責成當得無爲又蔡謨字道明遷司徒固讓曰古者作司徒將爲後世所則義不敢拜詔數十下讓章表十餘上陳以疾篤帝臨軒自旦至申而謨不至公卿以蔡公傲無人臣之禮奏送謨廷尉謨率子弟詣闕請罪詔免爲庶人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之選也王喬名疇少有重名○宋制司徒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掌治民事郊祀則省牲視滌濯大喪安梓宮凡四方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亦與丞相並置○齊司徒之府領天下州郡名數戶口簿籍○梁罷丞相置司徒歷代皆有至後周以司徒爲地官謂之大司徒卿掌邦教職如周禮○隋及大唐復爲三公

司空

司空古官孔安國曰司空主穿土以居人空穴也古者穿土爲穴以居人○少皞鳴鳩氏爲司空○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尚書正義曰禹自司空總百揆乃分司空之職爲共工虞書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商玄孫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禮司空爲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脩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太尉同○秦無司空置御史大夫○漢初因之至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初改爲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復加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小大之文也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何武字君公爲司空事幾冊不爲罪以其衆倩煩碎不合衆心孝哲不聞惡名遂行其上大司空印綬遂策免之又彭宣字子佩爲大司空而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臣老病願上印綬○後漢初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爲司空公第伍倫字伯魚爲司空奉公不撓言議果決以貞白稱又張敏字伯達爲司空行大射禮陪位頓仆策免又陳寵爲司空府故事以計史至時宰以不督錄諸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荀氏家傳曰荀爽字慈明董卓秉政徵之起布衣九十五日而爲司空時號爲白衣登三公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荀綽百官志曰獻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領侍御史○魏初又置司空冠綬及郊廟之服與太尉同鄭袤字林叔爲司空天子臨軒遣就第拜授袤謂使曰昔以徐景山爲司空徐公曰三公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固辭見許○宋制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掌治水土祠祀掌埽除樂

器大喪掌將校復土歷代皆有之至後周爲冬官謂之大司空卿掌邦事以五材九範之法佐皇帝富邦國大祭祀行酒掃廟社四望則奉豕牲○隋及大唐復爲三公天寶十二年冊拜楊國忠爲司空其日雨土

大司馬

大司馬古官也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少皞有鴡鳩氏爲司馬鴡鳩音○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羽以曹咎周殷並爲大司馬楚大司馬子發帥師伐蔡侯奉社稷而歸之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號施令而敵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戰而敵退是衆威也臣不宜以衆威受賞又司馬穰苴本姓田齊威王以古司馬法而附穰苴因號爲司馬穰苴○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冠者加於其上爲一官也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武帝又令大

(將軍驃騎將軍號有大司馬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無印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俸錢月六萬)始置大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王莽居攝以漢乃無少司徒而定司馬司空之號並加大○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故建武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吳漢為大司馬封舞陽侯)至靈帝末始置焉○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則太尉大司馬

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其有左大司馬)右○晉定令亦在三司上(晉諸公贊曰義陽王為太尉大司馬時叔父孚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中代以來未之有也又汝南王亮為大司馬正旦大會乘車入殿又陳騫為大司馬賜袞冕之服)武冠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玄玉與大將軍同○宋時雖元嘉中用彭城王義康為之冠玉與晉同○至齊以為贈○梁時置官屬○陳以為贈○後魏北齊與大將軍為二大位居三師之下三公之上○後周以為夏官謂之大司馬卿(掌邦政以建邦國之九法佐皇帝平邦國大祭祀掌其宿衞祠祀則奉羊牲)自隋而無

總叙三師三公以下官屬

三師(大師太傅太保歷代多有之)一太(後建官有六太其一曰太宰自周以後亦常有之餘五太則無)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歷代有之)二大(大司馬大將軍歷代亦有之)諸位從公(諸將軍及光祿大夫開府者歷代亦時有之)官屬等(歷代有置有省亦多同說所以不更各具本府但依時代而言之其大將軍自具本篇)○漢有三師而不見官屬以丞相為公置司直長史後改丞相為司徒則曰司徒司直長史(具宰相篇)其太尉後改為大司馬綏和初始置長史一人掾二十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加中丞(具御史大夫篇)○後漢初唯置太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不知何曹)後置太師董卓嘗居之蓋自為也而不見官屬太尉屬官有長史一人署諸曹事(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掾史屬二十四人(分上二千石長史遷除民戶祠祀農桑奏議辭訟郵驛轉運盜賊罪法兵貨幣鹽鐵倉穀等事)

黃閤主簿(省錄衆事掌閤下威儀事)記室令史(掌上章表報後漢末陳琳阮瑀皆為曹公記室軍國書檄皆所作)御屬(掌為公御)司徒屬官有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正曰掾副曰史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獨勤心物務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正曰掾副曰屬漢書注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其大司馬屬官並同前漢魏置太傅太保而不見官屬太尉司徒司空有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晉有太宰太傅太保(楊駿)

為太傅增祭酒為四人掾屬二十人兵曹為左右上揚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初譙人公孫宏客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宏為楚王瑋長史凡駿綱紀皆從坐同署主簿已被戮宏言者於瑋請為假吏故得免太宰太保官屬不見

太尉司徒司空並有長史司馬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太始三年又置太尉軍參軍六人騎司馬五人官騎十人司徒加置左長史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主簿左右東西曹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武帝時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詔遂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者有所循行者掾屬十人又為四部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農桑初王渾為司徒時又選司徒仍加兵軍以司徒文官主吏不待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

○宋書卷三十九

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禮司空府加置導掾一人餘悉同後咸寧初詔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俸賜儀制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illegible]馬以廬從事中郎為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都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以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其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皁輪給車各一乘自祭酒以下令史以上皆皁零辟朝服其為持節都督者增參軍

為六人其餘如常加兵公制孫楚字子荊為佐著作郎參石苞驃騎軍事楚負其才氣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亦與後漢略同自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戶曹置掾加崇極於此也其司徒府若無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僚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餘則

宋書卷三十九

同矣餘府有公則置無則省○齊有太宰太司馬並無增官無僚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特進位從公諸開府儀同三司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各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為兼員其公府佐史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亦有佐史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

初賀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齊王論公府司徒左長史請依晉令復舊制不著朱衣時議不許人曰王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加止尼公又陸慧曉爲司徒右長史謝胐爲公府左長史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前代誰可比長史曰兩賢同時未有前例蹈湧賦反○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建安王爲雍州表求管記乃以江革爲征北記室參軍革弟觀又爲參軍兼記室帖吻曰文房之任總卿兄弟故歷代皆爲文士之華選云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褚球字仲寶爲司徒右長史加貂佐加貂自球始也又增置左西掾一人其餘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曰三公置官屬○陳三師二大並爲贈官而無僚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曹屬主簿祭酒錄事記室正參軍板正參軍○後魏三師無官屬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爲之增置佐吏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參軍功曹記室戶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祭酒參軍事長兼行參軍都護其太尉司徒與二大屬官階同唯司空府官每降一階○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墨曹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左右長史長史主吏司馬主將上舍人主閤內事皆自秦官也從事中郎從事中郎漢末官也陳湯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在主簿上所掌與長史同掾屬主諸曹事主簿所主與舍人同祭酒主所主亦同令史主文書諸曹此皆自漢官也陳湯與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是也御屬參軍自後漢也孫堅參軍車騎將軍事是也參軍府主與掾屬同其儀同三司如開府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屬田水鎧士等六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一階其三師二人佐吏則同太尉府也○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而不見其屬○隋三師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僚後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大唐三師三公並無官屬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一

職官三

宰相 并官屬

門下省

侍中 侍郎 諫議大夫 給事中 起居 散騎常侍 補闕

拾遺 符寶郎 典儀 弘文館 城門郎 校書郎

中書省

中書令 侍郎 舍人 通事舍人 集賢

學士 史官 主書

宰相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太常而察於地理得蒼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謂之六相虞舜臣堯舉八凱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爲八凱即垂益禹皐陶之倫也庭堅即皐陶字也隤徒回切敱五來切使主后土后土地官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揆度也成平也舉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爲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謂之十六相元凱亦曰十六族及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伊尹湯臣名爲阿衡仲虺爲湯左相武丁得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武丁殷之高宗也得賢相傅說於是禮命立以爲佐相使在左右也周時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亦共任也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疾爲右茂爲左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爲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韋爲相國則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漢官儀云六國皆有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初有左右說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至二世復有中丞相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漢高帝即位一丞相綠綬高帝元年拜曹參爲假左丞相即漢初丞相當有左右今言一丞相或漢書之誤以蕭何爲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爲相國何薨以曹參爲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初陳平爲左丞相及誅諸呂文帝初立平乃謝病以讓周勃乃以勃爲右丞相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帝問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不能對汗出洽背及問平平曰有主者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上等之勃謝病請免相平專爲一丞相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三光日月星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未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於是上拜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爲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爲宰相漢御史大夫貳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宣爲御史大夫以貳宰相之職翟方進是丞相司直而貢禹爲御史大夫又前望之朱雲是丞相特相蕭望之任御史大夫及前至哀帝復罷大司空之大司空朱博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祖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故事選郡國宰相高第爲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敘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爲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今宜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百寮長帝從之元壽二年更

名丞相乃為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到光武絕不復侯或白以陛爵侯立見封漢廢生云御史大夫為丞相更夫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先賜爵關內侯白事教令稱曰君侯亦謂丞相為上相陸賈謂陳平曰足下位為上相是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無不統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贊稱曰敬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也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凱問起居百寮亦然後漢三公疾令中黃門問疾魏晉郎黃門郎尤重者或侍中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

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矣非必常矣本陛蕭何為相國將卒舉曹參代參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不治事日夜飲醇酒及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一又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由是興及田千秋無他才學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民侯可代本有也又匡衡比十守之周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又宣帝時丙吉字少卿為丞相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不稱職輒長休告終無案驗客或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乎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用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是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吉常出逢群鬥者死傷橫道吉不問過之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掾吏怪之問吉吉曰民鬥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又韋賢字長孺為丞相年七十餘乞骸歸私第丞相致仕自此始也

又孔光將拜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未拜上暴崩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又薛宣為丞相府辭訟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又王商為丞相天子聞曰此真漢相矣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則以虎聞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驂奉策時布下步出府免為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雖騎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過醜京媚切凡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衆務則三公復為宰相矣前代丞相有著頭字宜掾至漢代有所關白開門閣呼宜祿以為常闌無列功遂至千中年以後事歸臺閣則尚書為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國魏黃初元年改為司徒吳有左右丞相

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戊在中已令監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為之晉景帝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為之晉文帝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為司陵為直青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為丞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晉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並為之元帝渡江以王敦為丞相轉司徒荀組為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府敦不受成帝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以為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相國丞相省家宋緣盛殷盛音

錄。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任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相國則綠綟綬也。齊丞相不用人，以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陳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為贈官。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自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掌機密。晉武帝詔……以荀勖……中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或令……[illegible]……後

魏[illegible]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illegible]……八公……然尚在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為樞密之任。[illegible] 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右，各置府寮。然而為宰

相者，亦多為侍中。[illegible] 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隋有內史、納言，是為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illegible] 大唐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illegible] 其餘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名，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illegible] 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

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爲宰相

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擇人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見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 [illegible] 自今以後詔敕行下御史大夫 [illegible]

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

周行司徒事如貞高宗永徽五年后武氏立爲后稱天后及儀鳳后日臨朝 [illegible] 王氏以后位昭儀上表請 [illegible] 下逐置於殿陛 [illegible] 慶遂手 [illegible] 上賢跪官以伏 [illegible] 風疾 [illegible] 天下 [illegible] 禮經天子 [illegible] 帝之后 [illegible] 上少天子 [illegible] 政事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問聖曆三年臘月有大易之 [illegible] 張易之兄弟 [illegible]

不全於天下 [illegible] 大功於 [illegible]

[illegible]

宰相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曰遺制是先帝意安可改何名遺制楚客大怒竟削相王輔政而宣行

先天之前其員頗多景龍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爲限或多則三人

武太后聖曆三年四月敕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 [illegible]

陽會並中書門下三品例開元十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宜其食實封三百戶二十一年 [illegible]

者月並制兩宰給相俸兼祿官

天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勳賢並建故備位者衆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

舊制起居

[illegible]

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三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一年張說奏改政

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爲中書門下之印

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政事筆每一人知十日貞元十年又分每日一人執筆

○丞相司直漢武元狩五年置掌佐丞相舉不法位在司隸校尉上秩比二千石 [illegible]

後漢省司直哀帝元壽二年後漢光武以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屬居司徒府助司徒掾史督錄諸州郡所舉上奏司直考察能否以徵虛實建武十一年省獻帝建安八年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部官不領諸州九年詔司直皆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也

武伏湛字惠公以才任宰相光武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後燕州右部從事相各司部 [illegible] 一

○丞相長史漢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兩長史

漢丞相自有兩長史

史丙張湯傳□及臣者二長史也顏師古云衆有□皆非正員故耳蓋衆史之長也職
無不監田仁爲丞相長史上書言天下太守皆下吏誅死武帝說仁以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介幘進賢一梁冠朱衣銅印黃綬劉屈氂爲左丞相
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待得賢人當拜爲右丞相
後漢建武中省但有長史一人魏武爲丞相以來
置左右二長史而已丞相諸曹吏掾屬三十御屬一
魏武爲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以邴原王烈選補之
舊有東西曹自魏武大軍還鄴乃省西曹時毛玠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及議者欲省東曹皆曰舊西曹爲上東曹次之宜省東曹也魏武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復先東遂省西曹
及咸熙中司馬昭
爲相國相國府置中衞驍騎二將軍左右長史司馬

從事中郎主簿舍人參軍東西曹及戶賊金騎兵等
鎧水集法奏倉士馬媒等曹掾屬凡四十二人晉元
帝以鎮東大將軍爲丞相丞相府置從事中郎分掌
諸曹有錄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參軍則有
諮議參軍二人主諷議事江左初置軍諮祭酒有錄
事記室東曹西曹等十三曹其後又置七曹宋武帝
爲相合中行置一參軍晉則猶二也其小府不置長史參軍者
蜀禁防參軍留丞相諸葛亮有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又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漸加長兼字除拜則爲參軍事府板則爲行參軍晉宋以來參軍各有除板行參軍下則長兼行參軍又有參軍督
護東曹督護二督護江左置

門下省

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改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
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省至齊
亦呼侍中爲門下領給事黃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
等令丞又內外殿中監內外驊騮廄散騎常侍給事
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等官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
門侍郎四人掌侍從擯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
嘗御藥封璽書後魏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
及司進御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
右局左右局掌承華閣內諸事尚食主御膳尚藥主御藥尚衣主御衣服殿
中領殿中監掌駕前奏引行事齋帥掌鋪設灑掃諸凡六局焉隋門
下省有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煬帝三人及散騎

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統六局開皇
三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員煬帝即位加給事
散騎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內省隸門下省大唐龍朔
二年改門下省爲東臺咸亨初復舊至武太后臨朝
光宅初改爲鸞臺神龍初復舊聖曆二年四月勅別勅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進二品四品五品開元七年八月初勅中書門下厨新料破用外餘有宜分取開元元
年改爲黃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
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
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右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
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侍中　大侍郎　給事中　起居　散騎常侍　補闕　拾遺　諫議大

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任以爲左右即其任也（黃官曰漢於侯伯特親餘言其道可常尊故曰常伯周禮有太僕子賈注云若侍中）秦爲侍中（晉志曰黃帝時風后爲侍中此出兵家及讖緯之文不足徵也劉昭釋大尉其義尚矣）本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爲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爲加官（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將謂郎將以下也白劉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此加官）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

（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則右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食潔貂取外勁悍而內溫潤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稱用儒者然貴子弟榮其觀好至乃襜抱坐受寵位貝帶脂粉綺襦紈袴（鵕王惠帝時侍中鵕鸃貝帶傅脂粉鸃冠被帶行十七比年十三也侍中鵕鸃似鳳凰後切鶉魚尚切鵕鸃似鳳凰神鳥）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侍中則與古尺問於太白山後則之爲侍中侍中執親省褻器故謂之褻）（虞什茂見則仲曰仕進不止此說也予父笑曰誠不能效汝寒賽遲中騎）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一人（秦漢以侍中功高者一人爲僕射）後漢光武改僕射爲祭酒或置或否而又屬少府掌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侍帝）（中皇帝參乘問貂璫何法不知又問地震云不爲災選官左遷議卿）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後獻帝即位初置六人贊法駕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騎從中負璽參乘不帶劍餘皆騎從）侍殿內門下衆事皆掌之（勸字孝孫父子也求止帶青紫三代侍中又劉叔爲侍中補攻一石餘事悉有篇章又藏）（守次仲拜侍中帝令群臣說經更相難詰義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盧植爲侍中董卓欲廢帝惟植獨持正色止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學識淵懿仰瞻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侍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作中侍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時侍中馬何羅挾刃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

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漢儀曰員本八人漢官曰無員侍中舍人入爲論者因言員本八人）（自黃門郎尚書郎年比門帝合於東宮尚書校也）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辛毗字佐治爲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諫其不可帝不答起入內毗隨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方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其後半歲王粲爲侍中曹植集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御駕登樓與散騎常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晉武帝時彭爲侍中帝問臣鑿頭之義何也曰秦紀云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成無不崩潰唯畏芒頭故使行之以衛至尊也又嵇紹字延祖晉惠帝以爲侍中王師敗績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遂遇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之帝曰此是嵇侍中血勿去之又使賊爲侍中隨導儀衛懷帝在平陽劉聰大會使帝）

者書言行愆悔不勝悲悅號哭嘆殷之後附貞侯又諸翼守誅遂罷侍中斷峻作亂王師敗績火之宮室手抱天子登大極殿嘆吹入殿翼令下翼兵不動曰蘇冠俾來觀至尊軍人豈侍逼侵宮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殿收峻以為侍中時鍾雅亦為侍中謀奉天子出投義軍事泄為峻所害又雖土炎為侍中孝武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拒之曰皇帝晏駕太子未至欲開門入者斬國寶懼乃止侍中

漢代為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其重而大意不異晉任愷字元裒為侍中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惡賈充之為人不欲久執朝政或為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使侍新跡此一都令史事耳九重難情開際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轉郎日以啓為吏部尚書由是侍覲轉稀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舊選列曹尚書英選中領護吏部尚書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上華等每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

門闕偃將匐帝反手接之曰朕反尚能也又宋孝武代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與謝莊為一雙阮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又謝脁與弟仲宋末為侍中及齊受禪之日百官陪位侍中謝朏當解璽朏佯不知傳詔曰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乃步出東門仍登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齊高祖曰我若得謝朏之今遂成名乃廢于家永明中復為侍中至梁亦為侍中齊侍中高功者稱侍中祭酒其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欲以陸慧曉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未嘗有驊騮有土衣主等官梁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散騎常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為宰相矣王訓字懷範侍中既拜入見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不減彥回又曰柳慶遠為侍中當代禁中帝謂慈欲諸門鑰管侍中何佐悅至悉付之又王暕與謝論約官至侍中

不復任遇陳侍中亦如梁制後魏置六人加官在其數宜都王穆壽廣平公張黎並以侍中輔政北齊侍中亦六人後周初有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府保定四年改御伯為納言斯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為加官隋又改侍中為納言置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納言為侍內隋氏諱忠故凡中皆曰內大唐初為納言武德四年改為侍中亦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左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為納言神龍元年復為侍中開元元年又改為黃門監五年復為侍中天寶元年改為左相自至德初復為侍中至今皆為宰相舊秩三品大曆二年升為從二品按令文掌侍從負寶獻替贊相

禮儀審署奏抄駮正違失監封題給驛券監起居注總判省事○門下侍郎秦官有黃門侍郎漢因之劉向與子歆書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要處也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郊廟則一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人執璧凡禁門黃闥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闥之內故曰黃門侍郎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事黃門掌給後漢併為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又漢官儀曰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宮門日青瑣門在南宮斬璅出其都頭戶邊青鏤也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後更

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初，諸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荀悅為黃門侍郎，郭況以居中小心謙慎，年十六為黃門侍郎。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郎並為侍衛之官，員四人。魏杜恕字務伯為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吳孫丞為黃門侍郎，與顧譚俱為侍臣。具令詔曰：自今以後用侍中，當如皇室丞家傳也。山公啟事曰：黃門侍郎和嶠最有才，可為吏部郎。詔曰：使令在左右，更求其次。又曰：黃門侍郎尚或不和理，正勸可觀採矣，侍衛之美者。宋制，武冠，絳朝服，多以中書侍郎為之。齊亦管知詔令，呼為小門下。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侍從儐相，威儀盡規，獻納糺正違闕，監合嘗御樂，封璽書。陳制亦然。後魏亦有。崔光為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諷議，參贊大政。北齊置六人，所掌與侍中同。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下大夫二人，武帝改為納言下大夫。隋六人，屬門下省。至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煬帝初嗣位，猶以張衡為給事黃門侍郎。初，劉行本為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侍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大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為東臺侍郎。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為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居近侍。高祖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至五年五月，弟大有又為中書侍郎。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茶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藥，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欲歸罪於胡人，將伸大戮，又恐取笑夷狄。追鑒若是，唯陛下深察。遂止。咸亨元年復舊。光宅

元年改為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元年改為門下侍郎。至德二年復舊。正四品上。大曆二年又改為門下侍郎，升從三品。員二人。掌侍從，署奏抄，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闕，則監封題，給驛券。○給事中，加官也，秦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中黃門無員。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漢東京省。魏代復置，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無加官，亦無常員，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武冠，絳朝服。宋齊隸集書省。梁陳亦掌獻納，省諸聞奏。後魏無員。北齊亦屬集書省，凡六十人。後周天官之屬有給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初無。至開皇六年，始詔吏部置給事郎，在吏部，凡置八人。煬帝乃移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以省讀奏案。大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常侍從，讀署奏抄，駁正違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郎並闕，則監封題，給驛券。前代雖有給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給事中，蓋因秦之名，用隋之職。○散騎常侍，自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並騎步從，切騎而散從，無常職。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漢因之，並加官。加散騎中常侍。散騎有常侍侍郎

次侍中黃門侍郎後漢中初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
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
常侍後用士人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為祭酒孟達字子度自蜀降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
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又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
常侍晉泰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
通員直因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絳朝
服佩水蒼玉山公啟事曰都洗才志器局當為黃散吉散騎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又曰散騎常侍缺當取素行者佩之參舉鄒湛又阮孚字遙集為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糾帝宥之又曰賈充為常侍後改常侍為侍中未詳其義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雖隸門下
而別為一省潘岳云寓直散騎省自魏至晉共平尚書奏事東

晉乃罷之而以中書職入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字思元為散騎常侍□□□□□□侍中以部帝乘詔曰使□常□□□曰卿知何以得參乘昔州內舉□出家十二部中工舉世又傅玄為散騎常侍□皇甫謐俱掌置諫又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司中書事為內臺中書散騎者作及理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律統之宋置
四人屬集書省齊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
騎侍郎並為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為東省官其二隸四單四校稱西省官詔在將軍總叙者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
常侍舊為顯職與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
士故其官漸替宋大明中雖革選比侍中而人情久
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

又革之六年詔曰在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參帷幄員外常侍特為清顯可分門下二局步散騎常侍侍中通侍惟□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為□爲員外之選宜參舊仕八數依正員格
自是散騎視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黃門郎然
而常侍終非華貫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為
祭酒與侍中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逋違陳
因梁制後魏北齊皆為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
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兼
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魏高祖詔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閣者遭贊致使已司進考起居不肯又宋年為散騎常侍先右綺軍領黃門將讓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侍有常侍者黃門之齊兄領軍任二徒之假濁不又空侍推驃何果大委任其資叙為第
三清明亦為常侍加武勇內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令授武勇其號至濁北齊常

侍定限八員如金紫光祿大夫隋諸散騎官並屬門
下省凡歷代散騎官有郎騎常侍□漢官□□□□□□□以侍天子故為郎騎常侍散騎常侍散騎侍郎□□□□□□□□員外□□□□□□□□員外散騎侍□□□□□□□□通直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侍郎□□□□□□□□大唐貞觀二年省□

散騎常侍皆[illegible]後乃省之貞觀十七年[illegible]為職事官[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比後定制置四員屬門下掌侍從規諫[illegible]顯慶二年[illegible]又置二員隸中書遂分為左右[illegible]龍朔二年改[illegible]咸亨元年復[illegible]

○諫議大夫秦置[illegible]大夫掌論議[illegible]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illegible]後漢增[illegible]大夫為諫議大夫[illegible]亦無常員[illegible]

二[illegible]

漢並為光祿勳[illegible]不宜也自後無聞焉[illegible]後魏亦曰諫議大夫北齊有七人屬集書省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掌諫於天子蓋比其任也隋亦曰諫議大夫置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之大唐武德五年復置屬門下[illegible]

[illegible]論大宗[illegible]入與[illegible]良曰[illegible]之[illegible]首[illegible]必[illegible]之上[illegible]然

龍朔二年改[illegible]大[illegible]正諫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

又[illegible]諫議大夫[illegible]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以諫議大夫屬門下凡四人掌侍從規諫[illegible]

○令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illegible]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以任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illegible]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

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錄其言行與其勳伐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訓答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上士二人掌綴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illegible]

大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史。（郎為左史，舍人為右史。）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為左右史。神龍初復舊。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左郎右舍人。）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冊命啟奏，封拜薨免，悉載之。史館得之以撰述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顏師、高智周、遺大素、愛季友等，並為起居，皆名賢者。）

補闕、拾遺　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二年，各增置，通前為五員。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雜，著於謠誦。（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脫校書郎。景雲二年，左補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曰：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太宗文皇帝之祖，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設，用天下之財帛無一枉費，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陛下何不取而則之？孝和皇帝，陛下之兄，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妻女之意，拜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人，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倉不停半歲之儲，庫不貯兩年之帛，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民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水旱不調，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人，此陛下之所眼見，今陛下族阿韋之家，宗而不陵阿韋之亂，以政忍虞太宗之理本，不忍棄孝和之罪，不陛下人何以懲前，宗而繼之務國，昔陛下在有韋之時，荒仁恭儉，常以高於群光，今肯為天子，有海內而不改，世貴事事，怜逆復有切為於陛下者也。先朝之昧，愚賀知以人翻，有以而不敢言，未發偶將及矣，韋月將受謝於冊獻，熱飲驗見，殺於書定。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是故先朝詳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忠言之有補於國，危令已遠，言亦當代之古，從批終之。）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

○典儀二人。大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齊職儀云：東宮殿中將軍屬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錄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贊唱奏之事，朱服武冠。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闕員及所掌。大唐初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及殿庭版位之次。

○城門郎　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員一人，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緹騎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祿卿等掌宮殿門戶，亦無城門之職。後漢置城門校尉。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屬宮門上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並在其任。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隸殿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又隸門下省。

大唐因之。○符寶郎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瑞節信也典瑞屬春官掌節屬地官）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幼沖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尚符璽郎不肯授光奪之即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壯之增秩二等）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屬焉（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師古曰符與郡守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臺率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太始元年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宋與晉齊蘭臺有主璽令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節令領

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署餘與後魏同（符節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後周有主璽下士掌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為郎大唐因之長壽三年改為符寶郎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復為符寶郎（天寶五年六月敕王璽既為寶宜為寶書十年正月改傳國璽為承天大寶）其符節並納於宮中有行從則請之郎掌諸進符寶出納幡節也○弘文館大唐武德初置脩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龍初改為昭文二年又改為脩文尋又為昭文開元七年又詔弘文焉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貞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為館主因為

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士三十人

中書省

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焉梁陳時凡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書十人書吏二百人（書吏不足并取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勢後魏亦謂之西臺（宣武帝謂中書監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北齊中書省管司王言并司御進之樂及清商龜茲諸部伶官隋初改為內史省置令二人侍郎四人（煬帝減侍郎二人）舍人八人（煬帝減四人）通事舍人十

六人煬帝加起居舍人而改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大唐武德三年復中書省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鳳閣（凡中書官曹署名改）神龍初復舊開元元年改為紫微省五年復舊（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謂門下省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或通之謂兩省）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左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中書令（侍郎　舍人　通事舍人　集賢學士　史官　主書）

舜攝位命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周官內史掌王之八柄爵祿廢置生殺與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蓋今尚書之任其所置中書之名因漢武帝遊宴

後庭始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不詳）謁者省文也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權傾內外蕭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更置士人自武帝始用宦者掌出入奏事非舊制也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爲之皆屬少府漢東京省中謁者令官（時有中書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爲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又置監以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右丞孫資爲中書令並掌機密中書監令始於此也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其權重矣（時中護軍蔣濟上疏諫曰夫人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誡權在下者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令外所言輒云中書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趨附向之請分任權官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晉因之置監令一人始皆同車後乃異焉（初監令常同車入朝及和嶠爲令荀勗爲監嶠意抗鄙勗巧佞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自此監令乃使異車）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松竭思不能改正鍾會取其草爲定五字松大說服又荀勗啓中書監使子組草詔不愜爲監秘風又使息暢爲啓華廣爲監時以事多俱遵寞荀武帝召接子曾草詔前後掛承以子弟字之自賓始也又王獻之爲中書令苓郎爵王爲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非[?]才不所能倆仁白晉建國書命[?]相參領中樞以來益重其任叔能王言誦徽德音四塞者也又後蔡孝文時懷[?]有國喪帝宣高閣爲書與之不敘凶事孝時又請曰卿爲中書亂職典文辭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又曰崔光得中書令勅光爲詔追巡不作奮爲除切[?]令力切[?]如家切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也

焉（荀勗守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失之甚悒人有賀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焉）晉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吳紀亮爲尚書令子騭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張華爲監裴楷爲令共掌機密又王洽字敬和爲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後洽子珉又爲中書令時謂爲奕世令德）東晉常倂其職入散騎省尋復置之宋冠佩印綬與晉同齊中書監令清貴華重大臣多領之其令（舊選）吏部尚書才地俱美者爲之陳因梁制後魏亦有監令（高允字伯恭爲中書令文帝重之不名呼爲令公）北齊因魏制後周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亦其任也隋初改中書爲內史省監令各一人尋廢監置令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內史爲內書後復爲內史令大唐武德

初爲內史令（高祖嘗有勅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內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勅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在前難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勅臣必勘審使與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上善之）三年改爲中書令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爲右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又爲內史神龍元年復爲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爲紫微令五年復爲中書令天寶元年改爲右相（至德二年復爲中書令皆爲宰相）（舊班正三品大曆二年陞爲正二品）令文掌侍從獻替制勅冊命敷奏文表授冊監起居注總判省事○中書侍郎漢置中書領尚書事有丞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魏置曰通事郎掌詔命漢尚書郎之任）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

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後改通事
郎爲中書侍郎明帝詔東中書郎謂盧毓曰得人與不在盛生年又謂郭木隊華遷長兼中書郎制誠長奏多見施用晉置四員及江左初又改爲通事郎尋
復爲中書侍郎其職掌王言更入直省五日從駕則
正直從次直守張華兼中書郎從爲御璉會掌書疏表檄又荀勖泰始中中書郎張華王
晉循尚自起草及後遂失書又民楂合字君道爲中書郎書擬雲集合初不立字又華真爲人弘雅加以中名家子孫以婦父盧毓典選至三十五爲中書通事郎又王濛爲中書郎四年無人對以濛難比有故也
宋中書侍郎進賢一梁冠介幘絳朝服用散騎常侍
爲之齊梁皆四人梁以功高者一人主省內事陳因
之後魏北齊置四員隋初爲內史侍郎亦四員煬帝
減二員改爲內書侍郎大唐初爲內史侍郎武德三

年改爲中書侍郎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侍郎之名
不易舊制正四品上大曆二年陞從三品員二人掌侍從獻替制敕册
命敷奏文表通判省事○中書舍人魏置中書通事
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爲一職魏明帝時通事劉泰有晉江左
乃合之謂之通事舍人武冠絳朝服掌呈奏案章後
省之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郎侍郎兼其職而
掌其詔命宋初又置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閤內
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自是則
中書侍郎之任輕矣齊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
各住一省時謂之四戶權傾天下如茹法亮以爲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又吳喜也入太微太尉王儉謂武帝曰天文乖誤此由四戶

納之不改而與給事中爲一流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
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
專掌詔誥兼呈奏之事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別敕知中書
詔誥自是詔誥之任舍人專之魏收及以侍郎掌詔誥並在中書
誥令陳置五人後魏有舍人省而不言其員北齊舍
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勞問領舍人十人後周有小
史上士二人此其任也隋春官隋內史舍人八員專
掌詔誥煬帝減二人後改爲內書舍人大唐初爲內
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爲中書舍人置六員貞觀元年中書
舍人高季輔上封事曰[illegible]之臣不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事[illegible]之臣[illegible]弘簡易之[illegible]臺閣之吏昧於經國之[illegible]以苛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威[illegible]有[illegible]平恕之懷副聖上之旨伏願

隋方訓諸侯名揚其職人知兼職[illegible]利欲之[illegible]故[illegible]以書契之化[illegible]家[illegible]一國富[illegible]由而[illegible]太宗以[illegible]故[illegible]之[illegible]
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掌詔誥侍從署敕宣
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以來
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選處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
人爲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漢後以
後尚書爲機衡之任[illegible]奏事[illegible]閣直宿於建禮門太官[illegible]公爲[illegible]王[illegible]秘書令典尚書奏事[illegible]書之職近曹尚書之職[illegible]遠魏文帝[illegible]改秘書爲中書自後歷代相沿並[illegible]後[illegible]書郎乃中書舍人也武太后[illegible]天授元年壽春郡王盛器兄弟五人初出閣同日授册有司撰儀注[illegible]文及[illegible]在列方知閣[illegible]中臣相顧[illegible]色中書舍人王教立召小吏五人各令[illegible]筆[illegible]分寫[illegible]須[illegible]俱[illegible]詞理典贍時人[illegible]服[illegible]四年六月二日初定[illegible]

唯中書舍人施綴作人性服後文詔表動以學部 手操口對撫定格定人生書禰拔談了陽翻書詔單 覆請題曰乞公稍進豈一等書不及思手脫不將[illegible]故事 舍人六員各押尚書省一行天下眾務艇不開閒次[illegible] 開元三年十一月紫微令姚崇奏請如令人八員非一 頭內畫事請今人紫微押令署狀奏進凡事有兒非理 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不同者別作室內[illegible]速狀 同進若并語交互恐煩聖思臣既是請長作於兩[illegible] 復署言二理優劣奏進止則人各盡官無留事 物曰可因是舍人條知援制不分知職務既文書 [illegible]委宰合書錄之宰後人其掛勢傾動天下既狂 因上言始詔別把所累罷辨職誠多才而限攻撤報 以成斯勞 可衰成

○通事舍人 昔堯試舜，賓于四門，蓋今之任也。秦置謁者，漢因之，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選孝廉年未五十威容嚴恪能賓贊者為之。（秦時太子[illegible]切[illegible]皇[illegible]）有僕射，冠高山冠。（兩梁之冠，[illegible]高帝之後，[illegible]以成[illegible]，故[illegible]易之，以高山冠[illegible]謁者，[illegible]其於[illegible]郡國，建節出使，[illegible]行[illegible]）後漢

謁者僕射為謁者臺主，銅印青綬，天子出，掌奉引。（漢謁者僕射見尚書令，[illegible]）謁者三十人，（[illegible]）初上官稱灌謁者，滿歲稱給事謁者。（[illegible]應劭漢官儀曰：[illegible]）和帝代，陳郡何熙為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然則又掌唱贊。（[illegible]）二漢隸光祿勳。（[illegible]）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晉武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宋武帝

大明中復置僕射一人，職與魏同。亦領謁者十人，掌小拜授及百官班次。齊因之。梁謁者臺僕射掌朝覲賓饗之事，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朝會賓贊，功高者一人為假史，掌差次謁者。陳亦有之。後魏、北齊謁者臺掌凡諸吉凶公事，導相禮儀，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隋煬帝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為三臺。謁者臺有大夫一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駕出對御史引駕。領議郎以下官（屬官有丞、主簿、錄事等）主寺詔門下、內史、御史、司隸、謁者五司監受表以為恒式，不復專謁者矣。初，魏置中書通事舍人官，其後歷代皆有，然非今任。隋初罷謁

者臺，置通事舍人十六員，承旨宣傳。開皇三年，又增為二十四員。及煬帝（[illegible]）乃改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謂之通事謁者，（[illegible]）員二十人。又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者。東方曰東夷使者，南方曰南蠻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大唐廢謁者臺，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辭令者為之，隸四方館，而又屬中書省。○集賢殿書院 大唐開元中置。漢魏以來，秘書省即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書正副二[illegible]

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延熹至隋唐皆秘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令秘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无量總其事於麗正殿安置爲修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說等安於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爲集賢殿書院學士五品已上學士每以宰相爲學士者知院事初燕國公張說爲中書令知院制以右常侍徐堅副之自是常以近密官爲副兼判院直學士六品以下爲之侍講學士開元初褚无量馬懷素侍講禁中爲侍讀其後康子元等爲侍講學士修撰

史官肇自黃帝有之

自後顯著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周則曰太史小史內史外史而諸侯之國亦置其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及鄭書似當時記事各有其職秦有太史令胡毋敬至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爲之卒其子遷嗣卒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漢以前職在太史其太史局當王莽時改置柱下五史記跡言行蓋效古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自後漢以後至于有隋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悉多隸秘書大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秘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比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開元二十五年宰臣李林甫監史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館諫議大夫尹愔遂奏移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內藥院

○主書　晉中書有主書之員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史齊於中書置主書令史陳置主書而去令史之名後魏又爲主書令史置八人北齊置主書十人北齊初曰主書令史文宣帝嘗立遣主書令史題署其進語曰但者王書不煩著令史字自此除令史字隋復加令史大唐又除之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一　終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二

職官四（尚書上）

尚書省（并總論尚書）　錄尚書　尚書令

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附）　歷代尚書（八座附）

歷代郎官　歷代都事主文令史

行臺省

尚書省（并總論尚書）

昔堯試舜於大麓領錄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會又其職焉（鄭玄注周禮司會若今尚書）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而已其任猶輕至後漢則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也（謝承書）令及左右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右丞分掌廩假錢穀（隋志曰令總領之僕射副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

部尚書於是始見曹名總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吳諸葛恪既定山越孫權使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之）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各自顯帝永建元年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其八座具）歷代書中尚二漢皆隸少府（蔡質漢儀曰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引車先相迴避衛士傳不得近臺官臺官過乃得去至晉宋以來尚書官上就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略同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于晉末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梁陳選尚書郎中書郎拜日八座丞郎出中上省交禮而罷至八座不交郎特刻坐免官）宋曰尚書寺居建禮門內亦曰尚書省（今右閣則左僕射為省主）亦謂之內臺每八座

以下入寺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上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宋顏竣為尚書郎以顏竣尚書張茂度名孫與同省坐遷出又宋志曰令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令僕射尚書丞郎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闕乃納履也）其令及二僕射出行分道之制與中丞同令僕各給威儀十八人（錄在御史大夫篇）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參議然後啟聞猶尚書官不以為贈唯朱异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右與尚書官閣劉著）

紫荷橐何云輦覽何所出答曰張安世傳云橐簪筆事武帝數十年注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

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疏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令大夫主之（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天賜元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修勤二職分主省務（武歸比郎中修勤比令史）至神䴥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高閭例尚書籌諸曹須郎出倚任城王澄爲尚書時公車署以理冤事奏請宜案執奏以爲尚書本附宜隨旗故凡奏所由宜通之蓋以秘要之切）

（分兵官盡寧有古制所重今反輯之宜盡寫其事憲以付公車詔敕之）北齊尚書省亦有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齊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國朝特異比官以隋王守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後周無尚書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略同凡尚書省事無不總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爲中臺咸亨初復爲光宅元年改爲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爲都臺咸通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爲中臺神龍初復爲尚書省（亦謂省臺）亦謂之都堂居中左右分司（舊尚書令有大廳當省之中今謂之都堂）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天下之事蓋矣（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爲郎官格令不載亦無文貞觀二年十一月韋叔謹除刑部外三年四月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韋叔諸除庫部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在尚書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辭稍屈資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唯於郎官避當以令同司曹判及公檢之官不得用大功以上親皆制敕授者郎中所司從甲改擬途同別省亦罷也）左右僕射各一人（總統省事）左丞一人（掌轄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事）右丞一人（掌轄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事）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各掌副左右丞所管諸司事）尚書六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一人）侍郎九人（吏部戶部兵部各二人餘各一人）郎中二十八人（吏部戶部兵部刑部各二人餘各一人并左右司則三十人）員外郎二十九人（吏戶兵刑四部及司數各二人餘同各一人并左右司共三十一人）都事六人（以下各有差）

錄尚書

漢武帝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又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不希苟合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此）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熹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位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爲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義甍輒罷之（鄧彪錄尚）

書事後以老病上還樞密職李固趙戒張防並錄尚書事又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爲之職無不總蜀蔣琬字公琰爲錄尚書事時新喪諸葛亮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寮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情漸服晉宗室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並錄尚書事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晉康帝時何充讓錄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曄各錄一條事晉江右有四錄則四人參錄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經關尚書七條內凡重號將軍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節宋孝武孝建中不欲威權外假省錄大明末復置此後或置或省齊世錄尚書及尚書令並總領尚書臺二十曹爲內臺主行過諸王以下皆禁駐號爲錄公齊明帝爲宣城王錄尚書驃騎梁恩蓁爲大官以領錄公命不用尚帝崩遺詔以諸存回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爲錄者有司擬立優策王儉議宜有策書乃從之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若漢策有讓尚書職居天官故化之本故尚書令品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雖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既事緣情不容均之元條宜有策書用申重寄兼異王侯不假優文兼之北齊錄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糺察自隋而無

尚書令

殷湯制官有冢宰伊尹制官以三公攝冢宰君薨則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周之冢宰爲天官掌邦之理六卿之職總屬焉於百官無所不總至秦置尚書令尚主也漢因之銅印青綬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去中書謁者令官更以士人爲尚書令時弘恭石顯相繼爲中書令

相繼用事前將軍蕭望之劉向建言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者後漢衆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故公爲令僕射者朝會不陛奏事天子封璽則尚書令奉玉牒檢兼緘封之禮後漢光武以侯霸爲尚書令毎春霸寬大之詔奏問將之命皆新所定也郭伋遷尚書令處職歲數納忠諫咪忠爲尚書令朔後所奏議終於南宮閣上以爲故事鄭弘爲尚書令亦著於南宮以爲故事郭賀字喬卿爲尚書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政朝廷上下平允左雄字伯豪爲尚書令內外肅然尚書令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自雄掌出言多所正肅光勅字異或諸南宮陽爲尚書令持節監所匡名冠百寮荀或字文若爲尚書令居中特重其選故衆賢集不得書國又議尚書可以代己後皆爲尚書令帝惟賢選士闕武帝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魏晉印綬與漢同冠進賢兩梁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梁於朝堂發哀帝舉哀至尚書令李務爲尚書令曰今陛下致何之帝曰欲素行文書耳請就此而分非陛下所宜處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而定事陛下賞爲尚書令無當時稱爲政後之人所思又太元曰夫總自授之斜失嘗王攻之人開者端右之職年詔是以良選以奉其人議郎王戎可爲尚書令若又也隋雖有伯下拜尚書令又人嚴擇以陸卿下以書武帝悔向書中樞甘爲州之牧遠自曰代以來未聞以太尉荀組爲尚書令復領州牧自三代以來未聞以太尉言之官有中書監令復領州牧見史部以納謝安共宰朝政安每辯曰王朝之大事叔虎不能尚書令者諸之王公無不立判魏晉以下任總機衡事無大小咸歸令僕宋孝建元年詔曰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郡列曹各司有任自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承昭能齊業也更可明實出貞賢成也齊梁舊用左僕射兼選司空字謝敬朏

仲徽爲司徒尚書令謝朏辭疾不堪朝請所身乃自與詣雲龍門謝詔見乘小車就席梁陳並有之後魏北齊掌彈糾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隋亦總領衆務大唐尚書令朝服冕八旒七章三梁冠武德初太宗爲秦王時嘗居之其後人臣莫敢當故自龍朔二年制廢尚書令至廣德中郭子儀勳業隆盛乃特拜焉子儀以文皇帝故讓不敢受

僕射 左右丞 員外郎附 左右司郎中

僕射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也一云僕主也一云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凡此諸官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爲號也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永巷則曰永巷僕射成

帝建始元年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爲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鄭崇字子游爲尚書僕射數直諫諍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後爲人所譖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怒下獄治死獄中後漢尚書僕射一人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印綬與令同自漢以下章綬並與令同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爲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侍者分置左右蓋自此始鍾離意字子阿爲尚書僕射嘗時朝侍子當五十如足尚書郎受詔誤以三十天上怒召郎欲微之意入曰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當先坐無僕及郎遂解衣當鞭上釋之曰非鍾離尚書幾感於此又明帝作北宮意諫止之出爲魯相及德陽殿成百官大會上笑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鮑永字君長拜僕射特常客可求好文德望雖行大將軍事常自持節輯自玉尚書經魏至晉於江左省置無恆魏徐宣字寶堅爲左僕射加侍中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

詔曰吾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又欲以罪黜謝辭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瞻其柰於國朝何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荀顗字景倩其外生淑泰始後代已泰豐代泰爲僕射領吏部乃辭而受詔中系泰後加之叔懷崇名實風俗武一又武帝詔曰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劭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爲之意其以祜爲尚書右僕射又司馬珪爲尚書右僕射時年四十九以爲美又周顗爲左僕射風德雖重過江積恆飲酒三日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謝安亦爲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則尚書僕射祠部尚書不恆置矣若無令則左僕射爲省主與令同若左右並闕則置僕射在其中間總左右事宋尚書僕射勝右減左右居二者之間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執王敬弘爲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預聽訟文帝問以疑獄敬弘不對帝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

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帝不悅遷尚書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兼掌彈舉王弘[illegible]臺[illegible]齊左右僕射行則分道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臺內非違文官舉補臨軒叙疾假事其諸曹郊廟園陵[illegible]右僕射領祠部[illegible]儀曹[illegible]黃案左僕射上置右僕射次署凡僕射掌朝軌尚書掌獻替都丞任在彈違[illegible]

省曹擬答如舊若或命有否則以其狂悖者駁議之齊梁舊制右僕射遷左僕射美遷今其僕射多於中陳亦然也後魏二僕射左居上右居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郭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乃奏帝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又朱抻隷爲行臺僕射請准朝式在軍鳴騶帝笑而許之其肆情若此北齊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隋文帝開皇三年詔左右僕射從二品左掌判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御史糾不當者兼糾彈之右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三尚書又知用度餘並依舊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後文帝漸疏忌素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示崇重實奪其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省事大唐左右二僕射因前代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闕二僕射則爲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洞開耳目訪求賢才是爲宰相弘益之道今以決詞訟不暇豈助朕求賢之意乃令尚書細務悉委於兩丞其冤濫大故當奏聞者則關於僕射及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爲宰相不然則否然爲僕射者亦無不加焉至開元以來則罕有加者自開元以來始有單爲僕射不帶宰相者初龍朔二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匡政咸亨元年復舊官品第四上元三年閏五月制尚書省須下諸州府並宜用黃紙武太后改二僕射爲文昌左右相進階爲從二品尋復本階神龍初復爲左右僕射二年九月門下及

都省宜日別錄制勑每日月一進開元元年改爲左右丞相從二品統理衆務舉持綱目總判省事二年四月勑在京有所冤者並於尚書省陳牒所司爲理若稽延致有屈滯者委左右丞相御史臺訪察聞奏如未經尚書省不得輒入於三司越訴御史糾不當者兼得彈之至天寶元年復舊議曰按僕射秦官其任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百寮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群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爲首漢之宗臣蕭何爲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爲首大司馬大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丞相亦嘗改爲相國亦爲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爲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爲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後或爲丞相或爲相國或爲大丞相雖互爲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侯景陳武帝齊獻武隋文帝皆爲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爲贈官然自秦以降實爲百寮之長今尚書令總領衆務舉持綱目僕射貳之誠爲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百寮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爲

左右相遠惕伊尹仲虺為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
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為尚書令僕射錄尚書之
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
熹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明帝之徒或
是丞相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秉朝
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己實宰輔也其時別自有令僕
令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嘗極
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七人皆得比前代丞相受任
也其讓錫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不使持節按前代
使持節得殺二千石其王公以下封國皆置臣人
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

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衆不能遍舉安
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寮師
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不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
隔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左右丞秦置尚
書丞一人屬少府漢因之至成帝建始四年置丞四
人及後漢光武始減其二制置左右丞佐令僕射之
事臺中紀綱無所不總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騶伯史
黃香以文遷部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賜秩後部尚書選僕射右丞與僕射對掌授
廩假錢穀又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晉右
丞行值太常辛彖不得中尚奏彖不敬下獄免左右丞闕以次名郎補之三
歲為刺史漢御史中丞侍御史行復道中遇尚書丞

丞郎避車執版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方去
尚書言左丞敢告知如詔書律令郎見左右丞對揖
無敬稱曰左右君丞郎見尚書執版揖稱曰明時郎
見令僕執版揖稱曰對揖魏晉左右丞銅印青墨綬
進賢一梁冠介幘絳朝服左丞主臺內禁令寢廟祠
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兼糺彈之事傅咸答辛曠詩序曰
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為揆之會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又郭訛為左丞奏推吏部尚書崔洪
曰我舉郭而更奏我此挽弓自射之謂也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
器用之物及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宋
因之而右丞亦主錢穀虞玩之字茂瑤宋元嘉中為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
曰令書案有闕吾賢居右丞已晃金陳可職矣皆銅印黃綬齊左右丞寢廟

郊祠吉慶瑞應災異立作格制諸案彈用除置吏補
滿除遣任遐為右丞奏御史中丞空整不糾事請免官又建安令與徐交令對乘行車前導田
辛右丞沈昭略奏凡有彈事官共乘不得兼列騶道請免其官視中書郎遷黃門郎
左丞掌兵士百工補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其
內外諸庫藏穀帛刑刻盡爭訟田地船乘兵工死
叛考剔討補差分百役兵器諸營署人領州郡租布
民戶移徙州郡縣併帖城邑人戶割屬刺史二千石
令長丞尉被收及免贈文武諸犯削官事白案則右
丞上署左丞次署黃案則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諸立
格制及詳讞大事宗廟朝廷儀體亦左丞上署右丞
次署皆銅印黃綬一梁冠左丞掌臺內分職儀禁令

報人章，督錄近道文書章表奏事，糾諸不法。凡諸尚
書文詔中書省者，皆以契刀囊盛之，封以丞相
印。劉洽字義瑞，爲左丞，率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肅然，莫敢通。右丞掌臺內藏及廬
舍，凡諸器用之物，錄遠道文書章表之事。陳因之。後
魏、北齊左丞相爲上階，右丞爲下階。北齊左丞掌吏
部等十七曹，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
度支、左戶、右戶。糾彈見事，又主管轄臺中違失，並糾駁之。崔昂
除左丞，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爲之。又詔吏宋游道爲左丞。爲故事，
尚書省門立石以警出入，早晚令僕以下皆俱日。右丞掌祠部等十一曹，駕部、
虞曹、屯田、起部、兵部、止部、水部、膳部、倉部、金部、庫部。亦管轄臺中，皆不彈糾，餘
悉與左同。隋左右丞掌分尚書諸司糾駁。元壽字長壽，爲尚書

通典卷二十二　　十三

左丞，蕭摩訶妻患，將死，奏令其子向江南收家產，壽奏劾之曰：「摩訶遠念資財，近亡匹好，令其子拾遺產
之母病，篤叙之，臣所以救之。等凡不可，請付大理。」臣侍丞居左轄，無容復默，所大唐因隋制。
龍朔二年，改爲左右肅機。其年有司奏，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所司理之。
右肅機楊思玄奏，今以化及子孫詳覈，事不已。勅右肅機皇甫公義勸所司，事有未洎，詳述聖旨，通以食時，朝者自來，自以食時，食畢理方理之，
無爲許者，日立判之。云太宗初，未食而日下，猶爲生子，年且七十，有訴天下，遂至有資生者，皆何以處也。
命宣叙之。咸亨元年復舊。儀鳳四年，章仁約爲尚書左丞，約奏曰：「陛下爲官擇人，無其人則
更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臣之所以知難也。」承天下，闕食，不
則盡命之日矣。臣知此之無曠，敢事下，闕曹之務，然後
臣盡命之。左
丞掌管轄諸司，糾正省內，勾吏部、戶部、禮部等十二
司，通判都省事。右丞掌管兵部、刑部、工部等十二司。
餘與左丞同。左右司郎中，隋煬帝三年，於尚書都省初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
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大唐貞觀元年改爲左丞。咸亨元年復舊。
中，龍朔三年改爲左丞，

爲丞所劾諸司事省署抄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判都省事。若右丞不在，則左丞行之；左丞不在，右亦如
之。員外郎，掌曹務。武太后垂拱元年置，與郎中分。神龍元年省，二年復置。

歷代尚書八座附

秦尚書四人，不分曹名。漢成帝初置尚書五人，其一人爲
僕射，四人分爲四曹：尚書曹名自此而有。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
曹，主郡國二千石。民曹，主凡吏民上書。以人字改焉。自後歷代曹部皆因。客曹。主外夷
狄。後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尚書五曹六
人，其三公曹尚書二人，掌天下歲盡集課州郡。吏曹，掌選舉齋祠。後漢志。民曹，
謂之常侍曹，亦謂之選部。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詞訟罪法，亦謂之賊曹。民曹，
掌繕治功作監池苑囿。客曹，掌羌胡朝賀。法駕出則護駕。後漢二千石曹及客曹爲南主客、北主客
二曹。兩梁冠，納言幘，或說有六曹。後漢志云：分客曹爲二，是六曹。

通典卷二十二　　十四

曹也。又皆云：漢官云：二前漢五曹，更加中都官曹爲六曹。後漢有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今所云二千石曹主中都官事，非也。
入爲尚書，升朝，集議五百人，察所服。又蔡質漢儀云：尚書以仲冬爲中都官，書百二十人。兵寫出入，尚書以下。
陂宮宇，並以休沐爲羣臣夜寢，諸尚書郎以下，翼帶劍，又以病罷遷，書不尚書。詩云：尚書下。
凡五尚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
曹，無五。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六
曹尚書。無駕部、三公、客曹。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
支五尚書。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服，佩水蒼玉，負荷，加侍官。
者，武冠左貂金蟬。宋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五兵、左民、尚書二曹。
都官、五兵六尚書。齊、梁與宋同。
改五兵爲七兵，尚書品服悉同。亦有起部，而不常
錄曰：齊尚書品服，悉與舊同。又職官。

置也（梁何胤字子季爲左民尚書辭以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劉洽爲御史中丞兄源爲左民尚書舊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制史省詳決乃許入既省亦以其兄弟素者不能和同焉）陳與梁同後魏初有殿中（掌殿內兵馬倉庫）樂部（掌伎樂及角使五百）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邊州郡）北部（掌北邊州郡）五尚書其後亦有吏部（初曰選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書又有金部庫部虞曹儀曹右民宰官（元魏爲宰官尚書）都牧（元魏爲都牧尚書）牧曹右曹太倉太官祈曹神都儀同曹等尚書（自金部以下但有尚書之名而不詳職事）北齊有吏部殿中（曰殿中統殿中曹主駕行百官留守名官殿禁衛及儀曹三公駕部四曹）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尚書後周無尚書隋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大唐尚書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尚書爲太常伯咸亨初復舊）

歷代吏部尚書及侍郎品秩悉高於諸曹○八座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爲之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宋齊八座與魏同（晉梁陳不言八座之數）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及令爲八座大唐與隋同（凡歷代尚書有五曹則兼以二僕射一令爲八座有六曹則以左右僕射爲一座兼令共爲八座若有六曹而左右僕射並闕則以尚書僕射及令爲八座若尚書有五曹又無左右僕射則不滿矣）

歷代郎官

郎官謂之尚書郎漢置四人分掌尚書事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一人主吏民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後漢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後漢志曰尚書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一曹六人也又漢官儀云尚書侍郎三十五人又晉志亦云光武分尚書爲曹之後令置三十四人並未詳孰是）主作文書起草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牋奏選有吏能者爲之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五歲遷大縣其選爲縣令縣令秩滿自占縣詔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祖餞餘官則否吏部典劇多超遷若鄭弘爲僕射以臺職任尊而嘗薦人無樂者諸吏郎補二千石自此始也八座受成事決於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後漢尚書陳忠上疏曰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之官臣等既蒙闢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爲之（緤繫也）給帷帳氈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

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尚書郎侍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後漢毛譚爲尚書侍郎臺閣議奏常依義據法常爲臺之表又遷劉字仲文爲尚書郎每奏事未嘗報常爲伏省閣下或從容至明天子默之使又三被還之不驚日暮諸郎下豹每獨在後帝嘉之又三輔決獄日仲與其文雷義俱拜尚書郎義以左職見義去亦以病免又徐州刺史尚書郎辭去樞機周密畏慎懷令沂陽縣出墨）魏自黃初改秘書爲中書置通事郎掌詔草（即今中書舍人之任）而尚書郎有二十三人（有殿中吏部駕部部金部虞曹

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部非後漢時職任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魏韓宣為尚書郎常以職事當受罰已皆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而赦之晉尚書郎選極清美號為大臣之副武帝時有三十四曹如魏直事屯田起部左士右士其民曹中兵外兵分為左右主客又分為左右南北無農部定課考功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為三十五曹置郎中二十三人更相統攝晉魏舒字元陽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無清論者咸有愧色又解參兄弟少連叔運俱歷大子洗馬舍人尚書郎州里榮之又賈充改定律令以裴楷為定科郎或為三十六曹晉裴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郎任職未及奏而薨當五胡之亂其都官

中騎三曹郎皆出督戰夜還理事嵇含言於長沙王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尚書令陳矯以有軍事亦奏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之合謂各有主帥變之大將軍不宜復令臺寮雜與其間又欲之乃增部及令史東晉有十五曹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度支都官左民駕部倉部庫部中兵外兵自過江之後官資小減王坦之字文度選曹將擬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以得此擬其子國寶好傾側婿人婦父謝安惡之除尚書郎國寶以為中興膏腴之族唯作吏部不作餘曹郎恚之辭不拜又宋江智淵遷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梁王筠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職桓玄僭位改都官郎為賊曹宋高祖時有十九曹元嘉以後有二十曹郎三公比部主法制度支主算都官主軍士刑獄其

餘曹所掌各如其名宋武帝初加置騎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并東晉舊十五曹合為十九曹元嘉十八年增刪定曹郎姚出之定科郎出三十年又置功論郎後又省騎兵故為二十曹齊依元嘉制其拜吏部郎亦有表讓之禮齊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日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覬並讓記室今豈可二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耶梁加三曹為二十三曹加殿中虞曹屯田其郎中猶用員外郎正主簿正佐有才地者為之遷通直郎天監三年後置侍郎視通直郎郎中遷為之梁劉洽為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群從並居此職時人榮之又殿中郎闕武帝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鳳行之首宜詳擇其人乃以張緬為之陳有二十一曹省魏二曹不知何曹後魏三十六曹史闕其文至

西魏十二年改為十二部後周況改為部遂以稱寬為計部郎中又稱青為尚書度支郎遷正員外今人或謂前代正員郎即今尚書郎中按歷代所稱正員郎者皆散騎侍郎耳謂非員外通直者故謂之正員郎則非尚書之職自隋以後尚書省自有郎中官不應更置正員郎北齊有二十八曹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駕部祠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倉部左民右民金部庫部其吏部三公各二人餘並一人凡三十郎中後魏北齊唯置郎中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吏部司勳主客膳部兵部職方都官司門度支戶部比部金部等侍郎各二人主爵考功禮部祠部駕部庫部倉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分司官曹務直禁省如漢之制至開皇三年二十四司又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闕則攝其曹事今尚書員外郎其置自此始以前歷代自謂之尚書郎各

以曹名為稱其或謂之侍郎皆無員外之號前代史傳及職官要錄或有言員外郎者蓋謂員外散騎侍郎耳非尚書之職說在散騎篇前代所言郎官上應刑部蓋謂三署之郎非謂今尚書曹郎也具三署郎叙篇中煬帝即位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或有曹加一人者大侍郎之名秦漢凡諸郎皆更直執戟宿衞諸殿門以侍衞之故通謂之侍郎故武帝時拜東方朔為郎當時謂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歷代尚書亦有侍郎隋初尚書諸曹二十四司諸郎皆謂之侍郎適若今之郎官耳非今六部侍郎之任自漢以來有書侍郎盡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之郎中之職又改吏部為選部郎禮部為儀曹郎兵部為兵曹郎刑部為憲曹郎工部為起曹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廢諸司員外郎而每司增置一曹郎各為二員都司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品同諸曹郎掌都省之職尋又每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郎之職大唐改隋諸司郎為郎中廢曹郎又復置員外郎武德六年廢六司侍郎貞觀二年復舊令尚書有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分管尚書六曹事其諸曹諸司郎中總三十人諸司郎中總三十人員外郎總三十一人通謂之郎官尤重其選凡郎中章服皆玄冕五旒衣繡章宗刺一章兩梁冠凡員外郎弁服所會弁玄纓簪導者衣裳一梁冠其職任名數各列在六曹之後

歷代都事主事令史

都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職與晉同舊用人常輕武帝詔曰尚書九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時以太學博士劉詡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纘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illegible]兼[illegible]都左氏博孫數墨[illegible]參軍丘彌兼中兵士人並以才地兼美妙選[illegible]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置六人領六曹事大唐因之主事二漢有之漢世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三公有主事於諸郎之中察試才高第者為之後漢范滂字孟博自光祿四行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泰聞之[illegible]若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乃謝又胡伯始公沙穆並為之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員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　雜用士人[illegible]楚者文學名流為內史主事

大唐並用流外○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後魏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為之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後漢韋彪字孟達上疏曰[illegible]獄火起故署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名好利今者務簡官可信者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也郎缺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恥焉明故事尚書郎缺次令史名大補之光武始改用孝廉為郎而孝廉丁邯病不就詔問實病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帝怒為郎中對詔問欲為郎否邯曰能殺郎者陛下[illegible]也中詔遣出充不能為郎又郎中表著[illegible]求莫嫡恭黨陰殺之學生劉當當代名[illegible]業書於著真召著補今史以此尋之也[illegible]衛尚書郎限滿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鄭弘奏曰職尊掌

簿多無幾者請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從之（蜀董厥爲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後遂至尚書令平臺事）西晉令史朝晡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又賈充爲尚書令以白衣未置省事吏四人省書并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職與諸曹令史同（姚萇既執堅遣僕射尹緯詣堅問事堅見其貌異問曰卿於朕代爲何官緯答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失之今日之亡不亦宜乎）晉宋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板給書僮孔顗爲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顗性素儉蘭臺令史者三吳富人輕顗故也）梁陳與晉宋同後魏令史亦朱衣執笏與謂之流外勳品北齊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令史皆平揖郎無拜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

漸爲卑冗不參官品（開皇十五年諸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煬帝以四省三臺皆曰令史九寺五監諸衛府則皆曰府史于時令史得官者甚少三限亦除（隋牛弘嘗問劉炫曰案□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求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案恒慮覆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也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滿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大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京師穀糴貴遠人不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不復巳而

爲之遂促年限優以叙次六七年者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爲官途總章中詔諸司令史考滿合選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於謠頌（時閻立本爲右相姜恪爲左相立本無他才識時以書畫稱之恪嘗累爲將軍立功塞外是歲京師饑以弘文崇賢司成三館學生並放歸本貫當時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行臺省

行臺省魏晉有之昔魏末晉文帝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至晉永嘉四年東海王越帥衆許昌以行臺自隨是也（越請討石勒以行臺隨軍）及後魏謂之尚書大行臺（別置官屬）（後魏道武帝置中山行臺以衛王儀爲尚書令以鎮之孝武永熙三年以宇文泰爲大行臺以得辟爲行

臺度支尚書）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焉（武定八年辛術爲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留獄爲行臺亦就理遣民寬杜監理並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理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時權制（江左無行臺唯梁以侯景爲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隋謂之行臺省有尚書令僕射（左右任置）各一人主事四人有考功（兼吏部主爵司勳）禮部（兼祠部主客）膳部兵部（兼職方）駕部庫部刑部（兼都官司門）度支（部兼倉）金部工部屯田（兼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每行臺置食貨農圃武器百工監副各置丞（食貨四人農圃一人武器二人百工四人）錄事等員（食貨農圃百工等各二人武器一人）並隨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書事大唐初亦置行臺貞觀以

後廢其後諸道多置採訪等使亦使有判官二人兼判尚書六行事亦行臺之遺制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二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三

職官五 尚書下

吏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司封郎中　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

金部郎中　員外郎

倉部郎中　員外郎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祠部郎中　員外郎

膳部郎中　員外郎

主客郎中　員外郎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職方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員外郎

庫部郎中　員外郎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郎中　員外郎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屯田郎中　員外郎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水部郎中　員外郎

吏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司封郎中　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周禮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冢太言者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太宰宰主也建立也邦理王所居之邦國也佐猶助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華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蓋因事設員以司其務非擬於古制也至光武乃分為六曹迄於魏晉或五或六亦隨宜施制無有常典作宋齊以來多定為六曹稍自周置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為秋官工部為冬官以承周官六書之制若參詳今微考職任司天官太宰當為尚書令非吏部之任

及夏官之屬有司士上士二人掌群臣之版（古書版為班，或為版名籍也）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謂功過黜陟者）辯其年歲與其貴賤（知其老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理（當告王所進退）以德詔爵（賢者之德，詔以爵）以功詔祿（理有功，詔以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食者）

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後漢改為吏曹主選舉祠祀後又為選部（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事（陳群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及毛玠為吏部尚書，典選舉，無敢以私。先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吳盧毓字子家，為選曹尚書，時郎署多非其人，欲別賢愚，彈射百寮，清議當時，選三署皆取高就下，減降等數，其居位貪鄙者）

（軍汚者皆以軍吏罷斥之，故情悅無訴與毀。議者莫言用私情受託不由公理，諸生自疑訴與毀）同（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凡所選用，如人物先為題目，然後公奏，時稱山公啟事。嵇康子紹，濤薦之曰：君為吏部郎，欲以舉於所居宜。以母喪不時葬，遂於所居為之，後今語有異同，又咨之，曰：父之讀書，聖人之論。江彪字思玄，三之後，選此官始為吏部郎，與不同時議。中書吏部尚書謝世說曰鍾會見王戎，衛瓘，為吏部郎，角曰尚書。張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褒爾等天下無復有滯才。劉聰時石勒時，又遣左右就去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

宋時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四曹孝武不欲威權在下大明二年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而省五兵後還置一吏部尚書順帝昇明元年又置五兵二尚書晉宋以來吏部尚書資位尤重（宋時蔡廓為吏部尚書，傳隆以曰：齊 謝朏為吏部，郡太守，謝瞻子，吏部尚書廓至，謂左丞傳隆曰：我不能為徐羨之，曰黃門以下事以）

（開彥選此則與眾參之嘗閲之曰我不能為署紙尾途不就選案黏紙錄事尚書與吏部尚書名故云署紙尾又使綱之為吏部尚書令史能泰能琵琶又使令史周伯齊為吏部尚書諮事已留尚書書制令吏絡事不得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所司奏免官與交言但容分事吏部尚書侯景寄人有不為之者，不與交言，但畏吏部一抑而已）梁陳亦然（梁宋代有吏部尚書，又以尚書領之，自齊至陳亦為吏部尚書，選部時，以為吏官部舉，但宋代典選至舉，又二世此職前代，選擧吏部，考功主爵三曹）

後魏北齊吏部統吏部考功主爵三曹（後魏以後，吏部者數四，隋以後掌選舉者，德唯選尚書，以其德行所傷者，周責實之，其年資為衡，當時最為所稱）後周有吏部中大夫一人（掌群臣之籍以登下其損益之數，依六官之數，以資頒祿之差）小吏部下大夫一人

吏部領司勳上士等官屬大司馬隋吏部主爵司勳考功四曹（隋吏部尚書，選舉先令吏部侍郎高孝基，多以賞罰而有選舉，又貞觀中，高宗以為弘文館學士，時選曹多有不稱，其官數年，裴行儉為吏部侍郎，時弘文館學士，多以奏事多行，蘇威領吏部，不當仕事，二者連多不甚之用，又吏部第一等官吏，故選人以品別升降，大唐貞觀中以後，先任用文學，足以敢寒才，並不敢以私屬）

大唐龍朔二年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吏部為天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為文部（至德初復舊）初掌文官選舉總判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四曹事傳令班在侍中中書令下

開元令移在侍中中書令下尚書六曹吏部兵部為
前行戶刑為中行禮工為後行其官屬自後行選入
二部者以為美自魏晉以來凡吏部官屬悉高於諸
曹其選舉皆尚書主之自隋置侍郎貳尚書之事則
六品以下銓補多以歸之大唐至貞觀以前尚書掌
五品選事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文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由是言之即尚書兼知五品其選事明矣至景龍中尚書掌七品以上選侍郎掌八
品以下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為尚書始通其選而分
掌之因為常例開元以前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
前議政於朝堂午後理務於本司自開元以來宰相

員少資地崇高又以兵吏尚書權位尤美而宰臣多
兼領之但從容衡軸不自銓綜其選試之任皆侍郎
專之尚書通署而已遂為故事或分領其事則列為
三銓四年六月勅其員外郎御史並供本官並進名勅授自此不在吏部銓尚書掌其
一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為中銓其一為東銓各有印侍
郎二人隋煬帝置說在歷代郎中篇凡六司侍郎者貳尚書之事吏部初置一員總章元年加一員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分掌選部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為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由焉每當選集之際勢傾天下列曹之中資望尤重初隋世高孝基為吏部侍郎時房玄齡杜如晦與選孝基時加賞異後以為知人大唐文皇帝末又數時馬載裴行儉為吏部侍郎以來表為擁職又蹔云擬為時言不稱職甚為時所鄙為部渴坐出為澧川刺史甫能名武太后以為大官侍郎其幹愈甚又以許子儒為之子儒以萘紹為意其通官悉委令史勾直時曰平配後崔玄暐為

之外自守絕外請謁為執政所忌轉文昌左丞
選司令史乃設齋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為天官侍
郎中二人後魏以來尚書郎為或有侍郎或為郎中或以尚書郎或曰郎曹郎或則兩置或為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皆令郎中之任山公啓事曰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之倫者又曰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己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穢雜也乃以議郎杜默為之已而謝朓為吏部郎上表三讓說任歷代明郎官為吏部郎又王儉為吏部專為曹事又荐慧曉守叔明為吏部郎不行未嘗與語帝曰六任十已選之獨年不復能其祖都令史左右以以來請問之慧曉曰吾為吏部郎不得與部令遷歷右攻以來諸問之者之字謂人曰吾為吏部郎不能種其耳至史為吏部外庭嘉之字七思曰為之大選又拘王之曹之為為官直之者吏部郎不復為吏部尚書大視是宗果升為吏部郎及後為吏部郎參舊亮字奉當代郎中不能又著後為吏部舊帝亮次不已稱轉吏部中職任為後吏部郎文喬居職不已稱轉吏為又宮錄曰吏部郎選丞選侍中又中侯六石後魏吏部中創革舊制選置百官後舉為之史字給三日段選擬辟事者三十年之臣後為非亮微衡自參選事曰三十年榛積滯決上階曰非者

皆有元復隋後為選部中武德一年選部郎中為選部郎中元年改為選部郎
可侍郎復為後選途改諸曹侍郎中其吏部郎以為考功郎
唐刑是五年改為掌吏選部補郎中流外官選之年小改為司
處大夫成通也五年復為掌史選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
列文武名成親集判兩使
掌文武告身分判曹事
員外郎二人隋開皇三年置吏部員外郎
一人煬帝三年改為選部員外郎
復舊加置一員判南曹元年置郎一員
二年司列少常伯員外郎
貴故事司封郎中
替南曹杜黃裳為吏部
侍郎以後專
一員定員兩人判
專人判
八月又判
左云
官故
書使
不相

晉書有左右主客曹北齊川流中改以上爵並部中一人屬吏部主封爵之事隋初爲上爵侍郎煬帝改爲主爵郎武德初爲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封郎中掌封爵皇之枝族及諸親內外命婦告身及道士女冠等天寶八載十一月勑道士女冠籍每十載一造永爲常式至德二年十一月勑道士女冠等宜依前爲司封曹

員外郎一人隋文帝置煬帝改爲主爵承務郎武德初爲主爵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司勳郎中一人周禮夏官有司勳上士掌六鄉賞地之法歷代無聞至後周吏部有司勳上士一人掌六勳之賞以等其功如古之主爵隋文帝置司勳侍郎煬帝改爲司勳郎永徽五年十二月四夜司勳庫失火甲歷並盡龍朔二年改爲司勳大夫咸通初復故掌校定勳績論官賞勳官告身等事

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煬帝改爲司勳承務郎至武德初乃改爲司勳員外郎

考功郎中一人漢文帝時京房作考功課吏之法然其職不在尚書至光武改尚書三公曹主歲書考課諸州郡縣尚書有考功定課二曹宋元嘉三年又置公論郎並其任也例在吏部郎中篇後魏考功郎掌考第孝秀北齊考功郎中亦掌考第及孝秀貢士隋文帝置考功侍郎煬帝改考功郎武德初復爲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考功爲司績大夫復舊掌考察內外百官及功臣家傳碑頌誄諡等事

員外郎一人隋文帝置煬帝改爲承務郎武德初復爲考功員外郎其後不易武德令考功郎中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乃以員外郎專掌貢舉省郎之殊美者至開元二十四年移貢舉於禮部而考功員外郎分判事而已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

金部郎中　員外郎

倉部郎中　員外郎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按令戶部之職與地官之任雖亦頗同若微其承受考其沿襲則戶部合出於度支度支主計算之官並算計之任本出於周禮天官之司會云又太宰之屬有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逆謂受而鉤考之可知得失多少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人主財帛委輸至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寺專掌軍國支計吳有戶部吳孫休初卿也戶部尚書隋丁請奏而晉有度支晉當陽侯杜元凱爲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救邊備物置用以齊當時之務者五十餘條又張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決定廟算皆主算計也宋齊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梁亦有之後魏度支亦掌支計崔亮爲度支尚書經營費用歲入歲計北齊度支掌計會凡軍國損益供繳稟等事倉部左戶掌天下計帳戶口右戶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課金部庫部六曹後周置大司徒卿一人如周禮之制其屬有民部中大夫二人掌承司徒教以籍帳之法贊計人民之衆寡隋初有度支尚書則後周民部之職漢成帝置尚書民曹主吏民上書事此曹理之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工作鹽池苑囿魏置左民尚書晉惠帝又加置右民尚書至于宋齊陳皆有左民尚書而後魏有左右民等尚書多兼工役非今戶部之例而梁陳兼戶籍此則略同自周隋民部始當今戶部之職開皇三年改度支爲民部統度支民部金部倉部四曹國家修隋志諱之戶部蓋以廟諱故也煬帝諱中爲民部尚書又武德一年民部尚書籍爲相府司錄隋大唐永徽初復改民部爲戶部廟諱故也太宗布並詔官名及公私文籍世民兩字不連名不諱至玄宗始諱之顯慶元年改戶部爲度支龍朔二年改度支尚書爲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爲戶部尚書初右部屬禮部之後武太后改置天地四時之官以右部

以上寶因是遂名禮部前神龍元年復改地官爲戶部總判戶部度支金部倉部事侍郎二人爲周官小司徒中大夫職同其任後周依周官令侍郎則隋煬帝司置民部侍郎大唐因之後改口戶部龍朔二年改爲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爲戶部侍郎他年曹名或改而二號不易諸曹一員長安四年加一員神龍元年廢二年復加

郎中二員虞內書郎一人主戶口墾田吳晉分張品爲尚書戶曹郎有民曹郎晉分爲左右民曹宋齊以下或爲左民或爲左戶後魏有戶部郎北齊有左右民曹同在戶部郎中爲智初爲民部郎令隋煬帝除侍字改門中木改爲大民部郎武德初爲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字部中爲大民咸曹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戶口籍帳賦役孝義優復蠲免婚姻繼嗣百官家衆園宅口分永業等建中一年正月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奏天寶以前戶部事繁所以郎中員外各二人判署自兵興以後戶部事簡度支事繁唯郎中員外各一人請回戶部郎中員外各一人分判度支事待天下兵革已息卻歸本曹勅依之

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煬帝改爲承務郎武德三年復爲員外郎

度支郎

中一人漢初張蒼亦以列侯主計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長之計若魏路令度支之任謂尚書有度支暨代變支中字具尚書中若隋初爲度支侍曰煬帝尚亨元侍字式宗支中字具度支使諸尚書門下二品國家在尚書省一曹度支使二十四年和糴使加京東租庸使常賦外有雜稅多司部度支錢穀十年正月後置度支使不常置開元中宇文融爲勸農使判度支物價有常經費多府州不遂長行兩司使後改爲度支使及判度支者每年支物殘量自有紙敷綴所知逐色長行旨條兼朝集使每年但依之收文數至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兩度支使二十四年五月敕度支每年常支物用支多紙使每年但存二十二年五月以其戶部侍郎判度支使宜更有二年三月爲戶部侍郎置度支使建上元元年五月勾當度支使至德二年中書侍郎元載爲度支使加戶部侍郎元載判度支二月二日勾當度支至二年二月大麻元年正月爲戶部侍郎劉晏當度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度支又自後魏無聞亦有他官判或云權判亦云掌向

員外郎一人改置戶部員與

外郎

金部郎中一人周官有金部以周官職掌金玉錫石共尚書有金部郎之令亦有金部郎中其書四

代多有之北齊金部主才量尺度內外部庫藏文隋盧昌衡字子均祖孝徵爲尚書金部郎每謂人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無愧實矣二隋年初金部侍郎煬帝除侍字爲金部郎武德中加中字無改金部爲司珍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天下庫藏金寶貨物權衡度量等事自開元後置他官錢爲使之

員外郎一人改置戶部員與同

倉部郎中一人周官有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之數後周有司倉下大夫大漢有太倉令屬大司農魏尚書有倉部郎晉以後皆有倉部曹隋初爲倉部侍郎煬帝改爲倉部郎武德初改爲倉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庾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國之倉庾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其後所在倉司以諸使判之後置他官判者爲之

員外郎一人改置戶部員外郎同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祠部郎中　員外郎

膳部郎中　員外郎

主客郎中　員外郎

唐虞之時秩宗典三禮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後漢尚書吏曹兼掌齋祀亦其職也魏尚書有祠部曹及晉江左有祠部尚書掌廟祧之禮部總合書中宴晉許祠云仰永宗廟儀注常與右僕射通職不常置以右僕射攝之僕歷代皆與射代遞職右宋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後魏爲儀曹尚書北齊祠部尚書統祠部不祠部掌祠祀醫藥死喪贈賜主客虞曹屯田起部五曹又有儀曹主吉凶禮制屬殿中尚書後周置春官卿又有禮部而不詳職事後改禮部爲宗伯又春官之屬有典命衣掌王之內外九嬪之差及士之法服之令沙門道士之法罷後

改典命為大司禮後改大司禮為禮部謂之禮部大夫（後周濫訊為禮部大夫元陳陳使）至隋置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四曹蓋因後周禮部之名兼前代祠部儀曹之職大唐龍朔二年改禮部尚書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禮部為春官神龍元年復舊總判祠部禮部膳部主客事侍郎一人（周官春官小宗伯中大夫蓋同今任後周依周官今侍郎則隋煬帝置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事策試貢舉及齊郎弘崇國子生等事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開元二十三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進士李權所訴朝議以考功位輕不足以臨多士至二十四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開元天寶之中昇平既久群士務進天下髦彥由其取舍故勢傾當時貴與吏部侍郎等）

祠部郎中一人（周官春官肆師下大夫亦頗同今任尚書有儀曹郎掌吉凶禮制歷代多有）

（制在吏部稱宋齊儀曹畜詞部郎書曰武帝謂徐勉六令帝業祠積頃一人寺罕藝錄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論曰孔休於漢以本逼詳錄故事自晉宋起居注署敬一曰泛拜叔實藝部後周依周官隋初議儀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為儀曹郎武德初改為禮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大夫咸亨初復舊其後曹改而官不易掌禮樂學校儀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冊命祥瑞鋪設喪葬贈賻及宮人等）員外郎一人（周官肆師上士後周依之至隋文帝置禮部員外郎煬帝改為儀曹承務郎武德二年復舊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祠部郎中一人（魏尚書有祠部郎歷代皆有主禮制後部裝修為中大夫兼祠部曹祠部曹掌禮樂每有類諱修儀尉酌故實成府作資後周有典祠中大夫隋初為停郎煬帝除侍字武德十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禋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延載元年五月制天下僧尼隸祠部不置屬司賓開元三十年正月制僧尼隸祠部十一年改祠部為司禋至德初復舊掌祠祀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等及僧尼簿籍自天寶六載及至德三年常置祠部使以他官為之）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膳部郎中一人（膳部於周官郎膳夫陵人二職

以晉尚書左右主客十曹後魏都官尚書管左士郎北齊改左士為膳部郎掌侍官百司禮食餚饌屬祠部尚書後周有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飲食為大冢宰隋膳部屬禮部初置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膳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膳部為司膳至德初復舊掌饌膳藏冰及食料）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主客郎中一人（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客曹主外國夷狄後光武分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至魏亦為南主客事晉氏分為左右南北四主客或單置客曹宋齊梁陳單有主客後魏吏部管南主客祠尚書左主客北齊改左主客為主爵南主客為主客隋初為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為司蕃郎武德初改為主客郎中龍朔二年改主客為司蕃咸亨元年復舊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職方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員外郎
庫部郎中 員外郎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

詰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今兵部之任也魏置五兵尚書（周官有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兵之名當出於此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初無太康中乃有五兵尚書而又分中兵外兵各為左右（按晉雖分中兵外兵為左右則傳五兵為七曹然尚書唯置五兵而已無七兵尚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耳今諸家著述或謂晉太康中置七兵尚書誤矣）宋五兵尚書唯領中兵外兵二曹餘則無矣齊梁陳皆有之後魏為七兵尚書北齊為五兵統左中兵（掌諸部督告身諸宿衛官）右中兵（掌畿內丁帳事諸兵力上）左外兵（掌河南及潼關以東諸州丁帳及發召兵者）右外兵（掌河北及潼關以西諸州丁帳與左外兵同）都兵（掌鼓吹大樂部小兵等事）五曹後周置大司馬其屬又有兵部中大夫小

兵部下大夫其職並闕至隋乃有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曹蓋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之職大唐龍朔二年改兵部尚書為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夏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為武官至德初復舊掌武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其分領選舉亦為三銓制如吏部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兵一為中銓其一為西銓餘各有所中侍郎二人隋煬帝置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位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舊制一員總章元年加一員掌武職勳官二衛及兵士以上簿書朝集祿賜假使差發配親七帳內考級及給武職告身郎中一人歷代兵曹尚有郎其尚書中或為後魏置中兵在吏部郎中隋初為兵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改為兵曹郎武德三年改為兵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大夫咸亨元年復

舊掌與侍郎同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兵部員外郎煬帝改為兵曹承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其後曹改而官不易職方郎中一人周官夏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九州之方隋初有職方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路程遠近歸化之事員外郎一人後周有職方上士駕部郎中一人周官夏官有校人掌王馬之政又有牧師掌牧地皆駕部之本也又有輿司馬掌輿馬之政後漢尚書有駕部郎晉宋以後皆有駕部後魏北齊為駕部郎中後周有駕部中大夫隋初為駕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輿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輿輦車乘傳驛廄牧官私馬牛雜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闌逸之政令

員外郎一人十八年閏六月勅

<hr>

八年六月勅有功騎尉以下留小騎有二十年以後省置驛仗以他官為之員外郎一人

周官有典上士後周有小駕上士蓋其任也至隋置與戶部同庫部郎中一人周官有司甲掌戎器之長各帥其物以待軍事總尚書庫部郎蓋因之矣後周有武庫中大夫皆其任也隋初為庫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庫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戎器鹵簿儀仗

員外郎一人周官有司兵中士後周有小武藏下大夫隋改置與戶部同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郎中　員外郎

虞舜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其任也漢成帝時尚書初置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後漢光武改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改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詞訟罪法亦謂之賊曹重於諸曹

也魏青龍二年置尚書都官郎佐督軍事晉復以三

公尚書掌刑獄宋三公比部皆主法制又置都官尚書主軍事刑獄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齊梁陳並有都官尚書後魏亦有都官尚書北齊都官統都官（掌畿內非違得失）二千石（掌畿外得失）比部水部膳部五曹又有三公曹掌諸曹囚帳斷罪赦日建金雞等事（又掌五時讀時令）屬殿中尚書後周有秋官大司寇卿掌刑邦國其屬官又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隋初有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都官爲刑部尚書統都官刑部比部司門四曹亦因後周之名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刑部尚書爲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太后改刑部爲秋官神龍初復舊天寶中改爲憲部至德初

復舊總判刑部都官比部司門事侍郎一人（周官小司寇中大夫蓋今任也後周有秋官至隋煬帝置刑部侍郎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司刑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無時習名或改而官於不易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郎中二人（周禮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蓋今任也漢尚書有三公曹後漢有二千石曹魏有都官曹皆掌刑罰獄訟之事歷代品秩具尚書中或有侍郎或置郎中列在吏部郎中爲後周有小刑部下大夫屬秋官府隋初刑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爲憲部郎武德三年改爲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舊與侍郎同）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爲憲部承務郎武德三年改爲刑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都官郎中一人（漢司隸校屬官有都官從事掌中都官不法事後漢又改尚書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魏青龍二年始置尚書都官郎佐督軍事晉宋尚書都官兼主刑獄歷代或判尚書中其官列自吏部郎中主後周有小司隸隋初爲都官侍郎掌簿錄配役官私奴婢良賤訴競俘囚等事煬帝除侍字置員外二人武德三年加中字減一人龍朔二年改爲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簿斂配役官奴婢簿籍良賤及部曲客女俘囚之事）員外郎一人（周官司隸下士蓋其任也後周有司隸上士隋改置與戶部同）比部郎中一人（魏尚書有比部曹晉因之宋時比部主法制齊梁陳皆有比部曹後魏亦然北齊掌詔書律令勾檢等事後周司計部中大夫蓋其任也隋初爲比部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又改比部爲司計至德初復舊掌內外諸司公廨及公私債負徒役工程贓物帳及勾用度物）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司門郎中一人（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啓閉歷代多缺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司門侍郎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門禁關籍及道路過所闌遺物事）員外郎一人（周官有司門上士後周依爲後改置與戶部同）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屯田郎中　員外郎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水部郎中　員外郎

周禮冬官其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魏置左民尚書亦領其職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而不常置每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民二尚書北齊起部亦掌工造屬祠部尚書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其屬工部中大夫二人承司空之事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至隋乃有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二曹蓋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大唐龍朔二年改工部尚書爲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太后改工部爲冬官

神龍初復舊。總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侍郎一人

隋煬帝改置工部侍郎一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司平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明曹名或改而官不易

掌興造工匠之司公廨屋宇五行並紙筆墨等事

郎中一人

晉尚書有起部曹歷代或有其尚書中隋初爲工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爲起部郎武德三年改爲工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平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其後曹名改而官不易所掌與侍郎同

員外郎一人

隋文帝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爲起部承務郎武德三年復爲工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屯田郎中一人

漢成帝置尚書兩人其一人掌戶口墾田蓋尚書屯田郎之始也至魏尚書有農部郎又其職也晉始有屯田尚書及太康中省之田曹後復爲屯田江左及宋齊則左民郎中兼知屯田事梁陳則曰侍郎後魏北齊並爲屯田郎隋初爲屯田侍郎春以掌儀武之事故隋書曰彧爲屯田侍郎時以三品以上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已列門外嘗甲之美子有避父之貴豈有外門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賞之煬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田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屯田官田諸司公廨官人職分賜田及官園宅等事

員外郎一人

職掌與戶部員外郎同

〔通典卷二十三〕十六

虞部郎中一人

虞部蓋古虞人之遺職至魏尚書有虞曹郎中晉因之梁陳曰侍郎後魏北齊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園囿田獵雜木等並屬虞部尚書後周有虞部下大夫一人掌山澤木鳥獸而阜蕃之又有小虞部並屬大司馬隋初爲虞部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虞部爲司虞至德初復舊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頓田獵等事

員外郎一人

隋初置曹與戶部員外郎同龍朔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

水部郎中一人

周禮夏官有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蓋其職也魏尚書有水部郎歷代或置或否後魏北齊有水部屬都官尚書亦掌舟船津梁之事後周有司水大夫隋初爲水部侍郎駕工都艘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中改水部爲司水至德初復舊掌川瀆津濟船艫浮橋渠堰漁捕運漕碾磑等之事

員外郎一人

後周小司水上士隋初置與戶部員外郎同龍朔二年以後曹名或而官不易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三

〔通典卷二十三〕十七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四

職官六

御史臺

御史大夫 中丞 侍御史臺 殿中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主簿

御史臺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王有命則贊爲之辭寫其理之法令命來受者則授之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髠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爲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叔孫通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而去是也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御史大夫寺在大司馬門內無塾其門署用梓板不雕飾題曰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成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是其徵也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顏師古曰官曹通名爲寺後漢謂峻本名嘉以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又憲官儀曰延尉家責上御史臺又謝遷晉書曰漢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後漢蔡邕以侍御史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遷三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北齊文襄下尚登用崔暹爲御史中尉宋遊道爲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尚書令僕以下悉送南臺後魏臨淮王彧衣敕比尚書左僕射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簿中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

御史詔許之後元子思爲御史中尉朔朝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尚書郎裴獻伯移注云按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下避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漢書御史中丞爲獨坐又按魏書崔琰傳既爲中丞百僚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孝文帝時令朝會失時即御史彈之若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常變紀請付法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以古事於年文帝舊格已聞尋從子思奏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大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爲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按北書楊衒伽藍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如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改司經局爲桂坊置丁面署東宮之憲府亦闢北門以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於時以兵部尚書李圓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開北門此說則非也故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舊制但風聞彈事提綱而已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御史竟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略其姓名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玄爲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或訴訟之事其鞫案禁繫則委之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因自大理來往滋其姦故又案事入法多爲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宰有聞風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然後彈之將有彈奏則先牒臨門禁止勿許其入案宋書云二臺劾奏符光祿加禁止不得入殿省是其先例光祿主殿門武太后時改御史臺爲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受牒於本臺諸署與御史同尋罷之左以

察朝廷右以澄郡縣時議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其遷登南省者右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肯故也二臺迭相糾正而左加敬憚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為條例刪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延載以後奉勅乃巡不每年出使也）睿宗即位詔二臺並察京師資位既等競為彈糾百僚被察殆不堪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隸左臺月餘右臺復請分綰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竇懷貞乃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隸焉（其左臺本御史臺也又改置右臺右臺地即今太僕寺是也本循長秋監地武太后改為司宮臺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臺右臺既廢以其地為御史臺後院開元八年移太僕寺於此）

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內供奉裏行者各如正員之半（太宗時始有裏行之名高宗時方置內供奉及裏行官皆非正官也開元初又置御史裏使及侍御史裏使殿中裏使監察裏使等官並無定員義與裏行同稱思恭元光謙己太一置官並為裏使尋省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請置推官二人常與本推御史同推覆奉勅依）其歷臺故事官資輕重則杜易簡韓琬注記詳焉（杜易簡撰御史雜注四卷韓琬撰御史臺記十二卷）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秦官（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漢因之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漢舊儀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右前後將軍贊五官中郎將授印綬拜御史大夫二千石贊左右郎將授印）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故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金印紫綬秩比丞相（御史大夫月俸四萬）哀帝建平四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師帝從之遂復為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事具宰相篇）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漢高帝以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王相時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之始堯為符璽御史人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奇才必代君為相昌曰堯刀筆小吏何至是乎後果然又倪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而號處為御史大夫爾朔奏事丁明天子亡食丞相寬位而已又持綬為御史大夫請無事大皇太后事郎竇太后由好黃老言患其不用寫故奪其政又杜周為御史大夫後周子延年又為御史大夫以居父官不敢當傳位公用皆易其處又貢禹字少翁為御史大夫列于二公自以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凡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言無所能職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見史記又曰鄭弘為大夫守之數年不得匡實居之未滿歲而丞相死即代之）

後漢初廢御史大夫（更始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建武元年光武東封太山以張純視御史大夫從封禪禮畢罷）至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以郗慮居焉（華歆亦為之）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左右焉（晉書曰魏以司空何曾為晉國丞相以王祥為御史大夫是也吳孫休以丁密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晉初省之此皆為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今御史大夫即漢以來御史中丞是也後代或置大夫皆中丞之互名非漢舊大夫之任唯觀聽雖號置御史大夫亞於三公頗似漢制也）

中丞

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漢高帝詔徵賢良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

法晉灼曰所謂中執法乃中丞也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漢中
丞有石室以藏祕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
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蓋居殿中察舉非
法也及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
臺率郎令之御史大夫任也自此以後並如今御史大夫也周官小
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理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
禁人其任也周禮小宰注曰若今御史中丞初御史大夫更名大司
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武帝時以中丞督司食時
司隸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
石下至墨綬漢中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出為二千石哀帝
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

為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
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獨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
下並文官屬少府以下謂侍御侍書等魏初改中丞為宮正舉
鮑勛為之百僚嚴憚[illegible]後復為中丞晉
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
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晉傅咸奏云司隸中
丞得糾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所未譬朝廷無以易之又劾猥字長以撓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
朝廷羸之掾以郎與晉元帝即專號之可直置中丞皇太子以下遂遵糾察也中丞專糾行
馬內司隸專糾行馬外雖制如是然亦更奏衆官實
無其限晉恬字元愉為中丞簡文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大不
敬請理罪明日桓溫見奏事歎曰兒乃敢彈我真可尚宋中丞一人班同二十

五日繞行宮垣白壁漢志執金吾每月一日繞行宮城宣是省金吾此事併中丞也
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職官錄隸
云青綬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
郎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內外衆官皆受停駐宋文帝元
嘉十二年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舊制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衆官
應詔者得行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皇太子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
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撿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為行馬之內且
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從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否其六門內既非
郡縣部界即不合依門外也齊中丞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
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
驟帝光中與元耐三人並歷中丞梁因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

元年復曰中丞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
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外而監司不
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
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八人其八人武冠絳韝常
音溝執青儀囊題云宜官告以受詞訟一人緗衣執鞭便
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
不喤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梁江淹字文通為中丞齊明帝曰今君為
南司足以肅震百僚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朏等以久疾不須山陵公事又奏收梁益二州刺史臟賄付廷
尉理罪臨海永嘉二太守及諸郡二千石大縣長官每多被劾理內外肅然明帝曰君可謂近世獨步又
何敬容為宰相妾弟盜米敕送領軍敬容以書解之領軍將軍河東王譽封其書以奏武帝怒付南司推
劾中丞張緬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舊例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向元日大會張緬為中丞

兄顗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騶分趨兩臺前代未有時人榮之皇曾橫陳因梁制陳徐陵爲中丞奏彈司空安成王頊導從南臺官屬則奏案而入陳主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時安城王在殿上侍立陵命殿中侍御史引下遂劾免之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宋顏延之爲御史中丞何尚之與延之書同耕騎並路自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斷耶王球甚矜曹地遇從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謂曰汝爲此官不復成膏粱矣齊王僧虔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爲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後魏爲御史中丞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遜避其餘百僚下馬弛車止路傍有違緩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元志爲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御史中尉出辟承華羽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曰臣神州赤縣宰普天之下誰非編民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自東魏從鄴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琅邪王儼兼爲御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興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總領四職武成觀之道中使馳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觀者傾京邑北齊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以赤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主泣訴于帝帝不責謂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後周有憲司中大夫二人掌司憲之法辟國之五禁亦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爲大夫大唐因隋亦曰大夫龍朔二年改爲大司憲咸亨初復舊武太后改置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各一人太極初復舊掌肅清風俗彈糾內外總判

臺事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今行出道路以私騶匹馬從之而已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李思謙除左肅政大夫遂見受拜戒以言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以忽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勑申明隔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爲大夫又坐受拜其後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大夫與監察跪爲官政事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爲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咨決稍有忤意克列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群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爲大夫深副朕意御史中丞舊持書侍御史也初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溫舒尚書緩刑之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持書御史起于此也後因別置冠法冠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後漢亦二人銅印青綬選明法律者爲之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者補之

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自桓帝之後無所平理苟充其位而已魏置持書執法掌奏劾而持書侍御史掌法令二官俱置宋志曰魏置御史八人有持書曹掌考課下知餘復有曹晉置四人太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持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黃沙持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持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齊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郎官轉持書者謂之南奔梁謝徽自尚書三公侍郎爲持書侍御史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足也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

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魏掌糾禁內朝會失時服章違錯饗宴會見悉所監之北齊亦有焉後周有司憲上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爲持書侍御史臺中彈糾悉以上之大唐永徽初高宗即位以國諱故改持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爲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復爲中丞二人大足元年張易之兄弟益橫嘗私引相工李弘泰占吉凶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請窮究其狀武太后曰易之等已自上聞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內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乃敕易之行入臺尋敕之令就宅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若私見法無私也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延均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舉不理比見若可條案不能專守章程事舉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

女爲君苛侍威明則知萬發致務不可寫覓出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辟推誠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渠或伐一樹木並皆上以煩宸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全化之道也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儀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依章旨合行者各令唯法處分其自生疑滯致淹稽失者請令御史寶事劾彈上聞之亦時有內供奉本有一人聖曆中加一人尋省先天中復置職副大夫通判臺事開元二十一年三月置京畿都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爲之

侍御史臺

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老聃嘗爲之秦時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又云蒼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見史記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柱下事或曰主四方文書又職官錄曰秦改御史爲柱下史一名柱後史謂以鐵爲柱言其審固不撓也一云法冠一名柱後惠文以鐵爲柱也法冠者秦事云貂

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亦名獬豸冠解豸獸名一角以觸不直也故執法者冠之亦爲[illegible]史漢因之凡十五員又漢舊儀曰漢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侍給事殿中爲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錄領五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侍御史御史大夫自調吏告入歸官比丞相掾史白錄白錄著錄而已惠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其後又置監察御史漢官儀曰侍御史出督州郡賦稅遣運軍糧持御史至後漢復有督漕書都尉官建武七年省晉大元六年又置督運御史官其舉郡國孝廉第四科云有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嚴延年遷侍御史劾霍光專廢立武帝時侍御史又有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常置直指而行無苛私也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江充拜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時近臣多僭侈充皆舉劾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貴戚惶恐見上叩頭願得入錢贖罪又王賀字翁孺武帝時爲

繡衣御史逐捕群盜皆縱而不誅暴勝之亦爲至後漢諸爲謂不侍白史皆而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事行謂官方於云繹公史此武省御帝後置罷之後漢亦有侍御史員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祀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以公府掾屬高第補之或故牧守議郎郎中爲之唯德所在初上稱守滿歲拜眞出劇爲刺史二千石平遷補縣令見中丞執板揖順帝復絕他選專用學士有三缺三府各一舉劾案章事無大小尚書受成而威烈赫奕莫之敢犯眞御史守中丞持書服其冠綬上事言守關移稱眞又按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祀四

[illegible]曹（掌廐）五曰乘曹（掌車）豹尾之內便爲禁省（□□□與爲侍御史執正無所避常乘驄馬京則亭□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又張綱□□行□□安帝時選八使按行風俗唯綱最年少官卑餘皆宿儒重位同日受命各之所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罪惡又劾□子□□特御史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劾奏請收□理罪時人奇之又楊秉□□拜侍御史京師咸稱有宰相之才）置御史八人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左右此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珥筆耳晉侍御史九人頗用郡守爲之（山公啓事曰舊侍御史頗用郡守令散□石有才能尚少者可以不□使八座詳之□□錄）品同治書品有十三曹（十三曹謂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及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廐牧馬牛市租後分庫曹置內庫外左庫二曹）宋代多併諸曹凡十御史焉自齊以來皆朝服法冠（晉武庫失火尚書郭彰與侍御史劉暾□知□彰以後親輕□以爵醒之問可暾曰我不能截□□以御史若法冠有兩角故世暾作色曰天子法冠而欲□□用命紙筆奏之[illegible]）齊有十人梁陳皆九人□□糺察不法後魏御史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晝則外臺受事夜則番直內臺御史舊式不隨臺主簡代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爲御史中尉始請革選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簡代御史北齊有八人亦重其選後周有司憲中士則其任也隋侍御史八人自開皇之前猶踵後魏革選自開皇之後始自吏部選用不由臺主仍依舊入直禁中

[illegible]中始罷御史直宿臺內文簿皆持書主之侍御史但侍從糺察而已由是資位少減大唐自貞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復爲雄要（貞觀十一年吳王恪數出畋獵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坐萬紀乎）其將除拜皆吏部與臺長官宰相議定然後依選例補奏其內詔別拜者不在其限（顯慶元年八月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義府恃寵用事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謂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之言其狀者自上令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下特原義府罪侍御史王義方奏義府[illegible]以擇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天下交泰則知人主不獨得是非昔唐虞乎聖失之於四凶[illegible]失之於陳[illegible]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遼比皆英雄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纘聖撫有萬邦[illegible]刑網[illegible]臣肆[illegible]殺一[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是使忠臣[illegible]之[illegible]令正義自取[illegible]事生[illegible]正[illegible]義[illegible]劾[illegible]伏[illegible]對義[illegible]言[illegible]爲[illegible]有[illegible]執不可[illegible]伏以請[illegible]斷[illegible]縣楊子[illegible]閩[illegible]由是而[illegible]必表[illegible]選授之不由銓管及李義甫掌大選[illegible]任況[illegible]始得補之[illegible]二年吏部尚書蘇[illegible]有寵於[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其[illegible]）

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赴逆賊而後聞奏今吏孩感天聽拉刑折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出則王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與天子邪臣自義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之後無出於吏部者舊御史遇長官于途皆免帽降乘長官執轡而止爲敬至是中王本立爲侍御史意氣頗高企逹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拋鐙輕重無準自開元以來但舉撥等揖而已侍御史凡四員本二員顯慶中加二員乾封二年二月韋仁約除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約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攝州縣誠曠職耳內供奉二員侍御史內供奉與殿中御史內供奉皆御史裏行其制並同正員拜職田庶僕宰同占闕者得職田庶僕無闕可占則廢兩特請也千於太倉每月役隸及儲僕於大府掌糾察內外受制出使分掌判臺事又分直朝堂與給事中中書舍人同受表裏冤訟迭知一日謂之三司受事其事有大者則

詔下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同案之亦謂此爲三司推事後漢永安中侍御史有開其有崇獎徵亦今三司之例武太后時刑獄滋章凡二臺御史多苛刻無恩以誅暴爲事猜阻傾奪更相陵搆此其爲弊也神龍以來稍革之其後名流謹選侔於貞觀末微矣侍御史之職有四謂推掌推彈掌彈舉公廨知公廨事雜事臺事總判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illegible]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爲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爲雄劇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驕床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行使人如寢是故謂之驕床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爲南床百日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

就殿中以下皆翼而隨之先後虧失者有罰其太極以前二臺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隨仗入分廊千牛仗外侍中黃門侍郎給事中後起居郎在其正行大夫御史中丞下兩行在中書令侍郎舍人後起居舍人常侍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大夫下大承詔者各[illegible]有旨召御史不呼名則承詔者出承詔御史舊直西開元初仍制在東侍御史或闕則假殿中丞之自至德以來諸道使府參佐多以省郎御史爲之謂之外臺遇皆檢校裏行及內供奉或或攝諸使心不給

殿中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魏置蓋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也晉置四人江左多置二人宋餘襲自殿中侍御史轄屬臺侍御史梁有四人掌殿中禁衛內事後魏北齊皆有之隋初改曰殿中內侍御史置十二人至煬帝省大唐置員初有二員貞觀二十二年減二員開元中加二員內供奉三員初掌駕出於鹵簿內糾察非違餘同侍御史唯不判事咸通以前遷轉及職事與侍御史相亞自開元以來權歸侍御史而遷轉猶同兼知庫藏出納及宮門內事知左右巡分京畿諸州諸衛兵禁隸爲彈舉違失號爲副端景雲元年三月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吏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韋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引援既因提挈遂踐台衢或驅車造門至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詣申猶子之情同惡相者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附立此際結爲舅甥神龍之初理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獲全與安石說附阿宗編諸黷中宗晏駕則太后輔政制定阿韋臣朝之策此朝野側懼人神怒憤臣忝司憲書閣侵不舟彈彥等並請准法處分於是並貶其官

門之外百僚班序有離立失列言語讙不肅者則糺罰之其正冬大會則戴豸乘馬加飾（大夫中丞加金物副珮）具服上殿供奉左右或缺則吏部以他官攝之其郊祀巡幸大備鹵簿出入由旌門者監其隊伍初武太后時有殿中裏行及員外殿中御史官或有起家爲之而即眞者神龍以來無監察則有裏行

監察侍御史

監察御史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罷其名至晉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以吳混之爲之掌行馬外事（晉志云古司隸知行馬外事晉過江罷司隸官故置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亦蘭臺之職（[illegible]及入有禁御史）宋齊以來無聞後魏太和末亦

置此官宿直外臺不得入宿內省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後周司憲旅下士八人蓋亦其職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爲監察御史凡十二人煬帝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大唐監察御史十員（初有四員貞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龍朔中加二員開元中加二員）裏行五員掌內外糺察并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職事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西鳳閣南侍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仗入閣（隋末亦遣御史監軍垂拱三年十一月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言將制有御史監軍令未差遣恐[illegible]失節度武太后曰將出師君授之以斧鉞閫外之事皆使裁之如聞比來御史監軍以有[illegible]軍中大小之事皆須承稟非所以[illegible]以[illegible]理便不可不）罪人當賞於

紏者亦監之分爲左右巡糺察違失（高宗時御史韋仁約奏劾中書令褚遂良抑買宅地遂良貶爲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禮義敎五淫昏狠戾論其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長安四年二月監察御史蕭志忠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污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常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咨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憚其剛正）以承天朱雀街爲界每月一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若寃苦則監察斷絕失奮者量其劾奏（景龍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等專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俯僂趨出待罪朝堂今楚客等瞋目作色自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爲兄弟時人稱爲和事天子）開元初革以殿中掌左右巡監察或

推掌之非本任也職務繁雜百司畏懼其選拜多自京畿縣尉（京畿赤縣尉）又有監察御史裏行者太宗置自馬周始焉（周以布衣有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遂以爲名後高宗時王本立自沂州定襄縣尉爲之凡裏行皆受俸於本官者石王大演後罷本官俸方有即眞者）武太后時復有員外監察試監察或有起家爲之而即眞者又有臺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同監察（[illegible]六人[illegible]）吏部式其試監察神龍以來無復員外及試但有裏行凡諸內供奉及裏行其員數各居正官之半唯俸祿有差職事與正同（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倉郭虔瓘與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暹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旣去出境乃移牒令取）收之

主簿

主簿漢有御史主簿（張忠為御史大夫，孫寶為主簿）魏晉以來無聞至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隋錄事員一人）大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之事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為大夫以吏部主事林懷信為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為此官以後遂為美職（舊掌臺中雜務公廨廚庫檢督令史奴婢而勤散官職出每食則執黃卷書其遺罰錄事以史各自選）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四　終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五

職官七

諸卿上（總論諸卿少卿附）

太常卿（丞　主簿　博士　太祝）奉禮郎　協律郎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卜署　廩犧署　汾祠　大公廟等署　太官署　珍羞署

光祿卿（丞　主簿）良醞署　掌醢署

衛尉卿（丞　主簿）守宮署　武庫署　武器署　公車司馬令　左右都候

宗正卿（丞　主簿）諸陵署　太廟署　崇玄署

太僕卿（丞　主簿）典牧署　乘黃署　典廄署　車府署　諸牧監

大理卿（正　丞　主簿　獄丞）司直　評事

諸卿（附少卿）

夏制九卿（記曰夏后氏官制天子有三公九卿九卿也亦六卿殷周皆然）殷亦九卿周之九卿（洪範曰三公調陰陽九卿佐寅亮）即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司寇（三代諸卿雖名號不同其官職相與周不異說）在（歷代官制備）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太卿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太常光祿勳衛尉三卿並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二卿並司空所部）多進為三公各有署曹掾史隨事為員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尚書令陳忠常欲褒崇大臣故奏建此禮）魏九卿與漢同（九卿名數與漢同）晉以太常等九卿（九卿漢）兼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太康四年增九卿禮秩（元帝以賀循為太常而欲崇敬特加散騎常侍以九[illegible]）

卿號下加官也拜太常而出宋齊及梁初皆因舊制宋郡尹官設章青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衛尉則武冠晉服制少九卿皆文冠乃進賢兩梁冠非舊也梁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三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為夏卿以衛尉為衛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三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後魏又以太常光祿勳衛尉謂之三卿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六卿各有少卿太和十五年初置少卿官第同太卿北齊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

為九寺晉荀勖曰九寺可併於尚書後魏亦有二寺則九卿稱寺久矣然連與名不連官號其亦寺連稱自北齊始也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隋九寺與北齊同自昔三代以上分置六卿比屬司事至秦及漢雖事不師古舊制更未繁役變有三公九卿司尚書之任又益重矣魏晉以降襲制日增後周依周禮置六官而年代綿促人情制習久已不能革其弊驕故隋氏後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加六尚書似周之六部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司寇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空職事自餘百司之任多類於斯欲求理實要在簡省煬帝降光祿以下八寺卿階品於太常而少卿各加置二人始開皇中諸司署唯與丞受納至煬帝署令為判首取二卿同判丞唯知撿局令閣丞判大唐九寺與北齊同卿各一人少卿各二人丞以下有差龍朔二年改九寺之名凡卿皆加正若太常卿

卿為正卿他皆如此後各從舊

太常卿

丞　主簿　博士　太祝
奉禮郎　協律郎　兩京郊社署
太樂署　鼓吹署　太醫署
太卜署　廩犧署　汾祠署
太公廟署

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為秩宗兼夔典樂之任也周時曰宗伯為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欲令國家盛太常存故稱太常之顏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者有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行之故曰奉常後改為太常尊大之義也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惠帝時叔孫通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定漢儀法皆叔孫通所論也又任起為太常坐廟酒酸免孔臧為太常坐南陵橋壞免王莽改太常曰秩宗後漢秩與

漢同每祭祀前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助祭則平冕七旒漢舊制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後漢不必侯也舊制時以恭屬歲舉孝廉後戾又則否後漢周澤為太常清行臥疾齋宮其妻闚問所苦澤怒以妻干齋禁收送獄時謂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迷又桓榮及子郁皆為太常初榮受學章句減其煩辭後郁又刪定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又劉愷為太常愷論議常引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伉音苦浪切建安中為奉常魏黃初元年改為太常品第三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魏夏侯玄為太常多所任改晉王祥為太常高貴鄉公命為三老又邪慕子思元為太常上忝低學一錫為博上見緊語巧昕以尹諭歸令吾不敘言係而能寧世又禁讚字拜太常咸寧四年區新門下奏非祭祀宴饗日紺成樂奏宜僉百帝御芷臨軒作樂自此始宋

齊皆有之舊用列曹尚書好選選曹尚書領護梁
金紫光祿大夫陳因之後魏為上卿兼置小卿官（同周禮）
（有小宗伯中大夫二人佐其任）北齊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
人掌陵廟羣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後周
建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掌邦禮以佐皇帝和邦國）是為春官隋
曰太常與北齊同煬帝加置少卿二人大唐因之龍
朔二年改太常為奉常（少卿及丞隨寺名改以下諸寺並此）咸亨元
年復舊光宅元年改太常為司禮神龍初復舊卿一
人掌禮儀祭祀總判寺事少卿二人通判（餘寺少卿職並同太）
（常少卿本一員神龍中加一員）領丞二人主簿二人博士四人太祝
三人奉禮郎協律郎各二人齋郎五百五十二人（其餘

小史各有差）郊社太公廟太樂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
各有令（其郊社及太公廟兩京皆有）○丞秦置一人漢多以博士
議郎為之後漢凡諸丞皆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
曹事（劾）廟中非法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職官…晉…）
（…介幘）歷代皆有（…）
（不九品銜…銅印黃綬…晉…常職掌…陵廟得以劾…又常…弘…太常丞…多…）梁作用員外郎選尚書郎天監七年改視
尚書郎陳因之後魏北齊亦有之隋有二人大唐因
之分判寺事（除寺丞職並同）○主簿漢有之（漢舊儀之制太常主簿）
（…八人…魏…）晉亦有焉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一
人（…）因之北齊有功曹五官主簿二人（歷代諸主簿多在列曹職）

（錄）大唐置二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給紙筆等
事（寺局職同）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
導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秦有博士七十
人兩漢太常屬官有博士以五經教授弟子則今國子博士是也說在本篇）端委佩玉朝
之大典必於詢度歷代皆有隋有四人大唐因之掌
為清選（…）位班補闕同掌撰五禮儀注導引乘輿贊
相祭祀定謚議及守祧廟開闔掃室及祥瑞之事（中宗
時韋后又郎上陵廟各置五品令太常博士舉
日興學永康陵尚書以七品令則王不可上論先帝又
勅武氏崇恩廟齋郎以五品子充且曰太廟齋郎尚
取七品以下子武氏不宜取五品此上曰太廟可准
崇恩置五品子崇恩廟之宜亦為崇恩之君
以臣准君於禮皆違以太廟齋君宰天下事皆寢○）
太祝殷官與大宰等官為六大周官太祝下大夫二人

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秦漢有太祝令丞
後漢亦曰太祝令（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
後周依周官置隋置太祝署太祝令丞煬帝罷署太
祝八人大唐初有七人後增為九人開元二十三年
減置三人掌讀祝文出納神主○奉禮郎漢大鴻臚
有理禮郎四十七人晉理禮郎四人屬太常令後魏
理禮郎四人北齊有奉禮郎三十人屬鴻臚寺之司
儀署後周有理禮中士下士各一人隋有奉禮郎十
六人屬太常寺煬帝減置六人大唐初有理禮郎四
員掌設版位執儀行事至永徽二年以廟諱改為奉
禮郎開元二十三年減二員（奉禮本名理禮在代史志皆不改國家…）

乃並下轄曲宮已改隸尚書，理禮皆屬奉禮之名，凡於宗史，其改始自宋孝武。○

協律郎 漢曰協律都尉，李延年為之。（武帝以事作新聲，旅部此官。）後漢亦有之。魏杜夔為之。（魏武平荊州得夔，知音識樂，故為之。）晉改為協律校尉。後魏有協律郎，又有協律中郎。北齊及隋協律郎各二人。大唐因之，掌舉麾節樂，調和律呂，監試樂人典課。○兩京郊社署 周官有典祀，掌以時祭祀。秦漢有太祝令丞，屬太常。景帝改為祠祀，武帝更名曰廟祀。後漢祠祀屬少府。魏晉有太祝令丞。宋曰明堂令丞，掌祀五帝之事。齊有太祝及明堂二令。梁有明堂太祝二令，並屬太常。北齊太廟令兼領郊祀崇虛二丞。（郊祀掌五郊群神，崇虛掌山嶽四瀆神。）後周有司郊上士中士，司社中士下士。隋太常寺署郊社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掌郊社明堂祠祀祈禱及齋士衣冠等事。○太樂署 周官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亦謂之樂尹，以樂舞教國子。（左傳楚鍾建為樂尹，尹即大司樂也。）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及丞，又少府屬官并有樂府令丞。後漢永平三年改太樂為太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饗，掌請諸祭樂。（禮法云：太予令如古大胥，掌人。樂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也。）魏復曰太樂令丞，晉亦有之。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齊太樂令品三品，梁諸陵令置七品，以承未置用二品保舉。）宋齊梁陳因之。後魏置太樂博士。北齊曰令丞。後周

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後改為樂部，有上士中士。（隋）有大樂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掌習音樂樂人簿籍。○鼓吹署 周禮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後漢有承華令，典黃門鼓吹，屬少府。晉置鼓吹令丞，屬太常。元帝省太樂，并鼓吹，哀帝復省鼓吹，而存太樂。梁有鼓吹令丞，又有清商署。北齊鼓吹令丞及清商部，並屬太常。隋有鼓吹、清商二令丞。至煬帝罷清商署。大唐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所掌頗與大樂同。○太醫署 周官有醫師，上士下士，掌醫之政令。秦兩漢有太醫令丞，亦主醫藥，屬少府。（後漢又有藥丞、方丞，藥丞主藥，方丞主方。）魏因之。晉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宋屬宗正，過江省宗正，而屬門下省。宋齊隸門下，梁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北齊又曰太醫令丞。後周有太醫下大夫。隋太醫署有令二人。大唐因之，醫師、藥園師、針灸、按摩、呪禁各有博士。（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許胤宗每療皆愈。或謂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答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立即可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意度，多用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疎乎？意不可言，故無著述。甄權貞觀中年百餘歲，撰脈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其弟立言亦達醫術，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太卜署 周官太卜為下大夫。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漢有太卜令。後漢并于太史。自後無聞。後魏有太卜博士。北齊有太卜局丞。後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

上龜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大唐因之○廩犧署周禮有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秦漢內史左馮翊廩犧令丞並掌犧牲屬焉後屬大司農後漢河南尹屬官有廩犧丞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隋皆有之大唐令丞各一人掌犧牲粢盛之事○汾祠署齊太公廟署並有令丞各一人大唐開元中置

光祿卿 丞 主簿 太官署 珍羞署 良醞署 掌醢署

秦有郎中令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漢因之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省讀驚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不足一獲譴死矣其謹慎如此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如淳曰勳之言閽也閽者古主門之官光祿主宮門也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也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如此王莽改光祿勳為司中後漢曰光祿勳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考其德行而進退之漢東京三署郎有德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德行二人及三署郎罷皆光祿猶依舊舉四行永以了第以充之郊祀之事掌三獻光祿勳居禁中如宋之殿中御史有獄在殿門外謂之光祿外部所漢自光祿太中中散諫議等大夫及謁者僕射羽林郎郎中侍郎五官武賁左右等中郎將奉車駙馬二都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並屬光祿勳[illegible]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其失常乘白馬上每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又杜林為光祿勳內供本宿外總二署周遊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士以此高之[illegible]光祿勳視事三日而拜司空建安末魏改光祿勳

為郎中令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勳東晉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併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自魏晉以後無復三署郎而光祿不復居禁中為外官朝會則以名到為二臺奏劾則符光祿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入殿省光祿主殿門故也其宮殿門戶至宋文猶屬焉梁除勳字為之光祿卿卿皆視列曹尚書天監中視中庶子職與漢同後魏又置少卿北齊曰光祿寺置卿少卿兼掌諸膳食帳幕隋文帝開皇三年廢光祿寺入司農十二年後置初有卿及少卿各一人煬帝加置二少卿並取漢代舊名而其職則別大唐龍朔二年改光祿寺為司宰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為司膳寺神龍初復舊卿一人

掌終獻行事少卿二人領太官珍羞良醞掌醢等四署署各有令丞○丞漢二人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一人魏晉因之銅印黃綬梁陳視員外郎其員外郎在通直散騎常郎中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有三人大唐置二人○主簿漢晉宋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曰功曹五官主簿隋二人大唐因之○太官署令丞於周官為膳夫庖人外饔中士下士蓋其任也秦為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桓帝延熹元年使太官令得補二千石魏亦屬少府晉屬光祿勳宋齊屬侍中梁門下省領太官陳因之後魏以太官為尚食中尚食知御膳隸門下省而太官掌百官之饌屬光祿卿北齊因之

後周有典庖中士內膳中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各
一人○珍羞署令丞於周官有籩人之（掌四籩之實）籩盖其任
也後漢少府屬官有甘丞主膳具晉太官令有餳官
果官吏各二人自後無聞北齊餚藏令屬光祿寺後
周有餚藏中士下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長安中改
為珍羞神龍初復舊開元初又改之有令丞各一人
○良醞署令丞於周官有酒正中士下士掌酒之政
令後漢湯官丞主酒屬少府晉有酒丞一人齊食
官局有酒吏梁曰酒庫丞北齊有清漳令丞主酒後
周如古周之制隋曰良醞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
○掌醢署令丞於周官有醢人掌四豆之實自後無

聞北齊諸公府有醢食典軍二人後周有掌醢中士
下士隋曰掌醢署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
衛尉卿（衛尉卿丞　衛尉少卿　守宮署　主簿　公車司馬令　武庫署　武器署　左右都候）
衛尉秦官掌門衛屯兵漢因之（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
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
復為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
略同而不常置（顏師古曰各隨所掌之宮以為官名）後漢有衛尉卿一
人職與漢同晉銀章青綬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掌冶鑄領冶令（凡領冶令三十九戶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屬揚州）
（衛尉）渡江左不置衛尉宋孝武復置齊梁掌宮城管
鑰（後漢張衡西京賦曰衛尉八屯以警夜巡城諸門啟閉城猶上本注故待夜者以思更揚南齊宮）

（以披多蟹眼隧改以鐵叢）梁衛尉卿位視侍中職與漢同卿亦
丞每旬行宮徼糾察不法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
為衛尉寺有卿及少卿各一人隋文帝開皇三年廢
衛尉寺入太常及尚書省十三年復置掌軍器儀仗
帳幕之事而以監門衛掌宮門屯兵大唐因之龍朔
二年改衛尉為司衛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為
司衛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貞觀初一人神龍元年加一人）
○武庫武器守宮三署各有令○丞秦漢多以博
士議郎為之後漢一人魏晉並同宋孝武增置一人
梁亦有之後魏北齊並有隋因之大唐置二人○主
簿一人漢衛尉為四馬上簿前車以乘晉有衛尉主

簿二人宋齊梁陳因之北齊隋亦有二人大唐因之
○武庫令丞於周官司兵司弓矢等下大夫司戈盾
等中士下士蓋其任也兩漢曰武庫令屬執金吾後
漢又有考工令丞屬太僕主造兵器成付武庫令魏
晉因之晉後屬衛尉宋齊武庫令丞屬尚書庫部梁
陳屬衛尉卿北齊亦有後周如周官隋如北齊大唐
因之各一人天寶六年四月勅改儀制令廟社門宮
門每門各二十戟東宮每門各十八戟一品門十六
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國帶職事二品散官光祿大夫
以上鎮國大將軍以上各同職事品及京兆河南太
原府大都督大都護門十四戟上柱國帶職事二

上護軍帶職事二品若中都督上都護門十二戟正
公及上護軍帶職事三品若下都督諸州門各十戟
並官給貞元五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應請列戟官
准儀制令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嗣王郡王并散官
上柱國等帶職事三品以上並許列戟准天寶六載
四月敕文加散官光祿大夫鎮國大將軍以上各同
職事品近日散試官便帶高階者衆恐須商量者伏
請准舊制令本文取帶三品以上正員職事為定敕
旨依○武器署令丞隋行臺尚書省有武器監令大
唐永徽中始置各一人掌祭祀及朝會巡幸及公卿
婚葬鹵簿之事○守宮署漢有守宮令丞掌御紙筆

墨及諸財用并封泥之事屬少府晉及北齊屬光祿
勳北齊守宮令丞掌張設之事梁陳屬大匠卿隋屬衛
尉寺大唐置令一人掌諸鋪設帳幕氈褥床薦几席
之事廣德二年二月勅文京兆府諸司諸使幕士丁匠總八萬四千五百人數內宜留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仍令河東關內諸州府一切戶口分配不得編出京兆府餘八萬一千一百十四人竝停○
公車司馬令秦屬衛尉漢因之掌殿司馬門夜徼宮
中天下上章四方貢獻及闕下凡所徵召公車者皆
總領之漢張釋之為公車令時景帝與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遂劾其不敬文帝免冠謝太后太后詔赦之然後得入宮也後漢有丞一人丞選曉諱掌知
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法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戟以遮呵出入者晉江左以來直曰公車令宋以後屬侍
中除有公車者罷令丞大唐無○左右都候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干鈔以日令都候之職後漢各一人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
子有所收考宮中諸有奏劾罪左都候執戟詔獄伯官大小各付所屬令侯射尚書官執版引見郎對揖屬衛尉後無

宗正卿 丞 主簿 崇玄署
諸陵署 太廟署

周官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秦置宗正掌
親屬漢因之更以敘九族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
五年又於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
焉選有德義者為之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上
書宗伯請以聞謂書付郵亭令送至宗伯常以正月賜宗伯帛十
匹王莽併宗伯於秩宗後漢曰宗正卿一人掌序錄

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
皇族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
聞乃報決胡廣曰宗正又歲一理諸王世譜差敍秩第髡口昆切兩漢皆以皇
族為之不以他族為此官又後漢書曰元王子郢客劉辟彊劉德宗室劉信等皆亦然晉兼以庶姓
王卒官兼光率宗奉卿徵不當可轉作丞咸寧三年又置宗師以扶風王
亮為之使皇室戚屬奉率德義所有施行以令詰之
梁王彤隋宗師亦東晉省之屬太常哀帝省宋齊不置宗正梁
天監七年復置之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以
皇族為之陳因之後魏有宗正卿少卿北齊亦然後
周有宗師中大夫掌皇族定世系辨親疎以孝悌屬大冢宰隋文

北齊之制。大唐龍朔二年改爲司宗，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屬，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初少卿一人，大足元年加置一人）。掌皇族外戚簿籍及邑司名帳，幷領崇玄署及諸陵太廟。開元二十五年制，宗正寺官屬皆以皇族爲之。○丞：漢亦用皇族，後漢一人（職比後漢，字子衛爲宗正丞）。歷代皆有之。至隋有二人，大唐因之。○主簿：梁置，陳、北齊、隋皆有，大唐因之，置一人。○崇玄署令一人。初，後魏天興二年，置仙人博士，掌煮鍊百藥。北齊置昭玄寺，掌諸佛教，有大統一人、都維那三人，兼置功曹、主簿等員，以管諸州縣沙門之法。後周置司寂上士、中士，掌法門之政；又置司玄中士、下士，

掌道門之政。隋初置崇玄署令丞。至煬帝，改郡縣佛寺爲道場，置道場監一人；改觀爲玄壇，監一人。大唐復置崇玄署。初又每寺觀各置監一人，屬鴻臚寺。貞觀中省。開元中，以崇玄署隸宗正寺，掌觀及道士女冠簿籍齋醮之事。○諸陵署：漢有諸陵園寢，皆屬太常（長陵令秩二千石，爲高祖陵也，故尊其秩。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史記曰：司馬相如爲孝文園令）。後漢每陵園令各一人，掌按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晉、宋皆曰令，而梁初衍監，後亦改爲令。梁以下皆有之。大唐每陵令丞各一人。初屬太常，開元二十五年，改屬宗正寺。○太廟令：漢有諸廟寢園令長丞（宋志曰：漢西京曰長，東京曰令）。亦有太廟令。

宋太廟令領齋郎二十四人，齊、梁以下皆有（後魏有太常齋郎。漢書曰：田千秋爲高廟寢郎，後屬太常）。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勑：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太常少卿韋縚奏曰：謹詳經典，兼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別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廟署，請廢省，本司專奉其事。許之。二十五年，勑：宗政設官，署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割隸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委。自今已後，諸廟署並隸宗正。

太僕卿（丞 主簿） 乘黃署 典廄署 典牧署 車府署 諸牧監

周官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似今太僕之職。一云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爲之（冏，俱永切）。掌輿馬。秦因之。在周官則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及置太僕，兼此任也。漢初夏侯嬰常爲之（漢書曰：夏侯嬰爲太僕，常奉車。自高帝至文帝常爲太僕。又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曰六馬）。領五監（龍馬、閑駒、槖泉、騊駼、承華五監，各有長丞。騊，徒刀切；駼，大胡切）、六廄，皆有令（戎曰大廄、未央、承華、騊駼、輅軨、有大廄，馬皆萬匹。成帝罷文景畜積，每內富馬十萬騎，負私從。野馬數萬匹，遣衛青、霍去病發馬十四萬匹，馬凡十萬匹，追擊胡，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遠去，而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於是比擊匈奴，遂以馬少，天子以復後至朔方）。以兵興，以況武節。王莽改太僕爲太御。後漢太僕與漢同，亦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漢初西京置六廄，東京省約，唯置一廄。順帝時，守臺郎爲太僕，持節安尉天下，孫炎彬字……太僕常過孔子請）。

堂指子路室曰此太僕之室也太僕吾之禦侮也魏因之。晉初有之，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領典牧、乘黃、驊騮、龍馬等廄令。自元帝過江之後，或置或省。太僕既省，故驊騮廄為門下之職。潘尼字正叔為太僕造乘輿箴晉諸公贊云郭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廄馬充多征伐以濟節宋以來不常置，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則省。齊亦然。梁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統南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廄。陳因之。後魏亦置少卿。太武帝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孝文帝遷洛陽之後，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北齊太僕寺統驊騮、左右龍、左右牧、乘黃、車府署，卿及少卿各

一人。後周如古周。隋如北齊，煬帝加置少卿一人。大唐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僕，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馭五輅。少卿本一員，景雲元年加一員。領乘黃、典廄、典牧、車府等四署，署各有令。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貞觀初隋有牡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花徃始令太僕辦張萬歲掌群牧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領六監初置四十八監跨隴川秦原四州之地猶為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儀鳳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方觚使爾後或戎狄外侵或牧圉單微向年垂拱斯牝大半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初有十三萬五千頭是年有五萬頭初有羊十一萬二千口是年有三十萬六口盛於垂拱○丞，秦漢有兩人，後漢一人。漢書張敞字子高為太僕丞魏晉因之，東晉或省或置，梁有丞，陳因之。後魏、北齊丞二人，隋三人，大　因之。○主簿，梁置一人，北齊亦一人，隋二人，大唐因之。○乘黃署，後漢太僕有未央廄令，魏改為乘黃廄。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為名。乘黃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皂一云神黃取名龍翼馬身黃帝乘而仙晉以下因之。宋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歷代皆悉掌乘輿。大唐令、丞各一人，掌乘輿車輅。○典廄署，周官有校人、圉師、趣馬，掌十二閑之馬。漢西京太僕有龍馬長，東京有未央廄令，掌乘輿及宮中之馬。魏為驊騮廄，晉有驊騮、龍馬二廄，自宋以後分驊騮廄屬門下。梁太僕有龍廄及內外等廄。陳因之。北齊有驊騮、左右龍等署。後周有左

右廄各上士一人。隋如北齊。大唐改龍廄為典廄署，令二人，丞四人，掌在廄繫飼馬牛及雜畜等。○典牧署，於周官牧師下士四人，掌牧馬而頒之。秦漢邊郡置六牧師令，牧師令說在諸牧監篇魏晉以下因之。隋有典牧、牛羊等署，各置令丞。大唐有乘黃等四署，令丞各四人，掌外牧及造酥酪脯臘之事。○車府署，秦有車府令，以趙高為之。歷代皆有。漢魏屬太僕，宋齊以後屬尚書駕部，北齊以下又屬太僕。大唐置令、丞各一人，掌王公以下車輅。○諸牧監，漢太僕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在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魏置牧官都尉，晉因之，自後無聞。北齊有左右牝牡、駝牛、羊等署令。後周有

典牝典牡上士六士又有典駝典羊典牛中士隋曰典牧署牛羊署令丞大唐初因之分曰牧監副監監丞主簿

武太后聖曆二年正月置控鶴府監一員從二品丞一員從六品主簿一員從七品上控鶴左右各二十員從五品以下張易之爲控鶴監統左控鶴出入供奉以麟臺監張昌宗統右控鶴內供奉久視元年六月改控鶴監爲天驥府其月二十五日又以爲奉宸大夫前改爲天驥者宜內供奉員半千以奉宸之職古無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止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其年四月勑奉宸令一員從三品奉宸侍郎一員從四品上奉宸大夫十員左右各五品上兼職參十員左右各五品從六品上奉宸主簿一員從七品上凡二十四員以備二十四氣控鶴淨叢之名歷代不設自以畢爲名職遂附止箭

大理卿 正丞 司直 主簿 評事 獄丞

今大理者亦舜攝帝位皐繇作士正五刑周秋官之

王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任拘於廷遂伏劍死君子曰忠與仁新序曰楚昭王時石奢爲大理有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還曰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非忠遂刎頸而死於廷又家語曰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羔逃刖者守門謂羔曰彼有缺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罷羔問曰吾親刖子之足而逃我何也刖者曰曩者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者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秦爲廷尉漢因之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衆共之之義也兵獄同制故曰廷尉

此應劭注也顏師古曰廷平也理獄貴平故以爲號

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

漢書云張釋之字季嘗爲廷尉文帝出行有人從渭橋下走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奏其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所與天下公共也且以其刑而

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今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乎後有盜高廟座前玉環者文帝欲族之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如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人詣呼爲張廷尉又張湯爲廷尉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理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於先爲上分別其原以掾上之明言也自天子道許由有司也奏非有善則讓曰監掾史某所爲也亭者平也均也又杜周爲廷尉其善伺上所欲擠者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三尺者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又于定國爲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王奈時致大理作爲士師

後漢廷尉卿凡郡國讞疑獄皆處當以報

傳賢爲廷尉每冬至斷獄讞廷流滿又盛古伯廷尉每冬至曾罪因當當夜坐省狀供妻執爵吉特用律夫妻相向垂涕又揭驅爲廷尉乃救曰昔后成辦惟殷于民而皐縣不與爲蓋客之北遂以世非法家揭辟漢官議曰洗誠時有疑獄

見提尉曹史張齊所對宴富詳理於是策免○廷尉以閒代之選趙次相殺亦足以屬其臣宗罰

魏以世家爲之而郭氏尤盛

郭躬爲廷尉其家世掌法務在寬平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建安中復爲大理

鍾繇以大理爲相國

黃初元年改爲廷尉鍾毓字稚叔爲廷尉聽君父亡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改嫁毓所制也歷代皆爲廷尉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爲廷尉位用黃門後視祕書監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一寸謂之執方

天監元年詔建康獄依廷尉三官置正監平並進士流內給事中以尚書郎出爲之冠服與廷尉三官同

陳因之後魏亦曰廷尉北齊曰大理寺置卿少卿各一人

北齊隋世

軌爲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人以爲寺中二絕卒官廷尉御史諸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後周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附萬人之罪屬大司寇亦其任也今刑部侍郎之任隋初與北齊同文帝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盧思道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産而賤刑名也至煬帝加置少卿二人趙綽爲大理少卿時有侍郎辛亶常衣緋褌俗云利官文帝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令斬綽綽解衣當斬上使人問綽曰竟如何綽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良久釋之明日又令斬二人綽曰此人當坐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誤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冀感天心何論動木上乃止時薛胄爲大理卿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大唐龍朔二年改大理爲詳刑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刑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咸亨三年十月

張文瓘爲大理卿旬日決疑獄事四百餘莫不允當皆無怨言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上元二年[illegible]大理諸囚一時慟哭開元二十一年七月大理卿[illegible]仁敬暴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歎曰天不[illegible]掌鞫獄定刑名決諸疑讞少卿二人永徽六年置少卿一員神龍元年又加一員正二人丞六人主簿二人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正秦置廷尉正漢因之後漢一人黃霸字次公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理法平詔爲廷尉正及侯勝非議下廷尉獄霸從勝受尚書何敞字比干爲廷尉正而務仁恕時張湯亦爲廷尉殘酷數曾與爭之所存者千數魏晉謂正監平爲廷尉三官晉廷尉三官通視南臺持書侍尚書郎下[illegible]制解豸冠介幘皁衣[illegible]其後皆有魏司馬芝字子華爲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贓物先得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理[illegible]咸從之晉江統字元應爲廷尉正作

二刑議文隋開皇三年增爲四員煬帝增爲六員大唐二人通判寺事龍朔二年改爲詳刑大夫咸亨初復舊○丞自晉武咸寧中曹志上表請廷尉置丞宋齊梁並因之後魏亦然北齊曰大理丞一人隋初二人至煬帝改爲勾檢官增爲十六人分判獄事大唐又曰丞置六人杜景儉徐有功並爲司刑丞與來俊臣時同制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主簿自晉魏宋齊梁陳皆有大唐置二人○獄丞晉有左右丞各一人宋齊因之梁陳置二人後魏北齊亦然隋有獄掾八人大唐曰丞有四人○司直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御史中尉高道穆所奏視五品隸廷尉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

漢武已置司直屬丞相非此司直北齊隋因之隋初置十人煬帝置十六人大唐置六人掌承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參議之○評事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於廷尉置左右平員四人宣帝詔曰令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員四人其務平之涿郡太守鄭昌上言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理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吏知所弄法令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代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執決獄法云何比下虞武帝爲廷尉右平繆矣後漢光武省右平唯有左平一人掌平決詔獄冠法冠[illegible]以來無左右而直謂之廷尉評後魏北齊及隋並有平各一人開皇三年罷至煬帝乃置評事四十八人掌與司直同其後官廢大唐貞觀二十二年

褚遂良議重法官復奏置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二人為十二員○監秦置廷尉監漢有左右監邴吉字少卿為廷尉監光武省右監唯有左監一人後漢陳寵為監執獄多恩議人從輕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云廷尉監晉起居注云廷尉監睦騏上表求增筭訊堂圖先賢像詔許之隋開皇三年罷大理監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五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六

職官八

諸卿中

鴻臚卿 丞 主簿
司儀署 典客署

司農卿 丞 主簿
上林署 太倉署
鈎盾署 導官署 苑總監
諸倉監 司竹監 溫泉湯監
諸屯監 搜粟都尉 [illegible]官
典農中郎將

太府卿 丞 主簿 諸市署 平準署
左右藏署 常平署

秘書監 丞 祕書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佐郎 校書 正字
太史局令 丞

殿中監 丞 尚食局 尚藥局 尚衣局
尚舍局 尚乘局 尚輦局
奉御 直長

鴻臚卿 丞 主簿 典客署 司儀署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周禮又有象胥于賓注云若今鴻臚也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史記曰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徐廣注云連敖典客漢改為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贊導九賓鴻聲臚傳之也臚傳也以傳辭贊導故曰鴻臚景帝二年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誄策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曰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誄文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諸官故以名官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顏師古曰事之重者遣大鴻臚輕者遣大行人建中六年改大鴻臚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又更名其屬官行人為大

行令其屬官又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至後漢省但令郎理郡邸秦時又有
典屬國官掌蠻夷降者漢因之成帝和平元年省之
并大鴻臚王莽改曰典樂後漢大鴻臚卿一人諸王入朝當
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餘職與漢同凡皇子拜
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
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使弔之及拜王嗣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金宮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言富貴也陳紀字元方拜為大鴻臚卒官父寔為大丘長子群為三公天下以為公慚卿卿慚長魏及晉初皆有之魏韓宣字景然為大鴻臚始南陽韓暨以宿儒在前為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理行曷相如
自東晉至于宋齊有事則權置兼官畢則省梁除大
字但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常導護贊拜職官錄口諸潮

散騎常侍天監中視中丞吏部後魏曰大鴻臚北齊曰鴻臚寺有卿
少卿各一人亦掌蕃客朝及吉凶弔祭後周司寇有
蕃部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敘有賓部中大夫掌大
賓客之儀隋文帝開皇三年廢鴻臚寺入太常十二
年復置領典客司儀崇玄三署至煬帝置少卿二人
大唐龍朔二年改鴻臚為司文咸亨初復舊光宅初
改為司賓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賓客凶儀之事及
冊諸蕃少卿本一員景雲二年加一員領典客司儀
二署各有令丞秦曰典客丞漢為鴻臚丞蕭望之為之魏
晉亦然王敦為鴻臚卿謂阮脩曰卿常無食鴻臚差有祿能作否脩遂為丞梁陳後魏
北齊皆有之後周曰賓部上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

行二人○主簿一人○典客署周官有掌客上士中
士秦官有典客漢改為鴻臚鴻臚屬官有大行令丞
本名行人武帝改為大行令丞魏改大行令為客館令晉改為典
客宋分置南北客館令齊梁陳皆有客館令丞後魏
初曰典客監太和中置主客令北齊有典客署後周
置東南西北四掌客上士下士隋初又曰典客署置
令丞煬帝改為典蕃署大唐為典客署置令丞各一
人掌二王後蕃客辭見宴接送迎及在國夷狄○司
儀署周官有司儀上士中士漢大鴻臚有理禮郎亦
後無聞後周置司儀官北齊置署令丞後周置上士
等員隋如北齊大唐因之置令丞各一人掌凶事儀

式及喪葬之事

司農卿丞 主簿 上林署 太倉署 鉤盾署 導官署 苑總監 諸倉監 司竹監 溫泉湯監 諸屯監 搜粟都尉等官 典農中郎將等官

少皞氏以九鳸為九農正鳸鳥也鳸有九種以為農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
舜攝帝位命棄為后稷周則為太府下大夫秦為理
粟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更名
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見宋志漢書曰主穀貨凡郡
國諸倉監都水六十五官皆屬焉毋將崇字君房為執金吾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乳母宗以為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修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不以人力供私費也王莽改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後漢大司農

者言錢穀金帛鄭弘字巨君遷大司農在位一月拜選諸從歲尺已過竟者七百餘人弘浪史黃同為尚書諸弘曰舊常一歲不能過數百人明甫一月而遣且千人何其多能也弘口不應一人為多宣遺黃人為少又帝亥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年官又劉據為大司農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而傳呼促步將加捶尚書令左雄奏曰九卿位亞三公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末平始加撲罰非古典也帝從之九卿於此始免撲朴又鄭衆字仲師徵為大司農是時朝廷議欲改司農曰監鐵事激詩以為不可詔切責之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

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給報

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初郡國鹽官鐵官者並屬司農

中興皆屬郡縣建安中為大農魏黃初元年又改為

司農大司農桓範出奔詣曹爽曰大司農印在吾手所在得開倉而食總為司農以濟省輔世者耳

晉初因之渡江哀帝末省司農并都水孝武復置宋

齊皆有之梁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陳

因之後魏曰大司農北齊曰司農寺有卿少卿各一

人掌倉市薪米園池果實後周有司農上士一人掌

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隋初與北齊同煬

帝置少卿二人潁川太守趙元淑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煬帝曰如卿意者幾時當了元淑曰不過十日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畢大唐龍朔二

年改司農為司稼咸亨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掌

東耕供進耒耜及邦國倉儲之事領上林太倉鉤盾

導官四署署各有令丞○丞秦曰理粟內史丞有二人漢

為大司農丞亦二人或謂之中丞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奏設常平倉給北邊省轉漕又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計會事平帝又置大司農部丞

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後漢司農丞一人部丞一

人部丞主帑藏魏晉因之銅印黃綬宋齊以墨綬進賢一梁冠

介幘皁衣後魏北齊皆有司農丞隋置五人大唐六

人○主簿晉大康中置自後無聞梁陳又有北齊亦

然大唐因之○上林署漢水衡都尉之職說在都水篇後

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魏

晉因之江左無聞宋初復置隸尚書殿中曹齊因之

梁陳為司農北齊及隋亦然大唐因之有令二人丞

四人掌諸苑囿池沼種植蔬果藏冰之事○大倉署

於周官有廩人下大夫上士秦官有太倉令丞漢因

之屬大司農後漢令主受郡國轉漕穀之滎陽敖倉

中中興皆屬河南尹歷代並有之晉江左以來又有東倉石頭倉丞各

一人北齊亦然後周曰司倉下大夫隋有令二人丞六

人大唐有令三人丞二人掌倉廩出納○鉤盾署漢

鉤盾令宦者典諸近園苑遊觀之事屬少府後漢亦

有之晉大鴻臚屬官有鉤盾令自後無聞北齊如晉

制隋如北齊令三人丞十二人大唐因之令二人丞

四人掌薪炭鵝鴨藪澤之物天寶五載九月侍御史楊釗充木炭使自後相循或以京尹或以戶部侍郎為○導官署導擇也周有舂人秦漢有令丞屬

少府漢東京令丞主舂御米及作乾糒糒音備屬大司

農歷代皆有之大唐置令二人丞四人掌舂碾米麪

油燭之事○京總監自隋而置東西南北各有監

副監大唐因之兼有丞主簿等官以掌苑內宮館園
池之事○諸倉監後漢河南尹屬官有榮陽敖倉長
丞晉司農有左中右三部倉丞陳因之隋諸倉各有
監官大唐因之掌倉廩出納○司竹監漢有司竹長
丞魏晉河南淇園竹各置官守之後魏有司竹都尉
隋曰司竹監大唐因之有監副監丞掌植養園竹之
事○溫泉湯監令大唐置掌湯院宇脩葺器物以備
供奉○諸屯監隋置諸屯監及副監畿內者隸司農
自外者隸諸州大唐因之置監及丞掌營種屯田勾
當功課畜產等事○騪粟都尉音搜求也漢武帝軍官不常置又有
理粟都尉以桑弘羊為之均輸令漢有之後漢省斡官長漢有之如淳曰斡音管或作幹
主均輸之事所謂斡鹽鐵而榷酒酤也晉灼曰此竹
箭斡之官長也均輸自有令顏師古曰如說近是也
縱作斡讀當以斡持財貨之事耳非謂箭斡
也初斡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籍田令
掌耕宗廟社稷之田於周為甸師漢文帝初立籍田
置令漢東京亦有之魏並不置晉武太始十年復置江左
省宋文帝元嘉中又置○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並曹公置晉武帝太
二年罷農官為郡縣後有之隋煬帝罷典農官勸農謁者梁武天監九年置視殿中
御史自騪粟以下盡屬司農今並無

太府卿丞 主簿 諸市署 平準署 左右藏署 常平署

周官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之貳受其貨賄之入頒
其貨賄于受藏之府歷代不置然其職在司農少府
至梁天監七年置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及
關津市肆陳因之後魏太和中改少府為太府卿兼

有少卿掌財物庫藏主贓諸贖國日晉作太宮卿掌藏究實自口藏百物之器服瞻贓罷入京藏以此戶府未足為洛邑納贓斂之臣等所盜臣北齊曰太府寺亦有
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
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
掌左右藏及尚方司染甄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
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管尚方織染等署而太府但
管京都市及平準左右藏大唐龍朔二年改太府為
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府神龍元年
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龍朔元年置少卿二人分監兩京事太極元年又加一人
領兩京諸市平準左右藏常平等九署署各有令丞
○丞於周官為太府上士之任自後無聞梁太府一

人陳因之後魏北齊各一人後周曰太府上士隋又
曰府丞大唐因之有四人○主簿亦周官太府下士
之任自後無聞梁置一人陳因之後魏亦然隋置四
人大唐因之減一人○諸市署周官有司市下大夫
掌市之理漢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長丞後漢則河
南尹屬官雒陽市長丞魏晉因之東晉則丹陽尹管
之宋齊因之梁始隸太府陳因之後魏有京邑市令
北齊則司州牧領東西市令丞後周司市下大夫
隋初京市令丞屬司農煬帝改隸太府大唐因之每
市令一人丞二人○平準署周官有賈人中士下士
主平定物價秦置平準令漢因之掌知物價及主練

染作彩色（趙廣漢為平準令）後漢平準令丞隸大司農嘉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之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為令丞魏少府屬官有平準令宋唯掌染順帝即位以帝諱準故曰染署齊又曰平準屬少府梁陳則曰平水令丞北齊平準署屬司農後周曰平準中士下士隋初如北齊煬帝改隸太府大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官市易○左右藏署周官有職幣上士中士掌邦財之幣又外府中士主泉藏有玉府掌王之金玉兵器之藏內府中士主貨賄藏在內也職內上士主泉貨所入蓋其任也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魏因之晉有左右藏令屬少府晉江

東置御史掌庫曹後分庫曹曰外左庫內左庫至宋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齊梁陳曰右藏北齊曰左右藏令屬太府寺後周曰外府上士中士隋如北齊大唐因之置左藏署令三人（掌錢帛雜綵）右藏署令二人（掌銅鐵毛角[illegible]之物金玉[illegible]寶香畫綵色諸方貢獻雜物）○常平署漢宣帝時耿壽昌請於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常平之名起於此也後漢明帝置常滿倉晉又曰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而不（[illegible]）陳因之後魏太和中雖不名曰常平亦各令州司糴貯儉則出糶隋曰常平倉大唐式諸中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穀豐賤則增糴而收[illegible]長之法）後省監置常平署令一人掌倉粮管鑰出納糴糶凡天下倉廩和糴者為常平倉正租為正倉地子為義倉（天寶八年通計天下倉粮正倉和糴等見數凡一億九千六百六萬二千百二十石）

秘書監（丞）　秘書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佐郎　校書正字
太史局令　丞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

合同異屬太常（以其掌圖書秘記故曰秘書）後省魏武帝又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若今中書之任）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為監掌藝文圖籍之事初屬少府後乃不（王肅為監乃不屬）其蘭臺亦藏書籍而御史掌之（魏薛夏云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晉武帝以秘書併入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置秘書監并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自是秘書之府始居於外其監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為秘書監南省文章門下撰集宣聽之[illegible]集[illegible]書監長曰劉向父子世典史籍為秘書監自博通二人東觀非臣驕臣陋敢擬郭華請為秘書監自貸宿名虛甚不快曰臣老矣冉死郎閣及盼之言復存於今日上不沉溫嶠表曰國史之典所明得失似也代之典煥然可觀今之秘書著作是也）宋與晉同梁

同秘書省（任昉字彥昇為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後周秘書監亦領著作監掌國史（說在秘書丞注）隋秘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煬帝增置少監一人後又改監少監並為令大唐武德初復改為監龍朔二年改秘書省為蘭臺監為太史少監為侍郎咸亨初復舊天授初改秘書省為麟臺神龍初復舊掌經籍圖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太極元年增秘書少監為二員通判省事其後國史太史分為別曹而秘書省但主書寫勘校而已（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之事毛錯書黃朗植存故處代往營秘邑置府侍少以秘書監及知史臺為新並）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求為之（魏徵後為秘書監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自是秘府圖籍略然華備）

○丞魏武帝置秘書令及丞一人典尚書奏事後文帝黃初中欲以何禎為秘書丞而秘書先自有丞乃以禎為秘書右丞（文帝欲何禎至為秘書月餘禎問事帝令問外卜吾本問禎為丞何以為限禎主者罪遂改為丞時秘書丞尚未轉乃以禎為右丞）其後遂有左右二丞劉放為左丞孫資為右丞後省（魏時夏宇當置為秘書丞常與推論書傳門下不名謂之蒔君）晉復置秘書丞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華嶠司馬彪王隱等並為此官）宋為黃綬餘與晉同齊梁不重（齊王儉字仲寶為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獻之梁孝綽除秘書丞武帝謂舍人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率上蘭共郡人遷秘書丞武帝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冑望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卿定有名稱也）陳隋印綬與齊同歷代皆有（後周秘書為秘書丞時秘書監領著作不同史事因然為丞然令監掌焉）大唐龍朔二年改為蘭臺大夫咸亨初復舊（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秘書郎後漢馬融（字季長）為秘書郎詣東觀典校書及魏武建國又置秘書郎以劉邵為之出乘鹿車（王肅表曰臣以為秘書職於三臺為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郎上秘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秘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出亦宜為御比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尚書侍御史皆乘犢車而秘書丞郎乘鹿車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為秘書丞郎之本意也）晉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校閱脫誤進賢一梁冠絳朝服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秘書圖籍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左太沖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中又鄭默字思元為秘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中書令虞松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鑒會左太守劉選等並為此官）宋齊秘書郎皆四員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

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十日便遷（宋王敬弘子恢之召為秘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常限朝請無限故求為奉朝請欲使汝處無限之地文限故許之）梁亦然（張纘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圖籍）自齊梁之末多以貴遊子弟為之無其才實（當時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歷代皆有北齊又謂之郎中隋除中字亦四員大唐亦四員分掌四部經籍圖書分判校寫功程事龍朔中改為蘭臺咸亨初復舊開元二十八年減一員○校書郎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讎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前漢成帝命光祿大夫劉向於天祿閣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後以諫大夫楊雄等亦典校於其中）後於蘭臺

置令史十八人（秩百石，屬御史中丞）。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後漢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撰光武本紀及諸傳記。又以傅毅為蘭臺令史，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蓋有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明帝召班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又劉珍與校書郎劉騊駼馬融校定東觀五經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定正文字。又楊終字子山，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又竇章為東觀校書郎[illegible]）。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後漢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又馬融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當時重其職，故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焉。至魏，始置秘書校書郎。晉宋以下無聞。至後魏有秘書校書郎。北齊亦有校書郎。後周有校書郎下士十二人，為春官之外史。隋校書郎十二人，煬帝初減二人，尋更置，增為四十人。大唐置八人，掌讎校典籍，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並有校書之官，皆為美職，而秘書省為最。○秘書正字，後漢桓帝初置秘書監，掌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其後監令掌圖籍之紀，監述作之事，不復專文字之任矣。今之正字，蓋令監之遺職，校書之通制。歷代無聞。齊集書省有正書，北齊秘書省有正字。隋置四人，大唐因之，掌刊正文字，其官資輕重與校書郎同（貞元八年，割校書四員、正字兩員屬集賢殿）。○著作郎，漢東京圖籍悉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領焉，蓋有著作之任，而未為官員也（闕其人也）。

錄（周傳毅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校尉孟異及傅毅等並著作東觀）。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隸中書省，專掌國史（衛覬字伯儒，以侍中尚書典著作）。晉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宜改中書著作為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後別自置省（謂之著作省），而猶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李充字弘度，為著作，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分作四部，秘閣以為永制。又日荀勗以中書監、賈[illegible]以秘書監並領著作。孫綽以散騎常侍及陳壽並為大著作。又應亨祖亮讓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臣父五代著作，不避邦族，以為美談。」）。進賢兩梁冠，介幘，絳朝服（王隱待詔著作[illegible]介幘，月朔詣於著作省，亦其任也）。宋齊與晉同。宋制，一梁冠而無印綬（以上並大著作）。魏氏又置佐著作郎，亦屬中書。晉佐著作郎八人，進賢一梁冠，絳朝服。秘書監自調補之（太元四年，詔秘書丞史選佐著作郎有闕，後皆又闕集云郎譜秘書監。和嶠曰闕集可先著作，秀曰此職閑重勢貴，多事不敢求才，按此則大著作監自調也）。晉制，佐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初以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其制遂廢矣。宋齊以來，遂遷佐於下，謂之著作佐郎，亦掌國史，集注起居。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其職，官制與大著作同。陳氏為令僕子起家之選。後魏有著作郎、佐郎。北齊著作郎、佐郎各二人。後周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綴國錄，為春官之外史。隋於秘書省置著作曹，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煬帝加佐郎為十二人。大唐為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佐郎四人（開元二十六年，減佐郎二員），亦屬秘書省（自宋

以後國史悉屬秘書龍朔二年改著作郎為司文郎中佐郎爲
司文郎咸亨初復舊初著作郎掌脩國史及製碑頌
之屬分判局事佐郎二之從有撰史之名而實無其
任其任盡在史館矣其屬官有校書郎二人後魏著
作省置校書郎北齊著作亦置校書郎二人隋亦同
掌讎校書籍若本局無書典校本省典籍正字二人
唐著作局置正字二人今減一人掌同校書○太史局令昔少皞以鳥名
官其屬鳥氏為曆至正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
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羲氏和氏紹重黎之後代序天
地夏有大史終古者當桀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
法而奔于殷殷太史高勢見紂之亂載其圖法出奔

通典卷二十六　十四

于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告
朔于邦國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又有馮音憑下同相氏掌天文之變當周宣王時太史官
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
馬氏適晉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
而司馬氏入梁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國法歸周秦為太史令胡毋
敬之為大史令作博學章句漢武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位在
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談卒其子遷
嗣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
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也張壽王亦為太史令後漢太
史令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

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國有瑞應災異則掌
記之張衡字平子為太史令造渾天儀鑄銅為之獻帝時太史令王立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承漢者魏能安天下者曹姓唯委任曹氏而已曹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天道深遠幸勿多言秦
漢以來太史之任蓋併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三職自
漢晉宋齊並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
梁陳亦同後魏北齊皆如晉宋隋曰太史曹置令丞
各二人而屬秘書省煬帝又改曹為監有令大唐初
改監為局置令龍朔二年改太史局為秘書閣改令
為郎中丞為秘書郎咸亨初復舊初屬秘書省久視元年
改為渾天監不隸麟臺改令為監置一人其年又改

通典卷二十六　十五

為渾儀監長安二年復為太史局又隸麟臺其監復
為太史局令置二人景龍二年復改局為監而令名
不易不隸秘書開元二年復改令為監改一員為少
監十四年復為太史局置令二人復隸秘書後又改
局為監乾元元年又改其局為司天臺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有異則密封以奏其次小吏有司曆保章正靈臺郎挈壺正等官各有差○丞二人司馬彪續漢志云太
史有丞一人魏以下歷代皆同隋置二人煬帝減一
人大唐初不置丞久視初改渾儀監始置丞二人長
安二年又省景龍二年後置初儀鳳四年五月太常
博士檢校太史姚玄辯奏於陽城測影臺依古法立
八尺表夏至日中測影有尺五寸正與古法同調露

元年十一月於陽城測影得長二尺七寸開元二年四月命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傳往安南朗蔡蔚等州測候日影迴日奏聞數年伺候及還京僧一行一時校之安南景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測影候者太相元太）（又交州望極纔出地三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眾星粲然其明大者甚眾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自古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二分影六尺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其朗蔡蔚許河南府汴滑太原等州各有使往並差不同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諸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六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五寸七分）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朗州武陵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襄州（恒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蔡州武津館北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三寸八分春秋影表北五尺二寸八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三寸六分）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二尺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二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尺四寸四分）河南府告成北極

高三十四度七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三尺七寸一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四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北尺四寸九分）汴州浚儀太嶽臺北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五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尺五寸二分）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丈三尺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尺五寸七分）太原府（恒春分影在表北六尺）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二寸九分）

殿中監（丞　尚食局　尚藥局　尚衣局　尚舍局　尚乘局　尚輦局　奉御　直長）

魏置殿中監官晉宋並同齊有內外殿中監各八人梁陳因之（品秩具品插下）後魏亦有殿中監北齊有殿

中局置監四人屬門下省掌駕前奉引隋改為殿內局置監二人大業三年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為殿內省有監少監丞各一人掌諸供奉領尚食尚藥尚衣（尚食部舊御府）尚舍（即舊殿中局）尚乘（領左右六閑及諸閑）尚輦等六局（漢儀注曰省中有五尚即尚食尚冠尚衣尚帳尚席亦云秦置六尚謂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書是今殿中任）之每局各置奉御二人以總之置直長以貳之屬門下省大唐改為殿中省仍又加置少監二人丞亦二人其官局職任一如隋制為一司不屬門下龍朔二年改殿中省為中御府改監為中御太監少監改丞為中御大夫（改尚食為奉膳尚藥為奉醫尚衣為奉冕尚舍為奉扆尚乘為奉駕尚輦為奉輦凡奉御皆改為大夫）咸亨初復舊丞隋置一人大唐加一人○尚食

局奉御始奏置六尚有尚食局（典御掌知御膳，天子之物曰尚）後漢
以後并其職於太官湯官北齊門下省又有尚食局
置典御二人後周有內膳上士中士凡進食先嘗之
隋分門下殿內改典御為奉御有二人大唐因之龍朔
二年改為奉膳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六人大
唐因之減置五人○尚藥局奉御自梁陳以後皆太
醫兼其職北齊門下省有典御二人隋如北齊之制
後改為奉御而屬殿內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
醫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四人大唐因之○尚
衣局奉御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戰
國有尚衣尚冠之職秦漢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而

通典卷二十六　　二十八

屬少府又後漢有掌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魏因之
晉屬光祿勳江東省宋大明中改尚方曰左右御
府各置令丞一人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
方其後又置御府宋氏用三品勳位明帝改用二品准
南齊御史掌金銀綵帛凡諸造作以供奉及妃主六
宮梁陳其職隸在尚方後魏有掌服郎北齊門下省
統主衣局都統子都統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一人中
士二人隋分門下殿內省其後又改為尚衣局置奉御
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三年改為奉冕大夫咸亨元年
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大唐因之減二人○尚舍局奉
御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帷幕幄帟之事漢

屬少府晉有守宮令丞掌宮殿帳設梁陳設殿中監掌帷
幕監設之晉宋以下其職並在殿中監隋煬帝置
殿中監改殿內省為尚舍局置奉御二人大唐因之
龍朔二年改為奉扆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
八人大唐因之減二人○尚乘局奉御自秦漢以
來其職皆在太僕北齊太僕驊騮署有奉乘十人管
十二閑馬隋煬帝改之置尚乘局置奉御二人大唐
因之增置奉御四人龍朔二年改為奉駕大夫咸亨
元年復舊（[illegible]六閑馬一曰飛黃閑二曰吉良閑三曰龍媒閑四曰騊駼閑五曰駃騠閑六曰
天苑閑）開元中減二人先是別置閑廄使因隸焉猶屬
殿中（[illegible]）

通典卷二十六　　二十九

殿（[illegible]）直長隋置十四人大唐減四人○尚輦
奉御周官小司徒中大夫掌六鄉中輦又宗伯巾車
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路輦車組輓大喪羽蓋（古謂人牽為輦春秋宋萬以乘車輦其母秦始皇乃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乘後漢有衣車輿六輦規皆小出則東之及魏江左孝武太元年中謝安率意而作及破苻堅得之[illegible]大小如一時人[illegible]其與哉宋武破[illegible]容起其金鉦輦古之制與大輦以六尺為度齊武帝造大小二輦與雕飾其工不下捉輪轅悉金銀飾宋大輦中方八尺左右開後漢[illegible]曰[illegible]塗為拱根隆有六輦大牆皆輿之[illegible]）並太僕屬
官車府令掌之東晉省太僕（[illegible]尚書駕部）宋齊梁
陳車府乘黃令丞掌之後魏北齊則乘黃寺府令兼
掌之後周則司車輅主之隋又乘黃車府令丞掌之
煬帝置殿中內省尚輦局奉御二人大唐因之龍朔

二年改爲奉蠶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置長四人隋置

大唐因之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六 終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七

職官九

諸卿下

內侍省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謁者監 內寺伯 掖庭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少府監 少監 丞 主簿 中尚 左尚 右尚 織染 掌冶等五署 等監丞

將作監 少監 丞 主簿 左校 右校 甄官 中校等四署 東園上章令

國子監 祭酒 司業 丞 主簿 助教 太學 廣文 四門 律學 書學 算學等博士

軍器監 丞 主簿 弩坊署 甲坊署

都水使者 丞 主簿 河渠署 舟楫署

內侍省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謁者監 內寺伯 掖庭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正宮伯（王宮中官之長）宮人（掌王之內寢）內宰（掌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宮）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戰國時有宦者令（趙有宦者令繆賢是）秦少府屬官有中書謁者令丞又有將作衛尉少府各一人（皆后卿）漢景帝中元六年改將作爲大長秋（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或用中人或用士人（中人閹人）成帝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爲官號在正卿上無太后則闕（衛尉在衛尉少府在少府）

府上之類是也）又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年更名長樂少府。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職如長秋，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也。後漢常職掌奉中宮命，凡給賜族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爲官有丞，中宮僕、謁者、私府署令。初，秦又置中常侍官，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漢制，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後漢中常侍贊導內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始定員數，中常侍四人（漢書儀曰秩千石得出入臥內法省中省中四業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領中爲詩宗旧省）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員數稍增，改以金

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悉用閹人，不調他士。自安、順以後，權任尤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桓帝既與宦官誅梁冀，乃封宦者五人（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也）同日爲侯，皆食邑，故世號五侯。（宦者鄭衆字季產，事和帝，一心王室，每策勳賞辭，委度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宮用權自衆始也。又嘲帝特中常侍蔡倫數犯顔匡弼。又宦者曹騰爲常侍長秋，封費亭侯，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又有宦者寺吉良貴等，皆有念，足以勸俗也。楊秉爲太尉，奏請免中常侍侯覽、具瑗等官。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否？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又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責，文帝許之。漢制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帝不得已，免竟官削職國。）遂及袁紹大誅宦者之後，求於掖庭

復用士人，閹閹出入，莫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騶宰中外雜錯，醜聲著聞。魏改漢制，三　在九卿下。置後禧，在同號卿上，有后則置，無后則闕。齊鬱林王立文安太后，則尊號以宮名，置宣德衛尉、少府、太僕。梁有弘訓太后，亦皆爲官。陳亦有太后三卿。後魏大長秋掌顧問應對。自文明馮后，閹官用事，大者令僕，小者卿守（宦者趙黑爲選曹尚書）。北齊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六人，常侍四人，掌出入門閤。又有長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宮閤，領掖庭等令，並用宦者。後周有司內上士、小司內中士、巷伯中士等官。隋曰內侍省，領內侍、內常侍等官（內侍四員教內常侍郎掾巾常侍）。煬帝改內侍省爲

長秋監，置令一人，少令一人，丞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宦者，領掖庭、宮闈、奚官三署，亦參用士人。大唐武德初，改爲內侍省，皆用宦者。龍朔二年，改爲內侍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宮臺。神龍元年復舊。有內侍四人（掌知宮內侍奉中宮出入夬引綸判事攝二人開元中加二人七年三月勑內侍五品以上者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歲）○內常侍六人（通判局事）[illegible]有內給事八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寺人六人，領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五局（[illegible]元年以後始以中官上論諸軍兵馬實遠元年五月勅諸道州所承上命須遣元勑以施行不得輒便詣中使遣官行朝即）○內給事，周禮內小臣之職，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後漢少府有給事黃門，常侍左右，止在內

宮門通中外及中宮以下衆事自魏晉至于梁陳無
其職後魏有中給事中後改爲中給事北齊中侍中
省有中給事中四人煬帝改爲內承直大唐復爲內
給事置八人○內謁者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宮謁
者三人七報中章後魏北齊有中謁者僕射隋內侍
省有內謁者監六人內謁者十二人大唐因之○內
寺伯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隋內侍
省有內寺伯二人大唐因之○掖庭局令秦置永巷
漢武更名掖庭置令掌宮人簿帳公桑養蠶及女工
等事後漢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又有永巷令典
官婢皆宦者並屬少府大唐置二人○宮闈局令二

人隋置令掌宮內門閤之禁及出納神主符內給使
名帳糧廩事大唐因之○奚官局令二人齊有奚隋陳
有奚官署令掌守宮人使藥疾病罪罰喪葬等事大
唐置二人○內僕局令二人後漢有中宮僕令掌車
輿雜畜及導等大唐置二人○內府局令二人漢有
內者局令隋曰內者大唐爲內府置令二人掌內庫
出納帳設澆沐等

少府監 少監 丞 領中尚 左尚 右尚 織染 掌冶等五署 諸冶監丞

少府秦官漢因之是爲九卿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
共養應劭曰山海地澤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
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天子曰少府諸侯私府漢郡之官有司府後掌禁錢後光武改屬司農也
王井禁工錢口後漢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之諸物衣服寶
貨珍膳之屬朝賀則給璧後漢東平王蒼爲驃騎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
府給璧時就爲少府貴傲不奉法漏將盡而尸璧行若採朱暉遙見少府主簿持璧乃往紿曰試請以授之既得而敕奉之就以世璧朝給事後改灰侯凡中書謁者尚書令僕侍中
常侍黃門御史中丞以下皆屬焉孔融字文舉以將作大匠爲少府制
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哀帝末省并丹陽尹孝武後置宋少府領左右尚方
御府東冶南冶平準等令丞齊又加領左右銀鍛署
梁少府爲夏卿位視尚書左右丞陳因之後魏少府
謂之六卿以少府宗正太僕廷鴻臚司農爲六卿至孝文太和中易制

官品遂改少府爲太府北齊無少府其尚方等署皆
隸太府至隋煬帝大業五年分太府爲少府監置
監及少監後領尚方織染等署後又改監少監並爲
令大唐武德初置軍器監廢少府監貞觀元年五月
分太府中尚方織染坊掌冶坊署置少府監龍朔二
年改爲內府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尚方
監神龍元年復舊監一人總判少監二人通判人判人併極少大監
一年人加領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等五署開元十年五月於北
都置軍器監十六年五月廢二○丞漢有六人後漢省五而有一
丞其後歷代皆一人山公啓事曰中郎謝晃孔爲少府丞俱有貴器大唐置
四人○主簿晉置二人自後歷代一人大唐有二人

○中尚署周官爲玉府秦置尚方令漢因之後漢主作手工作御刀劍玩好器物及寶玉作器（宦者蔡倫爲尚方令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代法）兩漢又有考工令主作兵器其職相同（考工令作兵器兵器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又主織綬諸雜工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光武復屬太僕）漢末分尚方爲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自過江左唯置一方宋武帝踐祚以相府作部配臺謂之左尚方而本署謂之右尚方並掌造軍器又以相府細作配臺即其名置令一人隸門下孝武大明中改曰御府（御府二漢已有之典官婢作中衣服補浣之事魏晉猶置其職江左乃省焉）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則漢之考工令如宋之尚方令尚方令如宋中署矣

齊置左右尚方令各一人梁有中左右尚方北齊亦三尚方隸太府隋煬帝分隸少府大唐省方字有中左右二尚署令丞各一人（中署掌宮內營作雜作左署掌車輦繖扇膠漆燭鐙等作右署掌皮毛膠墨雜作席薦等事開元以後別置中尚使以監之）○織染署令周禮天官典絲掌受文織絲組焉染人掌染絲帛秦置平準令（韋昭釋名曰平準令主染色以有均平之法故準而則之）漢因之及主物價練染初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成帝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北齊中尚方領涇州雍州絲局定州細綾局丞後周有司織下大夫隋有司織司染二署煬帝合爲織染一署令掌織紝組綬綾錦冠幘弁染色等大唐因之有令丞○掌冶署秦及漢郡國有鐵官

（漢郡國出鐵者置鐵官長丞）晉冶令掌工徒鼓鑄隸衛尉江左以來省衛尉始隸少府宋有東冶南冶各置令丞（東冶令丞各一人南冶令丞各一人）而隸少府齊因之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置冶令或置冶丞多是吳所置梁陳有東西冶（東冶重西冶輕）（其西冶即宋齊之南冶）北齊諸冶屬太府後周有冶工鐵工中士隋有掌冶署令丞大唐於京師置冶署令丞各一人掌造鑄金銀銅鐵塗飾琉璃玉作等事○暴室丞（後漢暴室丞宦者也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理之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屬少府其後無之）海丞（漢平帝置少府海丞一人掌海稅後無）果丞（與海丞同置掌諸果實後無）

將作監（丞　甄官署　主簿　左校署　中校署　右校署）

東都主　宰令

令將作亦少皞氏以五雉爲五工正以利器用（五雉有五種故曰五雉）唐虞共工周官考工之官蓋其職也秦有將作少府掌治宮室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後漢位次河南尹中元二年省以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初以任隗爲之掌脩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後漢志注古者列樹以表道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遷大匠常推賢貞士孔融以將作大匠遷少府）魏晉因之江左至宋齊皆有事則置無事則省而梁改爲大匠卿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有將作寺其官曰大匠（兼領功曹主簿長史司馬等官屬）後周有匠師中大夫掌城郭宮室之制又有司木中大夫掌木工之政令隋與北齊同至

開皇二十年改寺為監大匠為大監初加置副監煬
帝改大監少監為大匠少匠五年又改為大監少監
十三年又改大令少令大唐復為將作監龍朔二年改
將作為繕工監（大監少監隋監改名）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
年改將作為繕監神龍元年復舊大匠一人（判繼）少匠二
人（通判初一人太極元年加置一人）天寶中改大匠為大監少匠為
少監領左校右校甄官中校四署○丞漢有二人後
漢一人魏晉因之東晉以後有事則置無事省梁又置
一人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四人後周曰匠師中士
隋二人大唐四人○主簿晉置自後與丞同隋二人
大唐因之○左右校署秦及漢初有左右前後中五

校令後唯置左右校令後漢因之掌左右工徒（後漢度尚）
（自右校令罷拜荊州刺史）魏併左校右校於材官晉左右校為少
府宋以後並有左校令丞北齊亦有之隋左右校令
丞屬將作大唐因之○左校署令丞二人（掌營構木作採材等
事）○右校署令丞二人（掌營土作瓦泥并燒石灰等事）○甄官署
令丞一人後漢有前後中甄官令屬將作晉有甄官
署掌磚瓦之事宋齊北齊隋悉有之大唐因之掌琢
塼石瓷瓦○中校署令秦漢有自後無大唐置令丞
各一人掌舟車雜兵仗廄牧○東園主章令（漢有之武帝更
名木工如淳曰章謂大材也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
章曹掾顏師古曰今所謂木鍾者蓋章聲之轉耳東園
主章掌材以供東園大匠東園
皆名主作陵內器物屬少府）大唐無

國子監（祭酒　司業　丞　主簿　國子　助教　太學　廣文　四門　律學　等博士　書學　算學）

孫卿在齊為三老稱祭酒（胡廣曰凡官名祭者皆一位之元長者古者賓得主人饌以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曰祭酒蓋尊稱也漢之侍中魏之散騎常侍高功者為祭酒用其義也公府有祭酒因其名）亦漢吳王濞年老不朝為劉氏祭酒則祭酒
之名久矣（王莽以安車駟馬迎講學祭酒勝推而不受）又漢置博士
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謂
之博士祭酒蓋本曰僕射中興轉為祭酒（昭帝增博士弟子員滿
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
數年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
人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
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
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後漢安帝薄於藝文博
士倚席不講學舍頹弊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

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宇凡所構二百四
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
各十人除郡國耆
儒皆補郎舍人）魏因之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
子學置國子祭酒一人（祭酒永嘉中以杜夷為之又置儒林）
猶名周官有師氏之職即魏國子祭酒（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
國子又有保氏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也）晉介幘皂朝服進賢兩梁冠
佩水蒼玉品視侍中列曹尚書（劉毅嵇紹並為此官又袁瓌字山甫為國
子祭酒時經喪亂禮教陵遲瓌上疏求立學校帝
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又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
起講堂築門刻
石以寫五經也）宋代不置學則助教唯置一人而祭
酒博士常置也明帝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
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
高帝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准諸曹尚書博

士准中書郎，助教准南臺御史，選經學為先，若其人難備，給事中以通明經者以本位領。其後國諱廢學。永明三年立學，尚書令王儉領祭酒。學既建，乃省總明觀。八年，國子博士何胤單為祭酒，疑所服，陸澄等皆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月餘日博議定，乃服朱衣。齊梁號為國師（梁王承字安期，為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並居此職，三代為國師，前代未有，當時以為榮。暕音簡）。陳、後魏亦曰國子祭酒。其初定中原，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北齊國子寺有祭酒一人。隋開皇十三年，國子寺罷隸太常（凡國學諸官自漢以下並屬太常，至隋始革之），又改寺為學。仁壽元年，罷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省國子祭酒博士，置太學博士，總知學事。煬帝即位，改

國子學為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大唐因之（龍朔元年東都亦置）。龍朔二年改為司成館，又改祭酒為大司成。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國子監為成均監。神龍元年復舊。領國子學（學生百人）、太學（學生四百人）、四門（學生五百人，俊士八百人）、律學（學生五十人）、書學（[illegible]）、算學（學生三十人。凡六學生徒二千二百一十人。每學各置博士以[illegible]及有助教等員。天寶九年又於國子監置廣文館，領學生為進士業者，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並與太學同）。置祭酒一人，掌邦學之政。皇太子受業則執經講說。皆以儒學優重者為之。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學生進士。○國子司業，煬帝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為名。大唐置二人，副貳祭酒，通判監事。龍朔二年改為少司成，咸亨初復舊。凡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丞，隋置三人，大唐一人。○主簿，北齊置，隋一人，大唐因之。○國子博士，班固云：按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illegible]）。秦漢博士多至數十人，冠兩梁（[illegible]）。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成帝之代，五經家法稍增，置博士一人。博士選有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于時孔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以高第為尚書（[illegible]）。

人事之可也湯不能[illegible]又公孫弘[illegible]七尺十四人（[illegible]）。（[illegible]）掌以五經教子弟，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時從議郎為博士，上其通敏，興藝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守相，久次轉諫議大夫。中興[illegible]小郡，若都尉。博士限年五十（[illegible]）。故安帝以博士多非其人，詔命三公、將軍、中二千石舉博士各一人，務得經明行高卓爾茂異。是時群

僚承風凡所旌賞紳有餘裕後旋復故遂用陵遲初
平帝元始四年改博士爲博士師後漢兼而存之並
擢儒者[桓榮魯恭戴憑等並爲博士]魏及西晉朝博士置十九人
[魏樂詳字文載拜博士于時大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其學多偏不敢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經並受]
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博士一人皆取履
行精淳通明典義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
子以上乃得召試[元帝時荀崧上疏曰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
[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宋齊諸博士皆皂朝服進賢兩梁冠
佩水蒼玉梁國學有博士二人天監四年置五經博
士各一人[魏晉宋齊並不置五經博士至此始置焉]舊國子學生限以貴
賤武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儁才不限人

數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後魏崔逸爲國子博士每公事逸常被詔獨進]
[博士特命自逸始也]隋仁壽元年省國子博士大業三年後置
一人大唐增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爲司成宣業咸亨
初復舊諸州府亦有經學博士一人○助教晉咸寧
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江左及
宋並十人[宋制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儀禮左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合十]
[經助教分掌]宋齊並同梁國子助教舊視南臺御史品服
與博士同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置十人隋置四人
大唐國子學助教三人諸府州縣各有助教職員[府州]
[二人縣一人學生各有差]○太學博士晉江左增置國子博士十
六人謂之太學博士品服同國子博士梁置太學博

士八人陳因之後魏亦然北齊國子寺有太學博士
十人後周置太學博士下大夫六人隋初置太學博
士五人仁壽元年罷國子唯立太學置博士五人大
業三年減置二人大唐因之助教後魏置北齊亦有
之置二十人後周曰太學助教上士隋又曰太學助
教五人大業三年減三人大唐因之○廣文館博士
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士爲之大唐天寶九載置○
四門博士後魏書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
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曰天子設四學鄭玄注同四
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途遼遠故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
同處從之北齊二十人隋五人大唐三人助教北齊

國子寺有二十人隋初有五人大唐因之直講四人
大唐初置無員數長安四年始定爲四員大成二十
人大唐置取已舉及第人簡聰明者試書日誦得一
千言幷日試策所習業者十條通七然後補充仍散
官祿俸賜會同直官例給武太后長安中省而置直
講定爲四員○律學博士晉置魏廷尉衛覬奏請律
學博士轉相教授東晉以下因之梁曰胄子律博士
屬廷尉陳亦有律博士後魏北齊並有之隋大理寺
官屬有律博士八人大唐因之而置一人後屬國學
助教一人而從九品上大唐置書學博士二人又置
典學二人[貞觀六年正月命整治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迹得千五百一十卷太宗嘗留神]

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讀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誤武太后神功元年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對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往往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令選上太后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以為榮○

書學博士二人典學二人

軍器監 丞 弩坊署 主簿 甲坊署

後周武帝四年初置軍器監大唐武德初罷軍器監貞觀元年罷軍器監大監置少監後省之以其地隸少府監為甲弩坊開元初復以其地置軍器使至三年以使為監更置少監一員丞二員主簿一員錄事一人及弩坊等署十一年悉罷之後隸少府為甲弩坊十六年移其名於北都置軍器監介當以太原尹兼領天寶六載後於舊所置軍器監監一人領甲坊弩坊兩署○丞主簿各一人大唐置○甲坊署令丞周禮考工記曰函人為甲隋少府有甲鎧署大唐改焉○弩坊署令丞周禮司弓矢掌四弩隋有弓弩署大唐改為

都水使者 丞 河渠署 主簿 舟楫署

虞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官有林衡川衡二官掌林麓川澤之禁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林苑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衡平也主平其稅也掌上林苑漢儀注國少府水衡都尉主船官也蓋主上林離宮燕休之處王莽改曰予虞後漢光武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劉將者尉祭大攝之名貙勅俱反事訖省初秦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塘灌溉保守河渠自太常少府及三輔等皆有其官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領之劉向為左都水使者是也又續漢百官志曰郡領三輔都水至漢哀帝省使者官至東京凡都水皆罷之并置河隄謁者漢之水衡都尉本主上林苑魏世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臺有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而河隄為都水官屬元康中復有水衡都尉晉元康百官名及晉起居注曰陳勰薦燕俱以都水使者領

水衡都尉懷帝永嘉六年胡賊入洛陽都水使者奚潛先出督運得免江左省河隄諸公贊曰陳勰字太和有巧思為都水使者洛陽記云千金堨勰所築宋都水使者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與御史中丞同孝武帝初省都水臺罷都水使者置水衡令孝建元年復置齊有都水臺使者一人梁初與齊同天監七年改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主舟航河隄陳因之後魏初皆有水衡都尉及河隄謁者都水使者官至永平二年都水臺依舊置二使者北齊亦置二使者隋開皇三年廢都水臺入司農十三年復置仁壽元年改臺為監更名使者亦為監煬帝又改為使者尋又為監加置少監

又改監及少監並爲令領舟楫河渠二署大唐武德八年置都水臺後復爲都水署置令隸將作貞觀中復爲都水監置使者龍朔二年改都水使者爲司津監丞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都水監爲水衡置都尉神龍復爲都水監置使者二人分總其事不隸將作領舟楫河渠二署○丞漢有水衡丞五人亦有都水丞後漢晉初都水使者有參軍二人蓋亦丞之職任宋因之梁大舟卿有丞陳因之後魏北齊又曰參軍隋曰都水丞大唐二人○主簿晉水衡都尉有之爲左右前後中五水衡令丞皆有之梁大舟卿亦有之至隋又置大唐因之○舟楫署令漢主爵中尉屬官有都船令丞水衡都尉有楫櫂令丞晉曰船曹吏齊曰官船典軍後周曰舟中士隋爲舟楫署令丞大唐因之令丞各一人○河渠署隋煬帝置令丞各一人大唐因之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七 終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八

職官十

武官上

將軍總叙

左右衛 幷親衛

左右驍衛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千牛衛

左右羽林衛

左右龍虎軍 左右神武軍附

將軍總叙

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 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故夏書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理之出使長之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爲稱其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晉獻公初作二軍公將上軍則將軍之名起於此也魏獻子衛文子始有將軍之號 左傳曰晉閻沒女寬謂魏獻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注曰獻子爲中軍卒故謂之將軍又禮記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後越人來弔文子又語曰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是也文子爲衛之將軍名彌牟也 自戰國置大將軍周末又置前後左右將軍至秦將軍之言多矣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

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後漢志曰漢將軍比公者四謂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又武征閩越東甌又有伏波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橫海度遼貳師宣帝增以蒲類破羌權時之制若此非一亦不常設光武中興諸將軍皆稱大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後漢志曰其前後雜號將軍皆比征伐事訖皆罷）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秦遂（鎮東西南北後漢末有之鎮北魏置）四平止於喪亂（晉置）晉武帝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及五王作難東海王越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皆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涕泣

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左右衛以國兵宿衛宋以來以領軍護軍左右二衛驍騎遊擊將軍謂之六軍（宋輿服志曰驃騎車騎衛將軍及諸將軍加大者皆金章紫綬武冠佩水蒼玉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等將軍及四中郎將晉代尚美王胡之並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素族無為者齊以二衛（左衛右衛）四軍（前後左右將軍謂之四軍）五校（即漢五校）驍騎遊擊積射強弩殿中員外殿中武衛七將軍殿中司馬左右及虎賁之中郎將冗從僕射（宋志曰冗從僕射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非其職也魏代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職官要錄曰本期門之職漢世常特置冗從僕射掌散從其射事則主帥之）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而散騎為東省梁武帝以將軍之名高下舛雜命更

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驃騎車騎為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四征四中為二十三班（四中謂中軍中衛中撫中權）八鎮為二十二班（鎮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八安為二十一班（安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四平四翊為二十班（四平東西南北四翊左右前後）凡三十六號為重號將軍文有五德將軍（忠勇軍師武臣爪牙龍驤雲麾鎮兵翊師宣惠宣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智武仁武信武嚴武謂五德將軍）以班多者為貴凡十品二十四班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為選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位將從公故將軍之名次於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叙於百官之外凡一百二十五號將軍後魏將軍之名多矣謂驃騎車騎鎮衛為二將

軍末年有八柱國大將軍其中六人各督二大將軍（事在柱國將軍篇）凡十二大將軍（元贇元育元廓侯莫陳順宇文導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賀蘭祥楊忠王雄此十二大將軍）又各分統開府二人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為二十四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自大統十六年以來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禦（後周武帝三年改諸軍軍士並為侍官）隋煬帝以左右衛（隋舊名）左右屯衛（隋改左右領軍為之）左右禦衛（新加置）左右候衛（改左右武侯為之）凡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以總府事（每衛各置長史錄事參軍司倉兵騎鎧等參軍員軍人總名衛士）蓋魏周十二大將軍之遺制大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

號不足以為稱乃特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焉位在三公上及升儲宮遂廢天策府二年七月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麟州道為苑遊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每軍將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揚恭仁劉洪基長孫順德等並為其將）督耕戰之備自是士馬強勁無敵於天下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十二軍後又省之其後定制有左右衛（隋之左右翊衛）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威（隋之左右屯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金吾隋之武候衛）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凡十六衛大將軍各一人（左右衛及左右金吾總謂之四衛其餘謂之雜衛）（左右千牛衛將軍各一人諸衛各二人）將軍總三十人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三人皆有衙署（開元十二年張說奏於三輔揀五尺八兵十二萬人謂之彍騎置於南衙每月分番自此以後不復簡點）其餘驃騎輔國鎮軍冠軍四大將軍雲麾勇武壯武宣威明威定遠寧遠遊騎遊擊等九將軍並為五品以上武散官先天二年正月十日勅往者衛士討戶取充使二十一入募六十出軍既憚劬勞咸欲避匿今改取二十五以上充十五年即放出頻經征鎮者十年放出自今以後羽林飛騎先於衛士中簡擇開元十二年二月勅同華兩州精兵所出地資輦轂不合外支

自今以後更不得取同華兩州兵防

左右衛（并親衛）

漢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南軍若今諸衛北軍若今羽林等軍周勃馳入北軍是也）初有衛將軍（說在本篇）魏末晉文王又置中衛將軍武帝受禪分中衛為左右衛將軍（以羊琇為左趙序為右）並置佐吏皆掌宿衛營兵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幕一人宿直後增二衛儀從為九十人陳因之後魏末光初又增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北齊二人分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隋初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又各統親衛煬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又加置親衛并領驍武三衛煬帝改三衛為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其所領軍士名為驍騎大唐復為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掌宮禁）（掌督攝隊伍）將軍各二人（貳大將軍事）○長史各一人晉武帝置左右衛各有長史司馬東晉省長史歷至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同至隋左右衛各置長史一人大唐因之○錄事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初為鎮東大將軍置錄事參軍自後無聞梁皇弟皇子府有錄事參軍各一人後魏二人公府及第一第二第三品將軍府及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府各有錄事參軍官品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錄事參軍一人大唐因之○倉曹參軍各二人東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有倉

曹參軍宋武帝相府亦置後魏與錄事參軍同置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倉曹參軍一人大唐因之置二人〇兵曹參軍各二人歷代皆與倉曹同置〇騎曹參軍各一人魏司馬景王為大將軍有騎兵宋武帝為相有騎兵參軍隋左右衛府有騎兵參軍大唐初因之其後改為驍曹〇冑曹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有鎧曹參軍宋武帝為相亦有之齊有左右鎧曹各一人隋左右衛府有鎧曹行參軍一人大唐因之長安初改為冑曹神龍初復為鎧曹開元初又為冑曹凡自十六衛及東宮十率府錄事及兵倉騎冑等曹參軍通謂之衛佐並為美職漢

魏以來諸將軍有長史以下官屬今諸衛所置蓋亦因其舊號考其職位則全校徽矣其下諸衛官儀並同〇左右親衛中郎將府中郎將之名秦漢以來有之非今任也（別具中郎將五軍下左右衛中）今中郎將因隋每衛各置開府一員以統之大唐武德七年改開府為中郎將親衛為一府勳衛翊衛各為一府中郎將各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總判府事大唐武德七年改親衛驃騎將軍為之其勳翊二衛亦然左右郎將一人隋備身府置左右郎將大唐因其名武德七年改親衛車騎將軍為之其勳翊二衛亦然掌二中郎將之職錄事參軍一人掌受府事兵曹參軍一人掌判府

軍校尉五人

左右驍衛

漢有驍衛將軍謂之雜號將軍武德以李廣為之後省後漢初改屯衛為驍騎魏置為中軍晉領營兵兼統宿衛梁以來其任愈重天監六年置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閤並給儀從北徐州刺史倡義之首為此職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改舊驍騎曰雲騎陳有左右驍騎及雲騎（陳韋鼎為驍騎將軍）（齊有名稱無大事但夾侍左右將入參之）今永平二年詔云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官則用心腹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後魏北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

左右驍騎率上士至隋煬皇十八年置備身府煬帝即位改左右備身府為左右驍衛府所領軍士名曰豹騎其備身府又別置焉大唐因隋置左右驍衛府龍朔二年去府字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衛為左右武威神龍元年復為大將軍各二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武衛

後漢末曹公為丞相有武衛營及魏文帝乃置武衛將軍以主禁旅晉宋齊梁陳隋又有建武奮武廣武等將軍至隋採諸武之名置左右武衛大將軍一人將軍各二人以總府事煬帝改所領軍士名能騎大

唐光宅元年改為左右鷹揚衛神龍元年復為武衛其制與隋同所掌如左右衛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威衛

隋初有領軍府煬帝改為左右屯衛大唐因之貞觀十二年左右屯衛始置飛騎出遊幸即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韉而從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衛為左右威衛而別置左右屯營亦有大將軍等官後改左右屯營為羽林光宅元年改威衛為豹韜衛神龍元年復舊所掌如左右衛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同左右將軍龍朔二年左右威衛其官之員外各置錄事參軍一人府三人史四人並隸左右羽林軍並本司事

左右領軍衛

初魏武為漢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為中領軍以史渙為之與護軍韓浩皆領禁兵文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為之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營兵即領軍之任也祜遷罷復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復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為領軍成帝時復以為中候而陶況居之尋復為領軍魏晉領護皆金章紫綬中領中護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郗鑒庾亮紀瞻卞壺溫嶠褚裒王彪之會稽王道子沈嘉武陵王遵孔安國謝混等並為領軍宋置領軍將軍一人掌內軍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齊有領軍及中領軍凡為中小輕同一官也諸為將軍官皆敬護諸王為將軍相逢則領護道領軍置長史以下官屬梁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謂之禁司與左右僕射為一流中領軍與吏部尚書為一流朱异為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皆近侍多驕傲景在職峻切官曹肅整其監局多事唯未及武晉長於殺業難居此職並著聲稱陳因之後魏有領軍護軍二若皆臣常加中者又有領軍將軍護軍將軍一將軍與領護不並置北齊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以高歸彥為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隋有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諸曹掾屬等官煬帝改領軍為左右屯衛即今左右威衛大唐復採舊名別置領軍衛分為左右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戎衛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左右玉鈐衛神龍元年復舊各置大將軍一人掌宮掖禁備督攝隊伍與左右諸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長史曹梁隋正有士比將長史司馬有置錄事以下諸曹大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金吾衛

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遊徼徼循禁備盜賊也顏師古曰徼謂遮繞也徼音工釣反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緹騎二百人持戟五百六十人輿服導從光生滿路群僚之中斯最壯矣光武微時歎曰仕宦當為執金吾掌京

師盜賊考按疑事至都籍成王溫舒減宣等皆徵理橫暴武而冠者也一切理辨亦旋誅戮（郅都為中尉見酷吏傳）為秦置後漢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全吾徼巡行宮）（宮外相察表裏以禦姦詐衛）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自中興但專徼循不與他政魏武秉政復為中尉晉初罷直至後周置武環率武候率下大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候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三人掌車駕出入先驅後殿晝巡夜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煬帝大業三年改為左右武候衛所領軍士名佽飛（漢百官表曰漢有左弋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佽飛掌弋射屬少府見武名之）（隋氏衛名）大唐又為左右武候府龍朔二年改為左右

通典卷二十八　十

金吾衛置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二人副其事（領官屬並隋置大唐因之）

左右監門衛

隋初有左右監門府將軍各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有長史錄事及司倉兵二曹參軍事各一人直長掌守門漢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非今任也）煬帝改將軍為郎將各一人正四品置官屬並同備身府大唐左右監門府置大將軍中郎將等官龍朔二年改府為衛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中郎將各四人分掌諸門以時巡檢（領官屬並隋大唐因之）

左右千牛衛

千牛刀名後魏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因以名職（謝綽宋拾遺有千牛刀即人君防身刀也齊尚書揚王大服千牛刀殺蕭王是也其義蓋取莊子云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十九年所解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因以為備身刀名也）北齊千牛備身屬左右將軍隋左右領左右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刀箭備身十六人掌宿衛侍從（左右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及倉兵二曹參軍事各一人行參軍）煬帝改左右領左右府為左右備身府置備身郎將等官大唐貞觀中復為左右府顯慶五年始置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改左右千牛府為左右奉宸衛後改為左右千牛衛神龍二年各置大將軍二人（初以

通典卷二十八　十一

實國初王爵千牛衛大將軍是皆王以宗室為之）所掌與隋同總判衛事將軍各一人以副之中郎將各一人通判衛事（諸官屬並同左右領左右府長史以下大唐因之）左右千牛備身各十二人（龍朔中改為左右奉裕咸通後改舊又改為奉宸神龍元年復舊）二年掌執御刀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年少姿容美麗者補之花細縷服衣綠執象為貴胄起家之良選）備身左右十二人（執御刀弓箭宿衛侍從）備身各一百人（掌宿衛侍從）

左右羽林衛

漢武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言其為國羽翼如林之盛（漢書音義云一曰占曰言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云象天文羽林星主車騎）也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領郎百人謂之羽林郎選隴西漢陽安定北地西河

上郡良家子便弓馬者以為之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嚴除之（後漢志曰言從遊獵宿衛閣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或說為巖剛取其嚴肅整也）又置羽林左右監（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主羽林左騎羽林右監一人主羽林右騎）（皆六百石）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五兵謂弓矢殳矛戈）光武中興以所征伐士勞苦者為之其後復簡五營高手別為左右監羽林父死子繼與虎賁同所居之署謂之寺（延熹六年減虎賁羽林郎不任事者半俸）二漢並屬光祿勳（後漢虎賁因鄧虎並為羽林）魏羽林左右監與漢同（夏侯玄為右桓範為左）晉罷羽林中郎將又省一監置一監而已哀帝省宋武帝永嘉初復置江右領營兵江左無復營兵羽林監及虎賁中郎將並銅印墨綬

一○通典卷二十八　十二

武冠絳朝服其在陛列則鶡尾冠（鶡鳥每鬭死不止）絳紗縠單衣江左不復著鶡冠齊因之後魏有羽林監北齊置監十五人後周有左右羽林率屬大司馬隋煬帝改左右領軍為左右屯衛所領兵為羽林大唐貞觀十二年於玄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又於飛騎中簡才力驍捷善射者號為百騎廐從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營為左右羽林軍武太后臨朝永昌元年改百騎為千騎天授中改軍為衛中宗景龍元年改千騎為萬騎大將軍一人（大定元年左右羽林衛各增置將軍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三人以副之（領官屬並大唐

置

左右龍武軍

大唐之初有禁兵號為百騎屬羽林永昌元年改羽林百騎為千騎景龍元年改千騎為萬騎仍分為左右營開元二十六年析羽林軍為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官屬並大唐置至德中分置左右神武軍各置官屬如羽林之制）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八　終

一○通典卷二十八　十三

杜氏通典卷第二十九

職官十一

武官下

大將軍 并官屬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四征將軍　四鎮將軍

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

雜號將軍　監軍 軍師祭酒理曹掾屬附

三署郎官敘　中郎將 五官左右

虎賁中郎將　四中郎將 東西南北

雜中郎將　折衝府 果毅別將附

三都尉 奉車 駙馬 騎都附

大將軍

大將軍，戰國時官也。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丐是也。漢高帝以韓信為大將軍（初拜信，蕭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兒戲耳，乃擇良日齋戒設壇，以禮拜之。又竇嬰為大將軍，每朝大議，列侯莫敢抗禮）。武帝又置。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衛青字仲卿，為車騎擊匈奴，大為立功，引兵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因軍中拜青為大將軍，位在公上，卿以下皆拜，惟汲黯獨抗禮。後又加青大司馬，位冠於大將軍上，共為一官）。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二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後漢光武時，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後漢大將軍自為一官，其大司馬不加於其上）。和帝時以竇憲為之，將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振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憲初為此官，威振天下，尚書以下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令韓棱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後梁冀為之，官屬倍於三公府）。自安帝政理衰缺，始以嫡舅耿寶為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為大將軍，如三公（梁冀列傳云：元嘉二年，又加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謁者將引，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風俗通曰：桓帝時京師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強及大姓。案竇武字游平，為大將軍，印綬所加，咸得其人）。漢末猶在三公上（魏武為大將軍，袁紹為太尉，恥班在下，紹怒，乃因以大將軍讓紹）。魏黃初中，又有上大將軍，以曹真為之（吳有以陸遜為大將軍，以諸葛恪為大將軍）。明帝青龍三年，置宣帝自大將軍為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自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為之者皆擅朝權。至晉景帝為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為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後，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至太康元年，瑯琊王伷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及伷薨，後如舊。冠綬佩服與大司馬同。宋惟彭城王義康為之，章綬冠佩亦與晉同。齊以為贈，梁有之，陳以為贈。後魏、北齊為二大，與大司馬同。至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將軍。隋並以為武散官，不理事。上大將軍從二品，大將軍正三品。大唐貞觀二年九月勑：六軍先已各置統軍一人，并今十

六衛亦宜各置上將軍一人秩從二品其左右衛及
左金吾衛上將軍俸料隨軍人馬等並同六軍統軍
其諸衛上將軍次於統軍支給自今已後内外文武
闕官於文武班中材望相當者參敘仍付以後各依
故事於本衛量置衛兵仍舉故事置武班朝參其廊
下食亦宜加給稍令優贍 漢不見官屬後漢大將軍
驃騎將軍車騎將軍有長史一人司馬一人竇憲為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大傅屬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九人
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又賜官騎四十人及鼓吹鄧騭日鼓大二十人非常員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
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

有他他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有軍司馬一人其
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
侯魏以司馬景王為大將軍置掾十人別無屬官其
驃騎車騎府有長史司馬晉驃騎衛將軍伏波撫軍
都護鎮軍中領四征四鎮龍驤撫軍上軍輔國等大
將軍開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俸賜亦與諸公同加
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室督各
一人官屬並與公同宋大將軍車騎驃騎衛將軍諸
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齊有
大將軍為贈官無僚屬諸驃騎車騎衛鎮軍中軍撫
軍四征四鎮等將軍凡加大字位從公長史司馬諮

官屬亦同公梁因之諸將軍優者亦然陳為贈官無
僚屬後魏大將軍僚屬如三公北齊亦然後周大將
軍有長史司馬中郎掾屬諸曹參軍典籤等員隋以
後無聞焉

車騎將軍

漢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為車騎將軍周亞夫金日磾並為之
後漢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
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還後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
為車騎將軍征匈奴始賜金紫次司空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駰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其僚佐故事如太尉[illegible]為之官屬倍於公府安帝即位西羌寇亂以舅鄧騭為車騎將

軍征之數年復罷又皇甫嵩等為之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靈帝數以車
騎過拜嬖臣及贈亡人王沈曰美號加於頑宂[illegible]為[illegible]罰因家之舊傷[illegible]武之重昔年有與被髮之祥知其為貴今假號雲集亦宜平魏車騎為都督儀與
四征同若不為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
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則位次三司晉
宋車騎衛不復為四征所督晉羊祜為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後
魏制與驃騎同位次升降並同隋車騎屬驃騎府大唐省之
說在前篇

衛將軍

漢文帝始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其官屬附見
大將軍後凡車騎驃騎衛三將軍皆金印紫綬武冠

佩水蒼玉晉以降猶爲衛將軍梁陳後同三司
右千兵百騎梁晉以後尤爲要重後魏初加大則次
儀同三司孝文太和中制加大則位在太子太傅上
歷代多有大唐無之

前後左右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李廣爲前將軍）光武建武七年省（趙充國爲後將軍辛慶忌爲左將軍馮奉世爲右將軍）魏以來復置晉武初又置前軍左軍右軍太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齊亦號左右前後四軍陳並有之北齊左右將軍領千牛備身大唐無

四征將軍

四征將軍皆漢魏以來置加大者始自方面征東將軍（後漢獻帝初平三年以馬騰爲之或云以張遼爲之）征南將軍（漢光武建武二年以岑彭爲之）征西將軍（漢光武建武中以馮異爲大將軍）征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爲之許允亦爲之）各一人魏黃初中位次三公後魏加大則次衛將軍大唐無

四鎮將軍

鎮東將軍（後漢末魏武帝爲之）鎮南將軍（後漢末劉表爲之晉當陽侯杜元凱爲之）鎮西將軍（後漢末鍾會鄧艾並爲之）鎮北將軍（魏劉靖爲之）各一人宋時四鎮與中軍（……）八人同著令大唐無

四安將軍

安東將軍（後漢末以陶謙爲之）安南將軍（光武元年以岑彭爲之晉范陽王虓爲之）安西將軍（後漢末段煨爲之魏鍾會亦爲之）安北將軍（晉以鄧艾爲之）各一人後魏亦有大唐無

四平將軍

平東將軍（魏當陽侯杜元凱等爲之）平南將軍（晉羊祜等爲之）平西將軍（晉以……）平北將軍（漢魏以來……爲之）各一人並漢魏置後魏亦有大唐無

雜號將軍

歷代雜號將軍元有數百不可具載今略其著者上將軍（漢以呂祿爲上將軍）橫海將軍（漢元狩六年以韓說爲之）樓船將軍（漢元鼎五年以楊僕爲之）貳師將軍（漢武帝以李廣利爲之）……掌理宮室

伏波將軍（漢武帝以路博德爲之後漢以馬援爲之）中軍（……）戈船將軍（……）度遼將軍（漢明帝……以范明友爲之）積射將軍（……）建威將軍（……）征虜將軍（後漢光武建武中以祭遵爲之）武牙將軍（……）橫野將軍（後漢光武以王常爲之）鷹揚將軍（……）捕虜將軍（後漢光武以馬武爲之）破虜將軍（後漢末以孫堅爲之）討虜將軍（後漢末以孫權爲之）

蜀廣世為之軍的將軍之右班在武威魏武帝以于禁為之撫軍魏新置以司馬宣王為之又
之凌江後漢置以寧朔魏以王濬為之橫江吳以曾霸為之又
萬人中護軍雜號後漢獻帝置以之為漢吳會稽江昔伐
務護中護軍以武帝置以中堅後又置中堅將軍好下
其軍猶以職後置為之黑肩將軍與同
曰長倩公率中堅後又置黑冠服與
魏文帝黃初中置明帝以前將軍四云
梓樊少箕又為千門將軍列為之又屯騎官書
部牙門以女南王為之為將軍
為之蜀以陽嘉為之武官散也晉惠帝特置四

監軍 軍師祭酒 曹掾屬附

周代齊景公使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賈不時至，斬之，是其始也。漢武帝置監軍使者。光武以來歙監諸將。後漢末劉焉以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劉璋亦為監軍使者。魏、晉皆有之。魏時司馬文王征壽春，五營並監軍事。晉鍾會伐蜀，衛瓘為監軍，皆以宗持節監諸軍事。杜隗囂軍中嘗置軍師。隗囂聘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魏武帝又置師官四人。魏武帝為丞相，以荀攸為中軍師，又以為左軍師，鍾繇為前軍師，涼茂為右軍師；蜀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晉避景帝諱，改為軍司。凡諸軍使置之，以為常員，所以節量諸軍，亦監軍之職也。而太尉府司左右，故山公啟事曰：太尉軍司缺，當選上宰監，宜得宿有資重者也。宋、齊以來，此官頗廢。至梁大通四年，元法僧北討，復以羊侃為大軍司。後代多不置。至隋末，或以御史監軍事，大唐亦然。時有其職，非常官也。開元二十年後，並以中官為之，謂之監軍使。○軍師祭酒後漢建安三年曹公初置此官，理曹掾屬

後漢建安十九年，魏武令曰：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吾甚懼之。遂置此選明達法理者為之。

三署郎官敘

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皆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靈帝時，三署郎五千餘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故鄉校牧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第公府掾屬試博士者，亦充茲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曰戶郎。漢舊儀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唯議郎不在直中。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三公、左右諸將軍執板不拜，於諸卿無敬。三公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號曰山郎，謂以貲財為郎，故曰山郎，以用之不竭若山。或至歲不得休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楊惲字子幼為中郎將，罷山郎，其疾病休沐皆以法令，有過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莫不自勵，宮殿之內翕然同聲。其後遂以為常。後漢和帝永元元年，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此為真官。凡三署郎官二千並屬光祿勳。光祿選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後漢范滂字孟博，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者，望風解印綬去。

以其所舉奏免不得選議又上廉吏六人為長理劇陷缺多丞萬戶以上為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漢三署見郎七百餘人而能否混雜詐偽多端冒升為大縣掾上入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則宿衛出牧百姓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故郎官有上應列宿出宰百里之象焉今郎皆在太微之中列為郎星是以世人謂之三署郎蓋自秦漢以來郎官書郎之類皆名焉郎為尚書郎猶名失實以後二代故事通為尚書郎猶有郎中

舊有右騎光武中興悉省之後漢百官志以中郎將主之後漢明帝性褊察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又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是以難之

無有依以以其比一孔栄再晉議郎遷為太守許允山公啟事曰當郎選太守亦有郎中等官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

通典卷二十九　九

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並領三署郎從後漢之制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

中郎將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

五官後漢黃琬字子琰為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與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見遺京師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琬與光祿大夫劉矩等同心顯用志士故權富皆為謠傳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侍郎郎中並屬光祿勳漢衛宏漢舊儀曰郎中以上為中郎將不謂能右何也光祿勳

駱秦來並其淳謹又為武公將持節使烏孫司馬相如拜中郎將建節往使巴蜀以為寵又皮先生史功於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五官中郎將有大功又為建安十六年魏公子不為丞相位任已重國諸侯王上魏郎

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宋孝武大明中復置左右中郎將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掖禁今中郎將四十四員郎將六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為大唐亦置諸衛中郎將隋煬帝大業三年改太子名改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又改為郎將其後復舊名

虎賁中郎將

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若宿於外則守王閑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蓋以從行之時期以當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如虎之奔趨也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官插兩鶡尾鶡鳥之中果勁者也鬭至死乃止後漢虎賁中郎將服武冠插鶡尾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比有虎賁中郎將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皆父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為者後漢馬援孔融皆為虎賁中郎將魏尚書選相階字伯緒為虎賁中郎將選尚書選大唐無

通典卷二十九　十

四中郎將東西南北

東中郎將後漢靈帝以董卓為之南中郎將後漢獻帝以魏曹植為之西

中郎將（晉以□□□□桓□為之）北中郎將（後漢以□□陵侯曹彰為之寔）並後漢置江左彌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銀印青綬服同將軍後魏孝文太和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初從之後復上大唐至德多節度□□□使始其遺號）

雜中郎將

使匈奴中郎將（後漢主護南單于以張奐為之後魏天興四年□）平越中郎將（晉武帝置理廣州主護南越）司金中郎將（魏武王置）武衛中郎將（魏始以許褚為之）大唐無

折衝府（果毅別將等附）

○通典卷二十九　三二

隋初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領軍坊置以統戎卒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二將軍大業三年改驃騎府為鷹揚府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改車騎將軍為鷹揚副郎將（五年又以鷹揚副郎將為鷹擊郎將）九年別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大唐武德初猶有驃騎府及驃騎車騎將軍之制武德七年乃改驃騎為統軍車騎為別將貞觀十年復採隋折衝果毅郎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魏有折衝將軍後周有□□別將軍官其名因此）其府多因其地各自為名無鷹揚之號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及東宮率府各領兵滿一千二百人為上府（京城內府不滿此數亦同上府）千人為中府（兩畿及岐同華陝等五州所管府雖不滿此數亦同中府）八百人為下府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衛士以上總判府事）及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掌通判府事春秋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隋煬帝始置後又曰將□為）之別將一人（不判府事若無兵曹及上即知府事別將既改為果毅而府中有長史員署）一（唐三年廢長史置別將員後又兼置長史）長史一人（通判載初元年置）兵曹一人（判府事付事勾稽監印給紙筆）校尉六人（以下小吏各有差若旅帥以下唯人數置之）校凡府在赤縣為赤府在畿縣為畿府衛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備六馱馬（□初置八馱後改為六）米糧介冑戎器鍋幕貯之府

○通典卷二十九　三五

庫以備武事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于兵部以候徵發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免征□□迭）漸散年月新以逃死者不補天寶八年五月停折衝府（以無兵士可校之）十一年八月改諸衛士為武士

三都尉（奉車騎　駙馬奉朝請）

奉車駙馬騎三都尉並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李陵為騎都尉王莽更始時有都尉者作亂）□無員或以冠常侍或卿尹校尉左遷為之奉車掌御乘輿車（漢官三人）駙馬掌駙馬（駙馬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馬近也疾也）騎都尉本監羽林騎（漢官十人）文晉受為朝請（晉太后時門籍不得入朝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後漢並為光祿勳奉朝請無員本不為官漢東京罷省三

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亦以皇室外戚為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為晉王以參軍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為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而已諸尚公主者劉惔桓溫等皆為之宋武帝永初以來以朝請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齊奉朝請駙馬都尉及散騎給事中等官並集書省職朝散用衣冠之餘人數猥積武帝永明中奉朝請至六百餘人梁職儀曰凡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梁三都尉並無員秩其奉車駙馬皆武冠絳朝服銀章青綬梁陳駙馬皆尚公主者為之陳武帝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

留太守錢蒨生子岊及岊止卒武帝受禪性公主追封精养尚蒨主客詩誥議故加戢駙馬都尉弁贈岊官夷詔議曰吉工㳄下降从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乏車服不簪着从詩人之籍黄氏之初利侯尚主自斯以後齊嫫素疾簪馬邠尉買由貴武或以微洛功至武以加夾滅鷄是以籠妻劃馬寫一號魏淤以柔臣為常錐蓋明土難之重夜奴之輕若不加其倖叛吳可合蓋禾館吵以假學馬之位乃宗於皇女令公主早堯佐儼巳絕既無留數致競何須劃馬之接案當陽焼社元闕尚皆宜齊第一女尚陛宜公主留武錢林氏主已亡泰姬中追贈公主社君無後駙馬之號栄元帝玫新安穗公上早號大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亨遠近一例足以謀則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投令宜追贈亭侯將以痛議為眾蒨开善反岊音節後魏駙馬都尉亦為尚公主官雖位高卿尹而此職不去奉車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北齊駙馬與後魏同隋開皇三年罷奉朝請煬帝時奉車駙馬並廢大唐駙馬都尉從五品皆尚主者為之開元三年八月敕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魚袋天寶以前悉以儀容美麗者充選奉車都尉十五員掌馭副車不常置若大備陳設則以餘官攝行屬左右衛也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

職官十二

東宮官序

太子六傅（三太 三少）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丞 司直）

（主簿 司直） 太子庶子（左 右 舍人 司議郎 通事舍人 中舍人 諭德）

（贊善 正字） 崇文館學士（典膳郎 藥藏郎 先馬 文學 內直郎 校書 典設郎）

（宮門郎） 太子家令（丞 主簿 典倉署 司藏署 食官署） 太子

率更令（丞 主簿） 太子僕（丞 主簿 廄牧署） 左右衛率府（率 副率）

（以下官屬） 左右司禦率府 左右清道率府

左右監門率府 左右內率府 旅賁中郎將

太孫官屬

東宮官序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懌，悅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言養者積成長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相學將出入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漢班彪上書曰：昔成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皆正人，禮則也。）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保，慎其身者，謹安護之。）秦漢以下，始加置詹事、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illegible]）

（[illegible]）乃聽之。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闕廢，官司不具。（吳孫權置太子四友等官。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於是東宮號為多士。）晉初，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眾事。至咸寧元年，始置詹事以領宮事。宋孝武置東宮率更令等官。其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後周加置太子諫議員四人。至隋，置詹事，分東宮置門下坊、典書坊，（比古[illegible]）

典書坊以分統諸局。（比門下、內史二省。）門下坊有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帥等六局。典書坊有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領內坊。大唐置詹事府以統眾務，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龍朔二年，改門下坊為左春坊，典書坊為右春坊。咸亨初復舊。垂拱元年又改為之。）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錄事二人、左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崇文館校書郎八人，亦統六局。（六局之中，唯改齋帥為典設，餘局名與諸司同。其六局長官，唯司經置洗馬，宮門置大夫，餘各置監，以局名冠之，所職如其名。龍朔中改宮門大夫及諸監並為郎，為丞，舊制也。）右春坊置右庶子二人、中舍人二人、舍人四人、錄事二人、右諭德一人、右贊善大夫五人、通事舍人

八人兼領內坊內坊置典內二人掌閤內隨事諸坊置小吏各有差因隋制也

太子六傅三太三少

太子師保二傅殷周已有二傅爲太傅少傅以詩書幷謂太子之傅序焉以輔幽王所音以建乎列國秦亦有之孝公時商鞅以法教太子師傅是也漢高帝以叔孫通爲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後亦有少傅叔孫通爲太子太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終使滅祀今太子仁孝陛下欲廢適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上曰公罷吾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又高帝東征留太子監關中兵謂張良曰子房雖病強臥而傅太子時叔孫通爲太傅良行少傅事又太子四皓以通爲太子太傅良行少傅事後太子廢因四皓不得免良爲少傅分東宮畢太子竟立呂后德之賜田宅爲太師傅又爲太子翁爲太子太傅皆免冠以少傅事太子受門外百姓數日賀安二大夫物以請使伯以太子少傅

其翁弄監護太子宗曰太子嗣若帝友少大下英後不宜閣親太子之嫡剖若見臣所以爲太傅官也又太子傅以何之傅以太子所受元尚書之又夏氏親外大師傅之所太子傅以大臣太子傅爲成內治並爲大傅又臣衛王崩並臨少傅故以太傅

通典卷三十

三五

後漢太傅禮如師不領官屬而少傅主太子官屬百官志曰武帝立太子

可傳太子曰今擧從承建皆言太子勇金吾陰議傳士張秋曰今陛下立太子爲天下則宜選天下賢才以爲太子傅今太子乃選士陰識氏子孫則天下人聞之爲天下所輕也乃拜張氏爲太子少傅又明帝拜太子以太子爲諸侯王相名臣爲太子太傅以漢魏故事太子於二

傳執弟子禮皆爲書不曰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吳韓綜爲太子少傅又孫綜爲太子少傅

晉太始三年武帝始建置東宮各置一人尚未置官屬事無大小皆由二傅少傅立草太傅書省以爲儀訓山有功曹主簿五官

與後漢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武帝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康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楊珧爲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爲衛將軍領少傅復省詹事逮崇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役如舊二傅皆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晉令曰太子太保假印青綬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代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五十人其後不交田者食俸

通典卷三十

四

一年又給赤車各一乘及愍懷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晉言東宮舊制太子朔望二日以備要用愍傅太子位朔二月以供覽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爲太宰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官屬傳各有錄口晉二人三六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二或四或六度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晉孝懷王太子爲大傅時書始奉詔有司奏天子三朝會臣一以皇太子率天下宜同三朝之制元帝以又晉文王太子稱太傅並宜少傅于太子之傅又領少傅傳任敘山太傅太子少傅又領太傅加于兵百之計文之府山公尚書事可以太子周保傳令不可太子每朝形之任兼重於此可議又都宮與閒議此宋有太傅少傅各一人其保傅並銀章青綬與宋同武帝時以王儉爲少傅猶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從少傅以宮臣之

學梁太傅位視尚書令，少傅視左僕射。（陳官受錄曰三少傅班左同三太也。）陳因之。自宋以下，唯有傅而無師保。後魏
太師、太傅、太保，謂之東宮三太；少師、少傅、少保，謂之
東宮三少。（孝明在東宮，宣武皇帝欲以崔光為太子少師傅，光固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宮臣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北齊皆有之。出則
三師在前，三少在後。後周不置。隋與北齊同。大唐六
傅不必備，唯其人。太子出則乘輅，備儀以為後從。貞
觀中，太宗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
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讓前；書前名惶恐，後名
惶恐再拜。（先天元年十二月，詔東宮三師三少宜闕，府置令丞各一人，隸詹事府。罷。）

太子賓客

漢高帝時有四人，年老，以上嫚侮，逃匿山中，義不為
漢臣，謂之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高帝不能致。及將
廢太子，太子迎四人至，侍從太子，鬚眉皓白，衣冠甚
偉。高帝既見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太子由是不廢。至
武帝又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晉元康元年，愍
懷太子始之東宮，惠帝詔曰：「遹幼蒙，今出正東宮，雖
賴師傅羣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長益
者。」太保衛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楊
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各
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五人更往來，與太子習
數，備賓友也。其時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皆選文
學之上，以侍衛皇儲。後無聞。大唐顯慶元年正月，以
太子太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
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並為皇太子賓客，遂
為官員，定置四人，掌調護侍從規諫。凡太子有賓客
之事，則為上齒。蓋取象於四皓焉。齒位閑重，其流不
雜。（天寶中，賀知章自太子賓客授道士還鄉，捨宅為觀，玄宗親詩贈別，時論榮之。）

太子詹事

詹事，秦官。（應劭曰：詹，省也，給也。）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漢官曰：詹事，位在長秋上，亦官者主中宮。後漢志曰：初，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職，并大長秋。長秋，皇后當駕出，則中謁中官者一人使權領詹事奉引，從出，謁官者諸校尚書選雅吏一人兼引，此皆皇后詹事也。）漢時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皆屬

二傅。其太子家令、率更令、家丞、僕、中盾、衛率等官並
屬詹事。（竇嬰字王孫，孝景時為詹事。梁孝王景帝弟，太后愛之。酒酣，上曰：千秋萬歲後傳梁王。太后歡。嬰引酒進上曰：天下者，高帝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
漢省詹事，而太子官屬少傅。魏復置詹事，領東宮
衆務。晉初不置，至咸寧元年復置，以掌宮事。（事具六傅篇。）及
永康中，後不置。自大安以來，又置。終孝懷之代。晉職
擬尚書令，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子、洗馬、舍人等官，
銀印青綬，介幘，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卞壼為詹事，時稱切直忠於事。）
宋與晉同。齊置府，領官屬。（沈文季為太子詹事。）梁、陳任總宮朝。後魏有太子左右詹事。北齊東
宮衆事無大小皆統之，領三寺、二坊及左右衛、後屬

置太子宮正宮尹隋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之大唐置詹事府詹事一人掌內外眾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置少詹事一人以貳之龍朔二年改詹事府為端尹府詹事為端尹少詹事為少尹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又改詹事為宮尹少詹事為少尹神龍初復舊○丞秦官漢因之後漢省魏晉詹事隨事省置至晉太康中詹事特置丞一人掌文書關通六傅過江多用員外郎遷尚書郎宋齊因之梁陳制一梁冠皁朝服銅印墨綬後魏北齊並有之後魏楊昱字元略為詹事丞孝明為太子尚在懷抱其所出入唯乳母而已不令宮僚聞知昱諫曰太子動止宜令翼從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乃詔曰令自此以後非朕手敕勿令兒出宮宮臣在直從至萬歲門隋初置一人大唐置

二人掌文武官簿及朝集假使分判府事○主簿一人晉始置自後歷代皆有大唐因之掌付事勾稽監印給筆司直二人大唐龍朔二年置桂坊比御史臺置令一人比大夫司直二人比侍御史掌彈劾宮府寮其後廢桂坊以司直隸詹事府

太子庶子中允 舍人 司議郎 通事舍人 中舍人 諭德

贊善 文學 崇文 校書 館學士 正字 洗馬 典膳

藥藏 典設 內直 宮門 等郎

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周官諸子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員宋志云置中庶子前人郎楊上疏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而荊軻入關則秦官明矣漢因之有庶子員五人史冊王商歐陽地餘並為中庶子王莽改曰中尚翼子後漢員五人職如侍中而庶子無員職如三署中郎比庶子主宮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任其為親近之官吳張溫言於孫權曰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選由是以顧譚為之晉中庶子庶子各四員職比散騎常侍及中書監令皆以俊茂者為之或以郡守襄山公啟事曰中庶子缺宜侍俊茂者以清除劉儼為陽太守石崇承選晉書曰舒毀為中庶子朝廷以為太子官屬宜綱陪臣默上言于太子體皇室之尊無私於天下宜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又詔嶠為中庶子書侍臣稱高見補益又王相啟以摘諫為中庶子曰若釋東宮之選中庶子總管門下左不可不得其才其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與晉同武冠平巾幘絳

朝服元嘉初詔二率曰庶子隨太子入直上宮十四年又詔選直東宮是為其庶子用人卑雜梁天監七年詔革選廿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徒從事中郎為之凡中庶子四人以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陳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與夫功高通事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冠服並同前代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中庶子庶子官北齊門下坊中庶子四人領之典書坊庶子四人領之隋分為左右庶子各二人分統門下典書二坊事劉行本為左庶子後為太子勇廢文帝曰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大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龍朔二

年改左右庶子爲左右中護咸亨初復舊左擬侍中而右擬中書令（龍朔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書啟有制式近代以來列名曰牒以別貴賤今凡庶分判事之書皇太子並宜盡令右庶子署以下皆名官本行書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等書不在此限于志寧爲太子右庶子撰諫苑二十卷以進于太子太子名承乾）中允司議郎詔經洗馬文學校書正字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等局郎各崇文館並屬右春坊中舍人舍人通事舍人並屬左春坊其諭德贊善亦左右分隸焉○中允後漢太子官屬有之職任中庶子下洗馬上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使僕及中允朝朝請問起居其後無聞宋齊有中舍人即其職也大唐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爲中允置二員其後復置中舍人龍朔

二年又改中允爲左贊善大夫咸亨元年復爲中允而左贊善仍置焉中允掌侍從禮儀駁正啓奏并監藥及通判坊局事若庶子闕則監封題職擬黃門侍郎永徽二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爲內允太子遜位而官復舊○司議郎大唐貞觀五年皇太子上表請置史職用司儀誠乃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精選名士以居之龍朔中分爲左右以左司議郎替司議郎以右司議郎替舍人咸亨初復舊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并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職擬給事中○中舍人晉咸寧初置中舍人四人以舍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任中庶子下洗馬上（晉既雲爲中舍人）凡奏事文書皆綜典之監和嘗藥月檢奏並臣名更直五日與文疏如中書郎宋亦四人齊有一人梁時功高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曰內舍人四員屬門下坊煬帝減二人大唐中舍人二員掌侍從令書奏疏通判坊事擬中書侍郎永徽二年以皇太子諱忠改爲內舍人太子遜位而官復舊或謂之太子中書舍人（孝和實錄曰王友貞太子中書舍人）○舍人秦官也漢因之比郎中選良家子孫爲之（漢光武時鄭當爲太子舍人）後漢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凡帝初即位太有太子太子官屬皆罷唯舍人不省屬少府魏因之晉有十六人職比散騎中

書侍郎從駕則正從次直守如出則次直從（晉王以給名門超爲太子舍人又宗廣岳孫綜榮夏侯湛並爲之元帝大興元年以人子男廣寘爲舍人太子奏曰男甥當崇敬不欲降節凡之號爲侍臣詔乃韓胤爲常侍山公啓事門太子舍人夏侯湛有盛才而不長理人有盎臺閣）宋有四人齊有一人梁有十六人掌文記（梁劉杳字仕深爲舍人及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多他名對特留杳焉）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之北齊典書坊置二十人隋典書坊有八人煬帝改爲管記舍人減四員大唐復爲太子舍人四人掌侍從表啓宣行令旨分判坊事龍朔二年改爲右司議郎咸亨元年復舊○通事舍人齊中庶子屬官有通事守舍人庶子下又有內典書通事舍人二人掌宣傳令旨內外啓奏梁亦有之視南臺御史多以餘裝

職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通事舍人八人至隋亦有之煬帝改為宣令舍人八員大唐復為通事舍人亦有八員掌引導辭見承旨勞問○左右諭德龍朔三年初置太子左右諭德各一員掌侍從贊諭職比常侍○左右贊善大夫龍朔二年初置左贊善大夫替中允置右贊善大夫替中舍人咸亨元年中允舍人復舊而贊善大夫別自為官左右各五人皆掌侍從翊贊比諫議大夫○崇文館學士魏文帝始置崇文觀以王肅為祭酒其後無聞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員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生屬左春坊龍朔二年改司經局為桂坊管崇賢館而罷隸左春坊兼

置文學四員司直一員司直正七品上職為東宮之憲司府門比何以象御史臺也其後省桂坊而崇賢又屬左春坊後而王賢為皇太子避其名改為崇文館其學士例與弘文館同○洗馬秦官漢亦曰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曰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先或作洗又按漢書汲黯及姊子司馬安為太子洗馬又漢巧舊官仕至九卿後漢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在前驅導威儀也漢選郎中補安帝時太子謁廟洗馬官冠非乘從時者小冠魏因之晉有八人職如謁者舍郎進賢一梁冠黑介幘絳朝服掌圖籍釋奠講經員掌其事餘與後漢同晉江統為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統以五事諫之又陸機劉或並為洗馬又衛玠為洗馬傳宋與晉同齊置一人

梁有典經局又置八人掌文翰尤為清選皆取甲族有才名者為之位視通直郎如梁庾肩吾陵拜洗馬舍人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名者時於陵周捨並以清流湖帝曰宮以人門胄當服於甲族職論美之陳因之北齊典經坊洗馬二人隋曰司經局置洗馬四人煬帝減二人大唐司經局洗馬二人龍朔二年改洗馬為司經大夫三年改司經局為桂坊局置桂坊一云改司經司經大夫通判坊事隸左春坊咸亨初復舊掌侍奉及經史圖籍判局事○文學漢時郡及王國並有文學而東宮無聞魏武置太子文學漢圖為相以司馬昌至為文學將甚為世子所親信自後並無至後周建德三年太子文學十人後省龍朔三年置太子文學四

員屬桂坊桂坊廢而屬司經開元中定制為二員掌侍奉分掌四部書判書坊事○校書宋孝建中洗馬有校書吏四人自後無聞北齊有太子校書隋太子校書有六人大唐四人掌讎校經籍舊無學士弘文崇文二館署書校開元六年省讎校置校書弘文四員崇文二員○正字隋太子正字二員煬帝改為正書大唐復為正字亦置二人掌刊正文字○典膳郎漢魏以來並有太子食官局至北齊門下坊始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大唐典膳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進膳嘗食之事丞貳之乾封元年皇太子令在內不出典膳丞邢文偉請減膳上啟曰竊見禮大戴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則死之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

亂其此之近代以來永甚談議不常後見三朝之後良內人偶語句由膝律璽管侵哨哲文明者乎令文雖關官宰當軸臨丞備所可不敢過死誣守備經凝尹賊黜其丹右史闕宰臣進二三數人爲宗日邪文俾嫌我兄不讀書不肯與肉實此人祗直可用遂拜焉○藥藏郎北齊門下坊
領藥藏局有監丞各二人侍藥四人隋如北齊之制
大唐藥藏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和劑醫藥之事
丞貳之○內直郎齊有太子內直局內直兵史二
人梁有直內主璽主衣扶侍等各置有司以丞其
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領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
監一人隋如北齊制大唐內直局有郎二人丞二人
掌符璽繖扇几案衣服之事丞貳之○典設郎南齊
置帳局齋庫丞一人梁齊內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

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齋帥局有太子齋帥內閣帥
各二人隋如北齊齋帥大唐典設局有郎四人掌凡大
祭祀湯沐灑掃鋪陳之事○宮門郎秦有太子門大
夫漢因之員二人漢官儀曰門大夫選四府掾屬職比郎將漢官曰安華
射太子講朝大夫乘從冠兩梁六魏因之晉太子門大夫准公車令
掌通牋表及宮門禁防宋因之梁代祠謁者僕射陳
因之北齊謂之門大夫坊并統伶官隋煬帝改門大
夫爲宮門監大唐初爲宮門大夫令門宮句有監郎
二人丞二人郎掌東宮殿門管鑰及啟閉之事丞貳
之

太子家令 丞與舍人錄事 主簿 食官署

家令秦官屬詹事服虔曰太子家敗曰家令稱漢因之有丞秩見爲太
家令以奇術得幸太子太子家號爲智囊鼂錯爲太子家令主倉穀飲食職似
司農少府漢代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後漢
則屬少傅主食穀飲食職因之晉又兼主刑獄穀貨
飲食職比廷尉司農少府其家令率更令及僕爲太
子三卿太康八年進品與中庶子二率同自漢晉
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
朝服主內菌稀床几諸官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錢
庫內鹽米車牛刑獄齊因之自宋齊以來清流者不
爲之沈約爲齊文惠太子家令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三卿陵替
乃詔妙選家令視常侍黃門陳因之後魏亦曰三卿

北齊家令有功曹主簿領食官典倉司藏等三署及
領內坊令丞隋掌刑法食膳倉庫奴婢等煬帝改爲
司府令大唐復爲家令寺置家令一人唯不主刑法
餘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家令寺爲宮府寺家令爲宮
府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二人主簿一人領食官署典
倉署司藏署署令各一人丞各二人○丞漢家令有
丞後無聞宋書云家令丞一人晉置宋齊以後並有
之後周無隋家令丞二人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爲
宮府丞咸亨元年復舊掌判寺事○主簿晉家令有
主簿宋齊因之自後無北齊家令有主簿員隋亦
大唐因之掌印并及勾稽○食官署令丞漢齊書有

官有食官令長丞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飲食晉太
子食官令職如太官令宋則屬中庶子齊則局管事
掌厨膳之事梁食官局屬庶子陳因之後魏亦有北
齊有食官令丞又別領器局酒局二丞隋家令寺統
食官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大唐因之掌飲膳之事○
典倉署令後漢太子倉令屬少傅主倉穀魏以下無
聞後魏有之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典倉署又
別領園丞隋家令寺統典倉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大
唐因之掌穀藏出納及醯醢庶羞之事○司藏署令
晉家令有主物吏四人梁有錫賜庫局丞庶子又有
東宮衛庫丞北齊家令寺領司藏署令丞司藏又別

領仗庫與作二局丞隋家令統司藏署令一人丞二
人大唐因之掌藏庫財貨營繕之事

太子率更令　丞　主簿

率更令秦官顏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因之有丞主簿庶子
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而屬詹事後漢因之後屬少
傅魏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
尉而屬詹事宋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梁
陳後魏並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衛禁防漏刻鍾
鼓亦屬詹事隋掌伎樂漏刻有令丞錄事各一人大
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龍朔二年改率更
寺爲司更寺改令爲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
人○丞後漢率更置丞一人歷代悉有唯後周無大
唐因隋掌判禮樂刑罰之事○主簿晉置一人宋無
齊有之自　無聞北齊隋又有之大唐因之掌印及
勾舉

太子僕　丞　廄牧署　主簿

僕秦官漢因之又有長丞主車馬有太子廄長一人亦主車馬後
漢因之而屬少傅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其非太
子朝日即令中允入問起居魏因之晉主輿馬兼主
親族如太僕宗正從駕乘安車次家令而屬詹事宋
齊並有之梁視黃門郎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詹事
領僕寺置令丞功曹主簿領廄牧署令隋僕寺置僕

一人掌皇族親疏車輿騎乘領廄牧署令大唐因之
加掌儀仗喪葬而不掌親族龍朔二年改僕寺爲馭
僕寺改僕爲大夫咸亨初復舊丞主簿各一人統廄
牧署○丞梁有之陳因之後魏北齊隋並有之大唐
因之○主簿晉置宋無齊有之梁陳後魏無北齊隋
皆有之大唐因之○廄牧署令丞漢有太子廄長丞
屬詹事後漢亦有而屬少傅主車馬魏晉因之齊東
宮諸有內廄局外廄局皆有丞梁陳因之後魏有之
北齊則曰廄牧署令丞車輿局丞隋僕寺統廄牧署
令丞大唐因之掌車馬閑廄牧畜之事

左右衛率府　副率以下官

衛率府秦官漢因之屬詹事後漢主門衛徼循衛士而屬少傅魏因之晉武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太始五年分為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衛率（晉志曰太子出則前衛率導在前後衛率在後左右二衛率夾輿衣虎賁與帝後衛並從息皮外並警執刀其服並視右衛將軍山公路事曰太子左率缺侍備威重宜將其才無東宮賊湯太守石崇篤有文武河東太守應詹并貞亮信義皆其選也劉卞爲集太子左率知賈后害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入朝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能賈后報聞遷卞爲雍州刺史卞恐終害乃服藥卒）成都王穎為太弟又置中衛率是為五率及江左省前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宋亦置左右二率（齊沈約為太子右衛率又徐勉學自吏部尚書轉領太子右衛率）

（閣事多以委之沈文學亦皆為此官）梁二率視御史中丞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左率領七營右率領四營陳有二率後魏曰左右衛率北齊謂之左右衛坊率後周東宮有司戎司武司衛等官隋曰左右衛率兼有副率二人（文帝以太子勇預相時政欲動宮官之資故以大臣領其兵蘇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衛率尚書如故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乃出為浙州刺史）煬帝改左右衛率為左右侍率兼置副率二人大唐謂左右衛率府龍朔二年改其府為左右典戎衛咸亨元年復舊置率各一人領兵宿衛督攝隊伍總判府事（開元中嘗為中書令行右衛率事兼兵部尚書）副率二人（掌貳率事）長史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通判自長史以下胄曹以上諸率府並同○錄事參軍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勾稽監印○倉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官員假使儀式醫藥膳羞田園公廨過所醫藥等事○兵曹參軍各一人隋置大唐因之掌府內武官以上名帳差科及公私馬驢等○胄曹參軍各一人隋置為鎧曹大唐長安中改為胄曹參軍神龍初復為鎧曹太極中復為胄曹參軍掌器仗公廨營造罰謫長史以下官局所領職務諸率府並同○親府勳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梁左右衛率共領十一營二率各領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北齊左右衛坊率各領騎官備身員外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隋左右衛率下直閤四人直殿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大唐則（親勳翊謂之三府）三府各置中郎將左右郎將各一人（大唐置錄事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司禦率府

隋文帝置左右宗衛其官制如左右衛各掌以皇族侍衛煬帝改為左右侍率大唐復為左右宗衛景雲二年復為率府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司禦衛後改為率府焉神龍初復為宗衛景雲二年復為司禦率府置率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率同（副率以下職同）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及倉兵胄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清道率府

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察非

以下如左右衛煬帝改門府為左右虞候府置副率二人大唐為左右虞候率府職擬左右金吾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清道衛神龍初復舊又為虞候率府開元初為清道率府各置率一人掌斥候道路先驅後殿伺察姦非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監門率府

隋左右監門率各置一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為監門將軍大唐復為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崇掖衛咸亨初復舊垂拱中改為鶴禁衛神龍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門禁衛副率二人長史錄事參軍及兵胄二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內率府

隋置左右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以上（并領千牛以下與千牛司等）禁內侍衛供奉兵仗大唐為左右內率府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奉裕衛咸亨初復舊各置率一人掌侍衛左右供奉兵仗副率長史錄事參軍及兵曹各一人千牛各十六人掌執細刀弓箭宿衛侍從備身各二十人掌宿衛侍從龍朔二年改太子左右千牛備身為太子左右奉裕尋復舊

太子旅賁中郎將

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武賁中郎將宋初置太子旅賁督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唐諸率府初有中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其郎將以為翊軍後或改或省

太孫官屬

大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將置府寮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以愍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一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便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若求載籍未有前例

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樂皆不失上下之序不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繼天皇統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錄以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為疑竟不補授而止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一

職官十三 王侯

法古者多封國之制（魏曹元首六代論晉陸士衡五等論皆言封建之制）是今者賢郡縣之理（貞觀中朝議封建李伯藥盛陳不可馬周繼言之遂止）雖備徵利病而終莫究詳嘗試論之曰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疆建萬國誠則肇於軒后方有可稱不應創擇萬人守令分宰蓋因其豪家而伏卽其地而名國或循公舊政簡朴不傳或墳籍散亡建茲復紀塗山之會亦云萬數夏祚經四百已喪七千殷氏六百年間又損千二百矣爰及周赧八百餘紀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始皇蕩定天下一家歷載千九百并萬而爲一

衆暴寡且無虛月大滅小未嘗暫寧迭尋干戈矜人塗炭秦覩其弊不復建侯纔及嗣君天下怨潰漢祖矯枉並建勳親旋則韓彭趙酈續有吳楚逆亂武昭之後制許推恩分人爲差但食租稅王莽階緣后族克成篡奪諸劉微弱勢同編甿光武遠懲大封優全勞舊鄧寇耿賈國止四縣二漢所立列郡不殊中有僞新乃如弁沈雖無塗山萬國享祚侔於夏氏曹魏前鑒藩戚未幾覆亡晉室分兵八王致亂猶東（晉以魏公族微弱神器易奪故委以諸王兵未幾遂相攻以後亡天下所以封建諸王過任其強敵遠之）劉宋改更舊制國吏不得稱臣（閣君不得稱臣以年代多所更制屬吏以下於宗本）也自茲以還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勢莫能遵天下公

民樹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則安所致寡則危所由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唐虞之前紀籍簡略人戶損益不可復知夏氏以來載籍所備漢有千二百餘萬戶東漢有千餘萬戶隋及大唐皆有九百餘萬戶三代較理亦莫比焉編籍之後尚猶則掌）若以爲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誠宜政在列郡然則主祀或促矣若以爲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誠宜政在列國然則主祀可永矣主祀雖永乃人鮮主祀雖促則人繁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損益之理較然可知矣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固在度其爲患之長短耳政在列國也其初有維城盤石之固其末有下堂中肩之辱遠則萬國屠滅近則崤峭戰爭所謂其

患也長（夏殷周三代諸國相滅魏晉崤峭六十餘年東晉方一宋齊之後天下分裂三百餘載江左）乃政在列郡也其初乃四海一家之盛其末有土崩瓦解之虞高光及于國初戡定之勳易集所謂其患也短（自秦二世元年陳勝首起兵亂至漢高平項羽凡八年天下定自王莽末兵起至光武建武十二年平公孫述凡十二年兵亂自隋文大業十一年已後盜起至國家武德七年凡十年而干戈息矣）豈非已然之證歟夫君尊則理安臣強則亂危（管子曰君尊國安君卑其國危）是故李斯相秦堅執罷侯置守其後立議者以秦祚促遂爾歸非向使胡亥不嗣趙高不用閻佞不發酷法不施百姓未至離心陳項何由興亂自昔建侯多舊國也周立藩屏唯數十焉餘皆先封不廢其爵（楚滅六國魯繼文仲數已亡）

堅生于唐虞之際封立國邑不應殷周之時略微一二是公習也諒無擇其利遂建諸國懼其害不立郡縣故曰事皆相因斯之謂矣帝至于三王相習建國之制當時未先知封建則理郡縣則亂而後人覩秦漢一家天下分制列郡有則淸叛變篡之禍便以爲先王建萬國之時本防其崩移圖其業貞其分樂同憂爵利共害之慮乃將後事以酌前旨豈非強爲之說乎覽曹陸者論誠謂文高理明不本爲人樹君不稽丞郡損益觀李馬陳諫乃稱冥數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關政理否臧故曰終莫究詳斯之謂矣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幹強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長遠爲理之道其在茲乎

歷代王侯封爵 公主附 官爵附

昔黃帝方行天下分建萬國至于唐虞別爲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虞書所謂輯五瑞脩五玉是其制也五瑞即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五玉亦五等諸侯贄之玉也夏與唐虞同殷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鄭玄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爲附庸之其小者皆益之地爲百里是以周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雖天子畿內不增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之初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封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並因商制至周公居攝制禮作樂列爵分土皆五等爲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凡諸侯世子世國以繼世象賢大夫不世爵使人以德爵以功謂畿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避賢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又受爵國內國之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上大夫曰卿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周天子之如王然皆下等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士石一等公國孤一人孔安國書曰公之鄭玄注禮云公之孤四命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監方伯之國國三人是爲三監使佐方伯領諸侯此監也其之校規諸家之卿其爵視大國之君其孤方伯之差牧國凡有之故儀禮燕禮云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正議曰言諸者通客三監侍爲公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左傳曰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天子之二守國高皆也明國高是天子之命卿也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玄云爲

也正義曰此謂夏殷也夏之大國百公侯也餘大周謂公也依周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
兼宗伯立司空兼司寇也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三卿也以此推之則知然
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按崔氏云魯已有孟叔季三卿為政而更有臧氏及孔子並為司寇則皆小司
寇也每國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
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國公長有四命孤一人其卿三命大夫再命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
再命其大夫命其士不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
之卿與大夫一命不言次國若以大國之下互明之也此卿命則與大夫皆同周禮公
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
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者
然會之序也其位爵同小國在下爵異故在上耳至于周衰諸侯失制號令

自已其名不一於是正卿當國謂之相而楚謂之令
尹其他異同難悉數矣孫卿子曰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
博位滋尊而禮愈恭史記曰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
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
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王許之居半
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故三得相而
不喜知其才自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
而子曰蕩伯已為相子貢問何以理為曰不理之理
又曰子產為鄭國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
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
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又孔子攝行魯相
事有喜色乃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
月粥羔豚者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
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又公儀休
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
得與民下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
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逐出
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
夫女工安所售其貨乎○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

二十徹侯後漢志曰徹侯金印紫綬大者食縣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武帝
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十九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荀綽百官
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為號曰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
限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又有倫侯建成侯趙亥武
信侯馮毋擇是也但有封名而無食邑十八大庶長劉昭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
將軍也將庶人更卒故以為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也十七駟車庶
長言乘駟馬之車而為眾庶之長十六大良造言皆主上造之士十五少上
造十四右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事十三中更十二左更十一
右庶長言為眾列之長十左庶長九五大夫大夫之尊者也劉昭曰自公士
至大夫皆軍吏也八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也民爵不過公乘過者得貫與子若
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尊者七公大夫與下同六官大夫示加籍官尊者

也亦謂之國大夫五大夫列位從大夫四不更言不預更卒之事三簪褭
以紐言馬曰褭簪褭者於飾此焉二上造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一公士言自爵命
與於上孝對相占守之有爵為七者也戰國之戰
秦頃之闕襲謂相宮有加陽邑君者蓋安其位號支
空受其爵耳山閭娶為請郭君白起為武安君理君
求為華陽君泰陽王家為程陽君及為陵泰亭爲
閈成君其後頃景為武信君陳餘為成安君李牟車
爲廣試君之類是也至漢尤多盍在封齊之外爲加
美號也○漢興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
其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者謂之
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
小者五六百戶以後浸降古分土而無分民自漢始
分民而諸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其諸侯功德
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特進其位在三公下其次

列侯有功德天子命為諸侯者謂之朝侯位次九卿下其
以冕文衣作祠郊廟則稱侍祠侯但侍祠而無朝位次
非朝侯侍祠而以下七小國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
子孫或奉先侯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
諸侯凡諸侯王皆金璽盭綬（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王金印黃金橐駝紐文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赤地綬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某侯之印紫綬）掌治
其國王常冠遠遊冠綬五采而多采自稱曰寡人教
曰令凡諸侯王官其傅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
大夫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漢朝漢朝惟置丞
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及七國作亂之後景
帝懲之遂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
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
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而
王國如故貟職皆不得自置又令諸王得推恩封子
弟為列侯於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
分為三又令諸侯十月獻酎金不如法者國除其縣
邑皆別屬他郡千戶置家丞不欲者聽之作左官之
律附益之法自後諸侯王唯得衣食租稅至成帝綏
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
（參職是後中尉爭權與王相奏常不和）大傅但曰傅（史記梁孝王事帝毋將竇太后少子）
（築東苑方三百餘里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擬於天子出蹕入警招）
（延四方豪傑山東遊士莫不至焉又曰河間獻王景帝子也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

遐漢初論功封列侯者凡百四十有三人（外戚恩澤）
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凡列侯金印紫綬大者食縣小
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凡皇帝之女為公主皆
列侯尚之（周制王姬下嫁於諸侯[illegible]公者諸侯之尊稱故謂[illegible]）王國有
（上疏曰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illegible]臨尊者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位）
[illegible]
內史（民治）國中尉（掌武事）郎中
令[illegible]文學（宋志云前漢王國已置文學）王大司
農衛士長太倉長（齊太倉長淳于意為之）列侯國亦有相（改所食國令長為之）
（漢初侯王有丞相[illegible]燕王盧綰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景[illegible]）
王國同公主有家令門尉其有賜重封者餘皆與[illegible]
（臣瓚曰[illegible]）成帝鴻嘉三年詔七大夫以上
皆令食邑（邑秦本制大夫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即公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
其身及戶勿事（一戶之內皆不徭賦）是歲又令吏民得買爵賈
級千錢（賈讀曰價）○後漢爵亦二等皇子封王其郡為國
其侯列雖鄧寇元勳所食不過四縣為侯國舊制列
侯奉朝請在長安者皆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
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
位侍祠侯次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子孫或奉墳

塋亦為假諸侯漢官儀曰皇后父兄弟爲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故章帝啓馬太后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其功臣四姓爵朝侯侍祠侯皆在卿校下明帝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胡廣曰諸侯受封皆受茅土歸立社稷本朝爲宮室自有制度至於列侯歸國者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貴高卑別庶以守其寵罪侯歸國不得臣吏民後漢書曰張安世自昭帝時封爲富平侯傳國至八代孫吉無嗣國除經凡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此爲比歷至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為費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二十年曹公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初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女皆封

鄉亭翁主儀服同鄉亭侯漢諸王女亦謂之翁主漢書齊厲王姊爲紀翁主以紀氏所生因以爲號宣帝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琊孝王京女為縣公主其後漢安帝姊妹亦封為長公主同之皇女蔡邕獨斷曰漢帝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于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永初元年鄧太后封清河孝王慶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分食邑俸王國有傅如師不臣一千石相秩二千石才職字子弟爲曾相行縣三老既總學官處士皆樂牛馬隨從所須爭傳帳詩經患爲市朝乘萬車以青宮闕表內史如郡丞中尉郎中令掌二大夫郎中名衛官如光祿勳僕主車馬持書奉使至京郎謁者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郎中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隨亦率減列侯國置相其秩各如本縣

主治戶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于侯以戶數爲限其官隨國大小為增減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此丞臣也使理家事不滿千戶則不置家丞舊置行人洗馬門大夫等官又悉省諸公主各置家令一人東觀書曰其主薨無子置傅一人守其家○魏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庶子為鄉侯公之庶子為亭伯其後定制凡國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又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自關內侯皆不食租虛封爵自魏始而有保傅相常侍侍郎郎中令中尉大農文學友謁者大夫諸雜

署令丞○公主有家令僕丞行夜督郵○王太妃有家令僕丞○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晉令曰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中關內外等侯之爵唯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武帝受禪之初太始元年封建子弟為王二十餘人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

大三千人邑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初雖有封國而王公皆在京師咸寧三年詔徙諸王公皆歸國時楊珧荀勗以齊王攸有時名懼惠帝有後難乃追故司空裴秀立封建之旨遂詔王公悉令歸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其餘為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戶又為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置一軍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于時唯特增魯國公戶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為郡公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又南宮王承隨王邁各於泰始中封為縣王邑千戶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為三千戶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為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國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戶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之孫亦罷下軍其餘仍以一軍為常大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

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國大國置守士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既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凡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為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晉齊王攸國上長史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又當時王家人衣食者出御府攸乃表租秩足自供遂求絕之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莅國其王公侯以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泰始故事凡王金印龜紐纁朱綬遠遊三梁冠絳紗朝服佩山玄王開國郡公縣公金章皂朱綬郡侯青朱綬同進賢二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開國縣侯伯子男金章朱墨綬冠王亦同初武帝踐祚封宣帝孫亦為東莞郡王始置二卿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諸侯並三分食一○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始置九分食一元帝以西陽王羕屬尊元會特詔設牀帳帝以羕皇室元老特為之拜成帝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王國有傅傅即師也景帝諱故曰傅初置師亦曰師之後山公啓事曰王傅為燕王師友武帝初置一人蓋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典書令丞掌國教令職官錄曰漢制本曰尚書改為治書國諱又改為典書至晉武置典書令文學一人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左右常侍大國各二人次國一人掌贊相禮儀各內史改太守為內史又晉書曰改國相為內史將軍大國上中下三將軍次國上下二將軍各一人小國上軍而已典祠典衛學官令治書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謁者中大夫舍人典府等其後省相及僕省郎中

置侍郎一人（初晉武帝輔魏政阮籍嘗言於帝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拜為東平太守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通法令清簡旬日而還也）公侯以下各屬官（晉書曰詔以壽光公鄭沖及朗陵公何曾置郎中令又曰元帝初渡江為晉王位諸參佐東）減（郡尉掾屬者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宋氏一用晉制唯大小國皆有三軍自明帝以後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為大郡邊守置佐史者又不置長史餘則同矣凡王子為侯者食邑皆千戶諸王世子皆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佩山玄玉初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服章未得南向坐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障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但馬不得過二諸侯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隊（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塗（封綬）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侯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並不得內讓詔可○王國有師（改傅為之）傅曰內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同（孔覬字思遠為江夏內史好酒醉而明曉政事醒日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又有辭記宰參軍凡之要須通才敏思性情尤為者為之）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武帝建中始革此制不得追敬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而已（劉邕嗣封南康侯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國相素輕邕後俱元會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勸一盃酒乎歆之效孫皓歌答之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公主有傅令傅令不得朱服（不得朱服亦江夏王所奏）○齊封爵史闕（竟

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自永明中宗室士人盛為文章談議皆湊其西邸）○王國有師（王琨為武陵王師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之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者何容復奪之遂不果其事）諮議（張欣泰字景山歷臨海豫章郡暨安三王府諸議嘉三王行事來而請欲為）文學等官（齊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公侯置郎中令一人餘與晉宋同○梁封爵亦如晉宋之制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十九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及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以屬國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自稱皆曰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書世子主國其文書表疏儀式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群官皆言告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有所陳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梁南平元襄王偉好學重士四方游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賜偉為宅偉又加穿築植奇木其中菓種植為之境世藩邸之盛無過焉）五等諸公位視三公班次之開國諸侯位視孤卿重號將軍光祿大夫班次之開國諸伯位視九卿班次之開國諸子位視二千石班次之開國諸男位視比二千石班次之○王國置傅（公以下則臺各為選）相（道之皆掌知百姓事）郎中令將軍常侍典書令典衛長（伯子男典衛）典祠以下自選備上諸宮多同前代若上加將軍開府則置長史司馬及記室掾屬祭酒主簿錄事等官屬（張緒字思曼自中軍宮城王長史御史中丞武帝使宣旨曰王國之急

惟在執憲綱直用人本不限九降爭民因晉如其妨並以侍中守之卿物疑是左遷非宜也以中府資知以有此旨嗣王則唯置郎中令中尉常侍大農藩王則無常侍制與後漢同○陳置九等公主有家令之制郡有王嗣王藩王開國郡縣公開國縣侯開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縣男沐食侯鄉亭侯關內侯關外侯鄱陽王之封也遣度支尚書蕭濟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五岳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凡親王起家則爲侍中若將軍方得有佐史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皇太子子家嫡者封王依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並諸侯代子起家給事王公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令僕子起家秘書郎若員外亦爲叔法禮錄同上陪資給秘書郎下次令僕子起家著作佐郎若爲板行參軍此外若有諸州主簿六學博士[illegible]常侍長史諸王行參軍並定家官未合發詔皇弟皇子府置[illegible]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友掾屬記室等官[illegible]嗣王藩王府則遞減之王國[illegible]郎中令將軍常侍典祠令舍人等官其嗣王藩王則遞減其官諸王公參佐等官仍爲清濁或選司補用下有附樂牒拜假者不拘年限去留隨意在所之日性寶逆宴賞糾後循從更無餘事若逆狂王在州其寢佐等或亦得預催皆若其[illegible]使便有職務其衣冠于郭多自修立非氣類者儕剝是求懸物亂政階此之漸○後魏道武皇始元年始封五等至天錫元年減五等之爵始分爲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勳者封王宗室及始藩王皆降爲公諸公降爲侯子亦此爲差於是封王者七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

十九人子者百有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其後復加伯男焉孝文太和十八年詔凡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舊制諸鎮將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得世襲延興二年詔革此類不得世襲又舊制諸以勳賜官爵者子孫世襲軍號後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而已凡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後魏道武帝因見漢書婁敬說奇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良久故立此制又江陽王女宜太原詔贈[illegible]諸王侯亦各有師友文學侍郎掾屬舍人等官特王宮舍人無取八族及清修之門咸陽王倍乃取我賤王謀戶爲之孝文加責

公主有家令丞郎下公主覺發公主家令等竊制中大等博士等學曰婦人無尊號之理綱人爲君臣八之古書所不載乃家令不得給四七不得爲正君明矣乃竊○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爵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在三公下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宋梁制不異公主則置家令丞等官○後周制封爵郡縣亦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皇弟皇子置友及學士等員外餘史闕聞○隋開皇中制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樊子蓋侯爵附爲齊公言其公爵天下公爵山名無此郡國至煬帝唯留王公侯三等餘悉廢之[illegible]

弟皇子是為親王及大長公主長公主並皆置官屬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掾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騎法士等曹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事典籤等員嗣王則無師友文諸王公以下置官屬各減煬帝更名王府參軍為諸司書佐諸曹參軍則直以曹為名改國令為家令餘以國為名者皆去之諸公主各置家令丞主簿謁者舍人等員郡主唯無主簿○大唐高祖初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問侍臣曰徧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別親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然之曰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率以屬疏降爵惟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縣公貞觀二年十二月太宗謂公卿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尚書右僕射宋國公蕭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封建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并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參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始議列土之制禮部侍郎李百藥上議大畧曰自古

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在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也謂琢琱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曉焉中書侍郎顏師古又論大畧云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如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特進魏徵又議大畧曰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存一始蒙聖帝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霑夏雨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既立諸侯當建社稷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相脩則事有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

畿千里征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侯甸之外今並
分為國邑京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不
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虜旅拒匈奴未滅
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將有他變難定易動
悔或不追其不可五也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大
略如三百篇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
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
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斯術也
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
也十一年六月詔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為諸州都
督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其

後竟不復行乃止後定制皇兄弟皇子為王皆封國
之親王龍朔二年封爵子弟嫡者封郡王任職從四品下敘其衆子封郡公從五品上敘貞觀中
王珪奏曰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皆自尊而卑吾子乎魏徵曰自
古迄今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令三品皆天子列侯及八座之長為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詔從之親
王府各置官屬凡府官國官主員未出閤者不置令領親事帳內二府及
國官太子男封郡王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
郡王自至德元年至大曆二年新異姓為王者凡百一十二人其次封國公其次
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
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自武德至天寶實封
者百餘家自至德二年至大曆三年食實封者二百六十五家凡食四萬四千八百六十戶十六
年制王府官以四考為限高宗時滕王元嬰江王元祥霍王軌虢王鳳俱以貪

累為吏人所患有授其府官者皆比嶺外荒[illegible]裔為之語曰寧向儋崖象白不事江滕蔣虢[illegible]聖
年初置公府官員武太后天授二年又置皇孫官員
皇姑為大長公主移亦謂長公主之姊為長公主女為公主
皆封國視正一品常樂長公主者高祖之女壽州刺史趙瓌妻也武太后初臨朝越王
貞欲舉事瓌遣使許以兵應之公主謂其使曰為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汝郡王倘男子也當不
至今不動及貞敗主亦遇害也太子女為郡主封郡視從一品親王
女為縣主封縣正二品凡諸王及公主皆以親為尊
皇之昆弟姊妹先升於皇子上舊稱啓神龍初下詔
之二年閏正月勅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
比親王長寧安樂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城新
都定安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

主以出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停公
主府依舊邑司時安樂公主中宗特寵驕恣欲皇后[illegible]得封立為皇太女[illegible]同謀鴆[illegible]既誅廢[illegible]庶人
唐隆元年六月勅公主置府近有勅損停
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
宜依舊服家錄衣衰起客泰記於中書令魏元忠曰文在內男紅外男女有另謝素分矣中外斯識陰陽若矣也可封世國邑而蕃府者大夫之數非如人之主令諸公主外開地府旅崇置官秩君以女家婭男職所加長陰所所陽也亦望陰陽不德風而無爽其可乎錄謂非致遠之許乘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求也僭說依開此之謂也君侯不正號正之甚
開元四年三月制諸
封國自始封至曾孫者其封戶三分減一十年加永
穆公主封千戶初永穆等各封五百戶左右以為薄上曰大百姓租賦者非吾有也皆宗寶社稷若生是物爾豐隱戰士出萬死不顧[illegible]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調一二十疋比算可以故入頭食

[illegible]
邑皆以[illegible]戶為[illegible]州縣[illegible]帳准其戶
數[illegible]均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
邑則令給若二十年五月敕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
為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家自徵遞送入京輸
王府[illegible]一人[illegible]諮議參軍
一人[illegible]友一人[illegible]文學二人[illegible]文
一人[illegible]長史司馬各一人[illegible]掾
一人[illegible]主簿一人[illegible]記

室參軍二人[illegible]功曹
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各一人[illegible]參軍
二人行參軍四人[illegible]典籤二人[illegible]親事府
置典軍副典軍各二人[illegible]執仗親事[illegible]帳內府
置典軍副典軍各二人[illegible]帳內六百六十
七人親王國[illegible]令一人大農二
人[illegible]尉二人[illegible]丞一人[illegible]小吏有差若府主兼
則[illegible]其佐視事帳內[illegible]退[illegible]其國官隨
終[illegible]者諸公王邑司官家令丞錄事各一
人[illegible]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一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二

職官十四 州郡上

司隸校尉　州牧刺史

總論州佐 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 部郡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 中正

都督 都督 總管 統軍等使附 節度 團練 都護

司隸校尉

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辨其物而掌其政令（物，衣服兵器之屬），帥其民而捕盜賊。○漢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中都官，京師諸官府），捕巫蠱，督大姦猾（督謂察視之）。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元帝初元四年去節。後諸葛豐為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諸葛豐為司隸，無所迴避。京師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法，與章相連。豐欲劾奏，適逢章出，豐駐車舉節招章曰下，欲收之。章窘，馳去，豐車逐之，章突入殿得免。因此成帝遂收豐節）。成帝元延四年省。至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除校尉字），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謁兩府（兩府謂丞相、御史也。涓勳初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為翟方進奏免。又漢書曰：鮑宣字子都，明經為司隸。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行馳道中，宣使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官欲捕從事，閉門不內。宣坐距閉使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

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宣非減死一等列輿記曰自宣至子永孫呂與為司隸校尉其為公者須東驅馬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又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又蓋寬饒為司隸亦無所迴避○後漢復為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北齊書曰後漢皇族不得典河蓋忌其親而惜形迹之地也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後漢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議以為不[illegible]亡使有司省者公輔乃止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司隸鮑永為鮑未叔為二郡官從事丞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鮑未昱復為司隸初拜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問昱曰有所侵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又當司隸所部不得使司隸下書而著名也上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乃手書與司隸陽球常當奉事中常侍王甫曹節等用事下尚書令陽球曰當令楊球作司隸此事敢急後及拜司隸球列車騎導從當入司隸府維陽獄收捕甫等黨與故墨綬公府掾孝廉也

見直側球怒曰陽郡邑掾當得熊虎撲噬者乃用縱鼠當校尉曰車邪不足汚便杖且樂撲之於是威風振烈明日詣闕謝恩王甫自臨考父子皆死於杖下乃磔甫屍於夏城門旁署曰賊臣王甫於是皆雀目鼠步口嘗節等見甫屍乃收淚入言於帝當尉球叩頭臣一尸月以今奏對罷案懼伏其爲奉又李膺字元禮拜司隸校尉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罪逃還京師藏讓舍柱中膺率將吏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凡司隸屬官有從事史十二人其都官從事史最為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胡廣字子雍辟荊州部南陽從事過南陽召求索不可得犯者奏曰天子無外乘輿所在即為京師請荊州刺史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南陽比河南尹死令比雒陽令部之於是大將軍士馬所過乃召驤騎行辭所御從事明南是不敢不弱辭輒有呼名掾○魏晉司隸與

二漢司劉聽贊置左右司隸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魏鍾會為司隸雖在外司其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晉諸公皆云劉毅字仲雄為司隸校大尉何曾尚書劉寔父子及羊琇張門等所犯狼籍司隸令事相連及劉風投印綬者甚衆將以為毅能繩諸葛侯寬饒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州儀而俗稱之司州見大康記及魏晉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發其職為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為司州牧○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囚執之事屬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掌諸巡察薛道衡為司隸大夫別駕一人分察畿內一人按東都一人按京師

後又罷司隸臺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大夫欲重配權令奏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選承官清明者權攝以行○大唐無司隸校尉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州牧刺史

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出刺史并督監察御史武

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
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削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
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
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
第補是時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得又

奏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州督察郡國吏人安平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著者輒登擢秩卑加賞激勸功樂進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元壽二年復為牧何武字君公為揚州刺史舉奏二千石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不伏極法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漢宣帝賜車特高一尺別駕主簿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後漢光武建武十八
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隸校尉
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
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常以秋分行部各遣二吏迎之界上錄囚徒
考殿最不稱職者為殿其有能者為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
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雖父母之

喪不得去職元嘉元年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復斷之或謂州府
為外臺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察實為九伯之冠靈
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各
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
任自此重矣舊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
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
位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聞棄官郭伋字細侯再為并州州中雖後以為師友朝夕參諏分縣以養之初行部到美稷數百小兒騎竹馬迎送兒使君何日還伋令別駕計日告之及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即止野亭須期乃往又神蒿字景伯為冀州被徵還吏民詣闕獲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成夷男女至界共相辭十里不得棄事又賈琮字孟堅為交趾刺史時州人反琮到乃按巷路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

不敢反遷冀州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曰刺史當遠視聽反自掩塞乎乃令褰之百城聞風懷又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州境旱嵩行部甘雨必注又郭賀字喬卿為荊州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賜三公之服去襜帷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又周乘為交趾刺史舉奏二郡魏尉人守爵需解印綬棄官者四十餘城又袁康代父為荊州父出止傳康入官時人榮之○魏晉為刺史任重者
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
冠絳朝服領兵者武冠而晉罷司隸校尉置司州江
左則揚州刺史魏賈逵字梁道為豫州刺史逵曰州本監郡以六條察二千石以下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於是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晉當陽侯杜元凱為荊州刺史杜預以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南土美之歌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又吳隱之為廣州州界有貪泉父老云飲此水使廉士變貪隱之先至水所酌飲之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

千金若使豪俠欽終當不易心自魏以來庶姓爲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非帝族庶姓謂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史三年一入奏甲午部書日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亦糾之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凡察道於宇懷魚出爲使持節右軍將軍河州刺史後魏置司州會道元病篤呼其凡弟及諸將固節無令吾汝有恨令取所持節白其命山題以死比而已既不還朝弘興同可與倨相陷世又何亂宇子秀爲建安太守民不忍攻大羅故因置家及荊而至又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薨四州人表裴爲白帆衣送迎又夏侯亶字世龍弟夔字季蒞蓋任荊河州刺史州人歌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後魏天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大

守縣置三令長孝文太和中次職令具官品第上王天穆世襲劉并州刺史又李崇爲兗州兗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懸一鼓盜發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遠多擒獲諸州置樓自崇始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牧而北齊制州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後周則雍州曰牧而刺史初除者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及蘇綽爲六條之制初文帝柔魏政令一官誦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六條之制其畧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訟其六均賦役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舊刺史之職按魏置使持節乃奉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制置不以名實相副仍舊存之後改爲太守亦復不省所以使持節之名及於邊遠小郡乃不徵典故之失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煬帝乃別置都尉領兵不屬郡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爲上中下凡三等豐仁恩爲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爲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又有司隸刺史房彥謙嘗爲之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制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大

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爲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道二人以左右臺及內外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爲之兼按郡縣再期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戎狄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印天寶九年三月勅本置採訪使令舉大綱若大小必由一人兼理數郡自今已後採訪使但訪察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務所有奏請並委郡守不須干及治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爲觀察使皆兼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事增置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川區域爲制諸道增減不恒使名沿革不一舉其職例則皆古之刺史云

總論州佐 別駕 功曹書佐 治中 部郡從事 主簿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 中正

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從事史，主錢穀簿書）、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馬）、部郡國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隸官屬同，唯無都官從事。漢魏之制，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多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以下），府官理戎（長史、司馬等官是）。○後魏鎮以州牧親人，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獻文帝詔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illegible]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昌以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者亦置佐僚，頗為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邊要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大唐無州府之名，而有採訪使及節度使（節度使說在都督篇）。採訪使有判官二人（分判尚書六行事及州縣事），支使一人（分使出入，如節度使之隨軍），推官一人（推鞫獄訟），皆使自辟召，然後上聞。其未奉報者稱攝（其節度、防禦等使僚佐辟奏之例亦如之）。今舉州之舊職，以列于左（以舊職皆省[illegible]官職）。

○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車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又袁紹[illegible]。[illegible]）。隋及大唐並為[illegible]官（說在郡佐後）。

○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漢制也。歷代皆有（[illegible]）。[illegible]郡官。大唐改為司馬（說在佐後）。

○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至隋皆有（[illegible]）。

○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隸功曹從事史亦錄衆事（[illegible]）。晉以來改功曹為西曹書佐，宋有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事，即漢之功曹書佐也。

○部郡國從事史，每郡

國各一人。漢制也。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後漢橋玄字公祖，為縣功曹。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窮理其罪。景壯玄意，即署遣之。玄至，具考贓罪狀，冀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又朱㝢字伯厚，為州從事，奏劾太守單匡贓罪。三府謠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中正，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群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吳潘濬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即[illegible]也。後晉[illegible]為[illegible]書僕射，代溫為公[illegible]得州里之譽。）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晉劉毅[illegible]十數已告[illegible]。後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illegible]，總攝機要；[illegible]兼判九品，銓十六州議，主者不以為劇。[illegible]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慮。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illegible]。貴始。又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曰：大小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一會議於東門外，設幾陳席。又[illegible]上去[illegible]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高者兼主簿從事迎刺史。若吏部選用不中中正門人者[illegible]。又晉起居注曰：[illegible]都大中正為吏部尚書[illegible]從六長史從屬皆為[illegible]。中正[illegible]今[illegible]職[illegible]史[illegible]部[illegible]不解[illegible]也。以齊[illegible]亦[illegible]為中都中正[illegible]。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illegible]揚州大中正開府尚書八座錄尚書事。）後魏有之。（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須得[illegible]。）北齊郡縣皆有其本州中正，以[illegible]時[illegible]業[illegible]兼資者為[illegible]州大中正。武帝[illegible]。

六官為之。（乾明中，邢劭為中書監[illegible]許[illegible]與州本州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劭為刺史。）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晉王廣為雍州牧，司空楊雄、太傅高熲並為州都。）大唐無。

都督（總管節度團練都督等使附）

後漢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督之。而袁紹分沮授所統為三都督。（沮授、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魏武征孫權還，又使夏侯惇督二十六軍。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司馬宣王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司馬文王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奏事不名[illegible]。則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其役足之役以賓充綜。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兼給羽葆鼓吹，假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各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焉。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illegible]都督征討諸軍事，鎮襄陽，兼懷招納，客館置典賓參軍。）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宋氏人臣則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

節制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諸軍事者則爲常職舊曰監某州諸軍事文帝即位改監爲都督○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永安以後近遠多事置京畿大都督總攝軍人立府置佐○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爲總管則總管爲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至隋三都督並以爲散官煬帝改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旅帥都督爲隊正（大唐武德七年改上大都督爲驍騎尉大都督爲飛騎尉帥都督爲雲騎尉都督爲武騎尉）按此則都督之名微矣○隋文帝以幷益荊揚四州置大總管（幷益揚三州親王爲之雄州以州以韋世康爲之餘以爲實）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爲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悉罷之○大唐諸州有總管亦加號使持節（刺史加號持節）武德元年改州總管亦加號使持節五年以洛荊幷幽交五州爲大總管府七年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總管府爲都督府（隋洛州已置都督府武德四年置大行臺）復有行軍大總管者蓋有征伐則置於所征之道以督軍事自武德以來亦有元帥之號太宗爲秦王加西討元帥中宗爲周王爲洮河道元帥睿宗爲相王爲幷州道行軍元帥（安祿山反後天寶十五年以哥舒翰爲諸道兵馬元帥其後李光弼郭子儀復爲副元帥李峘李若幽李勉又爲兵馬都統蓋從其宜也）太極初以幷益荊揚爲四大都督府開元十七年加潞州爲五其後都督府皆爲上中下三等（上都督府十五中都督府二十三下都督府十六）前後制置改易不恆難可備敘凡大都府

通典卷三十二　十二

置大都督一人（掌所管都督諸州城隍兵馬甲仗食糧鎮戍等）親王爲之多遙領其任亦多爲贈官長史居府以總其事（各有長史司馬錄事參軍以下官屬但員數多少與諸州府有差其職事不異其佐篇）分天下州縣制爲諸道每道置使治於所部（即採訪防禦等使也）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不皆兼度支營田使開元九年十一月勑其河東河北不須別置並令節度使兼充有副使一人（副貳使）行軍司馬一人（申習法令自微至屬縣戎出征則刺史都督率軍等官置長史司馬諸曹參軍爲之寮佐故官置司大唐本制大總管乃前代事制之任其寮佐亦多同之）

（自後改爲節度大使以副之八官以爲寮佐如前代長史以下之任然長史司馬又著書是曰官名副大使副使判官以下令爲使名存所改不易台設官主其寮大使則有副使以下若故不設又司馬雜重蓋因設其任者不標奏可以授官職事以專務其例其表）判官二人（分判倉兵騎胄四曹事副使及行軍司馬通署）掌書記一人（掌表奏書檄）參謀無員（或一人或二人參議謀畫）隨軍四人（分使出入）開元中凡八節度使（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安西北庭劍南嶺南）此八節度使後更以督都加節度使名號蓋古之持節都督江左四中郎將近代行軍總管之任（凡將帥出征兵滿萬人以上則置長史司馬倉兵胄參軍各一人萬人以下自總管減二十餘道至德以來天下多難諸道皆聚兵以節度使爲之兼採訪使置判官一人天寶中爲州一縣防禦使者謂之鄉兵與採訪使兼理軍事初代宗以大寶平循王將部于殿中帥從觀察使以處置節度使防禦副使爲大元帥以先節度等觀察方面以定謂之副元帥）

通典卷三十二　十三

之亂元帥以督諸道事及皇帝戒辭以雍王爲升號宮而元帥闕乾元中又置都統使監總管府或領三道或領五道皆任方面之伯之任也上元省都統又改防禦使爲都團練守捉使皆主兵事而置節度京畿亦以有副使一人掌貳使事判官二人分判軍事自永泰以來都團練使所有加置參謀諸若朝覲則置留後擇其人而任之宋武帝起義討桓玄既平京口建業以孟昶爲長史總攝後事及討司馬休之伐荊州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皆留後之任也自後無代無之不復遍舉

都護

漢宣帝地節二年初置西域都護蓋加官也或以騎都尉諫議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始以鄭吉爲之後廢至後漢永平十七年復置班超爲西域都護大破焉耆尉犂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晉宋以後有都護之官亦其任也齊書曰廣州西南有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陳伯超爲西江都護沈顗爲南海都護大唐永徽中始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後又加單于北庭都護府龍朔元年以雲中都護府爲單于都護府置都護一人掌所統諸蕃撫慰征討斥候安輯蕃人及諸賞罰敘錄勳功事總判府事副都護二人掌貳都護之事其安北單于則置一人長史司馬各一人錄事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參軍各一人參軍事三人其安北單于唯有司馬倉曹兵曹各一人餘並不置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二終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三

職官十五

京尹 京兆尹 河南尹 左馮翊 留守附 右扶風

郡太守 總論郡佐 郡丞 別駕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司功 司倉 司戶 司兵 司法 司士 參軍事 博士 醫博士 中正 通守 五官掾 督郵 府縣

縣令 總論縣佐 丞尉 主簿 五百官

鄉官 鎮戍關市官

致仕官

京尹 京兆尹 河南尹 左馮翊 留守附 右扶風

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爲京兆尹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大衆所以名京兆更名左內史爲左馮翊馮輔也翊佐也○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扶助也風化也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治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曰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渭城以西爲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漢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得兼治之直差易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凡州所監都爲京師置尹一人丞一人尹掌成宰京師尹以和顏接士推功於掾史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心腹無所隱伏如神又以得民惜其發姦擿伏當時稱之當爲京兆尹一切由是以無所隱弱盜賊日少又三輔治長安後漢都雒

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後漢以馮翊扶風並有諸陵故不改其號）及魏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司隸亦省○魏晉爲京兆太守○後周都關中又爲京兆郡○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史合二百四十四人○大唐京兆府本爲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太宗爲秦王中宗爲英王睿宗爲相王時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閤而遥領焉初雍州置別駕以貳牧之事末後中改別駕爲長史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爲京兆尹總理衆務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司州陽尹後魏初日代尹東魏日魏尹齊日清都尹）○河南尹其地在周爲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茲東郊（蓋今河南尹之任亦留守之始）○秦兼天下置三川守（[illegible]）○漢興更名三川爲河南後增守爲太守王莽改太守爲大尹改河南大尹爲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從都洛陽改太守爲尹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特奉朝請（[illegible]）○魏晉皆爲河南尹（[illegible]）後魏太和中遷都洛陽又置河南尹○東魏置洛州刺史○後周置洛州總管兼統之○隋初爲洛州刺史後爲河南內史（[illegible]）大業初爲荆河州刺史又爲河南太守尋爲河南尹與京兆同○

大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爲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爲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中宗爲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爲河南府改長史爲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參佐亦如之）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京兆少尹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爲司馬煬帝又改爲贊治後又改爲武德初復爲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帝諱改爲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爲左右開元元年改爲少尹）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爲北京官屬制置悉同兩京（武太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爲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地復置太原府號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蒲州爲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以岐州爲鳳翔府又以益州爲成都府）○留守周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又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後並加使持節大唐留守之制蓋因此也（高宗顯慶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爲東都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爲中宮所使至都所爲依倚形勢恣行姦欺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中宮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爲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慰諭仍云不須實問天后臨朝垂拱二年文昌右相蘇良嗣爲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果菜以與下人爭利）

郡太守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為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illegible]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illegible]常稱曰與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illegible]

[illegible]

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illegible]王莽改太守曰大尹○後漢亦有其任[illegible]

[illegible]也或有郡守入為三公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illegible]○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illegible]

三篇以其妨農事故也）晉宋守猶內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illegible]）

○後魏初郡置三太守（說在刺史篇）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一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說在刺史篇）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皇三年罷天下諸州郡以州統縣（楊尚希上表曰當今郡縣倍多於古十羊九牧人少官多請存要去閑併小爲[illegible]）（文帝嘉之遂罷諸郡）大業三年又改州為郡郡置太守○大唐

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illegible]）後加號為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illegible]）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說在[illegible]節度至開元七年又別頒[illegible]）

（[illegible]史每方以鄜虞[illegible]方朱雀北方玄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illegible]京以上官義寧二年罷竹使符頒銀菟符[illegible]諸郡大唐武德元年又改銀菟符為銅魚符自是州）郡太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躬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貞觀中[illegible]）遠貞觀之末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材力者先入為中郎郎將次補郡為其輕也如是○武太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宜准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比見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寺監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太后仍令書名探之出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之中以本官檢校刺史（[illegible]）有為員外刺史（[illegible]）[illegible]開元中定天下州縣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illegible]）[illegible]萬以上為上州二萬以上[illegible]

判太平時久戶口殷盛以四萬口以上為上州二萬五千戶為中州不滿二萬戶為下州六千戶以上為上縣三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三千戶為下縣其餘為六雄鄭陝汴絳懷衛六州為六雄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洺虢衛相十州為十望及上中下之差凡戶四萬以上為上州二萬五千以上為中州不滿二萬為下州有不約戶口以勅為上州者又謂近畿者為下州亦為上州州戶雖不滿亦為上州其親王任中州下州者亦為上州王去任後即依舊式天寶中凡上州一百九中州二十九下州一百八十九每州太守當戶籍以賦米諸百二十二內也之皇至德之後州縣皆為刺史之任大為精選州始各有兵頗刺史皆如漢牧使故其任重矣

總論郡佐

郡丞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主簿　司功　司倉　司戶　司兵　司法　司士　參軍事　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通守　諸曹官掾　督郵

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丞以佐守尉典武職○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功曹史掾出考與從事同又後漢書曰河南尹郡功曹不入中侯河南尹與不實使往總掾往兼之是也○晉宋以下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略如漢制○北齊上郡太守屬官合二百一十人以下郡遞減之○隋初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職參為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功戶兵法等七曹稍與今制同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十二年諸司州從事為名者並改為參軍又佈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煬帝置通守贊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戶兵法士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為增減改行參軍為行書佐○大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

別駕長史司馬一人大都督府司馬有左右二員凡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錄事參軍京府謂之司錄參軍大都督府亦二人餘並一人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諸州並三年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戶置參軍在司戶下諸州口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置不以其廢在府為司在州為司曹府曰倉曹州曰司倉大與上府並二員州並一員諸州以下參軍事各有差餘州各有六員兩州或四或五博士一員醫博士一員大凡以州府大小而為增減○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漢黃霸為京兆尹郡丞後漢不改大夫張敞為京兆尹嚴延年字子秦伏湛東郡丞後官至三公晉成帝咸康七年省諸郡丞唯丹陽不省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以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

駕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今郡丞廢矣其職後分為別駕長史司馬○別駕漢制自隋為郡府之官去從事史隋煬帝罷州置郡改別駕為贊治大唐又置別駕如州諸別駕親王為之亦以別駕為本職後改而欲之大唐永徽二年改為長史前上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為之神龍中廢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年以久由潞州別駕入定內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其後置諸府州各中復置諸府州各一人而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刺史以贊都督刺史之職○長史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

後長史遂為軍府官至齊為郡官大唐初永徽二年改別駕為之其後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已○司馬本職武之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者則置府寮司馬為軍府之官理軍事(晉謝奕字無奕為桓溫安西司馬在溫坐岸幘嘯詠如常溫曰我方外司也)宋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服武冠至隋罷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為治中舊州職也(隋罷有州以前)廢遂為郡官(說在州佐後治中有)開皇三年改治中為司馬(房恭懿為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司馬治為天下之最文帝曰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豈朕寡薄能致之半歲擢海州刺史)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併置贊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為郡丞大唐武德初復為治中貞觀二十三

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為司馬(長安元年洛雍并荊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廢開元元年又置四大都督府置左右司馬各一員)所職與長史同○錄事參軍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眾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晉職與州主簿同(後凌王常宋劉伯龍為汝南太守教主簿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寔掌朝夕簡牧不職表功曹陳益政理皆道衛關任主簿應副白此不復紹有敷教郡內攝理又正名字子師仕郡為主簿行陳留仕法祖等並之為)隋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牧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主簿大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官曰司錄參軍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彈部內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顯慶元年加進一開州一員九年)

[?]其[?]又特九錄令史司與錄事與[?]掌貴任也○司功參軍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後漢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為功曹委任政事抽拔幽陋不許者皆埽迹外甥李頌為鄉曲所棄中官以請資賓以非其人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曰寧受笞死[?]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所用之范黨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又岑晊字公孝南陽太守成瑨請為功曹諺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又許劭字子將為郡功曹宋[?][?]子將為吏見不改操于將于正乾歷代機[?]充[?][?]俗所稱好能之升所歸于品歷代皆同[?]山濤平陽十辯為郡功曹後侍至司徒又劉同殷字[?]雖陽平人守杜恕過蒙為功曹月餘又太郡史古[?]人二[?]會曰但聞[?]功曹不[?]杜府缺若決歸曰[?]晨為功曹十斤有蒙一束攝[?]莫中北)齊諸州有功曹參軍隋亦然又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功煬帝罷州置郡改曰功曹佐大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

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官吏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倉曹掾[?]史案其大守遣部從事案倉庫簿[?][?]石[?][?]主郡事徐[?])北齊以下並同功曹大唐亦掌倉廩庖廚財物廛市之事○司戶參軍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後漢陸續[?]郡戶曹[?]許[?]戶曹史部官至司空)北齊以下與功曹同大唐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之事○司兵參軍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若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大唐掌軍防烽驛傳送馬門禁田獵儀仗之事(景龍四年[?]州司兵燕欽融上表論時事詔撲殺之)○司法參軍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

有或謂之賊曹或爲法曹或爲墨曹[illegible]

[illegible]隋以武與功曹同掌[illegible]

大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贓贖之事○司士參軍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大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廨宇之事○參軍事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張溫軍事[illegible]時軍府乃置爲官員[illegible]歷代皆有至隋爲郡官謂之書佐

[illegible]卷二十一 十七

大唐改爲參軍掌直侍督守無常掌職有事則出使[illegible]○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illegible]歷代多闕[illegible]大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考課門副儒爲之[illegible]○醫博士一人大唐開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醫品同于錄事每州給本草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年九月御撰廣濟方五卷頒天下貞元十二年二月御撰廣利方五卷頒天下自今以後諸州府應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人藝業優長堪效用者具以名聞已出

身人及前資官便與正授其未出身且令攝知四考後諸州司奏與正授餘准恒式吏部更不須選集○中正魏置[中正之始 具州中正]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察閭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大唐並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闕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軍主其事○通守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謂之內史大唐無○五官掾後漢有之署功曹及諸曹事[illegible]令無之○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

[illegible]卷三十三 十二

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illegible]秦官[illegible]郡尉[illegible]

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漢凡郡口二十萬察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illegible]

又置三輔都尉（京輔）各二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漢舊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就田令乃罷其役）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宋志曰光武省都尉後往往置東南緣北門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主兵鎮大唐無其制

縣令

周官有縣正（四百里為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小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是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尹）其職一也（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又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名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名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又子產理鄭人不能欺宓子賤理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理鄴人不敢欺）至下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

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漢書曰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胡廣云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也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敢欺光武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大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以茂長子為大中大夫次子為郎中又魯恭字仲康為中牟令專以德為治不任刑罰雉其旁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時官至司徒又因舉字平發富貴寵鄉家學第謝參之又貴民愛學會鄉令羅為尚書令又劉昆字桓公為江陵令時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又戴封為西華令大旱禱請無獲乃積薪焚火起而雨大降又王奐為洛陽令人思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房祠唯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洛祠也又虞官曰明帝詔觀見后皆令車駕喜河南尹及至面排抗其舍都法軌後事懼師長治有能名以事治寺因取怒之下縣遷以為故事）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後漢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稅物有水池及漁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諸縣均差吏使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山公啓事曰詔令許奇等正見能名給任職各曰彥宜與報大郡以示天下詔曰彼其資豐足自足為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遽轉也）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齊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子翽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憲之字士思，為建康令，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又何遠字義方，[illegible]人，仕除名，後起為武康令，己身潔素，所莅武帝聞以名，能為宣城太守，自首令為近畿大郡，近代未有。又張稷字公喬，為剡縣令，多為山水遊，又山陰作宰，又保全縣境。又蕭[illegible]字子昭，為永寧令，永嘉太守陸卸門曰：諸縣有疑獄，可就永寧令決之。）後魏縣置三令長。（說在東史篇。）○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太和中，次職令其祿甚厚。（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書、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俸祿優之，仍以亮帶野王令，書帶溫縣令，時人榮之。）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為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北齊制縣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雜，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喻而遣之。縣令始以士人為之。○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閑劇及衝要之處以為等級。（開皇十三年，以臨潁令劉曠為莒州刺史，優擢之。又牧民吏貴鄉長，辭鄉民吏館陶長，貴鄉民吏館陶境，悲哭留請，詔許之。光刺史又擢為清苑令。）大唐縣有赤、（三府共有六縣。）畿、（八十二。）望、（七十八。）緊、（百一十一。）上、（四百四十六。）中、（二百九十六。）中下、（五十五。）下、（五百五十四。）六等之差。（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天寶四載敕：交、爰、峯、賓、縣令有贓罪，與望堂救敍之。）凡一千五百七十三縣，令各一人。

總論縣佐（丞尉主簿上佐等）

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也。）後漢縣諸曹略如郡員，（部郡之為縣功曹事具郡部。鄉從事為縣功曹文升光知。宜縣功曹時令遣也。和拜縣功曹為邑郡太守也。）又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後漢爰延字季平，外黃令[illegible]請延為廷掾，先備。為功曹，使陽禁為常矢吉嘆酒巳。）七○晉縣有主簿、功曹、廷掾、法曹、金倉、賊曹掾、兵曹、賊捕掾等員。○隋煬帝改縣尉為縣正，尋改正為戶曹、法曹，分司以承郡之六司。其京四縣則加置功曹，為三司，司各二人。大唐縣有令，而置七司，一如郡制。（武德元年，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六人八品；諸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四人九品。中下縣令六品有差。）丞為副二，（上佐知州。）主簿上轄，（如錄事，以總其曹，謂之錄事司。）尉分理諸曹，（判如州司。）錄事皆受縣佐史行其簿書。○承漢諸縣皆有兼主刑獄囚徒。（史記曰：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請如南相。漢書曰：王尊為美陽令，丞主刑獄。又漢書曰：丞掾史，故事有辭訟，丞主之。又丞為長吏，召遣掾，師丞也。許靖曰：許劭長吏，名為辭訟主理。向後漢如[illegible]者[illegible]之。）令長國相各置丞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凡諸縣署丞皆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自晉後無丞。宋時唯建康有獄丞。隋及大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二人，將置。）○主簿，漢有之。（後漢徐羕字公仕為郡主簿。又主諸縣主簿，[illegible]。又縣令[illegible]乃章帝時，蔡[illegible]為縣主簿，精力自在，府內欲試以節[illegible]。又漢章帝時，有[illegible]人新其縣下為之臣，使六七歲[illegible]。）

決不見許乃宜可此輒聞于吏訴冤乎帝大怒勑以大逆誣謗悅之言可主所論君父之怨百上不肯從有司之吏又兒覺事孝名者乃爲其子長有明凡者用心其子不孝覽其陳懲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奐以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奐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月俸資覽令入大學其名大振

晉亦有之。他史多闕（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辟用至隋始置之）大唐赤縣置二人他縣各一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監印給紙筆○尉漢諸縣皆有（長安有四尉分爲左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盜賊案察姦宄（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署諸）曹掾史各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邊縣有洛陽有東南西北四部尉曹公爲北部尉是也）魏因之晉洛陽建康皆置六部尉宋

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衣介幘北齊郡縣置三尉隋改爲正後置尉又分爲戶曹法曹（義寧元年改爲佐）大唐初因隋制（武德元年罷法曹佐上表論事後爲尚書右丞）武德中復改爲正七年三月復改爲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縣上二員萬戶以上者增一員中縣一員四千戶以上者增一員以下者佐史以丁各有差○五百）（宋志曰謂官府之到亭部各當置五百又五百字本爲伍伯當也使之執事引當道而中又以書曰地五又周）（秋官有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此近之矣又條狼氏官有伯使主爲諸侯官則使八人執鞭）（於道路中敵言伯是其任也今州縣有雜職掌行鞭路便每官出則數導引向門行路皆有其職也）

鄉官

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其任大矣（鄉老管萬二千五戶）

次有州長（二千五百家爲州）黨正（五百家爲黨）族師（凡百家爲族師猶帥也）閭胥（二十五家爲閭凡胥者有才智之稱）鄙師（五酇爲鄙）酇長（有宰）鄰長（五家爲鄰皆下命之士爲之）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鄉黨州里之政理云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風俗通曰有秩有秩名言其官也嗇夫當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漢鄉亭及官名依秦制也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特置孝悌力田官而與民勸以萬天下令）敦行務本後文帝十二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無常員平帝又置外史閭師官○後漢鄉官與漢同有

秩郡所署秩百石（秩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後漢延熹時平役嗇夫不知民富貧賦也）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亭長（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亭長一員）七禁盜賊（後漢亭長或爲亭吏亭名亭父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又爲亭長時劍行在主簿前後又先賢傳曰陳寔字仲弓後爲亭長西門亭長）（亭長時爲人役使守門戶洒掃之任擊鼓聽事）（大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工人身事其伍也）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監官）○晉縣五百戶以上

皆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戶以下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宋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什十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隋以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都郡都正以縣正以下皆郡將縣令而自調用理時事至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官別置品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大唐凡百戶為一里里置正一人

五里為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九十以上板授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綠衣執木笏天寶七年詔父老六十板授本縣丞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里自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凡天下水陸驛一千五百八十七

鎮戍關市官

隋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大唐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關令古官戍主晉宋之制鎮將後周以來並所令以其卑微與隋制同故略

致仕官

周制大夫七十致仕大唐令諸職事官七十聽致仕五品以上上表六品以下申省奏聞諸文武選人六品以下有老疾不堪公務有勞考及勲績情願給授散官者依其五品以上籍年雖少形貌衰老者聽以致仕開元五年十月勅致仕官三品以上並聽朝朔望二十五年正月制曾任五品以上清資官以理去職者所司具錄名奏老疾不堪釐務者與致仕官同天寶九年三月勅如聞六品以下致仕官四載之後准格並停今並任其老必稽安存豈限高卑而恩有去

降應六品以下致仕官並終其祿半以示優式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三終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四

職官十六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光祿大夫以下

武散官

驃騎將軍　輔國將軍　鎮軍將軍以下

諸校尉　勳官　后妃及內官命婦附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後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之名自此始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自此始也又獻帝以伏完爲輔國將軍儀比三司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自此始也漢末奮威將軍晉江右伏波輔國將軍並加大而儀同三司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祿大夫以上並得儀同三司。齊開府儀同三司如公。梁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自晉以來又有如開府同三司之儀者自羊祜始漢末呂布開府如三司其他無聞至晉羊祜爲車騎將軍荆州諸軍事如開府如同三司之儀累年讓讓不辟士不備僚屬及始有所命辟士未到而卒不得除署後當陽侯杜元凱表其家無闕洞官無命上第吏議江右亦多有之梁沈約爲侍中右光祿大夫特勉爲約請三司之詔不許之儀武帝不許又邵陵王綸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王茂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並同三司之儀後魏亦有之普泰初特以尒朱世隆爲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北齊亦有儀同三司者任城王湝等諸王多爲之皆戶反又有開府儀同三司及儀同三司。後周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爲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又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儀同大將軍。隋文帝並以爲散官文諸衛各置開府及武衛開府各一開府一開府及武衛武侯領軍東宮領兵開府准此府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儀同以下置員與開府同初開府儀同三司爲四品散實官至煬帝又改爲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三公。大唐武德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爲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爲輕車都尉儀同三司爲騎都尉後又以開府儀同三司爲文散官開元以前舊例開府特進雖不帶職事皆給俸祿得與朝會班次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閑者居之天寶八載正月制內外文武五品以上官久任資使者其所用廩宜同京官之例

特進

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皇后父兄舉爲特進侯朝

會位次三公（隋志曰特進書位從公光武以節賜列侯就加特進奉朝請定特進引見之儀無冠定體也）而竇為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自二漢及魏晉以為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列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晉惠帝元康中定令特進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日四斛太康三年始賜春絹五十疋秋絹五十疋綿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戶一乘）無章綬其時位從公陳因之後魏北齊用人皆以舊德就閑者居之。隋文帝以為散官不理事

一〇通典卷三十四

三

煬帝即位廢特進官。大唐為文散官（餘見開府篇）

光祿大夫以下

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漢志曰夫者扶也膚也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明當以其聰明扶翼君父也）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無常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祿大夫三人凡諸國嗣王之喪則掌弔多以為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無員轉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魏文帝以楊彪為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及西晉受命置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而光祿大夫如故加金章紫綬位與卿同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所祿賜班位吏卒皆與特進同後以為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其以為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內外之職加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為禮贈之官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其餘皆給其假銀章青綬者位在金紫將軍諸卿上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晉宣帝子平原王幹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其餘自

一〇通典卷三十四

四

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食俸日三斛太康二年始賜絹春五十疋秋百疋綿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宋氏因之齊左右光祿大夫皆據舊位從公開府置佐史如公梁重加親信二十人魏晉以來無員以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其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為銀青光祿大夫（晉時王濬之為銀青光祿大夫）樂安任遐為光祿就王安乞一片金安乃以金轉為金紫是也猶屬光祿勳梁又有左右金紫光祿大夫視吏部尚書左右光祿大夫視諸曹尚書並養老疾陳因之自晉以後多為褒贈官後魏有光祿大夫金紫銀青光祿大夫

北齊皆以舊德就閑者居之與特進同。後周有左右金紫左右銀青四光祿大夫隋有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皆為散官不理事大唐初猶有左右之名貞觀以後唯曰光祿大夫金紫光祿銀青光祿並為文散官後前代光祿大夫始加金章紫綬及銀章青綬者並存祭之皆在光祿之上後魏定令設象因仍不改曰正議大夫。通議大夫皆隋置散官蓋取秦大夫掌論議之義。大唐並因之。太中大夫秦官亦掌論議漢因之哀帝初立御史大夫王嘉奏曰蘇令發起為盜欲遣大夫使時光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者甚少宜豫畜養也後漢置二十人後漢張湛字子孝拜大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人號為中東門君又[illegible]廣直職位以自高鄭興比二曰夫大中大夫使持節官曾王著之器非[illegible]臣所當置也胡廣云諫議光祿大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之下大夫列國之上卿魏晉以來無員晉視中丞吏部絳朝服進賢一梁冠介幘太始末詔除王寶為大中大夫祿賜與卿同。梁北齊皆有大唐亦有之。中大夫秦官漢武改為光祿大夫自後無聞北齊有之大唐又置之龍朔二年十月制諸王嫡子封郡王者出身從四品下敍。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後置三十人漢官同光武中興置魏晉無員齊梁視黃門侍郎品服冠幘與大中同陳亦有之大唐又置之。朝議大夫隋置散官以取漢諸大夫得上奉朝議為名大唐因之。朝請大夫隋置散官取漢將軍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之義大唐因之龍朔制諸王嫡子封郡公者出身從五品上敍。

朝散大夫隋置散官大唐因之自正議以下今並為文散官。朝議郎。承議郎隋置散官大唐因之顯慶五年八月制公出身正六品下敍。○通議郎隋置散官隋文帝於吏部別置朝議通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並為散官以番直常出入使監檢至煬帝並罷大唐改通議為奉議郎顯慶制郡公出身從六品上敍。○通直郎隋置三十人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為宿直者也因此為名大唐因之。朝請郎隋置散官蓋採晉宋齊梁陳並有奉朝請為名大唐因之顯慶制從出身正七品上敍。宣德郎。朝散郎並隋置散官。大唐因之顯慶制伯出身正七品下敍子出身從七品上敍。游騎尉隋置散官大唐改

為宣義郎蓋取梁宣義將軍之名顯慶制男出身從七品下敍。給事郎。徵事郎。承奉郎並隋置散官大唐因之。○承務郎大唐置蓋隋因尚書省二十四司承務郎之名也。儒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前史儒林傳之義大唐因之。登仕郎大唐置。文林郎。將仕郎隋置散官大唐因之自朝議郎以下今並為文散官其散官自五品依本品衣服而無祿俸不朝會自六品以下黃衣執笏於尚書省分番上下兩番以上即便選番許練通時務有始得參是式德令職事高者解散官欠一借不至者為乘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負職十一年改令以職事品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其欠一階舊為無與當階皆皆解與官官階相當無行無守其子孫用吏自伏散官其後類例分錯難可悉學乾封元年正月制內外官九品以上加一階一品以上加二階入品以下吏加勳特乾封以前未有泛階應入三品皆以恩舊特拜入五品者多因選敍者階

至朝散大夫以下奏取進止每年量多少進敘儀各
本品授官者準二十司至郎一切聽入乾封以後始有
定階
品二品入五

武散官

驃騎將軍

漢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光武中興，以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為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蒼為驃騎，輔政，開東閣，延英雄。及蒼歸國，驃騎吏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褒美之。）幾年復罷。（人將軍後見官屬附見。）○晉亦有之。○梁雜號中亦有。○陳後主以蕭摩訶為車騎、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特開黃閣，廳事寢堂置鴟尾，如三公制。○後魏初加大則在三司上，太和中制，加大則在都督中外諸軍下。○後周亦有之。隋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將軍各二人。十七年，頒銅獸符於驃騎、車騎府。煬帝改驃騎為鷹揚郎將，改車騎為鷹揚副郎將。○大唐復改為車騎、驃騎，其制如開皇，尋從省廢。武德元年，詔以軍頭為驃騎將軍，副為車騎將軍。（又詔太子諸率府合置驃騎將軍五員、車騎將軍十員。）後皆省之。顯慶元年，乃復置驃騎大將軍，為武散官。

輔國將軍

後漢獻帝置輔國將軍，以伏完為之。○晉王濬平吳後，拜輔國大將軍，有司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宋明帝泰始四年，改為輔師將軍，後廢帝元徽二年復故。○梁、後魏、後周、隋並有之。○大唐輔國大將軍為武散官。

鎮軍將軍以下

鎮軍大將軍，魏置，文帝以陳群為之。晉則楊駿、胡奮並領鎮軍將軍。齊、後周、隋亦有之。大唐因之。○冠軍將軍，魏置，以文欽為之，因史記楚義帝以宋義為卿子冠軍，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三軍，封冠軍侯之義也。晉亦有之，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歷代並有。（隋文帝置開府車騎將軍等凡十六等為散號將軍，以加上授居官有執事官無職務者為散官，或官上柱國以下為散官將軍為散號，煬帝時就命罷之。）大唐因之。○雲麾將軍，梁置雜號，陳及大唐並有之。○忠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大唐因之。○壯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大唐因之。○宣威將軍，大唐置。○明威將軍，梁置雜號，後魏亦有之，大唐因之。○定遠將軍，梁置雜號，大唐因之。○寧遠將軍，晉置，大唐因之。○游騎將軍，魏置，陳有之，大唐因之。○游擊將軍，漢置，武帝以蘇建為之；後漢鄧晨亦為之，晉

及陳並有之。大唐因之。又置懷化大將軍、歸德將軍，以授蕃官。

諸校尉

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為八校，各有司馬。○後漢以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為五校，皆掌宿衛兵。[illegible]各有司馬，[illegible]並屬北軍中候。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必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至靈帝又置西園八校尉（其名曰上軍、中軍、下軍、典軍、助軍、佐軍及左右校尉）。自魏晉以下，五校之名與後漢同，唯後魏五校各置二十人。○中壘校尉（漢掌北軍壘門內[illegible]，又外掌西域。後漢省）。中興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屯騎校尉（漢掌騎士。後漢建武十五年省，後復舊）。步兵校尉（漢掌上林苑門屯兵。後漢建武十五年省，後復舊）。越騎校尉（漢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長水校尉（漢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illegible]）。胡騎校尉（漢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後漢并長水也）。射聲校尉（漢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虎賁校尉（漢掌輕車。後漢[illegible]）。城門校尉（漢[illegible]掌京師城門屯兵，門有十二所[illegible]）。烏桓校尉（漢武帝[illegible]置護烏桓校尉，擁節監領，[illegible]）。戊己校尉（漢元帝初元元年置，[illegible]）。[illegible]無常員，故取戊己為名。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漢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護羌校尉（[illegible]）。儒林校尉（[illegible]）。南蠻校尉（[illegible]晉武帝置於襄陽[illegible]）。南夷校尉（[illegible]）。西戎校尉（晉武帝置於長安[illegible]）。寧蠻校尉（[illegible]）。三巴校尉（[illegible]）。武騎尉、屯騎尉、驍騎尉、游騎尉、飛騎尉、旅騎尉、雲騎尉、羽騎尉、飛節尉、奮武尉、宣惠尉、綏德尉、懷仁尉、守義尉、奉誠尉、立信尉，都十六尉，並隋置，以為武散官。○昭武、振威、致果、翊衛、宣節、禦侮、仁勇、陪戎八校尉，各有副尉，並大唐採前代諸校尉以下舊名置，自鎮軍將軍以下為武散官。

勳官

上柱國、柱國，昔楚之寵官。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illegible]）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是也。（[illegible]為上柱國[illegible]）歷代無聞。至後魏孝莊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吏。及榮敗後，天柱及柱國將軍官遂廢。（天柱之名，尊崇莫大。昔[illegible]末劉伯升起兵，自[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至大統中，始以宇文泰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

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宇文泰元欣隴西公諱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時宇文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軍事元欣以魏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其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當時榮盛莫以為比其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其後功臣位至柱國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御也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隋置上柱國柱國以酬勤勞並為散官實不理事（楊玄感以文武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素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乃命玄感降一等也）大唐改為上柱國及柱國○秦有護軍都尉漢因之高帝時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為中尉（陳平為護軍中尉人讓之曰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武帝元狩

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于時復為都尉矣（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曰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初韓安國以護軍將軍擊匈奴趙充國以大將軍都尉擊武都也）漢東京省班固為大將軍中護軍隸將軍幕府非漢朝列職魏武帝為丞相以韓浩為護軍史渙為領軍亦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為中領軍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焉（歷代史籍皆云護軍將軍主武官選則軍經無選之文惟陶藻職官要錄云護軍將軍主武官選護軍不言上選又引晉昭叔之孝敘曰今年三十選中領軍總六軍之要兼選舉之機以此為證今實高帝初以陳平為護軍中尉令已主武官選矣故平有受金之譏又魏略云護軍之官總統諸將主武官選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軍時有謠曰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

督五百匹司馬宣王與濟善聞此聲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及夏侯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晉景帝代玄為中護軍整法分人莫敢犯者又王隱晉書云景帝為中護軍作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又晉起居注云武帝詔云中護軍職典兵選宜得幹才遂以羊琇為之宋志又云主武官選按此則護軍主選明矣而陶藻所言領軍主選及昭叔之敘者當因省併之際為一將之權宜非歷代之恒制）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魏晉江右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置營總管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周顗庾亮王蘊之新安王彪之等並為護軍）宋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領護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其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齊梁陳並有之北齊護軍府統四中郎將皆置佐史隋煬帝十二衛每衛置

護軍四人以副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事改護軍為虎賁郎將大唐採前代舊名置上護軍護軍○輕車將軍漢武帝置以公孫賀為之又有輕車校尉梁陳後魏北齊亦有輕車將軍大唐採舊名置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騎都尉漢武帝置以李陵為之更始初亦有故時謠云爛羊胃騎都尉晉以後歷代皆有之大唐採舊名置上騎都尉騎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並隋置為文散官○大唐採置自上柱國以下並為勳官

后妃（及內官命婦附）

昔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

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爲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
但三妃而已謂之夫人（帝嚳所稱大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
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女即夏制
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
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九二十七
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
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爲（以上鄭玄）
（所云）故禮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諸
侯之夫人皆命於天子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

始也（周制同姓百世不婚昭公娶吳以同姓故謂之吳孟子故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漢
興因秦之稱帝祖母稱太皇太后帝母稱皇太后正
嫡稱皇后（皇后之尊升於天子聖設加之比皇后稱椒房者許云淑卿之實學行盛外國人義其繫貫以椒塗室亦取溫煖除惡氣也）
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八子（視千石比中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倢伃（武帝加置視上卿比列侯）娙娥（武帝加置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容華（武帝加置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充依（武帝加置視千石比左更）
昭儀（元帝加置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
涓共和娛靈寶林良娣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
子（視有秩斗食五官以下死葬司馬門外）其太子妃有良娣有孺子妾
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皇孫妻妾無位號皆稱家人

光武中興悉闕此號唯皇后如舊稱貴人（貴人金印紫綬）
美人宮人采女皆無爵秩四時賞賜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
○魏武帝因西漢置夫人昭儀倢伃容華
美人文帝增置貴嬪二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媛（位次御史大夫爵比縣公）
修容（比亭侯）順成（明帝除順成）良人（視千石）明帝又增淑
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昭華（比鄉侯）修儀（比關內侯）自夫人以下爵
凡十二等（明帝遊宴在內又選女子六人爲女尚書典省外奏事也）○晉因魏制
○宋初多因循制孝武帝孝建三年置貴妃（比相國）進
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公）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
華以代修華修儀修容又置中才人充依以爲散位

其後或省或置不能備舉廢帝即位上明帝陳貴妃
尊號曰皇太妃依晉孝武李太妃故事置家令一人
改諸國太妃曰太妃（音怡）其江左四代互相沿襲無大
異同（宋明帝以新蔡公主爲謝貴妃加虎賁鼓吹出警入蹕齊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以真玉）自後魏以下班號謬亂不足爲紀○大
唐內官有惠妃麗妃華妃三人（正一品）淑儀德儀賢儀
順儀婉儀芳儀六人（正二品）美人四人（正三品）才人七人
（正四品）宮官有差（初武德九年詔曰王者內職取象天官肇自古昔具有節文末代奢淫搜求無度閱茲等閑文雜親族一時放省各從聘自足中宮崩後所出三千餘人貞觀二年中書舍人李百藥上封事曰切聞大安宮及掖庭內無用宮人動有數萬衣食之費固自頃多幽閑之冤足傷和氣充陽爲害亦或由此並太宗諱侍臣同南代未年求索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深所不原且罷歸之餘更何所謂）

令將出之任求伉儷非者實患人亦得各還其住是令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西門簡出之玄宗開元二年詔曰古者二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朕恭膺大寶顧循舊號而六宮嬪位未副於周禮八月算人不行於黃去至而姜后進諫永巷脫簪袁盎有言上林引席此與朕之所嘉未嘗忘也頃者人號之誹譏閒道路以為朕求聲色選備掖庭豈余志之本何斯言之妄行往歸太平公主輯進人入宮時以事須順從未能相抑見不賢良若內省欲止諸吳若自修改而更張損之可也如嬪以下嘗當擇使還其家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士曰婦人婦之言服庶人曰妻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取於天子也無子后與媵去上中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邦人稱之曰君夫

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敵體妙婦其當凡婦人無爵從夫命之爵坐以夫之齒齊謂夫命有大夫則妻為命婦至秦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蔡邕獨斷曰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史記曰漢有平原君即景帝王皇后之母也脩成君即武帝母王太后前夫人金氏之女也後漢書曰崔駰曾祖母師氏能通孝經百家之言王莽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室之世又鄧后臨朝爵其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戶以湯沐邑薨贈長公主赤綬謚曰敬君又梁冀妻孫壽封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又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又和帝大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賜印綬又順帝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五千戶左雄奏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王聖為野王君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天下所歡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封山陽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急又董卓為相國封其母為池陽君置令丞公主有邑司之制歷代公主名附於王侯篇內元壽七年始令列侯

太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補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則不得稱之晉外傳有之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太始六年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以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給如郡公侯比又王丞妻字贈金章紫綬又廣陵母王拜為武邑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立養堂於家王事以下皆就拜謁又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逮仕苻堅為太常乃就宋家立講堂置生員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為宣文君其餘多闕宋曹陽齊廣孟懷王毋懷拜國夫人育奏許之御史中丞袁豹以為婦人從夫之爵懷王父辭見任人司農其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抑左丞徐羨之郎中郎之官詔並贈諡後周宣帝令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廟及天臺皆俛伏隋高京女子冼氏尚為越自領有功詔冊為宋康郡大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導節鹵簿一如刺史之儀復周為譙國大夫人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太

○大唐外命婦之制

皇帝妃嬪及太子良娣以下為內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為外命婦今同時令其嫡員令同其制大約皆出於漢魏不復重敘諸王母妻及妃嗣王郡王母妻亦同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母妻封者帶三品以上亦同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若勳官二品有封亦同四品五品妻母為縣君若勳官三品有封者亦同五品散官同職事若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各視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或人有官及爵者皆從高蔭其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縣君鄉君准此諸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以下無者聽之其承重者不合中宗時韋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用蔭門施

乾封制從之儀 太后時契丹寇平州平州刺史鄒保英妻奚氏率城內子助守賊遂退封為成節夫人又咸亨元年贈武太后母爲魯國太夫人謚曰忠烈 開元八年五月敕

准令王妻爲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爲夫人母加太字

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敘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酬[illegible]

異姓妻合從夫受秩甲令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

例自今以後郡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爲妃

貞元六年太常卿董晉奏諸國王母未有封號請準

故爲某國太妃吏部郎中柳冕等狀稱歷代故事

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命爲太

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大儀之上從之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四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五

職官十七

祿秩 俸力 白直 仗身 庶僕 親事帳內 防閤 邑士 士力 門夫等附

致仕官祿 職田 公廨田

祿秩 周 漢 後漢 宋 齊 梁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班爵祿之制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大國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趙岐曰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 次國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小國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illegible] 及乎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 [illegible] 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嘗聞其略也 孟子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視比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四百

下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四人次國之卿命於君者亦如小國之卿凡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卿大夫皆受田於公田有五）（[illegible]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者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為糞故別有[illegible]）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王制）（）漢制祿八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宣帝又益天下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漢書[illegible]若食一斛則益五斗[illegible]）至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illegible]）綏和二年又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凡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illegible]）

（[illegible]）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百石（[illegible]）比二百石（[illegible]）百石（[illegible]）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為長吏（吏理也[illegible]）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illegible]）（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illegible]）足為小史（[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擧大數也）至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本史志[illegible]四年又[illegible]百官及州郡縣）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風俗通曰漢制三公[illegible]其食萬石按此則[illegible]）（俸各有差）此諸受俸皆取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illegible]）三百石（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一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者丞尉皆四百石其六百石者丞尉皆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者丞尉皆二百石侯公主家丞秩皆比三百石諸邊障塞尉諸陵校尉皆二百石有常制者不暇悉載（本志）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各有差）立春之日遣使者賜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疋九卿十五疋武官太尉大將軍各六十疋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疋武官倍文官（後漢書）獻帝建安八年頒賜三公以下金帛各有差三年一賜以為常制（本史）○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永元初詔二品清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一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者悉入後人元嘉末又改此制計月分祿（[illegible]初即位制[illegible]加公[illegible]）○[illegible]氏

官有僮幹之役而不詳其制永明五年制二品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張融坐數奇錢欲追杖五十免官又坐王諶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兜官幹者若門僕之類也○梁武帝天監初定九品令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為萬石第二第三品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為二千石及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唯別得廩食多遣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畿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京口並外官最重者尚書令僕射官品第三也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並與外官刺史最輕者公府參軍官品第六也丹陽郡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丹陽尹理建康吳郡會稽郡並今郡並列郡重者詹事尚書官品第三也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涼今高涼郡晉康今郡並列郡輕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內官吏為十八班

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為劣則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其時吏以為處高者差耳本史既畧不可詳焉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加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公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受官給之王及主墳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後魏初無祿秩者至孝文太和八年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戶增調三疋穀二斛九升以為官司之祿均預調為二疋之賦祿行之後贓滿一疋者死其祿每季一請於是百官受祿

有差至十年議定民官依例給俸本史又曰初息方郡太守數戶力紀歲一不請難北疋六疋○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二百疋為一秩從一品七百疋一百七十五疋為一秩二品六百疋一百五十疋為一秩從二品五百疋一百二十五疋為一秩三品四百疋一百疋為一秩從三品三百疋七十五疋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疋六十疋為一秩從四品二百疋五十疋為一秩五品一百六十疋四十疋為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疋三十疋為一秩六品一百疋二十五疋為一秩從六品八十疋二十疋為一秩七品六十疋十五疋為一秩從七品四十疋十疋為一秩八品三十六疋九疋為一秩從八品三十二疋八疋為一秩九品二十八疋七疋為一秩從九品二十四疋六疋為一秩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

優一秩平者守本秩閑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州郡縣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直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疋與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疋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疋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疋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疋為差上郡太守歲秩五百疋降清都尹五十疋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疋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疋下中下下各以二十疋為差上上縣歲一百五十疋與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疋為差中上降上下三

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五疋爲差下上降中下二十
疋下中下下各以十疋爲差州自長史下逮于史吏
郡縣自丞以下逮于掾佐亦皆以帛爲秩郡有尉者
尉秩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調課給之自一品以下
至流外勲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流外勲品
或以五人爲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爲等繁者
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閑者降一等諸州刺史守令以
下幹及力皆聽勅乃給其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
十八疋幹身放之力則郡縣白直充○後周制祿秩
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
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

一公因盈數爲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
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爲四
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爲上年上年頒
其正三釜爲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爲下年下年頒
其一無年爲凶荒不頒祿○隋京官正一品祿九百
石其下每以百石爲差至正四品是爲三百石從四
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爲差至正六品是
爲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爲差至從
八品是爲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
給祿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
給祿各以戶數爲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

每以四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
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一百石大
縣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爲差至於下下則六十
石其祿唯及刺史二佐及郡守縣令本志文帝時嘗以
百僚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工部
尚書蘇孝慈以爲官人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
外官給祿每市及給職田各有差本志義寧二年唐王
爲相國罷外官給祿每十斛給也二十斛○大唐武
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
遂定給祿俸之制以民地租充之京官正一品七百石從一品
六百石正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正三品四百石從三

品三百六十石正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正五品二百石
從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
從七品七十石正八品六十七石從八品六十二石正九品五十七石
從九品五十二石諸給祿者三師三公及太子三師三
少若在京國諸司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并左右千
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並依官給其祿春夏二季春給
秋冬二季秋給[illegible]
閏月不給其在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准官皆降京官一等
給其文武官在京長上者則不[illegible]祿應降等者各以等
十石爲一等二品三品皆以三十石爲一等四品五
品皆以二十石爲一等六品以下皆以五石爲一等
八品九品皆以二石五斗爲一等其俸錢之制京司諸官初置公廨

令行署及番官與易以充其俸貞觀十二年罷公廨置胥士七千人取諸州上戶爲之准防閤例而收其課三歲一更計員少多而分給焉貞觀十五年以府庫尚虛勑在京諸司依舊置公廨給錢充本置令史府史胥士等令迴易納利以充官人俸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爲理之本在於擇人不正其源遂差千里往古明經拜職或四科辟召必擇器任使量才命官然則市井子孫不居官吏國家制令意在三代商賈之人亦不居官位陛下近許諸司令史捉公廨本錢諸司取此色人號爲捉錢令史不簡性識寧論書藝但令身能賈販家足貨財錄牒吏部即依補擬大

率人捉五十貫以下四十貫以上任居市肆恣其販易每月納利四十一年凡輸五萬送利不違年滿授職然國家昔常笑漢代賣官今開此路頗類於彼在京七十餘司相率司別九人更二載後年別即有六百餘人輸利受職伏以陛下理致升平任賢爲政或大學高第或諸州進士皆策同片玉經若懸河守先聖之格言慕昔賢之廉恥拔十取五量能授官然犯禁違公輒罹刑法況乎捉錢令史專主賈販志意分毫之末耳目廛肆之間輸錢於官以獲品秩荏苒年歲國家能不使用之乎此人習與性成慣於求利苟得無恥豈蹈廉隅使其居職何向而可將求之弊宜

絕本源臣每商量之間爲國相恥京師廢省及外官與口同詞咸言不便太宗納之停諸司捉錢依舊本府給月俸二十一年復依古制置公廨給錢爲之本置令史府史胥士等職貫易收息以充官俸永徽元年悉廢胥士等更以諸州租庸脚直充之其後又令薄賦百姓一年稅錢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掌之每月收息以充官俸其後又以稅錢爲之而罷其息利凡京文武正官每歲供給俸食等錢（并防閤庶僕及雜職等）總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貫（員外官不在此數）外官則以公廨田收及息錢等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先以長官定數其州縣少尹長史司馬及丞各減長官之半

大都督府長史副都督別駕及判司准二佐以職田數爲加減其參軍及博士減判司主簿縣尉減縣丞各三分之一（諸內外員外官同正員者料賜會食料之事以上五品同正員不同正員者祿賜依本品亦同正員餘各給半料職田不給自內供乾元之後以軍賦不給內外官俸祿各減其半）參及兼行不帶本官者祿俸食料防閤庶僕一事以上並同正官帶官者聽從多處給若帶外官者依京官給（食料賜會以下官）諸檢校及判試知等官不帶內外官者料庶一事以上准員外官同正員例給若檢校及判試知應正官見闕者兼給雜用其職田不應入正官者亦給（其侍御史職事監察御史外武並同內供奉裏行例）儀鳳二年制內外官俸食防閤邑士白直等宜令王公以下率口

職以充給焉調露元年九月職事五品以上者准舊給仗身○武太后光宅元年九月以京官八品九品俸料薄諸八品每年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及有親事帳內六品七品子為親事八品九品子為帳內限年十八以上舉諸州共率萬人為之凡王公以下及文武職事二品以上帶勳官者則給之其親事帳內府官隨在上依舊給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一百二十人嗣王郡王一百八人上柱國帶二品以上職事九十五人帶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帶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九人帶三品職事六十三人上護軍帶二品以上職事七十三人帶三品職事五十五人護軍帶二品以上職事六十二人帶三品職事一十六人諸州縣之官流外九品以上皆給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品佐官八品五人九品四人諸州縣官流內九品以上及在外監五品以上皆給執衣隨身驅使典執筆硯其監官外官並近州縣取充二品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二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二人關虛責官並不給分為三番每周而代不願者代聽之初以民丁中男充為之役使者不得踰境後皆捨其身而收其課課入所配之官遂為恒制鎮戍之官以鎮戍上中下為差上鎮給仗身四人中下鎮將副各三人中下鎮副各二人倉曹兵曹戍主副各一人其仗身十五日一時收資六百四十○開元十年正月省王公以下視品官參佐及京官五品以上官

舉其制而史不備書其餘歷代多缺○後魏孝文太和五年州刺史郡太守并官節級給公田○隋文帝開皇中以百僚供費不足咸置廨錢收息取利蘇孝慈上表請罷於是公卿以下內外官給職分田一品給五頃至五品則為三頃其下每以五十畝為差又給公廨田以供用○大唐凡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司農寺給二十六頃殿中省二十五頃少府監二十二頃太常寺二十頃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頃太府寺十六頃吏部戶部各十五頃兵部內侍省各十四頃中書省將作監各十三頃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頃尚書都省門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頃工部一十頃光祿寺太僕寺祕書監各九頃禮部鴻臚寺都水監太子詹事府各八頃御史臺國子監京縣各七頃左右衛太子家令寺各六頃衛尉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太子左右春坊各五頃太子左右衛率府太史局各四頃宗正寺左右千牛衛太子僕寺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監門率府各三頃內坊左右內率府率更府各二頃在外諸司公廨田亦各有差大都督府四十頃中都督府三十五頃下都督都護府上州各三十頃中州二十頃宮總監下州各十五頃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六頃上牧監上鎮各五頃下縣及中下牧司竹監中鎮諸軍折衝府各四頃諸冶監諸倉監下鎮上關各三頃互市監諸屯監上戍中關及

以展懽娛行樂盛時式覃中外至六年六月勑
口給使王公家不過二十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
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
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
品不得過一人（百官家畜絲竹及給使口並是朝廷優寵資給故附於此俸料之後）

致仕官祿

大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開元五年十月勑致仕應給物並所由送至宅

職田　公廨田

古者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孟子言也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士田得之圭田所謂絜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絜士也無圭田也所受之民受公田者受有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美多少有肥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故王制曰公田藉而不稅（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大夫士有功德者賢出則禮之士圭田以年近郊之）田無征是也（一夫已授一作）凡藉田之法以一里之田凡九頃分授八夫則家得一頃其餘一頃以八十畝均付八家以為公田家得十畝借民力而治之公則好惡取於是不復侵人所自治之田也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餘二十畝二家共得五畝以為廬舍殷周以前不詳其制至晉公卿猶各有菜田及田騶多少之級糧

津（各二頃其津都水使者不給）不關一（頃五十畝）上中戍下戍嶽瀆（各一頃）
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內地少欲於百里外給者亦聽之）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之田亦各有差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嶽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諸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

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其田亦借民佃植秋冬受數）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各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開元十年六月勑所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變通應須訓收其內外

舉其制而史不備書其餘歷代多缺○後魏孝文太
和五年州刺史郡太守并官階級給公田○隋文帝
開皇中以百僚供費不足咸置廨錢收息取利蘇孝
慈上表請罷於是公卿以下內外官納職分田一品
給五頃至五品則爲三頃其下每以五十畝爲差又
給公廨田以供用○大唐凡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司
農寺給二十六頃殿中省二十五頃少府監二十二頃太常寺二十頃
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頃太府寺十六頃吏部戶部各十五頃兵
部內侍省各十四頃中書省將作監各十三頃刑部大理寺各十二
頃尚書都省門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頃工部十頃光
祿寺太僕寺祕書監各九頃禮部鴻臚寺都水監太子

詹事府各八頃御史臺國子監京縣各七頃左右衛太子
家令寺各六頃衛尉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太子左右春
坊各五頃太子左右衛率府太史局各四頃宗正寺左右
千牛衛太子僕寺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
右監門率府各三頃內坊左右內率府率更府各二頃在
外諸司公廨田亦各有差大都督府四十頃中都督府
三十五頃下都督都護府上州各三十頃中州二十頃官總監下
州各十五頃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六頃上牧監上鎮各五頃下
縣及中下牧司竹監中鎮諸軍折衝府各四頃諸冶監
諸倉監下鎮上關各三頃互市監諸屯監上戍中關及

津各二頃其津隸都水使者不給下關一頃五十畝中戍下戍嶽瀆各一頃
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
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
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
田亦准此即百里內地少欲於百里外給者亦聽之諸州及都護府親王
府官人職分之田亦各有差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
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
鎮戍關津嶽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
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
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諸郎將各五頃上府果
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

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
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
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
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
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其職分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數而已諸職分
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
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
爲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
租分法其價六斗已下者依舊定不得過六斗並取
情願不得抑配開元十年六月敕所置職田本非古
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變通須刊改其內外

所給職田子粟今年九月以後並宜停給十八年六月京官職田特令給受後用舊制自大曆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貴內官乏給乃減外官職田一分之以給京司府鎮通計文武正員員外官及內侍省閑廐五坊南北衙宿衛并教坊內人家糧等凡給米七十萬石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五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六

職官十八

秩品一

官品并命數　唐虞　夏　商　周　秦　漢　後漢　魏

唐官數闕尚書曰唐虞建官惟百而鄭玄云虞官六十唐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以爲官兩台九皆有事

虞官六十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而鄭注云六十

夏官一百二十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又尚書云夏商官倍則當有二百餘而鄭云百二十今依鄭說

殷官二百四十明堂位曰殷官二百而鄭云二百四十今依鄭說

右自殷以上官名制度俱在歷代官制篇列國官並不在其數

周官有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專征伐五侯九伯者也謂長諸侯爲方伯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也又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鄭司農云出就侯國六命賜官鄭司農云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鄭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五命賜則則者地未成國之名也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也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與夏五十里同四命受器鄭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三命受位鄭玄云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再命受服鄭玄云受祭衣服爲上服此列國之大夫再命一命受職鄭玄云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

右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

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一人內職掌府史胥徒賈人工人庶子罪隸蠻夷貉等五隸醫人閽人虎士視瞭冗役及奚隸鼈醢醯鹽冪酒桃春枕饎槀等槀音內饎音熾熟食也爾雅云酒食也女職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人都計內外官及內職掌人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五人其旌人舞者及太祝巫覡閽人每門及國世婦每官等官職并冬官人數及外職掌人並闕按帝王世紀云湯受命有三千餘國又按三謝云殷時天下諸侯國千七百七十三前是殷氏政衰諸侯相并季末之時所存之國耳大國二百四十九次國五百一小國一千二十三大國次國則皆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七在小國二卿其大夫與士如大國次國之數大凡列國卿大夫士有大萬一千三十二人又周初有千八百國列國卿大夫士大數與殷不異及侯置守郡縣官吏百姓之所奉豈非勤乎

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世當周

之世有功之臣無如太公周公者然封爵皆為侯詩云衛侯魯侯又曰齊侯之妹是也而春秋有虞公虢州公者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為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故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天子三公加命則為方伯九命卿加一命則出為侯伯七命大夫加一命則出為子男五命天子元士出封為附庸加一命為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備但得進命不進爵也是以卿出則為侯伯大夫出則為子男皆爵命並進士出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二王之後本非

出加之例直以承祀先代故九命為上公其有功之臣皆為侯伯七命而已若周之子弟及異姓之有大功德而封爵不過侯但得進地故齊魯之國皆以侯爵而受上公之地五百里之封若列土侯伯有賢能之德而又有功者則加一命為牧故春官之職云八命作牧子男之君則五命上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大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次國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小國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凡上一命而受爵周禮爵及命士故云一命而受爵有受爵有受命者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爵俱有也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為

也然則一命者其服自為也一命尚受職再命不言自明耳三命受車馬三命謂侯伯之卿也再命已受服於君則三命之卿受服不疑矣而復別受車馬於君故曲禮云夫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明其三命得受車馬之義然三命之卿則有命於天子之禮故周禮云三命受位明諸侯之卿受三命者皆有列位於王朝也則小國之卿再命者雖得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三命之卿始受車馬則再命以下車馬自為之也若君特賜者不在其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為之也故禮記云有田祿者先為祭器三命以上既受祭

服四命者受服亦可明矣三命之卿尚有列位於王四命亦可知也凡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凡自稱者伯曰天子之臣（分陝之伯）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守官守土）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公子曰臣孽（孽音五葛反）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也傳音丁戀反）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天子士也其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儐者曰晉士起是也）自稱曰陪臣某（陪重也）於外曰子（子有德之稱也魯春秋高子來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自稱曰某（使謂自使於諸侯也某名也）○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其十八等自大庶長以下又似官也）有其封爵稱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則在軍吏之例自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言從公大夫以上人與令丞亢禮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

漢官秩差次（漢並有秦二十等爵然以爵功勞之賞非恒秩也丞相大尉司徒司空諸將軍及諸侯王國官不在此目）

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王莽改曰卿）御史大夫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亦曰真二千石王莽改為上大夫）太子太傅　少傅　將作大匠　太子詹事　大長秋　典屬國　水衡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司隸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城門校尉　步兵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越騎校尉　州牧　郡太守

比二千石（月百斛王莽改為中大夫）丞相司直　光祿大夫　光祿中郎五官左右三將　光祿虎賁中郎將　光祿中郎將騎都尉　西域都護副校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郡尉

千石（月八十斛王莽改為下大夫）丞相長史　大司馬長史　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前後左右將軍長史　太常丞　光祿勳丞　衛尉丞　太僕丞　廷尉左右監　大鴻臚丞　宗正丞　大司農丞　少府丞　執金吾丞　太子衛率　萬戶以上縣令

比千石　光祿太中大夫　光祿郎中車戶騎三將　光祿謁者僕射　光祿虎賁郎

八百石（成帝除八百石秩）太子家令

比八百石　光祿勳諫大夫

六百石（月七十斛王莽改曰元士）衛尉公車司馬令　衛士令　旅賁令　廷尉左右平　太子門大夫　太子庶子　將作大匠丞　太子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京兆尹丞　左馮翊丞　右扶風丞　州刺史郡丞　郡長史　郡尉丞　次萬戶以上縣令

比六百石（月六十斛）太常太僕博士　光祿議郎中郎　光祿謁者常侍謁者給事員　西域都護丞　司馬候

五百石（成帝除五百石秩王莽改為命士）減萬戶縣長

四百石（月四十五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為長吏，王莽改為中士）太子中盾　尚
戶以上縣丞　次萬戶以上縣丞　減萬戶縣丞
比四百石　光祿侍郎
三百石（月四十斛，王莽改為下士）次減萬戶縣長
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光祿郎中
二百石（月三十斛）萬戶以上縣尉　次萬戶以上縣尉
減萬戶縣尉
百石（自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謂少吏。王莽改百石曰庶士）
右漢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
（家宰職官數）命數未詳（秦漢以降，逮于周隋，多無注解，其有義理明者，略而敍之。莫詳今代，約其本史，聊舉一代之時，他皆類此，覽之者幸察焉）

後漢官秩差次（此制初因其舊，以後錢穀兼給，其品秩不同，事具職官。其太傅三公大將軍驃騎將軍並不在此目）
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執金吾
（注云：比二千石）太子太傅　河南尹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二千石（月百二十斛）度遼將軍　大長秋　太子少傅
將作大匠　司隸校尉　州牧（凡州所監都為京
都，置尹）郡太守　皇子封王國傅　相（皇太子
封王國御史大夫及諸卿）
比二千石（月百斛）都護將軍　大將軍營五部校尉

光祿五官中郎將　光祿左中郎將　光祿右中郎
將　光祿虎賁中郎將　光祿羽林中郎將　光祿
奉車都尉　光祿駙馬都尉　光祿騎都尉　光祿
大夫　少府侍中（漢官秩云：千石）少府中常侍　城門校尉
北軍屯騎校尉　北軍越騎校尉　北軍步兵校尉
北軍長水校尉　北軍射聲校尉　每王屬國都尉
護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皇子封王國中尉
千石（月八十斛）太傅長史　太尉長史　司徒長史　司
空長史　大將軍長史　光祿太中大夫（注云：秩比千石）
廷尉正左監　少府中常侍　少府尚書令　少府
御史中丞　太子家令　大長秋　中宮僕　太子
率更令　太子僕　城門司馬　城門平屯司馬

北軍屯騎校尉司馬　北軍越騎校尉司馬　北軍
步兵校尉司馬　北軍長水校尉司馬　胡騎司馬
北軍射聲校尉司馬　右扶風京兆每大縣令
雒陽令　皇太子封王國郎中令　僕
比千石　大將軍司馬　太常丞　光祿丞　光祿謁
者僕射　衛尉丞　衛尉宮掖門司馬　太僕丞
鴻臚丞　宗正丞　司農丞　少府丞　使匈奴中
郎將　執金吾丞（注云：漢官秩云六百石）
六百石（月七十斛）大將軍從事中郎　度遼將軍長史
（注云光祿）軍司馬　太常贊饗　太常太史令　太常

博士祭酒　太常太祝令　太常太宰令　太常大子樂令　太常高廟令　太常光武廟令　太常前帝陵每陵園令　太常先帝陵每陵食官令　光祿左右僕射　左右陛長　光祿羽林左監　光祿羽林右監　光祿中散大夫注云千石秩　光祿諫議大夫　光祿議郎　光祿常侍謁者公府掾　衛尉公車司馬令　衛尉南宮衛士令　衛尉北宮衛士令　衛尉左右都候　太僕考功令　太僕車府令　太僕未央廐令　太僕承華廐令　廷尉左平　鴻臚大行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令　宗正諸公主每主主簿　僕　私府長　大司農部丞　大司農太倉

令　大司農平準令　大司農導官令　少府太醫令　少府太官令　少府守宮令　少府上林苑令　少府給事黃門侍郎　少府小黃門侍郎　少府小黃門令　少府中黃門冗從僕射　少府掖庭令　少府永巷令　少府御府令　少府祠祀令　少府鉤盾令　少府濯龍監　少府中藏府令　少府內謁者令　少府尚方令　少府尚書僕射　少府尚書令　少府符節令　少府治書侍御史　少府侍御史　執金吾武庫令　大長秋丞　大長秋中宮謁者令本同四百石　大長秋中宮尚書　大長秋中宮私府令注同秩　大長秋中宮永巷令　大長秋中宮黃

門冗從僕射　大長秋虎賁官騎下中宮官署令　太子倉令　太子食令　太子門大夫　太子中庶子　將作丞　將作左校令　將作右校令　城門每門候　北軍中候　州刺史　右扶風京兆每次將令　護烏桓校尉擁節長史　司馬　護羌校尉擁節長史　司馬

比六百石胡云六十斛又云五十斛　大將軍輿軍候　光祿五官中郎又云比三百石　光祿左中郎　光祿右中郎　光祿虎賁中郎　光祿常侍謁者　太子洗馬　皇太子王王國治書

四百石胡云四十五斛又五十斛　光祿給事謁者　少府太官丞

少府黃門署長　畫室署長　內署長　少府左署監　少府尚書左右丞　少府侍郎　大司農雒陽市長　大長秋中宮藥長　太子庶子　太子廐長　太子中盾　太子衛率　右扶風京兆每次縣長　雒陽縣丞　皇太子封王國禮樂長　衛士長　醫工長　永巷長　祠祀長

比四百石胡云四十五斛又四十斛　後漢太尉東西曹掾　光祿五官侍郎　光祿左侍郎　光祿右侍郎　光祿虎賁侍郎　皇子封王國謁者

三百石胡四十斛　太常先帝陵每陵食監丞　宗正諸公主每主家丞　少府鉤盾丞　永安丞　鴻臚大行

論禮郎　大司農丞　揖讓擢丞　右扶風京兆尹
小縣長　侯國相
比三百石（秩三十斛）太尉諸曹餘掾　光祿五官郎中
光祿左郎中　光祿右郎中　光祿虎賁郎中　光
祿羽林郎中　光祿謁者郎中　少府中黃門
二百石（秩二十斛）太常太史丞　明堂及靈臺丞　衛尉
吏　太僕文學吏　少府文學吏（百石二人）　少府苑中
丞　左史南園丞　少府令史　少府符節令史
廷尉史　鴻臚吏　宗正吏（百石二人）　大司農吉丞
大司農雒陽市丞　執金吾吏　太子舍人　河南
尹員外　皇子封王國郎中

比二百石（秩二十六斛）將軍屯長太尉屬　光祿節從
虎賁
百石（秩十六斛）太尉令史（不說石數與役數）太常吏　太常太史
吏　太常太子樂吏　光祿員外　衛尉文學吏
太僕吏　少府吏（五人百石）　少府蘭臺令史　廷尉文學
吏　鴻臚文學吏　宗正文學吏（四人百石）　大司農文學
吏　大司農雒陽市吏　執金吾文學吏　司隸校
尉州功曹從事　別駕從事　簿曹從事　兵曹從
事　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州之）諸曹掾　河南尹公
右平史　雒陽員外　鄉有秩三老
比百石（秩十一斛）太常明堂員吏　太常太子樂令員吏

光祿勳卿員吏　衛尉卿員吏　太僕卿員吏　大
鴻臚卿員吏　大司農雒陽市吏（四人百石）少府卿員吏
執金吾員吏　雒陽令員吏　佐史（月八十石）太常佐
太常太祝佐　太常明堂佐　光祿佐　衛尉佐
太僕佐　廷尉佐　大鴻臚佐　大鴻臚大行令佐
宗正佐　大司農佐　雒陽市佐　執金吾佐　少
府佐　雒陽縣佐史
右內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一千五十五人內六千五百十二人）
內外諸司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
人（外萬四千二百二十五人內職掌令史都督從事職佐員吏侍郎率騎治禮郎假佐官騎及鼓吹等者屠者上衛級騎等散領士烏桓騎等一十三萬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外職掌府吏書佐假佐亭長卿有秩三老游徼掌什等）

都計內外官及職掌人十五萬二千九百
八十六人其內有品秩里數及令數未詳
魏官置九品（自魏以下並為九品其祿秩差次大約亦依後漢以列品制以列品第不可盡出）
第一品
黃鉞大將軍　三公　諸國王　侯伯子男（爵）　大丞相
第二品
諸四征四鎮車騎驃騎將軍　諸大將軍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中常侍　尚書令　左右僕射
尚書　中書監令　秘書監　諸征鎮安平將軍
光祿大夫　九卿　司隸校尉　京兆河南尹　太

子保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中領軍　諸縣侯
爵　龍驤將軍　征虜將軍　輔國將軍

第四品

城門校尉　武衞　左右衞　中堅　中壘　驍騎
游騎　前軍　左軍　右軍　後軍　寧朔　建威
建武　振威　振武　奮威　奮武　揚武　廣威
廣武　左右積弩　積射　強弩等將軍　護軍監
軍　五營校尉　南北東西中郎將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州領兵刺史　越騎烏桓諸匈奴護羌
蠻夷等校尉　諸卿侯

第五品

給事中　給事黃門侍郎　散騎侍郎　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虎賁中郎將　符節令　冗從僕射
羽林監　太子中庶子　太子庶子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僕　衞率　諸軍司　北軍中候　都
督護軍　西域校尉　西戎校尉　禮界諸將軍
鷹揚　折衝　輕車　虎烈　宣威　威遠　寧遠
伏波　虎威　陵江等將軍　太學博士　將兵都
尉　牙門將　騎督　安夷撫夷護軍　郡國太守
相內史　州郡國都尉　國子祭酒　諸亭侯　爵州
單車刺史

第六品

尚書左右丞　尚書郎中　秘書郎　著作丞郎
治書侍御史　部曹侍御史　諸督軍　奉車駙馬
都尉　諸博士　公府長史司馬　驃騎車騎長史
司馬　廷尉正監評　將兵助郡都尉　置司馬史參者
諸護軍　太子侍講門大夫　太子中舍人　太子
常從虎賁督司馬督　水衡典虞牧官都尉　司鹽
都尉　度支中郎將校尉　司竹都尉　材官校尉
驃騎車騎衞將軍府從事中郎　四征鎮公府從事
中郎　公車令　諸縣署令千石者　千人督校尉
督守殿內將軍　殿內典兵　黃門冗從僕射　諸
關內名號侯　爵諸王公友

第七品

期門郎　諸國公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太
子保傅丞　諸公丞　詹事丞　諸軍長史司馬秩
六百石者　護羌戎蠻夷越烏桓校尉長史司馬
諸軍諸大將軍正行參軍　諸持節督正行參軍
二品將軍正行參軍　門下督　中書通事舍人
尚書曹典事　中書佐著作　太子洗馬　北軍候
丞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宜禾伊吾都尉　度支
都尉　典農都尉　諸封公保傅相郎中令及中尉
大農監　淮海津都尉　諸國文學　太子食官令
舍人　單于率正　都水參軍　諸縣令相秩六

石以上者　左右都尉　武衛左右衛長史司馬
京城門候　諸門候副散牙門將　部曲督　殿中
中郎將校尉　尚藥監　尚食監　太官食監　中
署監　南北軍監　中延御史　禁防御史　小黃
門諸署長僕謁者　維長寺人監　靈芝園監　黃
門署丞　中黃門　太中中散諫議三大夫議郎
三臺五都侍御史　太廟令　諸公府掾屬　諸府
記室　督主督受除遣者　符璽郎　門下郎　中
書上事通事　散騎集書　公主及諸國丞　萬戶
以上典書令及家令　符節御史

第八品

尚書中書秘書著作及主書主圖主譜史　太常齋
郎　京城門郎　四征四鎮四安長史司馬　二品四品
將軍王行參軍　郡國太守相內史　中丞長史
西域戊部譯長　諸縣署令千石以上者丞　州郡
國都尉司馬　司鹽司竹監丞　水衡典虞牧材官
都尉司馬　秘書校書郎　東宮摘句郎　諸雜署
長史　關谷長　王公妃公主家令　諸部護軍司
馬　王郡公侯諸署令　國子太學助教　諸京城
四門學博士　諸國常侍侍郎　殿中都尉司馬
諸部護軍司馬　殿中羽林郎　左右度支郎中郎
將司馬　黃門從官　寺人中郎郎中　諸雜號宣

威將軍以下五品將軍長史司馬　蘭臺謁者　都
水使者令史　門下禁防　金鼓幢麾城門令史
校尉部司馬　軍司馬　假司馬　諸鄉有秩三老
司馬史從掾　諸州郡防門　尚書中書秘書令史

第九品

蘭臺殿中蘭臺謁者及都水使者書令史　諸縣長
令相　關谷塞尉　倉督河津督監　殿中監典事
左右太官督監內者　總章戲馬監　諸紙署監　王
郡公郡諸署長　司理治書　異族封公　世子庶子
諸王國交謁者　大長秋諸署丞　諸王太妃及公主
家僕丞　公主行夜督郵　太廟令行夜督郵

太子常園丞長候　郡王官舍人　副散部曲將
武猛中郎將　校尉部司馬　軍司馬　假司馬
諸鄉有秩三老　司徒史從掾　諸州郡防門
石官數及命數未詳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六終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七

職官十九

秩品二 晉 宋

晉官品

第一品

公諸位從公 開國郡公縣公爵

第二品

特進 驃騎車騎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 開國縣侯伯子男爵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中常侍 尚書令 僕射 尚書中書監令 秘書監 諸征鎮安平將軍 領軍 撫軍 前後左右征虜輔國龍驤等將軍 光祿大夫 諸卿尹 太子保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司隸校尉 中領軍 中護軍 縣侯爵

第四品

武衛 左右衛 中堅 中壘 驍騎 遊擊 前軍 後軍 左軍 右軍 寧朔 建威 振威 奮威 廣威 建武 振武 揚武 廣武 五營校尉 左右積弩 積射 強弩 奮武等將軍 城門校尉 護軍監軍 東西南北中郎將 州刺史領兵者 護匈奴中郎將 護羌戎夷蠻越烏丸校尉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鄉侯爵

第五品

給事中 給事黃門 散騎 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虎賁中郎將 冗從僕射 羽林監 太子中庶子 庶子 家令 率更令 僕 衛率 諸軍司北軍中候 都督 護軍 護匈奴中郎 西戎代部護羌烏桓等校尉 禮見諸將軍 鷹揚 折衝 輕車 武牙 威遠 寧遠 虎威 材官 伏波 凌江等將軍 牙門將 騎督 安夷撫夷護軍 郡國太守相內史 州郡國都尉 亭侯爵

第六品

尚書左右丞 尚書郎 治書侍御史 侍御史 諸督軍糧 奉車駙馬騎都尉 諸博士 公府長史司馬 從事中郎 二品將軍及諸大將軍特進都督中護軍長史司馬 廷尉正監評 秘書郎 著作郎 丞郎 黃沙治書侍御史 諸護軍長史司馬 水衡典虞牧官典牧司鹽都尉 太子門大夫 度支中郎將校尉都尉 材官校尉 王郡公侯郎中令 中尉 大農 王傅師及國將軍 諸縣署令秩千石者 太子侍講門大夫 中舍人 司馬督 太子常從虎賁督 校尉 督守殿中督 黃門令、黃門冗從 關內名號侯爵

第七品

殿中監　諸卿尹丞　符節御史　獄丞　部丞　黃沙典事　太子保傅詹事丞　諸軍長史司馬秩六百石者　護匈奴中郎將　護羌戎蠻夷越烏桓校尉長史司馬　北軍中候丞　城門五營校尉司馬　宜禾伊吾都尉　公府行相郎中令　監淮海津都尉　門下中書通事舍人　尚書典事　太子洗馬　食官令舍人　黃門中郎將校尉都督　諸縣置令六百石者　左右都候　閶闔門司馬　城門候　尚藥監　大官食監　中署監　小黃門諸署令僕射謁者　樂長寺人監　副牙門將　部曲部督　殿中　中黃門尉都尉　黃門諸署丞長史　中黃門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　關外侯

第八品

門下中書主事通事　散騎集書中書尚書秘書著作治書主書主圖主譜令史　郡國相內史丞長史　烏桓西域代部司馬　四安四平長史司馬　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　州郡國都尉司馬　司鹽司竹監丞　諸縣令長相　關谷長　諸縣署令千石之丞尉　王郡公侯諸雜署令　王太妃公主家令　副散督司馬長史　部曲將郡中都尉司馬　羽林郎　黃門從官　寺人中郎郎中　雜號宣威將軍以下

第九品

蘭臺謁者都水黃沙令史　門下散騎中書尚書秘書令史　殿中蘭臺謁者及都水黃沙書令史　諸縣署令長相之丞尉　關谷塞護道尉　王郡公侯諸署長　司理治書謁者中大夫署丞　王太妃公主家丞　僕舍人　副（以下部）部曲將虎猛中郎將校尉　別部司馬　軍司馬　軍假司馬

右內外文武官六千八百三十六人（內八百九十四人外五千九百四十二人）內外諸色職掌一十一萬一千八百三十六人（百八十九人內職掌儀史所載門亭長書佐書吏車騎等共餘目吏閣一千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七人外職掌王國及州縣職吏散吏鄉里吏等）都計內外官職掌人一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二人又每四鄉置一嗇夫及縣[illegible]大小戶口數多少等級置治書吏及佐史等數并今數未詳

宋官品

第一品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　大將軍　諸位從公

第二品

特進　驃騎　車騎　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

第三品

侍中　散騎常侍　尚書令　僕射　尚書　中書監令　秘書監　諸征鎮至龍驤將軍　光祿大夫　諸卿尹　太子保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領護軍　縣侯爵

第四品

二衛至五校尉　寧朔至五威五武將軍　四中郎將刺史領兵者　戎蠻校尉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鄉侯爵

第五品

給事黃門　散騎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三將積射強弩將軍　太子中庶子　三卿率　鷹揚至

陵江將軍刺史不領兵者　郡國太守內史相　亭侯爵

第六品

尚書丞郎　治書侍御史　侍御史　三都尉博士　撫軍以上及持節都督領軍長史司馬　公府從事中郎將　廷尉正諫評　秘書著作丞郎　王國公三卿師友文學諸縣署令千石者　太子門大夫　殿中將軍司馬督　雜號護軍　關中侯爵

第七品

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太子傅詹事率丞

[illegible]長史司馬六百石者　諸府參軍　戎蠻[illegible]史司馬　公府掾屬　太子洗馬　舍人食官令　諸縣令六百石者

第八品

內臺正令史　郡丞　諸縣署丞　雜號宣威將軍以下

第九品

內臺書令史　外臺正令史　諸縣署丞尉

右內外文武官六千一百七十二人八百二十三人內五千三百四十九人外內職掌人門亭長孝經師月令律令師及書佐等一千四百六十一人　郡計內外官及職掌人七千六百三十三人　其京[illegible]臺省監寺及府衛等府令史

幷諸色職掌人未詳[illegible][illegible]署人各隨[illegible]舊定無制亦不可得而知也命數亦未詳

齊官品未詳

右內外文武官二千六十三人軌九百四十七人內一一百一十六人外州刺史及官屬幷太守內史相縣令相等及校尉中郎將護軍等其中書省及令史司徒府門下省尚書秘書省蘭臺諸曹內外督令史幷太廟明堂太祝太史廩犧等職吏本志[illegible]有名自[illegible][illegible]其下外州佐史郡縣官屬佐史等名目及數幷命數並未詳

梁官品秩祿之差亦數前代更定十八班

十八班
丞相　太宰　太傅　太保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司徒　司空
十七班
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
十六班
尚書令　太子太傅　左右光祿大夫
十五班
尚書左僕射　太子少傅　尚書右僕射　中書監
特進　領護將軍
十四班

中領護軍　吏部尚書　太子詹事　金紫光祿大
夫　太常卿
十三班
中書令　列曹尚書　國子祭酒　宗正太府卿
光祿大夫
十二班
侍中散騎常侍　左右衛將軍　司徒左長史　衛
尉卿
十一班
御史中丞　尚書吏部郎　秘書監　通直散騎常侍
太子左右驍騎衛率　左右游擊　太中大夫　白

白十　司農少府廷尉卿　太子中庶子　光
十班
給事黃門侍郎　員外散騎常侍　皇弟皇子府長
史　太僕大匠　太子家令　率更令　僕　揚州
別駕　中散大夫　司徒右長史　雲騎游騎　皇
弟皇子府司馬　朱衣直閤將軍
九班
尚書左丞　鴻臚卿　中書侍郎　國子博士　太
子庶子　揚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
大舟卿　大長秋　皇弟皇子府諮議　嗣王府長史
前左右後四軍及嗣王府司馬　庶姓公府長史司

馬
八班
秘書丞　太子中舍人　司徒左西掾　司徒屬
皇弟皇子文　散騎侍郎　尚書右丞　南徐州別
駕　皇弟皇子公府掾屬　皇弟皇子單為二衛
馬　嗣王庶姓公府從事中郎　左右中郎將
嗣王庶姓公府諮議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
蕃王府長史司馬　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
七班
五校　東宮三校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錄事
記室中直兵參軍　南徐州中從事　皇

之庶子府蕃王府諮
六班
太子洗馬　通直散騎侍郎　司徒主簿　尚書侍
郎　著作郎　皇弟皇子府功曹史　五經博士
皇弟皇子府錄事　記室中兵參軍　皇弟皇子荊
江雍郢南兗五州別駕　領護軍長史司馬　嗣王
庶姓公府掾屬　南臺治書侍御史　廷尉三官
謁者僕射　太子門大夫　庶姓府諮議　嗣王府庶
姓公府錄事　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五班
尚書郎中　皇弟皇子文學及府主簿　太子太

少傅丞　太常丞　皇弟皇子湘荊河司益廣青衡
七州別駕　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中從事
嗣王庶姓荊江雍郢南兗五州別駕　皇弟皇子國
郎中令　三將東宮二將　嗣王府功曹史　庶姓
公府錄事　記室中兵參軍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
蕃王府中錄事　記室中直兵參軍
四班
給事中　皇弟皇子府正參軍　中書舍人　建康
三官　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別駕
皇弟皇子湘荊河益廣青衡七州中從事　嗣王庶姓荊
江雍郢南兗五州中從事　宗正太府衛尉司農少

府廷尉太子詹事丞　積射強弩將軍　太子左
右積弩將軍　嗣王國郎中令　皇弟皇子之庶子
府蕃王府功曹史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錄
事　記室中兵將軍　嗣王府庶姓公府主簿
三班
太子舍人　司徒祭酒　皇弟皇子公府祭酒　員
外散騎侍郎　皇弟皇子府行參軍　太子太傅少
傅五官功曹主簿　二衛司馬公車令　胄子律博
士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別駕　皇弟皇子北
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　嗣王庶姓北徐北
兗梁交南兗五州別駕　湘荊河司益廣青衡七州

中從事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主簿　嗣王
庶姓公府正參軍　光祿丞　皇弟皇子國中尉
太僕大匠丞　嗣王國大農　蕃王國郎中令　北
館令　庶姓持節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
二班
秘書郎　著作佐郎　揚南徐州主簿　嗣王庶姓
公府祭酒　皇弟皇子單為領護詹事二衛等五官
功曹主簿　太學博士　皇弟皇子國常侍　奉朝
請　國子助教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
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主簿　嗣王庶姓越
桂寧霍四州別駕　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

五州中從事　鴻臚丞　尚書五軍令史　武騎常
侍　明堂二廟帝陵令　嗣王庶姓公府行參軍
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　蕃王國大農　庶姓持節
府錄事及記室中兵參軍　庶姓持節府功曹史
一班
揚南徐州西曹祭酒從事　皇子國侍郎　嗣王國
常侍　揚南徐州議曹從事　東宮通事舍人　南
臺侍御史　太舟丞　二衛殿中將軍　太子二率
殿中將軍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等行參軍
蕃王國中尉　皇弟皇子湘荊河司益廣青衡七州
主簿　皇弟皇子荊雍郢南兗四州西曹祭酒議曹

從事　皇弟皇子江州西曹從事　祭酒議曹祭酒
部傳從事　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　嗣
王庶姓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主簿　庶姓持節府主
簿　汝陰巴陵二國郎中令　太官太樂太市太史
太醫太祝東西冶左右尚方南北武庫府等令
位不登二品者又為七班
七班
皇弟皇子府長史參軍　皇弟皇子國一字　嗣王
國侍郎　蕃王國常侍　揚南徐州文學從事　殿
中御史　庶姓持節府除正參軍　太子家令丞
二衛中員外將軍　太子二率　殿中員外將軍

州議曹從事　鎮蠻安遠護軍度支校尉等司馬
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　皇弟皇
子湘荊河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子荊雍郢三州從事史　南兗州文學從事
祭酒部傳從事　嗣王庶姓湘荊河司益廣青衡七
州主簿　嗣王庶姓荊雍郢南兗四州西曹祭酒議
曹從事　嗣王庶姓江州西曹從事　勸農謁者
汝陰巴陵二王國大農　郡公國郎中令
六班
皇弟皇子國典書令　嗣王國三軍　蕃王國侍郎
護軍府長史五官功曹　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　嗣王

府長兼參軍　庶姓公府長兼參軍　庶姓持節府
板正參軍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主簿　皇弟
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　嗣王庶
姓荊河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
弟皇子湘河司益廣五州文學從事　湘衡二州
從事　嗣王庶姓荊雍郢三州從事史江州議曹從
事　南兗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陵二王國中尉
皇弟皇子之庶子縣侯國郡郎中令　郡國公大農
縣國公郎中令
五班

皇弟皇子國三令　嗣王典書令　蕃王國三軍
皇弟皇子公府東督護　嗣王府庶姓公府三軍將
護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兼參軍　蕃王府長兼
參軍　二衛正員司馬督　太子二率正員司馬督
領護主簿　詹事主簿　二衛功曹　太常五官功曹
庶姓持節府行參軍　湘衡二州從事　皇弟皇子
越桂寧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子北
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　嗣王庶姓越桂
寧霍四州主簿　嗣王庶姓北兗北徐梁交南梁五
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庶姓荊河益廣青五
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陵二王國常侍　郡公國中

尉　縣侯國郎中令　皇弟皇子府功曹督護

四班

嗣王國三令　蕃王國典書令　嗣王府功曹督護
庶姓公府東曹督護　蕃王府參軍督護　皇弟皇
子之庶子府參軍督護　二衛員外司馬督　太子二
率員外司馬　二衛主簿　太常主簿　石頭戍軍
主簿　宗正等十一卿五官功曹　庶姓節府板行
參軍　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文學從事　嗣王
庶姓越桂寧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　嗣王
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
陵二王國侍郎　縣公國中尉

三班

蕃王國三令　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督
護　宗正等十一卿主簿　庶姓持節府長兼參軍
郡公國侍郎　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文學從事

二班

庶姓持節府參軍督護　汝陰巴陵二王國典書令
縣公國侍郎

一班

庶姓持節府功曹督護　汝陰巴陵二王國三令
郡國公典書令

三品蘊位

著作正令史　集書正令史　尚書度支三公正令
史　函典書殿中外監豫章東宮監尚書都官右降
正令史　諸州鎮監石頭戍監瑯琊城監東宮外監
殿中守舍人　齋監東宮典經守舍人　上庫令
太社令　細作令　平水令　太官守署丞　平厨
丞　酒庫丞　柴署丞　大樂庫丞　別宿校丞
清商丞　太史丞　太醫二丞　中藥藏丞　東冶
小庫等三丞　作堂金銀局丞　木局丞　北武庫
丞　南武庫丞　東宮食官丞　上林丞　湖西塼
屯丞　湖東塼屯丞　[illegible]倉庫丞　綾絹藏庫丞
國子典學材官司馬　宣揚等諸門候　東宮導客

八　建康諸署令　都水左右二裝五城諸令
石城宮城堺新地諸署者　南康建安晉安代郡諸治
晉安練葛屯主
三品勳位
門下集書重通事正史令　中書正令史　尚書正
令史　尚書監籍正令史　都正令史　殿中門監
題閣監　婚局監　東宮門下通事守舍人　東宮
內監殿中守舍人　乘黃令　右藏令　籍田令
廩犧令　梅根諸冶令　典客館令　大官四丞　庫
丞　大樂丞　東冶大庫丞　左尚方五丞　右尚
方四丞　東宮衛庫丞　司農左右部倉丞　廷尉
律博士　公府舍人　諸州別駕監、山陰獄丞
其州二十三並列曹、選簿視於職下及郡縣
十班縣制七班各擬內職又詔以將軍之名高卑舛
雜命更加釐定置百二十五號
二十四班　鎮衛驃騎車騎等將軍（通內外）
二十三班　四征（東西南北止施外）四中（軍衛撫權止施內）
二十二班　八鎮（東西南北止施在外　左右前後止施在內）
二十一班　八安（東西南北止施在外　前後左右止施在內）
二十班　四平（東西南北）四翊（左右前後以上三十六號為一品武為重號將軍）
十九班　忠武　軍師
十八班　武臣　爪牙　龍騎　雲麾（舊前後左右四將軍）

通典卷三十七　七五

十七班　鎮兵　翊師　宣惠（上品）
十六班　智威　仁威　勇威　信威　嚴威（舊征虜）
十五班　智武　勇武　仁武　信武　嚴武（舊冠軍以上十五號為一品所謂五德將軍）
十四班（世祖改輔國將軍如大者置一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南史者方得比加任從公乞督府置長史司馬諮議諮書有錄事記室等十八曹天監七年更置中錄事中記室中兵參軍各一人）輕車　征遠　鎮朔　武旅　貞毅
十三班　寧遠　明威　振遠　電耀　威耀（舊寧朔以上十號為一品）
十二班　武威　武騎　武猛　壯武　驍武
十一班　電威　馳銳　追鋒　羽騎　突騎（以上十號為一品）

通典卷三十七　七六

十班　折衝　冠武　和武　安壘　猛烈
九班　掃狄　雄信　掃虜　催鋒　輕銳（以上十號為一品）
八班　略遠　貞威　決勝　開遠　光野
七班　厲鋒　討狄　蕩狄　蕩虜　蕩夷（以上十號為一品）
六班　武毅　鐵騎　樓船　宣猛　樹功
五班　克狄　平虜　討夷　平狄　威戎（以上十號為一品）
四班　伏波　雄戟　長劍　雕騎　衝冠
三班　佽飛　安夷　克戎　綏狄　威虜

品

二班　先鋒　武毅　開邊　招遠　金威

一班　綏虜　蕩寇　殄虜　横野　馳射　以上十號爲一品

右十品二十四班以班多爲貴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凡一十四號別爲八班

八班　牙門　舊武建　期門　舊武建

七班　鉄騎　舊武標　雄渠　舊武振

六班　中堅　舊武翊　典戎　舊武寧

五班　弋船　舊武揚　繡衣　舊武捷

四班　執訊　行陣　舊武廣

三班　鷹揚

二班　凌江

一班　偏將軍　裨將軍

又有百九號將軍亦爲十品二十四班施於外國

二十四班　武安　鎮遠　綏義　擬車騎

二十三班　四撫　擬東南西北

二十二班　四寧　擬東南西北

二十一班　四威　擬東南西北

二十班　四綏　擬東南西北　上九號爲一品

十九班　安遠　安邊　擬中武 [illegible]

十八班　輔義　安沙　衛渤　撫河　等擬武臣四號

十七班　平遠　撫朔　寧沙　航海　[illegible] 爲一品

十六班　翊海　朔野　招遠　威河　龍驤　等擬智威

五號

十五班　威虜　安漠　綏邊　靈寇　梯山　等擬智武　以上十五號爲一品

五號

十四班　寧境　綏河　明信　明義　威漠　等擬寧朔

五號

十三班　安能　向義　宣節　振朔　候律　等擬寧遠　以上十五號爲一品

十二班　平寇　定遠　凌海　寧朧　振漠　等擬威武

五號

十一班　馳義　横朔　明節　執信　懷德　等擬威軍　以上十五號爲一品

十班　撫邊　定朧　綏關　立信　奉義　等擬折衝五號

九班　綏朧　寧邊　定朔　立節　懷威　等擬揚武五號　以上十號爲一品

八班　懷關　靜朔　掃寇　寧河　安朔

七班　揚化　超朧　執義　來化　度嶂　等擬伏波五號　以上十號爲一品

六班　平河　振朧　推遠　横沙　寧關　等擬武 [illegible]

五班　懷信　宣義　弘節　浮遼　縈空（擬[illegible]等五號）
以上十號為一品
四班　捍海　款塞　歸義　淩河　明信（擬伏波等五號）
三班　奉忠　守義　弘信　仰化　立義（擬佽飛等五號）
以上十號為一品
二班　綏方　奉正　承化　浮海　渡河（擬先鋒等五號）
一班　懷義　奉信　歸誠　懷澤　伏義（擬綏邊等五號）
以上十號為一品
右內外官數未詳天監初年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令為九品至七年革選徐勉為吏部尚書又定為十八班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為劣又置諸將軍之號為二十四班亦以班多者為貴同品之制不廢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七終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八

職官二十

秩品三（并命數）　陳　後魏　北齊

陳官品（官品祿秩班次多因梁制）

第一品

相國　丞相　太宰　太傅　太保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司徒　司空　開府儀同三司　巴陵王　汝陰王後　尚書令　郡王（爵）

第二品

中書監　尚書左僕射　右僕射　特進　太子二傅　左右光祿大夫　嗣王（爵）　蕃王（爵）　開國郡公（爵）　開國縣公（爵）

第三品

中書令　侍中　散騎常侍　領護軍　中領護軍　吏部尚書　列曹尚書　金紫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左右衛將軍　御史中丞　太后衛尉太僕少府三卿　太常卿　宗正卿　太府卿　衛尉卿　司農卿　少府卿　廷尉卿　光祿卿　太匠卿　太僕卿　鴻臚卿　大舟卿　太子詹事　國子祭酒　揚州刺史　南徐東揚州刺史　皇弟皇子封國王世子　開國縣侯（爵）

第四品

通直散騎常侍　黄門侍郎　秘書監　左右驍騎
將軍　左右游擊將軍　太子中庶子　太子左右
衛率　朱衣直閣　雲騎將軍　游騎將軍　中書
侍郎　尚書左右丞　尚書吏部侍郎　郎中　太
子三卿　太中大夫　中散大夫　司徒左右長史
諸王師　國子博士　荆江南兗郢湘雍等州刺史
嗣王蕃王郡公縣公等世子　開國縣伯爵

第五品

秘書監丞　明堂令　太廟令　常陵令　散騎侍
郎　前左右後軍將軍　左右中郎將　大長秋
太子上中舍人　庶子　豫益廣衡等州青州領冀

州北兗北徐等州梁州鎮南秦州司州交越桂霍
等十五州刺史　丹陽尹　會稽太守　吳郡太守
吳興太守　侯世子　皇弟皇子府諮議參軍　皇
弟皇子府板諮議參軍　皇弟皇子府長史　皇弟
皇子府板長史　皇弟皇子府司馬　皇弟皇子府
板司馬　皇弟皇子府從事中郎　開國縣子爵

第六品

通直散騎侍郎　著作郎　步兵射聲長水越騎屯
騎五校尉　太子洗馬　太子步兵翊軍屯騎三校
尉　司徒左西掾屬　皇弟皇子友　皇弟皇子公
府屬　五經博士　下　力世子　萬戸以上郡太守

內史相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諮議參軍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司馬　庶姓公府
諮議參軍　庶姓公府長史司馬　嗣王府庶姓公
府從事中郎　皇弟皇子府中錄事參軍　板中錄
事參軍　中記室參軍　板中記室參軍　中直兵
參軍　板中直兵參軍　揚州別駕中從事　皇弟
皇子南徐荆江南兗郢湘雍州別駕中從事　開國
縣男爵

第七品

給事中　員外散騎侍郎　秘書著作佐郎　奉車
駙馬騎都尉　武賁中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謁者僕射　南臺治書侍御史　太子舍人　太子
門大夫　太子虎賁中郎將冗從僕射　司徒主簿
司徒祭酒　領護軍長史司馬　廷尉正監評　皇
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板錄事記室中
兵等參軍　功曹史主簿　公府祭酒　皇弟皇子
府文學　嗣王庶姓公府掾屬　太子二傅丞　蕃
王府諮議參軍　蕃王府板諮議參軍　蕃王府長
史司馬　庶姓持節府諮議參軍　庶姓非公不持
節府將軍置長史　庶姓持節府板諮議參軍　庶
姓持節府長史司馬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及
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及板中錄事

不滿萬戶太守內史相　丹陽會
稽吳郡吳興及萬戶郡丞　建康令　建康正監平
沐食侯爵

第八品

中書通事舍人　積射強弩武衛等將軍　公車令
太子左右積弩將軍　奉朝請　武衛常侍　太后
三卿丞　十二卿丞　大長秋丞　左右衛司馬
太子詹事丞　冑子律博士　皇弟皇子府正參軍
板正參軍　行參軍　板行參軍　嗣王府皇弟皇
子之庶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板錄[redacted]
參軍　功曹史主簿　庶姓非公不持節將軍置

主簿　庶姓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板錄事記
室中兵參軍主簿　嗣王府庶姓公府祭酒　蕃王
府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　板中錄事記室直兵參
軍　庶姓持節府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　太子太
傅五官功曹史主簿　少府五官功曹史主簿　太
學博士　國子助教　司樽郎　安蠻戎越校尉中
郎將等府長史　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府板長史
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司馬　庶姓南徐荊江兗郢
湘雍等州別駕中從事　不滿萬戶以下郡丞　五
千戶以上縣令相　皇弟皇子國郎中令　大農中
尉　鄉亭侯爵

第九品

南臺侍御史　左右二衛殿中將軍　東宮通事舍
人　材官將軍　太子左右二衛率　殿中將軍丞
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　板正參軍
板行參軍　庶姓公府正參軍　板正參軍　蕃王
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板錄事記室中兵等參
軍　功曹史主簿　正參軍　板正參軍　行參軍
板行參軍　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板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　功曹史主簿　庶姓荊
河益廣衡青冀北兗北徐梁秦司南徐梁州別駕中
從事史　揚州主簿　西曹及祭酒議曹二從事

南徐州主簿　西曹及祭酒議曹從事　皇弟皇
子諸州主簿西曹　不滿五千戶以下縣令相　皇
弟皇子國常侍侍郎　嗣王國郎中令　大農中尉
嗣王國常侍　蕃王國郎中令　大農中尉　開國
中關外侯爵
右承梁制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及丞相太宰
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為贈官定令尚書置五
員郎二十一員其餘並遵梁制為十八班官數未詳
大抵其官唯論清濁從濁得官微清則勝於轉日十
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禮數復為
一班又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人為之從此班者

後魏官品（後魏初有九品，又有從品，每一品之中有上中下三等之差。至孝文太和二十二年，改次職令，除其中等，而有上下二等，以為永制。其令所列皆是也。）

第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上）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　司徒　司空　開國郡公（爵）

從一品

儀同三司　開國縣公（爵）　都督中外諸軍事　諸開府散公（爵）

第二品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特進　尚書令　驃騎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位在都督中外之下）　衞將軍（加大者，位在太子太師上）　四征將軍（衞將軍、四征將軍加大者，位次諸將軍加大者）　左右光祿大夫　開國縣侯（爵）

從二品

尚書僕射（左右並置者，左在右上）　中書監　司州牧　四鎮將軍（加大者，在衞將軍下）　中軍　領軍　撫軍將軍（三將軍加大者同之）　金紫光祿大夫　散侯（爵）

第三品

吏部尚書　四安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三將軍加大者[illegible]）　太常　光祿勳　衞尉　太子少師　少傅　少保　中書令　太子詹事　侍中　諸曹尚書

四平將軍　太僕　廷尉　大鴻臚　宗正　大司農　太府　河南尹　上州刺史　秘書監　諸王師　銀青光祿大夫　前左右後將軍　左右衞將軍　開國縣伯（爵）

從三品

散騎常侍　四方中郎將　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　國子祭酒　御史中尉　大長秋卿　將作大匠　征虜將軍　二大二公長史　太子左右衞率　武衞將軍　冠軍將軍　護羌戎夷蠻越等校尉　太中大夫　輔國將軍　中州刺史　龍驤將軍　散伯（爵）

第四品

二大二公司馬　太常光祿衞尉三少卿　尚書吏部郎中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中庶子　司空皇子長史　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太府六少卿　中常侍　中尹　城門校尉　驍騎將軍　游擊將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長史　司空皇子司馬

以前上階

鎮遠　安遠　平遠　建義　建忠　建節　立義　立忠　立節　恢武　勇武　曜武　昭武等將軍　司徒從第一品將軍開府司馬　通直散騎常侍　司徒諮議參軍　中散大夫　下州刺史　上郡太守　內

史相　開國縣子爵

從四品

中堅中壘將軍　尚書右丞　二大二公諮議參軍
司州別駕從事史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史　太
子家令　率更令　僕　中書侍郎　太子庶子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司馬

以前上階

寧朔　建威　振威　奮威　揚威　廣威等將軍
諫議大夫　尚書右丞　司空皇子諮議參軍事
司州治中從事史　左右中郎將　建武　振武
奮武　揚武　廣武將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諮

通典卷三十八　八

議參軍事　散子爵

第五品

寧遠鷹揚折衝揚烈等將軍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
長史　二大二公從事中郎　秘書丞　皇子友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中舍人　員外散騎
常侍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司馬

以前上階

射聲越騎屯騎步兵長水等校尉　司空皇子之開
府從事中郎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諮議參軍　開
府從事中郎　中郡太守內史相　開國縣男爵

從五品

伏波凌江平虜將軍　第三品將軍三蕃王長史
二大二公掾屬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太子洗
馬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諮議參軍事　第三品將
軍二蕃王司馬　奉車都尉

以前上階

太子屯騎步兵翊軍校尉　都水使者　司空皇子
之開府掾屬　領護長史司馬　歸義率義順義朔
服俠輕車威遠虎威等將軍　開府掾屬　中給事
中　散男爵

第六品

宮殿明威將軍　從三品將軍長史　二大二公主

通典卷三十八　九

簿及錄事參軍事　皇太子郎中令　司空主簿
司空皇子錄事參軍事　從三品將軍司馬　三品
將軍三蕃王諮議參軍事　皇太子文學　尚書侍御
史諸議參軍事　二大二公功曹記室戶曹參軍中
兵參軍事　皇子文學　尚書作御史謁者僕射　從
一品將軍開府錄事參軍　司空皇子功曹記室戶
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功曹史

以前上階

河南郡丞　虎賁中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駙馬都尉　廷尉正監平　尚書諸曹郎中　中書
舍人　從一品將軍府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參軍

事功曹史　下郡太守內史相　上縣令
從六品
襄威將軍　厲威將軍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錄事
參軍事　二大二公諸曹行參軍事　給事中　太子
門大夫　皇子大農　騎都尉符璽郎
以前上階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錄事參軍事　皇子主簿　司
空皇子諸曹行參軍事　第二品將軍始蕃王功曹
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正一品將軍
開府主簿諸曹參軍事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功曹
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功曹史　太子舍人

太常光祿勳衛尉丞
第七品
威烈威虜威戎威武將軍　四品正從將軍長史司
馬　二大二公祭酒　三品將軍三蕃王錄事參軍
司空皇子之開府祭酒　王國郎中令　武烈武毅
武奮將軍　積弩積射將軍　外散騎侍郎皇子中
尉　二大二公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開府祭酒
司空皇子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以前上階
從三品將軍錄事參軍事　二品將軍始蕃王主簿
諸曹行參軍事　從一品將軍開府諸曹行參軍事

二品將軍三蕃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功
曹史　二品將軍二蕃王主簿諸曹行參軍事　二
衛司馬　討寇　討虜　討難　討夷將軍　從三
品將軍功曹戶曹中兵曹參軍　詹事丞　六卿丞
秘書郎中　著作佐郎　中縣令相
從七品
蕩寇蕩虜蕩難蕩逆將軍　五品正從將軍長史司
馬　強弩將軍　二大二公行參軍　司空皇子行
參軍　二品將軍始蕃王諸曹行參軍事　三品將
軍二蕃王主簿及諸曹行參軍　三品將軍三蕃王
主簿列曹參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行參軍　王公

國大農
以前上階
太學博士　皇子常侍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行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事
從三品將軍主簿及諸曹行參軍事　四品將軍錄
事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司州主簿　奉朝請
國子助教
第八品
殄寇殄虜殄難殄夷將軍　二品將軍始蕃王行參
軍事　三品將軍三蕃王行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事　四品正從將軍主簿及諸曹行參軍事　侯伯

郎中令　司州西曹書佐　殿內將軍、皇子侍郎
大長秋丞
以前上階
侍御史　協律郎　辨章郎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
行參軍　從二品將軍行參軍及諸曹行參軍事
五品正從將軍錄事功曹戶曹倉曹中兵參軍　王
公國中尉　司州祭酒從事史　下縣令相
從八品
捕寇捕虜捕難捕逆將軍　司州議曹從事史　二
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公車令　符節令　諸署令
千石以上者　中黃門令　門下錄事　尚書都令

史　主書令史　殿中侍御史　中謁者僕射　中
黃門冗從僕射
以前上階
宮門僕射　侯伯大農　司空皇子長兼行參軍
二大二公長兼行參軍　皇子上中下將軍　皇子
中大夫　二率丞　四品正從將軍諸曹行參軍事
王公國常侍　厲武厲鋒虎牙虎奮將軍　五品正
從將軍主簿諸曹行參軍　司州文學　從一品將
軍開府長兼行參軍　員外將軍
第九品
曠野橫野將軍　子男國郎中令　太祝令　諸署

令六百石以上者　中黃門令　公主家令　皇子
典書令　四門小學博士　律博士　校書郎　二
大二公參軍督護　都水參軍　校檢御史
以前上階
王公國侍郎　侯伯國中尉　謁者　太子二卿丞
五品正從將軍列曹行參軍　司空皇子參軍督護
二品將軍始蕃王長兼行參軍　從一品將軍開府
參軍督護　殿內司馬督
從九品
偏裨將軍　太子牧長　監淮河津都尉　諸局都
尉　皇子典衛學官令　皇子典衛令　王公國上

中下將軍　王公國中大夫　諸署令不滿六百石者
以前上階
二品將軍始蕃王參軍督護　從二品將軍二蕃王
長兼行參軍　太常光祿衛尉領護營事功曹　五
官治禮郎　子男國大農　小黃門　員外司馬督
右內外文武官七千七百六十四人（二千三百七十人內，五[illegible]十一司九十三人外，州刺史郡太守縣令長等）內文學學生三千人，都內外
官及學生一萬七百六十四人。此京師諸司令史及
諸色職掌人及外州郡學屬官並諸色職掌人等，並
未計命數，亦未計役。規氏之初，法制簡略，設官分職
多因其宜，罷侯故試，實非經表，陳列九品而以為上

中下二等。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定令，方有倫序。今所錄者，從齊正焉。又按前代職次，皆無從品，魏氏始有之。四品以下正從又分為上下階，亦一代之別制也。

北齊官品

正一品

太師、太傅 太保 王 大司馬 大將軍 太尉公 司徒公 司空公

從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開國郡公〈爵〉

正二品

儀同三司 太子太師 太傅 太保 特進 尚書令 驃騎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在開國郡公下〉 四征將軍〈加大者次驃騎大將軍〉 左右光祿大夫 散郡公 開國縣公〈爵〉

從二品

尚書僕射 中書監 司州牧 四鎮將軍〈加大者次四征〉 中領鎮軍撫軍將軍 領軍〈加大者次尚書令下〉 護軍〈將軍加大者〉 金紫光祿大夫 散縣公 開國縣侯〈爵〉

正三品

吏部尚書 四安將軍 中領軍 中護軍 太常 光祿衛尉卿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 中書令 太子詹事 侍中 諸曹尚書 四平將軍 諸王師

太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 清都尹 三等上州刺史 左衛將軍 右衛將軍 秘書監 銀青光祿大夫、散縣侯〈爵〉 開國縣伯〈爵〉

從三品

散騎常侍 三等中州刺史、司徒左長史、四方中郎將〈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國子祭酒 御史中丞 中侍郎、長秋卿、將作大匠 冠軍將軍、太尉長史 領左右將軍 武衛將軍 太子左衛率 太子右衛率 輔國將軍 護匈奴羌戎蠻夷校尉 太中大夫 龍驤將軍 散縣伯〈爵〉 三等上郡太守

正四品

鎮遠安遠將軍 太常光祿衛尉少卿 尚書吏部郎中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中庶子 司徒右長史 司空長史 三公府司馬、中常侍中尹 城門校尉 虎騎雲騎驍騎游騎將軍 太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少卿

以前上階

建忠建節將軍 通直散騎常侍、諸開府長史 中散大夫 三等下州刺史 二等鎮將 諸開府司馬、開國縣子〈爵〉

從四品

中堅中壘將軍　尚書左丞　三公諮議參軍事
司州別駕從事史　三等上州長史　太子家令
率更令　僕　前左右後軍將軍　中書侍郎　太
子庶子　三等中郡大守　左右備身正督軍刀劒
備身正都督　御仗正都督　直盪正都督　三等
上州司馬
以前上階
振武奮武將軍　諫議大夫　尚書右丞　諸開府
諮議參軍　司州治中從事史　左右中郎將　步
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校尉　朱衣直閤　直閤將
軍　太子騎官及內直備身都督　三等鎮副將

散縣子（爵）
第五品
廣德弘義將軍　太子備身正都督　直入直衛正
衛正都督領左右　三等中州長史　三公府從事
中郎　秘書丞　皇子友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中書舍人　員外散騎常侍　三等中州司馬
以前上階
折衝制勝將軍　主衣都統　尚食尚藥典御太子
旅騎屯衛典軍校尉　領護府長史司馬　諸開府
從事中郎　開國縣男（爵）
從五品

伏波凌江將軍　三等下州長史　三公府掾屬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太子洗馬　左右備身
刀劒備身副都督　御仗直盪副都督　左右直長
中尚藥中尚食典御　三等下州司馬
以前上階
輕騎樓船將軍　駙馬都尉　翊衛正都督　直寢
直齋　奉車都尉　都水使者　諸開府掾屬　崇
聖歸義歸正歸命歸德侯　清都郡丞　治書侍御
史　鄴臨漳成安三縣令　中給事中　三等下郡
太守　大理司直　太子直閤三衛隊主　太子騎
官備身副都督　內直備身副都督　開國鄉男（爵）

正六品
勁武昭勇將軍　尚書諸曹郎中　中書舍人　三
公府主簿　三等上州別駕從事史　四中府長史
三等鎮長史　三公府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
兵參軍事　皇子文學　謁者僕射　皇子郎中令
以前上階
明威顯信將軍　太子備身副都督　四中府司馬
虎賁中郎將　羽林監　冗從僕射　直入副都督
千牛備身　大理正監評　侍御史　諸開府錄事
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三等上州錄事
參軍事　治中從事史　三等上郡丞　三等上縣令　太子內直

監　平準署令

從六品

度遼將軍　橫野將軍　直突將軍　三等中州別駕從事史　三公府諸曹行參軍　給事中　太子門大夫　三等上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皇子大農　騎都尉　直後　符璽郎　三等中州錄事參軍事

以前上階

踰岷越隥將軍　直衞副都督　三等中州治中從事　諸開府七簿　諸曹行參軍　太子舍人　三等中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　三寺丞　太子直前

太子內直監　太子副直監　太子諸隊主

正七品

戎昭武毅將軍　勳武前鋒正都督　三公府東西閤祭酒　三等下州別駕從事史　三等上州府主簿　諸曹參軍事　三等下州錄事參軍事　四中府錄事參軍事　王公國郎中令　積弩積射將軍　員外散騎常侍　皇子中尉王公府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以前上階

雄烈枚猛將軍　翊衞副都督　諸開府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　諸曹行參軍　三等下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四中府功曹倉曹中兵參軍　三等下州功曹倉曹中兵參軍事　四中府功曹倉曹中兵參軍　二等中州主簿諸曹參軍事　二衞府司馬　詹事府丞　左右備身五職　三等鎮錄事參軍　六寺丞　秘書郎中　著作佐郎　太子侍醫　太子騎尉　太子騎官備身五職（都將翊將統軍王國主是也下同）　三等中郡丞　三等中縣令

從七品

揚麾耀鋒將軍　勳武前鋒副都督　強弩將軍　三公府行參軍　三等上州參軍事　諸曹行參軍事　三等下州府主簿諸曹參軍事　四中府諸曹

參軍事　王國公大農　長秋寺丞　將作丞　太子二率坊司馬　三等鎮倉曹中兵參軍事

以前上階

蕩邊開域將軍　勳武前鋒散都督　太學博士　皇子常侍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左右備身五職　三等中州參軍事及諸曹行參軍　諸開府行參軍　奉朝請　國子助教　公車京邑二市署令　三等鎮將曹參軍事　三等縣令　侍御史　尚藥丞　齋師　中尚食中尚藥等丞　太子直後　二衞隊副前鋒正都督　太子騎官備身　太子內直備身五職　諸戍主　諸軍主

正八品
靜漠綏戎將軍 協律郎 三等上州行叅軍 二
等下州諸曹行叅軍 四中府諸曹行叅軍 侯伯
國郎中令 殿內將軍 皇子侍郎
以前上階
平越珍夷將軍 刀劍備身五職 前鋒副都督
太子內直備身主書 殿中侍御史 太子典膳藥
藏丞 太子齋師 二等中州行叅軍 王公國中
尉 三公府典籤 三等鎭諸曹行叅軍 三等下
縣令
從八品

飛騎準擊將軍 三公府長史兼左右戶行叅軍及
長兼行叅軍 門下錄事 尚書都令史 檢校御
史 諸陵太廟令 太樂武庫諸署令 衣冠將軍
太倉 典客 驊騮 鈎盾 鼓吹 守宮左右尚方
左藏 太官 掖庭 司染 典農 左右龍 左
右馳冶 東西牛羊[illegible]諸署令 諸開府典籤 中
謁者僕射 中黃門 冗從僕射
以前上階
虎牙虎奮將軍 備身御仗五職 宮門僕射 太
子備身五職 侯伯國大農 皇子上中下將軍
皇太子上中大夫 王公國常侍 諸開府長史兼

左右戶行叅軍及長兼行叅軍、員外將軍 勳武
前鋒五職 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籤 太子諸隊副
諸戍副 諸軍副 淸都郡尉
正九品
淸野將軍 子男國郎中令 太祝 官太史太醫
藥藏衛士細作諸署令 中署統 三等上州長兼
行叅軍 太子中方令 公主家令 皇子坊閤
皇子典書令 四門博士 大理律博士 校書郎
三公府叅軍督護 都水叅軍 七部尉
以前上階
橫野將軍 王公國侍郎 侯伯國中尉謁者 太

子三寺丞 諸開府叅軍督護 殿中司馬督御仗
太子食官中府典食令 太子備身、平準署丞
公車署丞 二等中州典籤
從九品
偏將軍 諸官教博士 太子司農府丞令 太子
校書諸界別部局部尉及合[illegible]方城局都尉 諸關
津尉 三等上州叅軍督護 三等中州長兼行叅
軍 秘書省正字 皇子典書典詞學官典衛士令
王公國上中下將軍 上中大夫 廩犧 太宰
司儀左校 中宮 僕 奚官 肴藏 淸潭 典
寺 乘黃 車府 導官 華林 甄官諸署令

諸縣令

以前上階

禪將軍 領護府太常光祿衛尉三寺府事功曹 五官治禮郎 子男國大農 小黃門 員外司馬督 大學助教 諸幢主 廷尉中侍中省錄事 三等下州典籤 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醫師

右內品二千三百二十二人國子太學四門等學生并尚書都令史門下通事主事等令史五百九十六人都計文武官及學生令史等總二千九百一十八人其諸省臺府寺因其繁簡而置吏有令史書令史書史之屬又各置曹兵以供其役其員因繁簡立其餘司事其事者各因事一名終始其數不可得而具也其州郡官及命數不一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八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九

職官二十一

秩品四 後周 隋

後周官品

正九命 六官之外內外散職亦多參錯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 爵國公 柱國大將軍 大將軍

九命

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建德四年改為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儀同大將軍 雍州牧

正八命

少師 少傅 少保 柱國 驃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 車騎將軍 右光祿大夫 刺史戶三萬以上者

八命

四征將軍 左金紫光祿大夫 中軍鎮軍撫軍將軍 右金紫光祿大夫 都督 刺史二萬戶以上者 京兆尹

正七命

大冢宰 大司徒 大宗伯 大司馬 大司寇 大司空 伯爵 四平將軍 左銀青光祿大夫 前後左右四將軍 右銀青光祿大夫 帥都督 杜

冠軍將軍 太中大夫 輔國將軍 中散大夫
都督 刺史戶五千以上者 郡守萬五千戶以上
者
正六命
小冢宰 小司徒 小宗伯 小司馬 小司寇
小司空等上大夫 子爵 鎭遠將軍 諫議大夫
建忠將軍 誠議大夫 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
刺史戶不滿五千以上者 郡守萬戶以上者
六命

中堅將軍 左中郞將 寧朔將軍 儀同府正六
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右中郞將 郡守戶五千以
上者 太呼藥
正五命
天官司會 宗師 左宮伯 御正 御伯 主膳
大府計部等中大夫○地官鄉伯 左右遂伯 每
方稍伯 每方縣伯 每方畿伯 每方散師 師
氏等中大夫○春官禮部 守廟 典祀 內史
太史 大司樂等中大夫○夏官軍司馬 職方
吏部 右武伯 兵部 大馭 司右 駕部 武
藏等中大夫○秋官司憲 刑部 蕃部 賓部等

中大夫○冬官工部 匠師 司木 司土 司金
司水等中大夫 男爵 寧遠將軍 左員外常侍
揚烈將軍 右員外常侍 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
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柱國大將軍府中郞掾屬
郡守千戶以上者 長安萬年令
五命
伏波將軍 奉車都尉 輕車將軍 奉騎都尉
四征中鎭撫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 開府中郞
掾屬 郡守戶不滿一千以上者 縣令戶七千以
上者 正八命州呼藥
正四命

天官小宗師 小左宮伯 小御正 小膳部 大
醫 小醫 小計部等下大夫○地官小鄉伯 鄉大
夫 每鄉小遂伯 遂大夫 每遂小稍伯 稍大
夫 每稍小縣伯 縣大夫 每縣小畿伯 畿大
夫 每畿小散師 小師氏 保氏 司倉 司門
司市 虞部等下大夫○春官小守廟 小典祀
小內史 外史 典命小史 小司樂 太學博士
太卜 太祝 司車路 夏采等下大夫○夏官小
職方 小吏部 小右武伯 小兵部 小馭 戎
馭 齊馭 小司右 戎右 齊右 司射 小駕
部 小武藏等下大夫○秋官小刑部 掌朝 布

憲　小蕃部　小賓部　司要玉正　司隷等下大
夫○冬官小匠師　小司木　小司土　小司金
小司水　司玉　司皮　司色　司織　司卉等下
大夫　公之孤卿　宣武將軍　宣威將軍　虎賁
給事　明威將軍　冗從給事　儀同府中郎掾屬
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　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
七命州長史司馬錄事　縣令戶四千以上者　八
命州呼藥　八命州別駕
四命
襄威將軍　給事中　厲威將軍　奉朝請　軍主
開府列曹參軍　冠軍輔國將軍府六命州長史司
馬司錄　縣令戶三千以上者　正七命州呼藥
正七命州別駕　正六命州治中　七命郡丞
正三命
天官司會　小宗師　宗正　小右宮伯　右中侍
小御正　主寢　御伯　掌式　小膳部　內謁
外膳　小醫　醫正　瘍醫　太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左府　右府　縫工　染工　小計部　掌
納　掌出　內司本等上士○地官民部史　小鄉
伯　鄉正州長　餘州小遂伯　遂正　小稍伯
稍正　小縣伯　縣正　小畿伯　畿正　小載師
農　司均　司賦　司役　小師氏　保氏　司

諫　司救　司媒　小司倉　小司門　小司市
小虞部等上士○春官禮部　小守廟　小典祀
司郊　掌次　小內史　著作　小典命　司寂
小史　馮相　保章　小司樂　太學助教　小學
博士　樂師　小卜　小祝　小司車路　守陵等
上士○夏官軍司馬　小職方　小吏部　司士
司勳　司錄　小右武伯　右虎賁率　右旅賁率
右射聲率　右驍騎率　右羽林率　右游擊率
小兵部　武環率　武候率　司固　道馭　田馭
小司右　戎右　道右　田右　小司射　司仗
小田駕部　左廄　右廄　典牝　典牡　獸醫等
上士○秋官司寇　小刑部　司刺　鄉法　遂法
稍法　縣法　畿法　方憲　小掌朝　掌察　小
布憲　小蕃部　小掌交　司臣　小賓部　司儀
東掌客　西掌客　南掌客　北掌客　小司要
小司正　小司隸等上士○冬官工部　小匠師
內匠　外匠　掌材　小司木　小司土　小司
金　鍛工　函工　小司水　典壑　小司玉　小
司皮　小司色　小司織　小司卉等上士　侯伯
之孤卿　公之大夫　威烈將軍　左右員外侍郎
幢主　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　鎮遠建忠中
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　柱國大將軍參軍　縣

令戶五百以上者　七命州呼藥　正六命州別駕
正七命州治中　正六命郡丞
一命
蕩寇將軍　武騎常侍　蕩難將軍　武騎侍郎
戎上開府參軍　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
軍　掌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　縣令戶不
滿五百以上者　正六命州呼藥　正六命州治中
六命郡丞
正二命
天官司會　宗正　右侍　右前侍　右後侍　上
寢　司服　給事　掌式　內膳　外膳　典庖

典饎　酒正　鎮藏　掌醢　司鼎俎　掌冰　臀
正　殤醫　正府　內府　外府　左府　右府
縫工　染工　掌納　掌出　小司內　內小臣奄
內司服奄　典婦功奄　奄伯等中士○地官民部
史　小鄉伯　鄉正　州長　每州小遂伯　遂正
小稍伯　稍正　小縣伯　縣正　小畿伯　畿正
司封　司農　司均　司賦　司役　掌鹽　每地
中士　掌遺　典牧　典卝　司諫　司救　司媒
士訓　誦訓　神倉　參倉　稷倉　稍倉　豆倉
麥倉　米倉　贍倉　典麴　典舂　典碓　掌節
宮門　城門　司關　肆丁　平準　泉府　山虞

澤虞　林衡　川衡　掌禽　掌囿　掌炭　掌礦
等中士○春官禮部　司几筵　司樽彝　掌鬱
司巴　司犧　司雞　司郊　司社　御史　著作
典瑞　典服　司叙　司玄　治禮　司謁　馮相
保章　小學助教　樂師　樂胥　司歌　司鍾磬
司鼓　司吹　司舞　籥章　掌散樂　典夷樂
典庸器　龜占　筮占　夢占　視祲　司巫　喪
祝　甸祝　詛祝　神士　典路　司車　司常
守陵　掌墓　職喪等中士○夏官軍司馬　土方
山師　川師　懷方　訓方　司士　司勳　司錄
右虎賁率　右旅賁率　右射聲率　右驍騎率

右羽林率　右游擊率　倅長　司固　司火　司
展　銜枚　司伕　左廐　右廐　典牧　典牸
典駝　典羊　獸醫　司袍襖　司方矢　司甲
司稍　司刀盾等中士○秋官司憲　司刺　鄉法
遂法　稍法　縣法　畿法　方憲　掌囚　掌察
司約　司盟　職金　掌璧　司厲　脩閭　掌墠
禁殺戮　禁游　禁暴　司寤　掌交　司匡　司
儀　東掌客　南掌客　西掌客　北掌客　掌訝
司圜　野廬　象諸　掌財賄　司烜　伊耆氏
司調　司柞　司薙　掌犬　司涿　弋禽　捕獸
掌皮　弭妖　翦羲　庶蠱　掌罪隸　掌夷隸

掌蠻隸　掌戎隸　掌狄隸　掌徒等中士
工部　內匠　外匠　司量　司準　司度　掌材
車工　角工　弓工　箭工　廬工　役工
陶工　器工　塗工　典卝　冶工　鑄工　鍛工
函工　雕工　典壅　掌津　舟工　典魚　典坊
瑑工　磬工　石工　裘工　履工　鞄工　韗工
韋工　膠工　毳工　績工　漆工　油工　弁工
織絲　織綵　織枲　織組　竹工　籍工　罟工
紙工等中士　子男之孤卿　侯伯之大夫　公之
上士　殄寇將軍　強弩司馬　殄難將軍　積弩
司馬　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

正五命部丞

二命

掃寇將軍　武騎司馬　掃難將軍　威武司馬
四平前左右後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軍戍副　五命
郡丞

正一命

天官司會旅　宗正　右騎侍　右宗侍　右庶侍
右勳侍　主璽　食醫　外膳　典庖　典餼　酒
正　膳藏　掌鹽　司鼎俎　掌水　主藥　正醫
瘍醫　內小臣奄　內司服奄　典婦功奄　巷伯
奄等下士○地官黨正旅　每黨司封　掌鹽　掌
堰　典牧　典牛　上訓　誦訓　神倉　稷倉
禾倉　稻倉　豆倉　麥倉　米倉　鹽倉　典麹
典卉　典礎　掌節　宮門　城門　司關　均丁
平準　泉府　山虞　澤虞　林衡　川衡　掌舍
掌固　掌囿　掌炭　掌芻等下士○春官禮部旅
小宗廟奄　司几筵　司樽彝　掌彤　司鬯　司
犧　司鷄　司郊　司社　掌衣　御史　校書
典瑞　典服　司玄　治禮　司謁　樂胥　司歌
司鍾磬　司鼓　司吹　司舞　籥章　掌散樂
典夷樂　典庸器　龜占　筮占　夢占　眡祲
司巫　長祝　甸祝　詛祝　神士　典路　司車

司常　小褱樂　掌墓　職喪等下士○夏官軍司
馬旅　土方　山師　川師　懷方　訓方　右虎
賁倅長　右旅賁倅長　右驍騎倅長　右射聲倅
長　右羽林倅長　右游擊倅長　武環倅長　武
候倅長　司火　司辰　街枚　右廐閑長　典駝
典羊　獸醫　司袍衣　司弓矢　司矟　司甲
司刀盾等下士○秋官司寇旅　小刑　掌囚　掌
戮　司約　司盟　職金　掌璧　司厲　脩閭
掌埋　禁殺戮　禁暴　司隸　小蕃司行　掌訝
司環　野廬　象胥　掌財賄　司烜　伊耆氏
司調　司作　司難　掌犬　司述　戈食　捕獸

掌皮　頭妖　兼蠶　掌引隸　掌決隸　掌縫巢
掌戎隸　庶蠶　掌狄隸　掌徒等下士。冬官工
部旅　司量　司準　司度　掌材　車工　角工
桼工　器工　弓工　箭工　盧工　復工　陶工
塗工　典卝　冶工　鑄工　鍛工　函工　雕工
典壅　掌津　舟工　典魚　典甀　甄工　磬工
石工　裘工　履工　鞄工　韗工　帶工　膠工
皀工　績工　漆工　油工　弁工　織絲　織綵
〻六　織組　竹工　籍工　罟工　紙工等下士
子男之大夫　公之中士　侯伯之上士　曠野將
軍　殿中司馬　橫野將軍　員外司馬　冠軍輔

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
一命
山林都尉　武威將軍　淮海都尉　武牙將軍
鎮遠　建忠　中堅　寧遠　掃寇　伏波　輕車將軍府列曹參
軍
右按所建六官并從蠻及府史猶色賤世人二萬一
千七十三人二千九百八十九人論名官朝八十八十四人府史學生等法生書生醫生作長吏胥騎將擊奉車騎夫武武候望占候侃寢相生等人也其六官之外猶
用秦漢等官及州郡官吏之數並未詳按九命之中
分為正命若今之上下階謂正朝之官為內命謂諸侯及州
縣官為外命

隋官品令此開皇中制唯有正從品
流內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王爵　太尉公　司徒公　司
空公
從一品
上柱國　郡王爵　國公爵　開國郡公爵　開國縣公爵
正二品
柱國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特進
尚書令　左右光祿大夫　開國侯爵
從二品

大將軍　尚書左右僕射　雍州牧　金紫光祿大夫
正三品
大將軍　吏部尚書　太常卿　光祿卿　衛尉卿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納言　內令
史　左右衛大將軍　左右武衛大將軍　左右武
候大將軍　領左右大將軍　禮部尚書　兵部尚
書　都官尚書　度支尚書　工部尚書　宗正卿
太僕卿　大理卿　鴻臚卿　司農卿　太府卿
上州刺史　京兆尹　秘書監　銀青光祿大夫
開國伯爵
從三品

上開府儀同三司　散騎常侍　左右衛將軍　左右武衛將軍　左右武候將軍　領左右將軍　左右監門將軍　國子祭酒　御史大夫　將作大匠　中州刺史　親王師　朝議大夫

正四品

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太常少卿　光祿少卿　衛尉少卿　太子左右衛率　太子左右宗衛率　太子左右內率　尚書吏部侍郎　給事黃門侍郎　太子左庶子　宗正少卿　太僕少卿　大理少卿　鴻臚少卿　司農少卿　太府少卿　下州刺史

以前上階

內史侍郎　太子右庶子　通直散騎常侍　左右監門郎將　朝散大夫　開國子（爵）

從四品

上儀同三司　尚書左丞　太子左右衛副率　太子左右宗衛副率　太子左右內副率　太子左右監門率　上郡太守　雍州別駕　親王府長史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內侍城門校尉

以前上階

尚書右丞　上鎮將　雍州贊治　直閣將軍

親王府司馬　諫議大夫

正五品

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　內常侍　秘書丞　國子博士　散騎侍郎　太子府舍人　太子左右監門副率　員外散騎常侍　上州長史　親王府諮議參軍　開國男（爵）

尚食典御　尚藥典御　上州司馬

從五品

著作郎　通直散騎侍郎　中郡太守　直寢　太子洗馬　中州長史　奉車都尉

都水使者　治書侍御史　大興長安令　大理司直　直齋　太子舍人　京兆郡丞　中州司馬　中鎮將　上鎮副　內給事　駙馬都尉　親王友　員外散騎侍郎

正六品

翊軍將軍　翊師將軍　尚書諸曹侍郎　內史舍人　下郡太守　大都督親王掾屬　下州長史

以前上階

四征將軍（東南西北）三將軍（內軍鎮軍撫軍）大理正監評　千牛備身左右　左右監門校尉　內尚食典御　御府

監 符璽監 殿內監 太子內直監 下州司馬
下鎮將 中鎮副

從六品

四平將軍平東平西平南平北 四將軍前軍後軍左軍右軍 通事舍人
親王文學 帥都督 左右領軍府長史 太子直寢
親王府主簿 親王府錄事參軍 太子門大夫
給事 上縣令
冠軍將軍 輔國將軍 太子舍人 後直三寺丞
親王府功曹記室倉戶曹等參軍 城門直長 太
子直齋 太子副直監 太子典內 左右領軍府

司馬 下鎮副

正七品

鎮遠將軍 安遠將軍 員外散騎侍郎 御醫
左右衛府長史 左右武衛府長史 左右武候府
長史 領左右府長史 親衛 親王府諸曹參軍
事
建威將軍 寧朔將軍 六寺丞 秘書郎 著作
佐郎 太子千牛備身 太子備身左右 尚食直
長 尚藥直長 左右監門直長 太子通事舍人
左右衛府司馬 左右武衛府司馬 領左右府司

馬 左右武候府司馬 都尉 太子典膳監 太子
藥藏監 太子齋師 上戍主

從七品

寧遠將軍 振威將軍 左右監門府長史 太子
左右衛率府長史 太子左右虞候府長史 太子左
右宗衛府長史 太子左右虞候府長史 太子左
右內率府長史 符璽直長 御府直長 殿內直
長 上州錄事參軍 左右領軍府掾屬 親王府
東西閤祭酒 中縣令 上郡丞 太子親衛 將
作丞 勳衛 親王府參軍事 上鎮長史
以前上階

伏波將軍 輕車將軍 太學博士 太常博士
武騎常侍 奉朝請 國子助教 親王府諸曹行
參軍 太子後直 太子左右齋直長 大興長
安縣丞 太子侍醫 侍御史 太史令 上州諸
曹參軍 左右監門府司馬 太子左右衛率府司
馬 太子左右宗衛率府司馬 太子左右虞候府
司馬 太子左右內率府司馬 上鎮司馬

正八品

宣威將軍 明威將軍 協律郎 都水丞 殿內
將軍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長史 翊衛 下縣令
中郡丞 中州錄事參軍 上州諸曹行參軍 親

王府行參軍　左右領軍府錄事參軍　中鎮長史
太子內坊丞　太子勳衛
以前下階
襄威將軍　厲威將軍　殿中侍御史　掖庭令
宮闈令　上署令（公車 郊社 太廟 驊騮 太祝 平準 太樂 大官）
（武庫 典客 鉤盾 左藏 太倉 [illegible] 司儀 典農 常平 鼓吹）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司馬　中州諸曹參軍　左右
衛府錄事參軍　左右武衛府錄事參軍　左右武
候府錄事參軍　左右領軍府諸曹參軍　內尚食
丞　中戍主　上戍副
從八品

宣戎將軍　討寇將軍　四門博士　主書　門下
錄事　尚書都事　監察御史　內謁者監　上關
令　中署令（太醫 左尚 廣濟 乘黃 龍廄 守宮 [illegible] 上林 牛羊 掌醢）
（長冠 左校 右校 導官 典牧）下郡丞　下州錄事參軍　中
府諸曹行參軍　備身左右衛府諸曹參軍　左右
武衛府諸曹參軍　領左右府諸曹參軍　左右武
候府諸曹參軍　左右領軍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
左右衛率府錄事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府錄事參
軍　下鎮長史　太子翊衛
以前上階
蕩寇將軍　蕩難將軍　親王府長史兼行參軍

親王府典籤　員外將軍　統軍　太子三寺丞
中關令　奚官令　內僕令　下署令（[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尉　下州諸曹參
軍　左右衛府諸曹行參軍　左右武衛府諸曹行
參軍　左右武候府諸曹行參軍　領左右府鎧曹
行參軍　左右監門府諸參軍　太子左右虞候府
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內率府諸曹行參軍　掌
船局都尉　上鎮諸曹參軍　上縣丞　上郡尉
正九品
殄寇將軍　殄難將軍　太學助教　太子備身
大理寺律博士　諸校書郎　都水參軍　內史錄

事　內謁者令　內寺伯　中縣丞　下關令　中
津令　下州諸曹行參軍　上州行參軍　左右監
門府鎧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衛率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率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虞候
府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內率府諸曹行參軍
左右領軍府行參軍　中鎮諸曹參軍　上鎮士曹
行參軍　中郡尉
以前上階
掃寇將軍　掃難將軍　殿內司馬督　太子食官
令　太子典倉令　太子司藏令　尚醫直主　太
史丞　掖庭局丞　宮闈局丞　上署丞　太子左

右監門率府諸曹參軍　中州行參軍　左右衛府
行參軍　左右武衛府行參軍　上州典籤　左右
武候府行參軍　下戍主　上關丞　太子典膳丞
太子樂藏丞　下郡尉　典客署掌客　司辰師
從九品
曠野將軍　橫野將軍　掖庭局諸宮教博士　太
祝　太子廐牧令　太子校書　下縣丞　中署丞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鎧曹行參軍　下州行參軍
中州典籤　太子左右監門府行參軍　太子內坊
丞　中關丞　上津丞　下鎮諸曹參軍　中鎮
士曹行參軍　上縣尉　太子左右衛率府行參軍

太子左右虞候府行參軍　太子左右宗衛率府行
參軍　正字
以前上階
偏將軍　裨將軍　四門助教　書學博士　算學
博士　治禮郎　員外司馬督　幢主　奚官局丞
內僕局丞　下署丞　下州典籤　內者局丞　中
津丞　中縣尉　太子正字　太子監候　太官監
膳　御府局監　左右校署監作　太史司辰
諸樂師
視流內
視正二品　行臺尚書令○視從二品　上總管○

尚書僕射○視正三品　中總管　行臺諸曹
尚書○視從三品　下總管○視正四品　行臺尚
書左丞○視從四品　行臺尚書右丞　視正五品
同州總管　隴右牧總監○視從五品　行臺諸侍
郎○視正六品　行臺尚書諸曹侍郎○視從六品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長史　上柱國嗣王郡王
柱國府諮議參軍　鹽池總監同州總副監隴右總副
監　王二王後國令○視正七品　上大將軍大將
軍府長史司馬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掾屬
嗣王文學　公國令○王二王後大農尉典衛○視
從七品　上開府長史司馬　上大將軍大將軍掾

屬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諸曹參軍事　鹽池
總副監　鹽池總監　諸屯監　國子學士　侯
伯國令　公國大農尉典衛　雍州薩保○視正八
品　上儀同儀同府長史司馬　上大將軍大將軍
府諸曹參軍事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參軍
上柱國郡王嗣王柱國府諸曹行參軍　行臺諸監
同州諸監鹽池四面監　皮毛監　岐州監　同州
總監丞　隴右牧總監丞　諸太公監　緣州州郡
都主簿　子男國令　侯伯國大農尉典衛　王二
王後國常侍○視從八品　上行臺尚書都尉　上
開府開府諸曹參軍　上大將軍大將軍參軍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諸曹行參軍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行參軍　五嶽四瀆吳山令　鹽池四面副監　皮毛副監　諸州州郡主簿　諸中冶監　諸緣邊交市監　鹽池總監丞　雍州西曹書佐諸曹從事　京兆郡正功曹　太學助教　子男國大農典衛○視正九品　開府法曹行參軍　上儀同儀同諸曹參軍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行參軍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典籤　同州諸冶監　岐州副監　諸小冶監　鹽池牧監丞　諸大冶監丞　諸緣邊交市副監　諸郡正功曹　京兆郡主簿　雍州部郡從事　諸州西曹書佐　祭酒從事　公國常侍

上上士侯國侍郎　公主家令　諸州胡二百戶以上薩保○視從九品　儀同府法曹參軍　上開府開府行參軍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典籤　上儀同儀同府參軍　上開府典籤　行臺諸監丞　鹽池四面監丞　皮毛監丞　諸中冶監丞　四門學生　諸郡主簿　諸州郡從事　雍州武猛從事　大興長安縣正功曹　大興長安縣主簿　侯伯國常侍　子男國常侍　公國侍郎

右內外文武員凡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員外官九千九百九十五員又內職掌醫師卜師巫覡掌醞獸醫博士京市長麴倉督并太學學生刻漏生千牛門尉門候之事令史及外職掌郡縣佐史族正里正等合十八萬三千三百六十一人內十六萬一百六十四人外八萬一千六百九十七人都計內外文武官及胥總十九萬五千九百三十七人煬帝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第九唯置正從而除上下階又定朝之班序以品之高卑爲列品同則以省府爲前後省府同則以局署爲前後

杜氏通典卷第三十九終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

職官二十二

秩品五 大唐

大唐官品 開元二十五年制定流内

正一品

太師 太傅 太保 司徒 司空 王爵

從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文散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驃騎大將軍 武散 嗣王 郡王爵 國公爵

正二品

特進 文散 輔國大將軍 武散 開國郡公 爵 上柱國 勳

從二品

尚書左右僕射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京兆河南太原府牧 大都督 大都護 光祿大夫 文散 鎮軍大將軍 武散 開國縣公 爵 柱國 勳

正三品

侍中 中書令 吏部尚書 左右衛 左右驍騎衛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羽林軍 左右千牛衛等大將軍 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尚書 太子賓客 太常卿 太子詹事 中都督 上都護 金紫光祿大夫 文散 冠軍大將軍 武散 懷化大將軍 上護軍 勳

從三品

御史大夫 秘書監 光祿 衛尉 宗正 太僕 大理 鴻臚 司農 太府卿 左右散騎常侍 國子祭酒 殿中監 少府監 將作大匠 諸衛羽林千牛將軍 下都督 上州刺史 大都督府長史 大都護府副都護 親王傅 銀青光祿大夫 文散 開國侯 爵 雲麾將軍 武散 歸德將軍 護軍 勳

正四品

黃門侍郎 中書侍郎 尚書左丞 尚書吏部侍郎 太常少卿 太子左庶子 太子詹事 太子左右衛 左右司禦 左右清道 左右監門率府率 中州刺史 軍器監 上都護府副都護 上府折衝都尉 正議大夫 文散 開國伯 爵 忠武將軍 武散 上輕車都尉 勳

以前上階

尚書右丞 尚書中司侍郎 太子右庶子 太子左右諭德 左右千牛衛 左右監門衛 中郎將 親勳翊衛羽林中郎將 下州刺史 通議大夫 文散 壯武將軍 武散

從四品

秘書少監 八寺 殿中少監 太子家令

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內
率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內侍　大都護府親王
府長史　太中大夫文散宣威將軍武散輕車都尉勳

以前上階

國子司業　少府少監　將作少匠　京兆河南太
原府少尹　上州別駕　大都督大都護府親王府
司馬　中府折衝都尉　中大夫文散明威將軍武散

正五品

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　國子博士　給事中　中
書舍人　太子中允　太子左右贊善大夫　都水
使者　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太原晉陽奉先縣令

親勳翊衛羽林郎將　中都督上都護府長史　親
王府諮議參軍　親王府典軍　中散大夫文散開國
子爵定遠將軍武散上騎都尉勳

以前上階

太子中書舍人　尚食尚藥奉御　太子親勳翊衛
郎將　內常侍　中都督　上都護府司馬　中州
別駕　下府折衝都尉　朝議大夫文散寧遠將軍武散

從五品

尚書左右司諸司郎中　秘書丞　著作郎　太子
洗馬　殿中丞　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奉御　獻陵
昭陵乾陵泰陵定陵橋陵等令　親王府副典軍

下都督府上州長史　下州別駕　朝請大夫文散開
國男爵九等游騎將軍武散騎都尉勳

以前上階

大理正　太常丞　太史丞　內給事　太子典內
上牧監　下都督府上州司馬　駙馬都尉　奉車
都尉　親王友　宮苑總監　上府果毅都尉　朝
散大夫文散游擊將軍武散

正六品

太學博士　太子詹事丞　太子司議郎　太子舍
人　中州長史　親勳翊衛校尉　太子典膳藥藏
郎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令　鎮軍兵滿一萬人

以上司馬　朝議郎文散昭武校尉武散驍騎尉勳　親王
府掾屬　武庫中尚署令　諸衛左右司階　中武
果毅都尉

以前上階

千牛備身　備身左右　太子文學　下州長史
中州司馬　內謁者監　中牧監　上牧副監　上
鎮將　承議郎文散昭武副尉武散

從六品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尚書諸司員外郎　八寺丞
大理司直　國子助教　城門郎　符寶郎　通事
舍人　秘書郎　著作佐郎　侍御醫　諸衛羽林

長史　兩京市令　下州司馬　左右監門校尉
親勳翊衛旅師　親王府文學　親王府主簿　記
室録事參軍　諸州上縣令　諸率府左右司階
鎮軍兵不滿二萬人司馬　奉議郎文散　旅威校尉武散
飛騎尉勳
以前上階
侍御史　少府將作國子監丞　太公廟令　太子
內舍典設宮門郎　司農寺諸園苑監　王府校尉
下牧監　宮苑總監副監　互市監　中牧副監
下府果毅都尉　通直郎文散　宣威副尉武散
正七品

四門博士　詹事司馬　左右千牛衛長史　尚食
尚藥直長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長史　軍
器監丞　太子千牛　諸州中縣令　親勳翊衛隊
正　京兆河南太原府司録參軍　大都督大都護
府録事參軍　親勳翊衛副隊正　中鎮將　親王
府諸曹參軍　親衛朝請郎文散　致果校尉武散　雲騎尉
勳　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直長　太子通事舍人　內
侍伯　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諸曹參軍
中都督上都護府録事參軍　諸倉諸冶司竹溫湯
監　諸衛左右中候　上府別將長史　上府副　下
府將　下牧副監　宣德郎文散　致果副尉武散

從七品
殿中侍御史　左右補闕　太常博士　太學助教
門下省録事　尚書都事　中書省主書　九寺主
簿　太子詹事主簿　左右監門直長　太子左右
內率監門率府長史　太子侍醫　太子三寺丞
都水監丞　諸州中下縣令　親王府東西閤祭酒
京縣丞　下都督府上州録事參軍　中都督上都
護府諸曹參軍　中府別將長史　中鎮副　勳衛
太子親衛翊衛朝散郎文散　翊麾校尉武散　武騎尉勳
以前上階

太史局丞　御史臺　少府將作國子監主簿　掖
庭宮闈局令　上署令太醫太樂鼓吹乘黃大官右藏平準
武庫典客上林太倉左尚右尚典牧　下縣令　太廟諸
陵署丞　司農寺諸屯苑副監　太子左右監門直
長　宮苑總監丞　下都督府諸曹參軍　太子內
坊丞　親王國令　公主家令　上州諸府參軍
親王府旅師　下府別將長史　下鎮副諸屯監
諸率府左右中候　鎮軍兵不滿二萬人以上諸曹判
司　諸折衝府校尉　宣義郎文散　翊麾副尉武散
正八品
監察御史　協律郎　諸衛羽林録事參軍　中書
令[illegible]　中州録事參軍　親衛太子勳衛　太

醫署醫博士　太子典膳藥藏丞　軍器監主簿
武庫署丞　兩京市署丞　上牧監　親王府執仗
報乘親事　鎮防兵不滿一萬以上諸曹判司　給
事郎文散　宣節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奚官內僕內府局丞　下署令太樂廩犧掌醞珍羞良[illegible]導官
守宮武器內府司儀崇玄弩坊左校中校右校甄官河渠甲坊備身
諸衛羽林諸曹參軍　中州諸司參軍　親王府
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府參軍　尚樂藏
局司醫　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丞　太子內直宮門
局丞　太公廟丞　諸宮農圃監　互市監丞　司
竹副監　司農寺諸園苑監丞　靈臺郎　上戍主
諸衛左右司戈　徵事郎文散　宣節副尉武散
從八品
左右拾遺　太醫署針博士　四門助教　左右千
牛衛錄事參軍　下州錄事參軍　諸州上縣丞
中牧監丞　京縣主簿　太子左右衛司禦清道內
率府錄事參軍　太子翊衛　親王府行參軍　京
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博士　諸冶諸冶司竹溫
湯監丞　保章正　諸折衝府旅帥　承奉郎文散　禦
侮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大理評事　律學博士　太醫署丞　太子左右春
坊事　左右千牛衛諸曹參軍　內謁者監　太子
左右衛司禦清道率府諸曹參軍　太子備身　下
州諸司參軍　太子諸署令　掖庭宮闈局丞　都
水監主簿　中書門下尚書都省兵部吏部考功禮
部主事　上署丞　上都督府上州參軍　中都督
下都督府上州博士　諸州中縣丞　親王府典籤
京縣尉　親王國大農　公主家丞　親王府隊正
諸屯監丞　上關令　上府兵曹　上鎮倉曹兵曹
參軍　挈壺正　中戍主　上戍副　諸率府左右
司戈　承務郎文散　禦侮副尉武散

正九品
校書郎　太祝　太子左右衛率府左右司禦率府錄事參
軍　太子內坊典直　中署丞　典客署掌客　親
勳翊衛府羽林兵曹參軍　岳瀆令　諸律令　下
牧監丞　諸州中下縣丞　中州博士　京兆河南
太原府諸縣主簿　武庫署監事　儒林郎文散　仁勇
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正字　太子校書　奚官內僕丞　內府局丞　下
署丞　尚食局食醫　尚藥局醫佐　尚輦局掌輦
尚乘局奉乘　司庫　司廩　太史局司辰　典饌

署丞 太子左右內率監門率府諸曹參軍 太子三寺主簿 諸衛府錄事 太子親勳翊衛府兵曹參軍 諸州下縣丞 諸州上縣主簿 中州參軍 下州博士 京兆河南太原府諸縣尉 上牧監主簿 諸農圃監丞 中關令 中府兵曹 親王國尉 上關丞 諸衛左右執戟 中鎮兵曹參軍 下戍主 諸折衝隊正 登仕郎文散 仁勇副尉武散

從九品

尚書御史臺秘書省殿中省主事 奉禮郎 律學助教 太子正字 弘文館校書 太史局司曆 太醫署醫助教 京兆河南太原府九寺少府將

作監錄事 都督都護府上州錄事市令 宮苑總監主簿 諸州中下縣主簿 中牧監主簿 諸州上縣尉 下府兵曹 文林郎文散 陪戎校尉武散

以前上階

內侍省主事 國子監親王府錄事 太子左右春坊主事 崇文館校書 書學博士 門下典儀 太醫署按摩呪禁博士 太卜署卜博士 太醫署醫正 太醫署針助教 太卜署卜正 太史局監候 親王國丞 太子典倉署丞 太子廄牧署[illegible]丞 掖庭局宮教博士 太子諸署丞 諸[illegible] [illegible] 太官署監膳 太樂鼓吹署樂正 親王府

錄副 大理寺獄丞 下州參軍 中州下州醫學博士 諸州中下縣尉 京縣錄事 下牧監主簿 下關令 中關丞 諸衛羽林長上 公主邑司錄事 諸津丞 下鎮兵曹參軍 諸折衝府隊副 諸率府左右執戟 將仕郎文散官 陪戎副尉武散官

視流內

○視正五品 薩寶○視從七品 薩寶府祆正

[illegible]

流外勳品

諸衛都水監羽林軍錄事 尚書中書門下省御史臺令 太子內坊三寺諸率府錄事諸衛[illegible] 太常寺謁者 司儀署諸典書 河渠署河堤謁者 太醫署醫針師 內侍省寺人

二品

太卜署卜助教 秘書殿中內侍省令史 城門符寶弘文館令史 通事令史 尚書門下中書省御史御史臺書令史 太常寺禮史 宮苑總監錄事 太子左春坊掌儀 典客署掌客 親勳翊衛府錄事 太史局漏刻博士 太子內坊典直 御史臺

殿中御史
三品
城門符寶書令史　秘書殿中內侍省御史臺書令
史　九寺少府將作軍器監府都水宮苑總監府京
及東都市平准諸陵署錄事　諸牧園苑錄事　諸
倉監諸關津錄事　太子親勳翊衛府錄事　諸衛
羽林軍府太子詹事令史　尚食局主食　太子左
右春坊令史　秘書殿中內侍省　諸局書令史
內侍省內典引　尚藥局太醫署按摩咒禁師　太
官寺贊引　太醫署醫工針工　太卜署卜諸計史
率更寺漏刻博士　諸王府國司錄事

四品
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令史　太子內坊令史　九
寺少府將作國子軍器監史　太子三寺諸率府諸
署農圃籍諸牧園苑監府諸都護府都水宮苑總監
史　諸衛羽林軍史　太子左春坊諸局書令史
太子典膳局主食　太子右春坊諸局書令史　門
下省主寶主符太醫主藥門下中書省傳制　太子
率更寺掌漏　太子內坊閽郎　親王率府　太醫
署按摩咒禁工　御史臺監察御史
五品
太子內書令史　太子三寺諸率府史　大理寺司

直評事史　諸署農圃監　諸牧園苑監史　諸都
護府史　太子諸署府　宮門局內閽人內掌扇
太子內坊導客舍人　大官署監膳史　良醞署掌
醞　掌醢署掌醢　諸典事親勳翊衛率府史　大
理寺獄史　親王府史　太子左右春坊傳令史
親王國司府
六品
親勳翊衛府史　諸倉關津府史　太子親勳翊衛
率府史　太醫署藥園師　諸亭長　太子諸署史
園史　太子內坊內閽人　親王國司史　公主邑
司史

七品
太子親勳翊衛府史　門下省主節　諸掌固　太
史監曆生　天文觀生　諸倉關津史　親王府典
軍下史　諸倉計史
八品
守宮署掌設
九品
國子學太公廟幹　諸輦者
視流外
勳品
薩寶府祓祝

四品

薩寶率府

五品

薩寶府史

右內外文武官員凡萬八千八百五（文官萬四千七百七十四武官四千三十一內官二千六百二十一外官州縣折衝府鎮戍關廟岳瀆等萬六千一百八十五）掌齋郎府史亭長掌固主膳幕士習馭駕士門僕陵戶樂工供膳獸醫學生執御門車學生後士魚師監門校尉直屯備身主杖典食監門直長親事帳內等外監掌州縣倉督錄事佐史府史典獄門事執刀白直市令市丞助教津吏里正及岳廟齋郎并折衝府

○通典卷四十

十三

旅師隊正隊副等總三十四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內三萬五千一百七十七外三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六）都計文武官及諸色胥史等總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制為九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亦分上下階大抵多因隋制（三品以上紫衣金魚袋五品以上緋衣銀魚袋皆執象笏七品以下綠衣九品以上青衣皆木笏上元元年青衣爲碧武太后時改五品以上職事中袋中宗正緋習初天后萬歲中制文武官加階應入五品者並須入堅丁六年以上經私犯非階之特見居六品官七品官以上青官若其犯入二品取入仕二十二考以上進無犯進階之特見居四品官者自外從計借者選入仕並不准進階限如有奇才異行別勅殊功者不借九列）

○睿宗景雲二年監察御史韓琬上疏曰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其位除此之外使

剩桑任其商賈何爲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爲國家開仕進之門廣矣苟棄農桑工商而身趨之當今一夫耕而供數百人食一婦蠶而供數百人衣遂使公私皆無儲蓄若不革其弊必甚於建中中矣居戶部專掌邦賦屬河朔用師經費或闕百姓煩困如賦收難以期其實在省用所以輒上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衆文去胥吏衆寡繁而條緒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郡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晉大元六

○通典卷四十

十四

年省七百餘員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要庶所以古昔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皆計人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洎于聖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繕艱勞即省吏職存諸方策咸有損益俱有此議息人敘幹何莫由斯昔皋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寺卿是二皋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部郎中

局第奉御閑廄使者是也古者天子有六軍
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是
舊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遍廢所以後周
依古周建六官蓋爲如此今略徵外官別駕本因漢
部刺史巡察若今觀察使之有副使也參軍後漢
末置參諸府軍事若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遷易
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又司田頃景龍三年皆置
無何以煩冗却停併入司戶殊爲折衷誠宜斟酌繁
省詳考損益款求致理必也正名神龍中宦紀繁冗
有司務廣集選人競收名稱其時無闕注授於是奏
署員外官員者二千餘人因爾遂爲常制當開元天

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
員雖衆經用雖繁人有力餘[illegible]或枉費不
足爲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籍帳到
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比收斂
土戶與客戶共計得三百餘萬比天寶纔三分之一
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咸耗若此食租賦
者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官員十
羊九牧疲吏煩衆顧茲大弊實在權宜之議者多云尚
有寇虞未遑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
有依託且繁爵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
弊之論有才者即令薦用不才者何必冗而況各

有姻戚願戀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
隗囂未滅魏太祖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太康六年
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招羅俊乂志相
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及散務以救弊爲謀今田
悅之徒並是庸瑣[illegible]軍戎衣冠仕人遇
如蔡[illegible]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蜀孫權陳霸先
之有江南因[illegible]李孫秋之庸斷可知矣
今若以人情困罷又不能改更制度併省內官但
且權停省外官別駕司馬及參軍州縣額內官人戶
減縣尉其被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長吏搜擇
薦奏因亦不遺當能如此濫先坐舉主誰敢罔冒

以階刑官其有不被累[illegible]皆名仕參常調日官
修進更候[illegible]後魏末
置並是當時宿德勳[illegible]第一等
以後受至多暨乎國家延作散級唯得三十頃地耳
又開府儀同三司及[illegible]大夫亦是官名遷爲人多
翅作階級隨時立制[illegible]通不必因循重難改作
待戎[illegible]息偃百姓稍康然後庶官則釐舊制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 終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一

唐岐國公尚書右丞前嶺南節度使京兆杜佑君卿纂
明文林郎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建江王德溢校刊
奉議大夫廣東提督學校僉事秀水吳鵬同刊

夫禮必本於太一(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
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鬼者精氣所歸神者引物而出)其降曰
令(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其居人曰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孔子曰夫禮
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則人也)伏([illegible])
羲以儷皮為禮作瑟以為樂可為嘉禮神農播種始
諸飲食致敬鬼神蜡為田祭可為吉禮黃帝與蚩尤
戰于涿鹿可為軍禮九牧倡教可為賓禮易稱古者
葬於中野可為凶禮又脩贄類帝則吉禮也釐降嬀
汭則嘉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征于有苗則軍禮
也遏密八音則凶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
舜之時五禮咸備而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事地
與人為三耳其實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
兼之夏商二代散亡多闕洎周武王既沒成王幼弱
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
以為後王法禮序云禮也者體也履也統之
體踐而行之曰履然則周禮為體儀禮

侯僭忒自孔子時也已不能具秦平天下收其
歸之咸陽但採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漢興天下草
創未遑立制群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草綿
蕝(子悅切)之儀救蕞杜之(綿謂茅翦樹地為纂位習肄處也)帝悅歎曰
吾於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常遂定儀法
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
(但能盤辟為禮容頌讀與容同)孝文帝時徐生以頌禮官至大夫而
蕭奮亦以頌禮至淮陽太守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
有李氏得周官五篇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購
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至王莽時劉
歆始置博士行於代杜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後

漢永平初鄭衆賈逵皆往受業其後馬融作周官傳
玄為注初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四百十
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纔獲)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
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二十二篇孔子三朝記十篇
王氏史記二十篇樂記二十三篇　一百二篇戴德
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
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七篇謂之小戴記馬融亦
傳小戴之學又定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鄭玄受
業於融復為之注今周　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
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學官餘並散落魏
以王粲衛覬典創朝儀而魚豢王沭陳壽孫盛

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
草建時制晉初以荀顗鄭沖典禮參考今古更其節
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
摯虞傅咸纘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
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綴
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
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焉吉禮
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
嘉禮則司馬褧古迥切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
佟音冬參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準梁舊或因行事隨
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闕遺孝文帝率

通志卷四十三　三

由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北齊則陽休
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
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
儀注以為五禮國初草昧未暇詳定及太宗踐祚詔
禮官學士修改舊儀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
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百
三十篇為百卷貞觀七年始令頒示高宗初以貞觀
禮節文未盡重加修撰勒成百三十卷至顯慶三
年奏上高宗自為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
損益多依違希旨學者不便異議紛然上元三年下詔
命依貞觀為定儀鳳二年詔依周禮行事自是禮

司益無準每有大事輒別制一儀援古附今
專定貞觀顯慶二禮亦皆施行武太后時以禮官不
甚詳明特詔國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每加
刊定叔夏卒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學詳練
舊事議者以為稱職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
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
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
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頗有不
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定
之於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歷年其功不就
銳卒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

通志卷四十三　四

修之二十年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
元禮於戲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酌乎文質懸諸
日月可為盛矣通典之所纂集或泛存沿革或博採
異同將以振端末備顯用名也豈禮意之能建乎但
前古以來凡執禮者必以吉凶軍賓嘉為次今則以
嘉賓次吉軍凶後賓庶乎義類相從終始無黷云爾
按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有典制可
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
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漢夏侯勝劉向戴德
戴聖慶普王歆後漢有曹充曹褒鄭眾賈逵許
慎毋丁春馬融鄭玄衛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粲
隋觀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卲盧欽陳羣
秦王沈蜀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吳則丁孚晉
有鄭沖荀顗陳壽孫盛羊祜杜元凱衛瓘嵇喜袁准
賀循江統陳銓孔衍劉逵摯虞束晳傅咸鄭襲荀訥
孔倫使亮范宣范汪徐邈淳循干寶荀欽卞

上虞之司馬處于賈徐齊廣光工裴何玢真虞
宋有徐淚之傅彥之誠毒徐廣說後之承天顏延
雷次宗發之史有司之宜有王何承天（？）
紹劉崔之凝之司馬裴徐之陸孔智炎…
周虞宇玠祭酒遺烈熒寶…
…
之許亨弘可慎後遂劉之炎馬裴度…
王逡之何佟之明山賓
紹宋劉宋之王儉之…
梁有王儉之許亨…
何佟之孔彥之…
北齊有熊安生
周有熊安生
（…）
孔頴達賈公彥許敬宗…
房玄齡許敬宗…
古之文學…
府李孟悊…
負陸大隱…
紀元…
議…
表…
良…
成因…

一 吉禮一（卷四十二） 郊天上
二 郊天下
三 大雩
四 大享明堂（靈臺附） 大禘　靈星
朝日夕月　禋六宗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
五 方丘（神州后土附）
六 社稷　先蠶　山川　籍田
七 天子宗廟　后妃廟
皇太子及皇子宗廟
八 諸侯大夫士宗廟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版
兄弟相繼藏主室
九 祫禘上
十 祫禘下
十一 功臣配享
十二 天子七祀（諸侯附）
立尸義
師行奉主車
時享
天子諸侯大夫士時享
主壇（附）
十三 上陵
（…）附
諸侯立學
孔子廟（先聖先師附）
祀先代帝王
釋奠
名臣配享及人臣公廟附

十四 巡狩　封禪　附
開元封禪
禪社首
十五 告禮
高禖
司寒
歷代所尚
祓禊
禜祠
禳祈
雜祠
淫祀興廢
十六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
諸侯大夫士冠
皇子冠
天子諸侯冠附
女笄
冠議
十七 君臣冠冕巾幘等制度
天子冕
袞冕　鷩冕　毳冕　絺冕　玄冕
大裘冕　平天冠　通天冠
遠遊冠
進賢冠
高山冠
法冠
惠文冠
鶡冠
大冠
武冠
委貌冠
皮弁
爵弁
長冠
建華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樊噲冠
術氏冠
卻敵冠
童子幘
情
平巾幘
緇布冠
黑介幘
袴褶
白帢
紗帽
綸巾
高屋白紗帽
帽　幞頭（弁附）
巾
帔帛
十八 天子皇后（皇太后）及后夫人服

十九 公侯大夫士婚禮
皇太子納妃
公主出降（…附）
天子納后
天子納妃嬪媵
皇太子妃
宗子父母喪嫁娶議
男女婚嫁年幾議
婚禮不賀議
婚不拜迎議
同姓婚議
婚不拜時議
二十 （…）婚禮
祭於婦人公
（…）
外親婚議
父母未葬及齊衰不可婚
二十一 君臣服章制度
本大夫未可嫁姊妹議
大功未可嫁女及服
周喪內可嫁姊妹女

二十二　后妃命婦首飾制度
二十三　后妃命婦服章制度
天子諸侯玉佩劍綬璽印
二十四　天子車輅　五輅　五牛旗附
戎車　獵車　指南車　記里鼓車　白鷺車
鸞旗車　辟惡車　皮軒車
安車　四望車　羊車　耕根車
吹車　象車　革車　黃鉞車　豹尾車
豹尾車　皇太子車輅
守皇后車輅　皇太子妃車輅
諸王車輅　命婦車輅　王公侯大夫車輅
二十五　皇太子王公以下車輅
二十六　鹵簿　天子諸侯大夫士相見禮　致敬拜附
老公子敬叔父諸侯服附
諸王公拜敬　太子致敬
公主拜謁　太后父　宮臣上疏
太子後父議　大臣不稱臣名議附
公爲儀百官拜　諸侯大夫上養老
二十七　天子敬父兄　皇后敬父兄
二十八　天子諸侯大夫士養老
天子先生　長老　禮賓　大夫不答拜
事師　事先生　天子親臨
男女婚姻　人祭拜敬
〔通典〕目錄　卷一　七
不受父拜　父母拜父王
受父母拜議　父母拜父名不拜
三族人各是内外九族
發是各姓異姓　後不可拜
人各皇姓　後議
二十九　異姓爲後　父母拜
三十　讀令　月日　太子冬至受朝賀
三十一　皇太子冬至朝賀　太子見師傅
常朝日　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
可儀注　皇太子受王公
公奏皇后監國　諸王侯議
三公　宮臣賀議
三十二　天子追尊祖妣　王侯朝政
天子諸侯宗廟　追尊議　同姓
支子承大宗　諸侯承宗
後爲人後議
三十三　五宗　公子二
宗子孤爲殤
九族
三十四　賓禮　宗族　鄉飲酒
天子受諸侯遣使　朝宗覲遇
敎路遠外　四國朝見
三十五　四代之賓　以降　其禮今以附
天子朝諸侯　天子迎勞諸侯　三恪二王後及諸侯
三十五　天子卿大夫士位　公　及諸侯
天子朝會　諸侯　上公
三十六　卿大夫士諸侯出　諸侯
三十七　天子射　天子諸侯大射
鄉射　天子諸侯三月射
田獵　命將出征　宣露布
三十八　大射　朔日
三十九　命將　月日　九日
四十　至　鼓　只　馬政
山陵　天子親耕　附
親蠶　天子親事　諸侯
未踰年天子不稱尊
封禪　不踰年
后父　皇后爲
父后　爲　服
子爲所生母　降服
四十一　天子爲大臣服
天子爲太子服議
子議有大臣　喪服
〔通典〕目錄　卷一　八
子諸侯之喪　父爲長子
服議　諸侯爲天子服
侯爲妾　爲母服議
子爲所生母服
爲天子　長子服
太后服　公侯王
諸王　議
皇后服議
服　皇后
四十二　皇后爲太子服
年皇太后不終服
皇太子爲所生母服　大臣
服爲諸王議
如議
父服
四十三　夫人
四十四　凶禮
喪制　復
夫士　大夫　始死
設

附小斂
卜斂奠（大哭附）
說大夫士喪之大斂（下日附）
將葬筮宅
路葬朝廟
挽歌 祖奠 器行序 贈
四十五 喪制之三（小斂 制斂之三 服變附 大斂 殯附）
四十六 喪制之四（薦車馬明器及飾棺）
四十七 喪制之五（虞祭 既虞餞尸 祔祭 小祥變 大祥變 禫變）
四十八 五服年月降殺之一（斬縗三年 ... 齊縗三年 ... 議）
四十九 五服年月降殺之二（齊縗杖周 ... 父卒為嫁母服 ... 議）
通典卷四十一 九
五十 五服年月降殺之三（齊縗不杖周）
五十一 五服年月降殺之四（大功成人九月 大功殤服九月七月）
五十二 五服年月降殺之五（小功成人五月 小功殤服五月 緦麻殤服三月 緦麻成人三月）
五十三 喪服議（大喪不立廟議 大夫降服議 大夫及大夫妻服議 人生及母不降服議 ... 父為長子服議 ... 諸侯 大夫 公子 ... 附）
五十四 議（嫡孫承重服議 ...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議 ... 出母服議 父卒繼母嫁服議 ... 前母黨服議 ... 繼母服議）
五十五 服議（母為長子服議 ... 大夫士為繼母服議）
通典卷四十二 十
五十六 服議（為高祖父母持重服議 ... 為人後者為本生祖父母服議 ... 出後子為本父母服議 ... ）
五十七 服議（父在為母服議 ... 祖父母喪服議 ... 立後議 ...）
五十八 服議（先後議 ... 小功不稅議 ... 父母死亡不知死亡服議）
五十九 服議（為姑姊妹女子子服議 ... 大夫服議 ... 守令服議 ... 秀孝為舉將服議）
六十 議
六十一 議
六十二 服議（除喪議 ... 小功 ... 改葬服議 ... 改葬反虞議 ... 母有罪被出服議）

議父母墓設小議 尊祖從祖求墓設附
六十三 除服議 嫁母服議 望久喪不葬除服議 三年而後葬議 父母死亡失所議
招魂葬議 婦喪不葬服議附 父喪年議
六十四 皇太后諡 下世婦命婦諡附 太皇太后諡 夫人諡 諸侯大夫卿諡 大人
及七議 嫌名議 同諱議 及二名議 父諱 皇帝所生 字諱 後避 上諱
表上 請 大字 諡議 父嫌名 再議 名 同 議 校 官上
與本 議名 及同 宜 不 諱 改 議 皇后 議 及 官
內 諡本 議 名 附 謚 改 議 皇后 議
六十五 禮志 禮 雜 附
六十六 天 聖 元 儀 類 目 錄
五禮 篇 目 擇日 中
上樂 及 遂 豆 等 數 附
用 序 例 中
六十七 序例 皇太子 內 儀 大 駕 內 外 皇后 內 外
皇 太子 內 命 婦 等
外 命 婦 內 命 婦

六十八 序例下 所謂 雜 制
六十九 吉禮 殺 牲 夏 至 冬 祀 五帝 及 皇地祇 于方丘 大 享 明 堂 王 附 齋 戒 上 辛 祈 穀 陳 設
有 牲 器 聽 王 附 齋 戒
七十 皇帝 齋 戒 進 事 服 附 王 宮 齋 戒 進
親 祠 祭 器 服 陳 設 皇帝 車 駕 出 宮 受 朝 賀 於 東 宮
立夏 祀 赤 帝 於 南 郊 立秋 祀 白 帝 於 西 郊 立冬 祀 黑 帝 於 北 郊
事 並 附 季 夏 祀 黃 帝 於 南 郊
七十一 皇帝 春 分 朝 日 於 東 郊 秋 分 夕 月 於 西 郊 及 攝 事 附
郊 立 夏 祀 皇 帝 於 南 郊 陳 設 鑾 駕 出 宮
七十二 皇帝 及 祭 其 神 州 地 祇 於 北 郊 鑾 駕 出 宮 司 命 司 人 司 祿 附 孟 冬 祭 神 州
風 師 雨 師 雷 師 進 鑾 駕 司 中 司 命 司 人 司 祿
攝 事 並 附 至 方 丘 后 土 同
記 皇 帝 夏 祭 方 丘 陳 設 鑾 駕 出 宮
七十三 皇帝 仲 春 仲 秋 上 戊 祭 大 社 大 稷 附 攝 事 附 鑾
祭 五 嶽 四 鎮 四 海 四 瀆
鑾 駕 還 宮
仲 春 陳 設 鑾 駕 出 宮

鑾駕還宮
七十四 皇帝 時 享 太 廟 下 一 孟 月 及 臘 享 及 諸 享 ... 一 年 並 附 孟 冬 以 五 月 五 祭
孟 月 及 臘 享 宗 廟 二 年 一 禘 齋 戒 陳 設 鑾 駕 出 宮 ... 饋 食
年 五 孟 月 以 功 臣 配 享 饋 食
設 牲 器 以 功 臣 配 享 饋 食
七 祀 皇 帝 齋 戒 鑾 駕 還 宮
七十五 皇帝 饗 先 農 於 東 郊 耕 藉 陳 設 鑾 駕 出 宮 鑾 駕 還 宮
鑾 駕 還 宮
親 蠶 祭 先 蠶
觀 蠶 祭 享 先 蠶 皇 后 親 桑
分 秦 后 車 駕 出 宮 皇 后 車 駕 還 宮
七十六 皇帝 謁 陵 拜 陵 皇 后 謁 陵 太 皇 太 后
七十七 皇帝 冬 祭 ... 朝 謁 太 廟 皇 太 子 釋 奠
太 廟 新 ... 大 祀 五 龍 宮 及 五 嶽
季 夏 祭 中 霤 ... 皇 帝 代 水 祭
水 祭 附 皇 太 子 釋 奠 文 宣 王
壇 ... 春 秋 釋 奠 ...
負 子 孔 宣 父 廟 附 釋 奠
太 學 顏 子 ... 陳 設 皇 太 子 東 宮 ...
學 生 ... 附
七十八 皇帝 親 征 巡 狩 告 圜 丘 告 社 稷 及 諸 陵 告 謝 陳 設 鑾 駕 出 宮 觀 告 告 社

別 廟 玉 冊 及 建 寶 告 事 ... 鑾 駕
選 宮 告 圜 丘 ... 附 ... 山 皇
川 帝 巡 狩 觀 東 后 鑾 駕 上 宮 考 制 度 告 至 ... 附 ... 于 山
七十九 皇帝 封 祀 太 山 ... 禪 社 首 山 附 牲 器 鑾 駕 進
親 王 ... 制 度 ... 附
鑾 駕 ... 封 王
八十 朝 日 ... 太 廟 ... 鎮 海 瀆
諸 州 ... 神 祭 ... 附
八十一 諸 州 祭 社 稷 祭 風 師 雨 師 諸 州 祭 諸 州 ... 附 諸 州 ... 設
食 於 孔 宣 父 ... 陳 設 ...
里 社 ... 三 品 以 上 ... 享 ... 祭 ...
六 品 以 下 ... 食 ... 廟
八十二 方 丘 附 皇 帝 親 祀 ... 行 事 ... 告
高 禖 ... 親 ... 告
后 ... 告 ... 上 ...

1

命使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告期 冊后 命使奉迎 同牢 皇后謁

表 朝皇太后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會

至 外命婦朝會 羣臣上禮 皇后謁見

車駕出宮

八十三 皇帝皇后正至受羣臣朝賀 皇太子正至朝賀

皇帝皇后正至受羣臣朝賀井會 皇帝正至受羣臣朝賀

受 朝賀 皇后正至受外命婦朝賀

八十四 皇帝 [illegible] 明 皇帝 [illegible] 讀五時令 讀月令 如五

皇后 [illegible] 皇帝 [illegible] 養老 皇

[illegible] 太學 皇 [illegible] 臨軒冊命皇

八十五 [illegible] 命 [illegible] 以上二大 [illegible]

八十六 皇太子加 元服 皇太子 [illegible] 朝謁

皇太子會宮臣

[illegible] 太子冊 [illegible] 朝

[illegible] 臣上禮 皇太子會宮臣

二十三

一通典卷四十一

宮臣上禮

八十七 皇太子納妃 命使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告期 臨軒醮戒 同牢 妃朝見 [illegible]

八十八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羣臣賀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井會 皇太子 [illegible]

八十九 親王納妃 品以下嫡子昏 庶人 [illegible]

王冠 [illegible] 庶人 [illegible]

九十 朝集使禮見 任官 [illegible] 尚書省

公主出降

九十一 朝 京師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附

[illegible] 史 [illegible] 州佐 [illegible] 令 [illegible] 同諸縣令 [illegible] 附 羣臣 [illegible] 上表 皇帝遣使詣 [illegible]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制勞會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勞 皇帝遣使宣撫書 [illegible] 州同 諸州上表

九十一 賓禮 蕃王奉見 受蕃國 [illegible] 遣使戒蕃王見日 蕃王奉見 皇帝受蕃國工

九十二 軍禮 皇帝親征 [illegible] 類於上帝 宜於太社 告於太廟 [illegible] 之地 皇帝親征及巡狩郊祀 [illegible] 所過山川 [illegible] 門 皇帝 [illegible] 勞將 [illegible]

九十三 皇帝射 [illegible] 皇帝觀射 [illegible] 宜于 [illegible] 大射 [illegible] 出征 [illegible] 人射 [illegible] 春 [illegible] 冬

九十四 [illegible]

三十四

一通典卷四十二

九十五 凶禮 奏 [illegible] 外祖父 [illegible] 皇后 [illegible] 三月 [illegible] 諸王 [illegible] 皇后父母 [illegible] 外祖父母 [illegible] 皇后 [illegible] 宗 [illegible] 會 [illegible]

九十六 皇太后 [illegible] 皇后 [illegible] 外祖父母 [illegible] 王妃 [illegible] 外祖父母 [illegible] 諸王妃 [illegible] 附 [illegible] 舉哀

九十七 [illegible]

九十八 [illegible]

九十九 [illegible]

一百 [illegible]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一

通典卷第四十二

禮二 沿革二 吉禮一

郊天上 [illegible]

夫聖人之運，莫大乎承天。天行健，其道變化，故庖犧氏仰而觀之，以類萬物之情焉。黃帝封禪天地，少昊載時以象天，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illegible] 高辛順天之義，帝堯命羲和敬順昊天。故郊以明天道也，[illegible] 所從來尚矣。有虞氏禘黃帝 [illegible] 而郊嚳，[illegible] 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illegible] 殷人禘嚳而郊冥。[illegible] 周制，大司樂云：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illegible] 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illegible] 牲用一犢，[illegible] 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其色，[illegible] 幣用繒，長丈八尺。[illegible] 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illegible] 乘玉輅，繁纓十有二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illegible] 及燔 [illegible] 爵以匏片為之 [illegible]

器用[illegible]天地之性以藁秸及蒲但翦頭不納[illegible]
（[illegible]藁秸也蒲藉也[illegible]配[illegible]）
天神[illegible]祭天[illegible]中最大[illegible]以[illegible]配之[illegible]
圜丘以嚳配之按[illegible]祭於圜丘以嚳[illegible]同色則圜丘[illegible]知[illegible]
配以嚳。（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illegible]以祭[illegible]大祭[illegible]）
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天神[illegible]大[illegible]鍾[illegible]天[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以[illegible]竹[illegible]雲和山名[illegible]）
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illegible]先祖皆由[illegible]大微五帝之精以生其先祖所自出謂郊祀[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玄[illegible]白[illegible]黃[illegible]則[illegible]正月郊[illegible]）

祭法[illegible]尊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illegible]因祭之以祈穀[illegible]以新[illegible]郊而后稷[illegible]天配[illegible]因其壇名泰壇[illegible]在國南五十里（司馬[illegible]近郊五十里[illegible]）禮神之玉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illegible]）於中央為壁[illegible]
（[illegible]）
配以稷[illegible]
配帝牲亦騂[illegible]
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illegible]）

[illegible]帝及日月星辰[illegible]
於南郊也日用辛（[illegible]）
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illegible]）
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illegible]）
（[illegible]）
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為兆位於中霤方壇亦名

曰太壇而祭之（[illegible]）
（[illegible]）
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大[illegible]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illegible]）
及幣各隨玉色（[illegible]）牲用犢（[illegible]）樂與感帝同（[illegible]）
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群官曰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illegible]）

前期十日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旦以嘂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王路建太常大司樂既宿懸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於路（所謂田燭鄭以王出時尚早故也）又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門外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幄也大次初往所止居也小次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掌次張氈案設皇邸（邸謂於中張氈床床後設板屏風其上染羽象鳳皇色以為之以為飾）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向大司樂奏圜鐘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奏黃鐘以下之樂）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禋積柴實牲體王帛）王親牽

牲而殺之（太宰職論祭天禮中自云及納亨贊王牲事鄭玄云納烹牲將告殺謂祭之晨也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次則實牲體王帛而燔之謂之禋祀（禋以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所以報陽也天子奉王帛加於牲上而燔之）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就坐時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鄭玄注大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之以玉而祼之禮器云郊血大饗腥）王乃以匏片為爵酌瓠之泛齊以獻尸為朝踐之獻（鄭玄注司尊彝云唯有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故崔靈恩推之以為圜丘明用五齊余謹案郊祭迎氣神等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不用圭瓚而用五齊陶匏者物無以稱天之德故但取天地之性而用之泛齊一）之名一曰泛齊（成而滓浮泛泛然五齊之中泛齊上質故於大祭用之）

二曰醴齊（成而汁滓相將醴猶體也）三曰盎齊（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也）四曰緹齊（成而紅赤色如今下酒也）五曰沈齊（成而滓沈如今造清也）七獻者（云七獻者宗廟有裸天神大神無裸以其尊故也今天地大神無祼故七獻者宗廟九獻而天神七獻王及后於其中先行七獻故有七者王以降也）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所謂朝踐是也此為一獻（禮無明文以大宗伯攝後所陳皆以齊酌鄭玄書唯大宗伯亞獻以為宗伯攝齊之禮今以約同為說）次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鄭玄云大祭祀天地之屬）每獻奏樂一成（諸奏圜丘即奏黃鐘大呂等）次薦熟於神前（司尊彝云其朝踐用兩大尊宗伯為亞獻）薦畢王乃

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獻（司尊彝云其饋獻用兩著尊）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也（朝獻者謂尸食訖王以朝踐之齊酳尸故知更酌朝踐之齊也）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獻所謂再獻通前凡六獻（知再獻者亞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之其再獻者亦用緹齊）又諸臣為賓之一獻凡七獻（諸臣之獻者一獻為止特牲少牢禮賓長三獻如之三獻之禮也）其尸（...）臣之酒皆用三酒（王酌五齊諸臣酌三酒比但論王祭耳）其法如祫祭之禮（三酒事酒昔酒清酒）歟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頌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舞位）說曰郊丘之說互有不同

歷代諸儒各執所見辨若聚訟紛起大抵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為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圜丘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豈得稱之天地一歲凡二祭也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圓丘太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圜鍾有差牲乃騂蒼色殊玉則四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參差大綱不復悉數恭惟國章並行二禮可謂協於時宜矣歷代所行亦參二禮異同之論國朝最詳具在郊天篇下[illegible]

秦始皇既即位

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illegible]東游海上禮祀八神[illegible]二代尊雍四畤上帝[illegible]一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駒四疋[illegible]木寓龍一駟[illegible]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

親往也三年一郊帝以十月上宿郊見[illegible]通權火[illegible]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illegible]漢高帝立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畤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巫祀九天[illegible]以歲時祠

宮中文帝即位[illegible]各一乘駕被具[illegible]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以水德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illegible]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紀拜公孫臣為博士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illegible]有司言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夏四月始郊祀上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祀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立祠上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illegible]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illegible]服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帝親拜郊見五帝[illegible]爟火舉若光屬天於是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

門亭名（[illegible]）皆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illegible]）。（[illegible]）人有書告平詐偽，遂誅夷平。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後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凡七日祭），為壇開八通鬼道。於是令太祝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一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illegible]）。於是薦五畤，各加一牛以燎。有言黃帝龍成騎龍飛去，天子曰：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上遂郊雍，祠官

寬舒等具太一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垓（[illegible]），五帝壇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未地。太一所用，維一時物加醴棗脯，殺一犛牛（[illegible]），牛以為俎豆牢具，如五帝，獨有俎豆醴進（[illegible]）之。祠所餘皆燎之。太一祝宰衣紫文繡，五帝祝衣各如其方色，皆饗。日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敬拜見焉（[illegible]），而衣尚黃。當祠時，列火滿壇，後有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兆光，此地宜立泰畤壇以明應（[illegible]）。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有鼓舞樂，今（[illegible]）

祀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年為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以竹為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明年，有司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illegible]），而以木寓馬代駒。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至雍祠五畤。成帝即位，從甘泉泰畤置於長安（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illegible]）。遂廢雍鄜密上下畤、九天、太一、三一、八神之屬，并餘淫祀、陳寶等祀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五所皆罷（[illegible]）。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劉向，以甘泉及雍五畤始立，皆神祇誠，大易動。帝意恨之，後以無繼嗣，遂從甘泉泰畤及雍五畤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祠明著且半。後成帝崩，太后詔復南郊長安如故，以順

道哀帝寢疾博徵方士復甘泉泰畤祀如故遣有
司釋事而禮祠焉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所行丞
相匡衡等議復長安郊祀如故莽又頗改祭禮云天
地有別有合其合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
祀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祭天南郊則以
地配天地位皆南向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
于壇上西嚮后在北亦同席共牲牲用繭栗玄酒陶
匏天地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
燔燎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埋于北郊六律六
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其別者天地有常位以冬
日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遍祀羣陽夏日至

使有司祀北郊高后配而遍祀羣陰其渭陽祠勿復
脩從之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又奏徧神稱
皇天上帝太一兆曰泰畤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
同又兆北郊未有號稱五帝兆雜五時從未合禮今
宜地祇稱皇地后祇兆曰廣畤中央帝黃靈后土畤
兆于長安城未地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畤南方帝炎
帝赤靈祝融畤西方帝少昊白靈蓐收畤北方帝顓頊黑
靈玄冥各兆其方之郊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
後漢建武二年光武即位為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
地今趙郡高邑縣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從
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初制郊

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
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
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
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象紫
宮有四通道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
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五十
八醊五帝陛郊帝七十二醊中營四門五十四神外
營四門門各百八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
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
土築也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屬也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
雨師四海名山大川之屬也醊張衛反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

郊其與群臣議時御史杜林等上疏以為漢起不
緣堯與殷周異宜依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
可如元年郊祀故事帝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
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居紫壇幄帷高
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天地高帝黃帝犢各一四方帝犢
共二頭凡用犢六日月北斗共牛一四營羣神用牛四樂奏
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牲
二十六皆燔燎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郊醊既送神燎
俎實于壇南巳地明帝即位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
郊迎氣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兆一在
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日迎春東郊祭青帝勾芒

（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南郊七里，因火數）先立秋十八日迎黃帝于中兆，祭黃帝后土（壇去邑五里，因土數）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西郊九里，因金數）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玄冥（北郊六里，因水數）車旗服飾各從方色。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為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禪，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明帝即位於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祭以武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以二漢郊[illegible]未為[illegible]）至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illegible]氏[illegible]系[illegible]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illegible]丘[illegible]皇帝天，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劉邵云：宜曰皇天帝）以太祖武帝配祀，[illegible]祀昊帝。十一月

壬子日冬至，始祀皇天帝於圓丘，以始祖帝配（高堂隆表云：按古典可以武皇帝配天，大氣委議，昔后稷以功配天，漢[illegible]堯，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舜已[illegible]數代，武皇帝創業，宜以配天）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玄牡，後自以居非土中，不設，末年南郊，追上皇考號為吳始祖以配天，後[illegible]終吳代不郊祀。劉備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玄牡，二年十月郊祀，相諸葛亮[illegible]）晉武帝南郊燎告，未有祖配。太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群臣議五帝即天，隨時王而殊號耳，名雖有五，其實一神。南郊宜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宣皇帝配。十一月，有司奏古者郊丘不異，宜并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月庚寅冬至，帝

親祀圓丘於南郊，其後圓丘方澤不別立。（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一月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往者眾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於禮不正。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以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正。遂復南郊五帝位。東晉元帝即位於建康，議立南郊於巳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儀注。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如太始故事。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則五帝及佐天子等凡六十二神從祀。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illegible]）安帝元興四年，應郊，朝

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右丞王訥之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官攝，不得親奉，時從訥之議，郊牲用玄。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三年九月司空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詔可。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有司奏：按[illegible]代郊天，雖南更用後辛，晉代[illegible]和亦云，史擇吉日。徐爰云：晉代或所成東居侍遷[illegible]應吏告廟傳士王。爰之議云：晉成內成東處別自袁氏武帝十一月丙負受澤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祀天丁圓丘非專祈。殺又牧承特牲受令于祖廟作龜于禰宮者為告之。退卜則告，義在郊，非卜日，自今[illegible]有遷，郊祀不異。不應[illegible]告除[illegible]議以為郊祀用辛何慢[illegible]禮不應重。告毛血告至之後，雖有事，得更應有司行事，不容慝。郊參議宜於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郊，可南郊自覲。以來多使三公行事）大明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

之末地（徐爰曰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晉代為江郊祭悉在北成午位出道狹依於巳也大宋因而弗改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宜移郊午以定中位）大明五年

九月甲子有司奏郊祭用三年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為吉祥移還本處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配無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右丞王儉議曰大…受命建寅創暨議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建元四年武帝繼位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皆有司奏前代或因前郊年或自更始今…日今月巳郊未審…尚書令王儉議…明帝大寧五年南郊其年…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宋元嘉三十年…南郊其年…代明例差可依…人並同詔可）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儉啟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是近代明例不以立春為先後…日帝親…）

之郊壇兆外內起屋形制（…天…貿…以來郊…外…中…不…故…宮…上…以…）

（…即有經鄭…祭則張…古…不…異…）齋於萬壽殿上辛行事（…）

梁武帝即位南郊為壇在國之南（…壇高一丈七尺…八丈其外…）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立春後…郊…宜在冬至祈穀…圓丘…天先…）

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攢題曰皇天座（四年…）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天日…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太微…二十八宿…風伯雨師…）醴以蒼璧制幣（…）香用沈（…）以陶匏素俎席用藁秸（…）皇帝一獻再拜受福（…）

太尉亞獻（…）瘞埋於地畢器薦有司燔埋之（…）祖配（…）始十一年帝曰禮祭月於坎月是陰義乃別祭之儀今兆南郊既云就陽理不應為坎遂除之（八座奏曰五帝之…）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祭二十八宿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為壇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

（九尺，高二丈二尺，廣十丈）又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

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伯、雨師及五帝

位。（太常許亨奏曰：按[illegible]）間歲而祀。文帝天

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illegible]）

於皇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illegible]）

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

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illegible]）為壇通四陛，為壝埒三重。天位在

上，南面，神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於其方，黃帝在未，[illegible]）

者合千餘神，餘在外壝內。席用藁秸，玉以四珪，幣用束帛，牲以黝

犢。（上帝共一犢，[illegible]）祭畢，燎牲體，玉於壇南

巳地。（從陽之義）後冬至祭上帝於圓丘，牲幣並同。天賜二

年四月，復祀於西郊，為方壇，東為二陛，無等，周

垣四門，門各依方色為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

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

內近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壇北，外朝臣及大人方

各成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

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

陛東，西面。選帝七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

上。女巫陛壇搖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祀訖，乃

殺牲。七執酒七，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

禮畢而返。（[illegible]）

自後歲一祭。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

遠近依五行數，各為方壇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門。以

太皞等及諸佐隨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

各以四立之日。祀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日遣有司迎

春於東郊，祭用酒脯棗栗，無牲幣。獻文帝以西郊

舊事，歲增木主七，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乃革

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

築圓丘於南郊。北齊每三歲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

昊天上帝於圓丘。（丘在國南郊，丘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illegible]）

帝、天文等從祀。（[illegible]）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

（[illegible]）禮以蒼璧束帛，蒼牲九。皇帝初

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

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薦眾星。後諸儒定禮圓

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爲壇於國南壇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爲三壝內壝去壇十五步中壝外壝相去如內壝四面各一門又爲大營於外營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塹廣一丈深八尺四門又爲燎壇於中壝丙地廣輪二丈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珪幣如方色其上帝配帝各騂牲一儀同圓丘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丘二成成崇一丈二尺上徑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節圓壝徑二百步內壝半之在國之陽七里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於國南五里爲方壇崇丈二尺廣四丈壝方百二十丈內壝半之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皇帝乘蒼輅戴玄冕備大駕而行從祀者皆蒼

服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爲壇於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並丘上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百三十六座外官百一十二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五帝日月在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內衆星在內壝外上帝配帝蒼犢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犢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熛怒於南郊爲壇於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高七尺廣四丈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邸牲用騂犢二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仍舊十年冬至祀圓丘帝不齋于次詣壇備法　不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

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二終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三

禮三吉二　沿革三

郊天下　大雩

郊天下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四城各高八尺一寸，下城廣二十丈，再城廣十五丈，三城廣十丈，四城廣五丈。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眾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外壝之內，眾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二。武德、貞觀之制，太享之外，每歲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每郊帝及配座用方色犢各一，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句芒以下五星三辰七宿牲用少牢。每籩豆簠甑俎各一。其從祀諸座，近古皆有之，不能遂盡。自宋陳以後及于周朝，多相因襲，以此不可盡書說音答。貞觀中，奉高祖配圓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永徽二年七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為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

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以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足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為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恒，相緣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

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祀昊天上帝於南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云郊祀后稷，別無圓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為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之說，分為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唯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祀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配，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

星官又違明義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於南郊廢鄭玄六天之義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又奏稱於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燔壇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按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焫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燔柴在祭初禮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說晉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歸之九介太宰令奉牲胙太祝令奉珪璋俱奠燔薪之上即晉代故事亦無祭

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珪騂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珪猶廟之有珪瓚是以周官典瑞文義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之例今新禮引同蒼璧不顧珪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詔從之乾封初高宗詔依舊祀感帝以有司議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顯慶新禮廢感帝爲祈穀祀昊天以高祖配舊禮感帝以代祖元皇帝配今既依舊復祈穀爲感帝以高祖配者又高祖依新禮配圜丘昊天上帝更配感

帝便恐有乖周人禘嚳而郊稷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擬從之二年十二月詔曰昔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經典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於五帝或分感帝於五行其後遞相祖述禮儀紛雜自今以後祭圜丘等祀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配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有司奏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臣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臣以爲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

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圜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奉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按禮有虞氏禘皇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

於此故為詳備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禮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請配圜丘方澤太宗請配

南郊北郊高宗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協從周[illegible]五天[illegible]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謹按見行[illegible]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illegible]法周易孝經之文頗近稽古之祠殊失因心之旨[illegible]行禮高祖太宗今既兼配五祠當依舊無改高宗在功烈而無[illegible]祠配之有別請奉高宗歷配五祠從之郊丘諸祠皆以三祖俱配永昌元年九月敕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武后革命則天號

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以周文王為始祖后又以孝明高皇帝以二祖同配長安二年九月敕明堂[illegible]配神座並令著床便為恒式　景龍三年親祠南郊以皇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執籩豆[illegible]國子祭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illegible]以韋巨源為[illegible]景雲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祀圜丘[illegible]

[illegible]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於南郊[illegible]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縚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配祭始

配三祖同配之禮。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准月令及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貞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廢闕，有乖祀典。准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專壇行大享之禮，以肅宗皇帝配。從之。天寶五載詔曰：王者之典，莫備於百代郊祭之義，允屬於三靈。聖人既因時以制宜，王者亦緣情以革禮。且尊莫大於天，地禮莫大於祖宗，嚴配昭升，豈宜或數。今烝嘗之獻既著於恒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時享。自今以後，每載四時孟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宮壇，皆令宰臣行禮奠祭，務崇簡潔，稱朕意焉。寶

應元年，禮儀使杜鴻漸、禮官薛頎、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皇帝始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以太祖景皇帝始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稷也，郊天地以太祖景皇帝配，宗廟以景皇帝為始獻。制曰可。諫議大夫黎幹奏議，稱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地，幹十詰十難以明之。永泰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配饗；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配饗；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配饗。臣與禮官學士憑據經文，事皆明著，德符綿

定久，未施行。勑旨並依。貞元元年，詔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禮定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則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烝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而於祝文稱臣以祭，既無益於誠敬，徒有黷於等威。朕以京兆府司錄參軍高佩上疏陳請，其理精詳，朕重於改作，猶訪于卿士，申明公議，用釋然從改，正以敦禮典。自今以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數如舊。凡（三年勑郊祀宜時祭享宗廟並依天寶十一年制自今以後每於南郊獻太廟享太廟太尉行事前一日於致齋所凡羽儀鹵簿公服引入親授祝板乃[illegible]二年禮儀使杜鴻漸奏[illegible]大禮祝文自今以後請依禮據上墨書工簡金字者一[illegible]臣等望總為恒式勅旨宜用竹簡）共

郊天儀注 凡開元禮

大雩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大唐）

周制：月令：「建巳之月，大雩帝。（[illegible]之六月陽氣盛而恒旱[illegible]）於南郊之傍，（[illegible]）配以五人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illegible]）命樂正習盛樂，（[illegible]）舞皇舞。（[illegible]）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illegible]）

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而呼雩也按月令本出於呂氏即周時人也至秦呂不韋爲呂氏春秋漢戴聖又取集成禮記徵其根本並同制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主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若旱暵則女巫舞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左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公羊傳曰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皆善人君能致天災感變求索憂人之急非阿時常祭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則言大雩言大雩則大旱可知也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杜云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爲旱故時而過萬以月爲正不得雨爾書旱明災成也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祀天地宗廟董仲舒奏春秋旱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祠戶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

東門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擇巫潔清辯利者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已復再拜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以甲乙日爲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鑿社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社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蟆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猳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邑里北門具老猳猪一置里北門外市中亦置猪一聞鼓聲皆燒猪尾取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燔之通道橋之壅塞報以豚一酒黍以茅爲席無斷也夏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於術七日爲四通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方南鄉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通閭外溝取五蝦蟆置社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

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十日一徙市於邑南門外五日禁男子無入市家人祠中霤無舉土功聚巫市傍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豚五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各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事無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少昊祭以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蟆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蟆池皆如春四時皆以水日禱社稷以取潔土令吏人夫婦皆偶處

蓋以劉歆致雨作土龍若以龍見爲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象其類爲之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乃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于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群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術也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何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陰陵之序良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閉諸陽衣皁興土龍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

[illegible]上人舞童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及徇朱索縈社伐朱鼓禱祭以少牢如禮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詔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祈雨于社稷山川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近遠[illegible]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illegible]舞僮八佾六十四人皆玄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章[illegible]

[illegible]明帝建武二年旱[illegible]以武帝配饗於雩壇[illegible]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illegible]帝以為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為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於時停用柴燎從坎瘞典[illegible]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籍田兆內

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illegible]天子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群廟之主于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上帝徧祈前所祈所有事者大雩禮於壇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南除地為墠舞僮六十四人皆衣玄服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舞[illegible]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illegible]若郡縣邑旱請雨則五事同時並行[illegible]守令皆齋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牲用黃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墠配饗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其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事與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灑掃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之牲牢北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宮五精帝於南郊之東為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壝外營相去深淺并燎

壇一如南郊。後主時錄尚書知內外兵及機密高阿那肱獨秉朝政尚書郎中源師立啓以孟夏龍見當雩問師云龍見何處作何顏色師正曰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出現又云漢兒多事強知星宿墻何四蹄竟亡齊國其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

隋制雩壇國南十三里啓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祖配饗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脩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膳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傘扇令家人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縣祈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于社稷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徙市斷屠雨澍亦有報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貞觀雩祀於南郊顯慶中行雩禮於圓丘開元十一年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冤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致雨者皆於北郊遥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以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繖扇造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齋未祈而雨及所經祈者皆報祠至二十年新撰禮其正雩旱禱並依本儀雨屏令人王仍丘議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部雩祀之人之帝於圓丘按鄭玄注月令大雩於上帝若天之川號元帝昊天祀於圓丘雩天位也然雩祀五帝祀又亦謂之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三 終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四

禮四 沿革四 吉禮三

大享明堂 明堂制度附　朝日夕月

禋六宗　大稓

靈星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

大享明堂 [illegible] [illegible] 有熊 唐 虞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制度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五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五府之制未聞。

夏后氏世室。世室者宗廟代代不毀之名以名世室之制。世室之制，堂修二七，廣四修之一。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窗助戶為明，每室四戶八窗。白盛。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其制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

周制

季秋大享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祀□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為父，配祭於上；武王為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論，非為通理。且五神皆生為上公，死為貴神，生存之日，帝王饗會，皆須升堂。今死為貴神，獨配於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為不便。總感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于明堂，祀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又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郊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一君同罷嚴。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先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將始尊者，明祭之中有此二義。其制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政教之堂也。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夏一尺，相參之數也。禹卑宮室，謂一尺之堂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以明其同制也。則宗廟、路寢、明堂名殊制同。堂名曰明堂，情也。堂高明貌也。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

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等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窗九，堵外有四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上室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

內丙巳之地又盧植云明堂辟雍是一物[illegible]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左傳[illegible]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卽鄭意以爲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卽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illegible]又云辟雍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illegible]廣不得爲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illegible]謂之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爲名而其五室之中央皆曰太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代之儒者合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

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illegible]所論與鄭義合或以[illegible]以爲宮柱名曰[illegible]宮此天子之路寢也呂氏春秋曰[illegible]等

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高皇帝對之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云對也元封以來乃配牲以太牢天子從崐崘道入黃帝時制也[illegible]道節似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玉帶所上黃帝時圖其年四月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理明堂奉高旁未曉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上從之作於汶上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地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禮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安帝延光三年祀汶上明堂如元和故事其制度光武初營明堂上圓下方法地八牕四闥法八風四時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法三十六旬七十二

魏明帝大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晉武帝太始二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之座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摯虞議以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新禮云五帝即上帝即天也除五帝之位又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同

豈祀天後上帝祀地於五帝[illegible]道制上帝非天而可哉矣又生爲賀王矣以五行知太昊配之汎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時以五精帝佐天育物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其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服以袞冕時孫耆之議郊以配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所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爲上帝之廟故命[illegible]之爲言[illegible]郊爲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昨漢帝親奉今親祀比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帝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爲差降盛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太殿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同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云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一

[illegible]

六年正月帝親奉明堂祀五帝以太祖配 [illegible]

齊高帝建元元年正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 [illegible]

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 [illegible] 明堂宗祀元年行 [illegible]

奏以武帝配 [illegible]

祭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 [illegible]

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膳準二郊若水土之

品蔬菓之屬宜以薦 [illegible] 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

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爲始止一獻清酒停二獻爻

禮事 [illegible]

[illegible]

明堂十二間皆準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南

向東來第一青帝五帝依次而列五人帝配饗在阼

階東上北向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

[illegible]

[illegible]

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

備焉以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饗帝以文帝

配堂制殿基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

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座依梁法○後魏

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

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

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乂執政遂營九室

值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北齊採周官考

工記爲五室○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並竟不

立○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以後不就終隋

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

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

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徒行三獻禮于青

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

行燎其各牲進熟如南郊禮 [illegible]

[illegible]

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元帝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迄于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圜丘行事高祖配圜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令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下詔造明堂內出九室樣堂三等階每等階各十二上等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等方三百尺高一筵下等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等象黃琮爲八角四階安十二階有司奏請從內樣爲定堂之高下仍請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准二百四十八尺中等下等並不用又內室各方三筵開四達八牖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享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享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

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或爲予九請寔岸玄靈植等說以前梁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圜柱旁出九室四闥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作曹約准面別各餘丈一尺內室別四達八牖檢與之合請使露定其戶仍外設而不開內外阿柱十六每芹十栗內有七閒柱基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蓋屋制據考工記改爲四阿請依古加重檐准太廟安鴟尾室四向各依方色請施四垣四門及辟雍設大數圖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實內徑之數皆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水外周堤又依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堂陰陽錄水行左旋以象天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請減爲二十四步垣象璧取周足仍修故事遠角爲予其外以門圓陂并取陂陽水行左旋之制度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設門准太廟南門去廟階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南門別各安三門施玄閣四角造三重巍闕此後群儒紛競各執異議不定且止顯慶元年禮官議太宗不當配五人

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德殊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宗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

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祀配祠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仍祭五方上

帝依鄭玄義（司農少常伯郝處俊議明堂數者以禮明鄭玄義新禮用工部尚書部依舊用鄭玄義）復議立明堂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爲九室太常博士唐昕等請爲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議上以五室爲便不定又止二年十二月詔祀明堂感帝高祖太宗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三年三月議定下詔改元爲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總章二年二月具明堂規制下詔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四總成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處二儀中定三才之本）自降院每面三門同爲一宇徘徊五間（一周有四時故四面各開門時有三月故每一面三門一年有十二月故周迴十二門又易三爲陽數二爲陰數合而爲五所以每門舍五間）院四隅各置重

樓其四墉各依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維故四角四樓又有五方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色其墉各依本方之色）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禮黃琮禮地又法八維者八方之王以象地也形故知地形八方漢武帝立八觚壇以祀地故令爲八方之基以象之）高丈二尺徑二百八十尺（陽者六陰足六陰陽數合高丈二尺易爲陽數八爲陰數二八相乘得二百四十）（又漢書九會之數有四十合爲二所以階徑百八十尺通天地綜陰陽也）每面三階周迴十二階（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地有十二辰故周十二階）每階二十五級（按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基上一堂其宇上圓（按道德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又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以一爲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又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爲家之義又以明堂體大聖人法元象天故宇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丈九尺（按尚書地有九州又易數十故間別丈九尺）堂周迴十二門（象十二月也）每門高丈七尺闊丈三尺（周易）

陰數十陽數七合爲其高陽數五陰數八合爲其闊又堂周迴二十四牕（天有二十四氣）總高丈三尺（一年十二月并閏）闊丈一尺（天數一地數十一）櫺二十三（天數九地數十并四時）二十四明（八卦共二十四爻）堂心八柱長三十五（按河圖八柱承天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以爲柱之長也）堂心之外置四輔（天有四輔星）八柱四輔之外第一重二十柱（天數五地數十并五行之數合二十）第二重二十八柱（天有二十八宿）第三重三十二柱（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八音四八三十二）外面周迴三十六柱（按漢書一碁三十六旬）八柱之外脩短總有三等（象三才）都合百二十柱（按禮記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爲百二十）其上檻周迴二百四柱（易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漢書九會之數有六十）重楣二百一十六條（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大小節級栱總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漢書月會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

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漢書章月二百二十五月閏三百五十四總成四百八十九）下枊七十二枚（象七十二候）上枊八十四枚（漢書揩九會之數有七十八司馬彪注莊子云天地四方爲六合總成八十四）析六十枚（按漢書律太議之去有六十）連栱三百六十枚（易蓍之日二百有六十）小梁六十枚（象六十甲子）枅二百二十八枚（漢書章中二十八）方衡一十五重（五行）南北大梁二根（太極生二儀）陽馬三十六道（易韓有三十六節）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漢書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則夫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大栿兩重重別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時五日一風一年七十二風）飛檐椽七百二十九枚（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七百二十九）堂檐徑二百八十八尺（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并七十二候之數）堂上棟去階上面九十尺（天數九地數十九乘十當九十）以四檐去

地五十五尺（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以清陽玉葉覆之（取南方貴陽象天令以赤陽之色）詔下之後猶詳議未決後竟不立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有司議圓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臣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開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

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太子右諭德沈伯儀議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本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不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配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稱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黷於數此則神無二王之道禮無二配之義竊以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曰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配

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兼配五祠當依舊與改高宗往功烈而無處配之有別請奉配五祠從之郊丘諸禮皆以三祖俱配至四年二月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因下詔曰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室為布政之居（其制度具舊儀此今不全載）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為萬象神宮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武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祀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高百

餘尺始構爲大風振倒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景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尋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來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遶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

初爲明堂於堂後又爲天堂五級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來紘旣爲天火所焚至重造制度卑狹於前焉天堂以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旣焚鐘復鼻絕至中宗欲成武太后志乃斷像令迎置聖善寺閣以居之其明堂殿於西南偏上又以木於中柱之不欲以見因留九龍盤蚪之狀其圓蓋上施二丈金鳳至是改鳳爲珠羣龍捧之

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爲通天宮

四月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爲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中宗卽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復就圜丘行事訖于睿宗之代

神龍元年享昊天上帝于東都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崇配其義亦依乾封故事

開元初行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遂拆依舊造乾元殿

太常博士馮宗等奏議武太后建天樞大儀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過遽加修立令端制彼明堂設乾元殿毀堂宇標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議良以此堂所置有乖典制請改拆依舊造乾元殿從之

每臨御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圜丘行事十年復題乾元殿爲明堂而不行享禮二十年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從祀籩豆之數與雩禮同

時起居舍人王仲丘建議曰明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以[illegible]五帝[illegible]文王配上帝先陽以凡天是感精之帝卽太微五帝皆是星發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引五帝按周禮子將祭上帝祀五帝由此觀之上帝五帝是有差別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帝亦天也然則禮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今亦二禮並行以成月令之大義

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䛒素往東都毀之䛒素以毀拆勞功乃奏請且拆上層但留下層以爲正殿從之復依舊改稱乾元殿其大享儀具開元禮

初萬歲通天元年四月鑄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列焉神都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原揚州鼎名江都荊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受千二百石用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象仍令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左尚令曹元廓畫仍令宰相諸王率南北衙宿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自玄武門外曳入天后自爲曳鼎歌令同者唱和其時又造大儀鍾斂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令以黃金千兩塗之[illegible]

朝日夕月

周　漢　魏　晉　齊　後魏　後周　齊　大唐

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

鄭云實牲體於牲上日者陽精爲天月者陰精爲陰

道郊制於陽故月出天而從於陽有同實柴之義

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牲幣俱色赤樂與祭元帝樂同禮神之玉以珪璧其旌

郎爲燔壇殺於上帝殺色界切

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

朝日（朝日者示有所尊訓人事君也王者父天而母地兄日姊月故常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殷人得仁郊君子擬端始舉止於中故本二分也）於王服玄冕所以尚質自
朝天祭行祭之禮先以牲幣於柴上而燔之升煙於
天以同五帝之儀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
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
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
天宗合祭日月四也（但門氣之時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闇分也大報天而主日以
月配之是合也大報配祭之時日燎於壇日埋於長瘞埋之時自血始當燎之時月氣先合為大祭分為
中祭特牲云大報天而主日其理宜重因贊分祭宜轉輕則用少牢拜日於東郊拜月於西郊者此因而
位也祭法分祭之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祭於郊也特牲大報之特掃地而祭壇宗而郊祀陽
壇上了於地也至時於二祭所用注王亦緬差別）覲禮拜日於大門之外（此會
同以春也）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變拜言禮
者因祀也祀日於北郊泰太陰之精以為神也若王巡狩會盟燔柴升煙以祭日是君以君道而祭
陽也方伯之會盟則瘞埋以祭月是臣自以臣道而祭陰）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始
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以交泰時質明出
行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即為郊日月又不
在東西郊遂朝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甚公無四朝
之事魏文帝詔曰天子拜日東門之外禮方明也而
漢儀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之道黃初二年正月
乙亥朝日于東門之外而正月非二分之義秘書監
薛靖論云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秋分
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

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
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
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
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
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明帝太和元年二月
丁亥朔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得古
禮晉因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溫未
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難未平今戎事已息此禮為
大逢親朝日齊末東昏侯永元元年何佟之議王者
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為日者
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

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
朝敬故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得義矣今按漢儀
上林周禮春分之義又無朝侯之事無所出於東郊
今正殿即會行禮之廷宜常以春分正殿之廷拜日
其夕月文不分明佟之謂魏代所行善得與奪之衷
今謂以春分朝於殿庭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
廷東西向而拜月此所謂正於日月以端其位服無
旒藻之飾蓋本天至質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
故以玄冕三旒近代祀天服袞冕十二旒極文章之
美則是古今禮變禮天朝日服宜有異頃代天子小
朝會服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袞

冕者也竊謂宜服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後魏孝
文帝太和十五年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
日以東西郊行禮然日月有餘閏行無常准今若一
以分日或值月出於東而禮於西尋情即禮不可施
行昔曹魏辭請以爲朝日取月一日爲朔夕月三日
爲朏朔者月形始著今未知朏朔二分何者爲是游
明根等對曰考按舊式准校衆議宜從朏月後周以
春分朝日於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圭有邸
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
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
坎中方四丈深四尺 禮如朝日也隋因之開皇

初國東春明門外爲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如其
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
廣四丈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大唐二分朝日
夕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犢備開元禮

禋六宗 虞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後魏

虞書云禋于六宗周制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
陰立壇禋六宗平帝元始中王莽孔光等奏曰祀典功施於人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是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後漢安
帝元初六年三月庚辰初立六宗祀天地四方之神

於洛陽西北戌亥之地比於大社時司空李郃奏曰按尚書禋於六宗漢興亦不廢今宜復舊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鄭玄曰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於陽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是爲六宗
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明帝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六子之卦故不廢矣
景初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時大議其神散騎常侍劉劭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中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時從其義晉
初罷其祀時司馬彪表云六宗之禮不應特立新禮遂廢後復立六宗祀因
魏舊事時摯虞奏按舊受禋于六宗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禮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從之後魏明帝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
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至孝文太和十三年詔

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於郊天壇時太議經祀之禮高閭曰六宗之祀議者不同九十一家異能詳究考拘因事別立六宗之兆魏爲一位而祭之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偏祭之目禋非祀之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闕其也故稱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合祭圓丘五帝在焉其幣牲俱禮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祀備焉六祭俱備無煩別立
試評同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
山川海澤六子之卦爲六宗者按周禮以實柴祀日
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後漢
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者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
孔安國言寒暑日月水旱爲六宗者於理有乖鄭玄

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者並是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魏劉邵以沖和之氣六氣宗之者氣先於天不合經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所宗之其間有張迪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等並不堪錄後魏孝文帝以天皇人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何者按周禮以禋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及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曰書既云類上帝何更言禋者此叙巡狩記禮之次矣將出征類也禋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迷郊祀之禮乎

大蜡

夏 殷 周 秦 漢 魏 晉 宋 後周 隋 大唐

蜡之義（蜡字亦從示皆取祭義故從示）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是以蜡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爲田事故以報之（或云神農伊耆也若循此則神農爲田事不可自祭爲先嗇此說非文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後子孫爲天子者始蜡祭其先祖也田者故有先稱）樂以田桴土鼓（明堂位曰土鼓田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蜡也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萬物有功加於人者以報嗇者郵之也或云堯亦伊耆氏按尚書云堯崩四海遏密八音則由桴土鼓非堯代樂明矣伊耆乃堯以前之天子也）夏后氏更名嘉平（廣雅曰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成就而報其功）殷更名曰清祀（廣雅曰清潔而祭祀也夏則曰清祀殷曰嘉平今按風俗通及蔡邕獨斷何引表詳說是）周因之復名大蜡（天子之蜡故曰八蜡）以歲十

二月（建亥）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春官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牲胷而磔之謂蜡祭崔靈恩云蜡祭用少牢行一獻之禮）其祭以主日也（主日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大焉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配以月除百神從祀於下所蜡之神有八一曰先嗇二曰司嗇（先嗇若神農者司嗇若后稷爲佐）三曰農（農田畯也古之先教田者）四曰郵表畷（謂田畯於井間相督約之處也）五曰貓虎（所以迎貓爲其食田鼠也所以迎虎爲其食田豕也）六曰坊（所以畜水亦以障水）七曰水庸（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八曰昆蟲（昆蟲螽之屬先儒爲寒暑害蟲）索鬼神而致百物（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與雲致雨有功而益於人者其動物則羽毛鱗介四靈之羣）用六奏之樂大司樂云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

之祇再變而致臝（力果切）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四變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簇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爲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又云蜡則龡豳頌擊土鼓（……歲終人功之成……）其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各有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人財也（於其方穀不熟則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人也（……）服以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

又云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之以伊耆氏始爲蜡以立官以名焉而掌其事適其休息論語曰黄衣狐裘野夫黄衣黄冠草服言祭以息人服色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黄落也又云大羅氏之職掌爲獻皆入大羅氏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時祭會之禮是也其歛貢首藏草莊而至尊祭獻也既蜡而收人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人之祭與蜡不同則黄衣黄冠而祭是蜡也是亥之月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無會故子貢觀蜡謂此十月日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以謹禮儀爲序今諸飲酒醉殺數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言是報人一年勞苦今一日歡其休故恣其酣君子之澤也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秦初因曰臘後復曰嘉平以臘祭先祖也田又臘取獸祭者獵也羣小神而祭之或云蜡接也歲終大祭故報功也祭宜爾因曰蜡者歲終交接祭非大祭而不但送故而漢因復曰臘或曰臘者接也不臘之名是已有自漢氏始也然後人傳說非也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言祭宗廟勞祭五祀蓋同洎此而始非舊典日魏因之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得土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静議古禮歲終聚合百物祭宗廟謂之蜡皆有常日臨時選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戌臘午者南方

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爲歲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以爲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刑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土爲西南盛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尚書問曰當爲范氏從母衆京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既陳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之喪以常降者不以廢從非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衆人又禮祭之明日改祭午祊以祭宮之戶殷謂之肜周謂之繹今雖未施肜繹之祭先王之典聖人至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衆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咸嚴宋因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後周以十月祭神農伊耆以下至毛介羽神於五郊五方天地星辰四靈五帝五官嶽鎮下至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於其側自嶽鎮以下則各爲坎餘於平地皇帝爲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五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以下中大夫獻七宿以下

自天帝至羽毛之牲玉帛皆從燎餘從瘞祭畢如南
郊便殿明日乃蜡訖又如西郊禮訖又至北郊祭訖
還宮隋代因以孟冬下亥蜡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
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蜡可也後周以夏后
之時行姬氏之蜡考之前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
蜡者停可以十 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 隋制因周宇文氏
大唐貞觀十一年房玄齡等議曰按月令蜡法唯
祭天宗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
並除之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大明用犢二籩
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
籩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

一○通典卷四十四　主

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
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眾日祭社稷於社宮二
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鱗羽臝毛
介水墉坊郵表畷貓虎及龍麟朱鳥白獸玄武方別
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簠簋鉶俎各一蜡祭凡
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蜡之明日又
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開元中制依季冬
臘日蜡百神於南郊之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其儀
具開元禮

靈星祠 周 秦 漢 大唐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 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爲星之始最尊故就其位以後稷配靈星者爲人所祈以報五穀故別其功也五穀遠故曰靈星公爲上尸所依云絲衣其紑會弁俅俅傳言工祭天子諸侯公尸祭社稷尸也今祀靈星所出絲衣詩所言傳云

漢興八年高帝命郡國縣邑立靈星祠 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至今而時食以其有播種之功也於是高帝命立靈星祠一曰龍星左角爲天田主穀祀之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靈星天田星也 常以歲時祠以牛 古時歲再祭靈星春秋用 少壬辰位祠之 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 男十六人 鄭玄注 之舞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獲刈舂簸之形象成功也東晉靈星配饗南郊不特置祀大唐開元禮立秋之後祀靈星於國城東南天寶四載勑昇爲中祠

一○通典卷四十四　西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 周 秦 漢 後漢 晉 宋

周制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槱燎也燎柴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辰五星五緯上能下能祀五帝以用實柴之禮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於南郊 壽星南極老人星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後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又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又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

廟。秋祀心星于南郊壇，心星廟東晉以來配饗南郊，不復特立。隋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廷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配祀天皇大帝、天一、太一、日月、五星、勾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丈人星、孫星、都四十六座。凡應合祀享官亦太監給除穢氣散齋，先齋一日服之以白絜（其儀本之郊制）。大唐開元二十四年七月敕：宜令所司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脩其祠典。又敕：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於式。其儀具開元禮。天寶四載敕：風伯雨師並宜升入中祀，仍令諸郡各置一壇，因春秋祭社之日同申享祀。至九月敕：諸郡風伯壇宜在社壇之東，雨師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壇，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下充（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為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大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祀，唯此震雷未登於群望，其以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祭，其牲別置祭器也）。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四 終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五

禮五 沿革五 吉禮四

方丘 社稷

方丘 神州后土附

伏羲 顓頊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王者父天母地，故伏羲氏仰而觀法焉。○顓頊乃命火正黎司地以屬人（火當為北，北陰位也。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聚群臣使各有序）。○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周制，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地祇主崑崙也，必於澤中者，所謂因下以事地也）。其丘在國之北（就陰位）。禮神之玉以黃琮（琮八方象地）。牲用黃犢，幣用黃繒（大宗伯云：黃琮禮地。下文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故牲幣皆宜以黃）。王及尸同服大裘（祭地之服無文，崔靈恩、賈公彥、孔穎達皆云與祭天同服。今按郊特牲云用犢，以象天地之性，是同器也。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是同牲也。又物無覆載，功齊配媼，德一尚質之義，安有二哉）。配以后稷（按鉤命決釋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孝經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異配天地，祭天南郊主文王）。為五帝宗是也。其樂則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乃後合樂而祭。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也。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以之為言，用聲類求之。凡祭天地宗廟之樂，通者也。故六所放也，所以大報之本，生者也。宮堅剛也。空桑，山名。靈）。

其神州地祇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
也先儒皆引禹受地統書云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足也按皇帝祇鄭玄以為崑崙即是土
地高著之稱說舉最高為稱尺知四和之地皆及之至於神州但方五千里而卜故不云在而言宮王
用兩珪五寸有邸舒而同邸也所謂祠於其郊神州之神祇音呂紺亥牲用黝
犢地官牧人云陰祀用牲注云謂祭地北郊幣用黑繒幣色無文按崑合牲幣用黑色
月神不宜異也其壇於北郊築七為壇名曰太折祭法云瘞埋於大斷
祭地也注云折炤晰昭明之名尊神配亦以后稷勅令決云郊祀而稷以配天地其樂
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
稷備五齊若神州則醴齊而下四齊七獻[illegible]大獻王及
尸服袞冕乘路酒罇為瓶醴之器藉神席稾秸蒲越
及雞人呼晨司樂宿懸掌次設次太宗伯攝亞獻並

如圜丘其日王服大裘立於方丘東南西面乃奏函
鍾為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并
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illegible]
鍾為宮之樂次[illegible]牲及玉幣也[illegible]
二始尸前既置玉幣等訖次則王以匏片為爵酌瓦甒
之泛齊以獻尸位謂之朝踐所謂陶匏象天地之性次大宗伯
亦以匏爵酌醴齊備王后之獻凡二獻也次薦熟於
神座前畢王更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
爵酌醍齊以亞之所謂饋食之獻凡四獻也尸乃食食
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次
酌饋食之醍齊以亞之所謂再獻凡六獻也次諸臣

為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也王每獻酒皆作樂一終
○漢高帝定天下後詔御史置祠祀用女巫漢初以
秦滅學禮經在人間者出所以祠禮未脩典禮用女
巫者衆多其梁山巫上祠天地武帝即位曰朕親郊
而后土無配則禮不答也於是東幸汾陰分陰男子
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遂立后土祠於汾陰
脽音誰上澤中為五壇壇方五丈高六尺壇一黃犢以高帝配
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者衣尚黃始用樂舞帝親望
拜如上帝禮從寬舒等議至宣帝脩武帝故事間歲正月
一日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徙河東后土於長
安北郊時丞相匡衡奏言祭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故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享祀

后土反東之少陽宜徙之長安後以帝無繼嗣復汾陰后土如故帝
崩皇太后詔復北郊長安平帝立地與天合祭如南
郊壇時從王莽議事見郊天篇○後漢光武中元二年營北郊祀
地祇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遷呂太后於園
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以配地祇正月辛未別祀
地祇位南向西上高皇后配西向北上皆在壇上地
理群神從食皆在壇下中嶽位在未四嶽各在其方
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河西濟北淮東河南山川
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醊步衛反及中外營門封
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五嶽共牛一四海四
瀆共牛一群神共牛二樂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

壇北。明帝永平二年正月上丁，祀南郊，用次郊。○魏
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耆
氏配；北郊所祭，以武宣皇后配。時高堂隆上表云古來娥美姜似盛德之
妃未有配食於郊者也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於汾陰亦以高帝配而王莽引周
禮享先妣爲配北郊以高后配地此始也謂宜依古典以舜皇配天地祇議曰宜以先后
配地。蜀主劉備即位於土郊于成都。○晉武帝受禪後，泰始二年定郊
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圓方二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
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時從有司議者郊丘不異。十一月庚
寅，帝親祀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東晉元帝大
興二年，北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明帝太寧三年七
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成帝咸和八年，於覆

○通典卷四十五　四

舟山南立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五岳、四望、四海、四
瀆、五湖、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及諸小山從祀。江依製氏
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巳，祀北郊，帝皆親奉。
牲用玄。時將北郊，太常顧和表按後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北郊則以正月，是從和議。郊南牲祭皇玉之色，大文代多以騂駒。漢則但五嶽未辨其色，江左如北代用玄牲。○宋
武帝永初二年，親祀南北郊。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
郊於鍾山北京道西，與南郊相對，後還舊處。初晉始置於覆
舟山南，至是移之，後以舊地吉祥改之議。○齊高帝建元二年正月次
辛，祀北郊，犧牲之色同，皆不改，而無配。武帝永明五
年，議祀北郊用正月次辛，廢后土，御延親奉車服之儀，
率遵漢制，出以法駕，袞冕。用以之義，已同天郊。○梁武帝制

北郊爲壇於國之北。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一陛，其外爲外壝再重。
常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祀后土於壇上，以德后配。
禮以黃琮，五官、先農、五岳及國內山川皆從祀。地祇
題曰后地座，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省除四望座。博士
明山賓議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座疑爲重乃省四望座也。松江、浙江、五湖、
鍾山、白石山並留之，如故。帝行一獻之禮。儀在南郊文。○
陳武帝受禪，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於北
郊，以皇妣昭后配。及文帝天嘉中，改以德皇帝配。宣
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部郎中王元規議舊壇上廣九丈三
尺，請加七尺，以則地義，下應廣十五丈，取二分。益一，高丈五寸，請加尺五寸，取二倍漢加之數。○後
魏道武即帝位二年，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

○通典卷四十五　五

后配。壇兆制同南郊，五岳各依其方，在中壝內，四瀆、大川
於外壝內，后土神元后共用玄牲一，玉用兩珪有邸，
幣用束帛，五岳等共牛一，祭畢瘞牲體於壇北亥地。
其後夏至祭地于方澤，用牲幣之屬與二郊同。○北
齊制，三年一祭，以夏日至，禘崑崙皇地祇於方澤，以
武德皇后配。爲壇在國北郊，壇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階，其外爲一壝，
相去廣狹同圓丘，壝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餘如圓丘。又爲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壝之外，廣深一丈二尺。
禮以黃琮束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並從祀，用牲十
二，犧同圓丘。○後周祭后土地祇於國北郊六里，爲
壇。壇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尺，方各一陛，每尺一級，其壝八面，徑百二十步，
內壝半之。以神農配，牲以其方之色，神州壇在其右，以獻

侯莫那配焉〔壇崇一丈，方四丈，其壇如方丘。莫那則周文帝之遠祖，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

○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於宮城北郊十四里，爲方壇〔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成則重也〕，以太祖武元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其九州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又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壇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宮州咸州東北方，揚州東南方。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唯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地祇配帝等牲用黃犢二，神州以下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墳衍等加羊豕各九。孟冬祭神州於北郊，亦以太祖武元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養牲在滌九旬〔昊天、五帝、日月、皇地祇、神州、宗廟、社稷〕，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

煬帝大業元年孟冬祭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大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祇于宮城之北郊十四里，爲方丘壇，因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岳鎭、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配帝在壇上，神州在壇第二等，五岳以下三十七座於壇下外壝之內，丘陵等三十座於壝外〕。地祇及配帝牲用黃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岳鎭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於北郊〔太常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晉成帝咸和中議北郊，用正月，皆無明據。武德來禮令即用十月，爲是陰用事，故於此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景帝配，牲用黝犢二。乾封中奉高祖配地郊。永徽中廢神州之祀〔禮部尚書許敬宗奏：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爲二，既無典據，又不通，請合爲一祀〕。乾封初，又詔依舊祀神州〔皇地祇壇依舊於渭州北置〕。

二年，詔以高祖太武皇□宗配方丘等祀〔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據舊禮以元祖元皇配感帝，景帝配神州。顯慶禮廢，今祀以高祖配昊天，太宗配神州。議備郊天篇〕。大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于南郊，有司議唯祭昊天上帝，續議請設皇地祇位〔將諫議大夫賈曾上表，論合設皇地祇位。詳具郊天篇〕。開元二十一年夏日至，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其儀備開元禮〔初，中書令房玄齡與禮官議，以爲依禮有益於人，鬼祀之神光者，國之所祀，餘八州則義不祀。及道代通祭九州，今除迎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開元十一年，玄宗自東都將還西京，便幸幷州，至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祠后土于汾陰脽上。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舊祠堂爲婦人塑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

焉。至十一年，有司遂移出神像於外之別室〕。二十年，車駕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上言云：十一年親祠后土，爲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祐，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脽上，前後數四，伏請准舊事，至后土行報賽之禮。從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脽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於生成，庶憑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粵在汾陰，肅恭時巡，用昭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瘞禮，式表誠慤。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所司刊石祠所〔上自爲文〕。

社稷

顓頊　高辛　唐虞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顓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爲社祭法曰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列山氏子柱爲稷祭法曰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爲旱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先王之制法施於人則祀之周制天子立三社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羣家也爲百官又兆人所置立於庫門內之西立之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鄭玄曰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在右也按公羊傳桓公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是也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於籍田立之按詩周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既因藉田遂以祈社則是藉田之中立之王莅藉田所以供粢盛故因立社以祈之云國之社曰亳社廟門之外立之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穀梁傳云以亡國之社爲廟屏戒諸侯立三社祭法云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并爲百官下及爲人所置於皐門之西立之按諸侯三門外曰皐次曰應內曰路自爲立社曰侯社亦於籍田中立之按祭義諸侯亦有籍田故立處蓋與天子同按春秋云亳社災杜云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注大夫以下立一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族人合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鄭特牲曰惟爲社事單出里但立名社興其祀則同皆以句龍配之稷周棄配之按先儒所說不同王肅之徒則云但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非所爲配祭與鄭更相折難別有評議不復具論按鄭家所釋鄭義爲長故今據以爲說社者五土之神五土謂若地官司徒職云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育羣生賴之故於土生物處別立其名爲社稷神契云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穀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以五土雜各有所生

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所生凡各出材用等物於天穀之功則以生人所急者食故於九土之中最爲其祭之以報生之其氣春生五穀名其神但五穀之不同祭之以稷爲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穀衆多不可遍敬故取稷以明其神表言其處之所生稷者非謂止祭其稷是以其神也禮記云社稷中土也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壇築牆門四向門稷陰故在西社稷陰也以北向門君南向答陽之義也稷在西以尊稷是以故北右也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爲壇廣五丈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以黃土諸侯則但用當方之色封之事云諸侯受封各取方土苴以白茅皆立樹以表其處又別爲主以象其神禮記云天子諸侯社稷皆有主用石尚書云其社用之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不用石主但云蓋以石爲主以其土地所生是也大夫以下但各以地所宜之木

而立之司徒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禮神之王者用兩珪有邸周禮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云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土主四望故用之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大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但社稷牲各牢不同也用黑牲按郊特牲云社稷大牢日用甲郊特牲云日用甲用日之始也之牲故也按召誥云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牲用太牢是也祭日之晨王及尸皆服絺冕司服云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尸服如王者衣服也樂則大司樂云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太簇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咸也祇謂社稷也用三獻其禮取血先瘞於所祭之處以爲祭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次則禮神以至時尸前薦爛肉及脯醢王則酌

大祝中酒以獻尸，（大祝，大祝也。）所謂朝踐之獻，是為一獻。（大小[illegible]）至薦熟時，宗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每獻再[illegible]大[illegible]等第一[illegible]）終尸食訖，宗伯長酌醑尸，謂之三獻。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亳社，殷社也。先王通[illegible]之社殷社也，亡國之社，蓋掩之。諸侯必有[illegible]社者何？亡國之社也。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其亳社有所祈求禱祠，則祭之，以刑官為之尸，喪祝掌其禮。（秋官士師職曰：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鄭玄注：刑官為尸，略之也。春官喪祝職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為萬人求福報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不可偏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自經籍灰燼，互執不同。鄭玄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勾龍后稷以配食也。（按所據郊特牲云：社稷土而主陰氣，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又云：社者神地之道。又周禮以血食祭社稷五祀五嶽，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王肅云：勾龍、周棄並為五官，故祀為社稷。（按所據左氏傳云：勾龍為后土，祀以為社。故曰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上公之義耳。又牲用大牢，與地不同。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為長，故依鄭義。）評曰：按崔靈恩以鄭為長，稱當矣。何者？按公者，尊稱，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以俗言社公，及以社

為上公者，俗言天公、雷公，豈上公乎？又日蝕伐鼓於社，責陰助陽之義也。夫陽為君，陰為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強，是以伐鼓于社，云責上公耳。若勾龍、周棄得社，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復云以稷配食，穀是正神者，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亦無配食之說，豈得不謂如天者乎？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稷者，土有長生之功，立其神，因以稷名之。鄭據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穀之神。孝經援神契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今按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所以稷名稷者，五穀之長故也。○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枌榆，鄉名，高帝里社。）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令縣為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裁以祠。（[illegible]）平帝時，王莽奏言：已建立社稷，百王不易。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illegible]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種穀樹。（其樹，子種類也。）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斗。○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尚書曰：社在右。）方壇，（[illegible]）無屋，有牆門而已。（賈逵撰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illegible]不受茅土，[illegible]戶數租入為[illegible]。）

（[illegible]風雨）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行（東觀漢記[illegible]南向立不拜監祠）郡縣皆置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理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魏自漢後但太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illegible]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illegible]）帝祭社但稱皇帝（[illegible]）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社之祀（[illegible]司馬傅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二社[illegible]一如魏制）○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社一稷○宋仍晉舊無所改作○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何佟之議其神一位北向稷東向官社壇東北南向立以西為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為上稷名太稷（[illegible]）

（[illegible]）太常省牲太常丞牽牲太祝令[illegible]（[illegible]）○梁社稷在太廟西[illegible]四年以（[illegible]）至大同初又加官稷并前為五壇○陳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為六飯稷以敦稻以牟黃粱以簠白粱以簋黍

以瑚祭以璉（其儀本之矣制教旨則）○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爲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勾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祠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後周立社稷於右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立於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祭百姓亦各爲社○大唐社稷亦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武太后天授二年九月爲社至長安四年三月制社依舊用八月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爲帝社壇於大壇西立帝社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異於太社（周祝欽明與禮官等奏經典並無先農之文永徽年中猶名籍田垂拱以後改爲先農然先農與社本是一神其先農之壇請改爲帝社以應王社之義其祭先農既改爲帝社仍請准令用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句龍配制從之）又其年五月詔於東都建置太社令禮官議立社太常少卿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玄議以爲社主用石又按後魏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遷於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禮官博士議社主制度長短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請准五數長五尺准陰之二數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則神道設教法象有憑其尺請用古尺又檢舊社稷壇上四方布以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黃土禮官韋叔夏等又議曰韓詩外傳云天子太社廣五丈各分置四方色泛上冒以黃土說者云冒以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據此各冒黃土舊壇上今檢舊壇之上亦備方色唯中央數尺飾以黃土且是覆被之道有所不及既乖舊制請准古改造於是以方色飾壇之四面及四陛其土則以黃土覆之天寶三載二月詔社稷列爲中祀頒祭大獄月令已後社稷升爲大祀（大曆六年十一月勅中祀遂用少牢至貞元五年九月國子祭酒包佶奏請社稷依正禮用大牢詔從之）

○通典卷四十五

獻通考卷 十五終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六

禮六 吉五

沿革六

山川　籍田　先蠶

山川　黃帝　虞　周　秦　漢　後漢　魏　宋　梁　後魏　後周　大唐

黃帝祭於山川，與為多焉。與也比古祭祀山川黃帝最多 虞氏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周祭祀坎壇，祭四方。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自壇為坎 以血祭祭五岳，陰祀自血起貴氣臭 以埋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各順其性之含藏 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蜡時，皆因以祭之。禮神之玉，兩圭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幣亦隨牲色。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云望祀謂五岳四鎮四瀆[illegible]人云凡四方山川用蜃 用五獻。[illegible] 祭日，王及尸皆服毳冕。司服注云毳冕畫虎蜼謂宗彝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史記云周公祀太山以召公為尸是有尸也 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岳四鎮四瀆 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illegible] 其祭之岳鎮則升血為始，四瀆則沈血為始。覲禮云[illegible]祭山曰升祭川曰浮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庪縣[illegible] 肉為朝踐，[illegible] 盎齊以獻，所謂朝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盎齊。至熟，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亦清酒，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又酌清酒以酳尸。凡五獻也。

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川鬼神可得而序。於是自崤以東，名山大川祠，崤即今之陝郡二崤 曰太室，太室嵩高也 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解凍也 秋涸凍，[illegible]春解秋凝 冬塞先代反 禱祠。[illegible]其所祈 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牲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說者云在河東[illegible]在潼關北十[illegible]餘里所[illegible] 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蜀山之崏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山曰岳爾雅云河西曰岳說者一云[illegible]今[illegible]有岳山又有吳山[illegible]吳岳非一山[illegible]徐廣云[illegible]高山在武功[illegible]地理志武功[illegible]今在汧陽縣[illegible]鴻冢[illegible]在隴[illegible]氏道也 名川四，曰河，祠臨晉；即今之馮翊朝邑縣[illegible] 沔，祠漢中；沔漢水之上名也漢中今漢中郡也 湫泉，祠朝那；[illegible] 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牢具圭幣各異。而四大鴻冢、岐、吳山皆有嘗禾，以新穀祭 其河加有嘗醪，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滻、澧、澇、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諸加謂車駒之屬也 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群祀。詔曰比年五穀不登欲增諸神祀[illegible]制曰山川神祇有不祀者為不敬令悉[illegible]因典禮者尚以[illegible]祈豐年 武帝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行過則祠[illegible]

駒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魏文
帝黃初二年禮五岳四瀆咸秩羣祀瘞沉珪璋宋武
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鎮祭霍山殿中郎丘景先
議宜使太常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
赤璋纁幣宜用陶匏藉用茅為埋兆特不用燎同郊
祀以爵獻凡殺饌種數依祭天令郡國有五岳置宰
祀三人及有四瀆為海應祀者皆孟春仲冬祀之後
魏景穆帝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
司祭其山川諸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
詣州鎮徧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界內而祈禱
王畿內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太武帝南征造恒山

祀以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遂臨江
登瓜步而還後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
名山大川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
稽山北鎮醫無閭山（[illegible]）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
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並近海立祠
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並令多種松柏
大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
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岳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
山祭於沂州東海於萊州東瀆大淮於唐州南岳衡
山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瀆大
江於益州中岳嵩山於洛州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

吳山於隴州西海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恒山於定
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
其北岳用太牢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
封華岳神為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為天齊
王天寶五載封中岳神為中天王南岳神為司天王
北岳神為安天王六載河瀆封為靈源公濟瀆封為
清源公江瀆封為廣源公淮瀆封為長源公會稽山
為永興公岳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公醫巫閭山
為廣寧公八載閏六月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
鎮山除入諸岳外並宜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為廣
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

分命卿監諸岳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冊
祭儀具開元禮（[illegible]）

（[illegible]）

循因習[illegible]　後漢　後魏　魏　晉　東晉　宋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措之車右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於南郊（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秋傳曰郊而後耕人力以成其功故謂之帝籍田千畝於南郊諸侯百畝於東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推發也諸侯三公冕而青紘躬秉耒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以獻於王使後宮藏種而又生之（[illegible]）（[illegible]生之者示種類蕃息之[illegible]佐王耕事所以供郊廟也）（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illegible]王者籍田千畝[illegible]）（[illegible]）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illegible]黍稷也器實曰盛）舊儀春始親耕于籍田官祀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illegible]）（立壇於田所祠之制度如社之禮）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種百穀萬斛為立籍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羣望之祀以為粢盛景帝詔曰朕親耕為天下先昭帝幼即位耕於鉤盾弄田（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故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於懷縣具籍田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耕於乙地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illegible]）（[illegible]）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

告事畢是月令郡國守相皆勸人始耕魏氏天子親耕籍田藩鎮欽諸侯百畝之禮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于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illegible]使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宮十八里為千畝）帝御木輅以耕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其禮廢矣東晉元帝將修耕籍事竟不行（時朝議至尊應躬先農不實循[illegible]）（[illegible]）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illegible]史學生山謙之[illegible]鳩集因已奏聞詔言之[illegible]）（定法）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穜稑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農一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建青旂著通天冠青幘青衮佩蒼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籍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帥其屬耕竟以酒種即耰禮畢以班下州縣悉備

其禮儀齊武帝永平中耕籍田用丁亥（時有司奏正月丁亥可把先農比米並用立春後亥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助啟周山文議丁祭遷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何終之云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鄭以爲丁未必亥今但直舉一日以言之耳中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得丁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焉可也漢文用此日耕籍祠先農後王則求用之非有別議故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無射遂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且亥既水辰含育有生播殖百穀其在茲乎）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從五輅後梁初依宋齊禮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以啟蟄而耕（時在二月內尚書云以殷仲春籍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沐浴裸饗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舊五輅載耒耜措于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

親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伐後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大麥小麥色別一頃有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廣輪三十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爲大營於外設御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啟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行禮播殖九穀納于神倉以擬粢盛穰藁以飼犧牲大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農籍于千畝之甸（初議籍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籍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已在東矣又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故見在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武后改籍田爲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爲帝社稷（祝欽明奏曰按擧法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其社在籍田之中詩載芟篇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其社稷篇中）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親祀神農於東郊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籍于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玄宗欲重勸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耕畢登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儀備開元禮

先蠶（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

以爲祭服（蠶於北郊婦人以純陰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季春吉巳王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也享先蠶而後躬桑示率先天下也）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也有司主山林之官也）禁原蠶（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爲傷馬）漢皇后蠶於東郊（其儀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館皆賜從桑者絲皇后自行蠶於外主以）後漢皇后四月帥公卿列侯夫人蠶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四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

虎賁戟雒陽令奉引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祀先蠶禮以少牢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群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宮令丞諸天下官下法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于北郊依周典也晉武帝太康六年蠶于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大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躬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頒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宋

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為蠶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無其事北齊為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外有蠶宮方九十步牆高一丈五尺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殿一區置蠶宮令丞佐者為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四陛陛各廣八尺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南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外兆方四十步面開一門有綠袘裲襠衣黃褠以供蠶母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壇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陛即御座女尚書執筐女主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執筐者處左執鉤者居右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即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鞠衣者採五條展衣者採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切之授世婦灑一簿訖還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設勞酒班賚而還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六宮三妃三嬪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令二嬪為亞獻終獻因而躬桑隋制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為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之禮祭訖就桑位於壇東面尚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七

禮七　沿革七　吉禮六

天子宗廟

皇太子及皇子宗廟

后妃廟

天子宗廟

唐虞　夏　殷
周　漢　後漢　晉
秦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昔者先王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廟，貌也。宗，尊也。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因新物而薦享，以申孝敬。遠祖非一，不可遍追，故親盡而止。唐虞立五廟。（鄭玄按禮緯元命包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其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取血告於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裸以獻焉。（血腥爓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夏氏因之。（夏太祖無功而不立，自禹與二昭二穆也。）殷制七廟。（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王制云：天子七廟。鄭玄注云：殷制，大廟自契及湯二昭二穆。）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王皇皆君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鄭玄云：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并而七。（大廟，后稷。）王肅云：尊者尊統於上，故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其禘與太祖同，則文武之廟是。（按玄注王制，據禮緯元命包云唐虞五廟，殷六廟，周七廟。又注祭法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王肅[illegible]）（[illegible]）議曰：禮有以多為貴，[illegible]諸侯五廟。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而鄭玄以文武之廟曰祧，不亦睽乎？若以天子之祖功德，則不立二祧。二祧不廟數，與諸侯同，何以為降殺？虞書云七廟，不始於周。伊尹已言七代之廟矣。成王六年制禮，七廟亦已有見數。文王為祖，武王為禰，祖非遠廟也。周官掌宗廟而職曰守祧。周公不稱祖禰為遠祧也，當須遜數成然後廟徙別出，不可於成王之代以文武逆云為遷主所藏。

漢高帝令諸侯都皆立上皇廟。高帝崩，孝惠即位

令叔孫通定宗廟儀法帝東朝太后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令作複道於武庫南通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高廟）（高廟每月一游衣冠今之所作複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有過舉不當也）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帝乃立原廟又尊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所幸郡國各立太祖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凡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

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悼皇考宣帝父即史皇孫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一為二十五）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illegible]）

大（?）以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帝為穆主遷於太廟寢園皆罷（又玄成等奏）

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者[illegible]臣愚以為高皇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illegible]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illegible]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奏可乃下詔曰蓋聞[illegible]孝文皇帝為

太宗代代承祀傳之無窮孝宣帝為孝昭帝後[illegible]

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二年立高廟于雒陽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節侯名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即光武父也）時寇賊未平祀儀未設至十九年議立平哀成元帝於代今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

考廟其上至舂陵節侯群臣奉祠（時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等奏[illegible]）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illegible]）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皇考南頓君以上至曾祖祭祫就園廟（一歲五祀又云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illegible]）

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為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illegible]）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明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別室章帝初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帝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遵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illegible]

宗[illegible]後毀之號獻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殤沖質[illegible]）追尊后三陵（[illegible]順帝追尊皇妣李氏恭愍皇后[illegible]孝德）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本祠（[illegible]）初平中董卓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illegible]）

（[illegible]）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魏文帝受禪追尊太父曰太皇帝（[illegible]）考曰武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illegible]）明帝太和三年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

八得祖高皇（子簡之[illegible]）祖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為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為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illegible]帝時見有追加[illegible]）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illegible]）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illegible]）

（[illegible]）

七

（[illegible]）武帝即位追尊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權立一廟（[illegible]）後用魏廟追祭征西將軍（[illegible]）章郡府君（[illegible]）頴川府君（[illegible]）京兆府君（[illegible]）與宣帝景帝文帝為三昭三穆（[illegible]）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illegible]）

以祠六代與景帝為七廟（[illegible]）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太常傅玄議[illegible]）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于太廟（[illegible]）六年廟陷當改修創群臣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文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敘亦隨時之宜也來晉元帝上繼武帝於禮為稱（[illegible]）時西京神主陷於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府君（[illegible]）于

八

時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太興三年將祭愍帝之主乃更定制還復章郡潁川于昭穆之位（[illegible]惠帝懷帝[illegible]元帝[illegible]愍帝）（三帝自從春秋尊尊之義在廟不替也[illegible]）元帝崩則章郡復遷（[illegible]）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代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穆帝立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帝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簡文

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宋初追尊皇考（晉陵郡功曹翊即武帝父晉陵本郡）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右軍將軍承之）母為

昭皇后七廟（諸儒議曰晉用王肅之議以文景為共代上至征西其實六世是北意非以元弟穆後當以立主之並可容於二室及楊元后崩祖西之廟不毀則知人以凡后為代數屬府七室數益入主晉大當聖信古義以後華不經兄故代之限六主無定數宋章外立玉廟以議后為代室祧遭而東存親朝四失君禁伊尹之言乂及之代到子昭爭器不列祠人若修鄭玄之說朝有觀稱妻者言齊茂威嵩享且閣宮之德用七非敎栘元之祀哲入無陽今詩之七廟成止唯六代使受命之君流光之與不足替謂太祖齊登則嗣穆之數是代何繼斷故禮官所宜討也）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丹陽尹順）之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

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後魏之先居于漠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貙劉之禮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時群官議曰大謁饗事多不親謂今陛下孝誠後中思說祀謂按舊章案為親拜之儀制可）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遠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廟有創基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

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功校德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太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不德奈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于地為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後（司空長樂王穆亮等奏可升享之會事在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詔宜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隳廢一虛有所待從陛下依先朝事祀則禮文不示後理如此不敢不自）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丁卯遷廟之神主于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

屯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緯萬代白登廟者有爲而興況修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駕展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祭太廟若復齋白登便爲一月再駕貽詳二理所宜省一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勑有司但令內典神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準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

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同梁制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祖爲德皇帝名肱生泰父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國公名泰擬祖以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爲五廟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爲祧廟不毀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爲武元皇帝大司空名忠

皇妣爲元明皇后迎神歸于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至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時禮部侍郎許善心等議請周制自太祖以下各別立廟至於禘祫皆食於太祖是以前亦遵遷廟立後漢光武帝平亂從省約乃總立一堂共群主異室自茲以來因循不變今請立七廟詔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顧言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今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准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遂寢太

廟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迎神主祔于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辯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群

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皆子雍之舊論違康成之
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
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並依
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
於是增修太廟始宗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
室為六室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于夾室太宗神
主祔太廟高宗崩神主祔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于
夾室康宗垂拱四年正月又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
宗三廟四時享祀如京廟之儀別立崇先廟以享武
氏祖考武太后又令議崇先廟室數所司議遂止博士
周悰立七廟其皇家太廟請減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曰承秦漢太后臨朝稱制並據禮經正文天子
七廟諸侯五廟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其崇先廟室合同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
可輒移改臣之愚直太后乃止既革命改大唐西京太廟為享德廟
四時唯享高祖以下三室餘四室閉其門廢享祀之
禮又於東都改制太廟為七室祔武氏七代神主及
改京崇先廟為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仍改太
廟者為清廟臺加官員崇其班秩神龍元年改享德
廟依舊為京太廟遷武氏七廟神主于西京崇尊廟
東都置太廟以宣皇帝為太祖廟堂六室時太常博
士張齊賢建議以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
代不遷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伏尋自玄王以後
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十有七代

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盡皆出太祖
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
封祖即以高祖皇帝為太祖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
以武帝為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宣帝為太
祖宇文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
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
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
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
數奉勅七室以下依舊[illegible]宗廟又奉勅既立七廟
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
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
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
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注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
為說者其義不然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
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明文王為太祖耳非祫
祭群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欲立涼武昭王為
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之
興祚由稷卨故以為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
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
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
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
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

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
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
稷漢當郊堯唯杜林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
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
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
時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
故也今既年代浸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
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請准敕加太廟
為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
太常博士劉承慶議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
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

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
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
雖崇於太祖親上列於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
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唯有宣光
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於廟
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以
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
有遠近之異故所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非始祖又
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恐違王制
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虧古義特有制令
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張齊賢以

始以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
下令宰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為
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三年改武氏崇尊
廟為崇恩廟依天授時享祭其廟齋郎并用五品子時武三思用事密令安樂公主諷中宗故有[illegible]此制又令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太常博士楊孚奏曰太廟齋郎唯取七品子今崇恩廟[illegible]子太廟齋郎作何等級帝曰亦坐崇恩廟[illegible]太廟之[illegible]以臣准君猶為僭逆以君准臣天下疑懼乃止
睿宗廢崇恩廟開
元四年改題則天神主云則天皇后武氏太常卿姜皎與禮官上言曰今太廟中則天皇后配高宗題云天后聖帝[illegible]武氏[illegible]之初已去帝號[illegible]不聞正體復題帝號[illegible]請宜題云則天皇后武氏從之
十年制移中宗神主就正廟
仍制立九室其後制獻祖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

高宗中宗睿宗太廟九室也中宗睿宗兄弟也繼序[illegible]子上書論之[illegible]昭穆篇中
二十三年正月敕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
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
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縚奏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
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
令廣大付尚書省集衆官詳議太子賓客崔沔議曰
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
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
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禮
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
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則有汙樽杯飲則有[illegible]

之費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致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爓玄罇犧象鼎俎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知禮者也著家廟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

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祭如神在毋或簡怠增以虔誠其進珍羞或時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擇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以鐙鐙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皆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便於事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多爽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詳詳令式據文而行上日享祀質愿曲禮清潔不瀆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是更令太常量

加品味異饌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有司之又酌獻酒爵制宜令所容汁一升合於古義多少適中自是常修行焉天寶三載詔曰四時有事于太廟兩京同日告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今以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庶成誠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爲貴著自禮經隨時之儀著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斯切因心方資慶禮其以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九載七月制曰承前有事宗廟皆稱告享茲乃臨下之辭頗虧尊上之義靜言斯稱殊未爲允自今以後

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改為朝獻有司行事為薦獻
親告享廟改為朝享有司行事為薦享親謁陵改為
朝拜有司行事為拜陵應緣諸事告宗廟者並改為
奏其郊天后土及諸祀文云敢昭告者並改為敢昭
薦寶應元年詔曰每郊祀宗廟告饗祭誤課言而二等字未准有未安恐革舊章用以嚴配自今以後宗廟薦享祝版及簠簋鉶各宜別其犧牲並依典貞元九年十一月九日謁太廟有物至廟行禮不得施門手勢之所自合儀也而行字亦宜准此

后妃廟周 魏 東晉 宋 齊 梁 大唐

周祭先妣之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四時為禘祫與七廟皆祭
樂奏夷則舞大濩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合○魏文思后依周姜

嫄廟禘祫高堂隆議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
有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
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濟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寢廟特以禮廟禮祀以孝敬也宜依周禮別立寢廟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
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
之改容以太牢告廟景初元年十二月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其在鄴廟○東晉元帝初為晉王妃虞氏先亡王尊
與賀循書論虞廟元帝為琅琊王納虞氏為妃未及即位而崩中宗為晉王追諡為后而不帝子明帝自有母時以此故比兄弟昭穆之義也云王所崇惜者禮也不敢
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知使可得爾不循答曰

漢光武於高廟以元帝為父於昭穆之叙使居成帝
之位而退成帝之上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惠帝為
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
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邪又云戴若思欲於太廟立
后別室循答曰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處尊
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於事宜為難或謂可立別
廟使進退無係竊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
爾理若今尊號備昭穆既正則循從定位亦無拘小
別然非常禮無所取准於名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
以哉所斟酌於人情為未安○宋孝武太明二年有
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太后博士孫武議殷祭日有事於太廟則祭昭

穆既正不失其禘祫祭祀是合太祖而昭穆章大后既得於上不立二室若也主入太廟時不數昭列於王行又未聞禘祫之外則立別廟章太后不敢四時享為雖不[illegible]上大禘位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祖則[illegible]祭大祭之義又無取於合宜[illegible]合食之次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也詔曰章皇
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廟致盛祀
閟宮禘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
典以宣情敬博士王燮之議按禘祫小廟禮無正文之情知有可據推尋之為名在合食而殷與之史祖之致祭以大為小事觀尊卑所以及果叙之高堂隆於小廟有事之禮者以文思皇之宜不以此為義不止序於禘祫太廟之禘是於其義與其意如此又增引四時不祫而祭之以顯序其理若就其時曹太后廟之儀薦之義如此引儀若云[illegible]
之七年詔立宣太后妃廟禮前未有司奏詳謁太后廟給儀按禮記日婚義云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六宮后之有三夫人二妃九嬪以前貴於公卿大夫以下[illegible]

[illegible]其祀禮王親執贊行

故三公行事 問時有司又奏言新女王張皇貴妃[illegible]

[illegible]

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

於至尊無親上特制義服祔廟之禮下禮官詳議乃

謂祔于上位其祭使有司行禮 博士王[illegible]等奏[illegible]太后正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六月有司奏七月嘗祀二

廟依舊但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觴爵及昭

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御名又皇后今月二十

五日虞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禮

官議曰今上既來嗣文皇於孝武進拜而已觴爵使

有司行事昭皇太后祝文稱皇帝御名孝武昭皇太后

二室廢薦告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

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

太后雖非正統而當經北面宜說孝武皇帝觴爵

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 [illegible]

[illegible]

建武二年有司奏議景懿后於新廟 [illegible]車服之儀乘重[illegible]

[illegible]

○梁武帝立小廟 [illegible]太夫人廟也 皇帝每祭太廟

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大唐立廟明

皇后廟時享有司行事如開元禮

皇太子及皇子宗廟 東晉 大唐

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兄以司馬珣之爲

國後祭祀何依博士江熙議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

大夫則臣子一例也諸皇子廟祭用大夫禮一廟 [illegible]

[illegible]

嗣之身未[illegible]大夫祭[illegible]

[illegible]

後立[illegible]

[illegible]

宜權立行廟告嗣而

[illegible]

大唐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

廟不合守供祀享上疏伏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

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竝廟
祖殤太子隸禮時事不師古以求代臣實疑之今章
懷太子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脩營四時祭享
物須官給人必公糧合樂登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
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
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又開縣右維
城既開封建之典則子為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
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脩其享宗此正
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付禮官及群臣詳議奏聞禮
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星嫡
胤殞身昭代聖上友于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寔宜往

昔垂範將來皆顯胤及周戾國君漢並位非七代置
在一時斯並前代公宗後賢令範又按春秋狐突適
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此
則太子亡已久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
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皆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
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
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考之漢晉嫡則如彼言之
周廟亦如此可使曾未泰祀戾非漢所狂
者深所惟當神禮必不然且可以備后位
絕諸侯議既崇其禮更無去享宜朔非神所安宜
利志嘆同以為國大當傳七代同本議代楷

子緒其可廢忌式創陵寢一褚亮鄭議日權柄時非
挑親緣絕悖往推恩者歟況漢置戾園晉脩陵祀曰
稱咸秩禮紀百神紛綸成契可略言矣隱太子等並
特降絲綸別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借如逝者
之錫英蒙亦猶王者之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
且自古帝王封建子孫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別郡之
崇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
此奏停雖存沒之跡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
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而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開
元二十二年七月勅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
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

令有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爲常王云教孝其諸贈太
子有後者但官置廟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寮並
停若無後者宜依舊一元二年二月置儀使太常
杜鴻漸奏議帝七廟等並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
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尊俎之禮同太
之儀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七 終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八

禮八 吉七 沿革八

諸侯大夫士宗廟 庶人祭寢附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

諸藏神主及板制 追加易主附

兄弟相繼藏主室

移廟主

師行奉主車

立尸議

諸侯大夫士宗廟 庶人祭寢附 周 後漢 晉 宋 後魏 東魏 北齊 大唐

周制，諸侯五廟，於中門外之左（考工記左祖右社），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太祖始封之君），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王肅曰諸侯五廟，又兩廟降於天子，不月祭也。鄭玄曰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也。享嘗，四時祭）。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盧植云天子之大夫也。鄭玄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亦然），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王肅曰大夫無曾考廟，非別子為宗者，有祖考廟，然有祖考廟者無王考廟也。祭法云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鄭玄曰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代，不禘祫，無主耳）。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上士）。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肅曰官師中下士）。

宗主人各服其服於廟門外（五等諸侯……）

方伯為上公者與爵弁……公朝服，兗冕大夫以朝服，上以玄冠玄端也。曰用丁巳（用內事……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以為敬謹也。以先諏日乃筮也）。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己筮來月上旬之己），曰來月丁亥用薦歲事（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苟有亥焉可矣）。既得吉，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為酒，宿戒尸（先宿尸者，重所用，又將筮）。明日朝服，筮尸吉，乃遂宿尸，祝擯（祝告又遂宿尸，重尸也。祝為擯者，尸，神象也）。明日，主人朝服，即位廟門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刲擊皆謂殺之也。此既殺乃設）。雍爨在門東北上（特牲饋食禮……）……司宮概豆籩爵觶于東堂下，雍人陳鼎五（……主婦視饎爨于西堂）。

（下享於門外東方……戶東，實豆籩於房中）司馬升羊右胖（骨十一體，腸胃祭肺各三。髀不升，近竅賤也。……大夫也，皆諸侯則太牢）。士升豕（升如）……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司士又升魚腊，司宮鐏兩甒（甒音武）于房戶間，有玄酒。小祝設盤匜與簞。于西階東（……尸盥）。主人朝服，立于阼階，司宮設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室中……）。主人出迎鼎。主人先入（導），有司各升，實籩豆鐏俎，祝盥升西階，主人盥升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入戶內西面（將納祭也）。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被錫讀為髲鬄……）自東房（……）。佐食司士序升西階，相從設俎（……）。

婦設饌與入房祝酌奠祝主人再拜祝出迎尸尸升
西階祝從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
坐拜之使安坐也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尸祭卒食告飽主人酌酒酳
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啐卒爵祝酌授尸尸酢主
人主人卒爵祝與佐食盥手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
祝祝受以東嘏于主人其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
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主人再拜稽首受黍詣之納諸內
詣之者重之至也納入也主人獻祝又酌獻佐食主婦酌獻尸受
主婦拜送尸祭酒卒爵又酢主婦主婦酌獻祝與上
佐食亦如之及賓長獻尸尸酢賓主人出立于阼階
祝立西階告曰利成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養禮畢祝入尸謖主人

降謖起也謖音所六反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事尸之禮訖於廟門崔堂思云
王後各得行其先一之禮尸名民真君之罪尸君夫人入皆作樂般人先祭降神後宅饋曾以饗別方
名之祭同服竟行九諸之去不得川王後食前六獻食後三當食首四五酌爲五更行日獻爲九也王
之尸男封爲佚伯時終則尸坐南亞主在東西漢伯則行士獻之禮子男則行五獻皆依其命數凡五等
之辭自祭告用玄凡未賜桂奠各不以醬也直以酒雅神也凡諸侯鬯用黃用爲上齊州献菜以下已如
琵服以入奏肆夏君與夫人灌各一獻祭迎牲麗于碑鸞刀啓其血毛以授祝祝入詣於室及發始行朝
踐之事以南向七在西東面取爵酢爵于壇炭入認附于室夫人醑各齊以獻尸爲一獻卒禮酌卸先以
藥告設鑄分堂後延尸兮奧君拜受尸獻清以獻為四獻至階五獻觶拜至北獻禮成庶人祭
於寢寢適寢也祭法曰庶人無廟死曰鬼鄭玄曰庶人府史之屬也記曰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重先祖及國之用凡家
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大夫稱家始造事也犧賦以稅出牲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祭器可假祭服宜自
有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
廟新成必釁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日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雍人拭羊宗
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東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雍
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
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如志反皆於屋下割
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衈也衈謂將欲割牲以釁先取耳旁毛為之耳聽聲者也告
神欲其聽之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
祝宗人也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告者告宰夫也反命于君曰
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向于門內朝服既反命
乃退君朝服者退至廟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

明之道也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耳晉獻文子成室諸大
夫發焉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宗廟名器謂尊彝
之屬凡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
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
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
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
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
頭也武迹也腯亦肥翰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嘉善也稻菰蔬之
屬也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
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
曰肅拜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

者吉者此般之吾以其拜與鄭君相近知古拜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爲振動音動讀爲奇謂奇拜謂持節拜一拜答臣下也今雅拜也或口動音爲動當爲振書亦或爲振以兩手相擊也拜足也大夫云動讀爲報報讀爲拜拜足拜也鄭司農云褒拜也奇讀爲倚倚拜謂一拜也云褒拜今持節拜也介胄不拜故曰爲事故敬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也介者不拜變動之拜拜書曰一人冕執戚而不拜者肅拜以其身倚之以相爲稽顙則拜下拜再拜神與尸也皆音於忌反

後漢帝封曹操爲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爲王無所改易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荀氏祠祭云今祭六代未立別廟立廟以禮事爲然至親立廟如禮猶當又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行事爲祭五廟而畢耶按祭儀祖殺延尸獻明行事晏朝乃闋五廟盡齊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沈答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

乃闋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爲宰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賀循祭儀云祭以首時及臘首時四時之孟月臘歲凡五祭將祭前期十日散齊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于齊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志虛心思親之存及祭施位注祀禮記云凡夫婦皆同廟歲同也況兄弟同廟謂未婚也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前之夕及臘前陳於門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祖告充主人視殺於門外主婦視饎于西堂下設洗于阼階東南酒醴甒于房口牲皆體解肩臂臑三骨脊脅次臂三骨歸胙祭二觳折不取脾近竅不取胳膀之本脊次以前爲正脅旁中爲正周人尚右用組次體

脊爲正貴者以一家一組十一體臑骨肩一脊一脅一三牲一體舉牲一祭三朝上之最大夫有之物已祭今之與出大夫合宜一組分養以羞食修食盡大夫賓尸主婦薦者代之換之宰主人剛尸羞以上古大夫所加於士也凡六之新擬皆臨時之不可以上古大夫所加於士以下宜旅以肉謂之瓮饋不可時旅大饗主人以寢宗之羞已明無變文饋旅之爲以饋公薦者出有凡以明婦職也皆宜古饒久以奠之牧以今及嘉宮爲平明設

几筵東面爲神位進食乃祝說乃酌奠拜祝乾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醴一獻畢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爲埶爰受酢如主人凡酌皆先以酒次以醴其次長賓三獻亦以燔從如主人次各兄弟獻始進庶羞衆賓兄弟行酬一觶而止徹神俎奠餕爲饗食食物如祭如儀畢酌酹一周上先徹神饌于室中西北隅以

爲陰厭祭者子孫之所在既設閉牖戶宗人以爲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今夕宿賓祭日主人群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以北爲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甚而不達無疑於降大夫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今之九卿光祿大夫諸秩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上大夫亞於六卿今之五營校尉郡守諸侯二千石者當之古之上士亞於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中士亞於上士今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令在官七品者當之古之下士亞於中士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又不及敘

敖飲水皆足致敬無害於孝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曰按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

實古諸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爲太
祖百代不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沖幼
絕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
祀於寢而已又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
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
以諸侯也又問會祖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
答父爲士子爲諸侯尸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
雖爲士應自入恭侯廟也邢戢議相宜武公立廟云
禮父爲士子爲諸侯祭以諸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
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孫則封君曾祖
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之祖親盡廟毀封君

之玄孫則封君之父親盡毀廟封君玄孫之子則封
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數於是始備
至封君玄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子玄孫之
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宋劉裕
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
後魏孝明帝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
上秦公太傅清河王懌議按禮記二昭二穆與太祖
而五並是後代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
之事今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
穆上極高曾四代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
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位恐以卑臨尊

亂昭穆也如北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
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
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代止於高祖曾祖太祖之位虛
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
之殷鑒也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于孫
六周六廟至于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
之序要待子孫代代相繼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懌
又議曰古者廟堂皆別光武以來異位同堂是以相
國構廟惟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不依
今或五或一參差無准相國之廟以準一室寔合
朝令宜即依此從其享祀詔依懌議東魏靜帝武定

六年營齊獻武王廟四室二間兩頭各一夾室夏頭
徘徊鴟尾開四門當中閣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
一門其內院牆四面皆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
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
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典祀廨並廚宰處東爲
廟長廨并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之所時營宮廟等議按禮記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又按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注云執事者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崇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
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
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代五等散官正三品以下從
五品以上祭三代三品以上牲用太牢以下少牢執

事官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代，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大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五品以上祠三廟，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於正寢。縱祖父官有高下，皆用子孫之牲。用少牢，如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貞觀六年，坐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為立廟以媿其心。（[illegible]觀二年十二月勑文本[illegible] 監太原郡王[illegible]太后父）天寶十年正月赦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今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于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其廟（[illegible]）各依開元禮。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 周 大唐 漢 晉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公羊傳[illegible]虞而作主[illegible]而祔于祖廟。左傳於祖[illegible]作之至練則祔[illegible]）練主栗。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夏后氏以松，所以自固；殷人以栢，所以自迫；周人以栗，所以自戰慄。三代相襲[illegible]以不為之，不有[illegible]之說，然與人相似[illegible]，欲令後人可知[illegible]。）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特祀於主。（以依新死者之神也。殁虞則受服，日卒哭，卒遠主[illegible]於祖，尸柩已不用。子思[illegible]木主立，凡疑焉[illegible]於寢不用之於字廟也。凡古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違於卿大夫。）蒸嘗祔於廟。（新主既特祀於[illegible]宗[illegible]若祀白，如特三年禮畢，大[illegible]乃[illegible]同於古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謚於背。（集禮志云：漢儀，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栗。）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大唐之制，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廟各剡一寸二分，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玄漆匱，玄漆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與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古尺以光漆題謚號於

許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 後漢 晉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菆，側牛反。[illegible]春秋左氏傳曰[illegible]於西國所石上也。言大夫以石[illegible]少牢饋食[illegible]大夫[illegible]鄭志答張逸[illegible]大夫[illegible]與[illegible]而[illegible]禮[illegible]有[illegible]或之[illegible]也。結茅為主者，之[illegible]代有[illegible]末[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諸侯不使也，祖配天，其子所出。鄭之所屬也，於諸侯[illegible]時之諸君之賜而也。）晉劉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板，板當為主，用當七[illegible]之神坐之。[illegible]謨答：今代有祠板木，乃始禮之奉廟主也，主亦有題，今板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

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義以爲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後魏孝明帝孝昌中清河王懌議曰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乎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

於主唯謂王侯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是使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理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

諸藏神主及題板 遷加易主附 周 帝繫 東晉 大唐

周制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西方長老之處尊之也春秋左氏傳疏引上所於宗廟言宗廟有石室所以藏神主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不在室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以爲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舒謂周禮經集所謂禘祫各於其廟中神位東西下求祭祀於太廟太主位在戶之西爲在戶北也東嚮以南面也

東晉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應別處七室埳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按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循又按廣漢儀藏主於室中西牆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埳下謂天子達觸者踊抱謂夾戶北牆白者帝后共廟今者共室別室撰異不同疑室戶北則更又按白鹵神主皆盛以石函一余曹疑文不備見韓虞次藏工廟上藏於戶之外西牆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又琅琊王妃敬后前薨而主後纂統追加謚號改神主訪賀循云琅琊典祠令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冊命詣中閣中人受取入內易著石函中故主留於廟閣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於行廟受冊循答曰崇謚敬后宜立行廟以主后之號有加常尊輕重不同則宜禮有

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居座位臨加冊謚而並易以新主則主宜還埋故廟兩階之間又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京兆四府君毀主藏處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曰漢代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曰云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府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於是僉稽正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按賀循與王導書云代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正室太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八府按元皇后於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得上室安昌公荀

氏祠制神板藏以帛白縑裹盛如婚禮囊板板與囊合於竹箱中以帛緘之檢封曰祭板大唐永徽中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迭毀議按晉議漢丞相韋玄成以爲毀主瘞埋薛因宗卿有所從來一朝埋藏事亦傷情又按晉博士范宣欲別立廟于方之壁埋頌協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今謹準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廟制與古不同共階別室西方爲首若在西夾之中仍取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祇享方者稽依情實可安欲農府君廟依親盡準據禮合迭毀臣等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爲弘詔從之

兄弟相繼藏主室

晉太常華恒被符宗室元帝定迭毀後前議以爲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室爲定則已從禮制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議以爲惠懷愍皇帝別立禮廟臣以爲廟當以容主爲限亦無常數據殷祭六廟而有三祖三宗不毀又漢之二祖親廟各異明功德之君自當特立若繫之七室則殷之末代當祭猶而已準之前議知以七爲正不限於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豫章潁川宜全七代之

謹按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廟今宜爲京兆以上別立一室於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於禮爲安驃騎長史溫嶠議惠懷愍於聖上以春秋所書因定先後之禮夫臣子一例君父敬同故可以准於祖禰然非繼體之數也按太常恒所上欲還豫章郡潁川以全七代愚謂是宜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府臣竊不安溫嶠爲王導答薛太常書曰省示並博士議今明尊尊不從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北面而愍帝及終而升上禋所以取議於春秋今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可而下愍帝於東序先帝之子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爲父

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按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在閔僖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唯廟室足容忠文並宜令在並列之位又荀崧與王導書曰三年有大祫愍帝以太子居父位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君所父也此則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是父之父二代更直四代所以爲疑處也答曰愚意以爲君位承同無復孰遠予位之禮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亦不以一君爲一代何嫌二代之中重四君邪今別尚居上祀何得居下若繫下則逆祀也孔衍議別廟行之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博士傅純議云議者既欲據傳文之

□□之□室據傳則所代為陰室非所處此之在□之大陰室以安殤主北向西階非人君正位更求者帝王入廟便殿當歸廢位漢明以存所常居故前以安神而議者引早於陰室實所未喻恐懷疑當更別立廟元帝崩祖禰各正尊事又近誥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致室數今坎室甚隘不過欲定先神主在正室故下歷帝也廟室之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則帝崩祠部以明過七室欲毀一廟又正室窄狹欲權下一帝祖禰議令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為一代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於恩既順於義無不至於別室□□大行皇帝神主當祭正室又不宜下正室之主遷之祧位自宜增廟祧於廟上設幃坐以安大行之主若以今增廟當簡約之宜或可就見廟直增坎室乎此當別廟室之寬窄其廟室寬窄亦所未詳

移廟主

東晉孝武泰元十六年改新太廟立行廟移神主祠部郎傳瑗問徐邈其儀各用禮祫祭祝迎四廟之主又國有大故斂群廟之主于祖廟詩文求言蓋並同時既出坎而不殊謂可同時告奠奠訖以引大幄帳為列于外左右侍衛各從神輿不復待一主入室而一主出其陪位者引神輿出輒至拜致敬還引既畢乃解退特還主之儀宜依告以設奠而啟敬嚴之節瑗又問今既啟殯後雖奏解嚴不離云吉凶有事可相比方者山陵既辭嚴而不解嚴嚴是遷主之節不可以不告解嚴宜為輿從來自何取於告神乎瑗又問四府君室狹不容四主行以戶外張幔不遷云室狹不容四主乃外設幔可置禮從宜[illegible]

師行奉主車

夏啟與有扈氏戰於甘之野作甘誓云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illegible]尚書[illegible]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然後就舍[illegible]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間乃出蓋貴命也

立尸義

尸神象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

孝子之心也夏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殷人尸無事猶坐）
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詔告也侑勸也猶生者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今贊者也）又云旅酬六尸（使之相酬也旅酬尸之尸猶不受旅酬）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古無用尸否）若厭祭亦可乎（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使同姓可也（以有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也（尸卿）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子行猶子列也祭祀之禮孫爲王父尸孫者取於同姓之有此事）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但爲君尸者大夫士見

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車也或時幼小也）（不盡爲臣有以告者乃下也）尸必式（禮之）乘必以几（尊者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中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尸不出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也）祝迎尸于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尸神像也象神之尊在也）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爲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爲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周公祭太山而以召公爲尸者外神質王相見敬之道不嫌也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

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天子諸侯之尸者如人從於夫同牢而食故其尸也始死無尸者尚如生故未立也禮曰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注者以贈送死也於主人贈說先歸也其後驗父）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作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說曰按鳧鷖詩美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其詩五章每章有公尸鄭玄以初章爲宗廟其二爲四方百物其三爲天地其四爲社稷山川其五爲七祀則是周代大小神祀

皆有尸也至於周人輕重各有其差又按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是三公之類也又按官職祭亡國之社以士師爲尸是刑戮之義則其他亦可知矣議曰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不封不樹焉有手摶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諱名焉中華地中而氣正人性和而才慧繼生聖哲漸革鄙風今四夷諸國地偏氣獷則多仍舊（非中國）自周以前天地宗廟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漢以降中華則無矣或有是古者猶言祭尸禮重亦可習之斯其非甚滯執者乎（按後魏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爲尸）

而之女好敬之若人婦[illegible]之如父母服[illegible]其化[illegible]
肯遺法之成帝時高允[illegible]在代亡又[illegible]周[illegible]俗[illegible]
巴梁間俗每秋祭祀鄉里美鬚面人迭迎為尸以祭之
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
為尸之遺法有以知古
之中華則夷狄同也

通典卷第四十八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九

禮九 沿革九 吉禮八

時享 新附 禘祫上

時享 新附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先王制禮依四時而祭者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嘗以申孝敬之心慎終追遠之意故禮記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感皆以孟月無常月擇月中柔日卜得吉則祭之敬之至也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爓謂先爓之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尚首夏后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尚心殷禴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鄭玄云此夏殷之祭名）其祭尚聲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祭為有搖動始）其祭貴肝周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為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灌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神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其祭貴肺行九獻之禮（其禮備於下）祭之日王服袞冕而入廟門則奏以大夏王入立於東序后則

副褘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房旁有所）以放陰陽之義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尸服袞冕而入王則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尸（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嫌也）於是王以珪瓚酌雞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祼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爲祼神之一獻也后乃以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爲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腯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鸞刀啓其毛血以授於祝祝入告于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公羊傳曰周公白牲魯公騂剛羣公不毛）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坐於

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於堂鄭玄注云謂朝踐時迎尸於外）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膴醢而已乃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入以詔神于室于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時王乃以玉爵酌獻（后亞獻及醴下同）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於是亦以玉爵酌獻（酌盎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然也於時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所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於堂（禮謂所以陳設饌食）之設饌之將王及尸皆有俎在之處設祝於傍故云變祝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于堂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選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之前時祝又以斝酌奠奠於鉶南所謂大子奠斝又取膟膋燔之蕭合羶薌（鄭云羶當爲馨字之誤）燒于爐炭所謂臭陽達於墻屋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斝於鉶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安尸（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是也）拜訖尸遂祭酒以青茅謂之縮酒（左傳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尊之盎齊以獻尸此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又以玉爵酌象尊之醍齊以獻尸此六獻也（后亞王每

獻皆作素何切）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醍齊以酳尸謂之朝獻亦餘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尸少祭授黍稷并假福王王乃以出舉人與嚌人受之（[illegible]）爵之卒后以玉爵酌醍齊後象尊之醆齊以獻尸曰再獻亦餘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爲賓者以玉爵酌將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下之義均於）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揔干舞大武之

樂以樂尸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尸凡獻之後更
爲酳尸畢食與諸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
用璧散璧角明堂位云用璧角四行旅酬無算之爵樂作亦
然旅酬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餕之文王世子其登
獻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鄭玄注云以上嗣祖之上厥明更以一牢繹於祊廟
門之外而行其禮其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
羔開冰春分方温獻羔以祭時寒而後開冰左傳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先薦寢廟而
後食四月以彘嘗麥麥之新氣方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七月祭獻之祭爲發
於是月始熟而先薦八月嘗麻九月嘗稻而薦之首切熟十二月嘗魚
此時魚行陽氣潔美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
櫻桃熟可獻宜獻宗廟節詩古曰禮記仲夏月羞以含桃先薦宗廟即此櫻桃也

諸果之獻由此興後漢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
于雒陽漢官儀曰設孝武古今注於雒陽故宮之四時祫祀高帝爲
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餘帝不祀四時
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
五祀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
成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古不墓祭
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宗廟前
制廟後制寢以象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月令有
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
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
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

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
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
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
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
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魏初高堂隆云
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
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
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
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
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
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
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
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春季月薦新之禮也周禮蜀其
祭集志曰天子之宗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月祭於之宗無月祭也凡五
歲成歲移天子以薦宗廟且未薦不敢食新禮散之道也其月薦及孰薦爲異皆實無尸故廢
廟告一歲之門需畢宋四時祭祀將祭必先夕牲皇帝散齋七
日致齋三日百官掌事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
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
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
其日前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服升金根車到廟北
門理禮謁者各引太樂令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

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舄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納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齊永明元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䐑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此皆當時所上膳與禮之制）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祠帝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梁武帝宗廟四時及臘一歲五享天監十六年詔曰夫神無常

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又詔今雖無復用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猶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鉶即禮為乖請加熬油蓴羹一鉶帝從之於是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陳制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群官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攸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祀稽合古義禮之常典臣等謹按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為親拜之儀制可於是帝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十六年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祀薦以仲月況七廟之重而

用守節者哉自頃否寧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特禴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稱禘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令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勑太常令剋日以聞北齊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凡四祭每祭室一太牢武成帝始以皇后亞獻清河中定令四時祭廟及元日朔旦並設庭燎二所後周之制其四時祭各於其廟亦以皇后亞獻其儀與北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又薦加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菹兔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設豆降還版然後太祝徹焉隋四時之祭各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

祫之禮並準時享大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則博士五品以上攝）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禘祫上（虞 夏 殷 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祫禴夏祫禘秋祫嘗冬

祫烝每閒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祫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閒歲而偶如虞夏殷改夏春祫曰禘又改禘爲祫禘特在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大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祫毀廟未毀附若合升於太祖廟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祫後禘者按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禘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禘祫者爲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從此後各自數毋至二年時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象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見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狀）

（禘前祭之敬禘者諦也審諦祫以秋者以合聚群主其禮故大以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將祫祭前期十日前夕肆師告具太牢太宗大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司卜小宗）侯修除糞灑其廟將祭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殺牲庖人告牷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上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尸所居更衣帳）次百司所供之物皆於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按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群公不毛是各牲也）司烜氏以夫燧取火於日以照饌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加五（[illegible]也如謂於上之）陳其籩豆之實朝事之籩有麷

（熬麥也）蕡（熬枲實）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之似虎形）膴（[illegible]生魚爲大臠）鮑魚鱐（[illegible]）饋食之籩其實者棗栗桃乾䕩（[illegible]）榛實（[illegible]）加籩之實蔆芡栗脯（凡八籩[illegible]）羞籩之實糗餌粉餈（[illegible]）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illegible]）昌本（[illegible]）麋臡（[illegible]）菁菹鹿臡茆菹麇臡（[illegible]）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illegible]）蜃蚳醢豚拍魚醢（[illegible]）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illegible]）箈菹鴈醢筍菹魚醢（[illegible]）羞豆之實酏食糝食（[illegible]）

犧象二尊今以盛醴盎之醴音樣 醢人共其五齏七菹

鹽人共其苦鹽散鹽苦鹽盬也散鹽湅治者今之鹽也 小史叙昭穆之俎簋

止其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司尊彝辨其斝斝彝黄彝

祫以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注斝讀為稼畫禾稼黄彝黄目尊也謂以黄金為目殷於時上以給在秋故用

鬯人共其盡布巾以冪八尊烹人共其鼎鑊及大羹鉶羹所謂

以支肉及魚腊之器鼎鑊及 舍人共簠簋司師氏共其盛及蕭

茅蕭香蒿茅以縮酌五寸切以籍祭 凡后所陳薦玉齍玉

敦音對等物皆凡嬪共之獻尸之瑶爵等內宰共之天

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於東西序即尚書顧命者是也九服

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

庭其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謂於室饋食于堂每事易几神事

文示斷也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

右玉几紛如綬有文以五綵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枝席

有文成文 司服共其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

亦然凡百司所供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數所當置

凡大史職云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縣

等一如圜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秬鬯

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

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醍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

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於是大

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

太祖后稷廟中於堂之奥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

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爲昭及

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爲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

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七尸者據禮文

器云周旅酬六尸鄭玄云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是也 用九獻王服袞冕而入奏

王夏后服副褘從王而入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夏

祭統曰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 至乃祼以圭瓚酌斝彝鬱鬯以授尸尸

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爲求神之始

也此爲一獻皆準鄭注九獻之時用之清酒 次后以璋瓚酌黄彝之

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爲二獻次奏黄

鍾爲宮太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

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

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

以致其神然後合樂而祭焉路鼓四面鼓也九德之歌春秋所謂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樂陰竹

生山北者龍門山名九韶爲大韶 禘祫及樂皆爲求神謂之二始以

周人尚臭故以鬱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郊特牲云

然後迎牲 王親牽牲大夫贊執幣而從祭統云殺牲時也當用幣以告神而 殺牲

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腯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是也 王乃

親執鸞刀啓其血毛謂耳旁毛也 以授於祝祝入告神于

室幽全之義也禮器注云血毛詔於室幽謂血全謂色純也 乃延太祖

尸卞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

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王乃親射牲而殺

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戶西南面取牲膟膋燎於

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 又出以隳于主隳謂分裁肝膋以祭主前隳音許規反次乃升牲首于室中置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詩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維清序云奏象舞也武序云奏大武也獻后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思文詩序云后稷配天也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王先公樂章則歌天作天作詩序云祀先王先公獻文王尸歌清廟清廟詩序云祀文王獻武王尸歌執競執競詩序云祀武王樂同先王先公凡歌皆大司樂納鼓人登歌之詩云小師先帥於堂下管奏時先鼓鍾音龍后薦之後王以瑤爵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亦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禮器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尸主禮器云設祭于堂鄭玄云設饌於堂乃人君之禮時祝以斝爵酌奠於饌之右鄭玄且郊特牲此時云天子奠斝年又取膟膋及黍稷擩於薌蕭合臭陽達於牆屋既乃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肝擩所奠斝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乃受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盎罇盎齊以酳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罇醍齊以亞

獻凡六獻也每獻奏樂如初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罇之泛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鄭玄云朝獻用兩著尊云變朝踐為朝獻尊相因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司几筵云祀先王酢亦如之鄭玄云天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以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及諸臣已下致爵設席乃於是后以瑤爵酌壺罇醍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鄭玄注司尊彝云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大祝及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為祊禮器云為祊乎外鄭玄注云索祭祝于祊是也緣此處主乎待賓客之處故謂之祊既九獻王乃冕而總干戚率群臣王在東舞太武樂皇尸所謂八佾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為旅酬之始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也加爵者謂太子所謂上嗣舉奠乃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按少牢特牲之禮加爵但止於三也適前凡十二獻亦得放天數也然後明堂位云加以璧散璧角也然後煇胞上許春反下音庖翟閽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為繹亦謂之祊爾雅云繹又祭也春秋云壬午猶繹杜注云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是又鄭玄注禮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以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禘祭有期十日肆師太宰以下十日之儀如祫祭其與祀貴酒充人展牲太宰眡滌前夕告期掌次設次三公奉牲牢司烜共明水及鬯人等共醯醢冪人冪亨人陳鼎鑊舍人共簠

簋稻粱師氏共齋盛蒜芥九嬪內宰共后玉盎玉敦典
瑞共課珪璋天府陳國寶司几筵陳几席司服共祭
服典輅出玉輅司樂宿懸王及牲尸等用樂王后副
褘九獻之節廟堂之樂所用樂章祼獻之儀禮所用之
加爵朱干玉戚之親舞血腥爓熟之先後告堂告室
之茅汰膟膋制祭防室繹堂一如祫祭所異者但祭
毀廟以上不及親廟禘詩周頌云雍禘大祖也公羊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也又儀禮記禘于大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一尸又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是也其神主位按鄭玄禘祫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
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
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

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
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
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
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
穆主也其中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
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
共一儀禮稱二尸圖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共實太祖文武廟三尸也故云設昭尸如穆尸之禮其五齊白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
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
王之廟撰降神之樂故大司樂云黃鍾為宮以下等樂云若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鄭玄云人鬼謂后稷也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焉則不謂文武也其祼

用雞彝鳥彝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以禘在夏故也朝踐用兩犧
尊再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
之尸皆南向餘尸在於室中之左右也昭穆在后稷以西面下穆東而文王以下穆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在東西面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
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凡祭之禮質明行謂之最祼久乃饋熟以下是每廟各行上禮以其禮煩難可一日而畢又兩廟之義繹祭
則同一日可以同日而畢故議曰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
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大道
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祫二禮俱是
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
鄭玄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

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弘通經訓鄭義
為長武論之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
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
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
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
也又按禮記祫於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
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於太祖則禘小於祫也祫則群廟之主悉升於太祖
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時
文王以上毀主皆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毀主自
在二祧之廟而祭禘之以祫用得為殷禘則小於祫

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牲四齊二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武建安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夫穀夏注曰始祖東面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禘之為言諦也是審諦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

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為昭景宣二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為祫禘殷祭群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袁準正論曰先儒或為同或為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

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禮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禮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祫禘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為殷之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禮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

於太祖群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為禘祫殷祭群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為大於論語則以禘為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以為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為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于武宮又

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魏太和八年用王肅議）袁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太傅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玄說）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

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晉武帝大始中尚書杜元凱議稱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喪服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禮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今礿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禘譏貶之文著焉（除喪禮社議行武王崩明之例其左傳解云亦三年之喪禮畢而禘）東晉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公后也）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內庾氏既非之後殷也）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安帝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徐祫乾議用孟秋非失也）安常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祭之禘有喪為廢告祭祭嘗主於廟今不設別殷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皆明禮之所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不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謹議曰臣謂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未知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二十月輒殷是依禮五周年殷而烝嘗指當者不以則責失奏彈）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

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謐議又初四月為殷祠之始（謐議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唯不序至於義非之變經古誰二日反正理宜同安命從謂權遷時新於是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有窆殷無定月考時致敬於其禮意尚簡法年一雖於日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以殷之文著作郎徐廣議若周三十年十月今則應用四月三十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殷用二年四月足追計辛未歲十一月未合六十月而殷則閏之傳議大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建用十月本并正朔以失其始尚書奏從以謚議）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當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

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爲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犆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月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犆礿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凡祫之有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殷祭則大祖東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杜氏通典卷第四十九終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

禮十　吉九

禘祫下　功臣配享

禘祫下 宋 [illegible] 後魏 大唐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御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十二烝太學博士徐道娛議[illegible]禮三年一禘五年再[illegible]在四時之禮也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illegible]以春[illegible]天子殷祭[illegible]重祭薦禮經[illegible]興月重譬反且祭不欲數數則黷今祫何[illegible]宰於禮爲煩同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illegible]有司求二年二月若以四月殷[illegible]

[illegible]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祀若事有未得用孟秋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夏[illegible]皆義[illegible]孔安國議今太和四年相承秋冬[illegible]大明七年[illegible]宗廟大[illegible]

祭自此以後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年宜三年用朝殷祀博士徐乾議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祀是不專用冬夏非從不從乾議可施何無以定之今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還用孟秋於禮無違詔可

梁武帝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群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犆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圓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吾

不欲觀之矣。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圓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為子，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禮，亦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

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祫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圓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據天理，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代法。宣武帝景明中，秘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為大祥。有司以為禫在二十七

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于廟以為禫月至其年十二月宜應祫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祫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宗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群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施古為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從祭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

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喪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群廟亦三年乃祫依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乃後祫禘從之大唐前上元三年有司祫享于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決斷太學博士史玄璨議曰按禮記王制鄭玄禘祫志云

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于群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丘之會冬公如齊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祫以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璨議開元六年秋睿宗皇

帝喪畢祫享于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為殷祭祫謂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群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而祭不欲數數則瀆亦不欲疏疏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祫如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鄭玄注周官宗伯並云國君嗣位二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群廟自爾以後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帝故事亦覩以後並用此禮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

數一禘一祫迭相乘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
俱不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
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明既違
其度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
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茲昭著禘祫
一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
至辛巳十月祫至甲申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
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
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
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
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玄高堂隆則先

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序
凡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以爲甲午既禘丁年當
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乙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
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四
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
祫於秋則三十九月爲前二十一月爲後雖小有食
其間尚偏頗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
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分三等之年本舉全數二
周有半實統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三
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
覆周審最爲憑準以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

置一祫則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
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禮既無乖越
歲再殷之制疎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以
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皆以此議爲允
十七年四月十日行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部
禮祫序昭穆禘各於其室特重宜太常卿韋縚等奏曰准古禮五年再殷一祫一禘其義合於昭穆定久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爲昭穆唯當云辨各於其室若如鄭玄禘享不異定斷說謬於周經請依古禮三禹等議序列制禮天寶八載閏六月五日敕文禘祫
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
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
不易之典自今以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

位序正上以明陳祀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之
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則時享暫停事雖適於
從宜禮或虧於必備以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
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
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今享遷廟獻祖
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則太祖之位在西而東鄉其下
其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爲別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
徵之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周以后
稷配太廟爲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六廟廟毀主遷皆
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東鄉

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祫饗太廟伏請停
魏晉舊事比為則將祭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
為別廟至祫禘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
尊別廟祭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序其親伏以
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為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
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尊伏以德
明興聖二皇帝曩既立廟至禘祫之時當用享禮令
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為宜勅下尚書省集百
僚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伏以太祖景皇
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
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

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
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請依晉蔡謨
等議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
宗遵左昭右穆之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禘
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
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為太祖
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
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
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府君等並為親盡不在昭穆
合食之列晉宣創業[illegible]即以宣帝為太祖
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為親盡不在昭穆之列以

家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
中間代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
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
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
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
之尊今二祖已遷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
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
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深所未安請下百
僚僉議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按王
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
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

則六廟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
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舜朝將七孫敬議云王者受命
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以前神主據以上數過五
代即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
祖之後迭毀上升藏于二祧者猶有代禘祫及之伏
以獻懿二祖則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據三代以降
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毀廟之
主也則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
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
玄成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北
廟孝惠神主遷於太[illegible]廟[illegible]太上則太祖以前之

已遷北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若悉還於太祖廟以太祖以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梁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當立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代數稍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准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不及國朝始饗四廟宣光并太祖代祖神主祔于廟至貞觀九年將祔高祖于太廟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位空以未毀故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鄉位於是始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祖祔廟弘農府君乃藏于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于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初文於二祖不稱則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收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雖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諸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嚮位以獻懿二祖為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不及凡

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禘祫禮儀使顏真卿狀奏請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向坐位請准東晉蔡謨等議為定以獻祖當東嚮以懿祖於昭位南嚮以太祖於穆位北嚮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議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制可為准程伏以獻高祖宗之不可尊無二上若[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主太祖以當東嚮之尊今改移實非與故請准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嚮之尊庶上守貞觀之定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從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為太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也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毀自夏殷漢不及禮不外昭穆不建迭毀晉既失之宋又因之於是有遷主藏之制於是有虛太祖之位不以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太祖非所以示人尊祖也是則周之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一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以士今獻祖祧也諸祖宗也德本受命循士禮也是以周公凡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

易之令而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illegible]周者受命之[illegible]先王之遷主藏之文武之廟其[illegible]受命之祧乎以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以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王廟

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爲人之子事太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尚禮之本者莫不適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尊則太祖爲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藏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契始封爲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此則[illegible]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是明遷廟[illegible]尚尊於始封祖者亦不在合食之位矣又據

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以上並同禘祫未嘗不及[illegible]毀之主伏以前代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illegible]必詳議於史冊其文存焉又詳魏晉宋齊梁陳北齊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禮所述禘祫並序昭穆自行之已久寧詳情所安自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未欲合享上配天地位於太廟誅不正矣未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是以申孝以奉祖宗情所尚不敢踰之道故亦是懿祖以開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禘祫年饗之夫禘祫也此乃分食殊禮意又欲藏於西夾室永不

及祀無異漢代孫閔尤爲不可臣敢據正經考禮傳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嚮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爲收是族人東嚮之主亦由是也若附於遠祖無乃中有一間尊上不倫西位當虛則太祖未厭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給享何主乎今食景闕比於女嫄則推祥禖而無事於禮大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illegible]既制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重社稷無乃不[illegible]也且漢[illegible]

於祖二祧之間意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之文爲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石室不有準的其請以夾室中恐以爲石室可據所以處之之義未安何者夾室謂在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其處正位尊在傍屈考理卽心恐非允叶今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求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脩古禮之殘缺爲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之正禮動之中者若京兆府司錄參軍仲子陵議曰今備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鄉

配天太祖復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況在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僖公之逆祀備者安知非夏氏廟數未足之時而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遷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之詩而永閟或因與王之義而從園或緣遠廟爲祧以藏遷主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謨議左氏不先食以爲欲令征西東鄉均之數若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議攻委之奇取征西東鄉之一句編爲代法此不可甚也臣又以爲永閟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祧於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所屈定則別祭一祧義足可安此

懿祖之於獻祖曾祖也昭穆有序饗祀以時伏請奏獻懿二祖遷祔於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享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爲臣以爲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以分食爲疑於二祖乎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僚所議者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四曰祔于興聖藏諸夾室是無饗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議以後亦無行者遷于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據殊乖禮意又不足徵也唯有祔于興聖之廟禘祫之

歲乃一祭之庶乎合於禮者之體所得變之正也

功臣配享 晉 宋 梁 周 大唐

商書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周官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六鄉賞地之差以功大小爲差也 王功曰勳 輔成王業若周公 國功曰功 保全國家若伊尹 民功曰庸 若后稷 事功曰勞 以勞定國若禹 治功曰力 若咎繇制法成理 戰功曰多 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銘之言名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 今漢祭功臣於廟庭生時侍讌於堂 大功司勳藏其貳

卑者之位與士庶爲列魏高堂隆議曰拔先興久已上之禮皆以生前尊卑之秩以爲位次功臣配享於廟先王生時侍讌之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矣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前貴後賤）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爲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共國用）死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

通典卷五十　十六

朝宜之位耳讌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爵於配食者可也昔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叙六功之勳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若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以周棄德可代柱而句龍莫繼也若四叙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爲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

不配食於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績比咎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主也今主祧廟臣宜從饗大司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脩常祀允合事理梁武帝初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乃及功臣從之大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於是禮官與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禴祠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

通典卷五十　十七

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爲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駁議□允而行降禮周制實違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禘并是殷祭之大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禘無配功臣誠爲理不可易從之其儀具開元禮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終

禮十一 沿革十一 吉禮十

天子七祀諸侯附　宗室所祭議

庶子攝祭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遭難未葬入廟議　亡失其親立廟議

天子七祀（諸侯五祀附　殷　周　後漢　隋　大唐）

殷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五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霤主堂室居處，門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歲徧。諸侯大夫與天子同。○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漢立五祀。（……）三祀……者中霤五祀……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後漢光武初

有五祀之祭，門、戶、井、竈、中霤也。有司掌之，其禮頗輕於社稷矣。人家祀山神、門、戶。（……）○魏武王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晉傅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霤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聞，唯司命配享于南郊壇。○隋制，其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黃帝日，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大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祀竈。開元中制，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者，為其居處出入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其功也。歷代或五或七，周禮天子祭七祀，諸侯以下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大夫皆五祀，王者以祭之差降殊無故。鄭又云：祭竈祀老婦人也，始以爲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為者也。門、戶、竈、行、中霤，即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句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該食於金，脩及熙食於水，句龍食於土，故月令五行祭祀，皆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許慎云：月令多祀竈，今所祭者，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玄云：禘祭五祀於廟門外之東，祀竈……於

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如稷句龍可爲上公也今乃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在上與祀竈絶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譏之云盛於盆尊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於陘而祭之乎鄭玄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

則可令竈下食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以爲五行之官發爵戶外配中霤中霤堂上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井非其類也井者實於人家之所操闕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此祀行是祀之漢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日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蔡邕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又漢武帝復修祀而祭門戶井竈中霤凡五祀焉故先儒鄭載聖賢人通漢等皆虎通謹五祀則有井之說並當時已行中霤廢則至魏武帝修備典而然則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是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傅玄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以行井旣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闕於情則有不嫌也行者近是也又按白虎通曰其下之子門備行道人所處所至足跡所達應自不容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行之義也祖者祖也

宗室助祭議

後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侍中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緦之內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武帝傳命之主配天郊祀百代不遷而曾玄之孫烝嘗之薦不獲升於廟庭之次陪賓於階席伏見孝文皇帝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爲資蔭而兄曾祖爲帝而不見錄於廟祀於情求爲定准小學博士王僧

奇等議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合祖入廟者尊其宗之初階二祧不毀者旌不朽之洪烈故遠其祭以四廟之親哉而四廟者仍尊代親盡之內可以與於孫之位若斷毀服之處則可以列乎請以四廟爲斷闕于傳士李璵之議以宗親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謂宜入廟之親從祖議之際祖禰之旁各盡其支孫使得踐備學助承祠則情理並通事無所嫌侍中任城王澄等令臣等參議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則枝宗三易數代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升薦寧容輒與高祖孝文皇帝聰明叡哲所恐豈

改替拜此於門廟實協斷自宸衷即之人情實然符一祧之禮典事存難違此所謂引于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既無遷之義其在四廟即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有所援引然與凱儀不同如依其儀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陪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廟靈太合令曰義親禘注云非唯當代之靈籍謂先帝之五代仍別親親之義萬代骨肉之恩重爲衆議以遠及諸孫太廟多備百僚助祭可得言疏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增堂之敬便是宗

人之躬及外於附族主族之近更疎於群臣斯儀儀草擬未定刊制俟宸衷定之不可以之授據甚允情理可依所請

庶子攝祭

周制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爲宗子攝大夫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君正也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假不綏祭攝主人也不主人也

謂攝主者不正主人也緩許當爲綏爵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此酬之始也不舉者不舉而不旅也不歸肉不歸賓俎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其辭告也宜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于賓曰宗兄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以有子孫之道也不可以祭乎孔子曰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不祭於家者辟宗子也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禮也身歿而已至子可以稱孝者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用此禮祭也今之祭

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

庶子在他國不立廟議

晉劉氏問蔡謨曰非八宗及一家之類分張不在一處得立廟不答曰禮宗子在他國而庶子在家則祭先儒說曰有子孫在不可以無先祖之祀也不言祖不明宗子在他國不得爲祭故令庶子於家祭耳今在他國雖無宗子猶不得立廟況非嫡長乎

兄弟不合繼位昭穆議晉　大唐　東晉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荀椒紹荀祀或封爵繼崧兄敬侯崧父太尉顗以爲宜依文帝景帝同爲一穆崧顗命子繼至範遵而奉焉○東晉元帝建武中尚書符

宏武皇帝廟遷征西府君惠皇帝廟遷豫章府君懷
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假使二帝者各異廟廟之
有室以象常居未有二帝共處之義也如惠懷二主
兄弟同位於祫祫之禮會於太祖自應同列聚坐而
正昭穆至於常居之室不可無尊卑之分義不可黷
故也昔魯夏父弗忌躋僖公於閔上春秋謂之逆祀
僖公閔之庶兄閔公先立嘗為君臣故也左氏傳曰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懷帝之在惠帝代居藩積年君
臣之分也正位東宮兄父子之義也雖同歸昭穆尊卑
之分與閔僖不異共室亂體非殊尊卑之禮以古義
論之惠帝未必如有司所列惠帝之廟當已遷豫章

通典卷五十七　七

府君又以懷帝入廟當遷潁川府君此是兩帝兄弟
各遷一祖也又主之迭毀以代為正下代既升則上
代稍遷代序之義也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
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殷之盤庚不序
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既非所繼
則廟應別立由此言之是惠帝應別立上祖宜兼遷
也故漢之光武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義取於
此今惠懷二帝不得不上居太廟潁川未遷見位餘
八非禮之常不得於七室之外假立一神位□□之
惠帝常在閔中不除為晉上正廟猶以惠帝為正而上故
上至潁川為六代實是二帝兄弟耳則之正數而上廟
不合毀八見以見位餘八也
循又議曰殷人六廟比有兄弟四人襲

為君若使當上毀則廟中如此四代之親盡毀後祖
禰之神矣又按殷紀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
相繼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殷帝
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弟為正代大唐開
元四年太常卿姜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
等上七廟昭穆議曰謹按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為七而太祖常存是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
獻無序矣謹按中宗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大
上皇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崩及仲冬禮當遷祔
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晉
太常賀循議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

通典卷五十七　八

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繼於孝成而上承
於元帝又曰晉惠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代
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出為廟又
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
廟此蓋禮之常例明矣又曰有天下者祀七世謂從
禰以上尊者統遠故所祀者遠若旁容兄弟上毀祖
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事七代之義也孝和皇帝有
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為
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
祔太廟上繼高宗昭穆則永叙有序禮儀萬代
之典敢不闕制從之改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附

南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illegible]乃躋聖賢之所致也臣按左傳曰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於閔公上後致世室屋壞於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彼也君子以弗忌爲失禮又按五行志僖公雖閔公之兄嘗爲閔公臣臣居君上是爲失禮遂令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弟上弟臣於兄可躋弟於兄上耶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尚有二年春秋猶非其失禮況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諸議云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衛自陵夷將墜周公之祀以

此禘之即太廟毀示災異將陵夷之象除先帝之祀也然亦上天祐我[illegible]乃降此災以陛下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吉祭於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兄躋弟上今弟先兄祭過有甚於古也昔臣居君上今亦如之事並不同朕昔太室壞今聖朝太廟毀災變不同耶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致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爲昭昔武氏篡國十有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此則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於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君下臣上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築階下

又泉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起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illegible]壞以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還召宰相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哉詔下禮官議蘇獻固執前議平子口辯所稱咸有經據蘇頲爲宰相獻即頲從祖兄平子竟被貶爲康州都城尉至任尋卒

兄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晉

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皋陶杞鄫之祀相立廟按睦譙王之弟兄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熹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則立始祖

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群弟雖並爲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睦今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中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顗議以爲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顗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即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詔以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各得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制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者得立廟祭禰統盡數終其廟當毀然故下食及庶之因假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illegible]曰誰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敵體無所厭

禰廟恩情兩伸荀議是也詔書所喻恐非禮意今上
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毁
且不毁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
毁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
別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
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
同列不得並祭成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
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蔡曰若宗子與
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
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
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

庶統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
當奪宗則大夫太□□□奪宗祀以先祖之明得祭祭
一者則得伸隨代□□□□□太祖百代不替也徐
禪非苟是虞曰思等謂尊卑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
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尊庶卑禮有乖于
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爲長既已開重祿中山之祀無
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祭之是也詔稱安
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卻陽之義美矣
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
士蔡衛將軍虞謂以嫡爲大夫庶爲諸侯諸侯禮重
應各立廟禪爲允矣且曰尊同禮敬列伸兩伸詔亦

弟俱始爲諸侯命數無等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
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貴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
得其均用豐禪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奪宗此善
先王以孝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義也昔周公有王
功營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勳特令祖厲是
爲宗之非計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宋
庾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
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糺正一宗者也故特加
齊縗三月之服至四小宗則服無所加唯昆弟之爲
人後姊妹雖出一降而已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
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鄭云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

少牢者也小記庶子不祭禰□□宗也□□□□祭也至諸
侯卑絕大夫不得以太宗□□大夫之家是以經無
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不復號宗祭
也又諸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
然諸侯既不就祭入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
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衆會鄭祭文祖厲足塞
矣余以弟尊卑於兄不得兩祭虞以爲可兩祭由於
父非諸侯又未善也

遭難未葬入廟議

晉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宮未反京師元帝立廟之
時欲遷入廟喪已過三年太常賀循議云懷帝梓宮

承及爲時之難故事非常不得以常禮相宜以此入太廟脩祭祀之禮

亡失其親立廟議

晉劉智釋疑曰亡其親者不知其死生則不敢服然則終身不祭乎智曰唯疑其生故不致服也必疑死焉可不祭乎古之死者必告於廟今亡其親必告其先廟使咸知之求之三年若不得也則又告之告之者欲令其生也則隨而祐之其後疑祭必告令知其疑不受也異死者終歸祭也祝辭以告疑則遷廟不遷矣盡孝之心加崇於尊此孝子之情也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二

禮十二 沿革十二 吉禮十一

喪廢祭議　旁親喪不廢祭議
總不祭議　奪宗議
殤及無後廟祭議　祭殤
未立廟祭議　公除祭議
上陵 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喪廢祭議 晉 宋 齊 大唐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應烝祀中書侍郎范甯奏按禮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曰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使三公行事賀循祭議云禮在喪者不祭祭吉事故也其議不但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故云既無服則祭也今人若有服祭祀如故吉以相干非禮意也○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有司奏禮云有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今礿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詳正領祠部郎謝元議以爲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爲安從之○齊高帝建元四年武帝在諒闇尚書令王儉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參事與漢代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既即吉惟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則會聘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謀事補闕禮之

大者自斯而談姻娉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禮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按禮稱武王崩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而定新主也皆著在經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新奉烝嘗舉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宋明帝時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庶人曾不知本

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越紼之旨乃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晉武在喪每欲伸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烝嘗蓋以哀疚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通儒守而弗革文宜即心而言公卿大事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會朝萬國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宋朝烝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六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訓宜依禮親奉從之

○梁武帝天監四年安成國稱欲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爲宜待王妃服除親奉爲禮○大唐元陵之制未殯遇夏至祭皇地祇禮官議停祭時監察御史張翔牒禮儀使伏准遺詔皇帝已聽政合告郊廟所司祭地祇無文合廢又按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云不敢以卑廢尊又按春秋杜預注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爲王事廢天事也今禮儀使牒引祠令諸饗廟官有緦麻以上喪不得充饗官此蓋指私喪不足爲今日之證請更參詳報禮儀使報來牒稱天子崩五祀之祀不行既殯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即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者謹按曾子問天子崩五祀之祭不

行既葬而祭鄭玄注郊社亦然然則五祀之與郊社之祭同也則來牒所言五祀不行則明天地之祭不合廢與鄭玄所云郊社亦然之義乖也又按曾子問上文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下文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孔穎達云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也既殯哀情殺而後祭也文云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此言無事時則祭有事時則廢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已後未啓已前爲無事故王制云越紼而行事紼者屬於輴轤之繂索也天子攢塗龍輴謂殯時所設也今

百官成服准祀令諸祀齋之日平明赴祠所又開元
禮云祀前七日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之
內不得弔死問疾致齋之內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
苟或違此則非爲祭所以崇嚴潔也今若斂髮赴廟
則嚴潔之道於是乎廢也成服而行則祀典之文可
得而論也且哀戚之殺大斂孰與大自啓凶殯之甚
緦麻孰與夫斬縗未殯之時非謂無事拔祀之祭可
謂不遑況皇帝即位未告太廟哀戚在疚未許聽政
如何告太祖以配北郊乎參詳古今實難議祭也

旁親喪不廢祭議

東晉穆帝太和六年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博士孫欽

○通典卷五十二 四

議禮有死於宮中者一時之祀又按魏尚書符議平
原公主薨一月春祠不廢闕祭臣聞伯叔父同產昆
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於
四時之祭無闕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
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生業割損年月早從速除追
思祖考念在烝嘗所以重宗廟也且宮中有死者三
月不舉祭傳祭於緦麻三月之喪天子諸侯周大功
皆降而不服何緦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謬誤也

緦不祭議

晉荊州刺史殷仲堪問禮文如是此指釋有緦麻服
而猶得祭者也當不著言新喪之親於所祭者耶別
賀度叔功曹滕悅主簿劉恬答尋禮文當是指明有
緦麻可以祭耳不以新喪之親於所祭者有服爲疑
今世中傳重者而有從祖小功之服服既除恐不得
以一祖服近而不祭也○宋庾蔚之謂殷使釋文句
甚允但未統古大意記所明章其已與神交而不
終外喪尸殯不在此可得少申其事故大夫之祭鼎
俎既陳籩豆既設內喪小功緦麻外喪齊縗以下行
時爲已與神交故隨輕重各有所行又云士之所以
異緦不祭者加大夫有小功緦麻皆廢故鄭云然則
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又云所於死者無服則祭者
自所異於未與神交時有此則外內之喪通廢士卑
故也言有始末終統有本基禮者多斷取義不復已
與神交之限故出之云

○通典卷五十二 五

尊宗議

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言七王帝之子不應祭章郡京
兆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豈況天
子乎自皇作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又改乎
議宜加議非按洪梅陶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爲士庶
子封爲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
奪義況天子乎所言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
德奪代伯邑考之宗嫡也

殤及無後廟祭議

宋孝武皇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東平冲王年幼無後唯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為當他祔太學博士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諸祖之為士大夫者按冲王則宜祔諸祖之為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大明六年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云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晦朔周忌應還臨哭與不又祭之日誰與主太常丞庾蔚之議靈筵存諸臣宜還臨哭變服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周親服除而國尚存使宜立廟

為國之始祖除服之日神主暫祔於祖廟遷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詔可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今年內不祠晉國未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者之例與不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紹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詔可八年有司奏故營陽王子羽未立後未設便屬作主立廟為復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為於何處祭祀虞龢議以為國無後於制服除罷始封之君實存繼嗣皇子追贈為始祖臣不殤君者在前往豈容虛闕丞嗣以俟有後謂宜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

祭殤

周制曾子問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飫而已不成其為人也故其禮不備）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人同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也而云陰厭陽厭乎孔子言殤也為成人祀）孔子曰宗子（設饌於奧迎尸之前餕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也）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也殤未成人無立後之道故取於族人之中兄弟之倫而主其祭其祭之所祭者之服除乃止）其吉祭特牲（宗子變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也）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折祖利成禮之於尸也祈音祈）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處也小宗為殤如之其祭禮亦如之）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凡庶子之殤或從父昆弟也或無後昆弟之子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之大功之親也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供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白陽厭此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也當室之白亦然宗子之嫡亦為此一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嫡亦為此殤也以牲則宗子）不祭（也）祭法王下祭殤五嫡子嫡孫嫡曾孫嫡玄孫嫡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嫡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嫡祭殤者重嫡也祭嫡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凡庶殤不祭王子公子之子嫡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祭其嫡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之子或無後亦當祭於宗子之家與其祖之如祭殤及無後者祖廟皆異日）

祭於其殤耳天子諸侯之嫡子繼子不爲殤祭殤得祔祭於其祖皆從其祖祔昭穆同也至於嫡孫殤議云祭法王祭嫡殤下及五代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沖太孫自是先帝嫡殤歷代彌久而廟祀之豈于今未廢謂非禮典之意宜從埋主之例

未立廟議

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荀氏進封大國今祭六代猶以廳事為祭室須立廟如制倫物殷仲堪問庾叡綱紀有承重之身身服已除其應祭者尚有服當得於廳事上祭不按叡宗有祖等封庾叡答曰宜在別室又問云依禮祭皆於宗子之家支子無牲就祭耳又如禮家五等諸侯乃應有廟今既無廟而於家嘗以廳事為祭室之所今一朝忽移別室意殊不安劉功曹答云昔曾子問公尚於兄弟之廟假饋以成禮今於廳事當無嫌也

公除祭議 東晉 宋

東晉成帝咸和七年庾譚上表云今之諸侯服其親皆與士同無復降殺太宗之家悉服界仍若皆不祭是先人之享嘗永為有廢或謂門上獨非孝子也門上賤不得伸其情也臣謂三月之後曲從情殺者非父母之喪尚通內外服踰月既葬可以祭宗廟皆通議如譚所上會有軍事未及施行咸康三年十八月十七日庾譚有駒子喪既葬依令又行喪三十月至十二月十日公除其日備祭宗廟禪自爲制曰余身受公除歲祭大諸至服收與如茲遂闕心所不安故之有議難仁禮不入廟門不以私傷公之任緦喪雖輕猶服而廢祭況新有承祭者乎高宗三年喪猶今則不廢常祀緦既宗事之獻不以喪廢祭則蓋闕之大事祀與戎也曰古祭之祀有金石終之和今古內制奏無常下戚戚而不報終之情不康以行之義亦通也徐藻議云古無公除吉凶之服不可相干故緦不祭耳今既公除吉服而行則可吉祭今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事可闕邪若以心喪疑者則出母子為父後得以舍悲而祭矣又禮有死宮中三月不舉祭緣之禮三月不從政意若道遠公除須待滿三月又問同宮之喪而未葬得公除可以祭不答曰公除不祭本與於外喪耳若同宮之喪雖未葬此不可也○宋

庾蔚之謂公除是公家除其喪服以從公家之事若公家無齋禁則其受吊臨喪及私常者喪服豈得輒釋凶服以執吉祭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吉祭恐此非禮之意也兄弟別居便為外喪未葬公除而可以祭斯亦未達也

上陵 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大唐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起寢於墓側○漢因秦山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謁若雒陽陵每正月上丁祀

郡國計吏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大夫東觀漢紀曰明帝永平九年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置五經師后有瓜葛者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注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也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之舞也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人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謝承書曰靈帝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

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因令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眞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八月以酎明水火齊皇帝抱鸞刀以牲先取毛血乃受刀以切牲尾日之毛血更衣中上熟乃祀侍至靈帝皆以弦晦二十四氣伏社臘

及四時祀祠廟日上飯太官人隨鼓漏理被枕盥水陳嚴具○魏文帝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崇陽陵景帝陵一謁峻平陵文帝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復止也○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時幼也孝武崩

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於朔日月半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準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至常遂爲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臣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宋文帝每歲正月謁初寧陵武帝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文帝陵○後魏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素乘越席爲次侍臣侍哭壬申孝文又哭如昨帝二日不御食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鑒玄殿是夜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大

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宿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入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于寢宮親執饌閱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上入寢哭踊絕于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高宗永徽

三年有司上言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朝于昭陵有司先設儀衛於陵寢質明七廟子孫二王後百寮州鎮蕃牧四夷君長並陪列于位皇帝降輦入次易服出次行哭就位再拜擗踊慟絕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妃嬪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常入寢門即哭踊視帳座踊絕于地進至東階西向再拜號哭乃進牢饌珍羞引二公諸王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更增感絕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景龍二年是時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

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并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時祭無日祭此謂周所著與古禮義合本無日祭之文今諸陵月祭有朔日月半并諸節日料則古禮殷事之義矣諸節日猶薦新之義矣故鄭玄注禮記云殷事朔日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致祭並附於古禮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

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爲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其諸陵請准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祗薦是常乍覽此奏但增哀慕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爲恒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諸陵起居是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宅兆禮不祭墓當爲送形而往山陵爲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爲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爲常事起者以起動爲稱居者以居止爲名參候動止何如義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於定省死葬

以禮闕於安厝宜可以事君之道行送往之禮敬辭命使勞繁但延不安寢成又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續命為名時人多有進奉令古聖靈日遠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準式二時巡陵庶義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外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恒式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

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制朕承丕業廟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在於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永於汲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寮令知朕意初[illegible]年一月二十四日[illegible]宗以每年二時太常少卿令行陵寢人輕又不備鹵等數儀有闕乃詔二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畢[illegible][illegible]物著于令

禮十三　吉十二

大學（小學　庠序附）　諸侯立學　釋奠

祀先代帝王（名臣附）　老君祠（先賢附）

孔子祠（太公附）　太公廟（大唐）

大學（小學　庠序附）

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大學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王發身尊其家敬長而大學之道著焉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聖之矣者經傳曰人學中循學也庠者養也所以養耆老也舜命夔曰汝典樂以教胄子胄子國子也

○夏后氏太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illegible]之

○殷制，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瞽宗。學在公宮[illegible]

○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illegible]

又云天子曰辟雍。[illegible]

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illegible]

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小學……）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師氏掌以媺詔王（媺，美也。告王以美道也）。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至德，中和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二曰敏德，以為行本（敏德，仁義順時者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善事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善兄弟）；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王公之子弟……）。凡學必時：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句孑戟也。……）。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用……北面，所以尊師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

昔黃帝……（……）

正業（……）。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王制：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共定禮儀者，咸為選首。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學，竇太后又

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言具員而已）

武帝立，後竇太后崩，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自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制曰：「蓋聞導人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聞之謂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因舊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illegible]自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設學校，選張叔等十餘人入京師受學，既成，還為教授，分教蜀中。自是蜀之學者比於齊魯焉。）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illegible]）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illegible]）歲課甲乙之科。（[illegible]）

（[illegible]）○後漢質帝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春秋饗射於鄉射月一會，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自本初後二十四年，高才生皆見拔者少。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illegible]）永壽二年，詔曰：（[illegible]）汝南明經陳留蔡[illegible]幸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並召安貧弟子

潁川王通經，弟子五人，因試經等補郎舍人。後所限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年有增減，不得復試。（[illegible]）（五十有五[illegible]）生補郎舍人。（[illegible]）永壽二年，復課試。（[illegible]）安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將校子弟見為郎舍人，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從之。（[illegible]）

○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其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illegible]）

學制雖淺陋業就之路不從興擇係承寧元年立學制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遵其禮也宜按舊制置學官任五經博士教授選加其寵見史之外及將吏子弟有志學書各令就學試差其第加以立賞使見之者慕其業其風化以興王道開之者義其...

初太學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周禮國之貴遊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惠帝元康三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第五品以上得入國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

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頹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選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決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修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

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荀崧上疏曰以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人以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膺其學今九人已有以之為立博士...一人...其...所以傳其學遇王敦之難不行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板以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

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間而品課無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胄比例皆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竟不施行○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太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東

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
學兩存焉（領國子監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人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而化人成俗今先書究下而發學先崗皆恐亂容之光行以闕也若以雪韓宜雍皆晉武立學禮兆元始官綠奄巾未嘗覽寧其間立無國講貫永明以德太子故竅斯非古典守國之有學今以興化致理故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大子入學季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也臣立當人爵匡倫復依晉代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佯叛也）○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
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
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太武始光三年別起太學
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
多砥礪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

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
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
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
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
此矣孝文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
遷都洛邑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隋文帝開皇中
國子寺不隸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大唐武德
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
學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
有司試冊加階敘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
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

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
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
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
未有神龍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各一員
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後上二百員置弘文
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生徒二十
人（以皇族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從一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西
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註錄尚書省補）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
人（分習五經各一百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一品以上之曾孫為之）二曰太
學生徒五百人（分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二品之曾孫為之）三

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太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諸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年取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八品以下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五曰書學生徒三
十人（以習文字者為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為之）凡
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學生徒有差（州縣學生[illegible]京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聽[illegible]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員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員下州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上縣四十員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員下縣二十員也）凡諸學皆有
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
者長吏會屬僚設鄉飲酒禮開元七年十月皇太子
詣國學行齒冑禮二十六年正月敕文古者鄉有序
黨有庠將以弘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

其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又勑諸州鄉貢見訖令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爲之開講所司設食弘文崇文館學生及監內學生亦許聽焉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雅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人十二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賦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之永泰二年正月國子祭酒蕭昕上言請崇儒學以正風教勑曰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憫焉其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亦宜相勸官及神策六軍子弟欲習業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籝金器成琢玉日新厥德代不乏賢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爲師範者充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料及衙祿服各委本司作事件聞奏

諸侯立學

周 東晉 後漢

周制諸侯學曰頖宮（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五經通義曰泮水者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以經水外員如璧故以明維收以分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外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一皆之曰不爲五室雉門南之道旨云諸侯學名泮宮一之法肆于之法責尚是同然則周之水大學未及在王致）之左小學虞庠在西郊所以知一如時王之法者（鄭玄注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玄云殷者侯判宮天子之學也）魯立三代之學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以考禮詳事也序之言次也米廩有虞氏之庠言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序次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有德者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也崔靈恩云凡諸侯之學所以教以人倫而出就外傳學書計入學之時祭先聖先師釋奠之事如天子之法）○後漢建安末魏國作頖宮于鄴城南○東晉穆帝永和中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論者建儒林祭酒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教日人請重文而忽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錄若未學由捷徑者多故史肯羽心本式敦達風雅發焚衰生放縱不復意章典設臨官字政者務旧廢之理遂令詩書荒離所聲寂安苗魯求周結泰不不海節會學典晉國以理焚經之君皆阻帶山河而不紆同會義之固辭與金城湯池故令江表晏然王道日崇三時既務五教並隆庠序已經且無嫌豈引善哉便處分安學校處而又講道崇器將行大射之禮處死學發）

釋奠

周 東晉 宋 大唐 北齊 隋 後魏 梁

周制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否（謂國有凶喪之事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

亦如之（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不言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乃時將用也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玄曰禮先聖先師也菜芹藻之屬也）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兵司戈司干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儐禮于東序也魯之學有米廪東序瞽宗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早昧爽擊鼓以召眾也警猶起也凡用學大學以鼓徵學士）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畢天子乃入）將出征授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云執訊獲醜又曰在泮獻馘或為國）○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徧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回配○晉武帝太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釋奠皆於太學太始六年元康五年二行鄉飲皆於辟雍（鄉事畢飲酒禮也）惠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東晉明帝之為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孝武二帝（皆親釋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時制也孝武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與祭）（國子生有司奏應員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二品大臣子孫六十人學生醜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釋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中以祭菜禮廢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胤謂宜廟宜依亨後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宜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則事陸次於過輕二范傳於大重前帝云若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賓說之所若敬嘉美先師則須既非備樂學比況等附情理皇闡崇尊弘教宜以盛裴松之議故事可依也得引同上公則事推元元）○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襮（襮音博領也）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義疑之僕射何敬容以為參點回路並有宜父鄒魯稱盛洙泗無譏師道既光得以資敬無虧亞二制可○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

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
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
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
諸生階下拜禮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其郡學則於
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張憑議曰不拜顏子者按學堂
舊句聖賢之象既備禮盡敬奉尼父以為師而表詳頌于陛其之儀臣以賢者君道也師者皆臣道也甚及揖舜書於君位則授契與我並為臣矣沛文風於朱淵則顏子宜同門也夫大賢恭己既謙謙於君備回也如閔豈超分於人師哉是以工聖位賢而君臣之義著拜孔揖顏而師資之分同矣○隋制
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
行鄉飲酒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大唐武德
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貞觀
二十一年制左丘明

以下二十二人配享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
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為主許敬宗
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
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在於臣下理不合
事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詞稱皇帝謹
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
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
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附禮令以為永制七年二
月高祖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
相駁難久之貞觀十四年二月太宗幸國子學親釋
奠永徽二年二月皇太子親行釋奠之禮開耀元年

二月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景龍二年七月皇太子將
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
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以上皆乘
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以降迄于隋氏朝士又駕牛
車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
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
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
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
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
灼然之明驗也裝衣冠帶方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
自是車中衣服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鏘

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僕馬有
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
維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其乘馬衣冠竊
謂宜從廢改皇太子令附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
式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
而已二十七年八月因釋奠文宣王始用宮懸之樂
二十八年二月敕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攝三公
行禮著之常式國子祭酒劉援奏准故事釋奠之日
群官道俗等皆合赴監觀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
可之其儀具開元禮

祀先代帝王 名臣附 漢 後漢 魏 東晉 後魏 隋 大唐

漢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歲之始也梟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收殄名食母破鏡名食父如貙首而虎眼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官皆用之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解祠者解罪求福也）後漢章帝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魏武帝少時為太尉橋玄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蜀主禪景耀六年詔為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不聽以禮秩百姓私祭之或以為可立於京師禪旨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言於禪曰自漢以來小善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勳蓋季世而蒸嘗止於私門廟貌闕而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宜因近其墓立之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於是始從之何載大饗之按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蒸故後代遵之元勳配饗享習不足式遵人從之蓋非禮也）○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故事祀皋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傳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政（事皆上廣平時作上進注克於因惠其功人思其當是以欽宮禮托偉者致其奔功在雲數之成不在律令之悉乃人學以祀若問大常故祭於太學律之署畢於注對移祀於君見去重而旣輕於正署陵興維常宜如傳祀於廷尉祭用仲春淺取事世改用孟秋以懲刑殺神沐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後魏文成帝東巡次橋山祀黃帝孝文太和十六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社稷）春祀者唯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虞舜繼太平之風致無為之化可祀於廣寧夏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

通典卷五十三　二六

之功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垂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省別勅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曲禮曰脯曰尹祭）○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豐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安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於廟庭○大唐前修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漢高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行

○通典卷五十三　二七

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以上亦在祠列今請並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仍以時祭饗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一時饗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州縣置一廟饗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

老君祠（先賢大賢）

後漢

後漢桓帝延熹八年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

九年親祀老子於混龍中文獻爲坤儀盆缸器設
醮儀依用郊太樂○大唐乾封元年追號老君爲太
上玄元皇帝文明元年九月册玄元皇帝妻爲先天
太后立尊像於老君廟所開元二年三月親祀玄元
皇帝廟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追尊爲
先天太皇仍於譙郡置廟嵗餘一祀以上准先天太后
廟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廟一所并置崇玄
館天寶元年親祀玄元廟又於古今人表升玄元皇
帝爲上聖其時同制庄子號南華眞人文子號通玄眞人列子號冲虛眞人庚桑子號洞靈眞
人又以其所著書陞爲經其年九月改兩京玄元廟爲太上玄元
皇帝宮其告祭所奏樂降神用混成之樂送迎曲用太一之樂二載西京改爲太
一自通典卷五十三
十八
清宮東京改爲太微宮天下諸郡爲紫極宮三月勅
古之制禮祭用笙明義兼取於尚饗情實緣於既沒
我聖祖湛然常存爲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展事
生之禮自今以後每享祖宮有司告官改用卯時以
前行禮四載四月勅比太清宮行事官皆具袴服爰
及奏樂未協舊名并告獻之時仍陳册祝既非事生
之禮皆從降神之儀且眞俗殊倫幽明異數理非有
便亦在從宜自今以後每太清宮行禮官宜改用朝
服兼停祝板改爲青詞於紙上其告獻辭及所奏樂
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日後依此處分十二載正
月詔令有司每至孟月則修獻上香之禮仍爲常
式七載五月詔後漢張天師册贈太師貞白先生册贈太保則元元年十二月
詔太清宮改太常卿亞上香光祿卿終上香改三獻
拜爲再拜貞元元年十二月勅薦饗太清宮亞獻太常
卿充終獻光祿卿充仍永爲常式

孔子祠 先儒及太公廟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北齊 東晉 後周 大唐

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
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
侯○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均子志爲褒成侯章
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因幸魯祠孔子七十二弟
子漢晉春秋曰明日… 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
一自通典卷五十三
十九
…帝永元四年徙封爲褒亭侯褒
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文帝黄初二年以孔子二十
一代孫議郎孔羡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
修舊廟置百戶吏卒守衛○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
孔子二十二代孫宗聖侯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
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
奉聖亭侯四時祠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宋文帝
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
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
爲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
爲奉聖侯邁卒子莽嗣莽有罪失爵○後魏十孔

子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文成帝詔其宣尼之廟當別敕有司行薦饗之禮○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後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大唐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二十一年制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賈逵總二十二人並為先師永徽中制令改周公為先聖黜夫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從祀顯慶

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准貞觀二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人與顏子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用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並為從祀按禮記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鄭玄注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又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云若周公孔子也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已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制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而今新令輒事刊改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功比王者祀之儒語實類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載故孟軻稱生靈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繼侯崇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舊祀配饗武王也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東巡次兗州鄒縣親祭宣父廟贈太師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詣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神龍初詔以鄒魯百戶封崇道公宣尼采

邑則供薦饗又授裔孫褒聖侯崇基朝散大夫仍許子孫以相傳襲開元八年敕改顏生等十哲為坐像悉應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為之贊以書于石閔損以下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

時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座今其像立侍配享合坐十哲雖列像廟堂不霑饗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其十哲請春秋釋奠列饗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請准舊都監廟堂圖形於壁兼為立贊文曾參孝道可崇特受經於夫子請准二十二賢從饗

二十七年八月制夫子追贈謚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並撰儀注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旣有殊坐豈仍舊宜補其墜典永作常式自今以後

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十哲等東西列侍顏子旣云亞聖須優其秩

顏子贈兗國公　閔子騫贈費侯

冉伯牛贈鄆侯　冉仲弓贈薛侯

宰子我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

冉子有贈徐侯　仲子路贈衛侯

言子游贈吳侯　卜子夏贈魏侯

又夫子格言參也魯雖居七十之數不在四科之目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修舊位廢乎禮得其序人宜式贈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廟冊冊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

之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又勑兩京及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袞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北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

曾參贈郕伯　顓孫師贈陳伯
澹臺滅明贈江伯　宓子賤贈單伯
原憲贈原伯　公冶長贈莒伯
南宮子容贈郯伯　公晳哀贈郳伯
曾點贈宿伯　顏路贈杞伯
商瞿贈蒙伯　高柴贈共伯
漆雕開贈滕伯　公伯寮贈任伯

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
有若贈卞伯　公西赤贈邵伯
巫馬期贈鄫伯　梁鱣贈梁伯
顏柳贈蕭伯　冉孺贈紀伯
曹卹贈曹伯　伯虔贈鄅伯
公孫龍贈黃伯　冉季贈東平伯
秦子南贈少梁伯　漆雕子斂贈武城伯
顏子精贈琅邪伯（一本作子驕）　漆雕徒父贈須句伯
壤駟赤贈比徵伯　商澤贈睢陽伯
石作蜀贈石邑伯　任不齊贈任城伯
公夏守贈元父伯　公良孺贈東牟伯

后處贈營丘伯　秦子開贈彭衙伯
奚容蒧贈下邳伯　公肩定贈新田伯
顏襄贈臨沂伯　鄡單贈銅鞮伯
句井疆贈淇陽伯　罕父黑贈乘丘伯
秦商贈上洛伯　申黨贈邵陵伯
公祖子之贈期思伯　榮子期贈雩婁伯
縣成贈鉅野伯　左人郢贈臨淄伯
燕伋贈漁陽伯　鄭子徒贈滎陽伯
顏之僕贈東武伯　原亢籍贈萊蕪伯
樂欬贈昌平伯（作欣）　廉潔贈莒父伯
顏何贈開陽伯　叔仲會贈瑕丘伯

狄黑贈臨濟伯　邽巽贈平陸伯
孔忠贈汶陽伯　公西輿如贈重丘伯
公西箴贈祝阿伯　蘧瑗贈衛伯
施常贈乘氏伯　林放贈清河伯
秦非贈汧陽伯（一作汧陽）　陳亢贈潁伯
申棖贈魯伯　琴牢（未詳）
顏噲贈朱虛伯　步叔乘贈淳于伯
琴張贈南陵伯

太公廟　大唐

大唐開元十九年四月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張良配饗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賓

貢武舉人准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每出師命將辭
訖發日便就廟引辭仍簡取自古名將功成業著弘
濟生人者十人准十哲例配饗至乾元元年九月十
二日太常少卿于休烈奏臣昨因秋饗漢高祖廟見
傍無侍臣饗太公廟有張良在側伏以子房生於漢
初翊奉高祖坐籌帷幄佐定天下考其年代不接太
公自古配食廟庭皆取當時佐命同受家
榮太公人臣不合以張良配饗請移於漢祖廟從之
從上元元年閏四月勅昔周武創業克寧區夏惟師
尚父實佐興王況德有可師義當禁暴稽諸古昔爲
崇典禮其太公望可追封爲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

置廟仍委中書門下擇古今名將准文宣王置亞聖
及十哲等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貞元四年八月兵
部侍郎李紓奏曰太公廟准式以太常少卿充三獻
官祝文云皇帝遣某官致昭告至上元元年追贈爲
武成王饗祭之典一同文宣王有司因循太尉充獻無
遣祝板親署臣伏以太公即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
傅聖朝列在祀典已極褒崇載在祝詞必資折中理
或過當神何敢歆今者祖禮於至聖施敬於臣佐每
請御署並稱臣名竊謂非宜一同文宣王恐未爲允
臣以爲文宣垂範百代宗師五常三綱非其訓不明
有國有家非其制不立故孟軻稱自生人已來一人

而已是也今太公亦先聖之名宗用官縣獻差
太尉爲師崇雅正從其太公述作止於六韜勳
業形於一代豈可擬其成德埒其殊禮哉前件祝文
請自今更不親署敢明告請改爲致祭其獻官請
以武差太常卿今下詔令百寮集議大理
丁頎等四十六人議同李紓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
等二十四人議曰當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
重忠烈以勸今欲有貶損非激勸之道也追尊王位
以時祠之爲武教之主若不尊其禮則無以重其教
加文武二教國並宜立廢一不可況其典禮之制已
列二聖今欲改之恐非宜也至九月勅以上將

以下充獻官餘並依李紓所奏其祭饗開
元禮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四

禮十四 沿革十四 吉禮十三

巡狩 封禪

巡狩（唐虞 夏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後魏 隋 大唐）

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親行之謹敬重人之至也鄭玄云諸侯為天子守土故時一巡省之所以五年者因天道時有所生識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東岳也時謂太山為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終始之地陰陽交代之所為泰山之宗故云岱宗也）望秩于山川（張守節云乃望秩遂祭東方諸侯境內名山大川也言秩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羣后四朝（孔安國曰各朝會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也）

（堯舜同道舜備見然堯又可知也）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諸侯）協時月正日（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也律法制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斤兩也鄭玄曰協正四時之月數日名備其失誤節氣時朔是諸侯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脩五禮（吉凶賓軍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白虎通曰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也）歸格于藝祖用特（孔安國曰巡狩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也鄭玄注尚書云每歸必以特牛告文祖明每巡狩皆然也）（...歸耳）○夏后氏因之（...五年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十有二年大行人云...）

上（王巡狩殷國成衆也謂常方諸侯周以木德王歲星是本王之星十二歲一周以木象之故梁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天子將巡狩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精之帝所祀於南郊者謂靈威仰也類宜造皆祭名也按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禰此不言祖者白虎通云七廟告之獨言禰者辭特先從禰後至祖以上遷行不敢留尊者之命故也）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猶女也上謂國境內職事所當供具）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先由王所從之道居其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大馭掌祀軷之禮（軷謂祖道也）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王問九州形勢（所謂道地圖以）山川所宜（所謂地事以詔）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之事以告王（誦訓所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也）又掌道方慝（四方諸所惡）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辟音

避）乘金輅建大旂（巾車云金路以封同姓建大旂以賓）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燔柴告至望祀天也）覲諸侯（覲見也）其方之諸侯先於境首待之（祭義云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所過山川則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黃金為鼻流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人殺黃駒以祭之（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鄭玄云鼻勺流也衡謂勺徑也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又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鄭玄曰謂王巡狩過大山川則殺駒以祭）每猶合等合設柢再重（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柢音互）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土方氏云王巡狩則樹王舍鄭玄曰為之藩籬）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米諸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

則不發所謂西行排敬遇天子乃令太保採人歌謠之詩以繼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以審其善惡所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也命典市之官陳百物之貴賤以觀人之所好惡所謂命市納賈以觀人之所好惡志淫好辟邪則與物然後貴人之志淫邪則所好者不正也云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氣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等制度并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頒制度考校之所謂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王云同陰律也諸侯封內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不順謂若逆昭穆者以宗廟可以東官爵則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

衣冠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人者加地進律律法度也其諸侯待王之禮以一犢王巡狩殷國各云以牲犢又犢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天子巡狩殷朝覲先見諸侯乃之朝見於方岳之下築壇與觀禮制同儀禮觀禮鄭玄注引禮制王巡狩朝臨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殷同也其壇外為宮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謂之三成成猶重也高一尺其堂上設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玄云宮謂壝土為埒以象牆壁也八尺曰尋十二尋則方九十六尺深謂高也從上下曰深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上下其方明觀禮篇云其壇三成宮旁一門鄭玄云成猶重也三重者諸下等之高三等每面丈二尺也凡諸侯之時揆

鄭注司儀及覲禮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旂置于宮內以表立位之處乃詔王升壇詔諸侯皆就其旂而立其位鄭按此當位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乃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其揖之節有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下之司儀所謂土揖庶姓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謂時揖異姓與王同姓者推手小舉之此所謂天揖同姓王既揖定其位諸侯乃進升壇奠玉又按司儀職及鄭注云公於上等奠桓圭王陳擯者五人禮之侯伯於中等奠信圭躬圭王陳擯者四人禮之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

璧王陳擯者三人禮之諸侯各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乃延諸侯升堂授玉王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將猶致也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宮之伯臨之其神主於月必因以祭之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之盟其盟揖諸侯也其餘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巡狩之月皆用正歲之仲月皆以王者巡狩必得其中春秋分晝夜均冬夏至陰陽終始之義故巡狩皆用仲月也狩訖却歸祖廟用一牛以告至謂之歸格于祖禰用特特一牛也○秦始皇二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功業

并年後遊海上四年遊碣石與上郡五年始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到沙丘崩此求神仙奇藥之術始皇頗人因門在中世立音步良及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彰始皇之功德○漢武帝元狩四年始巡郡縣寖尋於泰山也寖音尋元封初復至海上又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萬八千里武帝太初始皇之事泰○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三月幸魯今日天子下有方之出河北用白馬瑾璧各一以繒五尺酒用脯二束酒一斗果一步月漏盡洛地名才神光来往驚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不行祠仙川卞光驅投石少牢給理壁不滿百里者不行過泰山祭山及梁父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至泰山辛

未柴祭天地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配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群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還京師庚申告至祠高祖廟光武各一特牛安帝延光三年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中故事○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中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等差○晉摯虞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賓及執贄皆以為巡狩之禮諸侯各建其旗章所以辨尊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不足以別君子宜定新禮建旗如舊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武帝太始四年詔遣使持節侍中黃門侍郎銜命

四出巡行入其萬人之訪皆為一書道治攻事數理科禁還順為一書序之恩罷作恩化令為一書喪花內死皆告為一書幸和說安平為一書每國御異之刀次命于王○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東巡狩幸丹徒告覲園陵三月饗會父老舊勳舉行宮加賜米粟幣帛綱租京刑戰亡之家里蠲並隨宜隱卹二十六年二月東巡幸至京城幷謁二陵會舊京故老萬餘人饗勞賜發赦蠲徭役○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正月東巡狩歷橋山祀黃帝遂西望祀醫無閭山遂緣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常嶽禮其神而返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常嶽○隋煬帝自文帝山陵纔畢即事巡遊乃欲泰嶽漢武之事西征東幸無時暫息六宮與文武

吏士常十餘萬人然非省方展義之行也○大唐皇帝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于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修乃守考乃職事將發告圓丘宗廟社稷皆如開元禮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九月辛并州令不序支部中秋行為知鎮使井州太史奏以山無女祠盛本限遇者舫致風雷之變數數萬人御遺天子之行下東驅風伯青陌道何女之守令罷之上聞之大夫也評曰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唐虞五載巡狩一嶽二十年方遍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遍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為南嶽周氏霍山為南嶽其間古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一月到北嶽路程遼遠必不及此知每歲一嶽

則歸，斯義為長也。按尚書周官緒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孔安國注……）又按虞舜所循當稱，所以五載巡狩四方，羽儀導從必少，一年四岳，五載復往，宗廟祭祀，委有司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徧，乃於民物不亦疏遠乎？周官本文與孔注解既殊，制十有二載，比唐虞已甚疏闊，如四十八年乃遍，豈非疏怠？雖周尚文，天子諸侯降殺以兩，穆王巡歷天下，萬姓不甚以為勞，始皇則四方屬車八十一乘，二漢以降至于有隋，或東封告成，或觀省風俗，行幸所至，群臣非從不下十餘萬人，何止千乘萬騎，所以曠代多闕，亦猶往古謂堯舜及周帝王行幸車徒禮數與秦漢以後無異，斯不達古今豐約之別，後不詳周官之文，輒建勞擾之說耳。

封禪

無懷 伏羲 神農 黃帝 顓頊
帝嚳 帝堯 禹 湯 周
秦 漢 後漢 隋 大唐
宋 後魏 北齊 後周

古者帝王之興，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禮云：因名山升中于天。（……）封泰山而禪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者，謂……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太山……）

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管仲……）○伏羲、神……提（……）因之。○黃帝禪亭亭。（……）○顓頊、帝嚳、堯禪云云。○禹禪會稽。○湯亦禪云云。其所封皆於泰山。○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此後不存。襄王時，齊桓公既伯，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家，……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諸侯莫違我者，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觀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秦始皇并天下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齊魯儒生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

登嶧山，立石頌德，云：「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內，莫不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祿永得。」刻石改號。號文出晉太康郡國志。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事焉。從陰道下，禪梁甫。其禮頗采泰祀之祝，雍上帝所用，封藏而皆秘之，固不得而記焉。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生疾秦焚詩書，戮文學，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雷雨所擊，不得封禪。○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元鼎中，汾陰得寶鼎，遂議封禪，而羣儒不能知其儀，又牽拘於詩書古文，於是帝盡罷諸儒。三月，東上泰山，命人上石，立之泰山巔。石高二丈一尺，方博皆三尺。壇及壝皆廣長十二丈，壇高三尺。帝因東至海上。四月，還至奉高。晉太康郡國志曰：奉高戶千五百六戶。此為奉高者，以帝至東嶽禪代之處，是以沐之也。故有明堂在縣西南四里，又有奉高宮。又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晉太康郡國志曰：漢武封泰山，禪梁父。參諸家所說，宜肅然為定也。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

改元為元封。時有明堂於汶上。太史公曰：其封禪之禮則有司存，而漢史不得其制。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二月，帝幸魯，過祭泰山及梁父。三十二年，詔梁松等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遂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一，方一寸二分。其二方二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之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禪，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祭山曰燔柴，加牲於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

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音促石工宜取完青石必兼五色令印工刻玉牒書祕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帝至奉高

應劭曰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按行還益治道徒一千人十五日始齋諸卿從王公以下及東方諸侯盡齋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尺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睹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齎酒脯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耳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識封禪具也汝南人楊通東上一里得木甲木甲者武帝封禪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物壇上亦不稍餘威家上具之門品書所曰祭寮發義依躋散錢處數伯繫吊一道是武帝封禪至名下表及上百白高步上施拜置黎康錢行道以求福門非也

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

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予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並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以是以中文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乃承皇天眷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祀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群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

封禪儀曰以金縷纏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各如其方色

事畢皇帝

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父，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祀，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此服虔所謂後改禪[illegible]
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牲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司馬彪論曰：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有二代，易姓則改封者，所以明天命[illegible]世之王者巡狩，則有修封以祭[illegible]所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illegible]帝封太山，以[illegible]天道[illegible]不信[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且帝王所以能大著於後者，實在其德加于人，[illegible]

[illegible]

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卒，不行。○晉武帝平吳，太康九年，衛瓘議封禪，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

也。瓘等又奏，至于再三，詔報絕之。○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其儀注。會後魏師南過，其意乃息。孝武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不從。○北齊有巡狩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行。○隋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文帝命牛弘等創定其禮，帝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大唐貞觀十一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按封禪者，本以功成告於上帝，天道貴質，故藉用藁秸，樽以瓦甒。又按梁甫是謂太陰，近代設禮，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壇位於山北。又議：昊天上帝壇，將封，先祭，義在告

神，因當為壇，下施先旅，事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禮有漸。今請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太祖景皇帝配享。壇方十二丈，高丈二尺。又議：制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議：玉冊四枚，各長尺三寸，廣寸五分，厚五分，每冊五簡，俱以金編。[illegible]與太祖座一奠，方地祇一奠，高祖座一奠。又議：金匱長短令容玉冊，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

議泰山上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陛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陛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圓壇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今請於圓壇上安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爲封高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書藏其內祀禪之所土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詳載前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爲秘固請依今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爲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後漢建武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闡石王之休烈其義大矣請刻頌立碑明揚功業

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告至此於東方上帝壇下祭神令請其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自餘儀式請如令禮仍請柴祭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詔從此議餘皆罷之遂卝付告下令禮太常舊儀封禪降神樂歌並用郊丘之辭帝安仁贊之曰大今天作樂本請神陸遠樂奠接所以歌詠文辭依倚管絃協蕩宜揚羌之來格今降王逵柴于岱宗丁協聲明生宜終鑿丘之上夫神聽聰則付可臨假如依學聲史臨奔內而大山之下神封可杙祀廿天毛詩同今郊祀歌昊天封禪歌時邁二篇各弓亡足記明禮官堺周頌頌諸詞告於歲於上天太乞盧于衆宣以事今吉貞后齊從彝咹乍之議龍德二年有司上儀注於太嶽南四里爲圜壇三成上二陛如圓丘之制壇上飾以青四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壇及壝三重又造玉冊三枚皆以金

細紋玉牒爲之每牒長尺二寸廣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爲字又爲玉匱一以藏正玉冊一以藏配坐玉冊各長尺二寸幷玉檢方五寸當繩纏處刻爲五道當封璽處刻深二分方寸二分又爲金繩以纏玉匱各五周爲金泥以泥之爲玉璽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金玉匱又爲石礦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匱礦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爲石檢十枚以檢石礦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爲印齒三道深四寸當封璽處方五寸當繩處闊一寸五分皆有小石蓋制與檢刻處相應

以檢擫於檢上封泥其檢立於礦旁南方北方各三東方西方各二去礦隅皆七寸爲金繩三以纏石礦各周徑二分爲石泥以泥石礦其泥末石和方色土爲之爲距石十二枚分距礦隅皆再累各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礦隅相應以五色土封之介山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四出陛陛上飾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壝隨地之宜又爲降禪壇於社首山上方壇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以黃四面依方色三壝隨地之宜其玉冊玉匱石礦石檢距石皆亦同封祀之制又以高祖太宗配祀社首以太穆文德皇后配皆以公卿亞獻

終獻之禮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樽秸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爲未愜其封祀降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藁秸瓦甒匏杯等物並宜改用茵褥罍爵其諸郊祀亦宜准此于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時帝褥皆以方色內官以下席皆以莞封禪使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曰謹按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封太山求元封故事所施用者有司奏用玉牒書藏方石中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又按說文云簡牒也則知牒是簡之別名且牒是竹片故其字從片封禪牒雖用玉其制宜與竹同廣筭五寸以若簡牒又按孝經鉤命決云六經冊長尺四寸孝經冊長尺二寸是喩古之簡牒繇尺三寸之制臣等參詳典故務取折衷以金玉爲書同玉簡冊長尺二寸廣一寸一分厚三分以金縷連編同簡之數隨文多少[illegible]之工[illegible]封求石內則合可容於事[illegible][illegible]設之三年春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之壇己巳登于泰山行封禪之禮庚午降禪於社首山壬申大赦天下改元乾封初議射牛事太常博士裴守真奏曰謹按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于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自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禮記日未明十五刻宰以鸞刀至府牢內總畢陛下唯奠玉酌獻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傳[illegible]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儀說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武太后天冊萬歲二年臘月甲申登封于嵩岳大赦天下改元爲萬歲登封丁亥禪于少室山開元十二年制以十三年有事泰

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先爲備具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等與禮官撰東封儀注張說謂徐堅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享王者父天而母地皇地祇雖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爲終獻以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圜丘韋庶人爲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褻黷穹蒼享禮不絜未及踰年國有大難亞獻終獻皆受其咎宰相爲郎及女人執祭若多亦大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皆革正斯禮請以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從之又按顯慶年許敬宗因修禮奏改燔柴在祭前伏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謹按禮迎神之儀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又按晉郭璞南郊賦及注爾雅亦祭后方燔又按宋志所論亦祭後燔柴又檢南齊北齊又梁郊祀亦先飲福酒訖燔燎請依貞觀舊禮先祭後燎考功員外郎趙冬曦太學博士侯行果又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設祭后燔則神無

由降矣。張說又執奏曰：凡祭者本以心為主，心至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既有先燔後燔，自可斷於聖意，聖意所至，則通於神。燔之先後，臣等不敢裁定。上令依後燔及先奠牲璧之議。是後太常卿寧王憲奏請郊壇時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燔，從之。先是紛議未定，國子是聽特業輸子元一執據嘗最堅張說謂子元曰數殿手獨出業輸以當一課累特又有可門助數施徵本手禮出業輸禮八條其累以舊儀侍州就取匯當殿發闋當封翻先爵入君將以致禦而尊敬故使小臣非禮之也今夫特中手大臣也人祭以小以大臣子所以非非使祀於天神是故天神而人以小臣致祭而大臣非天以禮之人亦以泰宗賓下士奉二人君以大使以臣也故乃召其至今因也周天子太宗伯以下人之職故使近侍之臣非以為比非泰漢聖人之賤至天而祭之時不如漢之禮行之人故則可為以寶至今而今非以為是故漢以侍中為高帝時可亦為之主以泰則至之時則侍中非漢代之五年之中觀以為之是故漢時侍中以為高帝之時為之近侍之臣以其時之為今之說則所以為之後曰是以不許以止議則為之後時代侍中賤不以其爵得之時則當為之後奏是以不止此議。

子是言其賓臣也今侍中名則古官人非昔臣同燮理宮重傳梅非復漢體之歌以班異乎周晉掌人之曉夫兩以為命遂人主之意以為達於明非讓戲職也故兩君祖見則卿為上禮切人之孫其圖以之禮以附君為命遠人主上寶以天人之祖其所運命太而薄神之義也不亦大哉今太大下士也非可者周禮太宗伯之職上太卿令下禮大夫二漢人太上士下禮土侍者所以伯中太夫上今少卿令禮部太常太下太士大夫比人小六宗祝常丞天人比侍郎員外郎太常博士比太常卿中郎可以太處夫之職之上四人今之引令太射非士下甲也故下大已蒙之也致等擬引詞令太常卿比於古禮而已天者令球古之重禮名之太常今之射者非禮之也謂於已也豈之費舊奏者令同之古之士不費以禮從事之可謂失又曰贊者特禮其平令本上揚而微之官會從中書令從事之謂太常上帝今張亦余上得者非令其中書令奏張說奉坐之召奏以本與其衛定有說不同者望臨時議其事敕從之。十三年十一月封祀于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服袞冕於行宮，致齋於供帳前殿。己丑，大備法駕，至山

下，乃御馬而登，侍臣從。帝以靈山清絜，不欲多人，上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各異。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群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為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獻、終獻合於一處。於是三獻悉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玉牒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辛卯，享皇地祇于社首之泰折壇，折音之設反。睿宗大聖真皇帝配。壬辰，上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僚、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咸在位。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為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雍。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岱宗，衛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維新。睿宗

南面氣化淳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成高匪德務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繹繹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遹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儒書不足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岩播告群岳（時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以紀聖德焉）其儀具開元禮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四 終

禮十五 吉十四 沿革十五

告禮 歷代所告 享司寒 藏冰開冰附

禜 祈禳 高禖

禳祓 諸雜祠 淫祀興廢

告禮（周 後漢 東晉 梁 魏 大唐）

周制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illegible]）○商湯將伐桀告天云余小子履（湯名）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illegible]禮故用玄牡也）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illegible]）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太祝告王用牲幣（[illegible]）○魏尚書許衛奏兗州刺史所上靈命瑞圖當下洛陽宮遣太尉告太祖文昭皇后廟博士秦靜議曰靈命瑞圖可祀天皇大帝五精之帝於洛陽祀南郊所祭並告冊文脯醢酒告太祖廟藏冊于石函尚書奏曰秦靜議當兼遣太尉告祠以武皇帝從五精以上六座餘衆神皆不設牲用如郊祭明帝詔每祀天輒以地配今不地配耶尚書又奏孫欽議周禮祀天南郊無地配之文大魏受命因漢祀天以地配此謂正月南郊常祀也今告靈

祇不須以地配王肅議禮有事於王父則以王母配
不降於四時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地所
極今奉獻瑞以告而地獨闕於義未通以地配天於
義正可知曰祀天以地配此既正義今告瑞祭以五
精之帝則地不得闕也又問曰告皇天及五帝今冊
文中都不見五精之帝意何以耶尚書奏冊文作中
常既所作文中皇皇后帝即五精之帝書稱受禪告
天云皇皇后帝亦合五精之帝於文少不可分別可
更增五行字奏可奉靜上告瑞祝文曰孝孫皇帝諱
使太尉臣某以靈命瑞圖冊告于天恐事畢將納冊
于石函詔使太常臣某帥有司以備法者敢昭告

于高祖武皇帝以正位居尊長祀尚微諸帝太和六
年征西大將軍臣□□呈長安所獲中郎將張烈書
言所部人左先而後於地得上印臣今謹遣夏侯送
詔推所得瑞有以而至宜列祭祀顯於文昭皇后神
座所以尉神靈也今散騎常侍高堂隆議獲瑞
天子有事以告于廟以象生也凡宗廟行事而觀親
祭之告事皆先尊而後親行者得瑞獲以告宗廟而
異於親則先尊而於親故事明比文皇帝文
昭皇后比廟然親一體也告之日質明宰官設于廟
戶外之右設玉几近南設洗於阼階東南酒人設醴酒
太官醴酒人執籩脯立于戶之北西面公位于阼

階西南北面太常位于阼階北面差出公後百執事
叙立于卿後執璽使者立公西北東面諸博士差退
唯□□人臣人不拜餘皆拜拜訖解劒納履博士引公
祝□□升自阼階博士立于高皇廟室戶外西東面
祝先入室南面公入戶內西面博士升引□□從公
□人醢人百執事從升博士引使者升階如往之
之位卿受開於戶外入于筵前醢人以醢授卿卿拜
興受設于筵北興出俟于太皇帝室南面祝酌酒
奠□□稽首公博士上引使者執瑞授璽于戶祝西
面立于戶外東使者還復位公興璽于几東興復位
祝入公再拜稽首興立循移一刻公執瑞授使者

戶外受之太常告武皇帝文皇帝皆如高皇出禮畢
之後司徒都將故門祭諸官告于文思皇后寢堂
[illegible]
○東晉元帝爲晉王將即位告于廟王
導等附議稱云或謂受天命者或謂直當
稱德所發惟告四祖之廟而行者禮當正行廟王
令國禰所祭依魏自後故事皆皆稟
命而行不知令追遵當以何稱答曰然謂告四祖之
廟而行輔導制先之初建武之明年臣某某奏上勅

行改以即位令所事不正因欲義可方論導文書曰
待刀侯射等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宗郡是父也至
以京兆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潁川想足下不足議
刀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于禮云何循答曰古禮
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問位大事皆于太祖故許
文朝于武宮漢文謁于高廟也至光武之后唯有祖
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
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任木毀恐有事之日不
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
禮雖告宣帝一廟今意以祖宗非一且太廟今其事
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爲斷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爲告

廟不知告廟冊與告諸王冊其祝文同不當以竹冊
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毓議按尚書洛誥王命作
冊逸祝冊唯告周公其後詔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
作爲冊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旦命予一王乃
內冊于金縢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封藩爲冊告廟
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訖藏于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冊
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則以告廟祝文當竹冊篆
書以爲告廟冊冊之文即祝詞也當告封王告改年
號故事亦皆當藏于廟以皆爲冊書四時享祀祝
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
正式議云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廟檢邈云太子

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
帝大興元年詔曰當先告廟出便南郊先人事而後
天理自親及尊耶虞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
議告謚南郊不當用牲然先告代祖謚於太廟復有
用牲於禮不正理不應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惟施
於祭及禘耳徐邈又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謚南
郊用牲也自江左以來哀帝興寧中簡文帝咸安中
告謚並蒼璧制幣告立太子太孫邈與范寧書問告定用牲否甯答郊牲在滌三月此謂郊祀宗廟告牲亦不展舞蒙日既逼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擇牛牲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又牲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則三也謂令牲至則用當與否審容云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一若也帝牲不吉側卜騣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后人

鬼也無本郊不係牲之禮牲具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牲幣先儒有明議也孝武帝太元
十六年告移廟與幣祠部郎傅瑗問徐邈應設奠否
邈答曰禮若出境以遷廟主行每舍奠焉凡事關宗
廟非常則薦未有不告而行將遷主之晨宜依告以
設奠瑗難曰言依告設奠但三薦相去近恐犯春秋
再祭之譏諸侯薨及禘祫則迎羣主歸太祖廟又云
主出廟入廟必住蹕無將行設奠之文奠重於蹕而
文不及無奠明矣禮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
及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此謂
雖侯王之貴必有尊也若徹此文事非其喻邈曰禮
諸侯出朝既告祖禰臨行又徧告告不嫌再所引毎

含眞者取其踐數若隨在弥則眞不爲數今之告廟
戒出期也至日又告告將出也又曰新故兩廟各有
其事左宗人擯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祝聲
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成廟將徙敢告
君及祝再拜興祝導君降於阼階下云至於新廟筵
于戶牖閒祝奠幣于几東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
祝聲三曰敢用嘉薦告于皇考又曰孝嗣侯某絜爲
明薦尚享文大戴遷廟禮文云凡以幣告皆執幣而
告告畢乃奠幣于几東小宰升取幣埋兩階閒禮天
子諸侯將出以幣告廟遂奉幣以出及告設奠乃斂
幣而藏之兩階此則初告之幣待後告而藏之藏之

必須事訖未訖則未藏今何不陳於新廟耶舊之
新當即新以藏幣故先奠几東乃取而藏之非謂舊
廟虛告而新廟兼設也且初告告將移祝曰敢以嘉
幣後告而明享祝曰敢用嘉薦普淖此二祝之稱則知
幣也薦也各施於一廟矣伏系問宣后移廟爲但告
東廟亦告太廟耶宣后簡文帝所生母別在東廟徐邈答此無禮文
意謂初崇廟號以告太廟今自一別廟之遷耳於太
廟無事無事而告則近黷矣古大事必告初崇進而
告是也今從廟事之末恐不得復告也康帝立准禮
將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廟應告廟其
勅禮官升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

下太常行博士徐禪議曰按晉文公之書即位也傳公
[illegible]其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後闕昔代祖受終
[illegible]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illegible]
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
也故君前臣名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永
熙二年爲永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鑒告於太廟前
朝則往不應革易如禪議[illegible]
○梁禮官司馬筠議大事徧告七

廟小事止告一室時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illegible]
○大唐儀鳳二年二
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
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
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薦告于廟蓋
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illegible]祝以祭物令無文禮
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歷代所尚
夏 殷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尚赤……為正……以赤繒。○高辛氏尚黑，以……

……王以黑繒。○陶唐氏尚白，以……為正，以白……

……有虞氏尚赤……○夏后氏尚黑……

大事斂用昏，以黑為徵號……戎

事乘驪，牲用玄……朝服收冠而黑……

宮室之制，屋……十寸為尺。

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

事乘翰，牲用白，以白為徵號，朝服哻冠而縞……

宮室之制，屋……十二寸為尺。

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

牲用騂，以赤為徵號，朝服冕冠而

玄……宮室之制……八寸為尺。

……秦水德……秦自以水德，故十月為歲

首。○漢火德，初亦以十月為歲首，及文帝，公孫臣

言漢當土德，應黃龍見。丞相張蒼以為漢乃水德，河

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外黑內赤……

……明年，黃龍果見於成紀，帝於是令博士諸

生申明土德，革正朔，易服色事。至武帝元封七年，用倪

寬等議，改用夏正，以建寅月為歲首。劉向以為赤帝

斬蛇之符，為火德。○後漢並同前漢。○魏土德。文帝

以建寅月為正，服尚黃，臘以丑，牲以白，旗幟尚赤，節

……郊祀朝會所用之服，如漢制。宗廟所服，如周

禮。明帝青龍五年三月，用博士秦靜等議，改為殷正……

元年，以建丑月為正，以丑月為孟春。服色尚黃，犧牲用

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

旗。春秋冬至，仲冬……至於郊祀迎氣，礿

祀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

授人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為節，按服色尚黃，

據土行也。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

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

旗以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

大白以朝，大赤即戎也。又詔曰：今祭皇皇帝天、皇皇

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用白。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

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

牛弘議煬帝大業二年正月帝命羣臣議以正
朔服色若以正月正朝會服樂不合於禮於是
改以建寅之月為歲首（繼殷周不宜改正朔也）自非〇晉命後
大始二年散騎常侍傅玄上議帝王受命應期禪代
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非正用上日受終於
文祖無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至服周革命
乃改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至於服色皆從其本唯節
旄用黃大晉以金德王天下順五行之序依虞
從之由是正朔服色並依前代（承魏者也）○東晉比同西晉
（服色之古者也晉以金德而王）
○宋承晉亦如魏晉故事○齊承宋德餘一依前代○

梁承齊亦依前代○陳承梁餘一依前代○後魏
初為土德自以黃帝之後也故數用五服尚黃犧牲
用白至孝文太和十四年用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
光議改為水德祖臘申○北齊承魏正朔服色皆如
後魏○後周承西魏用水德以文帝誕玄龜之祥有
黑水之讖故也建寅月為正服色尚黑○隋以火德
赤雀降祥之故衣服旗幟犧牲尚赤戎服以黃七月
帝始服黃○大唐上德建寅月為歲首（武德元年）
（十一月以建子之月為歲首十二月為臘）
（改以建寅月為正月改元）
年制旗幟隊仗所用幡色並改為黃色天下
晉然納崔昌議以土德承漢火行

享司寒（宋藏冰　隋開冰附　周大享）

周制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也凌冰室也三其凌三倍其冰備消釋也）春始治鑑（鑑如甀大口盛水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啟冰也鑑音直監反）祭祀供
冰鑑賓客供冰（賓客不必往大燕禮賓）大喪供夷槃冰（夷之言尸也尸之槃王為之）夏頒冰掌事（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之）秋刷（刷清也除冰室當以新冰也）
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謂立春而后開冰先薦寢廟而後食也）左傳魯大夫
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
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婁在東方）其藏

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牡秬黍以享司寒於
是取而藏之也（黑牡秬黍也司寒北方之神□□□□藏之也）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
除其災于是以風出而散之（二月春風出而用之）朝之祿位賓
食喪祭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冰皆與焉（老致仕在家者）其
用之也徧（及老疾也）則冬無愆陽（謂冬溫也）夏無伏陰（謂夏寒也）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震為人害也）無菑
霜雹癘疫不降民不夭札（癘惡氣也短折為夭少死為札）○宋孝武
帝大明六年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
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冰於深山窮谷固陰沍
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黑牡

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啓冰室，先薦寢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並以鑑供冰。自春分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夾槃，隨冰供給。凌室在樂遊苑內，置長一人，吏一人，保舉吏二人。○隋以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因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依以桃弧棘矢。○大唐制，先立春三日，因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祭訖，鑿冰千段，方三尺，厚尺五寸，而藏之。仲春開冰，祭如藏冰禮，依以桃弧棘矢，設於冰室戶內之右。禮畢，遂留之。餘具開元禮

禜　周　漢　晉　隋　大唐

周制，春官太祝掌六祈，其四曰禜。鬯人，禜門用瓢齎。（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非常也。左氏以爲用牲非常。凡天災有幣無牲。）祭法云：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幽禜亦謂星壇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左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漢制，謂禜爲請晴，服赤幘朱衣。○晉武帝咸寧及太康中，時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絲縈社，伐朱鼓焉。○梁制，霖雨祈晴，亦如雩禮。○隋制，霖雨則禜京城諸門，三禜不止，則祈山川岳鎮海瀆社稷；又不止，則祈宗廟神祇。報以太牢。州郡縣若雨，亦各禜其城門，不止，則祈界內山川及社稷，報用羊豕。○大唐因之。（[illegible]）

祈禳　周　漢　魏　晉　宋

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所交也。（[illegible]）○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illegible]）春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illegible]）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祇，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illegible]）國有大故天災，祈祝社稷。（[illegible]）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illegible]）祭法：禳祈於坎壇，祭寒暑也。（[illegible]）○漢制，臘以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並用三代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魏祀五郊六宗及[illegible]，以禳[illegible]，非所以祀皇天

也夫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郊至于祈禳自宜止于山川百物而已王謂云為漢之濫祀耳日月有常位星有常典飾賤自是欒社無事於儺殃禳殃同人非禮器雖尊非禮飾漢文除秘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宣曰舜有拂郊無磔鷄及魏明帝大修禳祭儀郊特禳禮之事磔鷄宜起於魏夘若漢制所以輔夘金又宜數所除也○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鷄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宋皆省其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高禖 周 後漢 魏 晉 宋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高辛氏之代玄鳥遺卵娀簡吞之生契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又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禖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故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于是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故謂之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以為古者內對氏之官閭以為神明之言後王以為求子故謂之禖不知起於何代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謂大今子有所娠御者禮謂飲于高禖之庭帶以弓韣求男之祥也○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高禖之祠於城南祭以特牲晉傳云[illegible]東晉時太子[illegible]高禖之祠高禖名○[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也故立[illegible]主祀以太牢也

祀於仲春之月○魏禖壇有石青龍中造山陽人以石銘之晉以仲春之月高禖置石城南祀以特牲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束皙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按江東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為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其傍或謂之落星也○北齊置高禖壇於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

青帝在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衮冕乘玉輅皇后褘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使座夫人終獻上嬪獻于禖神訖帝及后並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群官皆拜乃徹就燎禮畢而還○隋亦以玄鳥至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一太牢○大唐月令亦以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祠令經文及注言有壇例也

祓禊 周 漢 後漢 晉 東晉 齊

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之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illegible]

帝時字浮取爲宗廢因乘舟泮川也○漢高后八月祓於霸上○後漢

三月上巳官民皆禊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

垢疢爲大潔禊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禊之矣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晉公

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東晉元帝又詔

罷三日弄具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爲百戲之

具雕弄巧飾增損無常說曰按禊與曲水其義參差

晉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

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

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

除不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此也凡言禊者祓也以爲祈

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

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虞三月三日上辰產

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爲大

忌至此月己日諱正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

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虞之

說良爲虛誕假有庶人旬內夭其三女何足驚彼風

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洛胝

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馬融梁

冀西第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之域

即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

脩祓禊國子水善曰此用七月十四日也

諸雜祠周　東晉　後秦　魏　漢

周立壽星祠於下杜亳善曰亳音薄湯所都也陰縣是所古曰上

即京北杜縣也此亳亭斯湯都也徐時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近之矣日奉馬又立杜主

祠因宣王殺右將軍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

杜伯執弓矢射宣王宣王伏弓而死故周人尊其鬼

而以歲時奉祠焉秦立陳寶祠因文公獲若石于陳

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寶如石似肝師古曰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其神或

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光色赤黃

長五丈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野鷄其聲殷殷云

野鷄夜鳴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鷄皆鳴以應之也祠以一牢名曰陳

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爲之殷雷聲二世時

若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德公立卜居

雍即今扶風郡雍縣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音孚

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

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磔狗邑四門

以禦蠱災始皇東遊海上祠八神求僊人其祀莫知

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耶琅耶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也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漢高帝天下已定，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又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祀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杜主即周之右將軍杜伯也。巫保、族纍，二神名也。）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九天巫祠九天。（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顥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武帝即位，厚禮置祠神君於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神君者，長陵女子，乳而死，見神於妯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人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按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宛若，字也。妯音軸。）又帝師少翁求仙，始親祠竈。（少翁言於帝曰：祠竈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又立奧祠，雞卜自此用。（如淳曰：持雞骨卜，如鼠卜也。）是時既滅南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師古曰：勇之，粵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帝為立祠。又方士言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又祠封死火井於鴻門。（西河鴻門有火井祠，火從地中出也。）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傍。又祠三山八神於曲成，（東萊之縣。）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又有月祠，蚩尤勞谷，五床山，五帝，仙人，玉女，金

通典卷五十五　十六

馬、碧雞等神，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焉。○東晉哀帝欲於殿前鴻祀，（以為鴻祀之名，或曰鴻，大也，為大祀。）侍中劉遵等啟稱：鴻祀唯出大傳，不在六籍。劉向、鄭玄雖為其訓，自後不同，前代以來，並無其式。○後魏道武帝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者占，因祈之，則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祀。又立歲神十二，歲一祭，以十月，用牛一、雞三。又立土神四，歲二祭，常以八日，十月用羊。又立獻明以天上神四十所，歲祭，其神尊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

淫祠興廢（秦　東晉　漢　後魏　晉）

秦德公立，卜居雍，（即今雍縣也。）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祠自此興。用三百牢。（其祠已具前也。）○漢成帝立，丞相匡衡等奏罷雍鄜上下畤及陳寶祀等，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杜主有五祠置其一。高帝所立梁晉秦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宮等，皆罷之也。後帝以無繼嗣故，）復陳寶等祠。末年頗好鬼神，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說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廣崇無福之祀，皆奸人惑衆，是以聖人絕而不言。伏惟陛下拒絕，無令奸人有窺朝者。帝善之。哀

通典卷五十五　十七

帝即位寢疾博徵方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
復前代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平帝
末年崇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凡千七百所用三牲
鳥獸三千餘種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
魏武王秉漢政普除淫祀文帝黃初五年詔先王制
祀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
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自
今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明帝青龍初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祀○晉武
帝大始元年詔曰昔帝王脩岳瀆山川各有定制所
以道別天下其鬼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而淫

祀不作末世妖孽相煽音扇捨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宜
按禮為制使妖淫之鬼不亂其間○東晉穆帝升平
中何琦請備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
柴燎五岳備于羣神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
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立祀自永嘉之亂
唯灊之天柱在王畿之內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
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遣大夫兼假四時禱賽春
釋寒而冬請冰自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
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
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闕可令禮官作式其諸
孽可粗依法先去其甚狎邪不涉正者不行○宋

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絕
孝建初更修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年立九
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
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
神咸加爵秩○後魏初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
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孝文帝詔曰朕承天
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眾夫神明正直
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今有司非天地宗廟及社稷
之祀皆用酒脯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
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
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

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
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至
孝文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正此既無祖配揆
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五　終

通典卷第五十六

禮十六 嘉一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 皇子皇孫附

諸侯大夫士冠　大功小功末冠議

女笄

天子加元服 周 漢 後漢 魏 東晉 後魏 北齊 大唐

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曰冠而生子禮也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氏傳曰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于天天道備故人君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鄭駁五經異義論曰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二推武王以庶辰歲旋周公以王年歲出居東未歲返禮公冠紀周公冠或王命史作祝辭告是冠也周公未逮冠王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八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任后此也許慎五經異義云武王崩後管

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雷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六乃是冠也者也失矣按左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一則十王壯入將冠筮日筮賓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冠事既言制不起下居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先冠委貌於阼三加彌尊代也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大戴禮公冠篇曰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後加玄冕祼享樂于廟所以後加知公冠有享樂春秋左傳晉侯問公年季武子曰晉侯曰可以冠矣以大夫享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周公冠成王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說曰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故冠而後服備服

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以爲國本也五經要義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禮之始矣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此人君重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玄皆以爲夏末衰亂篡弒所由生焉故作公侯冠禮明則天子之冠禮蓋矣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故筮賓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

禮者也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同滅其周制士冠禮獨備王者則採行焉漢改皇帝冠爲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昭帝冠辭曰陛下擴若先帝之光曜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萬福之不違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承天無極後漢制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

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訖皆於高廟如儀謁見續漢書云加元服乘輿初加於高廟見後世祖廟始加緇布於祖宗廟從古訓和帝冠以正月甲子乘金根車駕六玄虯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簇之庭鐘咸獻壽焉黃香頌云惟永元之盛代聖皇之茂德以永之至芳崇敬順以奉天以元之哉之嘉紀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冕簡甲子之元辰皇之幸夫金根六玄虯之連蜷建螭龍以為旂鳴鸞以節之和寫大廟以成禮乃延軫而反宮王之朝服以享撞大簇之庭鐘壽之群王輔藩屏與輔贊之若王成饗賓于金臺之殿酺以萬壽王宮群寮文質多士含但鏡其事並時并斯並集會群臣輔弼 順帝以初月丙子加元服於高廟順帝永建四年正月丙子帝加元服其儀不存 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賜貴人公主卿以下校尉城門五校侍中尚書給事

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魏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天子之士禮服必三加筆所以論其忠不可一加天諸侯加之士無文者特以加象事所以尊極成不復天子士敬以自加禮冠不免冠○東晉諸帝冠儀一加幘冕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先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太尉讀祝文曰令月吉辰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數眉壽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係玄紞脫帝絳紗服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於禮雖有五加天子一加之禮同諸侯大夫之冠七冠始以天冠其加有朝祭經布冠為緇布之冠也其冠始加朝祭之服也故謂之加冠以重其諸侯之服古者有爵者冠

之服以下制今日之所以一加始冠加者若服日老不復加者不必在下得吉而一冠之尊重始之也又若有以為尊者冠後不在爲吉耐有尊者之以尊為令以始冠之德曰新不可一先加服之尊自冠以冠古之禮也二加乃先冠次弁次冠之冠皆以三冠於冠加冠先冠後服之賢冠以為冠也皆以天子為之冠加之禮服加冠可以使冠服天子即位之年冠有宜加冠成帝用三元吉日既加元服拜於太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事又廟見虞存問修復未畢吉凶不相干為可加元服與不太常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既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禮所以冠無定時月春夏不可便用

秋冬若今歲內修復未畢入新年小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禮今便准喪冠闕參繼而行事誠有何傷然加衮冕火龍焕然以准喪儀情有不體若別有事必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須修復畢若使當准喪冠耳又議新年至尊當加元服今若依成帝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樂恐修山陵未畢于樂便闕禮冠自卜日又云受爵服冬皮屨明無定時不必三元也按晉故事及兩漢皆非三元當任時事之宜耳又議近訪得成皇帝加元服儀注闕無拜廟事按禮冠皆於廟儀禮云既畢賓出主人送於廟門明必在廟近代以來不復在廟成皇帝既加元服拜太廟

以告成蓋亦循擬在廟之儀今既加元服亦應拜廟○後魏正光元年秋孝明帝年十一加元服訖拜太廟大赦改元○北齊制皇帝加元服以玄帛告圜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中嚴群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玄紞脫絳紗袍加袞服事畢太保上壽群官三稱萬歲皇帝入溫室移御座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群臣朝服上禮酒十二鍾米十二囊牛十頭又擇日親拜圜丘方澤謁廟○大唐之制如開元儀

皇太子冠皇子皇孫附周漢魏宋齊梁後魏北

周制天子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世子生而貴者必由下升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漢□帝冠太子以正月冠諸王遣使行事○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三加以爵弁一加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晉惠帝之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武惠冠太子皆即廟見斯則魏代之遺典太始七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儀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諸王十五而冠遂遣使命咸寧二年秋閏九月

遣使冠汝南王柬惠帝以正月丙午冠太子訖乃朝見愍懷帝亦以正月冠皇太子○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以一加○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贊冠醮酒之儀百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公車門奉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慶如上禮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儉議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有嫡孫傳重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重元服之典宜異列蕃然則當王冠門于皇儲重按之冠皆主人玄冠朝服注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兒則明非父不以成人之義也以父命辭臣父命冠明官不宜使太常持節加冠醮辭不復□可一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筵

日成服伊加元服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崇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刑永永冠壽於穆斯寧明帝冠太子用正月○梁武帝天監十二年正月冠太子於太極殿修前代之儀○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詔曰司馬彪漢志漢帝有四加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孔子之言與正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朕以為有乖者諸儒皆以為無業孔氏所云斐然成章且斯之謂矣○北齊制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

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受訖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從捧詔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太子前跪櫛使者又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天子前東面視脫空頂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脫三梁冠爾加遠遊冠太子又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授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奉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羣官拜賀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隋制皇太子將冠前一日帝齋於太興殿太子與賓贊及預從官齋於正寢其日質明

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階帝袞冕御座賓揖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纚賓盥訖初加緇布冠贊進設頍丘癸纓賓揖太子適東序衣玄衣素裳以出贊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受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太子南面立賓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之太子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者奉饌於筵前太子祭奠觶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贊者引太子進立于庭東面諸親拜訖贊者拜太子皆答拜與賓贊俱復位納言承詔降命令有司致禮賓又拜帝復降阼階下拜太子以

下皆拜帝出更衣還宮太子至所因入見皇后而還○大唐貞觀五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月爲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爲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往東宮與冠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後魏方始有此事而無據神龍更弱其道羣臣欲所獻食君上復以答之姑息類道方便求利皇

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賜賚上臺東宮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禮宜停從之開元禮

諸侯大夫士冠 夏 周 後魏 大唐

夏小正記二月冠子之時也○周制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爲子孫能法其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諸侯之子冠則士也故冠禮筮日筮賓冠於阼[illegible]醮於客位三加彌尊也[illegible]若不醴則醮[illegible]已冠而字之敬其名而不成代之久也戶西尊者初加位成人所以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左傳曰晉侯問襄公年大夫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

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家語冠頌云：諸侯之冠同于士。）

士男子二十而冠。（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于奇，陰偶數起于二，終二十，之小成而冠。鄭玄云：任士職，居士位，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孔穎達云：廿以下為弱，身有德行，加為大夫，則不升二十而冠。）將冠，筮日于廟門。（廟，謂禰廟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不于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也。緇帶，黑繒帶也。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素韠，白韋韠也。凡染黑，五入為緅，六入為玄，七入為緇。）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人還，東面，考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旬之外日。）

主人戒賓。（戒，告也。賓，主人之僚友也。將冠子，故就告使來。）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病，猶辱也。）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退，去也。）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用吉冠必筮日筮賓者，所以敬冠事，重冠禮也。）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宿，進也。如主人服，別也。）乃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冠日夙興，設洗，直于東榮。（榮，屋翼也。）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時冠之。）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與君祭之服。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用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純衣，絲衣也。韎韐，縕韍也。）皮弁服，（皮弁者，以白鹿皮為之。）素積，緇帶，素韠。（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此莫夕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

（爵韠，士皆爵韠。）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繫，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纚，今之幘也。笄，今之簪也。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纁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上六物，隋方曰篋。）櫛實于簞。（簞，笥也。）蒲筵二，在南。（筵，席也。）側尊一甒醴，在服北。（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勺，尊斗也。）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玄端，士入廟之服也。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緇韠，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

人也。儐者玄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采衣未冠者所服。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也。賓至主人拜迎於外門之外揖讓而入主人升立于東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筵布席也。少北辟主人也。若無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不于客位者不代父也。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也。奠停也。賓揖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西階一等受緇布冠。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進容者行翔而前鶬焉。乃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

通典卷五十六

爾景福。祺祥也。介景皆大也。坐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卒謂設缺項結纓也。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賓揖之即筵坐降二等受皮弁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辰時也。申重也。胡猶遐也遠也。無窮也。[illegible] 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賓降三等受爵弁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正猶善也。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他謂卒紘容出。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主人贊者

筵于房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者也。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而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房東筵前北面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芳香也。不忘長有令名。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為禮異於答主人。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也。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若不冠於廟則冠於寢。若母不在謂疾病或歸寧使人受脯于西階下。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初至階之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

通典卷五十六

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爰於也。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于猶為也。假大也。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丈夫之美稱。冠者對。對未詳其辭。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入寢門見姑姊也。乃醴賓以一獻之禮。一獻之禮有獻有酢有酬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贊者眾賓也。皆與亦飲酒為眾賓。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賓出主人送於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一獻之禮有薦有俎。使人歸諸賓家。其牲未聞。冠者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父殁而冠則已

冠禰也而祭於禰盧植曰本父當成之不能成己孫故以冠而祭之若成之矣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盧植曰饗賓也鄭玄曰見兄弟享禮也王肅曰見伯父叔父冠禮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有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冠矣若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之服成人之服除喪不改冠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議曰冠者成人之容正尊卑之序而令拜兄姑姊與之交拜豈非混淆長幼淆亂人倫者乎所言答拜之文

未必周公之旨東周衰末王室已卑諸侯踰僭削去典法重以秦皇蕩滅了無一存況復約斷簡編傳寫訛謬先儒注釋不加參詳遂令後學有所疑惑又按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尊卑俯伏其禮今此成人以揖示敬在禮非疑便可匹敵稱謂不然本制冠禮長幼之序鄭康成注云所其成人與為禮若今兄交拜豈非宗廟而恐其實○後漢何休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若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為上三人告所察敬於次一人為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白定吉日乃冠一日宿賓賓門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乃歸內令于廟執事者於兩楹間為冠者設北嚮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設冠者以篚盛設於兩筵又設罇爵于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于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曰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行禮冠者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筵坐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嚮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仰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醉地然後啐酒訖賓與冠者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促冠者還房自整飾

出拜父父為起若諸父從父及兄隨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訖餘兄弟姑姊妹姪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酢勸乃罷與日有祭者告祖若者自如舊祭禮常儀晉王堪冠禮儀云永平元年時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孫立于少寢之中舍之阼階設一席于東廂引冠者以長幼次於席西東上賓宗人立于西廂東面南上堪立于東軒下南面西上陳元服于席上宗人執儀以次呼冠者各應曰諾宗人申誡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來咸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敬慎威儀惟氏之則壽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皆跪而冠冠各自著介幘拜從立于賓

杯酒各拜醮而飲事訖上堂向卿史府君
冠者皆東面坐如常燕禮時賀宗人來乎王
隆叔昕王循道安王業建始此皆古禮也但以意斟
酌從其簡者耳○大唐制如開元禮

大功小功末冠議 周 晉附

周制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以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冠子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矣○晉傅純難曰按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與本文不同何邪又要記不見已冠不知已

冠當在何條賀循答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娶適父子為嫌但施於子不施於已故下言已雖小功著已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已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為與本文不同要記不見已冠直是文句脫耳高崧問范汪曰按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於禮無可冠之文范汪答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於子已為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嫌與上章俱有末語將於下言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以小功卒哭皆得行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為父雖小功子服誼也大功許冠婚則小功便無所不可也高崧重問范汪曰下殤小功則不可而云小功之末可以冠娶何范汪答曰下殤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殤不可以服輕而忽踈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以復於大功小功喪中無言冠子答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也於大功小功之末故可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也或又問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取妻按經大功之末雖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已可以冠而鄭氏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未解經以云大功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不使是卒哭為非卒哭邪答曰

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注又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娶妻者冠而後娶今既云冠嫁其子則於父亦得役自著已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娶妻則大功亦可以得冠冠輕婚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此禮三月既葬卒哭於小功則餘有一月是末也於大功則正二分之一便謂之末意常以疑之然鄭氏注喪服經云葬喪之大事既畢故謂之末邪問曰省及中釋注意甚為允也然僕猶有所未了禮小功卒哭可以娶者婚禮要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明婚雖屬吉而有嗣親之感小

功衰不重祖考之恩故可以娶也大功可冠猶有疑焉大吉禮將事必先筮賓然後成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其子者以已大功之末於子則小功服已過半情降既殊日算浸遠故子可以行吉事至于已身親有功布重制月數尚近而便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禮於此稱情無乃薄邪且非禮正文出自注義且若有賓至想能可例以告之答曰齊縗之喪則冠婚皆廢大功則廢婚而行冠冠吉輕而婚吉重故也冠吉輕故行之於大功之末婚吉重故行之於小功之末但以大功末云可以冠子而自著已冠之文不便賢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則大功得自冠以

身有功服月數尚近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事今正以小功大功之末俱得行吉禮故施輕吉於重末行重吉於輕餘重服不可以重吉故許其輕者輕服可以通重吉故因得行之若大功之冠則行吉冠之禮而反喪服若服在齊縗不得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貴及時不可踰時而齊縗之服崇重則大功之末差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女笄 周

周制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已毀則教 女將嫁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也不毀者宗子之家以婦德婦容婦功婦言也

于宗室 大宗 公羊傳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謂不為殤也僖公九年伯姬卒是也 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 婦人執其禮 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 婦人執其禮者非主婦女賓執其禮賈公彥云許嫁者用醴禮之不許嫁者當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用醴也又許嫁之笄禮之後去之猶若未許嫁之不得禮也 笄 己貝切 子累切 齊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六終

禮十七 沿革十七

君臣冠冕巾幘等制度

冕 大裘冕 袞冕 鷩冕 毳冕 絺冕 平天冕 蒼冕 青冕 黃冕 素冕 玄冕 通天平冕 象冕 山冕 黑冕 赤冕 藻冕 方冕 火冕 祀冕

緇布冠 進賢冠　牟追冠 章甫冠 委貌冠

通天冠　長冠 劉氏冠 齋冠

遠遊冠 具服遠遊冠 公服遠遊冠　高山冠 側注冠

法冠 獬豸冠 後惠文冠　建華冠 鷸冠

趙惠文冠 繁冠 武冠 武弁 大冠 建冠 籠冠 鶡冠 鵔鸃冠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樊噲冠

術士冠　却敵冠　進德冠　[illegible]義冠

皇 收 冔　皮弁　韋弁

幘 童子幘 空頂幘 納言幘 青幘 緗幘 素幘 黑幘 絳幘 綠幘 青幘

帢 白帢 帽 白紗帽 黑帽 高頂帽 巾 烏紗帽 本帽 突騎帽 高屋白紗帽

葛巾 紫巾　幅巾 黃巾 巾子

君臣冠冕巾幘等制度

上古衣毛冒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帝造冕旒，始用布帛。唐虞以上，冠布無緌。夏后以牟追，殷以冔，周以弁。[illegible]形制並無文。至周六

冕章數始備，故孔子曰「服周之冕」，言中禮也。洎乎幽厲衰微，秦焚六籍，周禮紛雜，記注混淆。今徵其實，錄其沿革，為冠冕篇云。

冕 大裘冕 袞冕 鷩冕 毳冕 絺冕 ○ 玄冕 通天冕 平天冕 象冕 青冕 黃冕 赤冕 素冕 黑冕 火冕 藻冕 方冕 祀冕

有熊氏 周 秦 後漢 魏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耳，不聽讒言也。事見世本。○周制，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繅，雜文之名也，合五色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斿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illegible]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各以其等者，繅斿玉如其命數也。[illegible] 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illegible] 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illegible] 不得相僭踰。○秦滅禮學，郊社服用皆以袀玄，以從冕旒前後邃綖。蔡邕獨斷云：袀，紺繒也。班固東都賦云。○後漢光武踐祚，郊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孝明帝永平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及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

蔡邕獨斷云九旒也以其綬采色組纓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服也則旒冕用選
玉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
皆有前無後各以其色綬為組纓旁垂黈纊助天子
郊祀天地明堂則冠之○魏因漢故事明帝好婦人
之飾冕旒改用珊瑚珠晉因之○東晉元帝初過江
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珠侍中顧和奏曰舊
禮冕旒用白玉珠今美石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璇
珠從之後帝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改服黑
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一尺二寸加
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二旒以朱組為
纓無綏王公卿助祭郊廟冠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

組為纓色如綬也○宋因之更名曰平天冕天子郊
祀及宗廟服之王公並用舊法○齊因之梁因之其
制前垂四寸後垂三寸旒長齊肩以組為纓色如其
綬旁垂黈纊充耳珠以玉瑱其與郊祀天地明堂享
宗廟元會臨軒則服之五等諸侯助祭平冕九旒青
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為組纓旁垂黈纊○
陳因之以為冕旒皇太子朝冠遠遊冠侍祭則平冕
九旒五等諸侯助祭郊廟皆平冕九旒青玉為珠有
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為組纓旁垂黈纊○北齊採陳
之制旒玉用五采以組為纓色如其綬其四時郊祀
封禪大事皆服袞冕皇太子平冕黑介幘白珠九旒

旒以三采玉以組為纓色如其綬未加元服則空頂
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
十二冕祀昊天則蒼冕五帝各隨方色朝日用青冕
夕月用素冕地祇用黃冕神州社稷用玄冕享先王
加元服等以象冕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耕籍等以
袞冕視朔大射饗等以山冕視朝臨法門適宴等以
鷩冕皆十二旒冕者并皮弁凡在諸公之冕九方袞山鷩火
毳等六皆九旒并韋弁皮弁玄冠合上為九諸侯八
無袞冕諸伯七又無山冕諸子六又無鷩冕諸男五
又無火冕皆九旒三公之冕九祀火毳藻繡爵弁等
冕六旒韋弁皮弁玄冠合上九三孤自祀冕而下八無

火冕公卿七又無毳冕上大夫六又無藻冕中大夫
五又無皮弁下大夫四又無爵弁士服三祀弁爵弁
玄冕庶士玄冠而已其名服諸侯當冕則弁絰不則
皮弁以下亦如之○隋採北齊之法袞冕垂白珠十
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太子袞冕
裳正奏色近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
法皇太子袞冕垂白珠九旒青纊充耳犀笄國公冕
青珠九旒初受冊命執贄入朝祭祀親迎三公助祭
並服之侯伯則鷩冕子男則毳冕五品以上繡冕九
品以上爵弁○大唐依周禮制天子之六冕有大裘
冕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

一尺六寸玄表纁裏以金飾下廣狹隨此以建冠於後膺薄釋名云冕建也
也小謂之笄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以掠鬢髮入巾幘之中以組為纓色如其綬
祀天地神祇服之袞冕金飾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
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臣下助祭諸祭祀及踐祚享
廟還上將征還飲至加元服元日受朝等服之鷩冕
有事遠主服之按周禮遠主謂先公毳冕祭海嶽服之絺冕祭
社稷饗先農服之玄冕蜡祭百神朝日夕月服之旬
袞冕以下旒數並依周禮皇太子袞冕白珠九旒
臣袞冕青珠九旒青纊充耳鷩冕七旒第二品
服之毳冕五旒第三品服之絺冕四旒第四品服之
玄冕三旒第五品服之龍朔二年九月司禮少常伯

○續事始卷上　一五

孫茂道奏稱准令諸臣九章服君臣服冕章數雖殊
飾龍名袞尊卑相亂令請諸臣九章衣以雲及麟代
龍升山為上仍改冕名當時紛議不定至儀鳳二年
十一月太常博士蘇知機上言以前龍朔中孫茂道
奏請諸臣九章服當時竟不施行今請制大明冕十
二章乘輿服之加日月星辰龍虎山火麟鳳玄龜雲
水等象鷩冕八章三公服之毳冕六章三品服之絺
冕四章五品服之詔下有司詳議崇文館學士楊炯奏
曰謹按虞書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
來尚矣逮及有周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
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
潛見表聖王深沈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
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
介之節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化定制禮功成作
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
以法服乃先王之自出也天下之能事於是乎畢矣今
蘇知機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
星辰已施於旌旗矣龍虎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
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
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

○續事始卷上　一六

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
玉紫此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若夫禮唯從俗則命
為制令或從時始皇之滅學揄可以適於今矣若夫
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
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尼父之法度
者哉由是竟寢知機所請

緇布冠進賢冠○周陳北齊隋唐後漢晉宋大唐

周制士冠禮云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繘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以為始冠
之冠而弊之可也初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加而後弁而棄之○後漢
改之制進賢冠為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

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illegible]）
一石以下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晉因之天子元服
始加則冠五梁進賢冠三公及封郡公縣侯鄉亭侯
則三梁卿大夫下至千石則兩梁中書門下至門郎
小史並一梁○宋因之爲儒冠○齊因之爲開國公
侯下至小吏之服其以梁數爲降殺則依晉制○梁
因之以爲乘輿宴會之服則五梁進賢冠○陳因之
爲文散內外百官所服以梁數爲高卑天子所服則
五梁○北齊進賢五梁冠不通於下○隋因陳制內
外文官通服之降殺一如舊法○大唐因之若親王
則加金附蟬爲飾復依古制緇布冠爲始冠之冠進

賢緇布二制存焉

牟追冠（章甫冠殷　委貌周　漢　宋）○夏
后氏牟追冠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
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殷因之制章甫冠高四寸
半後廣四寸前櫛首○周因之制委貌司服云凡甸冠
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漢制委貌以皁繒爲之形如委穀
之貌上小下大長七寸高四寸前高廣後卑銳無笄
有纓行大射禮於辟雍諸公卿大夫行禮者冠之○
宋依漢制

通天冠（秦　漢　晉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秦制通天冠其狀遺失○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
頂少斜却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筩紋
犀簪導乘輿所常服○晉依漢制前加金博山述乘
輿常服（[illegible]）○宋因之又加黑介幘
（[illegible]）○齊因之東昏
侯改用玉簪導○梁因之復加冕如其上爲平天冕
（[illegible]）○陳因之○北齊依之乘輿釋奠所服○隋
因之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
朔日元會冬朝會諸祭還則服之○大唐因之其纓
改以朱綾

長冠（劉氏冠　漢　晉　梁　齊）
漢高帝採楚制長冠形如板以竹爲裏亦名齋冠後

以竹皮爲之高七寸廣三寸以高帝所制曰劉氏冠
故爲享廟之服敬之至也（[illegible]）○晉依之去竹
用漆纚救曰他諸祀則冠之○梁天監中祠部郎中
沈宏議竹皮冠是漢祖微時所服不可爲祭服宜改
用爵弁司馬褧云若必遵三王則所廢非一武帝竟
不改矣

遠遊冠（秦　漢　晉　陳　隋　大唐）
秦采楚制楚莊王通梁組纓似通天冠而無山述有
展筩橫之於前○漢因之天子五梁太子三梁諸侯
王通服之○（[illegible]）皇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以翠羽爲
緌綴以白珠帝之兄弟之子封郡王者通服之則青

絲為緌。梁為皇太子朝服加金博山翠緌。陳因之其藻飾服用依晉故事也。北齊依之制五梁冠乘輿所服不通于下。隋依制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翠緌犀簪導皇太子元朔入廟釋奠則服之。大唐因之其制具開元禮序例

高山冠（齊附注冠。秦 漢 魏 晉 宋 陳 隋 大唐）

秦滅齊獲其君冠而制之形如通天冠頂不斜卻直豎鐵為卷梁高九寸無山展筩一名側注冠（其體側立而曲注因名之）以賜近臣中外謁者僕射行人使者等所服。漢舊儀云乘輿冠高山冠飛月之纓（一云飛翮之纓）丹紈裏（按此高山冠以為天子之服）○魏明帝因改之卑下於通天遠遊除去卷筩加介幘幘上加物以象山行人使者服之晉宋齊梁陳歷代因之。隋依魏制參用之形如進賢冠加三峯謁者大夫以下服之梁數依其品降殺○大唐因之內侍省內謁者監及親王司閤等服之

法冠（獬豸冠 柱後惠文冠。秦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大唐）

秦滅楚獲其君冠賜御史以纚為展筩鐵為柱卷（取其不撓也一名柱後惠文冠）一名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一角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為冠）○漢晉至陳歷代相承襲不易。隋開皇中於進賢冠上加二真珠為獬豸角形大業中改制一角（或云獬豸神獸蓋一角今二角者非也）執法者服之。大唐法冠一名獬豸冠一角為獬豸之形御史臺監察以上服之

建華冠（鷸冠。漢 晉 宋 齊 梁 陳）

漢制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形以縷鹿（薛綜曰下輪大上輪小也）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建華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樂人服之。晉及陳代相因不易餘並無聞

趙惠文冠（武冠 繁冠 籠冠 武弁 大冠 建冠 鵔鸃冠 鶡冠。秦 漢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胡廣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因之亦曰惠文惠者蟪也其冠文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曰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漢因之曰武弁一名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插左貂常侍插右貂用赤黑色（王莽時各隨服色所尚後漢應劭漢官儀云金取堅剛百陶不耗蟬取居高食潔貂內勁悍而外溫潤）又名鵔鸃冠（鵔鸃鳥名以其尾彩飾明是鵔鸃冠以代貂鵔鸃山雞之屬）幸臣閎孺為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為先加雙鶡尾豎左右名鶡冠（鶡鷙鳥之暴疏者每所攫撮應爪摧碎天子武騎故冠之徐廣曰鶡似黑雉出上黨）○晉依之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惠文冠也。宋因之不易。齊因之侍臣加貂蟬餘軍校武職黃門散騎等皆冠之唯武騎武賁插鶡尾於武冠上。梁因制遠遊平上幘武冠。陳因之不易後為鶡冠武者所服。北齊依之曰武弁季秋講

武出征告廟則服之○隋依名武弁武職及侍臣通
服之侍臣加金璫附蟬以貂爲飾侍左者左珥侍右
者右珥天子則金博山三公以上玉枝四品以上金
枝文官七品以上毦白筆八品以上及武官皆不毦
筆○大唐因之乘輿加金附蟬平巾幘侍中中書令
則加貂蟬侍左右珥諸武官府衛領軍九品以上等
亦准此

方山冠 漢 晉

漢制似進賢以五采縠爲之祠宗廟八佾四時五行
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方之色而舞焉○晉因之

巧士冠 漢 晉

漢制高七寸前後相通直豎似高山冠不常服唯郊
天黃門從官者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
備宦者四星云○晉因之自後無聞

却非冠 漢 梁 隋 大唐

漢制似長冠皆縮垂五寸有纓緌宮殿門吏僕射等
冠之○梁北郊圖執事者縮纓緌○隋依之門者禁
防伺非服也○大唐因之亭長門僕服之

樊噲冠 漢 晉 齊 陳

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制似平冕廣九
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司馬殿門大護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傍視項羽○晉宋齊

陳不易其制餘並無聞

術士冠 漢 晉

漢制前圓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以施用
或曰楚莊王解冠是也○晉因之宋以後無聞

却敵冠 晉 陳

晉制之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似進賢冠凡
當殿門衛士服之○陳依之餘並廢

進德冠 大唐

大唐制九琪加金飾皇太子侍從皇帝祭祀及謁見
加元服納妃則服之

翼善冠 大唐

大唐貞觀中制月一日十五日視朝常服之又與平
巾幘通用大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於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耳今四海無虞此冠頗採古法兼類幞頭乃宜常服開元十七年廢不用乾元元年十月知司天臺韓穎奏五官正衣絳紱正其官服五方上補五緯臣請冠上加一星珠衣從本方正色每至正冬朝望朝會及諸大禮則服以朝見乃承爲和六奉勅宜依

皇 收 冔 爵弁 虞 夏 殷 周 漢 晉 大唐

有虞氏皇而祭其制無聞蓋爵弁之類○夏后氏因
之曰收收之言所以收斂髮也純黑前小後大○殷因之曰冔冔名
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因制爵弁
爵弁冕之次也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前小後大三代皆
廣八寸長尺二寸如冕無旒皆三十升布爲之士冠

禮三加成人服之○漢依周制或云中古以下其制用絲祀天地五郊明堂雲翹樂舞人服之○晉依漢制更名爵弁有收持笄服用如舊○隋依以角為簪導士助君祭服之○大唐因之以紬代布用玄纓簪導九品以上冠親迎助祭私家祭祀服之

皮弁 周 隋 晉 大唐 後周

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璂邸下柢也以象骨為之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士冠禮曰三王共皮弁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二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二采皮弁以鹿皮為之璂音其○晉依舊制以鹿皮毛黃白色者為之其服用等級並准周官○後周田獵則服之以鹿子皮為之○隋因之大業中所造通用烏漆紗前後二傍如蓮葉四開空處又安簪花頂上當縫安金梁梁上加璂天子十二真珠為之皇太子及一品九璂二品八璂下六品各殺其一璂以玉為之皆犀簪導六品以下無璂皆象簪導唯天子用金簪後制鹿皮者以賜近臣○大唐因之以鹿皮為之玉簪導十二璂朔日受朝則服之

韋弁 周 晉 宋 後周

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為弁古人謂蒨為韎讀若茅蒐為韎韐以柔韋為韠色曰韎韐○晉以韋為之頂上小尖○宋因之或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後周巡兵即戎則服之自此以來無復其制

幘 童子幘 空頂幘 納言幘 赤幘 巾幘 細幘 素幘 黑幘 綠幘 絳幘 青幘 秦 漢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大唐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袙音陌切反○漢因續其顏郤摞之施巾連題郤覆之至孝文乃高其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上下群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幘收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明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未入學小童幘勾卷屋者示尚幼小未遠冒也其有劫掠及衆禮也蔡邕獨斷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用幘服之群臣皆隨焉無巾與王莽禿乃施屋冠壯髮謂幘前後下垂生今將馬王者是制綌幘以齊青幘以耕細幘以獵綠幘漢董偃召見服之○晉因之○東晉哀帝從博士曹弘等議古秋御讀月令改用素幘○宋因之以黑幘騎吏鼓吹武官服之其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齊因之以黑幘拜陵所服○梁因之以黑介幘為朝服元正朝賀畢還儲更出所服未加元服則空頂幘○陳因之諸軍司馬服平巾幘長史介幘

御節郎貢戟郎制服亦介幘緋褠○隋依之天子畋
獵御戎文官出遊武官一品以下并外流吏等上下
通服黑介幘平巾黑幘文制綠幘庶人服之其平巾
黑幘之制玉枝金花飾犀簪導紫羅褶其御五輅人
隨其車色○大唐因制乘輿空頂黑幘雙玉導加寶
飾祭還冬至朔日受朝會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黑
介幘拜陵則服之平巾幘（金寶飾）導簪皆以玉乘馬則
服之皇太子平巾幘乘馬則服之空頂介幘雙玉導
加寶飾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
冠幘五品以上陪祭服之

帢（白帢 烏紗帢○鵕弁 巾幘 梁 陳 隋 大唐）

○通典卷五十七　五

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
帢（古洽切）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
飾非為國容（或云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因之為善遂不改今通以為慶弔服）
帢○晉因之咸和中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
侍官乘車白帢○齊依以素為之舉哀臨喪服之○
梁因之以代古縗絰為弔服羣臣舉哀臨喪則服之
○陳因之而初婚冠送餞以服之○隋依梁不易○
大唐因之

帽（皮帽 翠帽 黑帽 白紗帽 高頂帽 附岑帽 突騎帽○門 白帽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隋 大唐）

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冒皮以此而言未施冠明矣

（[illegible]巾記云帽始作帽）○周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曰
古之人上有帽而句領（說文云帽小兒蠻夷頭衣也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本纚也古者冠下有纚以繒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纚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魏管寧
在家常著皂帽（吳書云陸遜[illegible]西陵[illegible]建[illegible]休於石亭還當反[illegible]羣帽[illegible]勝）
（[illegible]朝[illegible]而服之）○晉因之○宋制黑帽綴紫標以繒
為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帽○齊因之○
梁因之制頻同至於高下翅之卷小異耳以白紗為
之○陳因之天子及士人通冠之白紗者名高頂帽
皇太子在宮則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又有繒皂雜
紗為之高屋下裙蓋無定准又制岑帽靴各五章飾
長服之○後魏成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

○通典卷五十七　宋

索髮之遺象也又文帝頂上瘡疾不欲人見每常著
為時宮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隋文帝開皇初
嘗著烏紗帽自朝貴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後復
制白紗高屋帽接宴賓客則服之大業中令五品以上
通服朱紫是以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按後漢郭林宗行遇雨巾[illegible]折角[illegible]）
○大唐因之制白紗帽
又制烏紗帽視朝聽訟宴見賓客則服之

葛巾（[illegible]）

東齊制以葛為之形如帢而橫著之衣冠共服大元
中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冠角巾○齊依之（其角巾未不行至齊）
（[illegible]）○陳依之○北齊依之自後無聞

隋因後周。大唐 黄巾 〇後漢

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時有妖賊以黃為巾時謂之黃巾賊（按巾六國時趙魏之間通謂之承露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披此則庶人及軍旅皆服之用全幅皁而向後襆髮謂之襆頭）〇後周武帝因裁幅巾為四腳

〇大唐因之

巾子

大唐武德初始用之初尚平頭小樣者天授二年武太后內宴賜群臣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景龍四年三月中宗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其樣高而踣皇帝在藩時所服人號為英王踣樣）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七 終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八

禮十八 沿革十八 嘉禮三

天子納妃后（附冊后） 天子冊妃嬪夫人

皇太子納妃（皇太子冊妃附） 公侯大夫士婚禮

天子納妃后（冊后附） [illegible] 晉 東晉 北齊 大唐

太昊始有夫婦之道（[illegible]）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親迎於庭殷於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illegible]）親迎於戶（[illegible]）六禮之儀始備（[illegible]）

女納徵加穀圭（[illegible]）靈王求婚於齊遣使稱制拜后（[illegible]）魯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illegible]）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之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而後父子親君臣正

曰姒禮者禮之本也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玄駮之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無加於夫婦也夫婦無別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爲天子不親迎按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此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郊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非說天子之禮○漢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疋（呂氏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平帝立王莽納女爲后以問禮遣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皮弁以鹿皮爲冠也素積以十五升布爲衣積素以爲裳）以禮雜卜筮太牢告宗廟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行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illegible]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遣甄豐奉璽綬拜帝母

衎姬爲中山孝王后四年春遣大司徒宮等奉璽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顏師古曰紱所以繫璽）登車稱警蹕使時取卯時上臨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群臣就位行禮（[illegible]）天下益封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三公以下宰執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illegible]）後漢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庭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illegible]）宜備禮進徵請下三公太常按禮儀奏可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illegible]）靈帝冊宋貴人爲皇后天子御章德殿百官陪位太尉袁隗使持節奉璽紱皇后北面帝南面太尉立階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冊文（[illegible]）

[illegible]冊文畢
皇后拜稱臣妾，就位。太尉授璽綬，中常侍長秋太僕
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使授婕妤，婕妤長跪
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
畢，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群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
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也。[illegible]
[illegible]○魏制天子冊后
以皮馬庭實，加穀珪。齊王正始四年立后甄氏，其儀
不存。○晉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冊立皇
后楊氏，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illegible]
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穀珪，馬

二駟，羊酒米如故。[illegible]
東晉成帝咸康二年，帝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
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
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非禮也。[illegible]
[illegible]康帝
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旄頭。殿中御
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
尊衮冕升殿，旄頭不設。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
餘皆即御物。今臨軒遣使，而五牛旗旄頭罼罕並出，

即用舊制，今闕。詔曰：今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
其始，故備禮也。今何顧而重撤法物耶？又恭后神
主入廟，先帝詔後禮儀有降，不宜建五牛旗，既不設
五旗，則旄頭罼罕易其也。又詔：舊制既難具於今，而
備法服儀飾，縱不能雜器備之。穆帝永和十一年，臺
符問：六禮板文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
曹耽、荀訥等議[illegible]
[illegible]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
全據。今皇太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
成命，非無外事也。豈婚姻獨不通乎？六禮板文應稱
皇太后詔，以[illegible]

[illegible]使符又問：今太后還政，不復臨軒，
當何稱？彪之云：當稱皇帝詔。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
氏，彪之正禮[illegible]曰：王者之
於四海，無不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
也。夫崇三綱之始，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
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
以行大禮，違於古禮，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
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
兄主婚之文。考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
恆所上合於舊也，謂今納后儀制，一依咸寧故事。

之甲回定六禮云宜依舊及大晉已有之制此酒議前事故王彪之等從咸寧出也惟以嘗治之家三日不舉樂凡成事群臣賀爲失其禮故但依成禮止禮臣不復賀也其文等皆彪之所定以博士議納云凡六禮版長尺二寸以象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以象八節皆真書后家答則以斂脚書之納采用鴈一頭白羊一口酒十二斛米十二斛文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都鄉侯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宗廟天地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后家答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頓首再拜承制詔問名用鴈羊一口如前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問名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詔問臣陋族女父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某之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內侯某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關內侯某之孫

臣故散騎侍郎准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丞孔曾之外曾孫先臣故侍郎關內侯某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納吉用鴈羊酒如前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某官某官綜以禮納吉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某之重宣中制大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納徵用白羊一口玄纁帛二疋絳二疋絹二百疋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酒十二斛白米十二斛馬六匹其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某官某以禮納徵后家答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請期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以

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請期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制吉日惟八月壬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再拜承制詔迎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咨前某官某侯何琦吉月令吉日惟其奉由典禮令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大宰武陵王晞迎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衆至副介近臣百兩雲羲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某謹因使者兼某官某王晞上謹答冊皇后文

曰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冊命故散騎侍郎女何氏爲皇后咨爾易階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寔由內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妊姒母周胤嗣克崇皇后其祗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遵師道于六宮作範于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歟○北齊皇

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圓丘方澤及廟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后行宮東向奉璽綬以冊授中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迎禮太尉太保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間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升跪受送使者拜於大門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幜音景女長御引出於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障降

市府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幪皇后前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升自西階詣同牢座與皇后俱座各三飯訖又各酳二爵一卺奏禮畢后興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群臣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遍見群廟○大唐皇帝納后卜日告天地臨軒命太尉爲使宗正卿爲副並如開元禮

天子冊妃嬪夫人 周 晉 後漢

周制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 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所以承副施內外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夏制也以台外而六宮內改取其相應焉又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娶不立正妃也但立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三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二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二九二十七人爲八十一人增之合百二十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御女也五者相參定尊卑也公羊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公羊說曰天子諸侯娶三國凡九女法地有九州足以承天之施娶二國者齊族類也恐一國有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媵者不相妬嫉也年雖少有待年於父毋之國者古者女嫁則姪娣從謂之媵○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疋小者待年於國 留住於國待年長 二十年並拜貴人○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

[illegible]纂要卷上 八

受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皇太子納妃 皇子諸王附 漢 晉 東晉 宋 齊 北齊 隋 大唐

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 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迎也 ○晉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嘉璧乘馬二駟○東晉太子納婚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 王殿之上書以戎者虎取威儀有斑彩豹玉象德而有皇問時亦不之美者豹皮彩豹以璧君子其禮納徵禮大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亦無用羊之禮贄以婚物賀以羊者祥也婚之有羊自漢末始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敘宴

[illegible]纂要卷上 九

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 時有臨川曹太后喪 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用璧一獸皮二未詳所徃今法章徵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璧豹皮及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依經記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 鄭玄曰束帛以致命 兩皮庭實皮鹿皮 晉納妃以獸豹皮二獸豹雖文禮所不用能服吉祥婚與不及圭璋之美爲用各異今儲皇聘納宜准經誥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爲聘幣之典損益惟我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宜並輝備禮

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illegible]）士虞龢（龢音和）議按儀禮直云玄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虎豹皮居然用兩（璧）宜仍舊（[illegible]）一參議謙龢二議不異今加璋珪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龢議為允詔可○齊武帝永明中以婚禮奢費勑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嫁則止遣舅姑○北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禮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為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

卿為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為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群臣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太子拜閤皇太子及王聘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雁一隻酒黍稷米麪各一斛納徵用玄三疋纁二疋束帛十疋大璋一虎皮二錦采六十疋絹二百疋羔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十斛從車百乘○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門使者執雁主人迎拜于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

擇日告期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主人迎立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雁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太子乃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三日雞鳴夙興以妃朝奠笲（音煩）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笲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

而出○大唐皇太子納妃禮臨軒命使行納采問名納徵納吉請期皆臨軒醮戒親迎同牢朝見並如開元禮

公侯大夫士婚禮（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北齊　大唐）

周制婚禮下達納采用雁（達通也將合婚以先媒氏下通其言乃使納采采擇也鴈取陰陽往來之義）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illegible]）使者玄（[illegible]）儐者出請事曰吾子有惠貺（[illegible]）某有先人之禮使（[illegible]）女父對云某之子蠢愚又弗

人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辭使者吾子主人如賓服迎于門
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不答拜奉使不敢當其盛賓升西階當阿
東面當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使者致命曰敢納采主人阼階上北
面再拜授于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以授之賓降
出主人降授老鴈又執鴈請問名如初禮曰某既受
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某使名也誰氏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對
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曰某氏擯
者出請醴賓曰子爲事故至於某室某有先人之禮
請醴從者不敢斥賓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擯
者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禮賓
以醴酌賓爲以醴禮之禮畢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納吉
用鴈如納采禮歸卜于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此始定曰吾子有貺
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上某父名對曰某之
子不教唯恐不堪子有吉我與在不敢辭與猶兼也納徵
用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
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則每端二丈兩公其然謂之匹儷之云玄三匹纁二匹取
三天兩地之義也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
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
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
如納徵禮主人辭者陽唱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先必得卜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
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
某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己及子皆服也

故及今之吉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
使者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上某名下某父名對曰某固唯
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于吾子吾子不許某敢
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待使者歸反命曰
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告禮所執謂主人曰聞命矣凡行
事必用昏昕賈公彥曰一日之禮用昕昏時鄭玄曰用昕使者用昏壻也
性陰來之義故名焉昏時爲之日出二刻爲昕入二親迎期日父醮子命
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宗事宗廟之事勗帥以敬先
妣之嗣若則有常勗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
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期初昏陳三鼎於寢
門外東方北面北上設洗于阼階東南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饌
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
玄酒在西絺冪加勺皆南枋禁所以庪甒也玄酒不忘古也
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
之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合巹破匏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酳記曰共牢而食合巹而酳
尊卑也用尚禮也主人爵弁纁裳緇袘乘墨車從車二
乘執燭前馬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
緇袘不言裳者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也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
婦車亦如之有裧裧車裳幃周禮謂之容有容則固有蓋也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其車送之
至于婦氏大門外賓
者出請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
名下某壻名使某行昏禮來迎對曰某固敬具以須主人筵

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為神布席也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髲也袡亦緣也袡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袡明非常服袡汝占切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纚縚髮也宵綃也宵衣亦玄衣以綃為領在女右當詔以婦禮主人玄端迎賓於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荅拜賓婿也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當楣西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賓升奠鴈拜主人不荅明主為授女耳壻授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初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曰必有正焉若衣若笄言如衣如笄託戒使不忘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命舅姑之教令母戒諸西階上

不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巾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之妾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為謹敬也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不以衿鞶託戒使識之也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婦乘以几從者二人持几相對持几者重慎也乃安也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驅行也御者乃代壻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導之也俟待也壻家大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入及寢門揖入婦入寢門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贊設對牢饌卒食三酳用巹主人脫服于房媵受婦脫服

室御受姆授巾巾所以自潔清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皆有枕北趾趾足也主人入親脫婦之纓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燭出從房還入室也燭出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昏明日之晨也見於舅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阼階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房外房戶外之西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笲被纁裏加于橋舅坐撫之興荅拜婦還又拜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人有司醴婦席于戶牖之間室戶西牖東南面位婦立于席西贊者酌醴

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拜贊者荅拜婦又拜奠於薦東北面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奠於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饗婦姑薦焉舅獻爵姑薦脯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為主明代己也歸婦俎于婦氏人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所以得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婦人相饗無降姑饗婦人送者於房無降以北洗篚在北○漢平帝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

娶迎立軺併馬立軺小車也併馬儷駕也新定此制也併音步幸切○後漢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畧同於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皁囊著篋中文以皁篋衣表訖以大囊表之題檢文言謁表某君門下某禮物凡三十種各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皁帔蓋於箱中無大囊表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上禮物按以玄纁羊鴈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凰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陽燧總言物之象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群而不黨鴈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葦多性柔叢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鮮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鳴不止祿得香草爲吉祥鳳凰雌雄伉合儷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色首東方始○魏制諸侯娶妃以皮馬爲庭實加以大璋王娶妃公主嫁五禮用絹百九十匹○晉大康八年有司奏王侯婚禮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奏曰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之禮並如故諸侯婚禮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爲具足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漢高祖制聘后黃金貳萬斤馬十二匹聘夫人黃金五十斤馬四匹魏制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

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備物賜錢使足而已唯給璋餘如故東晉王堪六禮辭並爲贊頌儀文於板上各方書禮文壻父名媒人正板中納采於板左方裹以皁囊白繩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言賤子禮版奉承之酒羊鴈繒采錢米別版書之裹以白繒同著按上羊則牽之豕鴈以籠盛繒以笥盛米以匳音廉盛錢以黃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腊以斤數媒人齎禮到女氏門使人執鴈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鴈附主人侍者媒人進主人侍者執鴈立於堂下從者以奉案入媒人退席當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敬薦不腆之禮按禮唯婚辭云不得稱不腆故婚記云幣必誠辭無不腆此恐王堪之說有誤云主人跪荅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進奉案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鴈退禮物以次進中庭主人設酒媒人跪曰甲乙使某獻酒却再拜主人荅拜還座主人酢媒人媒不復荅○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按昏禮實饌以四爵加以合巹既崇尚質之禮及象判合之義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華昔典又連巹以鏁蓋出近俗復有別牢燭雕費采飾以曩制請除金銀連鎖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奏可○梁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夫人於皇太子妃爲姑姪遂見之制議者互有不

同皇太子今曰纁鴈之儀既稱合於二姓酒食之會
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服脩贄饋必舉副笄編珈
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醢醴
已傳婦事之則而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
省不同質文異代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停
省○北齊聘禮第一品以下至三品用玄三匹纁二
匹束帛十匹璧一四品以下皆無璧豹皮二六品以下至從九品用鹿皮
錦采四十匹二品三十匹三品二十匹四品雜采十六匹五品十
匹六品七品五匹絹百四十匹二品百二十匹三品百匹六品
以下至九品遞降二十匹羔羊一口羊二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
麪各四斛四品五品犢一酒黍以下各二斛六品以下無犢酒黍以下俱各一斛議曰

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玄
衣纁裳猶用皮爲韠所以制婚禮納徵用玄纁儷皮
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乃
不合更以玄纁及皮爲禮物也又有用虎皮豹皮者
王彪之云取威猛有斑彩尤誕說也彪之當時有學知禮者且婦人
主中饋婦道本柔順乃云取其威猛何乃謬誤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
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謂得禮
之變也或曰近代所以尚循玄纁儷皮之制男女配
合教化人倫示存古儀務重其禮安可捨棄有類去
羊荅曰玄纁及皮當時之要詳覩三代制度或沿或
革不同皆貴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

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
則廢又天下列國唯事征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
主於斯秦漢以降改制郡縣戰爭既息射藝自輕唯
祀與戎國之大事今並起復舊制乎其宗廟覲遇行
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
面立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賓禮甚重兩楹間有
反爵之坫築土爲之今會賓客豈須置坫乎又並安能
復言古道邪略舉數事餘其可知也何必納徵猶重
無用之物徒稱古禮是乖從宜之古易曰隨時之義
其大矣哉先聖之言不敢誣也○大唐顯慶四年十
月詔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

匹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
匹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資裝等用
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大極元年十一月左
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所以
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
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爲戲樂近日此風轉盛
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
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貺過於聘財歌
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名教又蠹風猷諸請一切禁
斷從之開元十九年四月勅於京城置禮會院屬司
農寺其什物各令所司供院在崇仁坊南街建中元年十一

月禮儀使顏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行執笲之禮其觀花燭伏以婚禮主敬切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婿卻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切恐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氈帳擇地而置此乃虜禮穹廬之制合於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俗忌今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娶婦舅姑不相見竊謂無所據亦請禁斷並從之其制多因周禮以三品以上五品以上六品以下為降殺並如開元禮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八 終